

周易全解

豫生 主编

第一卷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序 言

《周易》本是一部古老的筮占之书，汉时被奉为儒家经典，备受历代学人的重视。两千多年来，有关《周易》的著述层出不穷，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

“周易”一名，最早见于《左传》庄公二十二年的记载。但为什么称之为“周易”？它包含了什么意思？历来歧解颇多，莫衷一是。关于“周”字，约有三种说法：一是释“周”为“周普”，意为易道广大，弥纶宇宙；二是释“周”为“周代”，意为此乃周人所用占筮之书；三是释“周”为“周而复始”，意为《周易》六十四卦，每卦六爻，由初至上，往返无穷。关于“易”字，许慎编《说文解字》的时候就列举了三种观点，其曰：“易、蜥蜴，蜺蜺守宫也，象形。秘书说，日月为易，象阴阳也。一曰从勿。”除此之外，又有“变易”一说，影响很大。如唐孔颖达（574—648）说：“易者，变易之总名，改换之殊称……”其实，作为书名，我们认为释“周”为周代比较切合实际。而“易”字，根据《周礼》关于“三卜之法”和“三易之法”的记载中，以“易”对应于“卜”的事实，可以认为它是对区别于龟卜之书的筮占之书的泛称。因此，“周易”就是周代的筮占之书。

既然是周代的筮占之书，自然应该是成书于周代的了。但实际上，它究竟成书于什么时代，也还是一个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。之所以会存在诸多的分歧，与人们对《周易》一书的作者的不同认识有关。

在《周易》编定成书之前，曾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画卦、重卦（八卦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卦）、系卦辞爻辞的发展时期，而谁人画卦、谁人重卦、



谁人系卦辞爻辞等等，多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。八卦的作者，春秋末期的人以为是伏羲，似乎属于较早的传说，前人怀疑的不多。重卦的作者，历史上有四种主要的说法，西汉人司马迁（前145—约前90）以为文王重卦，东汉人郑玄（127—200）以为神农重卦，三国魏人王弼（226—249）以为伏羲重卦，东晋人孙盛（约306—378）以为夏禹重卦。卦爻辞的作者，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说法，一是以为卦辞、爻辞都是周文王所作；一是以为卦辞为文王所作，爻辞为周公所作。

进入20世纪以来，关于《周易》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问题也依然存在着争论。一种观点认为，《周易》是周初的作品，但并不是伏羲、文王所作；一种观点认为，《周易》编定于西周晚期，与《诗经》时代略同，作者是西周末年的一位筮官；一种观点认为，《周易》之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，当在春秋以后，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。近年来的研究表明，《周易》一书的确不是一人所作，而是经过多人多时的加工编纂而成，但卦爻辞则作于周初。

《周易》作为一部卜筮之书，在写法上、编排上和体例上均比较特殊。大体而言，它由卦、爻、卦辞、爻辞组成。全书共六十四卦，每卦六爻，共三百八十四爻。卦由两种符号构成：

这两种符号三三相迭，可以出现八种形式，就是八卦，即：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。由后来解释《周易》的著作《说卦传》可知，这八种符号都有一种最基本的象征意义。乾象征天，坤象征地，震象征雷，巽象征风，坎象征水，离象征火，艮象征山，兑象征泽。由于八卦的占卜功能，所以这八种最基本的象征意义又可以类推出无穷的相关意义。如乾为天，代表了刚健一类的物象；坤为地，代表了柔顺一类的物象等等。

由八卦两两相重，可以产生六十四种不同形式的组合，这就是六十四卦。六十四卦也分别有它的名称，其中凡由八卦自相重成的卦，仍以八卦的本名为卦名。如两乾相重，仍名《乾》卦；两坤相重，仍名《坤》卦。今本《周易》的六十四卦，又分为“上经”和“下经”两部分；其中从《乾》卦至《离》卦凡三十卦为上经；《咸》卦至《未济》卦凡三十四卦为

下经。宋人朱熹（1130—1200）在所著《周易本义》的卷首载有《上下经卦名次序歌》，把上、下经中六十四卦的次序以七言诗句的形式做了排列，颇有意思。其曰：

乾坤屯蒙需讼师	比小畜兮履泰否
同人大有谦豫随	蛊临观兮噬嗑贲
剥复无妄大畜颐	大过坎离三十备
咸恒遁兮及大壮	晋与明夷家人睽
蹇解损益夬姤萃	升困井革鼎震继
艮渐归妹丰旅巽	兑涣节兮中孚至
小过既济兼未济	是为下经三十四

在这首诗中，前六句为上经卦序，后八句为下经卦序。

六十四卦，每卦六画，称为六爻。其中的“——”为阳爻，《周易》用“九”表示；其中的“— —”为阴爻，《周易》用“六”表示。因此，在六十四卦中，大凡遇有阳爻的地方都用“九”来称谓，大凡遇有阴爻的地方都用“六”来称谓。反过来说，凡所言“九”即指阳爻，凡所言“六”即指阴爻。每卦六爻，所指各有区别，自下而上，依次谓之“初”、“二”、“三”、“四”、“五”、“上”，后人把它称作“爻位”。以《乾》、《坤》二卦为例：

——上九	— —上六
——九五	— —六五
——九四	— —六四
——九三	— —六三
——九二	— —六二
——初九	— —初六
(乾)	(坤)

其中的“初九”、“九二”、“初六”、“六二”等等，近人高亨先生命名之为“爻题”。

除了卦、爻之外，卦辞、爻辞也是《周易》一书的重要内容。卦爻辞，今人又谓之筮辞。它主要是帮助人们筮占解卦用的。卦辞每卦一则，总括全卦的大意；爻辞每爻一则，揭示该爻的旨趣。据高亨先生的研究，《周



《易》的卦爻辞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：一是“记事之辞”，主要是采用古代故事，来指示卦爻的吉凶，筮人据此以比附占筮者的问题，论定其结果。如《大壮》六五：“丧羊于易，无悔。”《旅》上九：“鸟焚其巢，旅人先笑后号咷，丧羊于易，凶。”所说的就是殷人的先祖王亥在有易之国作买卖，被有易之君杀害而夺其羊的故事；二是“取象之辞”，主要是采用一种事物，以为人事的象征，来指示卦爻的休咎。如《大过》九二：“枯杨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。”就是取枯树生出新枝之象，喻示所占之事的发展趋向；三是“说事之辞”，就是直接就人的行事本身，指示其休咎。如《乾》卦九三：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”其中的“君子终日乾乾”就是说事之辞，君子昼而努力，夕而警惕，其结果自然是“无咎”；四是“断占之辞”，就是论断吉凶休咎的词句。它一般是接在记事、取象、说事之辞的后面（也有在前面的），就前面所说的作出判断。如“……吉，无咎”、“……凶”、“……利贞，悔亡”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断占之辞。

《周易》作为卜筮之书，它的卦、爻及卦、爻辞的设置都是为占卜服务的。但其中也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殷周时期的生产生活史料，如行旅、战争、享祀、饮食、渔猎、畜牧、农业、婚媾、疾病、讼狱、家居乃至妇女怀孕等等，反映了殷周时期人们的思想水平和哲学观念。下面我们仅就其中的二、三项作一简单的介绍。透过这些介绍，大致可以窥见《周易》一书的文化内涵。

一、卦、爻辞中的历史故事

比较著名的有顾颉刚先生所钩沉出的五项：

1. 王亥丧羊于易的故事（见前述“记事之辞”所引《大壮》、《旅》卦的材料）。

2. 高宗伐鬼方的故事：《既济》九三：“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，小人勿用。”《未济》九四：“震用伐鬼方，三年有赏于大国。”这些都是讲殷高宗与鬼方作战的事情。

3. 帝乙归妹的故事：《泰》六五：“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。”《归妹》六五：“帝乙归妹，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，月几望，吉。”这些都是讲商人嫁女于文王的故事。

4. 箕子明夷的故事：《明夷》六五：“箕子之明夷，利贞。”这是讲殷末的仁人箕子的故事。

5. 康侯用赐马蕃庶的故事：《晋》：“康侯用赐马蕃庶，昼日三接。”康侯即武王之弟，这则卦辞就是关于他的故事。

除了这些之外，卦爻辞中还有许多，但均与文王有关。如《升》六四：“王用享于岐山，吉，无咎。”《随》上六：“拘系之，乃纵维之，王用享于西山”等等。

二、卦、爻辞中的民歌

《周易》的卦爻辞中，有故事，有成语，还有民歌。如：

明夷于飞，垂其翼

君子于行，三日不食

（《明夷》）

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；

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。

（《中孚》九二）

把这两首诗翻译过来即是：

鸣叫的鸟儿飞在空中，无处觅食低垂着双翼；

旅途的君子艰难前行，三日未饮食有气无力。

鸣鹤在树阴，有俦相和随；我有好陈酒，与君干一杯。

这些民歌运用了比兴的手法，与《诗经》中的某些诗歌颇为相像，是很有文学价值的。

三、《周易》中的哲学思想

《周易》虽然只是用来占卜的，但它的卦序的排列、阴阳爻的变化、卦爻辞的安排，却是蕴含着极深刻的哲学思想的。《周易》把自然界与社会中的一切变化都看成是由阴、阳两种对立力量相互作用引起的，如它以《乾》和《坤》这两个纯阳和纯阴卦为六十四卦的第一和第二卦，便包含了阴阳和合而生万物的意义。就六十四卦的排列来说，基本上遵循了“非复即变”的原则。如《屯》与《蒙》，《屯》卦是上坎下震，《蒙》则是上艮下坎，其上艮正是《屯》卦下震的反对之象。又如《需》与《讼》，《需》卦是上坎



下乾，《讼》卦则是上乾下坎。如《师》与《比》，《师》卦是上地下坎，《比》则是上坎下地，等等。这些都反映了《周易》对事物矛盾关系的认识。其次，《周易》还注意到矛盾双方交互作用的具体形式问题，即同性相斥，异性相感。如《咸》卦，上为兑，为少女，下为艮为少男。男下女，有男子谦逊求女之象，所以卦辞谓之“取女吉”。又如《革》卦，上为兑，为少女；下为离，为中女。同性居于同一卦中，就像《彖传》中说的“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”，因而必须施行变革。这说明，事物的发展、平衡，都是建立在阴阳之间的感应作用基础之上的。再次，《周易》还十分注意矛盾斗争的结果——事物的发展变化问题，如《泰》与《否》、《剥》与《复》、《损》与《益》、《既济》与《未济》等等，都反映了事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，必然要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这一基本的事实。

总之，《周易》作为一部古老的筮占之书，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筮占的范围，它的丰厚的文化内涵，使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许多重大的问题的时候，都不能绕开它。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几乎没有一个大思想家不同时又是《易》学家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我们在翻译本书大意时采用了许多前人及时贤的研究成果。但限于本套丛书的体例，均未予以注出，特此说明，以致歉意并深表谢忱。

限于我们的水平，书中恐怕有贻误不当之处，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斧正意见，以便我们再版时及时修正。

本书编委会

2009年4月



第一卷 目录

周易本义	(1)
序	(1)
筮仪	(2)
卦歌	(4)
图说	(6)
第一卷	(13)
第二卷	(37)
第三卷	(65)
第四卷	(82)
易断 (上)	(88)
序 一	(89)
序 二	(97)
周易上经	(99)
☰乾为天	(99)
☷坤为地	(111)
易断 (中)	(126)
☵水雷屯	(126)



周易全解

䷃山水蒙	(140)
䷆水天需	(152)
䷅天水讼	(164)
䷆地水师	(174)
䷇水地比	(184)
䷺风天小畜	(193)
䷉天泽履	(204)
䷊地天泰	(214)
䷋天地否	(225)
䷌天火同人	(236)
䷔火天大有	(247)
䷏地山谦	(257)
䷏雷地豫	(267)
䷐泽雷随	(277)
䷳山风蛊	(288)
䷍地泽临	(298)
䷓风地观	(308)
䷔火雷噬嗑	(320)
䷌山火贲	(330)
䷖山地剥	(341)
䷗地雷复	(349)
䷔天雷无妄	(358)
䷳山天大畜	(368)
䷲山雷颐	(379)
䷛泽风大过	(390)



周易本义

(宋) 朱熹 撰

序

《易》之为书，卦、爻、彖、象之义备，而天地万物之情见。圣人之忧天下来世，其至矣！先天下而开其物，后天下而成其务，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，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。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，皆所以顺性命之理，尽变化之道也。散之在理，则有万殊；统之在道，则无二致。所以，“《易》有太极，是生两仪”。太极者，道也；两仪者，阴阳也。阴阳，一道也。太极，无极也。万物之生，负阴而抱阳，莫不有太极，莫不有两仪。絪縕交感，变化不穷。形一受其生，神一发其智，情伪出焉，万绪起焉。《易》所以定吉凶而生大业，故《易》者，阴阳之道也；卦者，阴阳之物也；爻者，阴阳之动也。卦虽不同，所同者奇、耦；爻虽不同，所同者九、六。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，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，远在六合之外，近在一身之中。暂于瞬息，微于动静，莫不有卦之象焉，莫不有爻之义焉。至哉《易》乎！其道至大而无不包，其用至神而无不存。时固未始有一，而卦未始有定象；事固未始有穷，而爻亦未始有定位。以一时而索卦，则拘于无变，非《易》也；以一事而明爻，则窒而不通，非《易》也。知所谓卦、爻、彖、象之义，而不知有卦、爻、彖、象之用，亦非《易》也。故得之于精神之运，心术之动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，然后可以谓之知《易》也。虽然，《易》之有卦，《易》之已形者也；卦之有爻，卦之已见者也。已形已见者，可以言知；未形未见者，不可以名求，则所谓《易》者，果何如哉？此学者所当知也。



筮 仪

择地洁处为蓍室，南户，置床于室中央。

床大约长五尺，广三尺，毋太近壁。

蓍五十茎，韬以纁帛，贮以皂囊，纳之桯中，置于床北。

桯以竹筒，或坚木，或布漆为之，圆径三寸，如蓍之长。半为底，半为盖，下别为台函之，使不偃仆。

设木格于桯南，居床二分之北。

格，以横木板为之，高一尺，长竟床。当中为两大刻，相距一尺。大刻之西为三小刻，相距各五寸许。下施横足，侧立案上。

置香炉一于格南，香合一于炉南。日炷香致敬。将筮，则洒扫拂拭，涤砚一，注水，及笔一、墨一、黄漆板一，于炉东，东上。筮者斋洁衣冠，北面，盥手焚香致敬。斋，侧皆反。

筮者北面，见《仪礼》。若使人筮，则主人焚香毕，少退，北面立。筮者进立于床前少西，南向受命。主人直述所占之事，筮者许诺。主人右还，西向立。筮者右还，北向立。

两手奉桯盖，置于格南炉北。出蓍于桯，去囊解韬，置于桯东，合五十策。两手执之，熏于炉上。

此后所用蓍策之数，其说并见《启蒙》。

命之曰：“假尔泰筮有常，假尔泰筮有常。某官姓名，今以某事云云，未知可否，爰质所疑，于神于灵。吉凶得失，悔吝忧虞，惟尔有神，尚明告之。”乃以右手取其一策，反于桯中，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，置格之左右两大刻。

此第一营，所谓“分而为二，以象两”者也。

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执之，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，挂于左手之小指间。

此第二营，所谓“挂一以象三”者也。

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。揲，食列反。

此第三营之半，所谓“揲之以四，以象四时”者也。

次归其所余之策，或一，或二，或三，或四，而扚之左手无名指间。

此第四营之半，所谓“归奇于扚，以象闰”者也。

次以右手反过揲之策于左大刻，遂取右大刻之策执之，而以左手四揲之。

此第三营之半。

次归其所余之策，如前，而扚之左手中指之间。

此第四营之半，所谓“再扚以象再闰”者也。一变所余之策，左一则右必三，左二则右亦二，左三则右必一，左四则右亦四。通挂一之策，不五则九。五以一其四而为奇，九以两其四而为耦。奇者三，而耦者一也。

次以右手反过揲之策于右大刻，而合左手一挂二扚之策，置于格上第一小刻。

以东为上。后仿此。

是为一变。再以两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。

或四十四策，或四十策。

复四营，如第一变之仪，而置其挂扚之策于格上第二小刻，是为二变。复，扶又反。营，于平反。下同。

二变所余之策，左一则右必二，左二则右必一，左三则右必四，左四则右必三。通挂一之策，不四则八。四以一其四而为奇，八以两其四而为耦。奇耦各得四之二焉。

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。

或四十策，或三十六策，或三十二策。

复四营，如第二变之仪，而置其挂扚之策于格上第三小刻。是为三变。

三变余策，与二变同。

三变既毕，乃视其三变所得挂扚过揲之策，而画其爻于版。

挂扚之数，五、四为奇，九、八为耦。挂扚三奇，合十三策，则过揲三十六策，而为老阳。其画为“□”，所谓重也。挂扚两奇一耦，合十七策，则过揲三十二策，而为少阴。其画为“一一”所谓拆也。挂扚两耦一奇，合二十一策，则过揲二十八策，而为少阳。其画为“—”。所谓单也。挂扚三耦，合二十五策，则过揲二十四策，而为老阴。其画为“x”所谓交也。

如是每三变而成爻。



第一、第四、第七、第十、第十三、第十六，凡六变并同。但第三变以下不命，而但用四十九蓍耳。第二、第五、第八、第十一、第十四、第十七，凡六变亦同。第三、第六、第九、第十二、第十五、第十八，凡六变亦同。

凡十有八变而成卦，乃考其卦之变，而占其事之吉凶。

卦变别有图，说见《启蒙》。

礼毕，韬蓍袭之以囊，入棊加盖。敛笔砚墨版，再焚香致敬而退。

如使人筮，则主人焚香，揖筮者而退。

卦 歌

八卦取象歌

☰乾三连，	☷坤六断。
☳震仰盂，	☶艮覆碗。
☲离中虚，	☵坎中满。
☱兑上缺，	☴巽下断。

分宫卦象次序歌

乾坎艮震为阳四宫，巽离坤兑为阴四宫，每宫阴阳八卦。

乾为天，天风姤，天山遁，天地否，

风地观，山地剥，火地晋，火天大有。

坎为水，水泽节，水雷屯，水火既济，

泽火革，雷火丰，地火明夷，地水师。

艮为山，山火贲，山天大畜，山泽损，

火泽睽，天泽履，风泽中孚，风山渐。

震为雷，雷地豫，雷水解，雷风恒，

地风升，水风井，泽风大过，泽雷随。

巽为风，风天小畜，风火家人，风雷益，

天雷无妄，火雷噬嗑，山雷颐，山风蛊。

离为火，火山旅，火风鼎，火水未济，
山水蒙，风水涣，天水讼，天火同人。
坤为地，地雷复，地泽临，地天泰，
雷天大壮，泽天夬，水天需，水地比。
兑为泽，泽水困，泽地萃，泽山咸，
水山蹇，地山谦，雷山小过，雷泽归妹。

上下经卦名次序歌

乾坤屯蒙需讼师，比小畜兮履泰否。
同人大有谦豫随，蛊临观兮噬嗑贲。
剥复无妄大畜颐，大过坎离三十备。
咸恒遁兮及大壮，晋与明夷家人睽。
蹇解损益夬姤萃，升困井革鼎震继。
艮渐归妹丰旅巽，兑涣节兮中孚至。
小过既济兼未济，是为下经三十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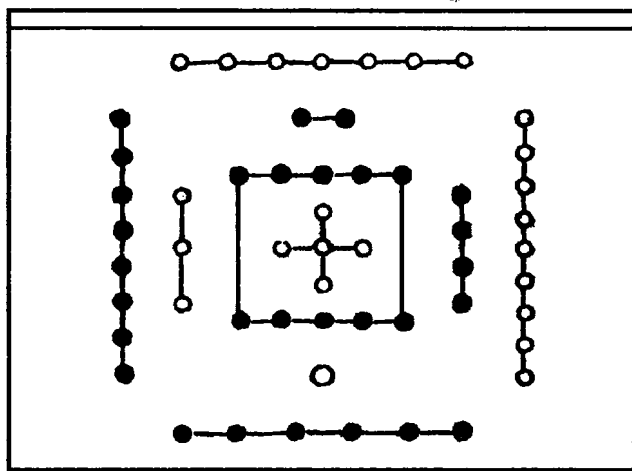
上下经卦变歌

讼自遁变泰归妹，否从渐来随三位。
首困噬嗑未济兼，蛊三变贲井既济。
噬嗑六五本益生，贲原于损既济会。
无妄讼来大畜需，咸旅恒丰皆疑似。
晋从观更睽有三，离与中孚家人系。
蹇利西南小过来，解升二卦相为贲。
鼎冉巽变渐决旅，涣自渐来终于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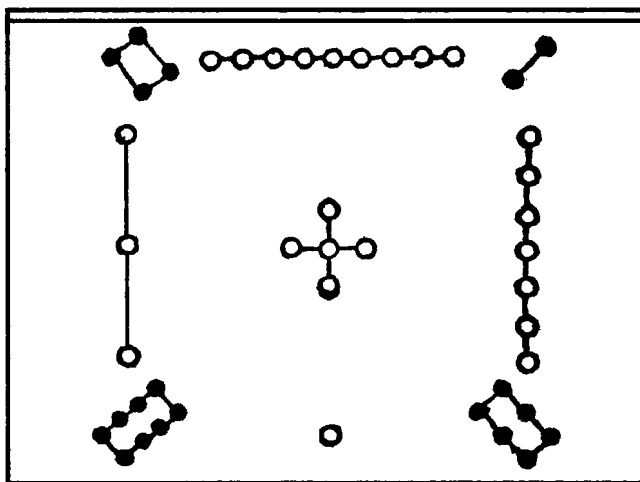
图 说

圖 河



河图洛书图

書 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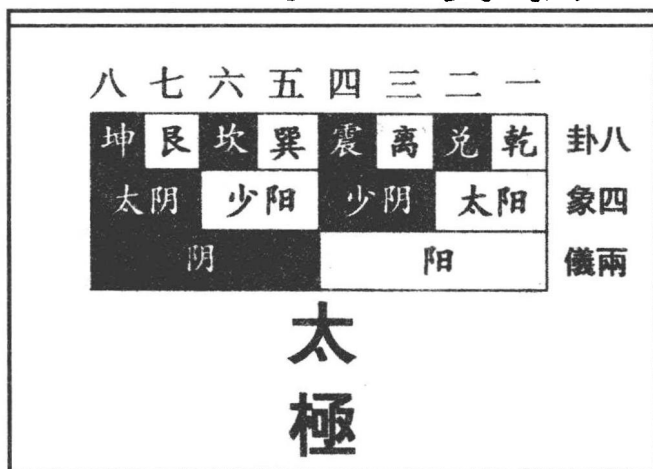
《系辞传》曰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又曰：“天一，地二，

天三，地四，天五，地六，天七，地八，天九，地十。天数五，地数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：天数二十有五，地数三十。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。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”此《河图》之数也。《洛书》盖取龟象，故其数：戴九履一，左三右七，二四为肩，六八为足。

蔡元定曰：图书之象，自汉孔安国、刘歆，魏关朗子明，有宋康节先生、邵雍尧夫，皆谓如此。至刘牧始两易其名，而诸家因之。故今复之，悉从其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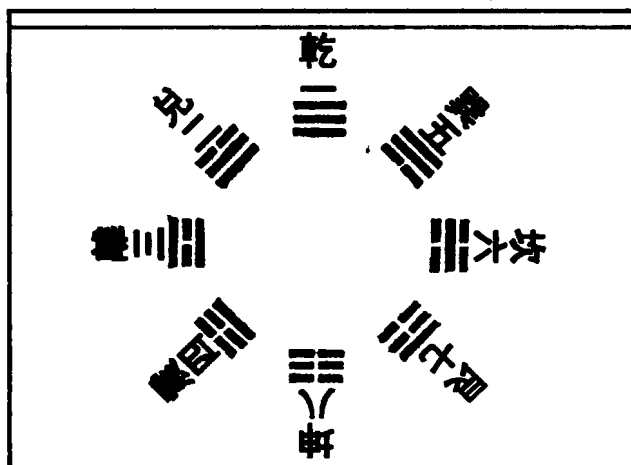
伏羲八卦次序图

伏羲八卦次序图



伏羲八卦方位图

伏羲八卦方位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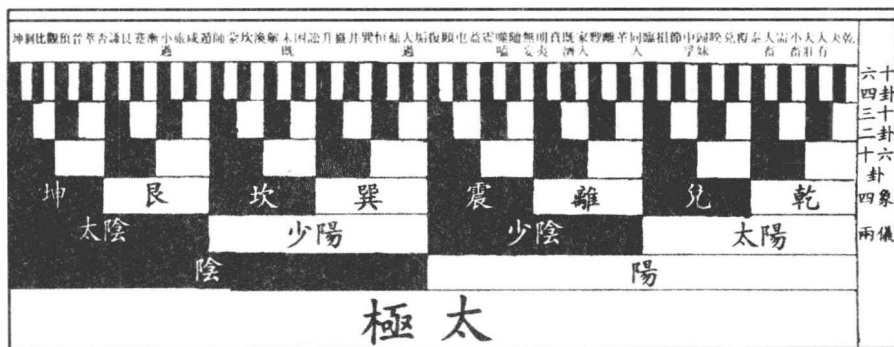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系辞传》曰：“《易》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”邵子曰：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四，四分为八也。《说卦传》曰：“《易》，逆数也。”邵子曰：《乾》一《兑》二，《离》三《震》四，《巽》五《坎》六，《艮》七《坤》八。自《乾》至《坤》，皆得未生之卦。若逆推四时之比也。后六十四卦次序仿此。

《说卦传》曰：“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，雷风相薄，水火不相射。八卦相错，数往者顺，知来者逆。”邵子曰：《乾》南《坤》北，《离》东《坎》西，《震》东北，《兑》东南，《巽》西南，《艮》西北。自《震》至《乾》为顺，自《巽》至《坤》为逆。后六十四卦方位仿此。

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

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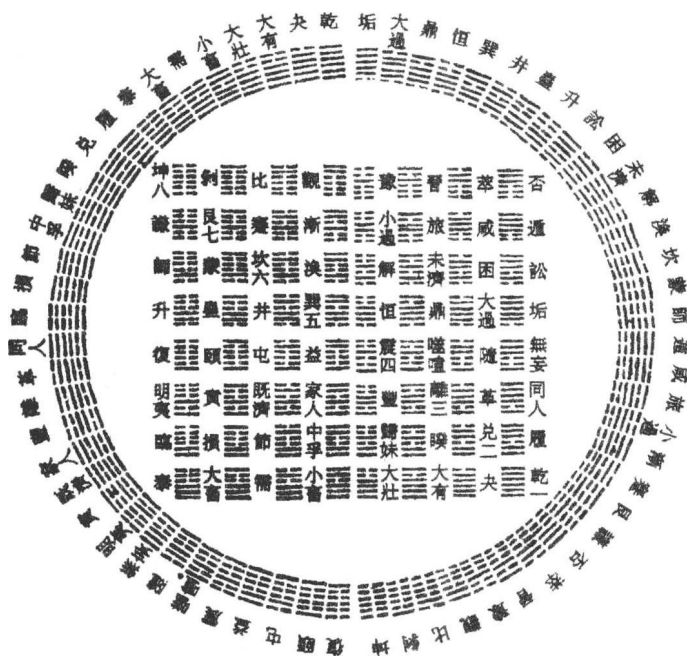


前八卦次序图，即《系辞传》所谓“八卦成列”者。此图即其所谓“因而重之”者也。故下三画即前图之八卦，上三画则各以其序重之，而下卦因各衍而为八也。若逐爻渐生，则邵子所谓八分为十六，十六分为三十二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者，尤见法象自然之妙也。

伏羲四图，其说皆出邵氏。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，挺之得之穆修伯长，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，所谓先天之学也。此图圆布者，《乾》尽午中，《坤》尽子中，《离》尽卯中，《坎》尽酉中；阳生于子中，极于午中，阴生于午中，极于子中；其阳在南，其阴在北。方布者，《乾》始于西北，《坤》尽于东南；其阳在北，其阴在南。此二者，阴阳对待之数。圆于外者为阳，方于中者为阴。圆者动而为天，方者静而为地者也。

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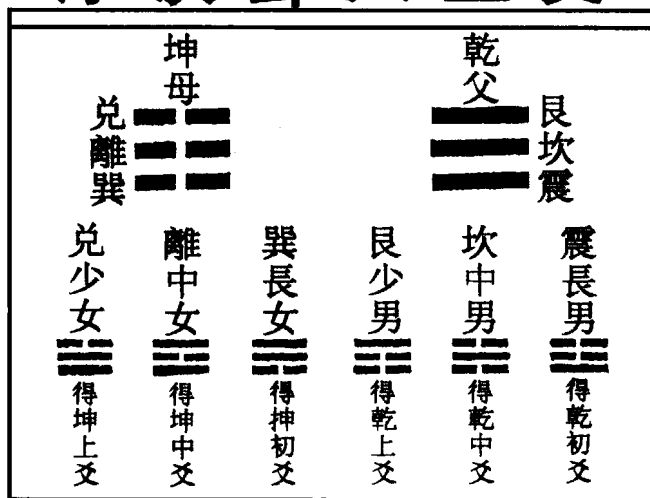
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



右见《说卦》。邵子曰：此文王八卦，乃人用之位，后天之学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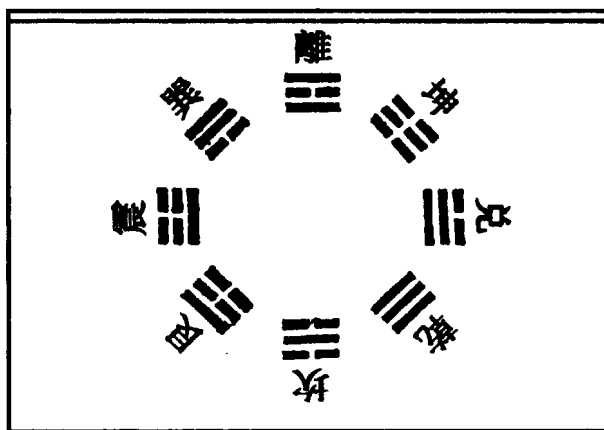
文王八卦次序图

文王八卦次序图



文王八卦方位图

文王八卦方位图



卦变图

《彖传》或以卦变为说，今作此图以明之。盖《易》中之一义，非画卦作《易》之本指也。

凡一阴一阳之卦各六，皆自《复》、《姤》而来。五阴五阳，卦同图异。

䷖剥 ䷇比 ䷏豫 ䷋谦 ䷆师 ䷗复 ䷌夬 ䷍大有 ䷈小畜 ䷌履 ䷌同人 ䷫姤

凡二阴二阳之卦，各十有五，皆自《临》、《遁》而来。四阴四阳，卦同图异。

䷒颐 ䷂屯 ䷲震 ䷔明夷 ䷒临

䷃蒙 ䷜坎 ䷧解 ䷭升

䷉艮 ䷦蹇 ䷽小过

䷢晋 ䷌萃

䷓观

䷛大过 ䷱鼎 ䷥巽 ䷅讼 ䷗遁

䷰革 ䷝离 ䷤家人 ䷚无妄

䷹兑 ䷠睽 ䷶中孚

䷄需 ䷍大畜

䷗大壮

凡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，皆自《泰》、《否》而来。

䷗损䷗节䷗归妹䷵泰

䷗贲䷗既济䷾丰

䷗噬嗑䷔随

䷗益

䷗蛊䷑井䷯恒

䷗未济䷿困

䷗涣

䷗旅䷷威

䷗渐

䷗否

䷗咸䷞旅䷷渐䷗否

䷗困䷗未济䷿涣

䷗井䷯蛊

䷗恒

䷗随䷗噬嗑䷔益

䷗既济䷾贲

䷗丰

䷗节䷗损

䷗归妹

䷗泰

凡四阴四阳之卦，各十有五，皆自《大壮》、《观》而来。二阴二阳，图已见前。

䷗大畜䷗需䷄大壮

䷗睽䷥兑

䷗中孚

䷗离䷝革

䷗家人

䷗无妄

䷗鼎䷱大过



䷥ 巽

䷅ 讼

䷌ 遁

䷌ 萃 ䷢ 晋 ䷢ 观

䷌ 蹇 ䷢ 艮

䷌ 小过

䷌ 坎 ䷌ 蒙

䷌ 解

䷌ 升

䷌ 屯 ䷌ 颐

䷌ 震

䷌ 明夷

䷌ 临

凡五阴五阳之卦各六，皆自《夬》《剥》而来。一阴一阳，图已见前。

䷌ 大有 ䷌ 夬

䷌ 小畜

䷌ 履

䷌ 同人

䷌ 姤

䷌ 比 ䷌ 剥

䷌ 豫

䷌ 谦

䷌ 师

䷌ 复

右《易》之图九，有天地自然之《易》，有伏羲之《易》，有文王、周公之《易》，有孔子之《易》。自伏羲以上，皆无文字，只有图画，最宜深玩，可见作《易》本原精微之意。文王以下，方有文字，即今之《周易》。然读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，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。

第一卷

上 经

乾卦第一

【原文】

䷀乾：元亨，利贞。

初九 潜龙勿用。

九二 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

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。

九四 或跃在渊，无咎。

九五 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

上九 亢龙，有悔。

用九 见群龙，无首吉。

【译文】

䷀乾下 乾上

乾卦 象征天。筮得此卦大吉大利，有利于占筮。

初九 巨龙潜伏在深渊，暂时不适宜施展才能。

九二 巨龙出现在田野，有利于大德大才之人出世。

九三 君子终日健行不息，时刻戒惕警惧，这样，即使遇到危险，也能免遭灾祸。

九四 巨龙伺机而动，有时腾跃上进，有时退处深渊。

九五 巨龙飞上云天，利于发现大德大才之人。

上九 巨龙飞行至极顶，定遭困厄。

用九 天空出现一群巨龙，但都不以首领自居，大吉大利。



坤卦第二

【原文】

䷁坤：元，亨，利牝马之贞。君子有攸往，先迷，后得主，利。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。安贞吉。

初六 履霜，坚冰至。

六二 直方大，不习，无不利。

六三 含章可贞。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。

六四 括囊，无咎无誉。

六五 黄裳，元吉。

上六 龙占于野，其血玄黄。

用六 利永贞。

【译文】

䷁坤上 坤下

坤卦 象征地。元始亨通，利于像雌马一样守持正固。君子有所前往，先者迷失方向，继者寻得目标，又有人作主，必有利益。往西南将得“朋”而发财，往东北将丧“朋”而亏本。安顺守持正固可获吉祥。

初六 脚踏着霜，预示严寒将到。

六二 正直、端庄、宏大，不学习也无所不利。

六三 蕴含阳刚的章美，可以守持正固。或辅助君王的事业，即使没成就却谨守臣职至终。

六四 束紧囊口，可以免遭灾祸，但不会获得美誉。

六五 穿着黄色裙裳，至为吉祥。

上六 龙在田野里厮杀，鲜血洒地变为青黄色。

用六 用“六”数，利于永久守持正固。

屯卦第三

【原文】

䷂屯：元亨，利贞；勿用有攸往，利建侯。

初九 磐桓，利居贞，利建侯。

六二 屯如，遭如，乘马班如，匪寇婚媾。女子贞不字，十年乃字。

六三 即鹿无虞，惟入于林中，君子几，不如舍，往吝。

六四 乘马班如，求婚媾；往吉，无不利。

九五 屯其膏。小，贞吉；大，贞凶。

上六 乘马班如，泣血涟如。

【译文】

䷂震下 坎上

屯卦 象征初生：是元始，亨通，吉利的占卜。不利于出行。利于建国封侯。

初九 徘徊不前，颇多困难，但如守正不阿，仍可建国封侯。

六二 徘徊难进，犹豫不前，乘马并行，步调不一。来者不是强盗，而是求婚的人。占问宜嫁与否，示知十年宜嫁。

六三 追逐山鹿，没有虞人引导，只是空入茫茫林海中，聪明的人，如穷追不舍，不如舍弃不追；因为一意追逐，必遭灾祸无疑。

六四 乘马的人纷纷而来，为了求婚，坚决前往，没有什么不利，是会有好结果的。

九五 囤积财富。少量囤积，则甚吉利；大量囤积，则有凶险。

上六 乘马的人纷纷而来，求婚不得，泪水涟涟。

蒙卦第四

【原文】

䷃蒙：亨。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；初筮告，再三渎，渎则不告。利贞。

初六 发蒙，利用刑人，用说桎梏，以往吝。



九二 包蒙，吉。纳妇，吉，子克家。

六三 勿用取女，见金夫，不有躬，无攸利。

六四 困蒙，吝。

六五 童蒙，吉。

上九 击蒙，不利为寇，利御寇。

【译文】

䷃ 坎下 艮上

蒙卦 象征童稚蒙昧；亨通。并非我有求于幼童以启发其蒙稚，而是幼童需要启发蒙稚有求于我。开初虔心地前来祈求询问可施以教诲，接二连三地随意滥问则是渎乱不敬的行为，渎乱不敬就不予教诲。利于守持正固。

初六 启发童稚蒙昧，利于树立正面良好的典型来教育人，使人能免于罹犯罪恶而不遭枷锁之难；如果不专心受教，急于往前进取就必有憾惜。

九二 被童稚蒙昧者所环绕，吉祥。迎娶妻室，吉祥；犹如子辈能够治理家事。

六三 不要娶这个女子为妻，她毫无教养而眼中所见的只是美貌郎君，不顾自身的体统，娶这种女子无所利益。

六四 困陷于童稚蒙昧，有所憾惜。

六五 童稚蒙昧正得到蒙师的教诲启发，吉祥。

上九 果断敲击以启发童稚蒙昧；不利于施行过于暴烈的教诲方式，宜于采用抵御强寇的方式行事。

需卦第五

【原文】

䷄ 需：有孚，光亨，贞吉，利涉大川。

初九 需于郊，利用恒，无咎。

九二 需于沙，小有言；终吉。

九三 需于泥，致寇至。

六四 需于血，出自穴。



九五 需于酒食，贞吉。

上六 入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；敬之，终吉。

【译文】

䷄ 乾下 坎上

需卦 象征等待。心怀诚信，光明亨通，占得此卦则必获吉祥，利于涉越大河巨流。

初九 在郊野中等待，宜于持之以恒，如此，必无灾祸。

九二 在沙滩上等待，能够减少口舌是非，最终可获吉祥。

九三 在泥泞中等待，会招致贼寇到来。

六四 在血泊中等待，能从险境中脱出。

九五 在酒食宴享中等待，占之则必获吉祥。

上六 落入险境，有三个不速之客到访，只要以礼敬之，最终必获吉祥。

讼卦第六

【原文】

䷅ 讼：有孚，窒惕，中吉；终凶，利见大人。不利涉大川。

初六 不永所事；小有言，终吉。

九二 不克讼，归而逋，其邑人三百户，无眚。

六三 食旧德，贞厉，终吉。或从王事，无成。

九四 不克讼，复即命，渝，安贞吉。

九五 讼，元吉。

上九 或锡鞶带，终朝三褫之。

【译文】

䷅ 坎下 乾上

讼卦 象征争讼。心怀诚信，虽阻塞不通，但要警惕，持中会吉祥；如争辩不息而终有凶险。有利于大德大才之人出世，却不利于涉越大河巨流。

初六 不能久长的为争讼之事纠缠不休，应该少说话，终可获得吉祥。



九二 争讼失利，逃窜速归居于三百户的小邑；便无灾祸。

六三 安享旧日俸禄，守持正固以防危险，终将获得吉祥。或辅助君王的事业，则无所成就。

九四 争讼失利，回心归于正理，改变争讼的念头，安顺守持正固可获吉祥。

九五 明决争讼，至为吉祥。

上九 偶或获赐饰有大带的显贵华服，但在短时间内却多次被剥去衣服。

师卦第七

【原文】

䷆师：贞，丈人吉，无咎。

初六 师出以律，否臧凶。

九二 在师，中吉，无咎；王三锡命。

六三 师或舆尸，凶。

六四 师左次，无咎。

六五 田有禽，利执言，无咎；长子帅师，弟子舆尸，贞凶。

上六 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

【译文】

䷆坎下 坤上

师卦 象征军队；坚守正固，老成持重的长者统兵可以获得吉祥。

初六 军队出发作战必须以严格的律令约束，否则必有凶险。

九二 统兵帅众刚毅持中，可以获得吉祥，不会遭致灾祸。君王多次奖赏委任。

六三 出师归来舆车满载尸体，有凶险。

六四 率军退守，不会遭到灾难

六五 田里有禽兽，利于捕获，不会有灾祸。委任刚正长者统兵打仗，任命无德小人必将车载尸体败归，要坚守正固以防凶险。

上六 君王颁发诏令，册封诸侯赏赐大夫，小人不可以重用。

比卦第八

【原文】

䷇比：吉，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。不宁方来，后夫凶。

初六 有孚比之，无咎；有孚盈缶，终来有它吉。

六二 比之自内，贞吉。

六三 比之匪人。

六四 外比之，贞吉。

九五 显比；王用三驱，失前禽，邑人不诫，吉。

上六 比之无首，凶。

【译文】

䷇坤下 坎上

比卦 象征相亲，依附。是一个吉利的卦，再一次占卜的结果，大吉大利，没有灾祸。本来不安定的小国也都来朝贺，而迟到者必有凶险。

初六 抱着诚信的态度来讲究依附相亲，就不会有什么灾祸。如果诚信的态度有如美酒盈缸，即或发生意外，也是吉利的。

六二 相亲相辅的态度发自内心，占卜的结果就是吉祥的。

六三 相亲依附者，竟是一些不该相亲依附的人。

六四 在对外交往中，相亲依附，占问的结果是吉祥的。

九五 光明无私，相亲依附。君王狩猎时，只从左、右、后三方面驱赶禽兽，网开一面，任凭禽兽从前方逃跑，只追逐而不射杀。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都不惧怕。吉利。

上六 虽然打算相亲依附，但是没有领头人物来，这是凶险的局面。

小畜卦第九

【原文】

䷈小畜：亨，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。

初九 复自道，何其咎？吉。



九二 牵复，吉。

九三 舆说辐，夫妻反目。

六四 有孚；血去惕出，无咎。

九五 有孚挛如，富以其邻。

上九 既雨既处，尚德载；妇贞厉，月几望；君子征凶。

【译文】

䷗ 乾下 巽上

小畜卦 象征小有畜聚：亨通；浓厚的云朵已经密布于天空，却还没有开始形成降雨，云气的升起，来自我方西边城邑的郊外。

初九 回复到自身的阳刚之道上，哪会有什么咎害呢？必有吉祥。

九二 被牵连而回复到阳刚之道上，可获吉祥。

九三 车轮的辐条散脱解体，结发的夫妻反目离异。

六四 受赐于阳刚下施的诚信，能够离开忧恤，脱出惕惧，必无咎害。

九五 必怀诚信，牵合群阳共信一阴，用阳刚来充实丰富它温和柔正的近邻。

上九 畜聚的密云已经降雨了，阳刚已被畜止了，高尚的阳刚之德被过盛的阴气所积载，应该守持正固以防止凶险。此时阴气畜阳必须像月亮临近十五那样适可而止，君子若一意孤行而让自身阳德被畜止殆尽必有凶险。

履卦第十

【原文】

䷉ 履虎尾，不咥人，亨。

初九 素履，往无咎。

九二 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

六三 眇能视，跛能履，履虎尾咥人，凶；武人为于大君。

九四 履虎尾，愬愬，终吉。

九五 夬履，贞厉。

上九 视履考祥，其旋元吉。

【译文】

䷆兑下 乾上

履卦 象征小心行走。小心地行走在老虎的尾后，虎却没咬人，为亨通。

初九 衣着质朴无华，谨慎行走，来往不会有灾祸。

九二 在宽阔平坦的大路上谨慎行走，幽静安恬的人守持正固，可获吉祥。

六三 目眇而强视，足跛而强行，走在老虎尾之后，被虎咬住，有凶险；勇武之人要效力于大人君主。

九四 小心地行走在虎尾之后，恐惧而谨慎，终将获得吉祥。

九五 果决而小心行走，守持正固以防危险。

上九 回顾小心行走的过程，考察祸福得失的征兆，转身下应阴柔至为吉祥。

泰卦第十一

【原文】

䷊泰：小往大来，吉，亨。

初九 拔茅茹，以其汇；贞吉。

九二 包荒，用冯河，不遐遗；朋亡，得尚于中行。

九三 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；艰贞无咎，勿恤其孚，于食有福。

六四 翩翩，不富，以其邻不戒以孚。

六五 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。

上六 城复于隍；勿用师。自邑告命，贞吝。

【译文】

䷊乾下 坤上

泰卦 象征通泰。柔小者往外走，刚大者向里来，吉祥，亨通。

初九 拔起茅草、根系相牵，这是同质类聚并出；往前进发，可获吉祥。

九二 有包容大川之胸怀，可以涉越长河，远方的贤者也无所遗忘，



但不结党私，能够辅佐持中不偏的君王。

九三 平地无不化险坡，去者无不重回复，牢记艰难，守持固正，就没有灾祸。不怕不取信于人民，食享俸禄自有福庆。

六四 翩翩而降，怀无富实，与近邻未相告诫，都心存诚信。

六五 帝乙嫁女，以此而获得福泽，大吉大利。

上六 城墙倾塌在城河之中，不可兴兵征战。自城邑中传出政令，守持正固以免憾惜。

否卦第十二

【原文】

䷋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；大往小来。

初六 拔茅茹，以其汇；贞吉，亨。

六二 包承，小人吉；大人否，亨。

六三 包羞。

九四 有命无咎，畴离祉。

九五 休否，大人吉；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

上九 倾否，先否后喜。

【译文】

䷋坤下 乾上

否卦 象征闭塞黑暗：闭塞黑暗的局面下小人甚多，天下不利，君子应当坚守正固；此时卦象是乾刚往外走，阴柔往里来。

初六 拔起茅草，根系牵连，是由于同类汇聚相互牵动。坚守正固可获吉祥，亨通顺利。

六二 能包容承顺君子，对小人来说是吉祥的、大人承受闭塞的命运，可获得亨通顺利。

六三 包容羞辱。

九四 奉行天命没有祸害，同畴比类志同道合可获福祉。

九五 闭塞黑暗的局面停止，大人可以获得吉祥；时刻警惕将灭亡将灭亡，这样才能象丛生的桑树一样坚固安全。

上九 已是闭塞黑暗的极点了，必致倾覆，起先犹有闭塞，最终通泰欢喜。

同人卦第十三

【原文】

䷌ 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，利君子贞。

初九 同人于门，无咎。

六二 同人于宗，吝。

九三 伏戎于莽，升其高陵，三岁不兴。

九四 乘其墉，弗克攻，吉。

九五 同人，先号咷而后笑，大师克相遇。

上九 同人于郊，无悔。

【译文】

䷌ 离下 乾上

同人卦 象征和睦、和平：同许多朋友聚会于郊外，做事情顺利亨通。有利于渡过大河，有利于君子占卜凶吉。

初九 在家门外聚集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没有什么好处。

六二 只同本宗族的人们打交道，这个范围，是非常狭隘的。

九三 在丛林中埋伏军队，又登上山丘观察形势，如此谨慎，三年也不敢出兵作战。

九四 已经登上了敌方的城墙，却没有将城池全部攻占，这样做是会吉祥的。

九五 聚集起来的人群，先是失声痛哭，后来又放声大笑，原来是大军出征告捷，各路会师，同庆胜利。

上九 志同道合的朋友们，聚集在郊外，没有什么好悔恨的。



大有卦第十四

【原文】

䷍大有：元亨。

初九 无交害，匪咎；艰则无咎。

九二 大车以载，有攸往，无咎。

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，小人弗克。

九四 匪其彭，无咎。

六五 厥孚交如，威如，吉。

上九 自天祐之，吉，无不利。

【译文】

䷍乾下 离上

大有卦 象征收获。年丰人富，无往不利。

初九 没有相互之间的彼此相残，就算不上什么灾祸。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，彼此需要互助，所以也就不会发生什么灾祸。

九二 用大车装运财物，不论到什么地方去，都无灾祸。

九三 公侯去朝见天子，得到宴请，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能得到的。

九四 不要自高自大，就不会有灾祸。

六五 统治者既要胸怀诚信，又要威严自立，就会平安吉祥。

上九 上天保佑，赐福于己，当然是吉利的。

谦卦第十五

【原文】

䷎谦：亨，君子有终。

初六 谦谦君子，用涉大川，吉。

六二 鸣谦，贞吉。

九三 劳谦，君子有终，吉祥。

六四 无不利，撝谦。



六五 不富，以其邻利用侵伐，无不利。

上六 鸣谦，利用行师，征邑国。

【译文】

䷎ 艮下 坤上

谦卦 象征谦虚。只要谦虚地待人接物，行事必然亨通顺利，而只有君子才能自始至终保持谦虚的美德。

初六 凡君子都是谦而又谦；君子凭着这种谦虚美德可以涉越大川巨流，并获吉祥。

六二 谦虚美名传扬在外，占问必获吉祥。

九三 有功而不骄，君子若能自始至终保持这种美德，必获吉祥。

六四 发扬光大谦虚美德，行事便无所不利。

六五 不与邻国共同富有，邻国必来掠夺，我国出兵征伐，将无所不利。

上六 谦虚美名传扬在外，利于兴兵征战，讨伐四方小国。

豫卦第十六

【原文】

䷏ 豫：利建侯行师。

初六 鸣豫，凶。

六二 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。

六三 盱豫悔；迟有悔。

九四 由豫，大有得；勿疑，朋盍簪。

六五 贞吉，恒不死。

上六 冥豫成，有渝无咎。

【译文】

䷏ 坤下 震上

豫卦 象征欢乐：利于设置建立诸侯国，利于派出军队征战。

初六 欢乐过甚而自鸣得意，有凶险。

六二 耿介正直像磐石一样，不等到一天终究就悟知了欢乐必须适中



的道理，守持正固可获得吉祥。

六三 以佞媚的眼神取悦尊者以录求欢乐，必将导致悔恨；要及时悔悟更改，要是悔悟更改太迟了必将又生悔恨。

九四 人们从他这里得到欢乐，他自己也将大有所得；具备刚直不疑的美质，他的友朋像头发括束于簪子一样聚合相众。

六五 守持正固以防备疾病的侵扰，必将长久地保持健康而不致灭亡。

上六 已经发展成昏冥纵乐的极端局面，及早改正过来就可免于咎害。

随卦第十七

【原文】

䷐ 随：元亨，利贞，无咎。

初九 官有渝，贞吉；出门交有功。

六二 系小子，失丈夫。

六三 系丈夫，失小子；随有求得，利居贞。

九四 随有获，贞凶；有孚在道，以明，何咎？

九五 孚于嘉，吉。

上六 拘系之，乃从，维之；王用亨于西山。

【译文】

䷐ 震下 兑上

随卦 象征随从。开始就亨通，利在正固，没有灾祸。

初九 思想观念改善，守持正固可获吉祥，出门与人交往必能成功。

六二 倾心附从小人，就会失去刚直的丈夫。

六三 倾心附从刚直的丈夫，失去小人，追随别人，有求必得，有利于安居守持正固。

九四 被人随从多有所获，守持正固以防凶险；必怀诚信而持守正道，且又光明正大，还会有什么灾祸呢？

九五 把诚信施予美善之人，可获吉祥。

上六 拘禁，强令附从，这样才顺服相随，用绳捆绑，君王在西山设祭。



蛊卦第十八

【原文】

䷑ 蛊：元亨，利涉大川；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。

初六 干父之蛊，有子考，无咎。厉终吉。

九二 干母之蛊，不可贞。

九三 干父之蛊，小有悔，无大咎。

六四 裕父之蛊，往见吝。

六五 干父之蛊，用誉。

上九 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

【译文】

䷑ 巽下 艮上

蛊卦 象征拯弊治乱。开始亨通，有利于涉越大川巨流。筮得从辛日至丁日七天为涉越大川巨流的吉日。

初六 匡正父辈的弊乱，有了这样的好儿子，父辈则正避免灾祸，即使有点危险，最终也会获得吉祥。

九二 匡正母辈的弊乱，情势不许可则不勉强而要守持正固以待时。

九三 匡正父辈的弊乱，稍致悔恨，但没有大灾祸。

六四 姑息缓治父辈的弊乱，长此以往必然出现艰难。

六五 匡正父辈的弊乱，会倍受称誉。

上九 不为王侯效命，并以此为高尚之事。

临卦第十九

【原文】

䷒ 临：元亨，利贞；至于八月有凶。

初九 咸临，贞吉。

九二 咸临，吉无不利。

六三 甘临，无攸利；既忧之，无咎。



六四 至临，无咎。

六五 知临，大君之宜，吉。

上六 敦临，吉，无咎。

【译文】

䷒兑下 坤上

临卦 象征着监临：至为亨通顺利，利于坚守正固。到了阴盛阳衰的八月会有凶险。

初九 以感化之道施行监临，守持正固可获吉祥。

九二 以感化之道施行监临，吉祥，没有什么不利。

六三 用甜言密语监临百姓，无利可言；自知这一点而心存犹惧戒慎，就没有灾祸。

六四 亲自监临民众，没有灾咎。

六五 以睿智监临民众，这是大君适宜的行为方式，吉祥。

上六 敦厚地监临民众，吉祥，没有灾咎。

观卦第二十

【原文】

䷓观：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。

初六 童观，小人无咎，君子吝。

六二 闚观，利女贞。

六三 观我生，进退。

六四 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

九五 观我生，君子无咎。

上九 观其生，君子无咎。

【译文】

䷓坤下 巽上

观卦 象征观仰。仰观祭祀开始。盛礼之貌，即使不观其后的进献祭礼的状况，心中诚敬已油然而萌生。

初六 像幼童一样仰观景物，小人没有灾祸，君子必有憾惜。



- 六二 暗中偷偷仰观盛景，有利于女子守持正固。
 六三 观察自己的行为，谨慎抉择进退。
 六四 观察一国之风土人情，宜于先以宾客之礼朝见君王。
 九五 观察自己的行为，君子可以免遭灾祸。
 上九 观察他人的行为，君子可以免遭灾祸。

噬嗑卦第二十一

【原文】

䷔噬嗑：亨，利用狱。

初九 履校灭趾，无咎。

六二 噬肤，灭鼻，无咎。

六三 噬腊肉，遇毒；小吝，无咎。

九四 噬乾肺，得金矢；利艰贞，吉。

六五 噬乾肉，得黄金；贞厉，无咎。

上九 何校灭耳，凶。

【译文】

䷔震下 离上

噬嗑卦 象征刑罚。亨通顺利，有利于施用刑罚。

初九 脚戴木枷，枷伤脚趾，没有灾祸。

六二 像咬柔软的皮肤一样容易用刑，即使枷伤罪犯的鼻子，也不会有什么灾祸。

六三 施用刑罚惩罚犯人，像咬干肉一样困难，甚至还中了毒，也只会小有不适，并无大的灾祸。

九四 施用刑罚惩罚犯人，像咬带骨的肉一样困难，却具有铜矢刚正之气，利于占问艰难之事，可获吉祥。

六五 施用刑罚惩罚犯人，像咬肉干一样困难，却具有黄铜矢一般刚正之气，占问虽然有危险之兆，也不会会有什么灾祸。

上九 施用刑罚惩罚犯人，给他肩上戴上木枷而伤了他的耳朵，必有凶险。



贲卦第二十二

【原文】

䷖贲：亨，小利有攸往。

初九 贲其趾，舍车而徒。

六二 贲其须。

九三 贲如，濡如，永贞吉。

六四 贲如，皤如，白马翰如；匪寇，婚媾。

六五 贲于丘园，束帛戋戋；吝，终吉。

上九 白贲，无咎。

【译文】

䷖离下 艮上

贲卦 象征文饰。亨通顺利，所举动可获小利。

初九 修饰其脚趾，弃车徒步而行。

六二 修饰尊长的美须。

九三 修饰之后再加以润色，占问长久之事可获吉祥。

六四 有人乘马而来，其马修饰得那么素净雅致，那么纯洁无瑕，表明来者不是贼寇，而是求婚的佳偶。

六五 修饰自己的家园，虽然只有一束丝帛，持家比较艰难，但是最终将获吉祥。

上九 用白色装饰，必无灾祸。

剥卦第二十三

【原文】

䷖剥：不利有攸往。

初六 剥床以足，蔑；贞凶。

六二 剥床以辨，蔑；贞凶。

六三 剥，无咎。



六四 剥床以肤，凶。

六五 贯鱼以宫人宠，无不利。

上九 硕果不食，君子得舆，小人剥庐。

【译文】

䷖ 坤下 艮上

剥卦 象征剥落。不宜有所举动。

初六 剥蚀大床而先损及床腿，床腿一定会受到伤害，占问必有凶险。

六二 剥蚀大床已经损及床头，床头一定会受到伤害，占问必有凶险。

六三 虽然处在剥蚀之中，却没有什么灾祸。

六四 剥蚀大床已经损及床身，事态十分凶险。

六五 引导后宫妃嫔鱼贯而入承受君主宠幸，无所不利。

上九 果实硕大却未被摘食，君子摘食，将会得到大车运载；小人摘食，房屋将会被拆毁。

复卦第二十四

【原文】

䷗ 复：亨，出入无疾，朋来无咎；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。利有攸往。

初九 不远复，无祇悔，元吉。

六二 休复，吉。

六三 频复，厉无咎。

六四 中行独复。

六五 敦复，无悔。

上六 迷复，凶，有灾眚。用行师，终有大败；以其国，君凶；至于十年不克征。

【译文】

䷗ 震下 坤上

复卦 象征复归。亨通顺利，或出或入都无疾病，朋友前来也无灾祸，沿着一定的规则返转复归，只须七日就是一个来回，利于有所举动。

初九 行而不远就适时复返，不会有大的悔恨，大吉大利。



六二 高高兴兴地复返，必获吉祥。

六三 频繁地复返，必有危险，但还不至于有什么灾祸。

六四 居中行正，独自复返。

六五 敦厚诚信地复返，不会遭遇困厄。

上六 误入歧途又不知复返，必遭凶险，会有灾祸；兴兵征战，最终将会大败，并危及君王；前景非常凶险，以至于十年之内不能兴兵征战。

无妄卦第二十五

【原文】

䷘ 无妄：元亨，利贞。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。

初九 无妄，往吉。

六二 不耕获，不菑畲，则利有攸往。

六三 无妄之灾，或系之牛，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灾。

九四 可贞，无咎。

九五 无妄，之疾，勿药有喜。

上九 无妄行有眚，无攸利。

【译文】

䷘ 震下 乾上

无妄卦 象征不妄。亨通顺利，是有利的占卜。如不按正道办事，就会发生祸殃。不利于外出行动。

初九 不妄为，行事必获吉祥。

六二 不耕种就想收获，不开荒地就想良田，这些妄谬的行径怎能有利？不妄为妄求，才利于行事。

六三 意外的灾难。比喻说有人将牛系在不应该系的地方。行人顺手牵牛获意外之得，邑人失牛受到意外之灾。

九四 称心的占卜，没有灾祸。

九五 患了意外之疾，不要忙乱服药，自可痊愈。

上九 不要胡作妄为，将有灾害，没有好处。



大畜卦第二十六

【原文】

䷙大畜：利贞；不家食吉；利涉大川。

初九 有厉，利已。

九二 舆说辐。

九三 良马逐，利艰贞；日闲舆卫，利有攸往。

六四 童牛之牯，元吉。

六五 豶豕之牙，吉。

上九 何天之衢，亨。

【译文】

䷙乾下 艮上

大畜卦 象征大蓄聚；利于守持正固，不使贤人在家自食而能广泛聚养于朝廷，可获得吉祥；利于涉越端急广阔的大河巨流。

初九 有危险，利于暂时停止前进。

九二 大车脱卸轮辐不前行。

九三 刚健的骏马在驰骋奔逐，利于牢记艰难境况而守持正固；不断地熟练车马防卫的技能，利于有所前往。

六四 把木牯绑在未长出犄角的小牛头上，至为吉祥。

六五 制约被阉割过的猪的尖利牙齿，至为吉祥。

上九 何等畅达的天上大路，亨通。

颐卦第二十七

【原文】

䷚颐：贞吉；观颐，自求口实。

初九 舍尔灵龟，观我朵颐，凶。

六二 颠颐；拂经，于丘颐，征凶。



六三 拂颐；贞凶，十年勿用，无攸利。

六四 颠颐，吉；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，无咎。

六五 拂经，居贞吉；不可涉大川。

上九 由颐，厉吉，利涉大川。

【译文】

䷚震下 艮上

颐卦 象征着颐养：坚守正固可获吉祥。观察万物养育的现象，可知以自己努力谋取养口果腹的道理。

初九 舍弃你的灵龟，来观看我垂腮进食，有凶险。

六二 颠倒寻求初九的养育，又违背常理，向上九寻求供养，往前进发有凶险。

六三 违逆颐养的常理，要守持正固以防凶险，十年中不要有作为，因为不会有任何利益。

六四 颠倒向下求得养育，吉祥。要象老虎一样眈眈而视，显示出贪欲无厌的样子，这样才不致有灾咎。

六五 违背常理，但居守正道可获吉祥，不可涉越大江巨流。

上九 万民依赖上九而获得养育，戒慎恐惧可以获得吉祥，利于涉越大江巨流。

大过卦第二十八

【原文】

䷛大过：栋桡；利有攸往，亨。

初六 藉用白茅，无咎。

九二 枯杨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；无不利。

九三 栋桡，凶。

九四 栋隆，吉；有它，吝。

九五 枯杨生华，老妇得其士夫；无咎无誉。

上六 过涉灭顶；凶，无咎。



【译文】

䷥ 巽下 兑上

大过卦 象征大为过甚。犹如栋梁弯曲，利于有所前往，亨通顺利。

初六 用洁白的茅草衬垫承放祭品，没有灾祸。

九二 枯槁的杨树发出嫩芽新枝，龙钟老汉娶了个柔嫩的妻子，无所不利。

九三 栋梁弯曲，有凶险。

九四 栋梁隆起，可获吉祥。如果他方有意外情况，则必生憾惜。

九五 枯槁的杨树开出新花，龙钟老太婆嫁了个强壮的丈夫，虽然没有灾祸，但也得不到佳誉。

上六 涉水过深淹没头顶，虽有凶险，但遇救没有灾祸。

坎卦第二十九

【原文】

䷜ 习坎：有孚，维心亨；行有尚。

初六 习坎，入于坎窞，凶。

九二 坎有险，求小得。

六三 来之坎坎，险且枕，入于坎窞。勿用。

六四 樽酒，簋贰，用缶，纳约自牖，终无咎。

九五 坎不盈，祗既平，无咎。

上六 系用徽纆，寘于丛棘，三岁不得，凶。

【译文】

䷜ 坎下 坎上

坎卦 象征重重险陷。只要胸怀诚信，就能使内心亨通，努力前行必获奖赏。

初六 面临重重险陷，又落入陷穴深处，必有凶险。

九二 在陷穴中遭遇险难，从小处谋求脱险必能得逞。

六三 来去都处在险难之中，一旦落入陷穴深处，暂时不宜施展才能。



六四 把一樽薄酒、两簋淡食，用瓦罐盛起来，并通过窗口接收信约，最终可避免灾祸。

九五 险陷穴尚未满盈，小丘已被铲平，没有灾祸。

上六 用绳索捆绑起来，投进监狱里多年不能解脱，是凶险。

离卦第三十

【原文】

☲离：利贞，亨。畜牝牛吉。

初九 履错然，敬之，无咎。

六二 黄离，元吉。

九三 日昃之离，不鼓缶而歌，则大耋之嗟，凶。

九四 突如其来如，焚如，死如，弃如。

六五 出涕沱若，戚嗟若，吉。

上九 王用出征，有嘉折首，获匪其丑，无咎。

【译文】

☲离上 离下

离卦 象征附着。是有利的占卜，必然事通。畜养母牛可获吉祥。

初九 听到纷至沓来的脚步声，立刻警惕戒备，可以无灾难。

六二 黄色附着于物，大吉大利。

九三 夕阳西下，好比人到暮年，如不击缶而歌，则不免发生哀叹，这是很不吉利的。

九四 突然发生一场灾难，房屋烧了，家人死了，财物丢了。

六五 泪如雨下，忧伤叹息，居安思危，必获吉祥。

上九 君王兴兵出战，有斩杀敌人的喜讯，又抓获了敌人及其同党，这样做不会发生灾祸。

第二卷

下 经

咸卦第三十一

【原文】

䷞咸：亨，利贞；取女吉。

初六 咸其拇。

六二 咸其腓，凶，居吉。

九三 咸其股，执其随，往吝。

九四 贞吉，悔亡；憧憧往来，朋从尔思。

九五 咸其脢，无悔。

上六 咸其辅颊舌。

【译文】

䷞ 艮下 兑上

咸卦 象征感应。亨通顺利，有利于占问。娶此女为妻，可获吉祥。

初六 交相感应在脚大趾，它因势而动。

六二 交相感应在小腿肚，会有凶险；但是如果居家不出，则可获吉祥。

九三 交相感应在大腿，执迷盲从追随他人，有所举动则会遭遇艰难。

九四 占问可获吉祥，困厄将会消亡；即使你心意不定、思绪不绝，但朋友最终也会顺依你的想法。

九五 交相感应 in 脊背，则不会遭遇困厄。

上六 交相感应 in 面颊和口舌、彼此关系非常和谐。



恒卦第三十二

【原文】

䷟恒：亨，无咎，利贞，利有攸往。

初六 浚恒，贞凶，无攸利。

九二 悔亡。

九三 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；贞吝。

九四 田无禽。

六五 恒其德，贞；妇人吉；夫子凶。

上六 振恒，凶。

【译文】

䷟巽下 震上

恒卦 象征恒久。亨通顺利，没有灾祸；利于占问，利于有所举动。

初六 有所追求，持续时间过于长久，占问必有风险，没有什么好处。

九二 筮得此爻，困厄将会消亡。

九三 不能长久地保持美德，有时会蒙受耻辱，占问遇到此爻事艰难。

九四 打猎没有捕获禽兽。

六五 长久地保持美德，占问妇人之事可获吉祥；而占问男人之事则有凶险。

上六 振动不安，变化无常，不能持恒守德，必有凶险。

遯卦第三十三

【原文】

䷠遯：亨，小利贞。

初六 遯尾，厉，勿用有攸往。

六二 执之用黄牛之革，莫之胜说。

九三 系遯，有疾厉；畜臣妾，吉。



九四 好遯，君子吉，小人否。

九五 嘉遯，贞吉。

上九 肥遯，无不利。

【译文】

䷠ 艮下 乾上

遁卦 象征退避。亨通顺利，占问遇到此卦有小利。

初六 退避不及，落在后边，必有凶险，暂时不宜有所举动，施展才能。

六二 被黄牛皮绳捆绑，没有人能够解脱。

九三 心中有所系恋，迟迟不能适时退避，将会染上疾患，必有危险；而畜养臣仆和侍妾，则可获吉祥。

九四 虽然心怀恋情，却能适时退避，这唯有君子才能做到，而小人则做不到，所以占问遇到此爻对君子吉利，对小人则不吉利。

九五 选择最佳时机，及时退避，占问可获吉祥。

上九 高飞远走，彻底退避，无所不利。

大壮卦第三十四

【原文】

䷡ 大壮：利贞。

初九 壮于趾，征凶；有孚。

九二 贞吉。

九三 小人用壮，君子用罔，贞厉。羝羊触藩，羸其角。

九四 贞吉，悔亡；藩决不羸，壮于大舆之輹。

六五 丧羊于易，无悔。

上六 羝羊触藩，不能退，不能遂，无攸利；艰则吉。

【译文】

䷡ 乾下 震上

大壮卦 象征大为强盛，利于守持正固。



初九 脚趾过壮，出征必有凶险；应当以诚信自守。

九二 守持正固可获吉祥。

九三 小人凭恃盛壮以逞刚强，君子则虽然盛壮而不妄用；守持正固以防危险，象公羊强触藩离，羊角必被拘累而缠绕。

九四 守持正固可获吉祥，悔恨必将消亡，犹如藩离开了缺口而羊角不被拘累缠绕，又似大车轮辐坚固适用。

六五 在田野丧失了羊，无所悔恨。

上六 公羊触藩篱，既不能后退，也不能前进，无所利益，预示经受艰苦磨难则可获吉祥。

晋卦第三十五

【原文】

䷢ 晋：康侯用锡马蕃庶，昼日三接。

初六 晋如摧如，贞吉；罔孚，裕无咎。

六二 晋如愁如，贞吉；受兹介福，于其王母。

六三 众允，悔亡。

九四 晋如鼫鼠，贞厉。

六五 悔亡，失得勿恤；往吉，无不利。

上九 晋其角，维用伐邑，厉吉，无咎；贞吝。

【译文】

䷢ 坤下 离上

晋卦 象征进长。尊贵的公侯得到天子赏赐的众多车马，一天内荣获三次接见。

初六 进长一开始就受到阻碍，守持正固可获吉祥。不能取信于人，宽容处之则无灾祸。

六二 进长之时满脸忧愁，守持正固可获吉祥，将要从祖母那里承受弘大的福泽。

六三 获得众人的信任，悔恨就会消亡了。

九四 进长如大鼠无一技之长，守持正固以防危险。

六五 悔恨消亡，无须再为得失而忧虑，往前进发，必获吉祥，无所不利。

上九 进长至极，如高居兽角角尖，宜于征伐邑国以建功立业，即使有些危险而最终可获吉祥。不会遭遇灾祸，应守持正固以防憾惜。

明夷卦第三十六

【原文】

䷣明夷：利艰贞。

初九 明夷于飞，垂其翼；君子于行，三日不食。有攸往，主人有言。

六二 明夷，夷于左股，用拯马壮，吉。

九三 明夷于南狩，得其大首；不可疾，贞。

六四 入于左腹，获明夷之心，于出门庭。

六五 箕子之明夷，利贞。

上六 不明晦；初登于天，后入于地。

【译文】

䷣离下 坤上

明夷卦 象征光明伤损。利于在艰难中守持正固。

初九 光明殒伤时向外飞翔，低垂掩抑着翅膀；君子仓皇远走遁行，三日不顾充填饥肠。此时有所前往，所遇主人将疑怪责难。

六二 光明殒伤，让左边大腿伤损，然后借助良马的拯济将渐渐复壮前行，可获吉祥。

九三 光明殒伤时在南方狩猎（施行征伐），诛灭元凶首恶；处事不可操之过急，应当守持正固。

六四 顺入退处于左方腹要地位，深刻了解光明殒伤时的内中情态；于是毅然跨出门庭远去。

六五 犹如殷朝箕子处身光明殒伤之时，利于守持正固。

上六 不发出光明却带来昏暗；起初登临天上，最终坠入地下。



家人卦第三十七

【原文】

䷤家人：利女贞。

初九 闲有家，悔亡。

六二 无攸遂，在中馈，贞吉。

九三 家人嗃嗃，悔厉，吉；妇子嘻嘻，终吝。

六四 富家，大吉。

九五 王假有家，勿恤，吉。

上九 有孚，威如，终吉。

【译文】

䷤离下 巽上

家人卦 象征家庭：利于女子坚守正固。

初九 在家族中凡事防范于未然，悔恨消亡。

六二 无所抱负，在家中主持烹饪事宜，坚守正固可获吉祥。

九三 一家人受到严责，尽管有所悔恨，有危险，仍可获得吉祥。妇人与孩子成天嬉戏，最终仍会带来羞辱。

六四 使家族富足，大为大利。

九五 君王用美德感化众人以有其家，无须忧虑，吉祥。

上九 心存诚信，威严肃穆，终必获吉祥。

睽卦第三十八

【原文】

䷥睽：小事吉。

初九 悔亡；丧马，勿逐自复；见恶人，无咎。

九二 遇主于巷，无咎。

六三 见舆曳，其牛掣；其人天且劓。无初有终。

九四 睽孤；遇元夫，交孚，厉无咎。

六五 悔亡；厥宗噬肤，往何咎？

上九 睽孤，见豕负涂，载鬼一车，先张之弧，后说之弧；匪寇，婚媾；往遇雨则吉。

【译文】

䷥ 兑下 离上

睽卦 象征乖离：小事吉利。

初九 悔恨消亡，丢失马匹，不必追寻，自己会返回；往见恶人，没有咎害。

九二 在小巷中邂逅后主人，没有咎害。

六三 看见牛车被拖曳难行，驾车的牛被阻掣住；又恍如本人遭刺额削鼻的刑罚，起初不利，但可得善终。

九四 乖离之时孤立无援，后遇阳刚的大丈夫，互相信任，虽有危险，终无咎害。

六五 悔恨消亡，与其宗族亲者之关系如咬柔软的肉一般和顺，往前进发又有什么咎害呢？

上九 乘离至极孤独无援，恍见肥猪满身泥巴，又象看见一辆大车满载鬼怪，起初张弓欲射，后又退疑将弓放下。原本不是草寇，而是求婚者。往前遇雨吉祥。

蹇卦第三十九

【原文】

䷦ 蹇：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；利见大人，贞吉。

初六 往蹇，来誉。

六二 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

九三 往蹇，来反。

六四 往蹇，来连。

九五 大蹇，朋来。



上六 往蹇，来硕；吉，利见大人。

【译文】

䷦ 艮下 坎上

蹇卦 象征艰难。出行西南方有利，东北方不利。如果会见有权势的人是有利的，占卜的结果是吉祥的。

初六 出外行事艰难，归来得到荣誉。

六二 君王的臣子历尽重重艰险，不过他不是为自身的利益。

九三 与其出外行事艰难，不如及早返回家园。

六四 与其外出行事艰难，不如归来联合他人，以解困难。

九五 行事十分艰难，朋友纷纷来助。

上六 出外行事艰难，归来大获成功，吉祥如意。利见有权势之人。

解卦第四十

【原文】

䷧解：利西南；无所往，其来复吉；有攸往，夙吉。

初六 无咎。

九二 田获三狐，得黄矢；贞吉。

六三 负且乘，致寇至；贞吝。

九四 解而拇，朋至斯孚。

六五 君子维有解，吉，有孚于小人。

上六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，获之，无不利。

【译文】

䷧ 坎下 震上

解卦 象征舒解。有利于西南之地。无须继续前往行事，返回原地安居其家则可获吉祥。如果有所举动，就及早前往，可获吉祥。

初六 没有灾祸。

九二 打猎时捕获三只狐狸，得到铜箭，占问可获吉祥。

六三 身负重物而乘车出行，必然招致贼寇前来打劫，占问将有艰难。



九四 像解开被缚的拇指一样摆脱小人的纠缠，朋友才会心怀诚信前来相助。

六五 君子被缚又得以解脱，必获吉祥；诚信能够感化小人。

上六 王公用利箭射杀高城上的大鹰，一箭射中，捕而获之，无所不利。

损卦第四十一

【原文】

䷨损：有孚，元吉，无咎，可贞，利有攸往。曷之用？二簋可用享。

初九 已事遄往，无咎；酌损之。

九二 利贞，征凶；弗损益之。

六三 三人行，则损一人；一人行，则得其友。

六四 损其疾，使遄有喜，无咎。

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龟，弗克违，元吉。

上九 弗损益之；无咎，贞吉，有攸往，得臣无家。

【译文】

䷨兑下 艮上

损卦 象征减损。胸怀诚信之心，大吉大利，没有灾祸，可以占问，宜于有所举动。送两簋淡食祭祀神灵，奉献尊者。

初九 停下自己的事情，赶快去帮助别人，就没有灾祸，但要酌情而行，量力而为。

九二 利于占问，而兴兵出征则有凶险。不要减少祭品，而要增加祭品。

六三 三人同行，由于难于同心协力，必将有一人离去；一人出行，由于专一求合，则可得到朋友。

六四 减轻疾病的事要尽速办理，才可获得喜庆，没有灾祸。

六五 有人进献价值十朋的宝龟，不违逆、不推辞，大吉大利。

上九 不要减少祭品，而要增加祭品，这样才没有灾祸，占问可获吉



祥，宜于有所举动，又能得到一位没有家室的贤臣辅佐。

益卦第四十二

【原文】

䷩益：利有攸往，利涉大川。

初九 利用为大作，元吉，无咎。

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龟，弗克违，永贞吉；王用享于帝，吉。

六三 益之用凶事，无咎；有孚中行，告公用圭。

六四 中行告公从，利用为依迁国。

九五 有孚惠心，勿问元吉，有孚惠我德。

上九 莫益之，或击之，立心勿恒，凶。

【译文】

䷩震下 巽上

益卦 象征增益。利于有所前往，利于涉越大川巨流。

初九 利于大有作为，开始大吉，没有灾祸。

六二 有人进献价值十朋的宝龟，不用推辞，永久守持正固可获吉祥；君王以此祭祀上帝，祈求降福，吉祥。

六三 把增益用于救凶平险事务上，不会有灾祸。心怀诚信而持中慎行，时刻像手执玉圭向王公致意一样恭敬。

六四 持中慎行而告之公侯必信从，有利于依附王室迁都益民。

九五 心存诚信施惠天下，毫无疑问是至为吉祥，天下人必将以诚信之心报答我的恩德。

上九 没人增益于他，就会有人攻击他，居心不常安，有凶险。

夬卦第四十三

【原文】

䷪夬：扬于王庭，孚号有厉；告自邑，不利即戒；利有攸往。



初九 壮于前趾，往不胜为咎。

九二 惕号，莫夜有戒，勿恤。

九三 壮于頄，有凶；君子夬夬。独行，遇雨若濡，有愠，无咎。

九四 臀无肤，其行次且；牵羊悔亡，闻言不信。

九五 苋陆夬夬，中行，无咎。

上六 无号，终有凶。

【译文】

䷀乾下 兑上

夬卦 象征决断。可以在君王的朝廷之上公布小人的罪恶予以制裁，心怀诚信地号令众人戒备危险。颁告令于城邑上下，不利出兵用武强行制裁；利于有所前往。

初九 征战时伤了脚趾，前往作战（格斗），恐不能取胜反会招致灾祸。

九二 时刻戒惕呼号，尽管深夜发生战事，也不必忧虑。

九三 脸上颧部受伤有凶险。君子决然前行，独自遇雨受淋，雨水淋湿衣裳，虽然愠怒却终究能制裁小人而不会有灾祸。

九四 臀部受伤已无皮，行走趑趄难进，若能牵羊而行，则悔恨将会消亡。无奈听了此言不肯信从。

九五 像苋陆草一样刚毅果断地清除小人，居中行正必无灾祸。

上六 不必大哭号咷，因为凶险终究难逃。

姤卦第四十四

【原文】

䷫姤：女壮，勿用取女。

初六 系于金柅，贞吉；有攸往，见凶，羸豕孚蹢躅。

九二 包有鱼，无咎。不利宾。

九三 臀无肤，其行次且；厉，无大咎。

九四 包无鱼，起凶。

九五 以杞包瓜；含章，有陨自天。



上九 姤其角；吝，无咎。

【译文】

䷫ 巽下 乾上

姤卦 象征相遇。如女子过分强盛，不宜娶其女为妻。

初六 紧紧系在车的铜闸上，守持正固可获吉祥。而急于前往，必将出现凶险，像羸弱的猪一样不安静，徘徊不前才好。

九二 厨房有鱼，没有灾祸，但不宜于招待宾客。

九三 臀部受伤已无皮，行走趑趄难进有危险，但不会有大的灾祸。

九四 厨房没有鱼，指没有食品，兴兵征伐则凶险。

九五 用杞柳蔽护树下之瓜，象征内心含藏彰美之德，必有喜庆自天而降。

上九 在空荡的角落里相遇，心有憾惜，但是没有灾祸。

萃卦第四十五

【原文】

䷬萃：亨；王假有庙，利见大人，亨利贞；用大牲吉。利有攸往。

初六 有孚不终，乃乱乃萃；若号，一握为笑，勿恤，往无咎。

六二 引吉，无咎；孚乃利用禴。

六三 萃如嗟如，无攸利；往无咎，小吝。

九四 大吉，无咎。

九五 萃有位，无咎，匪孚；元永贞，悔亡。

上六 齎咨涕洟，无咎。

【译文】

䷬ 坤下 兑上

萃卦 象征聚集，预示亨通。君王到宗庙里举行了祭祀，利于晋见德高望重之人。占卜也是亨通吉利。用牛羊大牲作祭品能带来吉祥。利于出行作事。

初六 虽有诚信的品德，但未能始终保持，各种错乱相继发生。众人

喧哗呼号，只要握手言欢，便无忧虑。前去行事，不会遇到麻烦。

六二 永远吉利，并无灾难。只要真心实意，即使薄祭也能获得吉祥。

六三 聚集一起，又阵阵叹息，干什么都不顺利。前去办事没有灾祸，只会碰到一些小麻烦。

九四 本来应该大吉大利，但只求没有灾害。

九五 聚集大量的有地位有能力的人在自己周围，这没有什么过失。如果不能得到诚信，就应从开始到永久，都保持纯正的德行，原来的悔恨也就可以消除了。

上六 叹息涕泣，悲伤不止，但不会有什么灾祸。

升卦第四十六

【原文】

䷭升：元亨。用见大人，勿恤，南征吉。

初六 允升，大吉。

九二 孚乃利用禴，无咎。

九三 升虚邑。

六四 王用亨于岐山，吉，无咎。

六五 贞吉，升阶。

上六 冥升，利于不息之贞。

【译文】

䷭巽下 坤上

升卦 象征上升：极为亨通，宜于出现大人，不须忧虑，向光明的南方进发必获吉祥。

初六 宜于上升，大为吉祥。

九二 只要心存诚信即使微薄的禴祭也利于荐享神灵，不致咎害。

九三 上升顺畅犹如长驱直入空虚的城邑。

六四 君王来到岐山祭祀神灵，吉祥，必无咎害。

六五 守持正固可获吉祥，恰似沿着阶级步步上升。



上六 昏昧至甚却仍然上升，利于不停息地守持正固。

困卦第四十七

【原文】

䷮困：亨；贞，大人吉，无咎；有言不信。

初六 臀困于株木，入于幽谷，三岁不覿。

九二 困于酒食，朱紱方来，利用享祀；征凶，无咎。

六三 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；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。

九四 来徐徐，困于金车，吝，有终。

九五 劓刖，困于赤紱；乃徐有说，利用祭祀。

上六 困于葛藟，于臲臲；曰动悔有悔，征吉。

【译文】

䷮ 坎下 兑上

困卦 象征困穷：（穷困之里面是能自强自济）亨通。坚守正固，大人可获吉祥，没有咎害；此时的言语不会见信于人。

初六 臀部因坐于树桩上不能安稳，只得进入幽深的山谷中，三年不见其面目。

九二 酒食缺乏穷困，荣禄即将到来，利于主持宗庙祭祀；此时进发有凶险，但没有灾咎。

六三 被巨石困住，而背后所据是多刺的蒺藜；回到家中，看不到自己的妻子，有凶险。

九四 缓迟前来，被金车困住，有所憾惜，最终仍能达到目的。

九五 割鼻断足，困窘因赤紱而起；但可以逐渐摆脱困境，利于举行祭祀。

上六 被葛藤藟藤缠绕困住，陷入动摇不安的危险境地；这时，行动将招致悔恨，及时悔过，前进仍然吉祥。

井卦第四十八

【原文】

䷯井：改邑不改井，无丧无得，往来井井，汔至亦未繙井，羸其瓶，凶。

初六 井泥不食，旧井无禽。

九二 井谷射鲋，瓮敝漏。

九三 井渫不食，为我心恻；可用汲，王明并受其福。

六四 井甃，无咎。

九五 井冽，寒泉食。

上六 井收，勿幕；有孚，元吉。

【译文】

䷯巽下 坎上

井卦 象征水井。村邑变动而水井不能迁移，每日汲取，井水既不会枯竭，也不会盈溢。人们来来往往不停地从井中汲水，水将枯竭也没有人淘井，结果毁坏水瓶，会有凶险。

初六 井底污泥淤泥，井水已经不能食用，井枯树死，飞鸟再也不来栖息。

九二 枯井井底小鱼往来窜游，碰破水罐，因而无法取水。

九三 枯井已经淘净仍然无人取水食用，使人心中凄惻悲伤；井水已经可以食用，应该赶快前来取水，君王圣明与臣民共享福泽。

六四 水井正在修整，没有灾祸。

九五 井水清冽、洁净的寒泉之水可供食用。

上六 水井已经修好，不须再盖井口，此时心怀诚信，大吉大利。

革卦第四十九

【原文】

䷰革：巳日乃孚，元亨，利贞，悔亡。



初九 鞶用黄牛之革。

六二 已日乃革之，征吉，无咎。

九三 征凶，贞厉；革言三就，有孚。

九四 悔亡，有孚改命，吉。

九五 大人虎变，未占有孚。

上六 君子豹变，小人革面；征凶，居贞吉。

【译文】

䷰ 离下 兑上

革卦 象征变革。时至已日，再下定变革的决心。大吉大利，利于占问，纵有困厄也自行消亡。

初九 用黄牛皮绳牢牢拴住，以免轻举妄为。

六二 到了已日断然实行变革，兴兵征战必获吉祥，而不会有灾祸。

九三 兴兵征战必致凶险，占问将有危险。实行变革必须慎重行事，经过许多次讲义才能采取行动，并且要有诚信之心。

九四 困厄将自行消失。胸怀诚信之心，断然变革天命、实行改朝换代，必获吉祥。

九五 高尚的贤人，实行变革时，气度像老虎那样威猛。未经占问就知道他具有诚信之心。

上六 君子在变革之际行动像豹子那样迅捷，小人也改变昔日的面目。兴师动众持续变革不止，会有凶险；而居家守中，占问可获吉祥。

鼎卦第五十

【原文】

䷱ 鼎：元吉，亨。

初六 鼎颠趾，利出否；得妾以其子，无咎。

九二 鼎有实，我仇有疾，不我能即，吉。

九三 鼎耳革，其行塞，雉膏不食；方雨亏悔，终吉。

九四 鼎折足，覆公疏，其形渥，凶。

六五 鼎黄耳金铉，利贞。

上九 鼎玉铉，大吉，无不利。

【译文】

䷱ 巽下 离上

鼎卦 象征鼎器。大吉大利，亨通顺利。

初六 大鼎倾覆，其足向上，宜于倾倒无用之物；就像娶妻生子，其妾因子而被扶作正室，必无灾祸。

九二 鼎中盛满食物，我的妻子身患疾病，不能接近我，可获吉祥。

九三 大鼎失去了鼎耳，移动十分困难；美味的雉膏也不能吃；天刚降雨阴云又突然散去，最终可获吉祥。

九四 大鼎难以承受重荷而折断鼎足，王公的美食都倒出来了，鼎身沾满污物，将有凶险。

六五 大鼎上有黄色鼎耳，鼎耳上有铜制吊环，有利于占问。

上九 鼎耳上有玉制吊环，大吉大利，无所不利。

震卦第五十一

【原文】

䷲ 震：亨，震来虩虩，笑言哑哑；震惊百里，不丧匕鬯。

初九 震来虩虩，后笑言哑哑，吉。

六二 震来，厉；亿丧贝，跻于九陵，勿逐，七日得。

六三 震苏苏，震行无眚。

九四 震遂泥。

六五 震往来，厉；亿无丧，有事。

上六 震索索，视矍矍，征凶；震不于其躬，于其邻，无咎；婚媾有言。

【译文】

䷲ 震下 震上

震卦 象征雷震。亨通。雷震骤来万物惊恐畏惧，遂有笑语声声；雷声惊闻万里，而匙中的香酒却滑洒掉。



初九 雷震骤响而万物惊恐畏惧，尔后是笑语声声，吉祥。

六二 雷震骤来而造成了危害，丧失了大批钱财。应该登上九重高陵，而不用追寻，七日之内自会失而复得。

六三 雷震之时惶惶不安，面临雷震而能警惕前行，却不会遭祸患。

九四 雷震之时惊慌失措而坠入泥沼之中。

六五 雷震之时相互往来，会有危险；但慎守中德就万无一失，可保祭祀盛事。

上六 雷震之时索索发抖，两眼惶惶不安，兴兵征战必有凶险。若未震及自身、而仅震及近邻，就预加防备，则没有灾祸。但是若谋求婚配，将招来闲言碎语。

艮卦第五十二

【原文】

䷳艮：艮其背，不获其身；行其庭，不见其人。无咎。

初六 艮其趾，无咎，利永贞。

六二 艮其腓，不拯其随，其心不快。

九三 艮其限，列其夤，厉薰心。

六四 艮其身，无咎。

六五 艮其辅，言有序，悔亡。

上九 敦艮，吉。

【译文】

䷳艮下 艮上

艮卦 象征抑止。把邪恶抑止于背部，不让身体朝向当抑止的邪恶。譬如在庭院里行走，两人相背，互不见对方所止的邪恶。必无祸害。

初六 抑止在脚趾上，没有灾祸，利于永久守持正固。

六二 抑止在小腿肚上，不能举步上承本应随从的人，心中不得畅快。

九三 抑止在腰部，以至背夹脊肉裂开，危险像烈火烧灼，使人心忧如焚。

六四 抑止自身不得妄动，必无灾祸。

六五 抑止其口不得妄语，说话就有条有理，悔恨必消亡。

上九 以敦厚的美德抑止邪欲恶念，必获吉祥。

渐卦第五十三

【原文】

䷴ 渐：女归吉，利贞。

初六 鸿渐于干，小子厉，有言，无咎。

六二 鸿渐于磐，饮食衎衎，吉。

九三 鸿渐于陆，夫征不复，妇孕不育，凶；利御寇。

六四 鸿渐于木，或得其桷，无咎。

九五 鸿渐于陵，妇三岁不孕；终莫之胜，吉。

上九 鸿渐于陆，其羽可用为仪，吉。

【译文】

䷴ 艮下 巽上

渐卦 象征渐进。女子出嫁循礼渐行可获吉祥，有利守持正固。

初六 鸿雁飞行渐进到河边，预示幼童将遭遇危险，但还能说话，不致有灾祸。

六二 鸿雁飞行渐进落到巨石之上，安享饮食和乐欢畅，吉祥。

九三 鸿雁飞行渐进落到小山顶上，预示丈夫出征一去不返，妻子失贞身怀孕而无颜生子，有凶险。利于防御贼寇。

六四 鸿雁飞行渐进，有的落在大树之上，有的落在方木之上，都不会有灾祸。

九五 鸿雁飞行渐进落在山陵上，妻子三年不会怀孕，但外物终究不能侵阻取胜，夫妇必合吉祥。

上九 鸿雁飞行渐进落在高山，羽毛美丽异常，可用于仪饰，吉祥。



归妹卦第五十四

【原文】

䷵归妹：征凶，无攸利。

初九 归妹以娣，跛能履，征吉。

九二 眇能视，利幽人之贞。

六三 归妹以须，反归以娣。

九四 归妹愆期，迟归有时。

六五 帝乙归妹，其君之袂，不如其娣之袂良；月几望，吉。

上六 女承筐，无实；士刲羊，无血。无攸利。

【译文】

䷵兑下 震上

归妹卦 象征嫁出少女。举行征伐战争必有凶险，无所利益。

初九 少女出嫁，妹妹陪姊作侧室。足跛者奋发前行时，兴兵征战可获吉祥。

九二 一只眼睛视物者，利于幽居之人守持正固。

六三 少女出嫁，应该把姐姐嫁出去，反而把妹妹嫁出去了。

九四 少女出嫁一再延期，迟迟不嫁，为的是等待时机。

六五 帝乙嫁女，正室的服饰反而不如随嫁妹妹的服饰华贵；譬如月亮接近满圆，马上到十六日。必有吉祥。

上六 少女手捧奁筐，无物可盛；男子刀屠其羊，不见血星，无所利益。

丰卦第五十五

【原文】

䷶丰：亨，王假之；勿忧，宜日中。

初九 遇其配主，虽旬无咎，往有尚。



六二 丰其蔀，日中见斗，往得疑疾；有孚发若。吉。

九三 丰其沛，日中见沫。折其右肱，无咎。

九四 丰其蔀，日中见斗；遇其夷主，吉。

六五 来章，有庆誉，吉。

上六 丰其屋，蔀其家，闚其户，阒其无人，三岁不覿，凶。

【译文】

䷲ 离下 震上

丰卦 象征丰盛。丰盛时，自然亨通。君王能使天下丰盛，故不必忧愁，好比日升中天，阳光普照。

初九 遇到了一位女主人，十天之内没有灾，往后还会受到重视。

六二 把席棚搭得大大的，用来遮蔽直射的阳光，似乎能在中午看见天上的北斗，往后竟得痴呆病，不过只要诚信去启发他，结果会好的。

九三 把幕布张得大大的，用来遮蔽直射的阳光，似乎能在中午看见天上的星星，以后竟的断了右臂，还算没有大难。

九四 把席棚搭得大大的，用来遮蔽直射的阳光，似乎能在中午看见天上的北斗，出门遇到了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主人，也算一种幸运。

六五 有了美德，就会喜庆和荣誉，当然吉利。

上六 大大的房屋，房顶是草盖的，从门缝往里窥视，寂静得没有人影，已经三年不见人了，这景况当然凶险。

旅卦第五十六

【原文】

䷷ 旅：小亨，旅，贞吉。

初六 旅琐琐，斯其所取灾。

六二 旅即次，怀其资，得童仆，贞。

九三 旅焚其次，丧其童仆，贞厉。

九四 旅于处，得其资斧，我心不快。

六五 射雉，一矢亡；终以誉命。



上九 鸟焚其巢，旅人先笑，后号咷；丧牛于易，凶。

【译文】

䷛ 艮下 离上

旅卦 象征行旅。小心谨慎，可致亨通。旅行之事，占卜吉祥。

初六 旅行之人猥琐吝嗇，就会发生灾祸。

六二 旅行投宿旅馆，携带钱财，跟着仆童，于是占卜一下问吉凶。

九三 旅行之中旅馆失火，仆童逃跑，占卜则曰凶险。

九四 旅行时居住在固定旅馆，得到一定钱财，但心中仍不高兴。

六五 箭杀野鸡，一发命中，因而博得善射的美名。

上九 好像飞鸟焚烧了鸟巢一样，旅行在外，无家可归，起先还无所谓，还在发笑，以后便嚎啕大哭，牛群也逃跑在边界一带，情况变得凶险。

巽卦第五十七

【原文】

䷸ 巽：小亨，利有攸往，利见大人。

初六 进退，利武人之贞。

九二 巽在床下，用史、巫纷若吉，无咎。

九三 频巽，吝。

六四 悔亡，田获三品。

九五 贞吉，悔亡，无不利；无初有终；先庚三日，后庚三日，吉。

上九 巽在床下，丧其资斧；贞凶。

【译文】

䷸ 巽下 巽上

巽卦 象征顺从。柔小者亨通顺利，利于有所举动，利于大德大才之人出世。

初六 行军的时候或前进或后退，军人占问皆有利。

九二 顺从太过而卑居床下，若能效法祝史、巫师的勤勉忙碌，则十分吉祥，不会有灾祸。



九三 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顺从他人，将行事艰难。

六四 困厄将会消亡，打猎时捕获三种禽兽。

九五 占问可获吉祥，困厄自行消失，无所不利。起初不顺利，最终会畅行无阻。时间当以庚日的前三日和庚日的后三日为宜，这七日行事，可获吉祥。

上九 顺从过分而卑居床下，结果丧失了钱财之助和利斧之防，占问则有凶险。

兑卦第五十八

【原文】

䷹兑：亨，利贞。

初九 和兑，吉。

九二 孚兑，吉，悔亡。

六三 来兑，凶。

九四 商兑未宁，介疾有喜。

九五 孚于剥，有厉。

上六 引兑。

【译文】

䷹兑下 兑上

兑卦 象征欣悦。亨顺利，利于占问。

初九 和颜悦色待人接物，十分吉祥。

九二 心怀诚信并面带喜色，十分吉祥。困厄自行消亡。

六三 前来献媚以求欣悦，会有凶险。

九四 讲义之中和悦欢洽，但事情却未办妥，消除献媚求悦之患则可获喜庆。

九五 施诚取信于损伤正道者，则有危险。

上六 引诱他人与自己共相欢悦。



涣卦第五十九

【原文】

䷺ 涣：亨，王假有庙，利涉大川，利贞。

初六 用拯马壮吉。

九二 涣奔其机，悔亡。

六三 涣其躬，无悔。

六四 涣其群，元吉；涣有丘，匪夷所思。

九五 涣汗其大号，涣王居，无咎。

上九 涣其血去逖出，无咎。

【译文】

䷺ 坎下 巽上

涣卦 象征水流无阻。举行祭祀大典，君王亲自到宗庙祭祀祖先，利于涉越大川巨流，利于占问。

初六 乘强壮之马去拯济患难，十分吉祥。

九二 大水流散，急忙奔向几案，以祭告神灵乞求佑助，困厄自会消亡。

六三 大水冲及自身，也不会遭遇困厄。

六四 大水冲散了众人，大吉大利。大水冲上山陵，水势汹涌不是平常所能想象得到的。

九五 大汗淋漓又大哭号啕，大水冲洗王宫的污浊之气，没有灾祸。

上九 水流无阻，能使忧患消除，惊惧排解，没有灾祸。

节卦第六十

【原文】

䷻ 节：亨；苦节不可贞。

初九 不出户庭，无咎。

九二 不出门庭，凶。

六三 不节若，则嗟若，无咎。

六四 安节，亨。

九五 甘节，吉，往有尚。

上六 苦节；贞凶，悔亡。

【译文】

䷻ 兑下 坎上

节卦 象征节俭。凡事能适当节制，可致不要紧通。而节制过苦是不可以的，应当守持正固。

初九 足不出户外庭院，必无灾祸。

九二 足不出门内庭院，必有凶险。

六三 不能节制，于是嗟叹伤悔，无有什么灾祸。

六四 安于节制，前景亨通。

九五 甘美饴悦的节制，吉祥。往前进发必受尊尚、奖赏。

上六 节制过苦，应该守持正固防备凶险，悔恨则可消亡。

中孚卦第六十一

【原文】

䷼ 中孚：豚鱼吉。利涉大川。利贞。

初九 虞吉，有它不燕。

九二 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；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。

六三 得敌，或鼓或罢，或泣或歌。

六四 月几望，马匹亡，无咎。

九五 有孚挛如，无咎。

上九 翰音登于天，贞凶。

【译文】

䷼ 兑下 巽上

中孚卦 象征内心诚信。用豚和鱼祭祀，可获吉祥。利于涉越大川巨



流，利于守持正固。

初九 安守诚信可获吉祥，另有他求则不得安宁。

九二 鹤鸟在山阴鸣唱，小鹤鸟们应声相和；我有一壶美酒愿与你共饮同乐。

六三 打了胜仗获得了敌俘虏，将士们高兴得有的击鼓，有的射箭，有的哭笑不得，有的放声高歌。

六四 月亮将圆时，良马亡夫匹配将自归主人，没有什么灾祸。

九五 胸怀诚信，广系天下之心，没有灾祸。

上九 鸡鸣狗叫之声响彻天空，守持正固以防凶险。

小过卦第六十二

【原文】

䷛小过：亨，利贞；可小事，不可大事；飞鸟遗之音，不宜上，宜下，大吉。

初六 飞鸟以凶。

六二 过其祖，遇其妣；不及其君，遇其臣，无咎。

九三 弗过防之，从或戕之，凶。

九四 无咎，弗过遇之；往厉必戒，勿用，永贞。

六五 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；公弋取彼在穴。

上六 弗遇过之，飞鸟离之，凶，是谓灾眚。

【译文】

䷛艮下 震上

小过卦 象征小有过越。亨通，利于守持正固。可施行寻常柔小的事。不可践履天下刚大的事。譬如飞鸟要留下它的鸣叫声，不宜向上飞翔，应该向下低飞，则大为吉祥。

初六 飞鸟逆势上翔将有凶险。

六二 探望他的祖父却遇见他的祖母，未曾见到君王却遇到良臣，没有灾祸。



九三 不肯严加防范，就有遭人杀害的危险，就有凶险。

九四 没有灾祸，但不过分强求遇合阴柔者，若前往急求将有危险，务必自戒。不可施展才用。应永久守持正固。

六五 浓云密布却不降雨，云气升起来自我邑西郊外。王公射取得离兽藏在洞穴中。

上六 不能遇合阳刚却远超阳刚，犹如飞鸟穷飞不已必遭射杀，有凶险，这就是灾殃祸患。

既济卦第六十三

【原文】

䷾ 既济：亨，小利贞；初吉终乱。

初九 曳其轮，濡其尾，无咎。

六二 妇丧其茀，勿逐，七日得。

九三 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，小人勿用。

六四 繻有衣袽，终日戒。

九五 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，实受其福。

上六 濡其首，厉。

【译文】

䷾ 离下 坎上

既济卦 象征完成：柔小者亦亨通顺利，利于坚守正固；若不慎守成功，起初吉利，最终将至危乱。

初九 往后拖拉车轮，狐狸过河沾湿尾巴，没有咎害。

六二 妇人丢失车辆的遮帘，不用追寻，七日后可以复得。

九三 殷高宗伐鬼方，经三年苦战获胜利；莫任用小人。

六四 华美的衣服变成破烂的衣服，应该整天警惕戒备灾祸。

九五 东边的邻国杀牛举行大祭，不如西边的邻国举行微薄的“禴祭”更能实在地承受神灵施降的福泽。

上六 渡河沾湿了头，有危厉。



未济卦第六十四

【原文】

䷿未济：亨；小狐汔济，濡其尾，无攸利。

初六 濡其尾，吝。

九二 曳其轮，贞吉。

六三 未济，征凶；利涉大川。

九四 贞吉，悔亡；震用伐鬼方，三年有赏于大国。

六五 贞吉，无悔；君子之光。有孚吉。

上九 有孚于饮酒，无咎；濡其首，有孚失是。

【译文】

䷿坎下 离上

未济卦 象征未成。亨通。小狐狸快要渡过河去，却打湿了尾巴，看来此行不利。

初六 渡河打湿了车尾，会有些麻烦的。

九二 拉着车轮渡河，占卜的结果是吉祥的。

六三 渡河未能成功，出行确有危险；但如冒险进去，也能涉越大川。

九四 占卜结果吉利，悔恨已经消失。曾经大动干戈，帮助讨伐鬼方，三年才获成功，得到殷国的奖赏。

六五 占卜结果吉利，没有什么悔恨。作为权威人士的光荣，全在于言行有信，才能获得吉祥。

上九 饮酒也应该诚信，才不致造成过失。如果饮酒过渡，醉得酒浸脑袋，虽有诚信，也失体统。



第三卷

系辞上传 传，去声。后同。

《系辞》，本谓文王、周公所作之辞，系于卦爻上下者，即今经文。此篇乃孔子所述《系辞》之“传”也，以其通论一经之大体凡例，故无经可附，而自分上下云。

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。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。断，丁乱反。见，贤遍反。○天地者，阴阳形气之实体。乾坤者，《易》中纯阴、纯阳之卦名也。卑高者，天地万物上下之位。贵贱者，《易》中卦爻上下之位也。动者，阳之常。静者，阴之常。刚柔者，《易》中卦爻有阳之称也。方，谓事情所向，言事物善恶，各以类分。耐吉凶者，《易》中卦爻占决之辞也。象者，日月星辰之属。形者，山川动植之属。变化者，《易》中著策卦爻，阴变为阳，阳化为阴者也。此言圣人作《易》，因阴阳之实体，为卦爻之法象。庄周所谓“《易》以道阴阳”，此之谓也。是故刚柔相摩，八卦相荡。荡，徒浪反。○此言《易》卦之变化也。六十四卦之初，刚柔两画而已。两相摩而为四，四相摩而为八，八相荡而为六十四。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；日月运行，一寒一暑。此变化之成象者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此变化之成形者，此两节，又明《易》之见于实体者，与上文相发明也。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知，犹主也。乾主始物，而坤作成之，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，盖凡物之属乎阴阳者，莫不如此。大抵阳先阴后，阳施阴受。阳之轻清未形，而阴之重浊有迹也。

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。易，以豉反。○乾健而动，即其所知，便能始物而无所难，故为以易而知大始。坤顺而静，凡其所能，皆从乎阳而不自作，故为以简而能成物。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。易知则有亲，易从则有功。有亲则可久，有功则可大。可久则贤人之德，可大则贤人之业。人之所为，



如乾之易，则其心明白而人易知；如坤之简，则其事要约而人易从。易知则与之同心者多，故有亲。易从则与之协力者众，故有功。有亲则一于内，故可久。有功则兼于久，故可大。德，谓得于己者，业，谓成于事者。上言乾、坤之德不同，此言人法乾、坤之道。至此则可以贤矣。易简，而天下之理得矣；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乎其中矣。成位。谓成人之位。其中，谓天地之中。至此则体道之极功，圣人之能事，可以与天地参矣。

右第一章。此章以造化之实，明作经之理。又言乾、坤之理，分见于天、地，而人兼体之也。

圣人设卦，观象系辞焉，而明吉凶；象者，物之似也。此言圣人作《易》，观卦爻之象而系以辞也。刚柔相推而生变化。言卦爻阴、阳迭相推荡，而阴或变阳，阳或化阴，圣人所以观象而系辞，众人所以因蓍而求卦者也。是故吉凶者，失得之象也；悔吝者，忧虞之象也。吉凶；悔吝者，《易》之辞也。得失、忧虞者，事之变也。得则吉，失则凶。忧虞虽未至凶，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。盖吉凶相对，而悔吝居其中间。悔自凶而趋吉，吝自吉而向凶也。故圣人观卦爻之中，或有此象，则系之以此辞也。变化者，进退之象也；刚柔者，昼夜之象也。六爻之动，三极之道也。柔变而趋于刚者，退极而进也。刚化而趋于柔者，进极而退也。既变而刚，则昼而阳矣。既化而柔，则夜而阴矣。六爻；初二为地，三四为人，五上为天。动，即变化也。极，至也。三极，天地人之至理。三才，各一太极也。此明刚柔相推以生变化，而变化之极，复为刚柔。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间，而占者得因所值，以断吉凶也。

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，《易》之象也；所乐而玩者，爻之辞也。乐，音洛。○《易》之序，谓卦爻所著事理当然之次第。玩者，观之详。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。是以“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”。《象辞》变已见上。凡单言变者，化在其中。占，谓其所值吉凶之决也。

右第二章。此章言圣人作《易》，君子学《易》之事。

象者，言乎象者也；爻者，言乎变者也。象，谓卦辞，文王所作者。爻，谓爻辞，周公所作者。象，指全体而言。变，指一节而言。吉凶者，

言乎其失得也；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也；无咎者，善补过也。此卦爻辞之通例。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，齐小大者存乎卦，辩吉凶者存乎辞，位，谓六爻之位。齐，犹定也。小，谓阴。大，谓阳。忧悔吝者存乎介，震无咎者存乎悔。上“悔”，乎罪反。下“悔”，呼对反。○介，谓辨别之端，盖善恶已动而未形之时也，于此忧之，则不至于悔吝矣。震，动也。知悔则有以动其补过之心，而可以无咎矣。是故卦有小大，辞有险易。辞也者，各指其所之。易，以鼓反。○小险大易，各随所向。

右第三章。此章释卦爻辞之通例。

《易》与天地准，故能弥纶天地之道。《易》书卦爻，具有天地之道，与之齐准。弥，如弥缝之弥，有终竟联合之意。纶，有选择条理之意。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。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。此穷理之事。以者，圣人以《易》之书也。易者，阴阳而已。幽明、死生、鬼神，皆阴阳之变，天地之道也。天文，则有昼夜上下。地理，则有南北高深。原者，推之于前。反者，要之于后。阴精阳气，聚而成物，神之伸也。魂游魄降，散而为变，鬼之归也。

与天地相似，故不违。知周乎万物，而道济天下，故不过。旁行而不流，乐天知命，故不忧。安土敦乎仁，故能爱。知，音智。乐，音洛。“知命”之知，如字。○此圣人尽性之事也。天地之道，知仁而已。知周万物者，天也；道济天下者，地也。知且仁，则知而不过矣。旁行者，行权之知也。不流者，守正之仁也。既乐天理，而又知天命，故能无忧，而其知益深。随处皆安，而无一息之不仁，故能不忘其济物之心，而仁益笃。盖仁者，爱之理；爱者，仁之用，故其相为表里如此。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，故神无方而《易》无体。此圣人至命之事也。范，如铸金之有模范。围，匡郭也。天地之化无穷，而圣人为之范围，不使过于中道，所谓裁成者也。通，犹兼也。昼夜，即幽明、生死，鬼神之谓，如此，然后可见至神之妙，无有方所；《易》之变化，无有形体也。

右第四章。此章言《易》道之大，圣人用之如此。



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阴阳迭运者，气也；其理则所谓道。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道具于阴而行乎阳。继，言其发也。善，谓化育之功，阳之事也。成，言其具也。性，谓物之所受，言物生则有性，而各具是道也，阴之事也。周子、程子之书，言之备矣。仁者见之谓之仁，知者见之谓之知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。知，音智。“不知”之知，如字。鲜，息浅反。○仁阳知阴，各得是道之一隅，故随其所见而目为全体也。日用不知，则莫不饮食，鲜能知味者，又其每下者也，然亦莫不有是道焉。或曰：上章以知属乎天，仁属乎地，与此不同，何也？曰：彼以清浊言，此以动静言。

显诸仁，藏诸用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。盛德大业至矣哉！显，自内而外也。仁，谓造化之功，德之发也。藏，自外而内也。用，谓机缄之妙，业之本也。程子曰：“天地形物而成化，圣人有心而无为。”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。张子曰：“富有者，大而无外；日新者，久而无穷。”生生之谓易，阴生阳，阳生阴，其变无穷，理与书皆然也。成象之谓乾，效法之谓坤，效，呈也。法，谓造化之详密而可见者。极数知来之谓占，通变之谓事，占，筮也，事之未定者，属乎阴也。极数知来，所以通事之变。张忠定公言公事有阴阳，意盖如此。阴阳不测之谓神。张子曰：两在，故不测。

右第五章。此章言道之体用，不外乎阴阳。而其所以然者，则示尝倚于阴阳也。

夫《易》广矣大矣！以言乎远则不御，以言乎迩则静而正，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。夫，音扶。不同。○不御，言无尽。静而正，言即物而理存。备，言无所不有。夫乾，其静也专，其动也直，是以大生焉。夫坤，其静也翕，其动也辟，是以广生焉。翕，虚级反。辟，婢亦反。○乾坤各有动静，于其四德见之。静体而动用，静别而动交也。乾一而实，故以质言而曰大；坤二而虚，故以量言而曰广。盖天之形虽包于地之外，而其气常行乎地之中也。《易》之所以广大者以此。广大配天地，变通配四时，阴阳之义配日月，易简之善配至德。易，以鼓反。○《易》之广大变通，与其所言阴阳之说，易简之德，配之天道人事，则如此。

右第六章。

子曰：《易》，其至矣乎！夫《易》，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。知崇礼卑，崇效天，卑法地。知，音智。○十翼皆夫子所作，不应自著“子曰”字，疑皆后人所加也。穷理则知崇如天而德崇，循理则礼卑如地而业广。此其取类，又以清浊言也。天地设位，而《易》行乎其中矣。成性存存，道义之门。天地设位而变化行，犹知礼存性而道义出也。成性，本成之性也。存存，谓存而又存，不已之意也。

右第七章。

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，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。赜，杂乱也，象，卦之象，如《说卦》所列者。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，而观其会通，以行其典礼，系辞焉以断其吉凶，是故谓之爻。断，丁玩反。○会，谓理之所聚而不可遗处。通，谓理之可行而无所碍处。如庖丁解牛，会则其族，而通则其虚也。

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，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。恶，乌路反。○恶，犹厌也。拟之而后言，议之而后动，拟议以成其变化。观象玩辞，观变玩占，而法行之，此下七爻则其例也。

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；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”。子曰：“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况其迩者乎？居其室，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，况其迩者乎？言出乎身，加乎民；行发乎迩，见乎远。言行，君子之枢机。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，可不慎乎！”和，胡卧反。靡，音縻。行，下孟反。见，贤反。○释《中孚》九二爻义。

“同人，先号咷而后笑”。子曰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。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”断，丁管反。臭，昌又反。○释《同人》九五爻义。言君子之道，初若不同，而后实无间。断金、如兰，言物莫能间，而其言有味也。

“初六，藉用白茅，无咎”。子曰：“苟错诸地而可矣。藉之用茅，何咎之有？慎之至也。夫茅之为物薄，而用可重也。慎斯术也以往，其无所失矣。”藉，在夜反。错，音措。夫，音扶。○释《大过》初六爻义。



“劳谦，君子有终，吉”。子曰：“劳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。语以其功下人者也。德言盛，礼言恭。谦也者，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”释《谦》九三爻义。德言盛，礼言恭，言德欲其盛，礼欲其恭也。

“亢龙有悔”。子曰：“贵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是以动而有悔也。”释《乾》上九爻义。当属《文言》，此盖重出。

“不出户庭，无咎”。子曰：“乱之所生也，则言语以为阶。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凡事不密则害成。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。”几，音机。○释《节》初九爻义。

子曰：“作《易》者，其知盗乎？《易》曰：‘负且乘，致寇至。’负也者，小人之事也；乘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盗思夺之矣。上慢下暴，盗思伐之矣。慢藏诲盗，冶容诲淫。《易》曰‘负且乘，致寇至’，盗之招也。”藏，才浪反。○释《解》六三爻义。

右第八章。此章言卦、爻之用。

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分而为二，以象两，挂一以象三，揲之以四以象四时。归奇于扚以象闰，五岁再闰，故再扚而后挂。揲，时设反。奇，纪宜反。扚，郎得反。○大衍之数五十，盖以《河》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；至用以筮，则又止用四十有九。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，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。两，谓天地也。挂，悬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间也。三，三才也。揲，间而数之也。奇，所揲四数之余也。扚，勒于左手中三指之两间也。闰，积月之余日而成月者也。五岁之间，再积日而再成月，故五岁之中，凡有再闰，然后别起积分。如一挂之后，左右各一揲而一扚，故五者之中，凡有再扚，然后别起一挂也。

天一、地二，天三、地四，天五、地六，天七、地八，天九、地十。此简本在第十章之处，程子曰宜在此，今从之。此言天地之数，阳奇阴耦，即所谓《河图》者也。其位一、六居下，二、七居上，三、八后左，四、九居右，五、十居中。就此章而言之，则中五为衍母，次十为衍子，次一、二、三、四为四象之位，次六、七、八、九为四象之数。二老位于西北，二少位于东南，其数则各以其类交诸于外也。天数五，地数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数二十有五，地数三十，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。此所以成变

化而行鬼神也。此简本在“大衍”之后，今按宜在此。天数五者，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皆奇也；地数五者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皆耦也。相得，谓一与二，三与四，五与六，七与八，九与十，各以奇耦为类而自相得。有合，谓一与六，二与七，三与八，四与九，五与十，皆两相合。二十有五者，五奇之积也。三十者，五耦之积也。变化，谓一变生水，而六化成之；二化生火，而七变成之；三变生木，而八化成之；四化生金，而九变成之；五变生土，而十化成之。鬼神，谓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来者。

天数五，地数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数二十有五，地数三十，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，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《乾》之策，二百一十有六，《坤》之策，百四十有四，凡三百有六十。当期之日。期，音基。○凡此策数生于四象，盖《河图》四面，太阳居一而连九，少阴居二而连八，少阳居三而连七，太阴居四而连六。揲著之法，则通计三变之余，去其初挂之一。凡四为奇，凡八为耦，奇圆围三，耦方围四。三用其全，四用其半。积而数之，则为六、七、八、九，而第三变揲数策数，亦皆符会。盖余三奇则九，而其揲亦九。策亦四九三十六，是为居一之太阳。余二奇一耦则八，而其揲亦八，策亦四八三十二，是为居二之少阴。二耦一奇则七，而其揲亦七，策亦四七二十八，是为居三之少阳，三耦则六，而其揲亦六，策亦四六二十四，是为居四之老阴。是其变化往来、进退离合之妙，皆出自然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少阴退而未极乎虚，少阳进而未极乎盈，故此独以老阳、老阴计《乾》《坤》六爻之策数，余可推而知也。期，周一岁也。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，此特举成数而槩言之耳。二篇之策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，当万物之数也。二篇，谓上、下经。凡阳爻百九十二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；阴爻百九十二，得四千六百八策，合之得此数。是故四营而成易，十有八变成而卦。四营，谓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也。易，变易也。谓一变也。三变成爻，十八变则成六爻也。八卦而小成。谓九变而成三画，得内卦也。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长，丁丈反。○谓已成六爻，而视其爻之变与不变以为动静，则一卦可变而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，凡四千九十六卦也。

显道神德行，是故可与酬酢，可与祐神矣。行，下孟反。○道因辞显，



行以数神。酬酢，谓应对。祐神，谓助神化之功。子曰：“知变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为乎！”变化之道，即上文数法是也，皆非人之所能为，故夫子叹之。而门人加“子曰”以别上文也。

右第九章。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数，揲蓍求卦之法，然亦略矣。意其详具于大卜筮人之官，而今不可考耳。其可推者，《启蒙》备言之。

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辞，以动者尚其变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四者皆变化之道，神之所为者也。是以君子将有为也，将有行也，问焉而以言，其受命也如响，无有远近幽深，遂知来物。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与于此？响，许两反，古文响字。与，音预，下同。○此尚辞、尚占之事，言人以蓍问《易》，求其卦爻之辞，而以之发言处事，则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。如响之应声，以决其未来之吉凶也。以言，与“以言者尚其辞”之“以言”义同。命，则将筮而告蓍之语。《冠礼》“筮日宰自右赞命”是也。

参伍以变，错综其数。通其变，遂成天地之文，极其数，遂定天下之象。非天下之至变，其孰能与于此？参，七南反。错，七各反。综，作弄反。○此尚象之事，变则象之未定者也。参者，三数之也。伍者，五数之也。既参以变，又伍以变，一先一后，更相考核，以审其多寡之实也。错者，交而互之，一左一右之谓也。综者，总而挈之，一低一昂之谓也。此亦皆谓揲蓍求卦之事。盖通三揲两手之策，以成阴、阳、老、少之画，究七、八、九、六之数，以定卦爻动静之象也。参伍、错综，皆古语，而参伍尤难晓。按《荀子》云：“窥敌制变，欲伍以参。”《韩非》曰：“省同异之言，以知朋党之分；仙参伍之验，以责陈言之实。”又曰：“参之以比物，伍之以合参。”《史记》曰：“必参而伍之。”又曰：“参伍不失。”《汉书》曰：“参伍其贾，以类相准。”此足以相发明矣。

《易》，无思也，无为也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与于此？此四者，易之体所以立，而用所以行者也。易，指蓍卦。无思、无为，言其无心也。寂然者，感之体。感通者，寂之用。人心之妙，其动静亦如此。

夫《易》，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幾也。幾，音机。下同。○研，犹审也。幾，微也。所以极深者，至精也。所以研幾者，至变也。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；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务；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所以通志而成务者，神之所为也。子曰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”者，此之谓也。

右第十章。此章承上章之意，言《易》之用，有此四者。

子曰：“夫《易》何为者也？夫《易》，开物成务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”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业，以断天下之疑。夫，音扶。冒，莫报反。断，丁乱反。○开物成务，谓使人卜筮以知吉凶，而成事业。冒天下之道，谓卦爻既设，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。

是故蓍之德圆而神，卦之德方以知，六爻之义易以贡。圣人以此洗心，退藏于密，吉凶与民同患。神以知来，知以藏往，其孰能与于此哉？古之聪明睿知，神武而不杀者夫。“方以知”之知，间智。下“知以”、“睿知”，并同。易，音亦。与，音预。夫，音扶。○圆神，谓变化无方。方知，谓事有定理。易以贡，谓变易以告人。圣人体具三者之德，而无一尘之累。无事，则其心寂然，人莫能窥；有事，则神知之用，随感而应，所谓无卜筮而知吉凶也。神武不杀，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。

是以明于天之道，而察于民之故，是兴神物以前民用。圣人以此斋戒，以神明其德夫。夫，音扶。○神物，谓蓍龟。湛然纯一之谓斋，肃然警惕之谓戒。明天道，故知神物之可兴；察民故，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开其先。是以作为卜筮以教人，而于此焉斋戒以考其占，使其心神明不测，如鬼神之能知来也。

是故阖户谓之坤，辟户谓之乾，一阖一辟谓之变，往来不穷谓之通，见乃谓之象，形乃谓之器，制而用之谓之法，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谓之神。见，贤遍反。○阖辟，动静之机也。先言坤者，由静而动也。乾、坤、变、通者，化育之功也。见象、形器者，生物之序也。法者，圣人修道之所为。而神者，百姓自然之日用也。

是故《易》有大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大，音泰。○一每生二，自然之理也。《易》者，阴阳之变，大极者，其理也。两仪



者，始为一画以分阴阳。四象者，次为二画以分大少。八卦者，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。此数言者，实圣人作《易》自然之次第，有不假丝毫智力而成者。画卦揲蓍，其序皆然。详见序例、《启蒙》。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业。有吉有凶，是生大业。

是故法象，莫大乎天地；变通，莫大乎四时；县象著明，莫大乎日月；崇高，莫大乎富贵；备物致用，立成器以为天下利，莫大乎圣人；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，以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，莫大乎蓍龟。县，音玄。探，吐南反。索，色白反。亹，亡伟反。○富贵，谓有天下、履帝位。“立”下疑有阙文。亹亹，犹勉勉也。疑则怠，决故勉。

是故天生神物，圣人则之；天地变化，圣人效之；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；河出《图》，洛出《书》，圣人则之。见，贤遍反。○此四者，圣人作《易》之所由也。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详见《启蒙》。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；《系辞》焉，所以告也；定之以吉凶，所以断也。断，丁乱反。○四象，谓阴、阳、老、少。示，谓示人以所值之卦爻。

右第十一章。此章专言卜筮。

《易》曰：“自天祐之，吉，无不利。”子曰：“祐者，助也。天之所助者，顺也；人之所助者，信也。履信思乎顺，又以尚贤也。是以‘自天祐之，吉，无不利’也。”释《大有》上九爻义。然在此无所属，或恐是错简，宜在第八章之末。

子曰：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”然则圣人之意，其不可见乎？子曰：“圣人立象以尽意，设卦以尽情伪，系辞焉以尽其言，变而通之以尽利，鼓之舞之以尽神。”言之所传者浅，象之所示者深，观奇耦二画，包含变化，无有穷尽，则可见矣。变通、鼓舞，以事而言。而“子曰”字，疑衍其一。盖“子曰”字，皆后人所加，故有此误。如近世《通书》乃周子所自作，亦为后人每章加以“周子曰”字，其设问答处，正如此也。

乾坤，其《易》之缊邪？乾坤成列，而《易》立乎其中矣；乾坤毁，则无以见《易》。《易》不可见，则乾坤或几乎息矣！缊，与蕴同，邪，于遮反。几，音机。○缊，所包蓄者。犹衣之著也，《易》之所有，阴阳而已。凡阳皆乾，凡阴皆坤，画卦定位，则二者成列，而《易》之体立矣。

乾坤毁，谓卦画不立；乾坤息，谓变化不行。

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化而裁之谓之变，推而行之谓之通，举而措之天下之民，谓之事业。卦爻阴阳，皆形而下者，其理则道也。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，变之义也。“变通”二字，上章以天言，此章以人言。

是故夫象，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，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；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，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，系辞焉以断其吉凶，是故谓之爻。重出，以起下文。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，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，卦，即象也；辞，即爻也。化而裁之存乎变，推而行之存乎通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，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行，下孟反。○卦爻所以变通者在人，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。

右第十二章。

系辞下传

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；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；重，直龙反。○成列，谓《乾》一，《兑》二，《离》三，《震》四，《巽》五，《坎》六，《艮》七，《坤》八之类。象，谓卦之形体也。因而重之，谓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，为六十四也。爻，六爻也。既重而后卦有六爻也。刚柔相推，变在其中矣；系辞焉而命之，动在其中矣。刚柔相推，而卦爻之变，往来交错，无不可见，圣人因其如此，而皆系之辞以命其吉凶，则占者所值当动之爻象，亦不出乎此矣。

吉凶悔吝者，生乎动者也；吉、凶、悔、吝，皆辞之所命也。然必因卦这动而后见。刚柔者，立本者也；变通者，趣时者也。趣，七树反。○一刚一柔，各有定位，自此而彼，变以从时。

吉凶者，贞胜者也；贞，正也，常也，物以其所正为常者也。天下之事，非吉则凶，非凶则吉，常相胜而不已也。天地之道，贞观者也；日月之道，贞明者也；天下之动，贞夫一者也。观，官换反。夫，音扶。○观，示也。天下之动，其变无穷，然顺理则吉，逆理则凶，则其所正而常者，亦一理而已矣。



夫乾，确然示人易矣；夫坤，隤然示人简矣。确，苦角反。易，音异。隤，音颓。○确然，健貌。隤然，顺貌，所谓“贞观”者也。爻也者，效此者也；象也者，像此者也。此谓上文乾、坤所示之理，爻之奇耦，卦之消息，所以效而象之。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，功业见乎变，圣人之情见乎辞。内，谓著卦之中。外，谓著卦之外。变，即动乎内之变。辞，即见乎外之辞。

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？曰仁。何以聚人？曰财。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，曰义。“曰人”之人，今本作“仁”。吕氏从古，盖所谓“非众罔与守邦”。

右第一章。此章言卦爻吉凶，造化功业。

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包，蒲交反。王，于况反。○王昭素曰：“‘与地’之间，诸本多有‘天’字。”俯仰远近，所取不一，然不过以验阴阳消息两端而已。神明之德，如健顺动止之性，万物之情，如雷风山泽之象。作结绳而为罔罟，以佃以渔，盖取诸《离》。罔，与网同。罟，音古。佃，音田。两目相乘，而物丽焉。

包牺氏没，神农氏作，斫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盖取诸《益》。斫，涉角反。耜，音似。耒，力对反。耨，奴豆反。○二体皆木，上入下动，天下之益，莫大于此。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盖取诸《噬嗑》。日中为市，上明而下动，又借噬为市，嗑为合也。

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、舜氏作，通其变，使民不倦；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《易》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是以“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”。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盖取诸《乾》、《坤》。《乾》、《坤》变化而无为。剡木为舟，剡木为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济不通，致远以利天下，盖取诸《涣》。剡，口姑反。剡，以冉反。○木在水上也。“致远以利天下”，疑衍。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，以利天下，盖取诸《随》。下动，上说。重门击柝，以待暴客，盖取诸《豫》。重，直龙反。柝，他各反。○豫备之意。断木为

杵，掘地为臼，臼杵之利，万民以济，盖取诸《小过》。断，丁缓反。杵，昌吕反。掘，其月反。○下止，上动。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盖取诸《睽》。睽，乖然后威以服之。

上古穴居而野处；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，上栋下宇，以待风雨，盖取诸《大壮》。处，上声。壮固之意。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树，丧期无数，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，盖取诸《大过》。衣，去声。○送死大事，而过于厚。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，盖取诸《夬》。明决之意。

右第二章。此章言圣人制器尚象之事。

是故《易》者，象也；象也者，像也。《易》卦之形，理之似也。彖者，材也。彖言一卦之材。爻也者，效天下之动者也。效，放也。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。悔吝本微，因此而著。

右第三章。

阳卦多阴，阴卦多阳。《震》、《坎》、《艮》为阳卦，皆一阳二阴；《巽》、《离》、《兑》为阴卦，皆一阴二阳。其故何也？阳卦奇，阴卦耦。奇，纪宜反。○凡阳卦皆五画，凡阴卦皆四画。其德行何也？阳一君而二民，君子之道也。阴二君而一民，小人之道也。行，下孟反。○君，谓阳。民，谓阴。

右第四章。

《易》曰：“憧憧往来，朋从尔思。”子曰：“天下何思何虑？天下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。天下何思何虑？此引《咸》九四爻辞而释之。言理本无二，而殊涂百虑，莫非自然，何以思虑为哉！必思而从，则所从者亦狭矣。日往则月来，月往则日来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寒往则暑来，暑往则寒来，寒暑相推而岁成焉。往者屈也，来者信也，屈信相感而利生焉。信，音申。○言往来屈信，皆感应自然之常理，加憧憧焉，则入于私矣，所以必思而后有从也。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。龙蛇之蛰，以存身也。精义入神，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蠖，纡缚反。蛰，真立反。○因言屈信往来之理，而又推以言学，亦有自然之机也。精研其义，至于入神，屈之至也。然乃所以为出而致用之本，利其施用，无适不安，信之极也。



然乃所以为入而崇德之资，内外交相养，互相发也。过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。穷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”下学之事，尽力于精义利用，而交养互发之机，自不能已。自是以上，则亦无所用其力矣。至于穷神知化，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。然不知者，往而屈也；自致者，来而信也，是亦感应自然之理而已。张子曰：“气有阴阳。推行有渐为化，合一不测为神。”此上四节，皆以释《咸》九四爻义。

《易》曰：“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。”子曰：“非所困而困焉，名必辱；非所据而据焉，身必危。既辱且危，死期将至，妻其可得见邪？”释《困》六三爻义。

《易》曰：“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，获之，无不利。”子曰：“隼者，禽也；弓矢者，器也；射之者，人也。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，何不利之有？动而不括，是以出而有获，语成器而动者也。”射，石亦反。隼，恤允反。括，古活反。○括，结碍也。此释《解》上六爻义。

子曰：“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义，不见利不劝，不威不惩。小惩而大诫，此小人之福也。《易》曰：‘履校灭趾，无咎。’此之谓也。”校，音教。○释此《噬嗑》初九爻义。

“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，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，故恶积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。《易》曰：‘何校灭耳，凶。’”何，河可反。去，羌吕反。○此释《噬嗑》上九爻义。

子曰：“危者，安其位者也；亡者，保其存者也；乱者，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。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《易》曰：‘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’”此释《否》九五爻义。

子曰：“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谋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鲜不及矣。《易》曰：‘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，凶。’言不胜其任也。”知，音智。鲜，仙善反。折，之设反。餗，音速。渥，乌角反，胜，音升。○此释《鼎》九四爻义。

子曰：“知幾其神乎？君子上交不谄，下交不渎，其知幾乎？幾者，动之微，吉之先见者也。君子见幾而作，不俟终日。《易》曰：‘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。’介如石焉，宁用终日？断可识矣。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刚，



万夫之望。”幾，音机。“先见”之见，音现。断，丁玩反。望，无方反。

○此释《豫》六二爻义。《汉书》“吉之”之间，有“凶”字。

子曰“颜氏之子，其殆庶几乎？有不善，未尝不知；知之，未尝复行也。《易》曰：‘不远复，无祇悔，元吉。’”幾，音机。“复行”之复，芳服反。祇，音其。○殆，危也。庶几，近意，言近道也。此释《复》初九爻义。

“天地絪縕，万物化醇。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。《易》曰：‘三人行，则损一人。一人行，则得其友。’言致一也。”姻，音因。縕，紆云反。○絪縕，交密之状。醇，谓厚而凝也，言气化者也。化生，形化者也。此释《损》六三爻义。

子曰：“君子安其身而后动，易其心而后语，定其交而后求。君子修此三者，故全也。危以动，则民不与也。惧以语，则民不应也。无交而求，则民不与也。莫之与，则伤之者至矣。《易》曰：‘莫益之，或击之，立心勿恒，凶。’”“易其”之易，去声。○此释《益》上九爻义。

右第五章

子曰：“乾坤，其《易》之门邪？”乾，阳物也；坤，阴物也。阴阳合德，而刚柔有体，以体天地之撰、以通神明之德。邪，于遮反。撰，仕免反。○诸卦刚柔之体，皆以乾、坤合德而成，故曰“乾坤，《易》之门”。撰，犹事也。其称名也，杂而不越，於稽其类，其衰世之意邪？万物虽多，无出于阴阳之变。故卦天爻义，虽杂出而不差谬，然非上古淳质之时思虑所及也。故以为衰世之意，盖指文王与纣之时也。

夫《易》，彰往而察来，而微显阐幽；开而当名，辨物正言，断辞则备矣。夫，音扶。当，去声。断，丁玩反。○而微显，诃当作“微显而”。“开而”之而，亦疑有误。其称名也小，其取类也大。其旨远，其辞文，其言曲而中，其事肆而隐。因贰以济民行，以明失得之报。中，丁仲反。行，下孟反。○肆，陈也。贰，疑也。

右第六章。此章多阙文疑字，不可尽通。后皆放此。
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夏、商之末，《易》道中微；文王拘于羑里而系《彖辞》，《易》道复兴。是故《履》，德



之基也；《谦》，德之柄也；《复》，德之本也；《恒》，德之固也；《损》，德之修也；《益》，德之裕也；《困》，德之辨也；《井》，德之地也；《巽》，德之制也。履，礼也。上天下泽，定分不易，必谨乎此，然后其德有以为其而立也。谦者，自卑而尊人，又为礼者之所当执持而不可失者也。九卦皆反身修德以处忧患之事也，而有序焉。基，所以立。柄，所以持。复者，心不外而善端存。恒者，守不变而常且久。惩忿窒欲以修身，迁善改过以长善，困以自验其力，井以不变其所，然后能巽顺于理，以制事变也。

《履》，和而至；《谦》，尊而光；《复》，小而辨于物；《恒》，杂而不厌；《损》，先难而后易；《益》，长裕而不设；《困》，穷而通；《井》，居其所而迁；《巽》，称而隐。易，以鼓反。长，丁丈反。称，尺证反。○此如书之九德，礼非强世，然事皆至极。《谦》以自卑而尊且光，《复》阳微而不乱于群阴，《恒》处杂而常德不厌，《损》欲先难，习熟则易，《益》但充长而不造作，《困》身困而道亨，《井》不动而及物，《巽》称物之宜，而潜隐不露。

《履》以和行，《谦》以制礼，《复》以自知，《恒》以一德，《损》以远害，《益》以兴利，《困》以寡怨，《井》以辨义，《巽》以行权。“和行”之行，下孟反。远，袁万反。○寡怨，谓少所怨尤，辨义，谓安而能虑。

右第七章。此章三陈九卦，以明处忧患之道。

《易》之为书也，不可远；为道也，屡迁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。不可为典要，唯变所适。远，袁万反。上，上声。下，去声。○远，犹忘也。周流六虚，谓阴阳流行于卦之六位。

其出入以度，外内使知惧。以为未详，疑有脱误。又明于忧患与故，无有师保，如临父母。虽无师保，而常若父母临之，戒惧之至。

初率其辞而揆其方，既有典常；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揆，葵癸反。○方，道也。始由辞以度其理，则见其有典常矣。然神而明之，则存乎其人也。

右第八章。

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原始要终，以为质也。六爻相杂，唯其时物也。要，一遥反。下同。○质，谓卦体。卦必举其始终而后成体，爻则唯其时物而



已。其初难知，其上易知，本末也，初辞拟之，卒成之终。易，去声。○此言初、上二爻。若夫杂物撰德，辨是与非，则非其中爻不备。夫，音扶。○此谓卦中四爻。噫！亦要存亡吉凶，则居可知矣。知者观其《彖辞》，则思过半矣。“知者”之知，音智。○《缘》，统论一卦六爻之体。二与四，同功而异位，其善不同。二多誉，四多惧，近也。柔之为道，不利远者，其要无咎，其用柔中也。要，如字，又一遥反。下章同。○此以下论中爻。同功，谓皆阴位。异位，谓远近不同。四近君，故多惧。柔不利远，而二多誉者，以其柔中也。三与五，同功而异位。三多凶，五多功，贵贱之等也。其柔危，其刚胜邪。胜，音升。○三五同阳位，而贵贱不同。然以柔居之则危，唯刚则能胜之。

右第九章。

《易》之为书也，广大悉备；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才而两之，故六。六者非它也，三才之道也。三画已具三才，重之故六，而以上二爻为天，中二爻为人，下二爻为地。道有变动；故曰爻。爻有等，故曰物。物相杂，故曰文。文不当，故吉凶生焉。当，去声。○道有变动，谓卦之一体。等，谓远近贵贱之差。相杂，谓刚柔之位相间。不当，谓匀不当位。

右第十章。
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？是故其辞危。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倾。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废。惧以终始，其要无咎，此之谓《易》之道也。邪，于遮反。“易者”之易，去声。要，平声。○危惧故得平安，慢易则必倾覆，《易》之道也。

右第十一章。

夫乾，天下之至健也，德行恒易以知险。夫坤，天下之至顺也，德行恒简以知阻。夫，音扶。行、易，并去声。阻，庄吕反。○至健则所行无难，故易。至顺则所行不烦，故简。然其于事，皆有以知其难，而不敢易以处之也。是以其有忧患，则健者如自高临下而知其险，顺者如自下趋上而知其阻。盖虽易而能知险，则不陷于险矣。既简而又知阻，则不困于阻矣。所以能危能惧，而无易者之倾也。能说诸心，能研诸侯之虑，定天下



之吉凶，成天下亹亹者。说，音悦。○“侯之”二字衍。说诸心者，心与理会，乾之事也。研诸虑者，理因虑审，坤之事也。说诸心，故有以定吉凶，研诸虑，故有以成亹亹。是故变化云为，吉事有祥；象事知器，占事知来。变化云为，故象事可以知器。吉事有祥，故占事可以知来。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，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。与，音预。○天地设位，而圣人作《易》以成其功。于是人谋鬼谋，虽百姓之愚，皆得以与其能。八卦以象告，爻象以情言，刚柔杂居，而吉凶可见矣。象，谓卦画。爻象，谓卦爻辞。变动以利言，吉凶以情迁。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，远近相取而悔吝生，情伪相感而利害生。凡《易》之情，近而不相得，则凶；或害之，悔且吝。恶，乌路反。○不相得，谓相恶也。凶害悔吝，皆由此生。将叛者其辞慚，中心疑者其辞枝，吉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多，诬善之人其辞游，失其守者其辞屈。卦爻之辞，亦犹是也。

右第十二章。

第四卷

说卦传

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，幽赞神明，犹言赞化育。《龟策传》曰：“天下和平，王道得，而蓍茎长丈，其丛生满百茎。”参天两地而倚数，参，七南反。○天圆地方，圆者一而围三，三各一奇，故参天而为三。方者一而围四，四合二耦，故两地而为二。数皆倚此而起，故揲蓍三变之末，其余三奇则三三而九，三耦则三二而六，两二一三则为七，两三一二则为八。观变于阴阳而立卦，发挥于刚柔而生爻，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和顺，从容无所乖逆，统言之也。理，谓随事得其条理，析言之也。穷天下之理，尽人物之性，而合于天道，此圣人作《易》之极功也。

昔者，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。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阴与

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兼三才而两之，故《易》六画而成卦；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，故《易》六位而成章。兼三才而两之，总言六画。又细分之，则阴阳之仁，间杂而成文章也。

右第一章。

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，雷同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；八卦相错。薄，音博。○邵子曰：“此伏羲八卦之位。《乾》南，《坤》北，《离》东，《坎》西，《兑》居东南，《震》居东北，《巽》居西南，《艮》居西北。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，所谓先天之学也。”数往者顺，知来者逆，是故《易》逆数也。数，并上声。○起《震》而历《离》、《兑》，以至于《乾》，数已生之卦也；自《巽》而历《坎》、《艮》，以至于《坤》，推未生之卦也。《易》之生卦，则以《乾》、《兑》、《离》、《震》、《巽》、《坎》、《艮》、《坤》为次，故皆逆数也。

雷以动之，风以散之；雨以润之，日以烜之；艮以止之，兑以说之；乾以君之，坤以藏之。烜，与晅同。说，音悦。○此卦位相对，与上章同。

帝出乎震，齐乎巽，相见乎离，致役乎坤，说言乎兑，战乎乾，劳乎坎，成言乎艮。说，音悦。下同。○帝者，天之主宰。邵子曰：“此卦位乃文王所定，所谓后天之学也。”万物出乎震，震，东方也。齐乎巽，巽东南也；齐也者，言万物之絜齐也。离也者明也，万物皆相见，南方之卦也；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嚮明而治，盖取诸此也。坤也者，地也，万物皆致养焉，故曰致役乎坤。兑，正秋也，万物之所说也，故曰说言乎兑。战乎乾，乾，西北之卦也，言阴阳相薄也。坎者，水也，正北方之卦也，劳卦也，万物之所归也，故曰劳乎坎。艮，东北之卦也，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，故曰成言乎艮。嚮，读作向。说，音悦。下同。薄，音博。○上言帝，此言万物之随帝以出入也。

神也者，妙万物而为言者也。动万物者，莫疾乎雷；桡万物者，莫疾乎风；燥万物者，莫燥乎火；说万物者，莫说乎泽；润万物者，莫润乎水；终万物、始万物者，莫盛乎艮。故水火相逮，雷风不相悖，山泽通气，然后能变化，既成万物也。桡，乃饱反。燥，呼但反。悖，必内反。○此去《乾》《坤》而专言六子，以见神之所为，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说，未详



其义。

右第二章。

乾，健也；坤，顺也；震，动也；巽，入也；坎，陷也；离，丽也；艮，止也；兑，说也。说，音悦。○此言八卦之性情。

右第一节，记八卦所象之事。

乾为马，坤为牛，震为龙，巽为鸡，坎为豕，离为雉，艮为狗，兑为羊。远取诸物如此。

右第二节，记八卦所象之动物。

乾为首，坤为腹，震为足，巽为股，坎为耳，离为目，艮为手，兑为口。

右第三节，记八卦所象身之肢体器官。

乾，天也，故称乎父；坤，地也，故称乎母；震一索而得男，故谓之长男；巽一索而得女，故谓之长女；坎再索而得男，故谓之中男；离再索而得女，故谓之中女；艮三索而得男，故谓之少男；兑三索而得女，故谓之少女。索，色白反。长，之丈反。少，诗照反。下章同。○索，求也，谓揲蓍以求爻也。男女，指卦中一阴一阳之爻而言。

右第四节，记八卦象父母子女。

乾为天，为圜，为君，为父，为玉，为金，为寒，为冰，为大赤，为良马，为老马，为瘠马，为驳马，为水果。圜；音圆。驳，邦角反。○《荀九家》此下有“为龙，为直，为衣，为言”。

右第五节，记乾卦所象几种事物。

坤为地，为母，为布，为釜；为吝啬，为均，为子母牛，为大舆，为文，为众，为柄；其于地也为黑。釜，房甫反。吝啬，音色。○《荀九家》有“为牝，为迷，为方，为囊，为裳，为黄，为帛，为浆”。

右第六节。

震为雷，为龙，为玄黄，为旉，为大涂、为长子，为决躁，为苍筤竹，为萑苇；其于马也为善鸣，为异足，为作足。为的颡；其于稼也为反生；其究为健，为蕃鲜。旉，音孚。筤，音郎。萑，音丸。异，主树反。蕃，音烦。○《荀九家》有“为玉，为鹤，为鼓”。

巽为木，为风，为长女，为绳直，为工，为白，为长，为高，为进退，为不果，为臭；其于人也为寡发，为广颡，为多白眼，为近利市三倍；其究为躁卦。下“为长”之长，如字。○《荀九家》有“为杨，为鹤”。

坎为水，为沟渎，为隐伏，为矫輮，为弓轮；其于人也为加忧，为心病，为耳痛，为血卦，为赤；其于马也为美脊，为亟心，为下首，为薄蹄，为曳；其于舆也为多眚，为通，为月，为盗；其于木也为坚多心。輮，如九反。亟，纪力反。曳，以制反。○《荀九家》有“为宫，为律，为可，为械，为丛棘，为狐，为蒺藜，为桎梏”。

离为火，为日，为电，为中女，为甲冑，为戈兵；其于人也为大腹，为乾卦，为鳖，为蟹，为羸，为蚌，为龟；其于木也为科上槁。乾，音干。蟹，户买反。羸，力禾反。蚌，步项反。○《荀九家》，有“为牝牛”。

艮为山，为径路，为小石，为门阙，为果蓏，为阍寺，为指，为狗，为鼠，为黔喙之属；其于木也为坚多节。蓏，力果反。黔。其坚反。喙，况废反；又音咒。○《荀九家》有“为鼻，为虎，为狐”。

兑为泽，为少女，为巫，为口舌，为毁折，为附决；其于地为刚卤，为妾，为羊。折，之列反。卤，力杜反。○《荀九家》有“为常，为辅颊”。

右第三章。此章广八卦之象，其间多不可晓者，求之于经，亦不尽合也。

序卦传

有天地，然后万物生焉。盈天地之间者，唯万物，故受之以《屯》。屯者，盈也；屯者，物之始生也。物生必蒙，故受之以《蒙》。蒙者，蒙也，物之稚也。物稚不可不养也，故受之以《需》。需者，饮食之道也。饮食必有讼，故受之以《讼》。讼必有众起，故受之以《师》。师者，众也。众必有所比，故受之以《比》。比者，比也。比必有所畜，故受之以《小畜》。物畜然后有礼，故受之以《履》。履而泰，然后安，故受之以《泰》。晁氏曰：“郑本无‘而泰’二字。”泰者，通也。物不可以终通，故受之以《否》。物不可以终否，故受之以《同人》。与人同者，物必归焉，故受之以《大有》。有大者不可以盈，故受之以《谦》有大而能谦，必豫，故受之以



《豫》。豫必有随，故受之以《随》。以喜随人者，必有事，故受之以《蛊》，蛊者，事也。有事而后可大，故受之以《临》。临者，大也。物大然后可观，故受之以《观》。可观而后有所合，故受之以《噬嗑》。嗑者，合也。物不可以苟合而已，故受之以《贲》。贲者，饰也。致饰然后亨则尽矣，故受之以《剥》。剥者，剥也。物不可以终尽，剥穷上反下，故受之以《复》。复则不妄矣，故受之以《无妄》。有无妄然后可畜，故受之以《大畜》。物畜然后可养，故受之以《颐》。颐者，养也。不养则不可动，故受之以《大过》。物不可以终过，故受之以《坎》，坎者，陷也。陷必有所丽，故受之以《离》。离者，丽也。

右上篇。

有天地，然后有万物；有万物，然后有男女；有男女，然后有夫妇；有夫妇，然后有父子；有父子，然后有君臣；有君臣，然后有上下；有上下，然后礼义有所错。夫妇之道，不可以不久也，故受之以《恒》。恒者，久也。物不可以久居其所，故受之以《遁》。遁者，退也。物不可以终遁，故受之以《大壮》。物不可以终壮，故受之以《晋》。晋者，进也。进必有所伤，故受之以《明夷》夷者，伤也。伤于外者，必反其家，故受之以《家人》。家道穷必乖，故受之以《睽》。睽者，乖也。乖必有难，故受之以《蹇》。蹇者，难也。物不可以终难，故受之以《解》。解者，缓也。缓必有所失，故受之以《损》。损而不已必益，故受之以《益》。益而不已必决，故受之以《夬》。夬者，决也。决必有所遇，故受之以《姤》。姤者，遇也，物相遇而后聚，故受之以《萃》。萃者，聚也。聚而上者谓之升，故受之以《升》。升而不已必困，故受之以《困》。“困乎上者必反下，故受之以《井》。”井道不可不革，故受之以《革》。革物者莫若鼎，故受之以《鼎》。主器者莫若长子，故受之以《震》。震者，动也。物不可以终动，止之，故受之以《艮》。艮者，止也。物不可以终止，故受之以《渐》。渐者，进也。进必有所归，故受之以《归妹》。得其所归者必大，故受之以《丰》。丰者，大也。穷大者必失其居，故受之以《旅》。旅而无所容，故受之以《巽》。巽者，入也。入百后说之，故受之以《兑》。兑者，说也。说而后散之，故受之以《涣》。涣者，离也。物不可以终离，故受之以《节》。节而信之，

故受之以《中孚》。有其信者必行之，故受之以《小过》。有过物者必济，故受之以《既济》。物不可穷也，故受之以《未济》终焉！

右下篇。

杂卦传

《乾》刚《坤》柔，《比》乐《师》忧。乐，音洛。《临》、《观》之义，或与或求。以我临物曰与，物来观我曰求。或曰：二卦互有与求之义。《屯》见而不失其居，《蒙》杂而著。见，贤遍反。著，陟虑反。○屯，震遇坎；震动故见，坎险不行也。蒙，坎遇艮；坎幽昧，艮光明也。或曰：《屯》以初言，《蒙》以二言。《震》，起也；《艮》，止也。《损》、《益》，盛衰之始也。

《大畜》，时也。《无妄》，灾也。止健者时有适然，无妄而灾自外至。《萃》聚而《升》不来也，《谦》轻而《豫》怠也。

《噬嗑》，食也。《贲》，无色也。白受采。《兑》见而《巽》伏也。见，贤遍反。○《兑》阴外见，《巽》阴内伏。《随》，无故也。《蛊》，则飭也。飭，与敕同。○随前无故，蛊后当飭。《剥》，烂也。《复》，反也。

《晋》，昼也。《明夷》，诛也。诛，伤也。《井》通而《困》相遇也。刚柔相遇，而刚见拚也。《咸》，速也。《恒》，久也。《咸》，速。《恒》，久。《涣》，离也。《节》，止也。《解》，缓也。《蹇》，难也。《睽》，外也。《家人》，内也。《否》、《泰》，反其类也。难，乃旦反。《大壮》则止，《遁》则退也。止，谓不进。《大有》，众也。《同人》，亲也。《革》，去故也。《鼎》，取新也。《小过》，过也。《中孚》，信也。《丰》，多故也。亲寡，《旅》也。去，起吕反。○既明且动，其故多矣。《离》上而《坎》下也。上，时掌反。下，退嫁反。○火炎上，水润下。《小畜》，寡也。《履》，不处也。处，上声。○不处，行进之义。《需》，不进也。《讼》，不亲也。《大过》，颠也。《姤》，遇也，柔遇刚也。《渐》，女归待男行也。《颐》，养正也。《既济》，定也。《归妹》，女之终也。《未济》，男之穷也。《夬》，决也，刚决柔也。君子道长，小人道忧也。长，丁丈反。○自《大过》以下，卦不反对，或疑其错简。今以韵协之，又似非误，未详何义。



易断（上）

[日] 高岛嘉右卫门 撰
王浴本 译

作者小传

高岛嘉右卫门，吞象，神奈川县士族也。幼受庭训，辄读四书五经，业务之暇，手不释卷，积年之久，略谙诵之，窥圣贤之旨，探道德之原。

及安政六年十二月，当横滨开港之初，因过犯禁下狱，偶得《周易》一册，喜曰：“此天赐也！”昼读夜思，烂熟贯通。七年而出狱，君如身生羽翼，奋曰：“吾出万死而得一生矣！自今我唯当勇于行善而已。”

乃开廛于横滨。勤于作事，能乘机会，性又忍耐，四年间获金巨万，然其所入，尽用诸义举，不以丝毫自为退守计。苟利于人，则进而当其劳苦；每见善事，则必著之先鞭。始造铁路，自横滨至神奈川，以纳于官；尝有洋商谋，将设街灯于横滨，君先机而造之，终不使赢利归于彼。

常留心观天下之变，预卜其将来。故当其处事孔棘，他人惴惴束手无措，而君智谋横发，游刃有余。当事之难决则筮之，其解说奇中，揆诸人事，大小皆验。

尝著《易断》、《易占》二书，副岛种臣、中村敬宇、栗本锄云三君，皆为序赠之。明治三十四年，君又将旧著重订，别为六十四卷，名曰《增补高岛易断》，特请我国浙东王君治本代为补正，译作汉文，俾可流传海外。君早晚又以此书译成英文，使之传于欧美各邦，其愿宏力毅，诚有非常人所可企及者（《高岛易断》自序，敬宇中村后跋）。

摘自袁树珊著《中国历代卜人传·附录》

序 一

人虽有智愚、贤不肖、贵贱、贫富之殊，其处世也，各劳精于思虑，一日无有间断。而其所志，或有为一家者，或有为一国者，或有为宇内之公益者，虽因各人天赋之能力不齐，而有大小轻重之差，大泛观之，无非希望国家之富饶，世界之泰平也。何则？假令能得一家之治齐，而所居之国乱，则不得独保其安也；又能得一国之治平，邻国扰乱，则亦不得独晏然于局外也。是理之所易睹也。方今世运，益趋文明，学艺技术之进步，非复昔日之比也。博学高才之士，不乏其人，治化之隆，如可翘足而待也。虽然，孰观今世之现状，皆以厚于己而薄于他为常，甲邦常思吞噬乙国，乙国亦常以抗之为事，人心益流于邪僻，仁义之风几已扫地，优胜劣败之势日甚，弱肉强食之情益著，自王侯以至于庶人，如有不安于身后之计者也。夫贤智之士，日夜劳心力，而思虑计划，尚且不自安，所以如此者何也？抑思虑之不足，而误其方耶？不可不顾虑也。余谓是由人人忘失至诚通神之道，为使神人之间隔绝也。夫不通神，则不能稟天命；不稟天命，则不能前知将来；不知将来，则不能知人事之极。故其志望无所归著，而妄劳心力，是犹盲人而弄铳器，不能定标的而放弹，彼此皆受其害，岂不危险之甚乎？所谓不知天命而不畏之所致也。

今日之势，既已如此，余为是惧，而悯人生之不幸，将济之于迷途也。然而救济之术，唯在于介神人之间，而通其意而已。人若知神明之德，不晦于令，则英雄豪杰之士，方其有疑惑也，必请教于神明，畏惮天命之严肃，博识高才之人，亦破想象之迷梦，知人生志望之所归著，则人心常有所戒惧修省，而自可生博爱之念也。于是风教亦自匡正，可得使天下之人，浴造化之恩泽也。是余之所希望，故今传人以至诚通神之术，欲使得神人冥会也。然既已有术，则不可无书，《易》则通神之书也。虽然，古昔圣人所述，后世学者未能得其真意，而用之于实际也。今以国文译之，附以



所见，欲使世人前知将来也。是所以述此书之大要也。

《易》之为书，明天地阴阳奇偶之理，以阐发造化之秘蕴，六十四卦，而网罗万象，盖宇宙间之事物，未有不阴阳相对者。有日则有月，有寒则有暑，有男则有女。且既有形而下之物，则必不可无形而上之道，亦犹人有可见之肉体，又必有不可见之心魂。心魂一脱去人身，则名之曰鬼神。鬼神虽不可见，人得以至诚通之，则依冥助而前知将来，凡庸之徒，亦可知神之有在也。惟太古草昧之世，往往有能通神之术者，故人皆知有鬼神也；方今称文明之盛，人之智识，凌驾古人，人事之便益进，为天涯比邻之观，然却不知感通于之鬼神，遂至有夸张无神论者。其故何也？盖治世之方，古今一变，人之气质，亦随之而变。夫接神之道，由精神气力之单纯，穷理之道，由智识思想之致密，故能穷物理，而却不能通神明也。古人之精神气力，以单纯故，能通神明，而不能穷物理也。是所以至诚之道，行于上古，而巧智之术，盛于后世也。请详述其变迁之所由。

夫阴阳之精气交而万物生焉，人之生也，禀受虚灵之心魂，而为万物之长，然裸体而无护身之蹄角，又无害他之爪牙。方其穴居野处也，与猛兽毒蛇之类，互相竞争，胜之则食其肉，衣其毛，不胜则为其所食。于是偶有捷智者，取火于火山，用以驱除猛兽毒蛇，始得为人类之世。尔来生民殖而禽兽减，乃至食料缺乏，数人以争一禽，斗争自是而起，其极至人相食，谓之优胜劣败，弱肉强食之世。方是时，天悯生民，降斯大人，使之救济一世。大人见此状况，惻怛之心，不能自禁，求救世之道最切。其至诚通神，感得畋渔之法，乃谕众曰：汝等今食他人之肉，而取快于一时，汝等之肉，他日又得不为人食乎？诚如此，则悲惨之状，有不忍言者。思之，勿复同类相食，如夫食料，吾能供之。乃作网罟，使之捕禽于野，渔鱼于水，众皆利之；又剡木磨之以石，名曰耒耜，以垦荒芜，播以草木之实；且教以火食，众皆德而服之，事之如神。自是之后，衣食足而知礼节，令行禁止，于是统御之道始举，建国之基斯立，君臣之分长定，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伦渐备。

以我邦观之，则皇祖琮琬杵尊天降之时，而在中国，则伏羲氏之世也。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幽赞于神明，而创占筮之法，使人得问神决疑，前知

周易全解

易断
(上)

将来，《易》曰“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”是也。夫《易》以八卦，表万物之原子，盖万物成于八原子之集合，故画八卦而现形而上原子于形而下；重之以为六十四卦，以应万象者也。《易》之为字，重合日月，并书之则成明字，谓从斯道则万物无不明也。是《易》之所以名也。故大传曰：《易》以“知幽明之故”，“知鬼神之情状”，知神之所为，见“万物之情”，见“天地之心”。盖人亦与万物同成于八原子之集合，故性情动作，共不离其序次也。故一知造化之理由，则知其性之所基，着死生之说，进退存亡之机，阴阳消长之理，默识冥合，而活用之，得防祸乱于未萌，消灾害于未发。

是以羲圣以下数圣人，以《易》为世世相承之神宝，以为王道之基础。夫尧舜之禅天下于舜禹，其语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其中。”忧人之所思虑，臆测想象而易违，故各卦第五爻，示得中正而施政之方。然至夏殷之世，气运渐变，人人专赖智力与劳力，以营生计，无复如上古，赌身命于危险之境，为求食之要，是以精神气力，亦不能如上古之强壮，所关于精神气力之道术，渐趋衰颓，则势之所使然也。及周而文王出焉，恐世人专信想象之理，失闻神智之道，素人智之天真，乃崇奉神《易》，系以《彖》辞，以明羲圣之意。其辞穷幽明之蕴奥，拨造化之秘机，因天、泽、火、雷、风、水、山、地之八原子配合之理，以说及人事之吉凶悔吝，行以通神之术，造化之理，及神人交通之道，两相完也。其子周公旦，亦继文王之意，通观天下，感想事物之理，虽甚错杂，或有一定之规则而运转之。征夏、殷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二《易》中感鬼神适事理之占例，与众学士从事其纂辑，果不违其所预想，知天下万象之起灭终始，不出于三百八十四爻之外。于是始照三百八十四爻于实际之事物，看以易情之变化，因卦时、卦义、卦象与刚柔之应比，与阴阳消长之气运，系辞于各爻，以大成《易》道。故周官太卜居八政之一，至春秋之世，尚重太卜之官，卿大夫掌之，上智远识之士，效而行之。

而周公之爻辞，多涉于比拟譬喻者，少直指善恶者，考其所由，是不拟以其才之美，成斐然之章，亦有所深忧而然。盖人之资质，有善不善，故善人与不善人相待而为群，更互流行，中人从其流行，而左右上下，是



阴阳消长之常理。恰如四时之循环，昼夜之交代，而当其暗黑之时，不可不揭灯火而照之，是教学之所以由兴也。夫一明一暗，一顺一道如此者，即阴阳消长之理也。故遭“君子道长”之气运，善人得时，则天下治平，而《易》道自明；然遇小人道长之气运，不善人得时，若使善人占事，因《彖》爻之辞，明陈不善人隐微之心术，发露其奸恶，则其人羞耻之余，加害于善人，亦不可知也。故周公特用隐语而系辞，例如以凶暴者为虎，以狡猾者为狐，以愚钝者为豕，婉曲其辞，使不善人反省而无所愤恨，其用心也深矣。

是以孔子之圣，犹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韦编三绝，以研究斯道者，其果几何？乃叹曰：“道之不行，吾知之类，智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；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”盖弟子中，或恃其才，以为天下之事，无足为者，迂远之道，不足学也，于是中道而废。智者过之者，盖婉辞也，唯颜回独优，入圣域，不幸短命而死，宏才能辩如子贡者，未能与闻性与天道也。斯道之至大而难传，有如此者。抑孔子所主，在与尧舜同用《易》之中正，以行之于人事，故常用其中正，谓之中庸。中庸得天命之中正，而则神智，以行之于人事，是虽圣人，所难实践也。故《中庸》曰：“天下国家，可均也，爵禄，可辞也，白刃，可蹈也，中庸，不可能也。”虽有达观远识，脱名利者，不至至诚通神之域，未能得之也。故曰：“中庸其至矣乎？民鲜能久矣。”夫行《易》有三要，明《易》理，一也；通世事人情，二也；至诚通神，三也。而其一、二，虽在深思推勘，至其三，则属精心气力，自行以至者也。所谓“自诚明，谓之性，自明诚，谓之教”，“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”，是尽性之诚，稟神智之教也。羲、文、周、孔之四圣，各有天赋之能力，举毕世之力，忧后世而述作，虽然，后世学者，乏解释之力，二千有余年，冥冥晦晦，如存如亡，无复实用之者，不堪慨叹也！

《易》之为书，东洋之理学，而其卦六十有四，西洋化学，亦有六十四原素，其数如合符节，可谓奇矣。唯举其所异。西洋穷理之学，即物而穷其理，故分析其组织之要素，以知其性质功用之所在。东洋理学则不然，不问动植，天地间有形之物，各寓心魂于其中，有适当之性情者也。故复

《彖传》曰：“复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？”大壮《彖传》曰，知天地之情；咸恒二卦《彖传》曰，天地万物之情可知；又《中庸》曰：“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而与天地参矣。”当知日月星辰及大地，皆大动物，而各有心魂，达其性情，保数万岁之寿，其效用亦极大也。若其他万物，小动物，而其寿则短，亦各有心魂达性情者也。盖宇宙间，一切万物之心魂，皆造物主之分子，而无不至精至纯者也。而问此无数万物以何组织，则物质原子有八，即谓之天、泽、火、雷、风、水、山、地，其中天、雷、风、火，气体而无形状，山、地、水、泽，实体而有形状。此有形无形八原子，互相抱合结晶，而能组成万物也。而由其原子之精粗灵顽，各异物质；其物质能薰染其心魂，各异其性；其性能因缘外物，而各异其情。故虽如天地万物各分裂，而彼此不相关，是至精至纯，万物同体之心魂，暗暗里为物质所熏化，洞察斯真理而不疑，谓之知天地万物之情。洞察斯真理，而去各自为物质薰染之私欲，以赞天地之性，以遂万物之情，谓之能尽物之性，赞天地之化育。

而人之心魂，离肉体之后，不合同本原者有二：其一，致诚尽忠，计国家之幸福，死而后已之精神，其身死而心魂犹未复归本原，永在幽冥，而守天下后世者，谓之鬼神，《中庸》所谓“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”即是也；其一，生涯欲逞自己之私欲，焦思苦虑之私心，其身死而心魂亦未能复归本原，彷徨于空中而为灾变者，谓之游魂；《易》所谓“游魂为变”即是也。然而鬼神感善人，而降祯祥于国家，游魂寄托恶人，而为妖孽于世间，所谓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者。是飡阳神以火，飡阴神以水，盖因此理也；凡通此理而不迷者，由《易》而知鬼神之情状者也。

东洋理学之高尚如此，故从来学《易》者，概不能得肯綮。不征之于人事之实际，故不能知人情之错杂；或单为义理之学，不复解占筮之妙，拘泥字句之间，遂废其实用。且其称通《易》学者，则曰：“《易》教君子以常道，卜筮以谕权道”；曰“伏羲之象，文王之辞，依卜筮以为教，孔子之赞《易》，以义理为教，其施为虽异，道则一也”；曰“从性命之理，尽变化之道”；曰“探赜索隐，以定天下之吉凶，钩深致远，预谕人事之悔



吝”；曰“《易》者，圣人所重之道，而为君子设者，后世以卜筮列之于技艺，大悖圣人之旨”；曰“天下之理，无不包罩《易》中，开物成务之学，只赖有此也”；曰“圣人以《易》研几，示人向背，系吉凶悔吝之辞，鼓舞天下，诱天佑于贞悔，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。又或一二熟卜筮者，亦唯玩象而逞臆测而已。”要之和汉未有尽圣人之深意者，又未有用圣人之辞而占者也。用《易》如此，犹以干将莫邪而代菜刀，岂可不慨叹乎？

余之所讲，则异于是。照之于事物之实际，发明圣人之深意于《彖》爻之辞，觉知鬼神之威灵，常现于上下左右，畏警之念，无有须臾之间断。盖余之于斯学也，其始非由师傅之教也。当读《中庸》之书，至“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”，悄然而思，凡人之处世，莫善于前知百事，乃考索至诚之道者，十有余年，茫乎而无所获，当时情怀，如怀方书而失良药之感。然当横滨开港之初，因过犯禁下狱，实安政六年十二月也；其在囹圄也，不堪幽囚之苦闷，或悔悟任血气，误生涯，万感辐辏于一身。转觉怅然之际，偶得《易经》下卷一本于席间，乃执而读之，以为吾闻《易》之书。《易》之为书，儒者千百人中，能讲之者，仅不过二三辈，而犹多不能通晓者。夫《易》者四圣人各极天授之能，竭毕生之力，而所述作，其不易解虽固当然，古昔圣人，非故用不可解之秘语，作此怪诞之书，以欲窘后人也。由是观之，其难解也，非书之难解，由吾精思之未至也已。今狱窗无聊，吾幸以往日所闻于师之西洋理学，穷其理之所在，则或得通之乎？尔来每日课一卦，昼则玩读之，夜则暗诵之，四阅月而卒业。自是之后，叮咛反复，精思熟考，造次颠沛，未尝暂废也。涉数月之久，觉于《系辞》、《彖传》等，少有所通晓，乃益勉励不辍。

既而得略解全体之理，因假捻纸片以代蓍，即事而占之，其事或中，或不中，苦其不恒。于是沉思默读之余，幸思“至诚无息”之语，感悟“无息”二字，非单无止息之义，则无发气息之谓也。方揲蓍之时，全止息吸呼，而捧蓍于额上，以专念其将占之事，不得不发气息之际，分蓍而为二，此间不容发。自是之后，百占百中，以爻辞拟之，了如指掌，有悚然而接神之想。于是始知《易》之为用，全精神气力上之术，而至诚之道，一在无息之间；且悟六十四卦，则造化之理，即万物之根本；八原子之结

晶学，而推原子遇不遇之性情，及之于一切之事物，自国事之大，以至于人事之小，细大不漏，得悉指之于掌之学；又并知三百八十四爻之别，即示时之缓急，事之难易者也。诗曰：“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，中庸引之。”盖圣人说神，三以思字为助语者，即自占筮之适中，而又同其感，确信圣人曰神者，与余之曰神者，亦无分毫之异也。神字从示从申者，盖神虽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人能以蓍筮问之，则无不示申也。亦可以证余神人交通之说焉。

俯仰今古，而观察世态人情，如上文所述。古之人淳朴，而富精神力，故能得交通于神；今之人狡智而专利欲，故不能交通于神。是以唯推测谋事，智者劳精神竭思虑，而图国利民福，亦动辄陷权谋术数，以利己为主，不顾他人之害，常窥他邦之衅隙，欲以并吞疆土。盖彼等固以优胜劣败，弱肉强食，为各人天赋之情性，不啻生存竞争，毕竟不知天命而不畏之所致也。请试论之。

今日如欧美各邦，以理制人心，斗巧智以争生存，则我制百吨之炮，则彼制二百吨之炮，我备钢铁舰，则彼抗之以水雷，益进而益巧，愈出而愈奇，其势不知所底止，遂至驾气球而自天空投入爆裂弹，则再复太古之穴居乎？然则口倡文明，望开化，至其所行，则非却趋野蛮耶？当今文明开化之竞争者，全期优胜劣败；优胜劣败，即期弱肉强食；弱肉强食，即野蛮未开之风俗也。而欧美各邦进步之方针，正向此点而进者也。宇内各国之情势，业已如此，而其所以未恣虎狼之吞噬者，赖耶稣教之力，而才抑制之；亚细亚诸国，赖神、儒、佛三道之力，而防遏之也。我皇祖及孔子、释迦、耶稣等，各圣人通神设教，示以神者佑人，人以至诚稟神惠，神人相应，致国家之福祉，是国教及宗教之所因起也。然从生活之变迁，而气质之变化也，精神衰而至诚之道不明，故方今虽在神、儒、佛、耶之教职者，通神者几希。可知神虽欲保护国家，保佑民庆，以人失通之道，神亦悯其愚而焦虑也。盖自不通神，则不能详听神意，而妄说神德者，毕竟不过袭蹈古人之套语，此辈不足与语道，然亦一由斯道之衰颓，未专可咎此辈也。且无智之小人，为其说之所诱而信之者，亦虽属妄信，或以生进善运恶之心，未必无益也。唯中等以上之人，修形而下之学者，为无神



论，而置神于疑惑之间，不知天命之可畏，圣言之可尊，或恣我意，而蹂躏众庶，或乘威权，而横行世间，弄才智而装豪杰，其死也以树巨大之纪念碑，为无上荣誉。此辈终身不知道，唯以名为真理，以利为现理，终名利之二途耳；虽偶有信神者，不能直得神意，止其自信，而不能以神益世利人，是皆非完全者也，故其力终不能制止一般情势之炽盛也。

然则人间生活上之快乐，其在何所乎？要之，其弊在不会神人交通之道也。夫天之生斯民也，岂以同类相食为其主旨乎？宜优劣互相扶助，强弱互相提携，以各安其业，乐其分也。若夫邦国之于交际，亦犹个人之于交际也，有无互通，利便互计，相携相扶，不可不各享其天幸，全其天福也，否则如何而达人心和乐之世运乎？令世形而下肉体之便利日益进，而不能安形而上之心，则如何而得称真成之文明开化乎？而其进文明开化之方，不在欧美各邦形而下之穷理，在东洋形而上之道，其载道之书，实以《周易》为最也。是以余曩著《易断》十册，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应用之于实事，解释其辞，附以经验之点断，介绍神人交通之妙理。尔来七年，世人未醒觉迷梦，顽乎而不畏天命，狎大人，侮圣言，不知鬼神之在冥冥，前知祸福而示之，见祲祥妖孽，以为偶然，不尝有所省察敬戒。世道人心之衰颓，日以益甚，盖为我书之所说，未尽其精微乎？余年已越六十，疾病亦且时至，若迨今而不完斯学之中兴，则其将期何世耶？是余不独为斯道忧，实所为天下后世忧也。乃不自揆，再补正《易断》，寄六十四卦以国政之组织，君臣之奇偶，人心之兴败，就实地所经验之活断三百八十四爻而述之，明神人交通，天命严肃之证，以使初学之人，易悟《易》理之妙，进使后世学者，继经验之序，终成就人间圣学，且欲使宇内智者学者辈，省臆测推量之徒劳，以《易》为神人交通之媒。且夫我邦维新，当初之为国是也，在取彼长，以补我短，然欧美各邦之交际益频繁，而其所倾向，彼之事物，不择利害而输入之，我所固有，不问长短而废弃之，遂至有非变我道德而为彼法治国不止之势。呜呼，亦可谓惑矣！夫选取利害长短，人世之通谊也，况欲弃我国粹之道德乎？抑方今最大急务，在使彼国人，知我固有道德之为何物，而为之之道，无过于平易说示《易》道。《易》者道德之本原也，故早晚译此书以英文，传之于欧美各邦，欲使

彼知我国方今有神人交通之术，又知人间统理之方法，不单在法律，而尤在道德也。欧美各邦，专研究形而下之理，奏其实效者，如利用电气蒸气，皆无不巧妙，交通之利便，实古人所不梦见也。然如此，是利人间相互之交通而已，乌如我《易》道之神人相交通，而前知将来之吉凶祸福哉！是实东洋神奇之瑰宝也，今余不敢秘之，欲以传之于海外者，唯一片诚忠，在将为宇内开万世之泰平耳。凡百君子，谨而思之，余之所希望如此，著此书之主旨，亦全在此。慧眼达识之士，幸谅微衷，大究斯学，俾圣圣相承之瑞珠，再放光彩，神随之皇道，得大明于世，而众人知希望之所归著，宇内万世之泰平，亦可期而俟也。

明治三十四年一月 高岛吞象识

序 二

余之幼也，家大人教之曰：先哲所著之书，不啻汗牛充栋，然六经所载，则圣人之道，圣人者，天之所降以为亿兆之君师也。余于是读四书五经，业务之暇，手不释卷。积年之久，略谙诵之。窥圣贤之旨，探道德之原，颇有所自得，以为圣人之道，教庸人以仁义，教君子以《易》，使得至诚通神，豫知将来，使在上君子，无误亿兆之休戚也。故君子因《易》以知有鬼神，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，善笃善行，虽赏之不为不善，盖知天命而常行仁义，故谓之道德。然而神者专祖先之灵，是合人之颜色气血而可知，然则人之于父子，非只身体教育之恩，父母歿而为灵，亦大而保国家之安宁，小而护子孙之幸福也明矣。是孝道之所以贵重，而五伦天之所媒介也。

至诚者，圣人所谓尽其性也。《说卦传》曰“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”，所谓性者，心之所活动；命者，与受命如响之命同，吉凶所定也。言穷其义理，尽心之活动，以感得天命于筮数之义也。要之，人智所不及，而听神之教者也。卦爻之辞，皆照于实用，不余一字，故《易》者不外圣人救



世之意焉。盖庸人之所见，人之一身，以统括四肢五官而应事物为能，唯圣人不然，尽性至命，遣活动心魂以通鬼神，感得神意于筮数之方，以益后世。然世之读《易》者，拘泥文义，而远于实用，可不浩叹乎！

释氏之道，以明心见性为主，老子之道，以修心练性为要，故释老之道，专于心性，而疏于治国家。唯吾圣人之道，以尽性命为极，苟人智所不及，听命于鬼神，小而可修一身，大而可治家国天下，岂如释老独善其身者乎？方今宇内各邦，互竞其力之时，舍此而可复他求哉！

祖先之灵，虽导国家及子孙以避凶趋吉之方，人不知尽性之道，故神灵不能通其意，见其陷于不幸，亦不堪忧虑也。人皆以为将来之事，不可预知，余窃忧之，述此书，以明圣人之旨，通鬼神之意，媒妁幽明，欲使天下后世，得至大之幸福也。

此编原余所讲述，使友人柳田几作笔记者也，今请清国人王治本氏，更补正之，便清国诸彦阅读。但序言以达意为主，故文辞鄙野，语无伦次，览者谅之。

余尝著《易断》、《易占》二书，先辈序跋文颇多，其中副岛种臣、中村敬宇、栗本锄云三君之文，尤得我心之所然者，今不忍去之，因录于左。

高岛吞象又识

周易上经

凡人临大事，欲前知吉凶成败于未来，非人所能臆测也，于是用至诚无息之术，质之鬼神，鬼神感之，发现真意象于筮数，以示休咎，以定从违。《易》曰：“卜以决疑”，此之谓也。今得乾下乾上之卦，其义如左，余卦仿之。

☰乾为天

乾字本作𤔓，即此卦三奇，一连纯阳，圆满之形也，后假作三数字。左旁从卓，中日，上下象其光线，即太阳放光彩之象。乾之性，在人则气力圆满，则健之义也。《说卦传》曰：“乾健也。”天之性至刚，其德至健，其体圆满盈实，其运动强进而无有间断，故以此卦此字充之。

乾：元亨利贞。

此五字文王所系，谓之《彖》辞。乾之为天，上文既述之，在人则君也，父也，夫也。盖天包地，君抚民，父育子，夫帅妻，其理一也。“元亨利贞”四者，乾之德也。乾秉纯阳之性，而兼此四德，故其为气也，充满宇宙，无瞬息之间，是即健而无息之谓也。人能法乾之健，自然气力充实，俯仰无愧，孟子所谓浩然之气，“至大至刚，配义与道，无是馁也”。此即被天命德之圣人也。

“元”者始也，大也，仁也，不朽不坏，天地之大德，所以生万物也。元字从二从人，仁字天字亦然，盖在天为元，在人为仁，犹仁者推爱己之心以及于人也。“亨”者通也，物始生而成之义也。在人为礼，人之处世，以礼让为贵，便可使人生爱好之情，即与仁之博爱同。“利”者宜也，吉也，万物发达而遂其生也。在人为义，见利思义。利与义若相反，而实足以相成，以义为利，利即义也。义字从羊从我，我牧羊而衣其毛，食其肉，是自食其力，不慕夫外也。“义”者宜也，利之得其正也。利字，《说文》云“从刀从和”，和然后利，字本从和省文，古曰“利者义之和也”。“贞”



者正也，兼贞正、贞常、贞固之义。在人为智，盖内有神明在抱之姿，外有坚贞不拔之操，斯有守有为，自得保其终也。故曰“贞固足以干事”。

盖“元亨”，物之始通也，言其时则自春而夏，言其日则自旦而昼，在人则自幼而壮，在草木则自萌芽而至繁盛也；“利贞”，物之成而又复其本也，言其时则自秋而冬，言其日则自朝而夕，在人则自壮而耄，在草木则自实而陨也。为人君者，以乾天为法，故御天下之道，莫大于仁育万物，君能体仁，则天下莫不被其德。《文言传》曰：“君子体仁，足以长人。”且此卦爻象，亦非专止君上，下至匹夫匹妇，为父为夫者，其卦象、卦义、卦用亦复相同，宜推类而扩充之。“元亨”二字，专就乾之全体德性上说，“利贞”二字，更含圣人教诫之旨。何则？“贞”者正也，“利”者宜也，是贵行其所宜，守其所正也。以人事推之，必有其刚健进取之性，然自恃其勇毅果敢，或将侮人之弱，凌人之柔，欺人之愚，是自陷于过失也。唯贞正而可以克其终也，因深警之曰“利贞”。

《彖传》曰：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以御天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利贞。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

六十四卦，始于乾，终于未济。未济之卦，离火之性上升，坎水之性下降，为水火不相交之象。刚柔失位，事犹未成，故曰未济。夫未济非不济也，有待而济也。六十四卦，循环不已，是未济之终，即复而为乾天之始。乾为日，阳光所照，万物发育，故坤舆得其照临，而水气蒸发，腾而为云，降而为雨，寒暑燥湿，四时循环，而无须臾之间。精气凝结，万物流形，是皆始于乾元一气之功德。故孔子赞之曰：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”“乾元”者，包括阴阳之称也。凡物必有始，又必有终，今以六爻之位示其理，则初爻生也，始也，上爻死也，终也。各由其物之性，而不误其时命，谓之“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”。夫资始万物者，乾元之功，而乾元亦不自以为功，必使雷、风、水、火、山、泽六子相辅而成，六子亦能承袭天意，以行天之所欲为，而不违其道。天以父道而御六子，谓之“时乘六龙以御天”。乾坤与六子协心，以行变化之道，其间功用无穷，而分量有定。乾坤六子。各全其命，生生变化，谓之



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”。八卦协心，以能保合此造化，谓之“保合太和”。“乃利贞”者，谓日月星辰与四时事物之消长，各不愆其运转，不违其次序，得保此元气之常存，是以利且贞也。圣人体天立极，以一人而统理万机，是曰“首出庶物”。一时庶物沐圣人之化，又得发育繁殖，各得其所，书曰“黎民于变时雍”，万邦协和，即此可见。圣功王道，乾元一德包括尽之矣。

此《彖传》自“大哉”以至“统天”，专说乾天纯阳之德体；自“云行”以至“流形”，专说天地阴阳和合交感之妙用；自“乾道”以至“性命”，专说阴阳变化之功德；至“保合太和”，扩充之于人道，始见教诫劝化之本领，于是三才之大义具备。盖人效法夫天，天之为道，以公明正大为主，则为人君、为人父、为人夫之道，亦宜以公明正大也。

此卦纯阳在上，自有君临万邦之象。圣天子体乾出治，布化宣猷，登进贤良，授之以职，又仰其德如龙者，崇以师傅，参与庶政，如汤之于伊尹，文王之于太公。一时庶职咸熙，风流令行，所谓“保合太和”。君令而臣行，上倡而下和，君臣合德，上下通志。盖君子秉纯阳之德，适当休明之会，虽有不善人，伏于里卦之坤，不敢复露头角，是以四海靖宁，国家安康，万民成沐浴于深仁厚泽之中，无一天不得其所；于是品物丰饶，国富民裕，兵强食足，兆民输爱国之忧，四国动会归之化，熙熙皞皞，共乐泰平，是乾之时也。

溯昔仁德天皇亲察下民之疾苦，敕百官曰：“夫天子犹太阳之照临下土，发育万物，宜代天而布化。天子为天之子，而敬承上天之志，以施行之于下民者也，故朕视众庶犹子，众庶视朕犹父也。今朕尊为天子，万福无极，众庶有或未得其所者，若鰥寡孤独，穷而无告，或孝子而侍父母之疾，不得医药，或遭逢水火二难，而不能抚育妻子，或罹疾病，不得药饵，朕岂忍晏然漠视哉！凡尔百官，是朕众子中最年长而有德者也，其怜恤子弟，固当与朕同心。今后三年，除天下之租税，救万民之疾苦，尔百官其共体此意，所谓一夫不获是予辜。朕实不胜饥渴之忧，愿汝等三年之内，与朕同此艰苦，以实行救荒之政。”百官谨而奉命，皆感戴君恩之厚，于是世风一变，上自权贵，下至贱民，济贫恤穷之风盛行，有余财者，赈济穷

民，贷土田者，不收田租，贷家屋者，不征家税，唯以博爱为荣誉。是以兆民无不蒙王泽者，如大旱之得甘雨。迨三年之后，天皇登楼，远见炊烟之飏，欣然而咏《高屋》之御制。迄今追诵敕文，讽咏歌谣，无不感怀圣德也。

盖乘乾御宇之世，风同道一，明良相庆，无复所间；然气运迭更，极盛必衰，或潜龙而不用，或亢龙而有悔，运会之升降，阴阳消长之理，古今同然。故君子之处世，辨六爻之时，玩其辞，即可知天命之向背。凡人筮得此卦，法太阳之循环而不暂息，一切动静之为，要皆奉乾以为法。其宏量卓识，以见龙飞腾得力，正可进而有为之时。然气运之通塞进退各有其宜，初爻虽见其才德如龙，而时机未会，未可进而当事也。二爻可进之时既来，而应以九五，二五各以阳德应之，犹非阴阳相亲也。三爻更近上位而在下，拮据龟勉，颇劳思虑。至四爻，则五爻之盛运将来，察上下之情，审进退之机，待时而动，尚未决也。五爻得盛大之气运，百绩考成，正乘时得位之际也。上爻以乾之气运既过，要宜速退而无悔。九二之“利见大人”，由初九确乎不拔之志操；九三之无咎，由九二之谨慎不伐；九四之无咎，由九三之乾乾惕若；九五之“利见大人”，由九四之能疑能审。故积功累行在于人，而成德达才在于天。至九五，则潜龙之精神既竭，忧疑之念虑全消，无思无为，唯有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之乐而已，则亢龙之悔，不必待至上九而后知也。是所谓理之不可违，数之不可逃，几之不可不预者也。

《大象》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

“天行健”，一言以断定乾天全卦之德。行者运也，进也，为也，往也，道也；谓天道运行，犹如太阳日日运行，循环不息，无一刻之停止也。君子体天行之刚健，天理浑然，无一毫人欲之间，自强不息，自足当天下万般之事业。然此自强者，亦非暴戾猛进而不知止，妄用健强之谓也。玩索“潜龙”、“亢龙”及用九“无首”之辞，而可知其义也。

【占】 得此卦者，要临事刚健，自强而不息，犹天行也。

○又要包括“元亨利贞”之四德。

○乾有施德而不计利之意。



○女子：筮得此卦，以阴居阳，有刚强过中之嫌。宜慎重也。

○天候：二三四五之中，变则必晴也。

○买卖：不利买而利卖也。

○祸福：谓积善余庆，积不善余殃，恐有不在当代而在后裔也。

○常人：有高其身而不知鄙事之虞。

○贤者：有知天命而独行其道，恐群阴潜伏，有群小构谗之惧。

初九：潜龙勿用。

《象传》曰：潜龙勿用，阳在下也。

初九以阳居阳。龙之为物，神灵不测，能大能小，能飞能潜，应时而变化者也。爻之取象于龙者，以喻人具灵明之德，变通之才也。“潜龙勿用”四字，周公所系，谓之爻辞，以下仿之。“潜”者隐伏之称，此爻在纯乾之时而居最下，未得遽用，犹龙之时运未来，而隐伏于深渊也，故谓之“潜龙勿用”。占得此爻者，以不得其时，虽有才德，未可进用也。然龙之潜，非终于潜者也；“勿用”者，非竟不用也。龙有神灵之作用，不得其时，蛰而不腾，潜而不现，寂然以养其心神，君子亦待时而动，善成其用。当此勿用之时，晦其才，韬其德，不干进而取祸，亦不迟疑而失机，乐天知命，俨如神龙之蛰而待伸也。盖天地之气有升降，君子之道有行藏，孔子曰“舍之则藏”，正得此卦之旨也。若以小事筮得此卦，宜用妇人而成事，盖以此爻变则为姤。姤以“女壮”故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乾为武人，有战征之象。初爻阳气始动于黄泉，犹是潜伏，故曰“潜龙”。在军事，为威令初发，大军未集，宜按兵以待也。吉。

○问营商：龙而潜，曰“勿用”，虽是一种好贸易，只可株守，未可骤动也。

○问功名：龙本飞腾发达之物，初爻曰潜，是未得风云之会也。故曰位在下也。

○问婚姻：乾初变姤，姤曰“女壮，勿用娶女，”是宜戒之。

○问家宅：按震为龙，震在东方，是宅之东，必有渊水，闭塞不济，宜修凿之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二年，某贵显占气运，筮得乾之姤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潜龙勿用。”

断曰：乾者纯阳之卦，具“元亨利贞”之四德，刚健笃实，而六位不失其时，升降无常，随时应用。处则为潜龙，出则乘飞龙，静则专，动则直。初九曰“潜龙勿用”，盖以阳居阳，其位伏而在下，虽有龙德，未逢飞跃之会，宜潜藏勿用。《文言传》赞之曰：“龙德而隐者也，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，遁世无闷，不见是而无闷，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，确乎其不可拔，潜龙也。”又曰：“潜之为言也，隐而未见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弗用也。”今君占得此卦此爻，夫君当维新之治，以武功有勋劳，现升陆军中将之职，且精儒释二典，所谓学究天人，道兼文武，识见之高朗，学问之深奥，可谓当世无比者也。今当退而不用，正龙德潜伏之时，以君才兼文武，仿诸葛亮卧龙，是有握乾旋坤之略，但恐阳刚独用，未免意气凌人，议论率直，以致疑谤交集，不容于朝。然此卦所谓“勿用”者，非终不用也。以龙之象，失时则潜，得时即飞。君当韬光匿彩，“遁世无闷”，以待其时之来也。此爻变则为巽，巽者风也，顺也，入也，俚谚曰“入人之气”即是也。君能以刚方而济以巽顺，使人有坐我春风之想，则上下悦服，而望闻日隆，自得飞龙上升之象。虽今年之气运未亨，至明年，爻进九二，恰值“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”之时，腾达变化，德泽普施，可拭目俟之。

九二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

《象传》曰：见龙在田，德施普也。

此爻阳处二位，故曰九二，阳气发现，有龙出渊，现于地上之义也。在圣人，潜不终潜，有屈而将伸之机。曰“在田”，盖有其德，而犹未居其位也。“大人”者，以其有人君之德，故称大人。此爻变则为离，离文明之象，卦变为同人，以文明之人而与人同，故曰“利见大人”。盖刚健者，性之德；文明者，学之成；中者居之宜；正者位之得。然有其德，而犹不自以为足，欲见九五之大人，盖期勉进其见识，相与赞成天下事业，是龙德始见于世，立身显名之时也。五者君上之定位，二者臣下之定位，此卦二五皆以阳刚相应者，盖有故也。乾之为卦，其体则纯阳圆满，其时则刚健日进，其爻则二五共备刚中之德，同德相助，谓之两刚相应之例。乾之卦，

处九五之位，以明德御众贤，九二之臣，承奉君意，以尽力于国家，并法天德，以治国家，以其志望之同，而两阳相应如是。上下之大人，合志而济世，则其德化之所及，无有穷极也。又此爻备三才之妙义，“见龙”者，谓得天之时；“在田”者，谓得地之利；“利见大人”者，谓得人之和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龙本灵物，初爻曰“潜”，是谓伏兵；二爻曰“现”，则发现而出也。“在田”则必列阵于田野空旷之地。《象传》曰“德施普也”，是必战胜而行赏也。

○问营商：爻曰“见龙在田”，知其货物大般是米麦丝棉之类。现者，谓物价发动开涨；“利见大人”者，谓当有官场出而购买也。

○问功名：谓伏处田间者，当乘时而进用也，且得贵人之助，故曰“利见大人”。

○问婚姻：二五相应，五居尊位，婿家必贵。曰“见龙”，必是新进少年也。大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且主贵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之初，自占一身之方向，筮得乾之同人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”

断曰：乾者纯阳之卦，六爻皆取象于龙，群贤在朝之时也。我国自德川氏治世以来，殆三百年，积弊之极，世运一变，得见今日维新之盛业。虽由气运之消长，实赖此龙德大人，各振其才力，匡辅王朝，致此中兴之伟业者也。是则今日之政治，即乾为天之世也。余曩得罪罹狱者七年，后遂获释，尔来虽勉拮据，四年而得十余万金，余不敢自恃意中，亦幸逢一时之气运，克获资产。然聚散离合，理之所不免，若聚而不散，谓之守财奴，即貽之子孙，往往徒供骄奢，何能久守？余谓当今在位之君子，在昔尊王室，废藩政，皆出万死而得一生者也。历今三十年来，王事鞅掌，莫敢或遑，孜孜以襄国是，余虽不肖，亦岂敢犹耽安逸，徒望富有哉？今筮得九二之辞曰“见龙在田”，谓余曩时出幽囚而再见天日，得以振兴家业也；“利见大人”，谓余尝占筮国家大计，得与当路大人交接，并得领其议论，往往外使归朝，投宿余邸，藉是得悉海外形势。凡此皆足针砭余之固陋，启迪知识，为益洵不少也。余乃法同人之卦意（同人之占载同卦之附



录)，创成铁道、瓦斯、学校、邮船四大业，其原实得于此也。盖乾之为卦，以天行之健，有自强不息之象，人能刚健而无须臾之怠忽，惟曰孜孜，自有成功之日也。

○明治二十七年，占我国与清国战争之结果如何，筮得乾之同人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”

断曰：乾者，两乾相接之象，以人事观之，有刚健纯粹之大人相接之象。今两国战争，彼国虑生内乱，必将遣首相李鸿章东来，与我伊藤首相相盟。谓之“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”。乾者纯阳，四月之卦也，和议之成，其在明年四月乎？乃以此筮呈之伊藤首相。

二十八年四月，李鸿章果来我长门下关，与伊藤首相相见，和议始成。先是明治十七年，伊藤伯奉钦使之命，差遣清国，筮得乾之五爻，渡清之后，与李氏会，全命而还。今得二爻，知李氏之必来。天命不违如此，岂可不畏乎？

九三：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终日乾乾，反复道也。

九三以阳居阳，故才强而志亦强，具刚健之性。然位不得其中，居内卦之上，奉外卦而治下，任大而责重，若违上章，必得谴责，若失下情，必受众怨。上下之际，祸福之交，成败之所由决也。盖九三所居之地，正当危惧之时，惟“终日乾乾”，戒慎恐惧，可以免咎。六爻之中，三爻配三才而为人位，此爻以乾德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位，君子之象也，故不称大人，而称“君子”。初之“潜”，二之“现”，四之“跃”，五之“飞”，皆有待于此爻也。故修我德，勤我业，“终日乾乾”，如临危地，戒慎畏惧，而修之于身，施之于事，能通天下之志，能虑天下之变，则虽身居危地，处置得宜，可变危而为安也，故曰“厉无咎”。所谓“反复道”者，即反复叮咛，重复践行之意。又此爻变则为履，履之六三曰“履虎尾”，可以见危殆之地位也。三者日之终，故曰“夕”；此爻变则为兑，兑者西也，日在之西，即夕之象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危事也。爻曰“终日乾乾，夕惕若”，是能临事而惧者也，故虽危无咎。

○问功名：九三处下卦之极，其位犹卑，功名未显也，故称君子；在忧危之地，故曰乾乾惕若，斯可免咎。

○问营商：居不中之位，履重刚之险，度其贸易必是危地，须日夜防备，可脱险而获利也。

○问家宅：观爻象，必须谨慎持身，勤俭保家，斯无灾害。

○问婚嫁：三以六为应，三位卑，六位尊，尊则不免亢而得悔，是不宜攀结高亲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产时恐稍有危惧，恐终无咎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六年某月，谒松方大藏卿，卿曰：今春以来，深雪霖雨，寒气殊甚，余窃恐年谷之不登，子幸占其吉凶。筮得乾之履。

爻辞曰：“九三：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。”

断曰：乾者纯阳之卦，故曰乾为天，是乾者天也。取象于太阳，且六爻皆阳而无一阴，其辞曰“终日乾乾”者，乾乾犹干干也，即旱魃之义也。今九三变而互卦见离之日，是全卦无雨水之象，可知本年必旱。“夕惕若”者，谓炎热至夜而不去也。虽人民多畏久旱，而五谷丰熟，故曰“厉无咎”也。且二爻曰“见龙在田”，即田稻丰登之象；今三爻变离，见离火照彻田面，纵旱不为虐，是以无咎。

卿曰：占之验与否姑舍是，其于活断，可谓老成练熟者也。

九四：或跃在渊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或跃在渊，进无咎也。

九四以阳居阴，且近君位，其将进者阳之情，其将退者阴之志，故疑而未决也；然阳气方进，龙之一跃，自有升天之象。“或”者，疑而未定之辞，“或跃”者，将进而未进也。“在渊”者，欲进而复退。渊为空虚之地，上与天通气，且渊有水，龙得水便易于腾跃，与二爻“在田”不同。兹虽一跃而后在渊，知终必跃而升天，故曰“无咎”。《象》辞加一进字，益见乘时进必无咎也。人能审时势之可否，察人心之向背，待时而出，见可而动，其进也非贪位，其退也非沽名，可以投事机之会，可以免失身之辱。所谓无咎者，亦勉人之不失其时也。四爻越内卦迁外卦之处，故有进之意。又此爻变，外卦为巽，《说卦传》曰：“巽为进退，为不果”，故有犹豫之象。



【占】 问战征：观爻象，行军前进，必有渊水阻隔，宜设船筏；或临渊有敌军埋伏，宜预设备，乃得无咎。

○问营商：爻曰“或跃在渊”，若在贩运海货，恐罹波涛之险，或者物价一时腾涨。爻曰“无咎”，可保无害。

○问功名：有一举成名之象，大吉。

○问家宅：渊者水也，跃者飞升也，必家道有一时振兴之象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四年二月，门人清水纯直来告曰：今府下第十五区代议士之选举，鸠山角田二氏，旗鼓对竖，竞争未决。余久知鸠山氏，因请占共胜败。筮得乾之小畜。

爻辞曰：“九四：或跃在渊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六爻皆取象于龙，群龙聚集之时也。以此爻阳气旺盛，进而应选，本可必得。然九阳爻，四阴位，阳主进，阴主退，显见进退未定，明明将进而复退也。且上卦变而为巽，巽为疑，为不果，为进退；四属阴位，变则互卦含离明，应爻初九有渊之象，见此人学术渊深，具刚强之德，然其心怀迟疑，亦未尝冀望必选也。细玩爻辞，所谓“或跃”者，固不应共选；所谓“在渊”者，恐此番必不能得其选也。某氏哑然而去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○二十八年冬至，占明年我国外交之气运，筮得乾之小畜。

爻辞曰：“九四：或跃在渊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乾之为卦，阳气循回，无一息之间断，纯全刚健之时也。今我国与清国交战，是欧美各邦之所注视，此后各邦必将窥我举动，群相猜忌嫌恶，亦势所必至也。故我国与各邦，益当熟察彼我情形，揆度内外时势，使彼绝观觐之念，敦和好之情，蓄势审机，正在此时也。爻辞曰“或跃”，曰“在渊”，示我法神龙之变化，或进或退，变化莫测，乃得无咎也。

九五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

九五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

《象传》曰：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。

五爻刚健中正而居尊位，下与九二之臣，同德相应，见大人而助其治



化，谓有圣人之德，而居天子之位，恩泽被于生民者也。盖“大宝曰位”，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不能利济天下。“飞龙在天”者，谓龙飞上天，云行雨施，神变化而泽及万物。圣人在位，天下被其泽，万物遂其生，故取象于此。所谓大人者，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”。以其备龙之德，腾跃而居天位，为万物所瞻仰，故天下利见。《象传》曰“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”，造犹作也，即所谓“圣人作而万物睹”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九五尊位，必是天子亲征，王师伐罪，故曰“大人造也”。

○问营商：九五辰在申，上值毕，附星咸池。咸池者苍龙之舍，咸池亦名五车，主稻黍豆麦，度其贸易，定在五谷之属。曰“飞龙”者，知物价之飞升也；曰“利见大人”，知其贩运或出自政府之命也。

○问功名：有云霄直达之兆。

○问疾病：有上应天召之象，不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主贵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，伊藤伯奉命赴清，发横滨港，为去年朝鲜事件，与清廷议事也。余为问结局如何，筮得乾之大有，临行欲呈之于伯，因阻道者众，遂不得呈，乃更使人赍之于天津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”

断曰：九五之大人，与九二之大人，其位相应。《易》以阴阳相应为例，二五共属阳爻，以我国之大人，与清国之大人相会论事，其必能深虑远谋，两国平和。且本卦五爻之背，即坤之五爻，其爻辞曰“黄裳，元吉”，是含彼我大人之心忧，关黄色人种之安危，互相扶持，两国大人留心于此，是即两国人民之幸庆也。

乾之《大象》曰：“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凡筮得此卦者，要知太阳之运行，无须臾之间断，故以进为先，可以制胜也。今我国先派使臣，则先鞭在我，我进而论事，以法乾之健行，故其胜在我，必可得好结果也。

时横滨商人立川矶兵卫，以事赴天津，乃托以此占，就书记官伊东氏，呈之于伊藤伯。时因国议不协，伊藤伯将整装归朝，偶见此占，大有所感，再开和战一决之议，乃得如议，不辱使命而旋。



○明治十九年十二月，占明年铁道局气运，筮得乾之大有，呈之于铁道局长井上胜君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”

断曰：乾三奇一连，纯阳之卦，五爻又属阳位，卦德莫盛于此，铁道局长气运，可谓盛矣。此爻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者三，足见世人瞩目于铁道。凡物产之繁殖，运输之交通，军事之防护，人民之往来，均沾利益，其盛运诚无可比也。“飞龙在天”者，喻汽车之飞行也；汽车通行，无分贵贱，即在大人之尊，亦同登乘，故曰“利见大人”。先是明治十四年，占未来之国会，预判二十年铁道可以盛行，今得此卦，适与相合，此后铁道事业之盛大，可期而待也。

上九：亢龙有悔。

《象传》曰：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也。

上爻以阳居乾卦之极，极则太过，龙飞过高，故曰“亢”，以高致危，故“有悔”。此卦言龙始而“潜”，继而“现”，中而“跃”，终而“飞”，飞则已当全盛，过此则宜复潜，则不特可免此日之悔，即可冀后日之再飞。犹人臣居势位之极，当知退避之意，斯富贵可以长保也，否则，知进而不知退，则鲜有不蒙咎者矣，故曰“盈不可久也”。此爻变则为夬，夬者，决也，日中则昃，月盈则亏，天理之必然也。故当斯之时，宜因悔思改，见机而退，斯得之矣。若夫尧舜之禅让，范蠡张良之功成身退，皆不极亢而善其终者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上九居乾之极，阳极于上，故“亢”；亢则因胜而骄，是以“有悔”也。故《象传》曰“盈不可久”，知不能持久也。

○问营商：“亢”者，太过也，凡卖买之道，不可过于求盈也，过盈则必有亏，故曰“不可久”也。

○问功名：上九之位已极，宜反而自退，否则必致满而遭损。

○问家宅：是必宅基太高，太高则危，亦可惧也。

○问疾病：是龙阳上升之症。《象传》曰“盈不可久”，知命在旦夕间矣。可危。

○问婚嫁：不利。

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恐不育。

【占例】 余以每年冬至，占庙堂诸贤进退，及亲属知己等来岁气运，送致之于其人为例，明治十九年，占某贵显翌年气运，筮得乾之夬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亢龙有悔。”



断曰：乾者至大至刚至健，为纯阳之卦，在人则居高位，膺显爵，声名洋溢，正当功成身退之候。今阁下筮得此卦，譬如飞龙升天，高出云霄，反不能布施雨泽，故曰“亢龙有悔”。阁下英雄达识，老练世事，前日之功名赫耀，今盛运已过，唯宜急流勇退，救目前之亢，再期他日之飞，辞职谢荣，遵养时晦，斯无咎也。后果如此占。

用九：见群龙无首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用九，天德不可为首也。

“用九”者，为六十四卦阳爻之变，示阳刚之用例，即《易》中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也。“用”者变动之象，“九”者阳数之终，乾卦全体皆阳，阳极则变，故曰“用九”。“见”者，乾六爻皆取象于龙，曰“潜”，曰“跃”，曰“飞”，显然昭著，故曰“见”。“首”者上也，《易》以乾为首，“无首”者，言无有出夫其上者矣。卦以得变为吉，乾卦纯阳无变，故六爻未尝言吉；用九则动而将变，故曰吉。《象传》曰用九天德，以乾卦纯阳，不亲阴柔，浑然天德，亦即乾为天之义。“不可为首”者，言无以尚之也。夫乾以六龙各有行云布雨之势，在人则谓群贤汇萃，同心翊赞，以匡国家，以显功名，各自谦让巽顺，不矜不伐，若互竞才智，争夸首功，便是凶象。《易》曰“群龙无首，吉”，正所以垂诫之也。《象传》曰：“用九，天德不可为首也。”要必如舜之玄德升闻，而好问察迳，卑牧自下，斯以为至矣。

䷁坤为地

坤卦三偶六断，纯阴虚阙之象。坤字古文作，顺字偏旁及川字，亦之象形也，故《彖传》曰“乃顺承天”，又曰“柔顺利贞”。《文言传》曰：“坤道其顺乎？”《系辞传》曰：“夫坤，天下之至顺也。”皆可见坤顺之义。后以其混山川之川，改从土从申，言坤地也。地土也，于方为申也。地之为体，安静而至柔至顺，以承乾也。《说卦传》曰：“坤为柔”，《杂卦

传》曰：“乾刚坤柔”，柔顺之义可知矣。

坤：元亨，利牝马之贞。君子有攸往，先迷后得主，利，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。安贞吉。

坤者乾之对，万物之气始于天，万物之形生于地。其为义也，在人为卑，在物为雌，在事为静，在学为能，在时为秋。其为道也，可为人用而不可自用，小人自知其柔弱，而能顺从刚明之君子，则得矣。然《易》象变动，亦未可执一而论，非谓君父不得占坤，臣子不得占乾也，又非谓乾六爻无小人，坤六爻无君子也。但君子筮得此卦，则当知其气运在坤，要法坤顺之义，柔顺以处事也。

坤为地，顺承太阳之乾。天有象，地有形，天虚地实，地为土壤积累而成，仰承天施而化成万物，无所不持载也。在人则为臣为妻，臣之事君，母之育子，妻之随夫，皆法地道之至顺，其义一也。坤之德，柔而顺，含弘光大，笃实厚重，即《中庸》所谓“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”之大德也。此卦六画皆偶，顺之象；内外重偶，厚之象；内虚，中之象，又含之象，又通之象；两两相比，行之象，又明之象；彬彬均适，文之象，又美之象；六偶，十二方之象，又大之象；秩序不紊，理之象；左右分布，体之象，又业之象。爻辞及《文言传》所述，皆依是等之象而系辞也。

元亨利贞之义，见乾卦下。唯乾者形而上，主天地之道；坤者形而下，主阴阳之功，是乾坤之别也。坤之“元亨”即乾之“元亨”，犹月之得日光而有光也。马之性，柔顺而能服于人，牝马者，性尤柔顺。北地马群，每以十牝随一牡而行，不入他群，“牝马之贞”，取象于此。然乾卦曰龙，坤卦曰马，以龙飞天上，变化自在，马行地上，驯服于人。牝对牡，为柔，故曰“利牝马之贞”。乾上坤下，即乾先坤后，坤先夫乾，是逆天也，必所往皆迷；坤从乾后，乃“顺承天”，斯“得主有常”，无往不利矣。是即阳倡阴和，阳施阴受之道。“攸往”者，谓有所行也。坤以得乾为主，君子以得君为主，君先臣后，从令而行，是以所往咸宜。“西南”阴方，属巽离兑，坤之本方；“东北”阳方，属坎艮震，为乾之本方。“西南得朋”，坤以阴卦往西南阴卦之方；“东北丧朋”，坤以阴卦往东北阳卦之方。以阴往阴，

则与阴为类，以阴往阳，则从阳有庆。是以《彖传》曰“西南得朋，乃与类行；东北丧朋，乃终有庆”也。“安贞”者，安于坤顺，以配乾健，故“君子有攸往”，惟法坤之顺而已矣。

一说读“主利”为句，谓在家则生殖勤俭以致富，在国则利用厚生以富国，不知当以孔子《文言》为据，利字属下二句读。“得朋”“丧朋”，正与上得主相对。

《彖传》曰：至哉坤元，万物资生，乃顺承天。坤厚载物，德合无疆。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牝马地类，行地无疆，柔顺利贞。君子攸行，先迷失道，后顺得常。西南得朋，乃与类行；东北丧朋，乃终有庆。安贞之吉，应地无疆。

乾元坤元，皆根于太极之一元，无二元也。坤以承乾，故坤亦称元。乾元在阳，故曰“大”；坤元属阴，故不曰大而曰“至”。“至”者，谓既到极尽处，阳之极尽处为阴，阴即坤，故曰“至哉”。

坤舆随太阳而圆转活动，外面以水为衣，受太阳之光热，而蒸发水气，雨露下降，而为资生之功，谓之阴阳之作用。阴阳者，天地之大气，而万物皆乘此二气以生成也。《系辞传》曰：“天地絪縕，万物化醇；男女媾精，万物化生”者，即是也，盖乾元之大气，与坤元之精气相交，万物森然而兴发，生育之功，无所不至，谓之“至哉坤元，万物资生，乃顺承天”。乾为天之积气，其德在始施也；坤承天之气而为体，其德在受育也。资生之“生”，与乾之《彖传》“始”字相对，不可轻看。此卦上下皆坤，有重厚之象，故载山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应天之施无疆，以生成万物，无不包容，无不发育，谓之“坤厚载物，德合无疆，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”。按地精为马，马亦阴类，牝马则阴而又阴，以其性柔顺，而又能行远，故曰“行地无疆”。法坤之君子，所行正当如是。“牝马”一言，圣人怀有深意，读《易》者，所宜留心玩索。盖此卦纯阴，阴主成，以得乾为主，宜从乾而动，为人臣为人妻者，固不可争先而成事也。故君子筮得此卦，其行事宜安静，不宜躁进，若先事而动，必取败也。夫阴，暗也，昧也，不宜主事也，必以从阳为主。此卦皆阴，故先人而当事，必迷而多误可知；承阳而后人，则顺而得常，故谓之“先迷失道，后顺得常”。西南退也，东北进



也，且西南阴位，东北阳位，坤之时，退西南则得朋，进东北则丧朋。然人多喜其得朋而往西南，不知以阴而往阴位，不啻无一毫之益，见柔益柔而暗益暗矣。虽往东北而曰丧朋，以我之暗，往求高明之地，以为补救，则暗往明来，其道顺而得益多，故谓之“西南得朋，乃与类行；东北丧朋，乃终有庆”。如此而安其本分，确乎常道，故谓之“安贞之吉”。盖贞之为德，有所守而不变，以全万物之终，故谓之“安贞之吉，应地无疆”也。

按《易》因“三天两地”之数，设天地之位，定刚柔之位。即“天一，地二，天三，地四，天五，地六”，而阴阳悉交也。六十四卦中，得定位之整正者，独有水火既济而已。凡《易》中所言，当位不当位者，皆因此理也；天下大小之事，其合道理，或不合道理，皆由是而出者也。又地中有天者，以二与四谓之两地，以一与五，谓之两天，三谓之地中之天，总谓之三天。上爻一阴，表地球之外犹有世界也。此“三天两地”之位，于《易》最为枢要，故天位有地，地位有天，皆谓之不当位。《易》之于时处位，其精密如此。

通观此卦，初爻阴之微也，小人汲汲于营利，不顾灾害，有陷入匪僻之象，履霜坚冰，戒之深矣。二爻得坤之纯体，卦中惟这一爻最纯粹，然第曰“无不利”，与乾之九五，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者迥别，三则不中，且不正，是赏罚不明之时也。四则不中，以致君子缄默避祸。五则不正，以致尊卑失序。上六则群阴交战，有以血洗血之象，阴之极也。要之，坤者纯阴之卦也，故六爻低以小人言之，与乾之君子相对也。以其小人故，《象》辞曰“主利”，上爻曰“战”。以“履霜”戒其始，以“永贞”慎其终，虽或取象于君子，与乾之君子，自异其趣。乾之君子贤者也，坤之君子能者也，贤者用人，能者用于人；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者是也。盖乾之时，贤者在位而施德化，坤之时，能者在职而计利益也。

《大象》曰：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

坤之为象，两坤相重，一下一上，如地形之高下相仍。天以气运，故乾曰“天行”，地以形载，故坤曰“地势”。盖地有高低，而丘陵山岳之起伏，由地中火气之作用也。地球原来以水为衣，故其低处潴而为海，《易》谓之泽，其四面所缠之水，为太阳所吸引。至地形见于水上，虽地之形势，

互有高低，各随其形而延出者也。延者伸也，故曰“地势坤”。夫人之有智愚贤不肖，犹地形之有高低，地质之有肥脊也。农夫不为脊上废其耕作，君子不为愚不肖止其教育，教之以事物之所以然，导之以道义之所以贵，以示社会之标准。然人性有上智，有中材，有下愚，上智修己以及人，中材自修而已，下愚不能自修，而待治于人。凡天地间有形之物，莫厚于地，莫不载于地，故君子法坤之象，以厚德而待人，无智愚贤不肖，悉受包容，亦犹坤之无不持载，故谓之“厚德载物”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坤为地，为众，“势”者有力之称。在行军，既得其地，复得其势，又得其众，宜乎攻无不克矣。

○问功名：上者能法坤德之厚，积厚流光，自得声名显远。

○问营商：坤为富，为财，为积，为聚，皆营商吉兆也。曰“厚德载物，德者得也，可必得满载而归也。”

○问家宅：知此宅胜占地势，大吉。

○问婚嫁：坤顺也，柔顺而已，地道也，即妇道也。大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初六：履霜，坚冰至。

《象传》曰：履霜坚冰，阴始凝也。驯致其道，至坚冰也。

初爻居纯阴之初，阴之始凝也，虽其端甚微，其势必渐至于盛，故取其义于霜之将至坚冰也。盖谓履霜之初，宜察阴气之渐长，终至坚冰而预防之也。在人则阴邪之萌犹微，如霜之易消，然积累之势，终至坚冰，其恶逆不能复，如之何？放大而治国，小而修身，皆宜谨之于微。《文言传》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”可谓能解此义者也。抑此卦，全卦皆阴，小人知利欲而不知道义。当其初，由于父教不谨，日深月久，愈趋愈下，遂致利欲薰心，不孝不悌，极至犯上作乱，而亦无所忌惮，其祸实始于教之不谨所致。抑阴扶阳，防微杜渐，圣人所以谆谆垂诫也。坤道虽至顺，然至顺之变，流极而至于大逆，圣人因坤顺之流害，以戒坚冰之驯致，履霜防冰，履尾防虎，其训诫一样深切。《传》曰“其所由来者渐矣，”来也者，即在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般中。《象传》曰“刚来而得中



(讼)”，曰“柔来而文刚（贲）”，皆言来之意。往往固执之士，以因果报应，为释氏之说，圣人所不言，可谓误矣。《象传》曰“阴始凝”者，即小人之欲念始萌，则驯者顺也，随自然之势，不复留意，习而至于盛也。阴邪之萌，其初虽微，自履霜而至坚冰，渐渐而来，不可遏抑，遂至灭身丧家，不复可救。谚曰“窃针者窃钟”，即此义也。是以圣人于其过怠之未大戒后来，欲其速改也。此爻变则为复，复之初九曰“不远复，无抵悔，元吉”，即所谓速改其过，不贻其悔也。

【占】 问营商：初六阴气犹微，曰“履霜，坚冰至”，是由微而推至于盛也，犹商业由小至大，积渐而至于富。

○问功名：初爻是少年新进之时，由卑而尊，犹履霜以至坚冰，随时而来，未可躁进也。

○问战征：初爻阴之始，“履霜”之象，至上爻“龙战”，阴之极也，“坚冰”之象。曰“其血玄黄”，是两败也。所当先慎其始。

○问家宅：坤纯阴之卦，初爻阴气尚微，故曰“履霜”，“至坚冰”，则阴气盛矣。阴盛则衰，不吉之兆。

○问婚嫁：坤卦纯阴，曰霜，曰冰，皆阴象。纯阴无阳，不利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○问疾病：恐是阴邪之症，初起可治矣，久则难医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一年冬，男爵某氏来告曰：余顷日欲从采矿之事业，其矿山为矿学士某所保证，其为有利无疑，虽然，子幸占其得失。筮得坤之复。

爻辞曰：“初六：履霜，坚冰至。”

断曰：此卦纯阴而无一阳爻，是无统一事业者，是众人各谋私利之时也。且初爻为阴初凝，有小人贪而不知餍足之象。乾阳为金，此卦无一阳爻，是不能获金也，虽有矿学士保证，未可遽信。阴卦属小人，小人趋利而不顾君父，况朋友乎？君宜谢绝其谋。某氏从之，后得所闻，矿学士某，与外国人交通，谎言其矿山金产之盛，道作骗局。诱获多金，凡入其局者，皆大失利。因是谈矿业者，虽实有利益，往往人多不信，是阻人起业之心，绝人进取之气，皆此等小人贻之害也。

某氏因此占，不入其局，不致失利，可谓幸矣。

○明治三十一年冬至，占明年我帝国气运，筮得坤之复。

爻辞曰：“初六：履霜，坚冰至。”

《易》例，阳为君子，阴为小人。所谓君子者，忠心谋国，不挟私曲者也。圣上聪明睿智，临御天下，亦当以君子为法，小人为戒。若小人则唯利是务，不顾国家之隆替，孟子所谓“上下交征利”，不夺不餍，优胜劣败，弱肉强食，亦势所必至也。幸当圣明之世，文化日隆，虽比欧美各邦，亦不多让，无如世道人心，日益颓败，唯利是重，求其敦尚古风，讲论道德，喻义而不喻利者，百无一人焉，岂不可慨乎！夫坤之为卦，纯阴而无阳，是小人行世，君子退藏之时。今得初爻，递变为雷，即小人擅权，专博私利之兆。其辞曰“履霜，坚冰至”，言方当履霜，小人之机心乍萌，犹霜之易消，至坚冰固结，有不可复动之势。孔子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则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，由辨之不早辨也。《易》曰：‘履霜坚冰至’，盖言顺也。”如此不祥之辞，他邦征诛之朝，时或有之，至我帝国，为万世一系之天子，下亦不乏忠君爱国之辅弼，故无虑此。今占国家气运，而得此爻，岂可不戒慎乎？

按二爻变而为师，师者以身为仪表，教导万民之象，是为明年及明后年之气运也。其辞曰：“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。”此爻以阴居阴，备坤厚之德，居大臣之位。直者廉直而温，方者刚方而严，大者光大，谓其功也。君子乘直、方、大之德，虽无其位，天爵之贵者也；小人无直、方、大之德，一味徇私，虽贵为公卿，人爵之贱者也。君子小人之判如此，是以小人而在高位，往往假公济私，不顾国家之安危，徒作子孙之计，自以为得计，是亦不思之甚也。夫大臣而徇利，必至贿赂公行，是非颠倒，祸乱自此而起，不知祸乱之来，富者必先罹其毒。然则小人所为肥家，实酿败家之患，履霜坚冰而不知戒，小人之为计，不亦愚乎？

今我国家，幸得贤明之君子在上，秉正直刚方之德，行公明博大之政，正躬率物，师表群伦，庶几阳刚来复，阴邪退避，移风易俗，太平之治，其在斯乎？坤卦以十年为数，其纯阴而无一阳，为统御不全之象，今而不



知所戒，恐因循以及十年，或者有上六龙战之祸，亦不可不预防也。“龙战于野”者，龙者谓上，野者谓野心之徒，反击而至流血也。自“履霜”而至“龙战”，国家之不祥莫大焉。今时大臣及各党首领，皆廉直公正，固无患此，但占筮如此，思其终局，颇切杞忧。夫爻所谓“龙战”者，所指何事，有识者，自能辨之。

六二：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。

《象传》曰：六二之动，直以方也。不习无不利，地道光也。

二爻以阴居阴，即坤之主爻，故有上人之势也。盖乾之九五，坤之六二，各居阴阳之本位，而合中正之德者。乾以君道，故以九五为主；坤以臣道，故以六二为主。六二具地道之全德，在内则无私曲，在外则事皆当理，称之曰“直方大”。直者无邪曲也；“方”者圆之对，纯阴之象也。圆者动而不静，阳之道也，“方”者止而守常，阴之道也，故曰天圆而地方。“大”者广大也，谓坤地生育之功德广大也。“直”则其心无利，“方”则其事当理，“大”则谓其功也。“直方大”，则配天之刚，而合自然之德。天理虽至直至方，人欲则邪曲也。人之性虽善，人欲蔽之，百歧横出，反致害天理之直也。此卦本非凶，唯为私欲所蔽，则陷于凶。然此爻得坤道之纯，其中直、方正、广大之全德，凡学之有待于习者，由于未晓其理，未谕其事也矣，亦何习之为？故曰“不习无不利”。“不习”者，谓其自然而能也，《大学》所谓“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”之意。乾之六爻，莫盛于九五，坤之六爻，莫盛于六二。《象传》之意，请六二柔顺中正，居本卦之主，动容周旋，皆中其规矩，又有“不习无不利”之功德，阴道、地道、臣道、妻道，皆得其当，德行光大之故也。盖此卦纯阴，初、三、五三爻柔顺而不正，四上两爻，柔顺而不中，唯此爻柔顺中正，独得坤道之粹者也。

【占】 问营商：六二坤之本位，“直方”者地之性，“大”者地之用，知其营业必是地产，如谷米、木材、丝棉之类是也。“不习无不利”，习与袭通，谓不烦重筮而知其获利也。

○问功名：二爻居中得位，动而获利，言不待修营而功自成，其成名也必矣。

○问战征：战之一道，以得地势为要，动以其方，势大力强，可一战



而定也。

○问家宅：六二中正，居宅得宜，故曰“地道光也”。

○问嫁娶：“直方大”，地道也，妻道通于地道，故婚娶亦利。

○问疾病：爻曰“直方大”，知其素体强壮，不药有喜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三年一月，占伊藤伯气运，筮得坤之师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。”

断曰：坤者地也，地之德顺也，顺者臣之道也。此爻中正而为一卦之主，夫地之为物，载华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禀天气而生育万物者也。今占大臣而得此爻，是其负世务之重，而能堪其位，奉至尊之命，而能尽其职。且此爻柔顺中正，具臣道之全德，故称赞之曰“直方大”。直方者，即所谓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，而终之公明正大，是功之士也。伯有此器识，而复有此德性，循夫自然，故“不习无不利”也。此爻变则为师，师之为卦，九二一阳为全卦之主，统御众阴之象。本年两议院之开设，必当推为议长，以统督众议员，用以奏整理之功。故曰“六二之动，直以方”，盖不待习而无不利也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○明治三十年六月，余趋爱知摄绵土制造所，该制造所，属小儿嘉兵卫所担当，因赴爱知县厅，晤江木知事及吉田书记官。书记官曰：今者，将兴筑埠头于治下热田，以图名古屋市之便利，其费凡二百四十万元。欲提出此议于县会，为其大业，知事及余，深疑县会之赞否如何，踟蹰久之，子幸占其成否？筮得坤之师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。”

断曰：坤之为卦，上下皆柔顺而无一毫间隔，况坤卦主利，而此事尤属乎直方正，大有利益，事成之后，不特当县获利，即他县亦得利便，后必得县会众员赞成，不容疑也。

知事及书记官闻之大喜，速附之于县会之议，议员中四十四名，不合议者，不过三人，立议决之云。

六三：含章可贞。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。



《象传》曰：含章可贞，以时发也。或从王事，知光大也。

三爻不中不正，而居内卦之极，改革之地，其心术行为，不能无不中不正之失；且柔顺之臣，与六五之君，皆阴柔而不相应，是人臣不得于其君者也。大抵六三之爻，多不得时位，即有才识之士，只宜韬德匿采，以待时至，若妄露才能，必招疑忌，故戒之曰“含章”。刚柔相杂曰文，文之成曰章，含者含而不露也。唯其静而能守，故曰“可贞”。大凡为人臣者，不闻其遇与不遇，当有守其常而不可变之志操，纵无干进之心，亦未尝无进用之日。如或出而从事，则仍含其章，而不自居其功，从君之令，以终君之事而已，事即不成，必使后人得续以成之，谓之“无成有终”。六三居下卦之上，有“从王事”之象，盖乾之九四，坤之六三，皆居进退未定之地，曰“在渊”，曰“含章”，故皆加曰“或”，示以将进未进之意。当此进退之际，亦宜不失时宜，以从王事也。《象传》“知”字与“时”字相对。含蓄才能，未敢吐露，谓其能审时而发。“时发”者，即吐发其含章之光，退则能含，进则能发，是以其光大也。此爻变则为谦，谦之九三曰：“劳谦，君子有终，吉。”《系辞传》曰：“劳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。”下卦为艮，艮者止也，有含之象，亦得含章之义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爻曰“含章可贞”，言平时含蓄才智，敛藏不露，一旦从事，自能制胜，即不成功，亦无大败。故曰“无成有终”。

○问营商：坤地也，百货皆生于地，商能蓄积百货，故曰“含章”。凡从事营商者，贸迁百货，以时发售，故曰“时发”。坤内卦至三而极，正盛满之地，故曰“光大”。是以一时虽或未成，知必有终也。吉。

○问功名：凡求名者，最宜待时，时未当发，“含章可贞”；时而当发，出从王事。知此道者，必能保功名以终也。吉。

○问疾病：玩“无成有终”句义，知不可药救矣。凶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九年，占知友柳田某气运。筮得坤之谦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含章可贞。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。”

断曰：坤之时，柔顺而亨也。《彖》曰“利牝马之贞”，牝马负重而为人用，即劳而无居之意也；又曰“君子有攸往，先迷后得主，利”，谓不能

得名誉，唯得俸给。三爻值有为之地，爻辞曰：“含章可贞，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。”“含章可贞”者，是足下包含文章，藏器于身，以待其时，今时会既来，当有从事于文章也。虽主管者知足下文才，欲任以事务，授以官职，其余属官，不得不出足下之下，以其势有不可也，只可酬报而已。此卦全卦皆阴，无自主之权，虽殚劳心力，苦无知之者，事成之后，其功亦必为人所夺，不能得分毫名誉，不劳者却得褒赏，或邀升进。以坤之卦纯阴，阴人得势，唯以主利，故笃实之人，反为彼所笼络，而不行于世。足下之时运如此，惟宜修德而待时。“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”，或之云者，今日无事，他日必将从事也。

其后某氏果受某局嘱托，从事编辑五年，早出晚退，事极繁剧。终了编辑，于是属官及其同事者，皆有升级，或受褒赏，氏以不登仕籍，不得邀恩典，止解其嘱托而已。

六四：括囊，无咎无誉。

《象传》曰：括囊无咎，慎不害也。

四爻虽柔顺得正，而居失其中，故不足以有为也。四居近五之位，而两柔不相得，上下闭隔，是大臣不信于君之象也。当此之时，宜慎重缄默，晦藏其智，如括结囊口，杜口不露，默默隐忍，以守其愚，如此则“无咎无誉”，斯得远于灾害矣。故谓之“括囊，无咎无誉”。“无咎”者，在避害，“无誉”者，在逃名。若因括囊而得誉，则有誉即有咎，必深藏不露，并泯其括囊之迹，故《象传》曰：“括囊无咎，慎不害也。”此爻变则为豫，卦形有括囊之象。

【占】 问营商：四巽爻，巽为商，为利，巽“近利市三倍”之谓也。兹爻曰“括囊”，是明亦以闭囊之象，知心昔日得利，财已入囊，不使复出也。故曰“括囊，无咎无誉”。

○问战征：六四重阴，当闭塞之时，虽有智，囊其才，无所施其计谋也，是宜闭关不战，如囊之括其口也，斯无咎矣。

○问功名：四重卦，动当否位，《文言》曰“天地闭”，“括囊”者，闭口也。天地且闭，何有于功名？若妄意干进求名，适足致祸，有誉应有咎矣。宜慎。



○问家宅：六四以阴居阴，履非中位，是宅必在山谷幽僻之处，宜隐遁者居之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，或得孪生二女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二年一月，邂逅大阪五代友厚氏，氏请占本年商务，筮得坤之豫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括囊，无咎无誉。”

断曰：坤主利之卦，有群聚争利之象。四爻以阴居阴，不可进而为事也，故本年宜退守，不宜扩张商业。爻辞曰“括囊”者，括财囊之口，不可出财货也。故括囊则无损益，开囊便多失，嘱慎勿着手商事。

五代氏有感此占，然商业之势，虽知不利，只可小做，不能不做，偶有营业，果致亏败。

六五：黄裳，元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黄裳元吉，文在中也。

黄属中央，土色也；裳下服。黄中色，守中而居下，为巨下之象。盖此爻以柔德居五尊位，或女后南面听政，或如伊周之辅主摄政者也。然坤者纯阴，六爻皆臣事，未可以六五直为人君。占此爻者，为当垂中和之盛德，维持朝宪，辅弼国君，终复退守臣职。此尊位所以为尊，阴爻不失其常，故曰“黄裳，元吉”，否则，居尊而为天下，必大凶也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，南蒯筮得此爻，以不守“黄裳”之义，败家丧身，可为征矣。圣人以裳字系此爻者，恐有权臣乘势位，擅威福，失臣下之道，蔑视君上，其垂诫也深矣。《象传》曰：“文在中也”，坤为文，五居中，言美积于中而形于外，为能柔中而克守节也，故为元吉。”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坤臣道，五居尊位，为人臣之极贵者，如舜之摄位诛四凶，周之摄政诛二叔。爻曰“黄裳，元吉”，是以文德而发为武功者也，故《象传》“文在中也。”

○问功名：六五辰在卯，得震气，震有功名奋兴之象。五又离爻，离为黄位，近午，上值七星，七星主衣裳文绣，故曰“黄裳”。离又为明，有文明发达之象，故曰“文在中也。”

○问营商：坤五变比，比吉也，辅也，商业必得比辅而成。比卦下坤

上坎，坤为裳，故曰“黄裳”；比为美，故曰“文在中”，知其经商必是锦绣章服之品。曰“元吉”，必获利也。

○问疾病：坤为大腹，又黄为中色，裳下饰，可知其病在中下两焦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二年，占贵显某之气运，筮得坤之比，乃呈之三条公及伊藤伯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黄裳，元吉。”

断曰：坤之为卦，纯阴而无一阳，五爻虽属君位，而坤卦皆臣事。“黄裳，元吉”者，如周公位冢宰，辅成王以摄政，畏天命不敢服黄衣，唯着黄裳，以严君臣之分者是也。唯其忠信笃敬，虽持朝宪，辅弼国君，故曰“黄裳，元吉”，否则，其凶可知也。今贵显某，幼而有神童之誉，及长拔擢藩中，久留于欧洲，不特博学，又通晓海外各国之政体风俗，其归朝也，立要路而执掌职务，隐然负众人之望。然今筮得此爻，不堪骇异，盖此人久居欧洲，虽通君民同治之政体，或不明本邦建国之治法。安危之所系，殆见于此筮数乎？甚难其判。

其后宪法发布之日，某氏为凶暴者所害，于是始叹此占之有验也。

上六：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

《象传》曰：龙战于野，其道穷也。

上爻居全卦之终，是阴邪极盛之时，变而为剥，则有一阳与五阴相战之象。是以初六履霜之始，圣人谆谆警其将至坚冰，夫阴邪之势过盛，必将剥阳；其剥之甚也，势遂至于相战；及其战也，阴虽盛大，阳虽减退，终必两被其伤。血者伤害之甚也。玄者天色，黄者地色，天地即阴阳，故血色玄黄，为阴阳共伤也，故曰“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”。近推之于一家之事，为人父兄者，其初误子弟之教育，遂养成不肖，其结果遂致骨肉相残，同类相害，争斗杀伤，势穷而始止。《象》曰“其道穷也”，其字即指阴阳君臣而言；道字亦指君臣；穷者穷困窘迫也。夫至君臣相战，其臣之横逆无道，固不俟论，其君亦未为无过。《系辞传》曰，“上慢下暴，盗思伐之矣”，“慢藏诲盗，冶容诲淫”，使其臣下至此者，君道之穷，亦即臣道之穷也，故曰“其道穷也”。龙本乾之象，今此爻言龙者，示阴极而抗阳也。又



曰野者，以在外卦之外也。爻辞不言凶者，其凶不待言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象已明示是两败也。

○问功名：上处外卦之极，是穷老人闹，抑塞已久，一战复北，可哀也。

○问营商：上六坤卦之终，其道已穷，是资财既竭，血本又耗，商道穷矣。

○问疾病：必是阴亏之症，阴极抗阳，肝血暴动，命已穷矣。

○问六甲：阴尽变阳，可望男孩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六年，占政府气运，筮得坤之剥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”

断曰：坤之为卦，纯阴而无一阳，是君德不耀之时。今者明君在上，俊杰在位，占得此卦，窃怪与时事不合。盖在朝诸公，远忧深思，襄理国事，同心同德，鞠躬尽瘁，何至有龙战之象？既而思之，龙之为物，神化不测，古者豪杰之士，才能卓绝，往往以龙称之，或者大臣之中，各怀忠愤，因意见之不同，以致议论之过激，始而相忌，继而相仇，终至相斗，各分党与，互相攻击，不奉朝旨，是谓野斗，故曰“龙战于野”，如曩昔源平之争权是也。此爻之象如是，然度今日在朝诸公，必不出此，犹疑莫决，乃呈之于三条相公。

先是，维新伟业略得整顿，大臣参议，多经历欧美各邦，视察实地，将取彼之长，更定国政。岩仓右大臣以下，木户大久保、伊藤山县诸公，远赴欧美，盖行者居者，各尽厥职，以匡中兴。约以一行未归之间，不启别议，岂图事出意外，缘我云扬舰测量朝鲜国仁川港，彼国轰炮击之，庙议纷起，谓宜兴师问罪，以雪国辱，电信达于欧洲。大久保公先归，欲停此议，西乡以下诸公不从，议论愈激。未几，岩仓右大臣等皆归，征韩之论，为全国之一大问题。物议嚣嚣，人心悻悻，终归议和，而主征韩者，各怀不平，纷纷去官，于是七年有佐贺之变，九年有长州之乱，十年有鹿儿岛之役，国家之不祥连臻，“龙战于野”之辞，实不虚也。

《易》之前知事变，大抵类此。

○明治二十七年冬至，占明年之丰歉，筮得坤之剥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”

断曰：坤地有生育万物之性，受太阳之光热，以奏其功者也。然此卦

纯阴而无一阳，为多雨少晴之象。爻辞“龙战于野”者，谓阴阳不和，气候不顺，恐难望丰熟，故《象传》曰“其道穷也”。愿当路者，预知年谷之不登，宜讲救荒之策，以备之也。

果是年诸国有洪水之害，暑气亦比他年稍薄，秋收止七分。

用六：利永贞。

《象传》曰：用六永贞，以大终也。

用六之义，已示之卷首。永者长也，远也。坤卦之象纯阴，为臣妻之义，在人事则柔顺贞正，而悠久有恒，不变其志，可以从君从夫矣。忠臣不事二君，贞女不更两夫，即“永贞”之义也。为人臣为人妻者，从“永贞”之义，则大吉而有终，若少变之，则大凶大恶之道也，故深诫之曰“利永贞”。盖阴之性，柔躁而难守其常，有易进易退之弊。《象传》曰“以大终也”，谓其不变坤道之顺，而全其终也。若变动则阴侵阳，臣侵君，妻凌夫，逆理悖常，乌得全其终哉！又阳为大，阴为小，阴者柔也，暗也，小也，然勤而不怠，必强学而不懈，终明，是有以大终之义也。

按：乾之用九，以过刚强，宜守无首之道；坤之用六，以阴道、臣道、妻道，宜守恒常之德，不可变动。是警戒之辞也。



易断（中）

[日] 高岛嘉右卫门 撰

王浴本 译

䷧水雷屯

屯，上一象地，中山象草，下乚象草根之屈曲，即草木穿地始出，欲伸而未能即伸之形。内卦震，震雷也，能以鼓动发育万物；外卦坎，坎水也，能以滋润养成万物。按：卦为雷在水中，当冬至之候，雷欲发于地下，而地上之水，冻冰凝结，为所压抑，不能遽出于地，其象艰难郁结，如物之勾萌未舒也，故名之曰屯。

屯：元亨，利贞。勿用，有攸往，利建侯。

“元亨”二字，概括全卦之终始而言也，非谓屯之时即亨通也。凡天下之事，创业伊始，必有屯难，唯能耐其辛苦，勉强不已，自然脱离屯难，终得大亨通之时也，故曰“元亨”。夫人处屯难之会，所当动心忍性，坚贞自持，安于“勿用”，不敢先时妄动，又陷于险。虽明知后日利有攸往，自得亨通，要不可轻用其往也，故曰“勿用有攸往”。此卦阳爻唯二，九五为坎险之主爻，初九为震动之主爻。九五之君，当艰难之日，欲以征伐初九有为之人，必反致招祸也，不如优待之，以为侯伯，斯得共济时艰也，故曰“利建侯”。侯者震之象，故豫之《彖》辞，亦曰建侯也。

《彖传》曰：屯，刚柔始交而难生，动乎险中，大亨贞。雷雨之动满盈，天造草昧，宜建侯而不宁。

乾纯阳也，坤纯阴也，此卦内初九，外九五，二爻之刚，与四爻之柔，始相交也。内卦之震雷欲出地，而外卦之坎水遏阻之，以成屯难艰险之势，故曰“刚柔始交而难生”。《说卦传》曰“震一索而得男”，即始交之象也。又曰“震动也，坎陷也”，震以阳动之性，在坎阴之下，动而未能出也，故

曰“动乎险中”。然在险难之中，能守贞正而不滥，他日自得大亨，故谓之“大亨贞”。震雷者，阳气之奋劲，坎雨者，阴泽之普施，故曰“雷雨之动满盈”。盖初九震之主，九五坎之主，故教之以无相敌害，仿雷雨之作用，使得相亲相助也。阴阳始交，故曰“天造草昧”。《说卦传》曰，震为萑苇，草字出于此；坎为月，天未明也，昧字出于此。当是时也，六四之宰相，礼遇初九之臣僚，相与辅相，使之共济时艰也，故曰“宜建侯”也。时方创业之世，非升平守成之日，岂可优游逸乐哉？故曰“不宁”。夫当此天地始创，阴阳始交，以精与气交媾，生物成象。震为萑苇，生长于互体坤地，以巩固地盘之组织，继而胎卵孵化，介类繁生。初九、九五二爻，并属阳刚，其中却含柔软坤体，为蚌蛤之象。盖万物之生，各具心灵，自能飞潜动跃，此自然之理也。我国旧俗谓主泥土之神，曰泥土煮尊，谓主沙土之神，曰沙土煮尊，主动物之神，曰面足尊，主植物之神，曰惶根尊，犹是生人之命，相传南斗主生，北斗主死者是也。故凡一物一命，皆有神主之。大凡始生之时，恰如草木逢春，其繁殖，一雨多于一雨，即“雷雨之动满盈”者也。人类繁殖，不可无大德之君以统御之也；君犹不能独治，必使贤者以为辅弼，是所谓“宜建侯”也。惟天地闭关未久，尤当无教逸欲，自耽安宁逸乐也，故戒之曰“不宁”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则为阳刚之君子，与阴柔之小人始交，互异气质，彼此辄生争论，谓之“刚柔始交而难生”。何者？内卦我也，有雷厉之性，欲奋发而立志；外卦彼也，有水濡之性，挟下流之邪计，以妨我行为。凡我所欲振兴者，彼皆阻挠之，使不得成就，欲进不能进，欲往不能往，是谓之屯，故曰“勿用有攸往”。是以百事困难，恰如陷落水中，而不得自由，谓之“动乎险中”。虽然，气运变迁，困极必亨，犹冬去春来，冰冻自解，雷气发生，屯变为解，则屯难解散，而气运一新。故不宜急遽而图功，唯当固守以俟命，待气运一转，阳升阴降，自见君子当权，小人退位，是出屯而入亨也。当屯之时，要不忘此义也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则以下卦为人民，有暴雷上轰之象，蓄异谋，倡异论，欲以撼动上卦之政府；上卦为政府，下令如流水，以遏止下民之妄动，甚至以刑法制之。刑字古作荆，从刀井，谓犯法之人，如陷入井中也，是下



卦之屯也。政府虽有政刑，或不能遏止下民，而反为下民所困，以阻国运之进步，是上卦之屯也，谓之“刚柔始交而难生”也。初九者，下卦雷之主，即一阳之微动乎地下坎水之中。夫天下无事，英雄亦与凡庸无异，今当屯难之时，初爻一阳，以君子刚健之才，将奋发而有所为，岂可晏然处之乎？在上位者，唯尊其位，重其禄，以礼遇之，使之济世之屯难，不然，欲以威力压之，却生不测之祸乱，争功者并起，人心愈形扰乱矣，谓之“天造草昧，宜建侯而不宁”也。“天造”，犹天运也；草者，谓人心之草乱而失其伦序；“昧”者，谓冥顽而不明，是即屯之象也。

《易》有四难卦：屯、坎、蹇、困是也。屯者，“刚柔始交”，不知其意之所在，故生猜疑之念，为初酿困难之时。坎者，二人溺水之象，被我共陷困难之中，唯能耐守当日之困，而得后来之亨也。蹇者，知彼构危险，乃上而不进，犹跛者之不得寸步也。困者，泽中无水之象，恰如盆栽之草木，滋润之气已竭。屯者难之始，坎者难之连及者，蹇者难之央，而困者难之终也。

通观此卦，初九，虽有建侯之才力，以当屯难之时，磐桓不进，居贞正之位，遇险而能自守其正。六二，居九五之应位，而为初九所挑，不能与九五共事，犹贞操之妇，拒强暴者之挑，经十年之久，始归其正应之夫。六三，为喻利之小人，乘此不明之时，欲独博其功。六四，应初九，亦比九五，因有所忌惮而不能共事，虽有“乘马班如”之屯难，终归正应初九之吉。九五，中正而并有位德，然介居二阴之间，不能沛雷雨之泽。上六，居屯难之终，无能为世。盖三与上无应之屯，二与四有应之屯也。六爻共动，当陷险之时，务要谨慎持重，经过屯难之气运，自有得志之日。曰“大亨贞”，大亨者，正屯难已解之时也。

《大象》曰：云雷，屯，君子以经纶。

不言雨而言云者，屯之时，云开于上，雷动于下，未能成雨；未能成雨，所以为屯。君子法此一二气之动作妙用，以经纶政教之组织。“经纶”，犹言匡济也。经者机之纵丝，纵丝之不可易也，犹国家之大经，政教人心相合而不可紊也；纶者，机之横丝，犹取宇内各国之所长，见其时宜，而组织政体也。“经纶”者，即综理庶政之谓也。

【占】 问功名：内震外坎为屯，震为雷，坎为云，故曰“云雷”；震为出，坎为入，欲出而复入，故曰屯。又震为人，为上，坎为经，为法，故曰“君子以经纶”。是君子施经纶之才，而运当其屯也，宜待时而动。

○问战征：勒兵而守曰屯，“云雷”者，蓄其势也；“经纶”者，怀其才也。然当其屯，宜守不宜进。

○问营商：《彖》曰“刚柔始交而难生”，是必初次营商也。凡事始创者，多苦其难。经纶，治丝之事，知其业必在丝棉之类。

○问家宅：震东方，坎北方，震动也，坎陷也，恐是宅东北方有动作，宜经理修治之。

○问婚姻：雷阳气，云阴气，“刚柔始交而难生”，是初婚时，必不和洽，宜正人劝解之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恐始产不免有险难。

初九：磐桓。利居贞，利建侯。

《象传》曰：虽磐桓，志行正也。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。

每卦有主爻，皆具本卦之德，例之如乾之九五，具乾之德，坤之六二，具坤之德。屯以初九为内卦之主，故爻辞全类《彖》辞，他卦主爻，都依此例。“磐”者，大石也，“桓”者，柱也。此爻以正居刚，处险能动，虽有济屯之才，今居众阴之下，上应坎水之险，深虞陷入危险，未足以自持，唯守其身，贞固而耐困难，以待时机之来也。故如磐桓之居下，为柱石之臣，撑持艰难之象。如因对抗之敌而占之，则有强敌坚固而不可摇动之势，在此时我唯固守持重，不可妄动，若妄进则不惟不得其志，却取其败，故曰“利居贞”。《彖》辞所云“勿用有攸往”，亦磐桓难进之意。盖言功业非容易可成，磐桓趑趄，不进不退，以待时会，即所谓“在下位而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”之意。必明善诚心信友，而后乘时得位，则功业可得而成，故有大亨之利也。曰磐，曰居，皆震足之象。“利建侯”三字，与彖同而其义异也。《彖》辞属九五之君而言，爻辞属初九之人而言，故彼训为建侯，此训为所建之侯。侯之于王，臣也，能安其臣职，而为下不悖，即居贞也。

《象传》之意，贵谓阳，贱谓阴，此爻以一阳居三阴之下，为“以贵下贱”之象。虽时蹇位卑，而不得用其力。犹之江海居下，而百川归之，君



主能下人，则众庶归之。屯难之世，江山易主之时也，此爻以刚健之德居下，大得人望，为他日立身之基，故国“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”。第以磐桓观之，似失阳刚之德，要在内心坚确而不失其正也，故曰“虽磐桓，志行正”也。此爻变则为比，比之初六曰：“有孚比之，无咎。有孚盈缶，终来有它，吉。”其不遽求成功之意，可推而知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磐桓，不进之貌；曰“利居贞，利建侯”，乃当屯难之时，内则居正以守，外则求贤以辅，斯民心归向，众志成城，而终无不利矣。

○问营商：初九爻，辰在子，北方，上值虚宿，曰元枵，枵之为言耗，虚亦耗意，不利行商。能以守贞任人，尚有利也。

○问功名：初爻是必初次求名也，“磐桓者”，是欲进不进也。要当志行正直，谦退自下，终有得也。

○问家宅：磐字从石，所谓安如磐石，知其宅基巩固也；曰“利居贞”，知其居之安；曰“利建侯”，知必是贵宅也。

○问婚嫁：曰“以贵下贱”，知为富贵下嫁之象，吉。

○问六甲：初爻生男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六年十二月，某贵显占气运，筮得屯之比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磐桓。利居贞，利建侯。”

断曰：屯者雷动水中之卦，为冬春之候，雷将发于地下，地上之水，结而未解，不能直升，必待冰冻融解，而后能发声也。以未得其时，故名曰屯，屯者难也。然及其时，水气蒸发而为雨，雷得时而升，雷雨和合，发育万物，成造化之功，谓之“元亨”。时之未至，利艰难贞固，若妄动轻进，则必陷乎险中，故戒之曰“利贞，勿用有攸往”。此卦以拟草昧之初，在上位者，宜用在下之志士，以济屯难而安生民也；在下者，不宜侵凌上位，宜奉戴元首，以祈国家之安宁也，谓之“利建侯”也。今某贵显占得此卦此爻，贵显于维新之始，整理财务，使无缺乏，以开富强之基，犹萧何之于汉高也，丰功伟绩，焜耀当今。谚曰“功成者坠，名盛者辱”，某因与同列议论不合，一朝罢黜，然报国之忱，未尝一日忘也。兹由此占观之，曰“利贞，勿用有攸往”，所谓“利贞”者，盖利贞守，不利躁进；所谓“勿用”者，即今舍藏之时也；所谓“有攸往”者，即可知后日之再用也。

至若组织政党，以冀有为，恐党员中邪正混杂，转致酿祸，且屯之六二六三，皆为坤明主利之徒，可以鉴矣。屯之初九，以阳居阳，足见才志刚强，以上有坎水之险，阳陷乎险中，故曰“磐桓”。“磐桓”者，犹以磐石为柱，未可动摇，言难进也。待至气运一变，春冰解而雷雨作，“百果草木皆甲坼”，屯难去而嫌疑自释，九五之君，以礼聘之，翻然而应君命，得以经纶国家，大显其才德，故曰“利建侯”也。某贵显气运如此，彼既不信此占，余亦不复言矣。

○秋田县土根本通明，邃于经学，海人不倦，亦余之益友也。一日访之，出示一轴曰：是轴相传为明人某翁所画，以其无款识，未能辨其真伪，子请鉴之。然余素昧鉴识，乃为之筮其真伪，遇屯之比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磐桓。利居贞，利建侯。”

《象传》曰：“虽磐桓，志行正也。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。”

断曰：此卦内卦震，龙也；外卦坎，云水也，此其画为云龙乎？爻辞“磐桓”，磐，地之磐石也，谓坚固而不可动易也，不可动易，则非伪物可知矣。且曰“利居贞”者，贞者真也，是谓之真品矣。“以贵下贱”者，贵重之物，无人知之，而为所贱也。

迨出画展观，果为云龙之图，笔力遒劲，其非凡笔可知，余即以此卦语为鉴定之。

○占普法战争之胜败。

友人益田者，尝留学欧洲，通晓西洋各邦事情。明治三年，普法两国交战，益田氏来谓曰，普法开战之电报，昨夜至自欧洲，仆尝久在法国，具知其国强，因与英人某赌两国之胜败。仆期法之胜，今朝互托保某银行以洋银若干，君请占其胜负。余曰：子已期法国之胜，何须占筮？氏曰：请试筮之！愚之不已。筮得屯之比。

断曰：吁！法国必败，子必亡失若干元。子意以法为主，故以法定为内卦，法以内卦初爻为卦主，居屯之初，有雷之性，欲动而为上卦坎所阻，故不能进，是屯之义也。“磐桓”，难进之貌，以敌军坚刚，如岩石不可当也。“利居贞”者，谓不可轻举大事，然今法军妄进，将伐普国，详玩此占，其不能胜也必矣。《象传》曰：“以贵下贱，大得民也”，初变为阴，为



“以贵下贱”也，法帝其将降敌军乎？国君降，则震一阳，变而为坤，坤为臣，为众，为民，国无君主之象。后其将为民选大统领，开共和国而治乎？内卦震为动，外卦坎为险，是“动乎险中而难生”，今内卦先动，遇外卦之险，法先开战端，为普兵所阻。又阳为将帅，阴为兵卒，外卦普将，居九五中正之位，有兵士护将之象，普国君民之亲和可知。内卦法将居初九，其位不中，法国君民之不亲和亦可知。大将居互卦坤后，身接军事，其心先以国家人民为赌物也，亦明矣。问其战略，见于内卦初爻，应外卦四爻；外卦五爻，应内卦二爻，是互有内应者之象。然应外卦普者，内卦二爻，即法之中正者，故为有效；应内卦法者，外卦四爻，即普之不中者，故为无效。初阳变而为阴，是夫将之象，法之败已决矣。又论两国之交涉，自法见之，自负为震长男，以普为坎中男，因此开战端者也；自普见之，以己虽为坎中男，以法为艮小男而应之者也。屯卦反为蒙，爻辞曰“击蒙，不利为寇，利御寇”。夫酿战者法，而御之者普，是法为蒙，普击蒙而惩之者也。普御法寇，而非为寇者也，普之必胜亦可知矣。又内卦坎险，不易犯也，外卦艮止，不能进也，更可知法之不能胜普也。

言未毕，益田氏噱然冷笑曰：卦乃凭空之论，犹呓语不足听也。余曰：余凭象数而推算，以决胜败之机。子虽久留法国，目击富强，信其必胜，是见外形，而未见其骨髓者也。《易》者，示天数预定者也，今既推究此占，又复细论时事。三世拿破仑之升帝位也，初千八百四十八年之乱，与民政党而有大功，遂选而为大统领。乘其威福，破宪法，弄权力，而登帝位。今则富国强兵，殆如欧洲列国之盟主，且与英国联合，而伐露国，陷西边土卜之坚城，实足继第一世拿破仑之豪杰，子之期其必胜，盖在于此。余观拿破仑之英豪，乘时践祚，睥睨欧洲列国，所向无敌，凭藉威势，欲使子孙继承帝位。知有不能如志之兆，与普国构兵，以国赌之，将决存亡于一举，是绝伦之英豪，亦为私利所诬谩，遂兴蒙昧之举，陷屯难之险。卦象时事，历历相符，然子何必疑之？

其后普王以六十万众，击法军于莱茵河畔，连战败衄，终退塞段城，普围益急，殆不可支，至八月三世拿破仑举军而降普。因录以证《易》象之不爽云。

六二：屯如遭如，乘马班如。匪寇婚媾，女子贞不字，十年乃字。

《象传》曰：六二之难，乘刚也。十年乃字，反常也。

凡《易》三百八十四爻中，首揭卦名之字者，多言其卦之时也。“屯如”者，难进之貌；“遭如”者，行而不进，转辗迟回之貌；“班如”者，半欲进，半欲退，进退不决之貌。“匪寇婚媾”者，盖六二乘初爻阳，六四之阴应之，谓彼乘马不进者，非通于寇难，乃我之婚媾。然当此屯时，虽明知为正应，不能直行而遇也，故曰“女子贞不字”。《易》中言“匪寇婚媾”者凡三，此爻及贲之六四、睽之上九是也。“女子贞不字”者，此爻中正而应九五之阳，其义可从，然以阴柔，不能往而解屯之厄，救九五坎险之苦，故初九乘其隙来追，此爻居中履正，执义守节，不敢许也。变则为兑，以少女配坎之中男，故托女子而系辞。曰“字”者，许嫁也，言女子有正应之夫。屯之时，内外相隔，不得从之，进退踌躇，是以“屯如遭如”也。“乘马班如”者，以震坎皆有马之象，故称“乘刚”曰“乘马”。时以初九之男子比我，虽欲娶我，不敢应其求，忌之避之，犹寇仇也。然初九实非寇我者，乃欲与我共事，特本婚媾耳，而我守正而不失其道，即贞而不字之象也。互卦有坤，坤数十，数之极也。又震为卯，坎为子，自卯至子，其数十。十干一周，而地数方极，数穷事变，星移物换，十年之后，其妄求者自去，屯难已解，而始得许嫁九五之应，谓之“十年乃字”。此爻犹太公居渭滨，伊尹居莘野，孔明在南阳也。屯难之时，群雄并起，不独君之择臣，臣亦择君，六二之“屯如遭如”，又非无故也。《象传》曰：“六二之难，乘刚也”，六二之艰难忧苦如此者，谓乘初九之刚故也。难字释“屯如遭如”之义。凡爻以刚乘柔为顺，以柔乘刚为逆，逆则其情乖而不相得，犹下有强刚之臣，我实艰于制驭。《象》曰“十年乃字，反常也”，十年之久，尚守其贞操，而从九五，复女子之常道，何者？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，人伦之常也。女子二十而嫁，十年乃字，故曰“反常也。”

【占】 问婚嫁：爻曰“匪寇婚媾”。是明言佳偶，非怨偶也。但曰“女子贞不字，十年乃字”，知于归尚有待也。

○问战征：六二以柔居柔，有濡滞之象，故曰“屯如”。《春秋传》：“有班马之声，齐师乃遁。”古者还师称班师，故曰“班如”，知行师未可遽



进也，必养精蓄锐，十年乃可获胜。

○问营商：媾与购音同，义亦相通。以货物求购，有迟回不决之意，故曰“屯如遭如”。又曰“十年乃字”，十者据成数而言，货物未可久积，或者十日十月乎？

○问功名：士之求名，犹女子之求嫁也，曰“屯如”、“遭如”、“班如”，皆言一时未成也。“十年乃字”，此其时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子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五年，占某贵绅之气运，筮得屯之节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屯如，遭如，乘马班如。非寇婚媾，女子贞不字，十年乃字。”

断曰：此卦阴阳始交，为万物难生之时，故名曰屯。屯者难也，大抵事物之初，未有不艰难者也。草木之自萌芽而至繁盛，必先经霜雪之摧折而后得全也，况君子之经纶天下，谈何容易！此卦以震之动，遇坎之险，进必陷于险。凡一事之未成，一念之未遂，皆屯也。然事未有不始于屯，而得成者也，匡世救难，其大者也，《彖》曰“元亨利贞”，即是也。人能守利贞之诚，可遂获元亨之时，是以曰“勿用有攸往”。今某占得此卦，在某识见卓越，才高智邃，维新之始，既有大功于国家，后虽辞职挂冠，其志要未尝须臾忘君也。今又奉敕当大任，行将出而有为，爻辞则曰“屯如遭如，乘马班如”。屯者，屯难之义；遭者，迟回不进之貌；“乘马班如”者，乘马将进而复退之意也。此爻居辅相之位，上应九五之君，而以阴居阴，不能解屯难之厄，恐将出而仍不能遽出也。犹女子之思嫁，虽有正夫，因其内外相隔，不得从之，故有此象。盖阴者阳之所求，柔者刚之所凌，时当其屯，六二之柔，固难自济。又比以初九之刚，恐不能免于嫌疑，可不戒慎乎？

后某因与政党首领某相会，致生政府疑忌，遂复辞职。《易》爻之著明如此。然今虽不遂其志，十年之后，则屯极必通。夫以女子之阴柔，能守其节操，久而必得其亨，况贤人君子之守其道，中正以匡家国者乎？

六三：即鹿无虞，惟入于林中，君子几不如舍，往吝。

《象传》曰：即鹿无虞，以从禽也。君子舍之，往吝穷也。

“即鹿”，谓逐鹿也。鹿禄同音，又通乎禄利之义。鹿指九五而言。“虞”，掌山泽之官，犹土地向导者也，盖指初爻而言。初爻人位，故曰君子，与乾之九三同例。“几不如舍”，舍者，止也，谓知其功之不成，不如见几而上也。“往吝”者，吝，鄙吝贪吝之义，谓欲往而遂其志，必致辱名败节也。互卦为艮，艮者，止也。此爻以阴居阳，有阴柔而躁动之性，且乘应皆阴，无贤师良友训导，犹猎者无虞人之向导，而独入林中，虽冒险而进，不能获鹿，日倾西山，马困身疲，不可如何也。且林中之险，非必入而后知之也，无虞人之向导，在即鹿之初，其机已见，然以其贪于从禽，往而不舍也。夫舍与入林，均不获鹿，舍则为君子，入则为小人，君子小人之分，无他，利与义之间而已。《象传》“以从禽也”者，谓为贪心所使也。又爻辞曰“几不如舍”，《象传》曰“舍之”者决去之辞也。此爻变则为既济，既济之九三，曰“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”，建国之意，可并见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爻曰“即鹿无虞，惟入于林中”，犹言行军而无向导，冒进险地也。当知几而退，否则必凶。

○问营商：玩爻辞，知其不谙商业，不熟地理，前往求货，不特无货，反有损失，舍而去之，尚无大害也。

○问婚嫁：是钻穴隙以求婚也，其道穷矣。

○问功名：梯荣乞宠，士道穷矣。

○问六甲：六三阴居阳位，生男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八年应某显官之招，显官曰：予今将为国家进有所谋也，请占其成否如何？筮得屯之既济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即鹿无虞，惟入于林中，君子几不如舍，往吝。”

断曰：屯者物之始生也，为勾萌未舒之象。阴阳之气，始交未畅，谓之屯；世间有难而未通，又谓之屯；又遇险不遽进，又谓之屯。以人事拟之，则内卦之雷有动之性，欲奋发而有为，以外卦坎水之性，陷下而危险，有动而陷险之象，人苟欲有为，以前有危险，必不能如志也。非其才之不足，实运当其屯之象也。“即鹿无虞”者，欲入山中猎鹿，而无向导，致迷其途，必无所获。盖言此卦无阳爻之应比，其入于林中者，犹言贪位而前往，终不免羞吝也。《象》曰“君子舍之”，为能见几也，小人反是，“往吝



穷也”。二爻辞曰：“十年乃字”，今得三爻，九年之后，气运一变，必可达志也。

当时显官不用此占，往干要路，终至辞职，不得其志，至二十五年，果后见用，再登显要，计之恰好九年云。

六四：乘马班如。求婚媾，往吉，无不利。

《象传》曰：求而往，明也。

“乘马班如”，解见六二下。六四之位，与九五之君，刚柔相接，然以阴居阴，其才不能救天下之屯，故欲进而复止，“乘马班如”也。夫大臣不患无才，患不能用才，苟能求贤自辅，可谓贤明也。其取象与六二同，盖以初九为刚明有为之才，求之偕往，相与共辅刚中之君，庶几“吉，无不利”，谓其有知贤之明，而无嫉贤之私也。故《象传》曰：“求而往，明也。”初九亦然，若不待其招而往，不知去就之义，岂得谓之明哉！此爻变则为随，随之九四，曰“有孚在道以明，何咎？”可以知婚姻之正道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“乘马班如”者，不明其进攻之路故也，明而前往，则所向无敌，故曰“往吉，无不利”。

○问功名：士者藏器待时，不宜躁进，迨于旌下逮，出而加民，“无不利”也。

○问婚嫁：《诗·关雎》云，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逑，求也，必待君子来求，始为往嫁，故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大仓喜八郎氏斡人某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屯之随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乘马班如。求婚媾，往吉，无不利。”

断曰：屯之为卦，我欲奋进为事，彼顽愚而妨之，故不能奏功，是屯之义也。今以四爻观之，四者比五，而在辅翼之位，但以五之不用我策，当变志而应初爻之阳爻。爻辞曰“乘马班如”者，谓欲进而犹未定也；“求婚媾，往吉”者，谓当求阳刚之初爻，以相辅也。

后依所闻，彼大仓之斡人与支配人，共趋广岛为镇台商务，继与支配人不合，意气不平，直辞大仓氏，自行大阪，开店于同镇台之侧。用从前同业某支配人，盖即卦中求初爻相助之兆也。

九五：屯其膏。小贞吉，大贞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屯其膏，施未光也。

膏者，膏润，坎水为雨为云之象。“屯其膏”者，谓时当屯难，不得下膏泽于民，致财政涩滞，有功而不能赏，有劳而不能报也。五爻中正而居尊位，得刚明之贤臣以辅之，则能济屯矣，以无其臣也，故“屯其膏”。初九备公使之选，在下而遵时养晦，六四应之，民望归之。九五居尊，而陷坎险之中，失时与势，其所应六二之臣，才弱而不足济屯，小事守正则可得吉，所谓“宽其政教，简其号令”，可使之徐就统理也。唯至大事，则不可也，若夫遽用改革，恐天下之人，将骇惧而分散，是求凶之道也。自古人君，时当叔季，往往愤权柄之下移，遽除强梗，而为权奸反噬者不少，谓之“小贞吉，大贞凶”也。夫天子亲裁万机，其中所尤急者，在于抚育教化万民，各使之沐浴泰平之德泽，无一夫不得其所。今九五之君，陷坎险之中，屯难之世，左右股肱之臣，亦皆阴柔，而无免险之力，不得施膏泽于下，故《象传》曰：“屯其膏，施未光也。”

【占】 问功名：士之所赖以显扬者，全望上之施其恩膏也，若上“屯其膏”，而士更何望焉！

○问战征：上有厚赏，则下愿效死，若恩泽不下，势必离心离德，大事去矣。凶。

○问营商：膏者谓商业之资财也，“屯其膏”，谓蓄聚而不流通也，小买卖犹可固守，大经营未免困穷矣。凶。

○问疾病：膏者在人为脂血，屯而不通，是闭郁之症，初病治之尚易，久病危矣。

○问六甲：九五居尊，生男，且主贵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九年初夏，某法官来访，曰：仆常在某任所，该地有一银行，颇称旺盛。仆偶听友言，为该行株主，购入株券若干，今犹藏之，顷闻该银行生业不佳，若将颠蹶，仆甚忧之。请君占该行盈亏如何？筮得屯之复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屯其膏。小贞吉，大贞凶。”

断曰：屯者，屯难之甚。五爻在天位，而不能施雨泽，谓之“屯其



膏”。《诗》曰：“芄芃黍苗，阴雨膏之”是也。以政府言，公债之利子，不能下付之象。据此则如该银行，必会计窘缩，未能获益于株主。然屯之《彖》辞曰“元亨利贞”，又《传》曰“君子以经纶”，故今虽陷困难，待时值元亨，必能经纶而奏救济之功。试为之推其数：二爻曰“十年乃字，反常也”，自二而数之，至下卦蒙之五爻，是为十年，今该行既过四年，再后六年，自当偿今日之损亡，必大有起色也。且蒙之五爻曰“童蒙，吉，”是株主犹童稚之无意无我，而受父母之爱育，师范之训示，不劳神思而得利润之象也。请君不患今日之窒滞，拾袭株券，可以待他日之兴隆也。

某氏拍手，感余言之奇，且曰：《易》占诚神矣哉！余之所言，则福岛银行也，该行头某，曩在东京，窃染指于株式市场，大取败衄，余殃波及该行会计，以至不能配赋利润。今得此明断，余心安矣。

○二十七年九月，我国有征清之举，涩泽荣一氏以下，东京及横滨富豪，倡使全国富豪献纳军费之议，报之于余，余乃占其事之成否，筮得屯之复。

爻辞曰“九五：屯其膏。小贞吉，大贞凶。”

断曰：此卦内卦则首倡者，有雷之性，欲发声而震起百里；外卦则其他富豪，为水之性，就下不能应上，如雷动水中，不得如响斯应，曰屯。屯者事之滞也。今当国家需用孔急而募饷未集，有如密云不雨之象。故曰“屯其膏”。富豪者或能致少额，不能输巨额，故曰“小贞吉，大贞凶”，此举恐难如愿也。夫国家当大事，求微细之资于有志者，犹疗巨创以膏药，物之大小不相适可知，使他人闻之，不免笑我识见之陋劣。余谓国事，当以公议谋之。尔后闻集议员于广岛，立决一亿五千万元公债募集之议也。

上六：乘马班如，泣血涟如。

《象传》曰：泣血涟如，何可长也。

“乘马班如”，解见六二下，“泣血”者，悲泣之切，泪竭而继之以血也。坎为血卦，故曰“泣血”。“涟如”，泪下之貌，此爻变则为巽，以坎水从巽风，涟如之象。上六以阴居阴，在全卦之终，坎险之极，运尽道极，而不能济；三阴而下我应，虽下比五，以屯膏贞凶，不足归之，故困穷狼狽，不堪忧惧，其求救之切，犹欲乘马而驰者也。悲泣之甚，涕泪不绝，

真有不堪其忧矣。然物穷则变，时穷则迁，如因忧而思奋，不难转祸为福，则屯可济矣。此爻与三四两爻，有济屯之志，而无其才，其占不言凶者，盖因时势使然，非其罪也。《象传》“泣血涟如，何可长也”者，谓其不久而时运将变也。此爻变则为益，益之上九曰，“莫益之，或击之，立心无恒，凶”，又可以见其穷之甚也。

屯之经纶国家也，初爻公而忘私，国而忘家，为水地比之世，建侯辅治，可得安泰。四爻往而求贤，与初爻建侯同，为泽雷随之世，亦得安泰也。上爻居于上位，奋发有为，为风雷益之世，国运可进步也。然初四二爻，相疑而不相让，上爻欲进复退，则屯难无复解之日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上居屯之极，进退维谷，穷戚已甚，而至泣血，是军败国亡之日也。凶。

○问营商：“乘马班如”一句，上已三复言之，是商业之疑惑不决，已至再至三矣。极之泣血，知耗失已多，故曰“何可长也”。

○问功名：上居坎终，更无前进，得保其身幸矣。

○问疾病：知必是呕血之症。凶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，又恐不能长大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四年，占内阁之气运，筮得屯之益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乘马班如，泣血涟如。”

断曰：屯者，雷将奋出于地中，为地上之水所抑制，不得出而踴躍之象，故名曰屯。以国家拟之，下卦之人民，有雷之性，欲奋进激动以长势力；上卦为政府，以水之性陷于坎险，压制下卦之雷，不能发动。现时政府，一为条约改正之事实，二为第二议会之准备，舆论喧扰，事务涩滞，国运正值屯难也。又见上卦之阴，应下卦初爻之阳，恐有在朝之人，与下民之有力者，隐相引援，以致滋事。今占内阁，得此爻，上爻近在君侧，但时当屯难，欲尽辅弼之任，苦无应爻之援，为首相者切思辞职，为侯辅者亦欲避位，正是“乘马班如”，进退未决也。追思曩时木户、大久保二氏，任天下之重，而能济其艰，今无其才，回念及之，不堪叹息忧闷，有“泣血涟如”之象。然他日天运循环，至下卦山水蒙二爻，则政府犹教师，人民犹子弟，可得互相爱敬，有豪杰者兴，自能出险济屯，经纶天下也。



䷃山水蒙

蒙字古篆从艸，从一，从冡。艸者草昧，一者掩覆之形，冡者众之本字，众三人，《国语》曰：“三人为众”是也。众民未得义方之训，智识未开，昧而不明，犹为物所掩覆之象，是为童蒙之蒙。此卦内坎水而外艮山，山下有水，水气成蒸为雾，昏不见山之义，故名曰蒙。

蒙：亨。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初筮告，再三渎，渎则不告。利贞。

“蒙亨”之亨，与屯之“元亨”同，非谓即蒙即亨，谓蒙昧者能以先觉为师，以启其聪明，斯蒙者亨矣，故谓之亨。“我”指师言，“童蒙”指子弟言，外卦艮少男，故有童蒙之象。童蒙而求聪明，莫善于求师，其得师也，宜以至诚请益。《礼》曰：往教者，非礼也，是师无往教之礼。故谓之“非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”。盖弟子之求师，与揲筮求神者同，故谓之“初筮告”。初则其发心也，诚一而不杂，迎其机以告之，其道亨也。若至“再三渎”，则私意起矣，杂而不纯，故不告，即《少仪》所谓“毋渎神”之渎，“不告”，即《诗·小旻》所云“我龟既厌，不我告犹”之义。《说卦传》曰，艮为手，自二爻至四爻，互卦有震，震为草，即以手揲蓍，“初筮”者，其象取此。且六五有颐口之互象，以虚中之孚而问也。“告”者以九二坎之舌，与震之声应之也。“再三”者，三爻四爻为颐口之象，连渎不已，亨贞之道胥失矣。拒以不告，教者之道正，而求者亦不敢不正，故曰“利贞”。

《彖传》曰：蒙，山下有险，险而止，蒙。蒙亨，以亨行时中也。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，志应也。初筮告，以刚中也；再三渎，渎则不告，渎蒙也。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

屯之后次以蒙，谓山川之位既定，万物繁茂，然犹是蒙昧初启。卦象艮山之下，有坎水之险，水自山上而下，流而为坎。其初为雨为水，不知所自来也。艮，止也，故“险而止，蒙”；坎通也，故“蒙亨，以亨行”。艮止则阴气闭结，故暗；坎通则阳光透发，故明，有由蒙生明之象。此卦自三爻至五爻而为坤，坤为地；自二爻至四爻而为震，震为萑苇，山下之

地生萑苇蒙茸，是蒙之象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有蒙昧无知之象。人幼而智识未发，谓之“童蒙”；不学而不知义，谓之“困蒙”。六五“童蒙”柔中，天姿本美，幼而无知，功宜养；六四“困蒙”重柔，气禀本昏，而又不知自勉，利宜发。故谓之“山下有险，险而止，蒙”也。九二以刚中而应六五，六五为主，九二发其蒙。以阳爻为师，阴爻为弟子，故师得二爻之阳，以应弟子之求，谓之“非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，志应也”。弟子得五爻之阴，以求师之教，当致其精以叩之，谓之“初筮告”，若再三请益，渎慢不敬，则不告也。《易》之理如此，盖师教通于神道，凡人于未来之事，不得不问之于神，神之教之，所谓“受命如响”也，故告蒙亦曰“初筮”，言神之与人，犹师之与弟，应以诚求，不应以渎慢，谓之“再三渎，渎则不告，渎蒙也”。是以“困蒙”者，圣人所欲启发，“童蒙”者，圣人所欲养正也。养正之道，非由外加，亦即葆其固有之天真而已。凡人之受生于天也，耳自聪，目自明，父子自有恩，君臣自行义，莫不自具也。人能不失赤子之心，则亲亲长长而天下治平。且“童蒙”者人生之初也，“童蒙”而无所养，他日欲望其圣，不可得也，谓之“蒙以之正，圣功”也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上卦之政府，有山之性，傲然而在高位，固守而不动，乏奋进之精神。怠于政事，而不眷顾下民，惟以刚重镇压之；下卦之人民，有水之性，犹水之就下，陷于困难之中，苦其生活，忘教育之道，不知国家为何物。故屯蒙二卦，皆为洪荒之世，人民逸居而无教，争夺以谋生，弱肉强食，知己而不知有人。夫天下之人，当其智识未开，而导之于善，则其教易行，及其嗜欲既炽，天良已泯，则其教难行。政府当此时，宜开导斯民，使之就产业，待其衣食之丰足，而后可教以礼义。得此卦知政府之施政，未得其宜，国家之教育，亦误其方，人心激昂，不保无冒昧之举动也。政府既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而下犹不从，不得不出之以政刑，击而除之，亦势所不免也，是以上爻有“击蒙”之象焉。

蒙之时，君子小人，皆不得其位，是非颠倒，邪正混乱，六四一爻，独得其正，亦不容于世，君子为小人所排挤，而不得于世，是国家之蒙也。蒙之世，六五之君，阴柔而顺良，异日听明大启，必将为圣明之君。以尚



在幼稚，其德不普于天下，幸有九二之大贤，与之相应，是朝廷之师傅，而负发蒙之重任者也。此爻非以臣求君，而君求臣也，犹太甲之于伊尹，成王之于周公，谓之“非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”也。且以此治国家之蒙，包容蒙昧之民，诱掖扶导之，可以全教育之功，若犹有不奉教益，懒惰放恣、不知悛改，初六所谓“利用刑人”者，戒之深矣。

通观此卦，初六与上九，治蒙之始终也。九二当启发众蒙之任，六五“童蒙”之主，六三则女子之蒙也，六四“困蒙”之下愚者也。故初六蒙昧之民，而不知受教，不勤民业，以致陷于困难，处之刑辟，以惩其非，是以曰“发蒙，利用刑人”。九二为师，具顺良宏涵之德，善容众蒙，训导得宜，得继祖先之志，使之守其业，故曰“包蒙吉”，“子克家”。六三，其性奸邪，不从教导，故曰“勿用娶女”。六四有顽固强慢之性，不听师教，自陷困苦，故曰“困蒙，吝”。六五犹是赤子，天性纯正，但智识未开，童稚而居君位，克顺九二师傅之教，遂成达识，此圣人之蒙，所谓聪明睿智，而守之以愚者也，故曰“童蒙，吉”。上九师教不得其正，不以德化，而以刑驱，是为寇也，故曰“击蒙，不利为寇，利御寇”也。

《易》中六爻之义，初爻对上爻，三爻对四爻，其义自易明也。例如此卦初爻用刑，上爻用兵以击之；二爻“包蒙”以应五爻，五爻“童蒙”以从二爻；三爻见二爻而失身，四爻远二爻而失利。诸卦之例，大凡如此。

《大象》曰：山下出泉，蒙，君子以果行育德。

坎为水，今不言水而言泉，《易》之例，以水概取险难之义，故避之，取象于泉之始出也。泉之始出于山下，涓涓清澈，不染尘汗，犹童稚之性，自具天良，得勃然发育之势，故取其义，而名之曰蒙也。得于心曰德，见于事曰行，山有生育之德，泉有流行之状，山之生物无限，水之行地不避险易，注诸于江，朝宗于海。君子法此象以果决其行，养育其德，所谓义所当为，勇往直前，无因循畏缩之弊；理之得于心者，优柔厌饫，无虚骄急迫之患。被世人之不得实用者，辄云思而不能行，当因此而反省也。此卦自二至四为震，震为行，艮为果；又自二至上为颐，颐为养，即育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《象》曰“山下出泉”，是潜伏之水也，有伏兵之象。君子谓军中之将帅也。“果行育德”，果者果敢也，育者蓄养也，谓当蓄其锐势，

而果决以进也。

○问营商：玩《象》辞，想是开凿矿山生意。当果决从事，吉。

○问功名：是士者素抱德行，伏处深山之象。曰“山下出泉”，终将出而用世也。

○问家宅：知是宅坐向坎艮。曰“山下”，必近山也；曰“出泉”，必有泉流出其下也。君子居之，其宅必吉。

○问婚嫁：坎辰在子，上值女，《圣冷符》曰，“须女者主嫁娶”。艮下兑上为咸，二气相感，故曰“取女吉”。“山下出泉，蒙”，是婚姻之始也。

○问疾病：艮止坎险，病势必热邪渐陷于内，待初爻发蒙，邪气外发，可保无虞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初六：发蒙，利用刑人，用脱桎梏，以往吝。

《象传》曰：利用刑人，以正法也。

凡人而不喻道理，不通事情者，皆谓之蒙。“发蒙”者，启发蒙昧，使之明晓也。“刑”者，所以治违教犯法之人。“桎梏”刑具，在足曰桎，在手曰梏。“说”，脱也。初爻阴柔而失中正，居六爻之最下，陷坎险之底，如入幽暗之地，不见明光，是爻之象也。“发蒙”者，非不欲诱掖之，劝勉之，无如教之不从，则不得不以刑罚齐之，一经悔悟，便脱刑具，不敢过猛，亦足见发蒙者之苦心也，故曰“利用刑人，用说桎梏”。古圣人之治民也，教化以导其俗，刑罚以齐其众，圣人虽尚德不尚刑，而亦未尝偏废也。按，艮为手，互卦震足，手足爻于坎险，有桎梏之象。又坎通也，艮止也，如能通达，遂即罢止，有脱之象也。若执法过严，下既改过，上复苛责，不特阻其自新之路，或激而成变，故谓之“以往吝”也。盖治民之蒙，不可太宽，亦不可太急，戒之以刑，改则脱之，所谓“恩威并行，宽猛相济”者，发蒙之道，斯得之矣。用刑固非圣人本意，然国家设法，所以齐不齐以致其齐也，若使有罪者皆脱网而去，则法将安用？顾刑法所主，宜大公至正，罚一人而使千万人知畏者是也，故曰“利用刑人，以正法也”。此爻变则为损，损之初九曰：“已事遄往，无咎。酌损之”。其斟酌适宜之义可见也。



【占】 问战征：爻曰“发蒙”，是为伐暴讨罪之师，如大禹之征有苗，格则罢师而还，故曰“以正法也”。

○问营商：初居内卦之始，是必初次谋办也，坎为难，爻曰“发蒙”，曰“用刑”，知营商必有阻碍，殆将兴讼，得直理宜即止，若欲穷究，恐有害也，故曰“往吝”。

○问功名：欲往求荣，恐反受辱，宜自休止。

○问嫁娶：初居始位，爻曰“发蒙”，必在少年订婚。既多事变，罢婚可也。

○问六甲：初爻阴居阴位，生女，又恐生产有难。

【占例】 余亲族田中平八氏来，以其弟某放荡，欲使之悔悟，将以某托余家，筮得蒙之损。

爻辞曰：“初六：发蒙，利用刑人，用脱桎梏，以往吝。”

断曰：蒙之卦象，山为水气所蒸，朦胧不明，故谓之蒙，在人为邪欲所蔽，以致事理不明也。某之为人，才智胆力，悉类其父，但年少失教，竟习纨绔，不知艰难，故浪费货财，好与匪僻为伍。今使暂居余家，当先谕以处世之道，禁止他出，使之悔悟前非，是亦“发蒙，利用刑人”之义也。至其兄虽托于余，其母未免溺爱，恐有怨余教诲过严者，谚曰“人莫知其子之恶”，此之谓也。

既而果如此占，教之一年，因其伶俐之性质，遂生后悔，可望后来之成人也。

九二：包蒙吉。纳妇吉。子克家。

《象传》曰：子克家，刚柔接也。

“包”者，包容之义，“包蒙”者，包容众蒙而为之主也。“纳妇”者，受众阴而为妇也。“包蒙”，言其量之能容；“纳妇”，言其志之相得；“子克家”，言其居下而能任事，故曰“吉”。二爻以阳居阴，具刚明之才，中和之德，当启蒙之任，能以宽严适宜，训导有方，可为君蒙之师也。蒙一卦，只有两个阳爻，余爻皆阴。上九之阳过刚，至于“击蒙”，唯九二之阳得中，故能“包蒙”。且二爻之位，臣也，子也，在臣则与六五柔中之君，阴阳相应，斯内为同僚所悦服，外为众人所归向，虽妇人之性柔暗难晓，能

以柔纳之，自得亲睦，故谓之“包蒙吉，纳妇吉”也。在子则能事六五之父，统众阴之子弟，以修齐家道，故曰“子克家”。夫子能治家，则家道日隆，父之信任专矣；臣能敷教，则民德日新，君之信任专矣。《象》曰“刚柔接也”，即所谓上下合德也。《象传》之意，以二为臣，则以五为君，以二为子，则以五为父，事虽异，义则一也。刚指九二，柔指六五，九二与六五，阴阳相应，以刚中之子，继柔中之父，能治家道，谓之“子克家，刚柔接也”。以阳刚爱阴柔，故有“纳妇”之象；居下位而能任上事，故有“子克家”之象。互卦为震，震为长子，有主器成家之象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二爻以阳居阴，爻曰“包蒙”，有包括群阴之象。《象》曰“刚柔接也”，刚柔者两军也，“接”，接战也，“克家”，犹言克敌也。占例妇为财，子为福，既克敌军，又纳其财，并受其福，大吉。

○问营商：二上以两阳包三阴，一阳在内，一阳在外，有包罗财物，出贩外地之象，故曰“包蒙吉”。“纳妇”者，是必旅居纳妇也，有妇复有子。“克家”者，必其子能继父业也。

○问功名：想不在其身，而在其子也，故曰“子克家”。

○问家宅：曰“包蒙”，以艮包坎，是必山环水抱之地。曰“纳妇”，曰“克家”，是宅必有佳妇佳儿，克振家业，吉。

○问婚姻：玩爻辞，有二吉，明言有妇有子，吉莫大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主富贵。

【占例】 友人药师寺氏来告曰，余自少努力，业务励精之久，渐兴家产，然不幸无子，因养亲族之子，以家产托之。故亲族中皆欲为吾子之想，务辅助之，使之各就产业，各营一家。无如彼多不知处世之苦，不思余之家产，出于焦心竭力之余，洵非容易。而一族中互怀不和，颇生嫉妒，余之所言，亦皆阳顺之而阴背之，恐余之歿后，必至亲族敌视，余心所不安也。处之如何而可？为请一筮。筮得蒙之剥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包蒙吉。纳妇吉。子克家。”

断曰：人当幼稚之时，首宜求师就学，教以道义，启其聪明，长则自能兴事立业，克成家道。若弃而不教，不得诿其咎于子弟，谚云“养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不严，师之惰”，可为戒矣。然教之道，有严有宽，严则致怨，



不如宽而有恩，故曰“包蒙吉”。且此卦上互坤，坤母也，下互震，震子也，是教其震子，并坤母，而亦容纳之，是以吉也。迨其子长成，克治其家，斯不负教者之苦心矣。在足下智识活泼，勉强起家，能分财以抚育亲族，使之各居其业，继承祖先，其情可谓挚矣。而欲使亲族，咸知奋勉，一如足下之经营，其望未免过奢也。亲族中既无足下之才，又无足下之运，殊难相强。今占此爻，明示“包蒙”二字，盖劝足下唯以包容为量，不须苛责。人之至亲，莫如父子兄弟，往往父子兄弟之间，性情不同。父不能使其子皆为肖子；兄不能使其弟皆为悌弟，况于亲族者乎？唯一一以包容待之，斯明者必能知恩，而不明者亦将感而自化，斯彼此可以无忧矣。

六三：勿用取女，见金夫，不有躬，无攸利。

《象传》曰：勿用取女，行不顺也。

“金夫”，犹曰丈夫也，金者，阳爻之称，取刚坚之义，指九二，九二包君蒙，故有富之象。曰“金夫”者，为别上九正应之夫。三爻阴柔而不中正，暧昧而居坎险之极，不能守贞而待时，故求而不止，欲而不择，其行偏僻，其事暧昧，见九二为君蒙所归，得时之盛，因舍上九正应之夫，欲从近比之九二。操行不正，不能复持其身，娶此多欲之女，必无所利也，故曰“勿用取女，见金夫，不有躬，无攸利”。艮山止而不动，坎水流而不止，可见“不有躬”之象。又坎为盗，此爻变则为巽，巽为近利，见人之有金，破节败名，不复知有躬。此爻又变而为蛊，以巽之长女，从艮之少男，惑乱之象。爻辞虽指女与夫言，亦喻辞耳，凡阴柔多欲者，皆可类推。九二有刚中之德，必不比六三而为不义之行，唯六三以不中正，欲自比九二，故系辞于六三，以见罪在六三也。《象传》之意，谓阳倡而阴和，男行而女随，顺也；以女求男，于理已悖，况舍正应之夫，而从比近之金夫乎？故曰“勿用取女，行不顺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爻曰“勿用取女”，女阴象，凡占书以女爻为财，金亦财也，言行军宜散财以容众，不宜敛财以取怨。如掳掠财物，必致师败身亡，曰“勿用”，戒之深矣。

○问营商：六三以阴居阳，阴内阳外，是必行商出外也。行商最忌贪色，男恋其色，女图其财，一入骗局，小则破财，大则伤身。《象》曰“行

不顺也”，顺与慎音同义通，可不慎哉！

○问家宅：玩爻辞，所谓“牝鸡司晨，惟家之索”，是宜深戒。

○问功名：妇道通于臣道，见财忘义，必致声名破败，为女不贞，即为臣不忠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某贵显当维新前脱藩，而与诸藩浪士交，共倡大义，奔驰东西，偶归乡里，遂为藩吏所忌。亲族多疏散，以致妻女亦不善遇，正如苏秦归来，裘敝金尽，妻不下机，嫂不为炊时也。既而维新之世，仕升显职，设邸东京，招致家族，彼糟糠之妻，性质朴野，容貌动止，多不适意。加以前日疏己之嫌，遂去之，外狎一妇，情好最密，谋纳为妻。一日来谓曰：予将娶妻，请占其良否？筮得蒙之蛊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勿用取女，见金夫，不有躬，无攸利。”

断曰：蒙者，物之蒙昧而未发达之称，为幼稚之义。然非专指童蒙，凡人无道义之教者，总谓之蒙。今足下欲娶情妇，占得此爻，爻辞曰“见金夫，不有躬”，此女必有淫行，想是艺妓之女。“金夫”者，谓将以金赎其躬矣。恐品格不正，难谐永好。此女以一时之举动，投足下之意，足下将欲娶之，若娶此女，后来恐别生葛藤，系累不绝，其有悔必也。足下阅阅家风，素守清白，如娶艺妓，必不适堂上之意，而彼妇暂时忍耐，未必能永守清规，足下即不去之，彼亦将下堂求去也。

某不用余言，纳之，后果如此占。

六四：困蒙，吝。

《象传》曰：困蒙之吝，独远实也。

四爻以阴居阴，其位不中，如艮下山足，牢不可移，谓顽固而不知迁善也。近六五之君，才拙而任重，无贤者以辅导，故不堪困苦，而终为鄙吝之行，所谓“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”者也。盖艮之少男，柔弱不中，昏蒙未启，与群宵为伍，是自困也。况上有艮山而不能进，下有坎险而不能退，应比皆阴，无刚明之亲援，凡亲我者皆阴柔不正之徒，则聪明无自发，昏昧无由开，是以为事也，无不困也，谓之“困蒙，吝”。窒而不通曰困，纳而不出曰吝，困犹病者之忌医，吝犹过者之讳师，如此者，教之虽



以其道，不能从也，其吝甚矣。《象传》之意，此卦初爻比九二，三爻应上九而比九二，五爻应九二而比上九，各有阳刚之应比，得贤师良友之辅导，独此爻陷三阴之中，而不得刚实之师友，故曰“困蒙之吝，独远实也”。独者，无助之谓，阳以生为主，故称实也；“远实”者，自我远道之义也。人而远道，孟子所谓自弃者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行军宜深入显出，曰“困蒙”，是人阴险之地，而不能出也，故困。足以济困者，在初爻之阳，六四距初间隔二爻，阳为实，故“远实”。是知救兵在远，不能及也。凶。

○问营商：经商之道，宜亨不宜困，宜通不宜吝。“实”资本也，“远实”则伤其资矣。困蒙之吝，其道穷矣。

○问时运：“蒙”，暗昧也，“困”，厄穷也，蒙而困，其终困矣。

○问家宅：据爻辞观之，家业困苦，宅地亦幽僻，《象》曰“独远实也”，是必孤村而乏邻居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是女必少兄弟，故曰独。

【占例】 乌尾得庵居士，余素所敬信也。明治二十三年十二月，与古庄嘉门氏等数人访余，曰：明年以国会开设之期，吾辈立一主义，欲有所倡导，请占其气运如何？筮得蒙之未济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困蒙，吝。”

断曰：此卦山前水气蒸发，朦胧不明之象。《易》有屯、困、蹇、坎四难卦，其当之者，不能容易脱险，如蒙则否，虽陷坎险，由其爻之所居，有智识者，自得免险也。今以四爻观之，承乘应皆阴柔，无助吾之力，在人则无贤师良友，不得启发其蒙之时也，故曰“困蒙，吝”。君学通古今，才兼文武，其所欲倡导之主义，为天下之公道，加之以卓绝之识见，豪迈之胆力，故以理论之，如天下无敌者。然得蒙卦则天下之人，总如童蒙，不识是非邪正，犹暗夜不辨鸟之雌雄，是以君虽说得中正道理，终不能开发其悟。“困蒙”者，是无其效也，然过此一年，至五爻“童蒙吉”之时，下有九二阳爻之应，得以辅导，自可大遂其志也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○明治二十七年冬至，占二十八年贵族院院议，筮得蒙之未济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困蒙，吝。”

断曰：此卦山下有水之象，水自山上流下，前途不知所之。人亦如此，故虽贤哲之士，得此卦则固有之智识，为物所蔽，为言行蒙昧之时也。今以贵族院见之，若不觉自己之蒙昧，而焦虑国事，犹瞽盲之人，不见全象，而评其形状，谓之“困蒙之吝，独远实也”。为明年院议不举之占也。

六五：童蒙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童蒙之吉，顺以巽也。

五爻以阴居阳，柔顺谦虚，下应九二；艮之少男，得柔中之德，而居尊位，幼主临下之象。九二之贤臣，有刚中之德，能辅佐六五之君，在幼主自知年少，委政贤相，无为而治，如成王之于周公是也。人主能不挟威权，舍己从人，任贤不二，如“童蒙”之得贤师，专心听受，故曰“童蒙，吉”。《象传》之意，以人主之尊，生长富贵之中，不知处世之艰苦，往往疏忠言，远耆德，以致败乱国家，在所不免。今六五能顺九二，故曰“童蒙之吉，顺以巽也”。此爻互卦为坤，坤为顺，变则为巽，顺巽二字，出于此。

《易》中以九居五，以六居二者，虽当其位，其辞多艰；以六居五，以九居二者，虽不当其位，其辞多吉。盖君贵以刚健为体，在虚中为用，臣贵以柔顺为体，以刚中为用，斯上下爻而其志同也。是卦之通例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五互坤，辰在未，值井，弧矢九星在井东南，主伐叛。又东为子孙星，爻曰“童蒙”，是率子弟以从军也，故吉。

○问营商：五为卦主，爻曰“童蒙”，是必店主尚在童年。五应二，《正义》云“委物以能”，谓委付事物于有能之人，是委二也。盖五爻店主，自知年少，顺从二爻，以为经纪，故曰“童蒙吉”。

○问功名：年在“童蒙”，功未成，名未就，惟能顺听二爻师教，则成就未可量也，故曰“吉”。

○问婚姻：蒙上体艮，艮为少男，是以幼年订婚也，故曰“童蒙吉”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友人福原实君，一日来访，告以荣转冲绳县知事，且请占前途吉凶。筮得蒙之涣。



爻辞曰“六五：童蒙，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事物之理未明，蒙昧幼稚之象，故谓之蒙。按此卦以阳爻为师，以阴爻为弟子，今六五阴而应阳，以位得中正，犹童蒙之天禀本美，绝无私欲，故吉。足下之性质温厚沉实，余之所知也，赴任之后，接待僚属，宜磊磊落落，不挟一私，豁达大度，虚怀听受，自然上下同心，彼此相待，公私皆有益也。以蒙卦见之，足下初莅其任，风俗人情，未免蒙昧无知，择属官中通达事务者委任之，藉彼之明，启我之蒙，是为紧要。此占有实与足下之性质符合者，足下能体认是理，而从事县务，后必奏实功也。是所以曰“童蒙古”也。

○明治二十七年冬至，占明年众议院之形势，筮得蒙之涣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童蒙，吉。”

《象传》曰：“童蒙之吉，顺以巽也。”

断曰：蒙者山下有水之象，在人为智识不明，不知事理之方向也。先是众议院创议，节省政费，每年减之，不详度政府之所为，不留意各国之形势。此议纷起，政府颇以财费不足为忧，后有忽有征清之敕，于是众议员辈，皆作晴天霹雳之想，在广岛集议，不终日而决公债一亿万元募集之议，是谓“发蒙”也。蒙也者，非谓愚也，幼而智识未开之谓，故曰“童蒙”。今得五爻，有“童蒙”受教，启迪聪明之意，故曰“童蒙古”。为明年院议之占也。

上九：击蒙。不利为寇，利御寇。

《象传》曰：利用御寇，上下顺也。

“击蒙”者，谓不能“包蒙”，而杖作教刑，怒而出之以击也。此卦四阴二阳，四阴皆蒙昧，二阳均有刚明之才德，足以击蒙也。九二有刚中之德，训导中节，宽严适宜，其于蒙能包之，所谓“董之用劝”；此爻以阳居阴，刚极失中，其于蒙也，乃击之，所谓“戒之用威”。此击字，比“包蒙”之包，“发蒙”之发，凌厉严刻，不言可知矣。然“童蒙”而不从教，初发之而不知感，继包之而不知悟，教之术亦几穷矣，上九亦出于势之不得已也。至击之太甚，未免过于凶暴，是击之者，反为寇也，故曰“不利为寇”。然因其蒙顽不灵，一味优容而不惕之以威，将恐蒙极而流为寇，是



宽之适以害之。击之者，治蒙虽严，正所以御其为寇也，故曰“利御寇”也。曰“为寇”者，寇在我也；曰“御寇”者，寇在彼也。艮为手，有击之象；坎为盗，有寇之象；艮止于上，有御寇之象。上九虽应于三，三之行不顺，是寇也，非婚媾也，故利御之也。此爻变则为师，师又有击之象，乃寇之象。《象传》之意，此卦有刚明之德，比六五而辅翼之，应六三而训导之；且自上九至六三，其应比之间，无有一阳之障碍，是为柔顺之极，故曰“利用御寇，上下顺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上辰在戌，上值奎，奎主库兵，禁不违时，故曰“利御寇”。

○问营商：商业一道，全在利用，又贵顺取。逆取为寇，顺取则为御寇。“上下”者，卖买两家，卖买和洽，则上下顺矣。吉。

○问婚姻：“击蒙”，马郑作“系蒙”，恰合月下老人红丝系足之意。屯卦两言“非寇婚媾”，是佳偶为婚，怨偶为仇之谓也。利用御寇，必为佳偶。妇道贵顺，《象》曰“上下顺也”，是必家室和平也。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此男童年，必宜严教。

【占例】 某氏为朋友调排事务，恐反生枝节，请占一卦，筮得蒙之师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击蒙。不利为寇，利御寇。”

断曰：此卦内卦为水，外卦为山，山被水气所蒙，故有朦胧不明之象。水阴也，山阳也，君之朋友，想为阴柔者所蒙，以致多事，君将居间而处置之，则必去其蒙，而后其事得以就理。始君举正理而婉说之，彼等蒙顽性成，固非可容易了解，于是君乃盛气相争，指摘其奸，攻击太甚，在朋友不特不感其情，反将以寇仇视君也，故曰“不利为寇”。不知朋友之所以不悟，实被阴柔者所蒙，彼阴柔者乃真寇也，君当击而御之，斯其事可理，故曰“利御寇”。

某氏谢而从之。

○明治二十七年冬至，占二十八年我国与英国交际，筮得蒙之师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击蒙。不利为寇，利御寇。”

断曰：此卦山下有霭，朦胧不可远望之象，故名此卦曰蒙。人得此卦，为彼我之情不通，而不知所为也，国家之交际，亦犹是耳。夫智识未明者，

谓之“童蒙”，此卦各爻有教蒙之义。阳爻为师，阴爻为弟子，上爻阳而失中，持之过激，未免薄于情义，甚至反招其怨，故谓之“击蒙，不利为寇，利御寇”。今得此卦，以我国拟纯良之弟子，以英国为傲慢之师，当我国与清国交战得胜，彼因之起妒忌之念。上爻幸居无位之地，故不须劳心，即不以师视之亦可，惟敬而远之，温言宽容，以敦交谊。彼虽有干涉之举，婉辞谢之，不可结寇也，谓之“不利为寇，利御寇”也。

䷄ 水天需

需字，古文作需，本从天，非而字，即下卦乾天，上卦坎云之象形也。《大象》曰：“云上于天，需”是也。音须，从雨得声，此字训待之义。详《彖传》下。

需：有孚，光亨，贞吉，利涉大川。

九五以阳陷阴中，待三阳之进；三阳亦欲进而未进，是以得同心之孚。虽在少时阴暗未消，而乾阳方升，自能光显亨通，而安贞有吉也。险莫如大川，上下相孚，阳长阴衰，往而涉之，必有利，唯在需其时而已。坎乾两卦，其中实，故曰“孚”；互卦离，为光为舟；坎水为川，以乾健临之，故“利涉”也。

《彖传》曰：需，须也，险在前也。刚健而不陷，其义不困穷矣。需有孚，光亨，贞吉，位乎天位，以正中也。利涉大川，往有功也。

此卦水气蒸发为云，云升于天，则大雨之来可立待也，故曰需。又乾为老父在内，坎为中男在外，倚阁之望，待子归来；又乾为进，坎为川，欲进而遭大水，必待水退而进，皆需之义也。凡需之为象不一，而莫急于饮食，外卦坎为饮食，而互兑口，是以九五曰“需于酒食”，《彖传》曰：“需，君子以饮食宴乐。”盖万物必需雨泽而得生，人则需饮食而养生，是需之义也。

以此拟人事，内卦为我，具刚健才力以求进也，外卦为彼，设危险之策略以阻我也。进则必陷于险，未可妄动，唯宜需时，或需彼之奸计败露，或需我之气运亨通，斯进而谋事，方无险阻之患矣。然世人往往虚浮轻躁，不待时机，而任气直前，未有不身陷祸患者也。此卦下卦为乾，惟“刚健

而不陷”，故“其义不困穷”也。至九五之时，危险解释，得志尤易，自可成就大事，谓之“需，有孚，光亨，贞吉，位乎天位，以正中也，利涉大川，往有功也”。凡《易》中曰“光”，曰“光大”者，皆谓其光明正大，能奏成功也。六十四卦中，曰“利涉大川”者凡七，需居其首。自古创造舟揖，以济川，然时或风涛凶恶，多以不能忍耐，致遭覆溺，需卦故首戒之。唯其能需，是以“利涉大川”也。谚曰“急行者要迂回”，此之谓也。大凡人之为事，皆不当顾虑目前，与其速进而有悔，何如后时而圆功？大而求功名，以匡济国政，小而谋财产，以振兴家业，无不当待时而动也，故曰“往有功也”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下卦乾为人民，挟刚健之才力，欲进而参与政事；上卦坎为政府，禁下卦人民之暴进，示以法律。人民恐陷于危险，而不敢进，必待法网稍宽，斯可谋进矣。上卦政府，知下民有待泽之意，怜其陷于困难，布施雨泽，以苏民生，或减其租税，或谋其衣食，或开垦荒田，以资耕种，或赈发米粟，以济凶歉，故《系辞》曰：“需者，饮食之道也。”下卦之人民，具健行之德，非不思进谋国事，因时运未通，不得不隐居求志。是上下共守需道，庶几可得幸福，谓之“需，有孚，光亨，贞吉，利涉大川”也。

通观此卦，初九从二阳之后，有进行之志，虑遇险而难为，未敢轻进。九二，为三阳之主，本可进行，但以坎险在前，恐进而有咎，是以从容待时，即所谓“君子居《易》以俟命”也。九三，重刚而不中，独进而涉坎险，以致酿灾，唯能敬慎，尚可不败。六四，位邻九五，虽能尽其忠诚，而乏匡济之才，为下三阳所疑，未免受伤，仅得以身免而已。九五，秉刚健中正之德，以待天命，是能尽需之道也，故曰吉。上六，当爻之终，险陷已极，无复可需，虽有非意之来，“敬之终吉”。乃知需之为时，能含忍守敬，皆可免祸。需之时义大矣哉！

《象》曰：云上于天，需，君子以饮食宴乐。

坎云在上，乾天在下，阴阳之气未交，而不成雨。盖云在天上，虽有雨兆，或散而复晴，犹之君子养其才德，虽欲出而济世，而风云未会，不得施其膏泽。若怨天尤人，梯荣干进，是小人不知时命者之所为也。所谓



“饮食”者，非侈意醉饱之谓，如孔子之饭蔬饮水，颜子之一簞一瓢也。所谓“宴乐”者，非溺情逸娱之谓，如考磐之足以悲歌，卫门之可以栖迟是也。以其能素位而行，不愿乎外，故曰“饮食宴乐”。余谓我国商人，以当地经营不合，出游外国，劳心劳力，自谋衣食，及一旦报内地凶歉，在外洋贩运米谷，赈济饥馑，藉以获利者，亦需之道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需待也，云在天上，阴阳未交，未可战也。乾为君子，又为武人，属主帅言。坎为酒，故曰“饮食宴乐”盖言行军先备军粮也。

○问营商：玩爻辞，想是贩运粮食，或开设酒馆之业也。曰“云上于天”，是云在上而雨未下，想是资本未集也，故曰需。

○问功名：是风云未际其会。尚有待也。

○问疾病：宜以饮食调剂，安乐自遣，遣久自愈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初九：需于郊，利用恒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需于郊，不犯难行也。利用恒，无咎，未失常也。

“郊”者，偏僻之地；坎者，水也，险也。“需于郊”者，前途为坎水所阻，必待川水减退，故需。又乾为金，如旅客怀金，中途被水，以致滞留者。以乾三爻，对外卦之坎，各以所居远近系辞，曰“郊”，曰“沙”，曰“泥”，取渐次近险之象。此爻去水最远，不敢进而冒险，故曰“需于郊”，所谓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”之义也。躬耕郊野，无求于世，历久而不改其节，故曰“利用恒”。“恒”，不变动之义，“用恒”者，始终不变也。初九之患，相去尚远，然思患预防，恒守其贞，可以免祸矣，故曰“无咎”。此爻体乾，乾者刚健，其道以上行为常，且以初九与六四正应，苟急其应，则必有冒险之虞。今僻处远郊，以待时机，是以《象传》曰：“不犯难行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爻曰“需于郊”，是必屯营于郊也。坎为险，为难，是必前进有险，故《象》曰“不犯难行也”。初为卦之始，知初次出军；曰“恒”，曰“需”，知宜久待。恒而后进，必无咎也。

○问功名：卦属初爻，知为初出求名也。郊为草莽之地，“需于郊”，谓宜退居于野也。恒久也，“利用恒”，谓宜久待而后可利见也。《象》曰

“不犯难行也”，谓其不涉于难；“未失常也”，谓其能守其恒，故无咎。

○问营商：行商之道，以恒久为利。“需于郊”，知必前途有险，暂以货物堆积于郊，以待时而行也。《象》曰“未失常也”，知货物无损失也。

○问疾病：“郊”者田野空旷之处，谓宜就野外，幽居以养病也。“无咎”，即病无害之谓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友人左右田金作氏来告曰：有一会社，咸云利益甚多，将谋入社，请占前途吉凶。筮得需之井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需于郊，利用恒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内卦乾，乾纯阳属金，外卦坎，坎属水，有去高就下之性。且坎为险，谓彼设危险之计，募株主之金，将使人者皆陷之于险。然能察彼社之举动，审彼社之虚实，待其险陷既平，而后入之，是需之作用也。《彖传》曰：“需，须也，险在前也，刚健而不陷”也。初爻之辞曰“需于郊”，郊者，郊外之地，幸去危险尚远，足下不被其所诱，不陷于奸策，持重不变，可谓能守其常也。至五月之后，该社必有祸难，斯投机者皆退，株券亦当下落，此时买株券而入社，其后此社运必当盛大。爻象如此，是宜暂待时机也。

后果如所占。

九二：需于沙，小有言，终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需于沙，衍在中也，虽小有言，以终吉也。

“沙”者，近水之地，比九三之“泥”尚远，比初爻之“郊”近矣。“小有言”者，谓有言论之争。凡《易》之辞，患难之小者曰“小有言”。二爻进初九一等，渐近于险，有“需于沙”之象；虽有刚阳之才，足以济险，以上无君长之应，中无同僚之助，唯居柔守中，宽裕自处，是需之善也。然以去险渐近，虽未至大害，已有小言矣，故曰“小有言”。互卦为兑，兑者口也，悦言之象，坎者舌也，怒言之象，谓彼出怒言，而我能和解之，故曰“终吉”。“衍”，宽绰也，谓胸中宽衍，又能忍耐，终得济焉。故《象传》曰：“需于沙，衍在中也，虽小有言，以吉终也。”凡爻辞变而之成曰终，为原始以要终。“终吉”者，前凶而后吉也。此爻变则为既济，



其爻辞曰，“妇丧其茀，勿逐，七日得”，亦可以见终吉之义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坎为隐伏，玩爻象，谓宜伏兵于沙漠之地。或因间谍致误，小有挫折，终必吉也。

○问营商：二爻辰在寅，上值天江四星，石氏云：“天江明动，大水不具，津梁不通”，因之货物不能通运，故“需于沙”，沙水岸也。虽小有口舌，无害商业，故“终吉”。

○问时运：沙从水从少，是少有水之处，不能通舟楫也。“需于沙”，犹言时运之不能也。二爻辰在寅，又上值箕，《诗纬》云：“箕为天口，主出气”，小有言，是谗言也。然需以待之，故“终吉”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永井泰次郎氏，贷与金于北海道商人，某逾期未返，发信督促，未得回报，因欲自赴彼地，请占一卦。筮得需之既济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需于沙，小有言，终吉。”

断曰：需者，坐而待时之卦也，不宜自进而赴彼地。于《彖》曰“有孚”，见之知彼非故意延缓，因商业上有意外纷纭，为之奔走不遑也，谓之“小有言”。今后四月，即至第五爻之时，彼必可返还其金，谓之“终吉”。

永井氏守此占，而不行，后至四月，果如所占。

九三：需于泥，致寇至。

《象传》曰：需于泥，灾在外也；自我致寇，敬慎不败也。

“泥”者，水际湿土，即水际之地也；“寇”者，坎之象，灾之大也。初九之郊险尚远，九二之沙险渐近，九三之泥，身已接险，祸在目前。此爻居乾卦之极，过刚而不中，故当险难在前，复不介意，恃己同强，见上位之应我，不辨时机，不察事情，一意妄进，将以救在前之险，故非坎险来迫人，人自进而逼险，譬如水不溺人，人自冒险狎水，以致其溺，故曰“致寇”也。然当此时，能操谨思持重之心，戒轻举妄动之失，及早悔悟，犹得免于灾也。《象传》曰“灾在外也”者，坎险在外卦之义；又外者，谓意外之事也。我欲救彼而却为彼所害，九三之意外也。且非灾之来害我，自我去招致其灾，故曰“自我致寇”。若能敬慎自持，量宜而进，虽坎险围绕，亦不能如我何，我自得以不败；故曰“敬慎不败也”。凡争名者毁，争

利者夺，是皆非寇之罪，自招之孽也。此爻变则为节，其辞曰，“不节若，则嗟若，无咎”，可以见敬慎之义矣。又如九三六四虽阴阳相比，不相为助，而却相为害，《易》中此类之比，谓之害比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九三居内卦之终，逼近外卦，坎为寇，亦为灾，故曰“灾在外也”。有敌来寇者，谓寇至，有我自去招敌者，谓“致寇至”。必谨慎自持，先立于不败之地也。

○问营商：“泥”，拘泥也。行商之业，宜流动，不宜拘泥，若拘泥不化，内有疑忌，遂致外生变端。慢藏海盗，即以致寇也，可不谨慎哉！

○问功名：爻曰“需于泥”，泥水际污泥也，需于此，则必将下流而难期上达矣。其不败也亦仅免焉。

○问婚姻：《易》以寇与婚媾并言，谓寇则必非婚媾，是怨偶也。“需于泥”，不进之象，于婚事则必不成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佃岛在监之时，占西村三濑及余三人之身事。余之谪佃岛也，与同囚西村胜藏、三赖周藏，最亲密。一日二人叹曰：我侪有一大难事，须相与计划之。余问故，曰：昔役所有大会议，吾二人为所驱使，事繁议长，入夜渐散，因窃叩所议何事。或曰狱官等议，谓方今菜油价低，菜种价贵，购贵价菜种，制低价菜油，徒劳役徒，反遭损失。今后废制油之业，用此役徒，从事于横须贺船渠之造筑。役徒中有嘉右卫门者，长于指挥，委以指挥之任；胜藏者，长于计算，委以计算之任；周三者，善医，使以诊视役徒之病。亦今日之良策也。且孰见此三人，皆有一癖，非可以寻常视之，他日放免，恐生他事，再罹刑狱，使渠等罪上累罪。是亦可悯，不如长拘留驱使工事，免生他祸，是亦仁术也。会议如此，盖狱官等为此议者，凡幕府之例规，官所收入，以其半额称役得，吏员取之半额贮蓄之。此事若行，吾三人之灾害非浅，子请筮之。乃先为胜藏占之，遇需之节。

断曰：需，须也，坎险在前，乾健临之，将涉水而不轻进之卦也，辞曰“需于泥，致寇至”。九三居内卦之终，最近外卦之坎险，可谓危地也，《象传》解之曰：“灾在外也。”按此灾非横须贺之事，曰“在外”者，必别致之者。吾子有远虑，非犯法而脱役，亦必不复犯他罪者。然则吾子之灾，



其或病乎？若有罹病，吾子须自爱，《象传》曰：“自我致寇，敬慎不败也。”

次占周三，遇鼎之旅。

爻辞曰：“鼎有实。我仇有疾，不我能即。吉”。

断曰：吉也。鼎者，重器而不可容易动者也，况其中有实乎？且风变而为山，山者止而不迁者也，可知其身依然不动。又欲动我者，即“我仇”也，今日“我仇有疾，不我能即”，“有疾”者，无力，其不能动我可知也。横须贺之事，不足忧也。

终乃占余，遇艮之渐。

爻辞曰：“艮其辅，言有序，悔亡。”

余惑之，熟考者久之，既而乃得其悟曰，辅者，口颊也，“艮其辅”者，不妄言也。其下曰“言有序，悔亡”，余他日必有得言语之秩序，为在上者所赏识，可得免罪也。

断虽如是，当时尚不知后日应验如何。后胜藏果罹脚疾，殆陷危笃，得周三敬慎看护而愈。周三由当任吏员免职，横须贺之事遂废，皆得赦免。余为占吏员和田十一郎氏身事，以事能中理，许期半而赦。

○明治二十七年五月，朝鲜国东学党乱起，我国与清国有《天津条约》，六月六日，我国派军前往，至二十三日，朝鲜兵与我兵争斗。其事专依清国政府之命，于是有与清国开战之兆。筮得需之节。

《彖辞》曰：“需：有孚，光亨，贞吉。利涉大川。”

《彖传》曰：“需，须也，险在前也。刚健而不陷，其义不困穷矣。需，有孚，光亨，贞吉，位乎天位，以正中也。利涉大川，往有功也。”

爻辞曰：“九三：需于泥，致寇至。”

《象传》曰：“需于泥，灾在外也；自我致寇，敬慎不败也。”

断曰：此卦有水在天上之象，黑云在天，势将降雨，待时而举，必能奏功也。以内卦为我，乘阳健而将进，外卦为清国，设坎险而陷我，唯我刚健不陷，故不至困穷，待五爻之时，可以进师，谓之“需，有孚，光亨，贞吉，位乎天位，以正中也”。“天位”指九五之时；“利涉大川”者，谓海军必能获利；“往有功也”者，谓陆军必得成功。盖此卦五爻六爻阴阳各得其位，谓得天时之象；三爻以阳就阴，四爻以阴就阳，谓得人和之象；唯

二爻阳在阴位，于地利大有所缺。今占得三爻，是本年六月，已将向危险之地，谓之“需于泥”，《象传》曰“自我致寇，敬慎不败也。”“需于泥”者，谓进退不得如意；“自我致寇”者，谓自我进入也。四爻当七月，辞曰“需于血，出自穴”，此爻居三与五之间，有火，谓穴出火而见血，当预防地雷。按凡四十日间，须择屯营要地，使敌不能袭我，八月上旬，待五爻之气运，一举可以奏大功也。

反是而观，此卦于清国气运，将转入需之下卦为讼。如左：

《彖辞》曰：“讼：有孚窒，惕中吉，终凶。利见大人，不利涉大川。”

《彖传》曰：“讼，上刚下险，险而健，讼。讼有孚窒，惕中吉，刚来而得中也；终凶，讼不可成也。利见大人，尚中正也；不利涉大川，入于渊也。”

此卦上卦天为日本，下卦水为清国，天气上腾，水流陷下，以卦象见之。天者刚健而威，水者陷下而危险困难。然困而思奋，欲藉公言而争是，是以得占讼卦也。清国遭此逆运，计谋筹策悉不达，谓之“讼，有孚窒”。天运如此，故曰“惕中吉，终凶”。且讼之时，非成事之时，故曰“讼不可成也”；但至五爻之时，从大人之意而处事则可，故曰“利见大人”。又于此卦用海军则大败，有军舰覆没之患，故曰“不利涉大川，入于渊也”。

呈此占于大本营某贵显，是月二十八日，《国民新闻》及《报知新闻》皆揭载之。我国得需之盛运，凡四十日后，陆军胜牙山及成欢之役，海军于丰岛及黄海得大捷。清国遭讼之逆运，陆军大败牙山及平壤，军舰至沉没，“入渊”之辞，为不虚也。就占后四十日计之，恰于三十九日得大胜也。又此战终局，需之上六，“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终吉”，后果俄、英、美三国公使来议和，敬而容纳，则终吉也。

六四：需于血，出自穴。

《象传》曰：需于血，顺以听也。

坎阴为血之象，坎险为穴之象。此爻与上六同言穴者，以体坎也。血者杀伤之地，穴者险陷之所，此爻入坎险杀伤之地，为寇所伤，故曰“需于血”。“需于血”者，承前爻“致寇”而言也。盖六四重阴才弱，居坎险之初，以一阴柔之资，为三阳所迫，临大难之冲，唯能顺以从时，不竞于



险难，虽受小伤，不至大凶，终得出险。六四上比九五，为九五所救，出九死而得一生，故曰“出自穴”，犹孔子解匡人之围，文王脱羑里之难也。夫云出于地，升于天，无不由穴，故有“出自穴”之义。且此爻居外卦之始，又有出之象，变则为夬，有决出之义。《象传》“顺以听也”者，谓能顺从九五之训诲也。坎为耳，有听之象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四为坎之始，坎为血卦，“需于血”是战之受其伤也。“出自穴”，是虽伤而犹能出于险也。其所以出险者，盖不在强争，而在顺听也，顺斯免害矣。

○问家宅：曰需血，曰出穴，有出幽谷迁乔木之象。顺者家道顺也，吉。

○问营商：玩爻辞，想必是采取矿产也。“出自穴”斯得利矣。

○问功名：所谓呕尽心血，方得出人头地，故有需血出穴之象。

○问疾病：想是呕血之症，必须调养气血，使阴阳和顺，自可出险得生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虽小有险难，终获安产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九年，知友英国人工学博士某来告曰：余有一女，为法国公使馆书记官某氏之妻，今将分娩，适遭难产，命迫旦夕，愿一筮而卜吉凶。筮得需之夬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需于血，出自穴。”

断曰：需者，待也，万事以待为义。今临难产，唯待其分娩之速也。爻辞曰需，是不能速产也。九五，尚有可待，至上六无可复待矣。知此《易》理，以应其事变，当别求施治之策而已。以全卦象产妇之妊体，九三居阴门之位，阳爻变阴，即得安产之意。今筮得六四之阴，以阴柔而处于险，显见难产之象。且四爻位属腹部，有截开母腹之象。何者？爻辞“需于血”之血，非产血，乃鲜血也；“出自穴”之穴，非阴门，乃截开之穴。宜延外科，别施妙术，若夫侥幸九五之酒食，因循姑息，以延待分娩之期，恐至上爻“入于穴”之时，母子俱难保矣。爻象如此，宜速施应急之术，以图妊妇之安全也。

某氏闻此占断，大喜，速告医师，截开腹部而产，其子虽死，其母幸

得生全。

九五：需于酒食，贞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酒食贞吉，以中正也。

五爻阳刚而居尊位，居中得正，克尽其道，以此而需，何需不获？《纂言》曰：“万物需雨泽，人需饮食，天下需涵养，需之时义大矣哉！”饮食者，人各需以养生，唯人君不需自养，而需饮食以养天下。斯休养生息，使天下之民，人人乐其乐，利其利，咸饜饴于深仁厚泽之中，故曰“贞吉”。然或狃于豆区釜钟之小惠，逸乐自耽，不知警戒，则坠其成业者，往往有之，是谓失其中正也。《象传》曰：“酒食贞吉，以中正也”，戒之深矣。且九五君德，尚在险中，需人共济。初爻乐躬耕以求志，二爻惕人言而复退，三爻守敬慎以免灾，至四爻则出穴而进也，上爻则不速而来也。五爻数来时可，众贤并进，斯时人君适馆授餐，礼隆养贤，贤才亦各效才能，以匡济天下。教稼明农，画井授田，首为民生谋衣食之源，不复使天下有一夫冻馁，即遭荒凶，亦必蠲赈周济，倍切人饥己饥之忧。是王道之久而成化者，其即在需之道乎？《彖传》曰，“需，有孚，光亨，贞吉，位于天位，以正中也”，此之谓也。此爻变则为泰，天下泰平之象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爻辞曰“需于酒食”是得胜旋师，有犒赏策勋之象，故曰“贞吉”。

○问功名：是为鹿鸣宴乐之时也，吉。

○问营商：五互离，辰在午，上值柳，附星有酒旗，有外厨，主宴享饮食，知必是酒馆粮食等业。又坎为人，为纳，知其商业必输入有余也，故“贞吉”。

○问婚嫁：需五爻为泰，泰六五曰“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”，又九三曰“于食有福”，此即“需于酒食”之义也。“有福”，故“贞吉”。《象》曰“以中正也”，是谓得婚嫁之正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得子必置酒设席，古今皆然，故爻曰“需于酒食”。

【占例】 某氏来自某县，曰：今欲谒某贵显，有所恳请，请占贵显之待遇如何？筮得需之泰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需于酒食，贞吉。”



断曰：需者，须也，待也。凡疏远未晤者，偶然相会，必多欢乐。卦象如是，由是观之，足下访贵显，贵显心悦而迎之，加意厚待，淹留京中，屡得招待飨宴，共话旧事，可受敬爱也。故曰“需于酒食，贞吉”。

其后某氏来谢曰：依君之占筮，往访贵显，甚为厚遇，且得达志愿。神《易》妙机，甚灵！

上六：入于穴。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终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不速之客来，敬之终吉，虽不当位，未大失也。

上与四共坎阴，有穴之象。上爻居外卦之终，出而无可行，故曰“入于穴”。“有不速之客三人来”者，谓内卦三阳，不招而皆来也。唯柔顺不拒绝，无妒嫉争竞之心，一以敬礼相待，彼三阳虽刚断，无争夺之意，故曰“敬之终吉”。“敬之”二字，暗含前爻“酒食”之意；“终吉”之义，与九二同。上六阴而居险，无复可需，然能敬而下贤，是无失也，故《象》辞曰：“虽不当位，未大失也。”

按，位者六爻六位，位当者，谓得正位，位不当者，谓不得正位也。是《易》之通例也。然其中亦有差别，《象传》曰位者，多指九五之君位；又《象传》中为生卦法而说位者，六爻之正位也，小畜、同人、大有、噬嗑、家人、归妹、渐、涣、既济皆是也。又《象传》中说位亦有数义。说六爻之正不正者，履之六三，否之六三，豫之六三，噬嗑之六三，晋之九四，蹇之六四，解之九四，震之六三，丰之九四，旅之九四，兑之六三，中孚之六四，小过之九四，未济之六三，皆是也。于三四两爻说之者，盖二五之位虽不正，有刚中柔中之义。又以初上为无位之地，不主说位。位当者吉，位不当者凶；然又有以位不当之为吉者，大壮六五之《传》是也。又于九五有专说君位者，比、否、巽、节之《传》是也。又有系不当位之辞者，需上六之《传》、噬嗑之《象传》、困九四之《传》是也。盖不当位与位不当，其义稍异。不当位者，本非正不正之谓也，故需之上六，以阴居阴，虽得正者，尚有不当位之称。位者谓五之君位也，故需之上六及困之九四，共于君位比近之爻说之。又按此卦中曰“难”，曰“败”，曰“寇”曰“血”曰“穴”，曰“陷”，曰“有言”，曰“孚”，曰“入”曰“酒”，曰“食”，曰“宴”，曰“乐”，曰“郊”，曰“沙”，曰“衍”，曰“听”，皆坎

之象，可知圣人观象，自有妙用也。一说“不速”，谓非不召而来也，需待也，谓需缓之意。观初、二、三、四诸爻，曰“于郊”，曰“于泥”，曰“于沙”，曰出穴，皆渐渐而进，不速而来，谓其迟缓而来也。“三人”者，即乾卦三阳。此说亦通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上为坎之终，穴谓坎险，“入于穴”，谓凭险以自守也。“三人”者，谓内卦三阳；“不速”者，自来也，谓有敌兵三面来围。既入险地，不宜再战，宜以礼貌相接，以和解之，故曰“敬之终吉”。

○问营商：坎劳卦，万物之所归也，故曰入穴。穴窟也，谓贮藏货物之地。“三人来”者，买客也，敬礼以接之，是得价则售，故“终吉”也。然坎为水穴，不宜藏货，幸而客来即售，故曰“虽不当位，未大失也”。

○问家宅：此屋必幽暗潮湿，幸有三面阳光来照，故曰吉。

○问婚姻：需六变小畜，小畜上九曰“妇贞厉”，称妇谓已嫁之女，故曰“不当位”，以其“贞厉”故“终吉”。“入于穴”，有生同室死同穴之义。“三人来”者，媒人也。

○问疾病：曰入穴，凶象也；曰“终吉”，终而后吉，于病亦凶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曰“终吉”，必少男乃吉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二年十二月，友人神保长兵卫之妻，罹胃癌而卧，余占其生死。筮得需之小畜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入于穴。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终吉。”

断曰：需者待之意，又为游魂之卦。游魂者，即人之魂魄离其体而出游之谓也。是天命既绝，然需缓有待，暂时犹可保余命也。

此占以上爻居全卦之终，无所可往，往则复也，故病不愈而死，魂魄复其本也。爻辞“入于穴”者，埋葬之兆；“有不速之客三人来”者，谓僧之来而送葬也；“敬之终吉”者，谓安心坚固，得成佛也。此卦虽原来非归魂之卦，由爻辞而知其必死也。

后不日果歿。

○中野梧一氏，向住大阪，余之所知，偶新闻纸报其自杀，众说纷纷。余惊其事之意外，以为斯人之俊才，何至穷迫如斯？若生前闻之，尚代为处置，今无如之何也，亦可惜矣！适友人来谈，又及此事，讶其致死之由



未明，友人请余筮一卦，筮得需之小畜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入于穴。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终吉。”

断曰：中野氏从事于商业，商业中所谓“入于穴”者，其矿山采掘之事乎？“有不速之客三人来”者，以事业不如心愿，得失不相偿，资金之负债，迫其偿期，屡受财主苛督，无策可出，遂忍心而自灭也。坎为加忧，为心病，互卦巽为风，是疯癫病之象也。又此卦为游魂之卦，是神魂不定也。

其后传闻事实，果如此占。

○一日友人伊东贞雄氏来告曰：余小儿自幼为京都吴服商某之斡人，近来久绝消息，余甚忧之，幸请一筮。筮得需之小畜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入于穴。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终吉。”

断曰：需者待也，内卦乾为老父，待外卦坎中男，消息之象。今得上爻，其辞曰“入于穴”，想必令郎与同僚三人，流连花柳之巷，耽女色也。然此爻变则为巽，巽为风，为人，是本月之末，可必与同僚归宅也。果如此占。

爻神之验，随时随变，不可拘执。如此卦“入于穴”一语，皆当活用，方见灵变。读者宜玩味之。他各爻亦皆如此例，爻辞得豕字，小为鼯鼠，大为象，就其形而活用之类是也。考《易》象者，不可不知此义也。

○明治三十一年，占陆军之气运，筮得需之小畜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入于穴。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终吉。”

断曰：需者，险在前，故有待时而进之象，是以曰需。我国憾兵备之不足，将扩张军备，充实国防。在欧洲各邦，赞我进步之速，而益知将来之可畏，尝遣海陆军参谋，屡来观我兵备。故内则要整顿兵备，外则礼遇来宾，使邦交益密，不启猜疑，谓之“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终吉”也。

䷅天水讼

讼字从言，从公，《说文》曰，“争也”；《六书通》曰：“争曲直于官有司也。”盖坎为言，为平，乾为公，为决，为争，为直，故取乾刚坎险之义，名此卦曰讼也。



讼：有孚窒，惕中吉，终凶。利见大人，不利涉大川。

《彖传》曰：讼，上刚下险，险而健，讼。讼有孚窒，惕中吉，刚来而得中也；终凶，讼不可成也。利见大人，尚中正也；不利涉大川，入于渊也。

此卦上卦为天，气清有上升之性，下卦为水，流动有下降之性，一升一降，各自为行而不相得，则有所争而至于分辨也。故占人事而得此卦，则彼上我下，彼我互异，互不相容，遂各上言于公，以求分别，是讼之卦名所由起也。盖下卦伏坎险之性，上卦挟刚健之行，其心既忍于害物，其力又足以遂奸，谓之“上刚而下险，险而健，讼”。且上位得占乐地，下位陷于困难，居困者必致势穷力竭，既羞且怒，不得已而反唇相讥，争之不已，不得不诉之于官，此讼之所由来也，故曰“讼有孚窒”。“有孚”者，必其中有可信之实，无其实，即是虚妄。然在我有可信之实，而为彼所窒塞，则可信者不能自伸，是以有讼。至既讼矣，虽有可信之实，亦当惕厉恐惧，得伸而止，尚可获吉也；若健讼不已，终极其事，则必凶也，故曰“惕中吉，终凶”。讼有原告被告两造，有实者直也，无实者曲也，当讼之时，直者固直，即曲者亦必饰曲为直，且用巧辩之辩护士，为之架辞以饰其非，据律以辨其诬。听讼者一不明察，必致坠其计中，而曲直每多颠倒，甚或曲者行贿，听者受贿，势必以曲为直，则直者受冤难伸，是不利也，故曰“利见大人”。“大人”者，刚健中正，居九五之尊位者也，刚而能察，健而能决，中则无偏，正则无私，故能是非立判，曲直无任也。盖利者利矣，其不利者即陷于危险之地，如涉大川而遇风波。讼为口舌之风波，故讼亦曰“涉”。《彖传》曰：“不利涉大川，入于渊也。”其戒之深矣。讼之为事，大则为战斗，故讼继之以师。一以口舌争，一以干戈争，皆危事也，凶象也，故以惕为吉，以终为凶。玩《易》者宜知所惧焉。

通观此卦，初爻以柔弱居下，不永其事，虽“小有言”，终得吉也，故曰“讼不可长”。二爻刚健，将讼者也，与五爻相应，以卑讼尊，势不能敌，知其不克，归而逋窜，尚“无眚”也。三爻以柔从刚，能安分守贞，处危知惧，故初之“不永”，三之“从上”，皆终吉也。四爻与初爻对讼，初以“不永所事”，四亦复而即命，故不克，必将敛其欲讼之心，以守其安贞之道，斯无不吉矣。五爻明主当阳，用其中正，以断枉直，辟以止辟，



刑期无刑，在斯时乎？吉莫大焉。上九，讼之终也，即使善讼能胜，得邀命服之荣，然悖得悖失，其能久保乎？至“终朝三褫之”，故《象传》曰，“以讼受服，亦不足敬也。”读初、二、三、四爻辞，惕之吉可征；读五爻之辞，见大人之利可征；读上九之爻辞，所谓终讼之凶，与涉川之不利，又足征也。讼者能翻然而悔，惕然而省，斯有吉而无凶矣。盖惟上有元吉之君，初六之讼，可无以永；九二、九四之讼，不以克；六三可食旧而守贞；终讼如上九者，虽胜终败。是使民无讼者，权在君上。讼之占尽此矣。

《大象》曰：天与水违行，讼，君子以作事谋始。

上卦为乾，天阳上行，下卦为坎，水性就下，上下异其性，各进反对之方向。在八卦中刚健充实者，无如乾，艰难忧苦者，无如坎，其行相背，是相违也。相违必至相争，讼之所由起也。君子见于此象，察其为争为讼之因，在事物之行相违，彼我之情相背，相违相背，不在于成讼之后，而在于作事之始，故曰“作事谋始”。言交朋友者，慎之于相知之始，结条约者，审之于立券之始。盖作事必慎于先图，斯不遗后患；必精其智虑，斯不启祸端，如此则讼自无也。孔子曰：“听讼我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是知使讼之无者，全在听讼者之潜移默化也。九五曰“讼元吉”，其庶几乎？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天乾也，乾为刚武，水坎也，坎为寇盗，故主讼事，亦主军事。两军相违，以致相战，而其所以相违者，则在未战之始，故曰“君子作事谋始”，即孔子慎战之旨也。

○问营商：讼卦内互离，离为资斧，外互巽，巽为商，有营商之义焉。营商之道，相合则成，相违则败，且乾为始，坎为谋，故曰“作事谋始”。善其始，乃可图其终，斯商业得久大矣，吉。

○问功名：乾健也，坎险也，是乾欲进而陷于坎险，此功名之所以难也。

○问婚姻：婚姻者，合两姓之好而成，有相合，无相违也。男有家，女有室，为人伦之始，故君子必求淑女，是谋始之道也。

○问疾病：病之始起，必由阴阳不和，不和则行违，行违即成疾。治之者，宜先慎夫始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失物：此物在高空，坠落水中，不可复得。恐大有口舌之争。

初六：不永所事，小有言，终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不永所事，讼不可长也。虽小有言，其辩明也。

“事”，即讼也，以其事之小，故不曰讼而曰事。“有言”者，即诉讼之言；“小”者，与需之九二小言之小同，谓言论之伤，灾之小者也。此爻阴而居下，其身微贱而无诉讼之势，其性柔暗而乏辩论之才，且畏上怖官，虽内实吞恨，不能遂讼而止。以其力弱，却不至凶，终得吉也。初六事之始，争讼未深，止之亦易，故曰“不永所事”。虽有小伤，以不遂讼得吉，谓之“小有言，终吉”。此爻变则为兑，兑者，悦也，不永所事，变而有悦也。此卦六爻中，惟九五刚健中正，为听讼之君，余五爻，皆讼者也。其中九二、九四、上九三阳，才逞而志强，贪必胜而遂讼者也，故直指其辞曰“讼”；初六六三二阴，柔弱无才，虽一旦起讼，不遂其终者也，故初六曰“事”，六三曰“旧德”，并不指其为讼。此可知《易》爻扶阴抑阳之义矣。又《彖辞》曰“终凶”，此爻曰“终吉”，同一终字，显分吉凶之异，《彖》为讼者言，爻为不讼者言也。讼本凶事，既得辩明，可止即止，若永讼不已，仇怨日深，必至貽累身家，故《象传》曰“讼不可长也”，又曰“其辩明也”。盖以初六之讼不为讼，先是被告也，且不为九二所笼络，虽为六三所疑，小有言语之伤，以上有九四之应，乃得辩明利害，故得“不永所事”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讼者两人相争，战者两国相争，故终讼与穷兵，皆凶事也。爻曰“不永所事”，是谓一战而胜，不复黷武，益见圣人不得已而用兵也，非好战也。

○问疾病：初爻者，初病也，“不永所事”，谓不久即愈也，故曰“吉”。久病则凶。

○问功名：初爻居卦之始，是初出而求名也。“不永所事”，谓不久困于人下也，故曰“终吉”。

○问营商：爻曰“不永所事，小有言”，谓商家贩售货物，宜即售脱，或卖买小有争论，亦无大碍，故曰“终吉”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来告曰：仆意欲求仕，向托某局长引援。某局长者，与仆



有旧好，且必为仆尽力，请试占其成否？筮得讼之履。

爻辞曰：“初六：不永所事，小有言，终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天气上升者属彼，水性下降者为我，彼我心思，两不相合，取象曰讼。我虽有孚实之诚，彼则绝不相顾也，事必难就，宜作变计，谓之“不永所事”。在足下未免心有不平，稍出怨言，转而他求，却可望成也，谓之“小有言，终吉”。

后果如此筮。

九二：不克讼，归而逋，其邑人三百户，无眚。

《象传》曰：不克讼，归逋，窜也。自下讼上，患至掇也。

“不克讼”者，不遂讼而止也；“归而逋”者，以归窜而避眚也。“眚”者，灾也，自为孽曰眚。九二自外来，以刚处险，为讼之主，与五为敌，五居尊位，自知不免，归而逋避，故曰“不克讼，归而逋”。“其邑人”者，附讼者也，主讼既逋，附讼者皆得免灾，故曰“其邑人三百户，无眚”。虞氏曰，坎为隐伏，有逋窜之象；李氏曰：乾为百，坤为户，下卦三爻，故曰三百户。二变而之正，则坎化为坤，故曰“无眚”，是《彖辞》所谓“中吉”也。若归逋而据强地，虽不克讼，尚有相抗之势。至“三百户”，邑之小者也，下既悔罪，上亦免穷。《象传》曰，“归逋，窜也”，按窜字从穴。阴柔之物也，窜之义，曰入穴，可知必窜入阴柔以求免也。项氏曰：“一家好讼，则百家被灾”，今起讼者既逋，余党亦无连坐之患矣。《象传》曰，“自下讼上，患至掇也”，以二讼五，五居尊位，故谓之“以下讼上”；“掇”，自取也，言下讼上，势既不敌，祸患之至，犹自取之耳。一说掇作愒，即《诗》“忧心愒愒”之意，言下与上讼，深为可忧。坎为加忧，与爻辞“惕中吉”惕字意同。此说亦通。凡爻曰“不克”者，皆就阳居阴位者而言，以阳讼阴，故不克。如此爻示人当见机而止，退而避祸，虽非君子所为，处浊世亦足以保身，并可为邑人免患也。此爻内卦变则为坤，坤顺也，有柔顺而止讼之义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二应在五，五在尊位，大国也，二势弱，自知不克，坎为隐伏，故“归而逋”也。三百户小邑，二既归逋，五亦罢战，故三百户得以无眚。

○问营商：九二爻辰在寅，上值尾箕斗，附星天弁，主列肆闹阗，有营商之象。二变为否，否败也，故曰“不克”，有耗败之象。外互巽，巽为归，故曰“归逋”。三百小数也，故曰“无眚”。

○问疾病：玩爻象，是必在外得病，宜速归家调治。病人既归，病气不致传染，故曰“邑人无眚”。

○问功名：爻曰“不克”，是一时不克成名也，退归隐居，亦无害也。

○问婚嫁：二五相敌，尊卑不相偶，宜罢婚，无眚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恐不举。

【占例】友人北泽正诚氏，信州松代藩士，维新之际，奔走国事，与当时名士相交。氏精坤輿之学，尤长汉学，后任外务省某官，居数年，转任华族女学校干事，一日来告曰：予顷因事故罢职，颇不满意，欲与长官辨白其事，请烦一览。筮得讼之否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不克讼，归而逋，其邑人三百户，无眚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上卦乾气上升，下卦坎水下降，是反对之象，主彼我情意不通也。不问事之曲直，论之当否，讼必不克也。唯宜静以处身，不然不特自身有灾，恐祸及他人也。足下翻然中止，无复口舌相争，退藏于密，斯无害矣，谓之“不克讼，归而逋，其邑人三百户，无眚”也。余为之细绎爻象曰：“三百户”，小邑也，邑之小者，称岩邑。又《象传》曰“归逋，窜”，按窜字从穴，穴，岩穴也。且卦秉乾阳，必非凡民，意其为岛民之长乎？

北泽氏首肯而去，未几北泽氏果有任伊豆岛司之命。

六三：食旧德，贞厉，终吉。或从王事，无成。

《象传》曰：食旧德，从上吉也。

“旧”，昔也；“德”，业也。“食旧德”者，犹曰食旧业也。此爻以阴居阳，志强而才微，从九二而起讼，九二以不克而归逋，六三亦归旧居而食旧业，守分安常，不敢复与竞争也。“贞”固守也，“厉”危也，谓虽处危地，能知危惧而贞固自守，终必获吉也。“或从王事”者，上九为此爻正应，或将与之共从王事，然上九“终朝三褫”，是无成也，谓以阴柔不中而无功也。“或从王事”一语，与坤三同，坤以地道，故代而有终。此以讼



故，不言有终，即讼不可成之意。此爻以柔从刚，以下从上，有功而不自居，故能不失旧德。盖有退让之心，无忿争之念，忧勤惕厉，自知才力柔弱，一唯从上所为，即有成功，不敢自居，故“无成”而终得吉也。此爻内卦变则为巽，巽者顺也，即从上之象。夫讼凶事也，观初三两爻，以柔不克讼者曰“终吉”，可知刚而好讼者必凶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六三居坎之终，逼近乾位，所谓“阴阳相薄”，“战乎乾”也。坎本为乾再索之男，乾为旧，为德，“食旧德”，是子食父遗禄，安常守分，保其旧业，无事争战也，故吉。若欲兴动王师，坎为破，为灾，必无成功也，故曰“无成”。

○问营商：爻曰“食旧德”，知其商业为先世遗产，谨慎固守，终得吉也。

○问功名：宜继守先人旧业，或欲出而求仕，必无成也。

○问疾病：须仍眼前医方剂为吉。

○问家宅：宜守居旧宅，不须别建新居，恐无成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此子长成，亦以继承父业为吉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来告曰：仆向奉仕某局，黽勉职务，不获长官之意，同僚中皆有升级，仆独屈而不伸，不堪惭愧。因欲谋转他官，既恳请于某长官，请筮一卦，以占成否，并卜日后气运。筮得讼之姤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食旧德，贞厉，终吉。或从王事，无成。”

断曰：占得此卦，显见气运否塞，一时难期如愿，唯宜顺时安分，以俟时运。所谓“食旧德”者，明明言当仍安旧业，不必一谋转他任，坚贞固守，终必获吉。“或从王事，无成”，或，疑词，谓即或改谋别事，虽殷勤恳请，终难成功也。

九四：不克讼，复即命，渝，安贞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复即命，渝安贞，不失也。

四爻承五履三而应初，初既“不永所事”，四虽刚健欲讼，无与对敌，亦即得中止。且所谓“不克讼”者，与二爻同，然二爻以势不敌而归遁，四爻以理不足而自返。“复”者，返也；“即”者，从也；“命”者，正理也；“渝”者，变也；“贞”者，正也。祛其刚忿好讼之心，以复改过迁善之念，一就定命，变不安贞为安贞，故曰“渝，安贞，吉”。此爻以阳居

阴，在乾之初，有“潜龙勿用”之义。外卦变则为巽，《说卦传》曰，巽为不果，有踌躇之象。《象传》曰“不失也”者，谓能量终始之势，复就正理，虽讼犹不失君子之道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四与初为敌，初既“不永所事”，四亦克无可克，故曰“不克”。乾为君，“命”君命也，凯旋而复命于君。战，危事也，变危而安，故吉。

○问营商：玩爻象，知其商业必与初爻合办，初既“不永所事”，四亦复而“即命”，复命犹言罢事也，故吉。

○问婚姻：内卦坎为女家，外卦乾为男家，坎初曰“不永所事”，乾四亦复而“即命”，是变计改婚也。《象》曰“不失也”，谓不失其道也。

○问疾病：至致不克，是凶象也。“复”谓重生也。坎为疾，为炎，乾为生，为庆，复命即复乾也。变而得安，故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，商店甲干也，一日来告曰：余自主人开店之始，拮据勉励，以兴主人之家产，近来主人因世运变迁，改其面目，别兴新事业，又雇佣学士等，给之以过分之金，某则依然甲干而已，其给金亦不及学士等。某屈居人下，不堪遗憾，意欲向主人诉此情实，冀达平素之志愿。若不见许，余请以此数年来之勤劳，求相当之恩给，欲独立而营商业。请筮一卦，以卜成否。筮得议之涣。

爻辞曰：“九四：不克讼，复即命，渝，安贞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上卦强健，为主人，下卦困难，为足下。足下虽欲陈述苦情，恐未必许可，宜依旧从事，百般忍耐。爻辞所谓“不克讼”者，言足下即向主人陈说，必不伸理。所谓“复命”者，劝足下返而自审，安命守常。所谓“渝，安贞”者，劝足下变其不安贞而为安贞，则得吉也。细绎爻辞，是明明教足下无复多言，安常俟命，他日主人，自有优待，必获吉也。

九五：讼元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讼元吉，以中正也。

此爻为一卦之主，五居尊位，中正刚健，能听天下之讼，辨是非，析曲直，《彖辞》所谓“大人”也，讼者得此，吉莫大焉。自来无讼，固非易



期，而听讼亦难。其人听讼而不刚，则威轻而民不服；听讼而不中，则意见多偏，而讼必多枉；听讼而不正，则性情固执，而断不当理。今五爻具刚健中正之德，居乾之中，乾健也，变体为离，离明也，健以致决，明以察几，听讼之能事尽矣。爻辞曰“讼元吉”，《象传》曰“讼元吉，以中正也”，元吉者，吉之尽善者也。

此卦初爻不永讼，六三不讼，九二、九四“不克讼”，九五以“元吉”化讼，是此卦虽名曰讼，意在化讼，实即“使无讼”之圣训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五居尊位，是主战之大君也，师出有名，得其中正，是王者之师，无敌于天下者也，故曰“元吉”。

○问商业：乾为利，坎为平，商业固在谋利，亦要公平正直，斯不致于争夺，商业乃得其正矣，故吉。

○问功名：讼字从言从公，五为主爻，求名者，盖以言而求主公之知也。“元”谓三元，是功名之魁首也，吉莫大焉。

○问婚姻：五为卦主，与五结婚，是以贱从贵，以贫从富也，故曰“元吉”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此儿品貌端正，且有福泽。

【占例】 北海道厅官某来告曰：长官常忧土人之户口，逐年减少，必由内地人民，役使土人，过于苛酷。今后许内地人民，与土人婚姻，使彼此亲睦，以冀蕃殖，愚意亦然。请筮一卦，以占得失。筮得讼之未济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讼元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上卦为政府，阳气上升，下卦为人民，水性下流，显见上下之意隔绝不相合。以不相合之甚，极而出之于讼，斯土人之情，藉得上达，以求伸理，故谓之“讼元吉”。于是上官感土人之情，悯其穷苦，改其条教，乃颁内地人民，许与土人婚姻之令。

后闻酋长等相集会议，颇以为难，上官招酋长问之，曰：美妇与丑妇孰好？吾知好美而恶丑者，人情相同也。吾土人中非无美女，内地之人求之，喜而许之，至土人欲娶内地美女，恐内地人而不之许，是土人有失而不得也。且美者为内地所娶，则我同族中，丑者益多，为之奈何？长官亦服其理，遂废此令。

上九：或锡之鞶带，终朝三褫之。

《象传》曰：以讼受服，亦不足敬也。

“或”者，不必然之辞；“鞶带”者，命服之饰也；“终朝”者，自旦至暮，一日间也；“褫”者，夺也。彼讼而得胜，非理之本直者，无非以机诈遂其谋，以私曲济其奸，是理不可胜者而幸胜之，其曲直真伪，固不待辨也。爻辞所谓“赐之鞶带”不必实有此荣，而若或有之；所谓“终朝三褫”，不必实有此辱，而若或有之。盖极言虽得胜，终必败，虽膺荣，终必辱。盖见荣骤者，夺之速也。“终朝”者，暂时之义；“三褫”者，多数之象。《象传》曰“以讼受服”，言其受服不正，如沐猴而冠，何足敬哉！故曰“亦不足敬也”。“亦”字，深可玩味。《彖辞》所谓“终凶”者，于是可见矣。乾为敬，为衣，上九变则乾体坏，即不足敬之象；兑为毁拆，即褫之象。此爻不系讼字者，与初爻之不系讼字同。初爻不言讼，杜其始也；上爻不言讼，恶其终也。益见圣人“使无讼”之微意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上居乾阳之极，阳极而战，胜已难矣，至一日而三胜三败，败固为辱，即胜亦不为荣也。

○问功名：“锡”赐也，“褫”夺也，“或者未然之辞。而设言赐之，至终朝而三夺之，是亦一患得患失之鄙夫也，何足敬哉！

○问商业：玩爻辞，是屡得屡失，终至得不偿失。且问其所得者，尚非正路之财，所谓悖入悖出，非其财者也，亦可鄙矣。

○问疾病：是必其病乍愈乍发，一日之间，病势不一。在上爻，处卦之极，势极难返，恐终凶矣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恐生男多不育，必至四胎可育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三年，爱知县某来告曰：今当名古屋市长选举，有候补者三名，余不识可当选否，请占之。筮得讼之困。爻辞曰：“上九：或赐之鞶带，终朝三褫之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上卦为天，上升也，下卦为水，下降也，性情不合，故名曰讼。讼者以意不合，诉之于公，以待判也。今际市长之选举，市中人情，互生轧轹，是非奠定，今虽一旦得之，恐人心不服，难以水保，谓之“或赐之鞶带，终朝三褫之”。是求荣而反辱，不如不得。



某因感此占，遂辞职云。

䷆地水师

师篆书左旁为阜，右旁为巾。巾上加一者，为能一人指挥众人也。师承讼来，讼必有众，师者，众也，故师继夫讼。顾师有二义，一为教导子弟，一为统领军旅，是皆有率众之象。以九二为成卦之主，统率五阴而济坎险。坤上坎下，地中有水，水依地而安居，地得水而滋润，生育万物，相助为功。水土之性，原来相亲，此卦水在地下，是至险起于至顺之下，为聚众据险，扰乱不定之象。师者，以一人统众而平定之也。盖未乱之先，以师道训导之，格其非心，可勘乱于未形；既乱，则统师旅以征伐之，梟其元恶，可戡乱于方作，皆为师也。此卦初爻，柔而不得其正，为“起难之首”；二爻在险难之中，能率众以平难，故为一卦之主。

师：贞，大人吉，无咎。

爻辞皆系以军旅之义，故《彖辞》亦从之，读者当以类推。夫军旅者，起大众，动干戈，伤人命，糜国帑，国家不得已而用之也。其得已而兴者，是谓穷兵黩武，无道之甚者也，故戒之曰“师贞”。“贞”者，正也，谓师道而以正为本也。兴师动众，以毒天下，苟不以正，民不从也。“大人”，坊本误作“丈人”，独《子夏传》作“大人”，与困卦《彖辞》同。以大人为元帅，谓必能拨乱反正，除暴安民者也，故曰“大人吉”。兵者凶器，战者危事，本属有咎，“大人”者，应天顺民，为天下除暴，是王者之师也，纵有杀伤，亦无害天地生生之道，故吉而无咎。

《彖传》曰：师，众也，贞，正也，能以众正，可以王矣。刚中而应，行险而顺，以此毒天下，而民从之，吉，又何咎矣。

“以”，《春秋传》：“能左右之曰以”，以犹用也。元帅能以严正而用众，可谓王者之师矣。“刚中”者，谓一阳居内卦之中，上应六五之君。内卦坎为险，外卦坤为顺，故曰“行险而顺”。“毒”，马云“治也”，王云“役也”，又古毒育二字，音义通，亦作育解，盖谓以此治天下，以此役天下，于义均顺。汉儒释毒为害，是以此害天下，民必不从，何以能王？若谓以民治乱，犹以毒药攻疡，说之牵强。夫众以正举，民以顺从，顺则获吉，

正则复有何咎？“吉”者主事而言，“无咎”者主理而言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则坎为中男，宜在外而在内，坤为老阴，宜居内而在外，母子位置，颠倒失伦，不安之象，是必启家乱也。当于家长内得刚中者，以贞正而治之，斯家道齐矣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上卦为政府，得坤之顺，阴弱而少威严，不能钳制下民；下卦为人民，得坎之险，阴险而好生事，动欲上抗政府，譬如水在地下，泛滥无归，有聚众据险，扰乱不顺之象。此卦五爻皆阴，惟九二独秉阳刚，当以九二受六五之君命，膺元帅之专任，率众兴师。以此毒天下，谓之“刚中而应，行险而顺”，“而民从之，吉，又何咎矣”。

通观此卦，九二为元帅，五阴从之。初六为师众，九二为主帅，六三、六四为偏裨，六五为临敌，上六为赏功之时。又以内外卦见之，九二为将帅，六五为君主，将帅承君命而出征，所谓“礼乐征伐，出自天子”。将帅者，佐主成王，相与有成者也。故“能以众正”者，属九二之将帅言之；“可以王矣”，属六五之君言之也。

屯以下六卦，皆圣人济险之业，天下之事，未有不先难者也。《序卦》曰：“讼者必有众，师者，众也，故受之以师。”以坤众，履坎险，即兵凶之象；九二一阳率五阴，行师之象。人或曰师比两卦，均是地水相遇，而爻象大异者，何也？曰：比者一阳在上，是人君居尊临下者也；师者一阳在下，是人臣奉命出征者也。坤卦曰战，而此曰师者何也？师者民也，国以民为本。天道好生而不杀，圣人容保如伤，然欲恶形而相歧，五兵作而相戕，是天地之闰数，不得已而用之者也。故卫灵公问陈，孔子不对，子路问子行三军则谁与，曰“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”。曰“惧”，曰“好谋”，何等郑重！知圣人未尝轻言兴师也。此卦九二为刚中之贤将，六三贪功而取败，六四无功而守常，六五为君任将不专，挠权僭事，是卦可备观军旅之情形矣。大抵三军和，将帅贤，编裨奉令，委任专一，班师行赏，崇德报功，是帝王之举也。要旨所归，全在“容民畜众”，以六爻不取全胜，其义可知也。

《大象》曰：地中有水，师，君子以容民畜众。

坎在坤内，故曰“地中有水”，水藏地中，无地非水，犹兵藏民中，无



民非兵。藏兵于民，有兵之利，无兵之害，犹水藏于地，有水之利，无水之害也。“水在地中”，显见地能包水，有容民畜众之象。又坤为民，坎为众，“容”者，保也，“畜”者，养也，兼养育教化之义。九二将帅，德量宏大，能包容亿兆，养育众庶，故无事之日，散兵为农，有事之日，集农为兵。其不曰治民，而曰“容民”者，治之则尚严，容之则尚宽也；其不曰动众，而曰“畜众”者，动之则劳，畜之则在逸也。所谓兵可百年不用，不可一日不备，“容民畜众”，盖讲兵于平时之道也。师旅本残民害众之事，然圣人取象，曰“容民畜众”。不杀为武之意，即此可知矣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卦以师名，爻义甚明，可就各爻推究，吉凶自验。

○问营商：坤为财，为聚，坎为人，为纳，自有容保之量。坎水在地中，为地所包容，财源如水，流而不息，可知商业之富有也。吉。

○问功名：水在地中，犹土尚伏处，未显达也，而其德量，自能包容民物，一经进用，如水之朝宗于海，敷施甚广。“君子”者，有德有位之称也。吉。

○问婚嫁：按坤坎互用，地水相亲，势必旧亲联姻也。大吉。

○问疾病：势必水满腹胀之症，坎为心，为忧，宜息心调气，解忧取乐，自愈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初六：师出以律，否臧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师出以律，失律凶也。

此卦内坎外坤，自内而外曰出。“以”，犹用也。坎为律。“律”法律，即号令节制之谓也。初为爻之始，即为出师之始。所谓临事而惧，言当谨其始也。师旅之事，率大众而临危地，国家之存亡，人民之安危系焉，苟纪律不严，人心不协，三军覆败，凶莫大矣。“否”，不也；“臧”，善也，与《诗·卫风》“何用不臧”同训。盖“师出以律”，胜负尚未可预决，故不言吉；至不善用其律，则陷于危险，势必凶矣。《象传》曰“失律凶也”，“否臧”即失律之谓也。一说否，塞也，谓军心隔塞，不得和谐；臧藏古字通用，臧即藏字，谓深藏不发，是畏敌也，即使纪律严明，亦必取败。况“否臧”者，必不能“以律”，其凶必矣。此说亦通。

此爻居坎险之始，故以失律为戒，所谓“作事谋始”也。此爻内卦变则为兑，坎水变而为泽，停止而不流，是纪律不行之象。

【占】 问功名：初爻者，初出而求名也。“出师以律”为正，犹士之以道为重，失其道，虽荣终辱，凶。

○问营商：初爻，知为新立之业；水在地中，知为海运商务。总之谋利以义者吉，失义为凶。

○问家宅：师卦内坎外坤，是宅必坐子兼丑，向午未也。宅中人口最多。出师有律，犹言治家当以法也。否不也，臧善也，不善治家，家道必凶。

○问疾病：师卦一阳五阴，是必寒多热少。症在初起，宜延良医调治，否则凶。

【占例】 或人以有组织工业会社，募集株金，设定款，请占其社之成否。筮得师之临。

爻辞曰：“初六：师出以律，否臧凶。”

断曰：此卦九二，一阳统众阴，是必有刚健之人为社长，指挥众人之象。今定款既完全无间，即见规律整肃也。然依此爻辞，此社之盛衰，全在作事之纪律。我国方今集合株金兴会社者，皆以欧美各邦为模范，欧美各邦舟车之便，非本邦之比，是以贩运各种货物，最为适当。凡合众资，购备器械，人力既省，制费亦廉。大得胜利，至于小本营生，独立工业者，无不取败。今我国仿之，欲设立会社，然集合众资，洵非易易，且役员从事营业，亦难得其人。故立会社，第一在社长得人，社长得人，则事可成，业可兴；不得其人，即成亦败。今初爻居事之始，未可以定款判吉凶，必俟社长选举既定，方可卜工业之兴废也。

九二：在师中，吉，无咎。王三锡命。

《象传》曰：在师中吉，承天宠也。王三锡命，怀万邦也。

师卦，九二为五爻正应，以一阳为众阴所归，乃师中之主将，得专主战伐之权。“在师中”者，谓居军阵之中，又得中正之道；“王三锡命”者，命者恩命，谓邀荷宠遇也。“三”者，言宠赐之频也。此爻以阳居阴，在师之中，当互卦震之主爻，为居将帅之位。坎为智，震为勇，以阳爻之德居



中，智勇兼备，威信并行，洵足膺元帅之任，即《彖辞》所称“大人”者是也。承六五之君命，统率师众，且得六三之同僚比亲之，初六之众庶比顺之，上下咸相比应，并为参谋，所谓战必克，攻必胜者，唯在此九二之师也。六五之君，倚任既专，宠赐又厚，九二自得专制其权，所谓阃外之事，一以委卿者。其任既隆，其令必行，故成功也易。古来权臣在内，即有坤岳之将，未能克敌者，皆由信任之不专故也。此爻曰“王三锡命”，可见任之专，宠之渥也。《象》曰“承天宠也”，“天”即王也，王而曰天，可知王之明于任贤。《象》曰“怀万邦也”，谓王之所锡命，不在用威，而在用怀，即怀保万民之意也。

此爻变则全卦为坤，去坎险，就坤顺，有拨乱反正之象。地水师忽变坤为地，有拓地开疆之象，此爻为成卦之主，故以《彖辞》“吉无咎”属之也。

【占】 问功名：九二以一阳统率五阴，爻曰“在师中，吉”，是鸡群一鹤，杰出之才也。“王三锡命”，谓以能授爵，显膺王命也。

○问营商：九二为一卦之主，必其人谋为出众，在商务中称为老成练达，可举为商社之长者也。吉。

○问家宅：曰“师中吉”，是家必为一乡之巨室，即为一乡之善士也。

○问婚姻：九二变为坤，坤地道也，妻道也，水土之性相合，故吉。

○问疾病：知为水气停积中宫，必使水气流动，中焦宽舒，病无害也。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五年十二月，占第五议会，筮得师之坤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在师中，吉，无咎。王三锡命。”

断曰：此卦九二以一阳统五阴，以人事拟之，则阳刚之教师，教导众阴之子弟，故名此卦曰师。以国家拟之，九二为阳刚大臣，入则为相，出则为将，国家有事，则受王命以专征伐，权无旁落，威信并行，谓之“师众也，贞，正也，能以众正，可以王矣”。《易》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中，教导人民，用其威严，保有国家，唯此一爻而已。天命所归，宜上承君令，下顺民心，正大人致身报国之时也。今筮议会，得此爻辞，亦当上

承君令，下顺民心，斯议得其中矣。若其议上不能见信于君，下不能见信于民，议必不能行也。

翌二十六年十二月，议会使议长退，是二爻阳变为阴，再次有停止之命；至三次，遂有解散之命，果符此“王三赐命，怀万邦也”之占。呜呼！天命之严确如此，可不畏敬乎！

六三：师或舆尸，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师或舆尸，大无功也。

“舆尸”者，谓军败而战死者多，载尸于车而归也。此爻内卦变则为巽，巽为进退，有疑之象，故曰“或”。古语曰，三军之灾，生于狐疑，疑者行军之所大戒也。六三以阴居阳，不中不正，进而无所应，退而无所守，居内卦之极，对外卦之敌，正当交锋接刃之际也。三以柔居刚，如小人之才弱志刚者，窃二之权，而恃强妄进，遂致失律丧师，舆尸而归，谓之“师或舆尸，凶”。《象传》曰“大无功也”，犹曰大败也。军旅之事，信任宜专，二为主帅，三为偏裨，偏裨擅权致败，主帅亦不能辞咎，故曰“大无功也”。如城濮之战，左师右师败，子玉不败，然子玉帅也，故败师之罪，子玉不免。盖以全卦言之，六爻皆师徒也，独以三言，内卦为先锋，外卦为敌，外卦坤为众，敌兵众多也。至四则又以五上为敌；五君位而非敌，是卦爻之变例也。《易》之取象，概如此，学者不可不知。

【占】 问商业：坎为舆，舆所以载货物也；坎又为陷，为破，舆而遇隘，则舆破而货覆矣。人死谓尸，犹车败物亡也。“或”者未然之辞，“大无功”者，大失利也。行商未必遇此凶险，亦不可不防此凶险也。爻象戒之如此。

○问功名：“君子得舆”，得为德，舆所以载德而行也。君子有德位之称。或曰，“舆尸”是无德而尸位者也，故凶。

○问家宅：阴阳家称堪舆，堪天也，舆地也，舆尸是地有尸气，安得不凶！

○问婚嫁：三爻居坎之终，得乾气，乾下巽上为小畜，小畜三爻曰“舆脱辐，夫妻反目”，《象》曰“不能正室”，其凶可知。

○问六甲：虽生男，凶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三年，横滨商人三名，搭载舶来物品于蒸气船，贩赴箱馆。



适际舶来物品匮乏，获利三倍，因再购巨额物品，将往得大利。其一人某氏来请占损益，筮得师之升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师或舆尸，凶。”

断曰：此卦有自水上投土之象，例之商业，其目的未定，混杂不可言也。况今得三爻，足下等以廉价购入目下在东京横滨不通销物品，贩卖于边僻之地，将得大利。在他商闻之，亦谋置各种物品，多欲争著先鞭。然此不适时之物品，当众人竞争贩运，转必抬价，至箱馆各自竞卖，已为彼地商人所料。将来货到不售，势必跌价，极之贱亦不售，则必转运而归。往复装运，费耗殊大，及至售得，不特无利，反致伤本。其舆物而返，恰如载尸而归也，故不如止。

某氏闻之，大惑，遂止北地之行，后果如此占。他商人赴箱馆者。皆多损失。

六四：师左次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左次无咎，未失常也。

左者右之对，不用之地。人手右为偏，左为僻，故称不正之术，曰左道，称谪官曰左迁，划策不适，曰左计。“左次”者，谓退舍也。左氏曰“不进曰次”，又曰“凡军三宿为次”，又《易》阳为右，阴为左，六四以爻位俱阴曰左。此爻阴柔而不中，志弱而不能克敌者也。自知不能克敌，量宜而退，克保全师，愈于三爻之覆败者远矣，故“无咎”也。《象传》曰“未失常也”，谓不违“左次”之常道。古语所谓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军政之善也。若可进而退，何得无咎？《易》之发此义，为后世行军不量力而妄进者戒。

【占】 问家宅：四出坎历坤，坤西南，是宅必朝西南。吉事尚左，是宅逼近东方，青龙主喜，吉无咎也。

○问功名：凡官职下降称左，所谓左迁是也。曰“左次”，不吉。

○问营商：右高左下，次亦为下，占此爻，知其货财必非高品。然货虽次，尚可获利，故曰“未失常也”。

○问婚姻：男尚右，女尚左，爻曰“左次”，或者入赘于女家乎？然赘亦无咎。



○问疾病：按春生于左，得其生气，疾必无咎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余在热海，会陆军中将某，陆军少将某来游，为亩傍舰归港过迟，占其吉凶如何，筮得师之萃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师左次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，师者以一阳统五阴，众阳从一阳之卦也，故曰师。六四以在阴位，退避战地而休息，爻曰“无咎”，《象传》曰“未失常也”者，谓其如平常而无事也。今占亩傍舰得此爻，师即军舰，“左次”者，有暂退航路之外，而休泊之象；“无咎”者，补过之义，谓修缮舰体，想是此舰，现在碇泊而修理舰体也，不可不速探而谋救助。来月为第五爻之时，其辞曰“长子帅师，弟子舆尸”，长子即大夫，可保无事，弟子谓舰中杂役，恐有灾害。又此爻外卦变则为震，坎水之上，见震木之浮，亦可知舰体之无事也。

此占一时流传于世，其后以不得该舰踪迹，政府定为沉没者，征保险金百三十万元于法国保险会社，以救恤我海军士官及水夫等同舰者之遗族。

余占往往历数年而经验，百占百中，未尝或失。唯《易》三百八十四爻之活断中，独水雷屯之上爻，尝不用辞，用变而偶误也。又此爻虽受不中之评，或由探索之未至邪？又两月间无事，而其后遭遇事变，亦不可知，故此占尚在中不中之间。如此爻，非当今浅学之士所可容喙，后世有笃志《易》学如余者出，始可判断其是非矣。

六五：田有禽，利执言，无咎。长子帅师，弟子舆尸，贞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长子帅师，以中行也；弟子舆尸，使不当也。

“田”者，艺禾之地；禽者，鸟兽之总称。“田有禽”者，谓有禽兽来害稼，犹言寇贼来害人民也，故驱逐之，捕获之，不可以不保持防御也。此爻五居尊位，其德柔顺，见有寇贼来犯，执言下命，委任将帅，以主征伐，故曰“利执言”。此爻互卦，变则为艮，艮为手，又为执，即执言之象。九二秉刚中之德，上承天宠，奉辞讨罪，所谓“师出以律”，必有功也，故曰“无咎”。奈何既任长子帅师，复任弟子，以分长子之权，是六五之君，信任不专也。长子指九二，弟子指六三。盖九二刚中有才，其出师也，纪律严明，故吉；六三阴柔不中，无智无谋，是以一败涂地，舆尸而



归，故曰“长子帅师，弟子舆尸”。此长子即《彖》辞所谓“大人”也。自《彖》称之曰“大人”，自君命之曰“长子”。《纂言》曰：“凡次子以下，皆长子之弟，曰弟子。”此卦九二为主帅，六三六四分将一军，举九二六三，不及六四者，以九二大吉，六三大凶，六四能不失其常，故无咎也。“贞凶”者，谓命将出师，必宜择贤而任，所谓“贞”也，反是则虽贞亦凶。此“贞凶”二字，包括一章之要。此爻因彼来寇，而我讨之，是曲在彼也，是以“无咎”。《象传》“以中行也”者，谓九二之长子，具中行之才德，能奏征讨之功也；“使不当也”者，谓六三阴柔不中之弟子，失律丧师是任使之不当其才也。

【占】 问营商：爻曰“田有禽”，犹言农有谷，商有利也。“执言”者，谓约证之券也。在商业一道，总宜以老成练达者为主，则利，否则凶。

○问家宅：此宅想是立约新售者，利在长房，不利众子。

○问功名：知其人才素著，有一朝获十禽之技，然要在德长于人，若德劣于物，虽正亦凶。

○问婚姻：“有禽”者，奠雁之仪；“执言”者，媒妁之书。所约之婚，当以长子长女为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是震之长男也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八年一月，余以避寒游浴热海，时有朝鲜京城之变，政府将对清廷有所诘责。朝野汹汹，人皆瞩目使任之谁属，并论辩之何如。余为之占其使命之任，筮得师之坎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田有禽，利执言，无咎。长子帅师，弟子舆尸，贞凶。”

断曰：“田有禽”者，谓禽来害我禾稼；所谓“长子帅师”者，或者长州男子任其选乎？一曰“长子”，一曰“弟子”，皆使任之人也。当今庙堂中，称老练政事家者，莫如伊藤伯，伯者长州之男子也，“长子”之占，其在此人乎？今回之谈，依“帅师”之言考之，其实际原期平和，然亦不可不预整备，非我有和战两备，意到底难讲平和。此议实一大关系，若让却一步，其破裂也必矣，能弥缝之，使两国不陷于厄难，唯在遣使得其人而已。伊藤伯而当此大任，缓急得宜，必能平和于樽俎之间，毋复疑虑，故

曰“以中行也”。“中行”者，《易》之所尚。谓能守中正，得其宜也，即赞美之言。若以他人任之，恐有“使不当”之虞。一“使”字，是民命之生死，国家之安危所系，由其当否，而吉凶成败，实有霄壤之别。今得此卦如此，知《易》之垂诫深矣。现却未可详说，惟推察爻辞，可知其吉凶也。

未几伊藤伯果膺遣清大使之命。

上六：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大君有命，以正功也。小人勿用，必乱邦也。

“大君”指六五之君；“有命”，谓论功行赏；“开国”，谓新封建诸侯也；“承家”，谓使之为卿大夫也。此爻外卦变则为艮，艮为门阙，有家之象；坤为土，有国之象。上爻居上卦之极，在师武功之终，即战定功成，旋凯行赏之时也。九二主帅，首功也，以“开国”封之；六四“左次”，与有功也，以“承家”赏之；六三以柔居阴，舆尸败北，是小人也，诫勿复用；上六在大君左右，于师无所事，然在内而参赞王命，以尽将将之道，功亦大焉，故赏亦同之。审其功之大小，辨其罪之轻重，赏必公，罚必行，是皆大君之命也，故曰“以正功也”。若夫汇缘以邀功，遮饰以免罪，则非九五之命，是失其正矣。至于小人在军旅中，或以驰驱而效力，或以勇敢而获胜，来始无功也，但当赏以金帛禄位，不可使“开国承家”，以杜后患。《象传》曰，“小人勿用，必乱邦也”，戒之深矣。此爻居上卦坤之极，伏卦为乾，大君之象。下卦坎为盗，盗即小人，故以“勿用”警之。

【占】 问家宅：爻曰“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”，知是家必是阀阅巨室也。“小人勿用”，为其后嗣戒也。

○问营商：上六辰在巳，得巽气，巽为商，“近利市三倍”，此家必由商业兴家。巽又为命，爻曰“大君有命”，又将因富致贵，家道日隆。但因富生骄，比昵小人，所宜戒也。

○问功名：上六居卦之终，谓当论功用赏之时，正见功名显赫。在震之长子，自能克家，惟坎中男为不可用也，故曰“小人勿用”。

○问婚姻：师三至六为坤，坤妻道也。爻曰“开国承家”，两姓俱是巨室；曰“大君有命”，媒妁必是贵人。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主贵。



【占例】 某贵显罹胃癌之病，余访问之，适有元老院议官三人在坐。议官问余曰：此君维新际与元老诸公，同有伟功，他人俱邀爵位恩典，此君独未得其荣，今患大病，恐罹不测，我辈以友谊，将以此有请于君，未知得达其愿否？请占一卦。筮得师之蒙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”

断曰：此公有功于国家，人之所知，朝廷必有以酬之，固不俟言。今此卦曰“大君有命”，知爵位之赐，即在此数日内也。

后果六日，承赐男爵恩典。

（附言）六十四卦中，师、比、同人、大有、随、蛊、渐、归妹八卦，谓之归魂，人若占命数，而得此卦，上爻为命尽之时。《系辞传》曰“原始反终，可知死生之说”，由此卦而知其终也。盖人之生死，有正命非命之别。心魂之依附肉体，譬如人身之寄寓家宅也。心神脱离肉体，犹家宅之情限已满也，魂去身死，谓之正命；限期未滿，或家宅破坏，遂臻疾病，其他非常灾眚，肉体已殪，心魂遽绝者，谓之非命。欲救此非命之死，恐良医亦无可如何也。三百八十四爻中，得正命而死者，唯此八爻而已。呜呼！人之死生，亦可哀矣。

䷇ 水地比

比字篆书作二人相比之象。比则亲，亲则相辅，相辅则乐。又作炊，炊以联属一体为义。此卦坎水在坤地之上，水得地而流行，地得水而滋润，故相亲辅而和合，因名此卦曰比。《彖传》曰，“比，辅也”；《序卦传》曰，“比者，亲也”；《杂卦传》曰，“比乐”，皆同义也。以卦象言之，九五一阳位中正，上下五阴爻皆比而从之。

比：吉。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。不宁方来，后夫凶。

此卦坎上坤下，惟五爻一阳主全体，五柔皆归，故曰比。“原”，推原也，谓原其所始也。“筮”者，分析辨别之意，或作筮蓄解，然皆所以决疑，意亦相通，不必拘泥。“元”，即坤元之元。“永”者长也，有坎水长流之象。“贞”谓道得其正。上之比下，要必有此三者；下之从上，亦必求此三者，斯无咎矣。“原筮”者，谓推原诸柔来从，果得此“元永贞”之道



否。坎为加忧，“不宁”之象，民有不宁，必从君以求安，君有不宁，必得民而共保，上下相应，则来者自宁。四柔既比，其比在前，六来独后，故曰“后夫”，五不受之，其道穷矣，是以凶也。

《彖传》曰：比，吉也。比，辅也，下顺从也。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，以刚中也。不宁方来，上下应也。后夫凶，其道穷也。

“辅”者，助也，九五一阳居尊位，与五阴亲比，有下助上之象，孟子所谓“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”是也，吉莫大焉，故曰“比吉也，比辅也，下顺从也”。“原筮”以下七字，主九五而言，九五为成卦之主，具阳刚之德，居中正之位，故曰“以刚中也”。“不宁方来”一句，就初、二、三、四四阴言，九五以刚中施亲比之道，则天下众阴，皆服从而来，故曰“上下应也”。“后夫凶”一句，就上六而言，上六处阴之极，刚愎不逊，是为顽梗之夫，归附独后，为众所疏，故曰“其道穷也”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父子兄弟夫妇，彝伦之中，自然亲比。朋友以义合，有贵贱、长少、亲疏、贤愚之等差，择之最宜分明。别其是非，辨其邪正，谚曰“近朱者赤”，交之不正，相匿而并入歧路，所谓小人比也。故当推原筮决，必其人有“元永贞”之德，然后相与亲比。“原筮”者，筮之于相亲之始，慎之至也；“元”者，统万善也；“永”者，谓能久于其道也；“贞”者，谓得正道而固守之也。比非其人，后必有咎，故曰“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”。如孔子所云，晏平仲善与人交，久而敬之是也。夫人心莫不欲求友，比得其正，虽疏远之人，亦感其德义，自求亲睦，谓之“不宁方来”。然君子小人，各异其趣，往往有顽梗之夫，不服德化，虽后亦归附，其来已迟，是比道穷也，故谓之“后夫凶”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九五之君，施膏泽于下，六四、六二，皆奉戴九五君意，尽力于国家，于是亿兆之民，感其威德，上下亲比。此卦坎上坤下，恰如水土相济，融洽为一。以上比下，为一人而抚四海，以下比上，自四海而仰一人，上下相助，君民一体，谓之“比吉也，比辅也，下顺从也”。“比辅”者，臣亲其君也；“顺从”者，民亲其上也。然上非有刚中之德，不足当下之亲比，下非有“元永贞”之德，不足当上之亲比，是以必当推原而占决之也，谓之“原筮，元永贞，无咎，以刚中也”。比之初，上下之

情或犹未通，不来者不宁，来者自宁，谓之“不宁方来，上下应也”。“方”者，来而不已之辞，取下四阴顺从也。当此时有不服风教，不服德义，刚愎负气，自取困难者，是为顽夫，其凶可知也。穷而后求比，其谁亲之！上六居比之极，以不得比，穷无所归，谓之“后夫凶，其道穷也”。邲生所谓“后服者先亡”是也。

通观此卦，初爻为远人，二爻为贤士，三爻为求进之士，四爻为在位之宰相，五爻为君，上爻为化外之民。此皆莫非王民，而休咎不同者，物情自不能齐也。此卦次师，师比二卦，同是一阳五阴。《易》中一阳之卦凡六，其最吉者莫如比卦，以其九五一阳居天位，而“上下应之”也。又师比共为得位之卦，得君位者为比，得臣位者为师。“师者，众也”，众不能无争，争则乱，靖乱以武，孚之以德，所以比次于师。师之群阴来而居下，载九五阳刚中正之君，有乱后得明主，各安其位之象。

《大象》曰：地上有水，比，先王以建万国，亲诸侯。

水之性平，地之道顺，水在地上，散则为万，合则为一。先王见此象，而分封有功之臣于各地，以为王室之藩屏，亲抚战后穷民，轻减其租税，平均其法律，沛其恩泽，如水之润物，无不浹洽。夫天下之大，可以一人统之，不可以一人治之，必建国置侯，有朝聘往来之礼，以结其欢，有巡狩述职之典，以通其情。天子犹大海朝宗之众水，其亲诸侯，犹身之使肱，则诸侯服顺君德之渥，其于民犹肱之使指。是封建之制，虽与方今郡县之治异其体，君主统治臣民之意，无有差违。谓之“先王以建万国，亲诸侯”，内卦为坤，万国象，初爻变则为震，建侯之象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玩爻象，其军威之盛，有如水就下，沛然莫御之势。一战平定，即当列土分封，建立屏藩。

○问营商：水在地上，无处不流通，商业亦以流通为利。比，亲比也，得亲比之人以共事，斯商业可垂永远矣。

○问功名：建国封侯为士生荣显之极品；比反师，师上六曰“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”此之谓也。

○问家宅：是宅必低洼近水，亦比近贵人之宅。宅基大吉。

○问婚姻：比，比好也，地与水平相亲比，占婚得此，必卜百年好

合，且主贵。

○问疾病：坤为地，亦为腹，坎为水，亦为心，恐是心腹水肿之症。诸侯能治国，犹医能治病，宜切近求治。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，主贵。

初六：有孚比之，无咎。有孚盈缶，终来有他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比之初六，有他吉也。

“有孚比之”者，谓诚信充实于中，如物之盈满于缶中。缶者，上古之土器，郑云：“缶，汲器也。”此卦以五阴比九五一阳为义，与他卦应比之例不同。比之道以诚信为本，若中无信实，虽欲亲人，人谁与之！此爻居比之初，与九五犹远，本非其应，然比之道在初，初能积诚于中，率先三柔而从五，五比由初而始，故“无咎”也。譬如以诚事神，神必来格，有酒盈缶，神必来享也。“缶”指六二，中虚能受之象；“之”字指九五而言。缶者质朴而无文饰，喻人之质朴正直，不事虚饰，以此交人，人亦乐推诚相与，即素未识面者，亦将乐与比助，共得欢心。谓之“终来有他吉”，“终来”者，谓将来也；“他吉”者，谓意外之吉。九五本不相比应，而亦比之，是意外之吉也。《象传》一“也”字，示其心之不可疑。此爻变则为屯，其辞曰：“磐桓，利居贞，利建侯。”磐与盘通，有缶象。“磐桓”“居贞”，“有他吉”者，建侯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有如禹征有苗，干羽来格之象，故曰“有孚比之，无咎”。

○问营商：商业专以信实为主，斯远近商客皆亲比而来，贸易广，而获利亦厚矣。吉。

○问功名：“有孚比之”，即中孚卦所云“信及豚鱼”之谓也。中孚九二曰，“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”，靡共也，言我与尔愿亲比而共升荣也。故曰：“比之初六，有他吉也。”

○问婚姻：玩爻辞，谓既得相孚，又复相比，亲之至也，以是订婚，吉无咎也。

○问家宅：比，比邻也，近者既信义相孚，往来亲密，远者亦闻风愿来比邻，故曰“终来有他吉”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

【占例】 某氏之子，多年留学英国，归朝之后，奉职某省，一日来访，请占气运。筮得比之屯。

爻辞曰：“初六：有孚比之，无咎。有孚盈缶，终来有他吉。”

断曰：比卦地上有水，水土和合，故曰比。比者亲也，占得此卦，可知足下家庭完好，和乐无间；且天性温和，久游英国，而熟谙外交之道，比之为卦，可谓适合足下焉。所谓比者，以亲好为立身之本，持躬以诚而无伪，交友以信而无虞，则人亦将推心置腹，和好无尤，故曰“有孚比之，无咎”。盖人必真诚积于中，而后光辉发于外，犹缶之必有酒醴盈于中，而后芬香达于外，此谓之“有孚盈缶”。“终来有它吉”者，谓足下以孚信待人，斯上信下效，他日禄位升迁，不特得意中之吉，且更有望外之喜也。可为足下预贺之。

六二：比之自内，贞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比之自内，不自失也。

“自内”者，自心也。古称中心曰内，书多其例，如《大学》“诚于内必形乎外”之类是也。此爻为内卦之主，柔顺中正，与五为正应，能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。盖其抱道在躬，而不愿夫外，故曰“比之自内，贞吉”，若急于用世，出而求君，虽有其道，已自失矣。必其秉中正之德，贞固自守，以待上之下求，而斯出而相辅，如商汤之三聘伊尹，刘先主之三顾诸葛，斯谓“不自失也”。此爻之辞为士之抱道者劝，即为士之失身者戒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士卒同心，上下一体，战无不克，故曰“比之自内，贞吉”。

○问功名：“内”，我也，以我有实学，足以感孚于人，所谓实至而名归也。吉。

○问营商：一店伙友，性情比洽，自然百为顺从。以此出而贸易，人皆信服，无不获利，故《象》曰“比之自内，不自失也”。

○问疾病：“内”谓心腹也，凡病总宜心平气和。中藏通利，外邪自消，故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○问婚姻：必是内亲重联姻，吉。



【占例】 某县知事，将荣转某省，请占其气运及升迁。筮得比之坎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比之自内，贞吉。”

断曰：此爻以柔顺中正之德，应九五刚健中正之主，阴阳相应，其吉可知。足下为某省次官，负任省中巨细之政务，与某大臣相辅为理者也。是足下为某大臣素所亲信，今又将转任某省，可期而俟也，故爻辞曰“比之自内，贞吉”。

未岁，某知事果荣转某省次官。

六三：比之匪人。

《象传》曰：比之匪人，不亦伤乎！

此爻阴柔，居坤之终，不中不正，承乘应皆阴，有远君子而比小人之象。所交非其友，所事非其君，不以正道相助，而以私谊相亲，是巧言令色之小人也。初应四为比，比得其人；二应五为比，比得其人，皆正人也。三乃应上，上处卦之终，是为“后夫”，即“非人”也。上比“无首”，“无首”，有伤之象。例如范增之从项羽，不能展其才力，忧辱而死。故《象传》曰“不亦伤乎”，谓其意之可悯也。此爻变则为蹇，蹇九三辞曰，“往蹇来反”，可以知“比之非人”之凶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观军而任用阉寺，参谋而偏听佞人，爻辞所云“比之非人”是也，安得不败！

○问营商：商业之盛衰，惟在其人，其人而日与市井无赖之辈，征逐往来。非人日亲，正人日远，不特其业立败，其人亦不堪问矣。

○问功名：交道不正，士品日下，不特声名破裂，祸亦随至。

○问婚姻：女贵贞洁，男效才良，人伦正道，苟非其偶，致误终身，不亦伤乎！

【占例】 友人某来告曰：仆近与友某相谋，兴一大商业，请占其成否。筮得比之蹇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比之非人。”

断曰：比者，地上有水，有往来亲洽之意也。然依其所亲，其中显分利害，与善人亲则吉，与不善人亲则凶。此爻曰“非人”，显见非善人也。今足下共谋之友，余却不知其人，就爻辞而论，三与上爻既相应，三之所



云“非人”，即上爻所云，“无首”，人而无首，恐难免祸。足下与之共兴商业，凶莫甚焉，谓之“比之非人”，故《象传》曰，“不亦伤乎”。

友人闻而大惊，未岁而西国乱起，此友果处重罪云。

六四：外比之，贞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外比于贤，以从上也。

四本应初，不内顾初，而外比五，谓之“外比”。二之应五，在卦之内，故曰“比之自内”；四之承五，在卦之外，故曰“外比之”。内外虽异，而皆得比于五，五刚阳中正，贤也；居尊位，上也；亲贤从上，比之正也，故曰“贞吉”，如夫周公之吐哺握发，以下天下之士，辅翼君德，下亲贤人，比爻之义也，《象传》曰“外比于贤，以从上也”。此爻于九五，象则为外，德则为贤，位则为上也。变则全卦为萃，九四之辞曰“大吉无咎”，可以见此爻之吉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爻曰“外比之”，得外夷归服之象，故曰“贞吉”。

○问营商：想是海外营业，货物流通，无远不居之象，故曰“外比之，贞吉”。

○问功名：四外比五，五居尊位，有简在帝心之象，功名之显赫可知也。

○问家宅：二居内卦，四居外卦，皆曰“贞吉”，自得内外亲比，一家和睦。

○问婚嫁：玩爻辞，想在外地订亲。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一年，占某贵显之气运，筮得比之萃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外比之，贞吉。”

断曰：比者，地上有水，亲和之象。今得四爻，此人在九五君侧，以尽精忠，大得君宠，上下亲比之占也。某贵显任宫内大臣之职，其爻辞适合。

九五：显比。王用三驱，失前禽，邑人不诫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显比之吉，位正中也。舍逆取顺，失前禽也。邑人不诫，上使



中也。

“显比”者，明亲比和顺之道于天下也。“三驱”者，《礼》所谓“天子不围”，天子之畋，合其三面，开其一面，使之可去，不忍尽伤物命，即好生之德也。“失前禽”者，以禽之前去者，失之不追也，商汤之祝网，即是此义。“邑人不诫”者，谓王者田猎，与民同乐，不烦告诫，如归市不止，耕者不变之意，故吉。诸爻之比，皆以阴比阳，五爻则以阳比阴，以阳故曰“显”。且九五阳刚中正，为比之主，阳刚则光明而不暗，中正则公直而无私。此其所以为“显比”也，比之至中而至正者也，故《象传》曰“位中正也”，位即九五之位。顺逆以去就言，前去之禽，任其失之，不复穷追，来者抚之，去者不追，谓之“舍逆取顺”也。“上使中也”者，言上之使下，中平不偏，是下民熙皞之象也。比师二卦，五爻皆取田之象，然师喻除忧，比喻同乐，故《杂卦传》曰“比乐，师忧”也。又师自二至五，比自五至二，师曰“三赐”，比曰“三驱”。师比皆禽，师之禽在内害物，为境内之寇，故“执”之，王者之义也；比之禽在外而背己，为化外之民，故“失”之，王者之仁也。

按：六十四卦中，有坎者十五，屯、蒙、需、讼，师、比、坎、蹇、解、困、井、涣、节、既济、未济是也。其中虽有轻重大小之别，皆不免艰难劳苦，以坎有险难之义，唯比之一卦，独无艰难劳苦之象，得为最上之吉。卦全由九五为主，爻具阳刚之盛德，读者玩索其义，可自得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有降者不杀，奔者不禁之恩威，故曰“王用三驱，失前禽也”；有耕者不变，归市不止之德化，故曰“邑人不诫，吉”。

○问营商：玩爻辞，不贪目前小利，不图意外资财，舍逆取顺，虽前有耗，后自得盈余也。

○问疾病：症象已显，前服驱邪之剂，邪已若失，不必警戒，病自愈也。吉。

○问功名：驰驱生事，前功虽失，后效自必显著。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，众议院议长中岛信行、前长崎县知事日下义雄两氏来访，谈及横滨《每日新闻》所译美国勃斯顿府新闻所载美



国猎船一事，言所雇美国人四人，与日本人二十四人，在亚细亚俄领海岸，为俄国人所捕，充当苦役，数年内死几人未明，唯有美国二名，最耐苦役，已得无事归国。俄国者目下宇内强国也，美为民主之国，亦称强大，本邦介立两国之间，政府不知将如何处置？请占之。筮得比之坤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显比。王用三驱，失前禽，邑人不诫，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地上有水之象，水与土两相比辅，故曰比也。维新以来，我国与欧美各国，订盟联约，通商往来，正两相亲比之时。今为美国猎船被捕之事，占得此卦，曰“王用三驱，失前禽”，见俄国政府，未尝有捕之之令；“邑人不诫”，或者出于俄国土人所为也。考俄国西伯利亚地方旷远，万里只有督统御之，为政府政令所不及，前欧美各邦人民，每每滋事，虽各国政府责问俄国，俄政府答曰：彼地有总督统理，我当谕令总督查办，终至迟延岁月，迄无结局。今回之事，不过北方边陲之一琐务，即今责问俄国，彼之所答，亦必如前所云，谕令该地总督查办而已。况此卦曰“显比”，是明言光明正大，与万国相亲比，我国亦何必以此一小事，伤国家大体之亲睦也？唯今后须议定西伯利亚海，两国人民互渔之规则，凡两国人民，非得其国政府免許，勿论港内，连络其国所属两岬线内，禁渔业，在线外，无论何国人，任其渔猎，亦可谓之“王用三驱，失前禽”也。

中岛氏等为之感服《易》理之妙。

○占明治三十一年内务省之气运，筮得比之坤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显比。王用三驱，失前禽，邑人不诫，吉。”

断曰：比者，地上有水之象，水得地而流行，地得水而滋润，是两相亲比，故名此卦曰比。比者亲也。今占得五爻，以奉戴九五之君意，抚育万民，行公平之政，五阴之臣民，顺从阳刚之君也，谓之“显比”。在众民中或有不从教化者，宜举直错枉，使之自化，谓之“王用三驱，失前禽，邑人不诫，吉”。本年内该省之措置，必得善良之结果也。

时板垣伯为内务大臣，既而辞职，西乡侯代之。当时内阁，颇为政党纷扰，内务省之施政，独无一毫之障碍。

上六：比之无首，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比之无首，无所终也。



此爻阴柔不才，居比之终。阴以阳为首，诸阴皆比五，上居五上，不下从五，是无阳也，无阳，即“无首”。胡氏云，“无首者，无君，”是所谓“后夫凶”。至众阴皆比，比道已成，于是欲比于五，不可得矣，故曰“无所终也”。天下有其始而无其终者，往往有之，无其始而有其终者，未之有也，是以“比之无首，”至终则凶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“首”，军中之首领，谓元帅也。“无首”者，亡其主帅也。凶。

○问营商：五为卦主，上不与比，犹营商之伙，不与店主相亲比，是“无首”也。凡有所谋，必无所终也。凶。

○问功名：凡求名以高等者为首，曰榜首，曰魁首，“无首”则名于何有？凶。

○问家宅：恐丧家主，凶。

○问婚姻：不知何以无主婚之人？婚家来历，不甚明白。凶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，恐有奇疾。

【占例】 某县人携友人某氏介绍状来，告曰：生今有志上京，某贵显者，为生同县人，素所相知，欲往求引援，请占诺否如何？筮得比之观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比之无首，凶。”

断曰：比者地上有水，水土相亲，显见有同乡之谊。今得上爻，曰“比之无首”，想是未尝谋面也。足下虽云与贵显有旧谊，平生之交际，恐不信实，或疏阔已久，今往请托，未必见许，故爻辞曰“比之无首，凶”。

后闻往见，果如此占。

○明治三十二年，占我国与德国之交际，筮得比之观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比之无首，凶。”

断曰：比者地上有水，水之在地，遍处流行，无远不居，有万帮亲睦之象。德国财力，并臻富强，与各国素敦亲好，此爻爻辞曰“比之无首，凶，”殊为可疑。既而思之，我国与德国交际，所称首领者，唯在该国驻在公使，或者此人近将易任乎？故曰“无首”。

䷇风天小畜

畜字从玄，从田，玄者，水也，田中蓄水以养禾，兼有蕴藏含养等义。



“小”者大之反，谓物之微细者也。此卦六爻，唯六四一阴，能言五阳，为成卦之义。阳大阴小，以阴畜阳，故谓小。卦体下乾上巽，乾者刚健，巽者柔顺，乾下三刚，巽一柔二刚，巽以一柔为主，蓄藏群刚，故谓之小畜。《序卦传》曰：“比必有所畜，故受之以小畜。”凡物相比附，则必聚积，是卦之所以次比也。

小畜：亨。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。

“畜”者，止也，“亨”者，通也，其义相反。然此卦二五皆阳而得中，有健行之象，虽一时为六四所止，终得亨通也，故曰“小畜亨”，犹屯曰“元亨”。“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”，此二句专就六四成卦之主而言，乾者天也，巽者风也，内卦为天，太阳热气，照射大地，水气感触，阳气蒸腾为云，乾为密，故曰“密云”。天上有风，云欲为雨，为风吹散，故“不雨”。凡云气自东而西则雨，自西而东则不雨，今云气虽密不自东而自西，故不成雨。云，阴气，西，阴方，阴倡而阳不和，且自二至四，互卦有兑，兑为西，乾为郊，故曰“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”。当时文王囚于羑里。歧周在其西，故称“我西郊”。是小畜之象也。

《象传》曰：小畜，柔得位而上下应之，曰小畜。健而巽，刚中而志行，乃亨。密云不雨，尚往也；自我西郊，施未行也。

六四者阴柔之正位，即为阳爻之正应。此卦六四为主，上下五阳皆应之，以一柔而畜五刚，故曰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，曰小畜”，是所以释卦名也。内爻虽健，外爻居巽，是以健而能巽，且二与五居内外卦之中，其志能行，故谓之“刚中而志行，乃亨”。刚健者，内卦之象；巽者，外卦之象。五阳为一阴所畜，故不成雨，然其前进之气，岂能终已？至上九变为坎水之雨，故曰“密云不雨，尚往也”。此时密云自西而起，是阴先倡而阳不和，不能成雨，故曰“自我西郊，施未行也”。“往”、“行”、“施”三者，皆得阳刚之气，乾之象也；“未”者，阴柔之气，巽之象也。盖阴之畜阳，以柔克刚，其畜虽小，而牵制殊巨，譬如三寸之键，可以闭厄险之关，一丝之纶，可以掣吞舟之鱼，不可以其小而忽诸。且巽为长女，象妇，九三曰“夫妻反目”，上九曰“妇贞厉”，皆以阳受制于阴。历观夏桀以妹喜亡，殷纣以妲己诛，幽王以褒姒灭，一妇为累，祸延宗社，阴之累阳，夫岂在

多哉！

以此卦拟家，六四居辅相之位，仰膺君宠，然秉性阴柔，器识不大，不能任用贤才，唯以巽顺畜阳，以致膏泽不下于民，谓之“密云不雨”。小畜之象，国运如此。然以一阴止五阳，毕竟不能持久，至上爻阴极则亢，风变为雨，遂有“既雨既处”之象。若其时犹未至，而强欲施行，不能也，谓之“自我西郊，施未行也”。盖九二之大臣，与九五之尊位，两阳不相应，上九与九五，两阳亦不相比，故意见不和，是气运使然，不复如之何，是以五阳并为一阴所言，谓之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，曰小畜”。凡君子之行事，小人得以扰之，大事之将成，小物得以阻之，皆小畜之义也。国家然，即拟之人事，亦无不然。

通观此卦，六四以柔虚孚于九五，专以优柔抑制群阳。初九与六四，阴阳相应，阳为阴所畜，不宜躁动，是以自复于道，潜伏下位，故“无咎”而又“吉”也。九二以阳居下体之中，能与初九牵连而复，亦吉道也。九三与六四相比，刚而不中，止于阴而不得进，如车之脱辐，而不可行也。始则相比，而终则相争，则不和如“夫妻反目”，而不安于室也。六四处近君之位，以信实相孚，是能畜君者也，而众阳亦并受其畜；然以一阴敌众阳，因循姑息，势或攻击致伤，于是六四逃避而去，故有“血去惕出”之辞。九五在君位，任用六四，今见六四之去，怜其诚孚，有所赐与，故有“有孚挛如，富以其邻”之辞。至上九之时，处畜之终，六四之一阴已退，巽风变为坎雨，是为畜道之成也。

《大象》曰：风行天上，小畜，君子以懿文德。

宇宙之间，太阳热气，彭薄郁塞，充满太虚，不能复行，冷气来而填其后，其气之流动，谓之风。此卦风在上而得位，故在下之气，亦受太阳之热，而欲上升，然为上卦之风所畜止，不能复进，谓之“风行天上，小畜”。君子见此象，能于潜伏之时，修文学，勉德行，以立身命。“懿”者修饰而示章美之意，容仪之温恭，言辞之和婉，皆德之文饰也。君子言语有章，威仪有度，以风动天下，犹风之鼓动万物，无所远而不居。盖文德之所化，无有穷极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平平，有动作被人牵阻之患。



- 问商业：有外观完美，内多耗失之象。
- 问出行：主有风波之患。
- 问家宅：主小康之家，防有口舌之祸。
- 问战征：虽有雷厉风行之势，而恩泽不孚，只可小捷，难获大胜。
- 问六甲：生女，又防小产。
- 问行人：恐舟行阻风，迟日可归。无咎。
- 问婚姻：主得懿美淑女，吉。
- 问年成：主多风少雨，收成平平。
- 问疾病：主风火之症。小儿吉，大人凶。

初九：复自道，何其咎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复自道，其义吉也。

“复自道”者，谓知时之不可进，而自复于道。此爻居乾卦之初，是君子隐于下位者也。以阳居阳，位得其正，才力俱强，志欲上行，为六四之正应所畜，故返于本位，而复守其正。虽为彼所畜，而终不失其道，是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乃吉之道也，故曰“复自道，何其咎，吉”。“何”者，谓不复容疑之辞，叹美初九之能明道义，不吝改过，中途而复也。“何其咎”而后言“吉”者，谓不待其事之吉，而其义自吉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平常，宜退守，无咎。

- 问商业：宜稳守旧业，不宜创立新基。
- 问家宅：所谓“士食旧德，农服先畴”，返而求己，不愿夫外，家道自亨。
- 问疾病：宜静心自养，自可复原。
- 问六甲：生男。
- 问行人：即归。
- 问年成：佳。

【占例】 某县学务课长，常谈论国事，意气慷慨，以志士自任。顷日怀一书来，告曰：仆近日将面谒贵显，为国家述一意见，请占其成否，如何？筮得小言之巽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复自道，何其咎，吉。”

断曰：小畜之卦，犹利刀切风，腕力虽强，无所见其交也。知足下往告，必不能达其意趣，故不若止。何则？上卦为政府，当维新之际，执兵戎以定乱，其后事务多端，各守职任，断不容下僚妄参末议。且上卦为风，有进退不定之象，足下以刚健之意气，欲达其素志，风主散，散则不成，若强行之，不唯不得面谒贵显，恐为门街巡查所拒，激昂之余，或反受警察之诫谕。至此而悔其事之不成，不若中止，谓之“复自道，何其咎，吉”。

某不信余占，乘气往叩某大臣之门，强请不已，果受其辱，悉如此占。

九二：牵复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牵复在中，亦不自失也。

“牵复”者，谓与初九牵连而复也。此爻亦秉乾体，具阳刚之性，上进而为六四所止。然以阳居阴，位不得正，故欲进而有障；见初九之复，亦即牵连而复本位，故曰“牵复”。盖以刚中从容之德，自审进退，不失其宜，是以吉也。《象传》曰，“牵复在中，亦不自失也”，谓其有中正之德，能适进退出处之宜，自不失其节操也。“亦”字，承初爻《象传》而言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因人成事，自得获利。大吉。

- 问商业：宜创立共同社业，或旧业重振，皆得吉也。
- 问家宅：主兄弟和睦，恢复先业，必致家道兴隆，大吉之象。
- 问疾病：必主夙疾复发，小心调治，无妨。
- 问行人：即日偕伴同归。
- 问战征：主连日得胜。
- 问六甲：生女。
- 问年成：丰收。

【占例】 余有熟知商人某氏，以某局有购旧罗纱之命，乃至横滨外国商馆，先取样品进呈某局。时适有他商二名，亦进呈样品，某局员以某氏所进为良品，以他二名所进为劣等。二商人愤愤不平，来告曰，同一物品，而局员妄以一心之爱憎，漫评货品之高低，其中不无贿赂，余将告发于长宫，请占前途得失。筮得小畜之家人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牵复，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君子为小人所止，有屈而不伸之象。今二爻与五爻，虽同



秉阳刚，本非正应，恐告于长官，未必能达，以止为可。夫商人贩旧货物，同业相妒，亦事之常。在该局员妄评货品，与之争论究亦无益，足下即使议论得直，货物未必得售，不如中止。劝二商牵连而归复其本业，谓之“牵复在中，亦不自失也”。“不自失”者，谓思后日之利益，忍而归也。

○明治二十四年，邮船会社汽船东京丸，值朝雾昏迷，误搁房州洋之浅洲，以军舰并他汽船，极力牵引，毫不能动。或来请占是船之利害，筮得小畜之家人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牵复，吉。”

断曰：依此占，今东京丸，已得他汽船引出，其船体无所损，可安全而还也。《象传》曰“不自失也”者，即无所损之谓也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九三：舆说辐，夫妻反目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夫妻反目，不能正室也。

“舆”者，人所乘以行远也；“辐”者，轮中之直木，或作辐；“说”者，脱也。“夫妻反目”者，谓妻瞋目而视夫，夫亦瞋目而视妻，故曰“反目”。此爻以阳居阳，刚而不中，才强而志刚，其性躁妄而不能自守，先众阳而锐进，为六四所止，故比之车之运行，脱辐而不能进，曰“舆脱辐”。九三之阳，比六四之阴，有夫妻之象，但夫为妻所制，阴阳不和，致夫妻不睦，则其妻之不顺不敬，固不俟论，其夫亦不为无罪也。何则？夫之素行，苟能庄重笃实，闺门之内，相敬如宾，夫何反目之有？反目之来，实由于夫之素行有缺：始则溺于私爱，继则疏于自防，终则为妻所制。阴柔渐长，而阳刚无权，此家之所以不齐也，故《象传》曰，“不能正室也”。盖妻正位夫内，夫正位夫外，今以妻制夫，出而在外，是闺门之不正也。九三至九五，互卦为离为目，巽为多白眼，皆反目之象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阴盛阳衰，内外不安，最宜慎守。

○问商业：有积货，急宜脱售，凡众所争售者，切勿售，众所不售者，急进售之。此谓反其道而行之，得利。

○问家业：阴阳颠倒，家室不和。

○问疾病：防医士不察，以寒作热，以虚作实，药不对症，是阴阳相

反也。宜急别看良医，病必脱体，吉。

○问战征：军心不和，防有辙乱旗靡，倒戈相向之虑。

○问行人：即日可返。

○问出行：恐中途有险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主有目疾。

○问年成：不佳。

○问婚姻：不利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六年，岩仓右大臣及木户大久保、伊藤山口诸君，奉命使欧美各邦。当派遣之初，使臣不得与各邦擅订条约。在朝者，为三条太政副岛后藤、板垣大隈、江藤大木诸君，使臣未归之先，不得创议新政。后因海军省所辖云扬舰，测量朝鲜仁川海岸，彼国炮击我舰，庙议将发问罪之师，欧美派遣诸君，亦遽相继归朝，共参朝议，遂分为征韩非征韩二派。某贵显来，请占朝议归结，筮得小富之中孚。

爻辞曰：“九三：舆脱辐，夫妻反目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下卦三阳，欲牵连而进，为六四一阴所止，而不能进，乃以大为小所畜，故名曰小畜。下卦三阳，有锐进之性，在主征韩者，谓我国三百年来，以锁国为国是，故致文化后于欧美各邦，今模仿欧美之进化，非力图进取，恐难独立于东洋，其奋激锐进，殆有不可遏之势。在主非征韩者，目击欧美之文化，与夫陆海军之全备，专划远大之策，戒轻举之生事，辩征韩之不可，大反其议。盖谓征韩之举，虽一旦遂志，在朝鲜人，或逃赴清国，与清国政府谋恢复，或脱走于俄，乞俄国之救援。又清俄两府，受朝鲜再兴之依赖，不无责问我政府之由；至英、法、德各邦坐视我东洋有事，亦将藉生口实，皆可预料也。此番出使诸臣，归而作是议者，洵有见而言之。后朝旨一从罢征之议，主征韩者愠其言之不用，群相辞职，谓之“与脱辐”也。征韩非征韩二派，至相仇视，恰如夫妻不睦，谓之“夫妻反目”。

后果主征韩者，悉辞其职。

六四：有孚，血去惕出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有孚惕出，上合志也。



“血”者，恤也，恤字古文作血。曰恤，曰“惕”，皆忧惧之甚也。“血去”者，远伤害也，“惕出”者，免危惧也，皆所以解脱忧患。此爻成卦之主，以一阴之微弱，止五阳之刚强，盖畜得其时，又得其位，故能畜止众阳。自全卦言，为以小人畜君子；以一爻言，为以孤柔敌群刚。五为君位，四与五相比，是以臣而蓄君者也。始如不足，终乃有济，有因人之功，无愤事之失。但在下三阳，为柔所制，欲锐进以害柔，亦势所不免；惟六四阴而中虚，能以中孚感君，君臣契合，以至诚相畜，故五阳亦终服六四之制。非其力能止之，实本孚信有以感之也。且六四不以获君为荣，转以位高为惕，退避三阳，而不妨贤路，如六四者诚辅相之贤者也，谓之“有孚，血去惕出，无咎”。《象传》曰“上合志也”者，以六四之大臣，比于九五之君，尽心谋国，上下交孚；又以九五之君，爱庇六四之臣，恩遇优渥，始终无间，故曰“上合志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不免忧虑，切忌与人争斗，防有损伤。宜出门远避，斯无咎也。

- 问仕途：必得上官契合，即有升迁，大吉。
- 问战征：利于出军进攻，可以获胜。
- 问家业：姬妾仆从，御之宜得其道，否则防反受其制。
- 问行商：利西北，不利东南。
- 问疾病：是寒里热之症，治之宜宽解，不宜燥烈药品。
- 问谋事：有得邻里相助之力。
- 问行人：恐中途遇险，宜微服潜行，忍而避难。
- 问六甲：此胎生女。后胎可连举五男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五年，占某贵显气运，筮得小畜之中孚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有孚，血去惕出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六四一阴，在九五之下，奉戴君德，制伏上下四阳之锐进。一阴之势力本孤，惟以真诚相孚，能使群阳受畜。然阳亢则变生，不无可虑。曰“血去惕出”，其虑患也深矣，故“无咎”。因呈此占于贵显，贵显唯首肯而已。

后闻某贵显驾过赤坂，果罹暴徒之难，被轻伤。“血去惕出”之占，可

谓先示其兆也已。

九五：有孚挛如，富以其邻。

《象传》曰：有孚挛如，不独富也。

“挛”与恋通，“挛如”者，相连之意。“富以其邻”者，邻指六四，谓九五之君，能信任六四，与之合志而畜乾。六四之臣，积诚以格其君，九五之君，推诚以待其下，上下相孚，而畜道成。九五之富，皆六四之功也。此爻中正，以阳居尊位，而密比六四之宰相，唯其有孚，则群阳亦牵连以相从也。九五居尊，所谓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与上爻四爻，同居巽体，并力畜乾，以御众阳锐进之锋，方张之势。曰“富以其邻”，是以四爻为邻也。然九五之君，当以大赉天下，泽被群生，若第挛如六四之宰相，其富厚之泽，未免偏而不公，故曰“有孚挛如，富以其邻”指臣位而称邻者，可见君德之不满。又爻辞不系吉凶者，亦以君德之未美也。《象传》曰“不独富也”者，以爻辞“以”字读为助之义也。

此卦初九二二爻，虽复道，不过独善其身；九三与六四为敌，遂至反目；独九五终始信任六四，以共天下之富，是小畜之所以亨也。

【占】 问商业：有百货辐辏，群商悦服之象，大利也。

- 问时运：一生气运亨通，无往不利。
- 问仕途：主连得升迁，禄位双全。
- 问家业：主累代忠厚，惠及邻里，不独富有，且得贵显。
- 问战征：主军士同心，有国境日辟之象。
- 问六甲：有孪生之象。
- 问疾病：主麻痹不仁，手足挛拘之症。
- 问失物：宜从邻近寻觅，自得。
- 问出行：宜结伴而行，不宜独往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四年三月，友人冈田平藏氏来曰：余今将创一业，请占其成否。筮得小畜之大畜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有孚挛如，富以其邻。”

断曰：此卦有畜积货财之象，定可得商利之满足也。但必得一信实伙伴，以主其事，获利之后，当分肥及之，庶几相与有成也。



后果如此占。

上九：既雨既处，尚德载。妇贞厉，月几望，君子征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既雨既处，德积载也。君子征凶，有所疑也。

“既”者，事之既成也。“既雨”者，此爻外卦变坎，前之“密云不雨”者，今则既雨矣。“既处”者，止也，谓阴阳相和，各得其所。阴之畜阳，不和则不能止，既和而止之，畜道成也。“尚德载”者，尚即《论语》“好仁者无以尚之”之谓，美六四之孚信充实，众阳感孚，明小畜全卦之成功也。九五上九，同属巽体，知乾难畜，故积德而共载之。“望”者，满月也，“月几望”者，喻阴德之盛。此爻以阳居阴，小畜之终，畜道已成之时也。《彖辞》曰“亨”，即指上爻而言。盖此卦一阴，以巽顺为性，顺者妾妇之道，且巽为长女，象妇，故以妇为喻。六四阴象为女，九五信任不疑，六四之威权已重，恰如月之几望，满盈而敌九五之尊，“妇贞厉”之贞，谓以阴制阳，即以妇止夫。妇宜贞固自守，若以此道为常则厉，当此时虽有贤人君子，不能复如之何，故曰“君子征凶”。且阴之既胜，固无可为之道，方其将盛未盛之间，君子所最宜警戒。此爻“月几望”、“凶”者，阴之疑阳也；归妹之六五，“月几望，吉”者，阴之应阳也；中孚之六四，“月几望，无咎”者，阴之从阳也。“妇贞厉”者，以理言之，戒小人也；“月几望”二句，以势言之，戒君子也。《象传》曰“有所疑也”者，盖以阴敌阳则必消，犹言小人抗君子则有害，君子安得不疑之？一说，疑者碍也，谓于道义有所碍塞，义亦通。雨与月皆有坎象，此爻外卦变为坎，故有此辞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有昔时希望不遂，今得如顺之意。

- 问家业：有前困后亨之象。
- 问营商：宜得利则止，若贪得无厌，终恐盈满致凶。
- 问战征：既得战胜，宜即罢军，若复进攻，不利主帅。
- 问年成：旱，不为灾。
- 问六甲：生女。
- 问行人：即归。
- 问出行：不利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二年某月，某贵显来访谈时事，请试占政党首领某氏之气运，筮得小畜之需。应其请而讲小畜全卦之义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既雨既处，尚德载。妇贞厉，月几望，君子征凶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上爻。乾天，天气上升，有云随之，被风吹散，不得为雨，谓之“密云不雨”。以风之小，止天之大，故名此卦曰小畜。以国家拟之，四爻一阴，得时得位，上下五阳，牵连应之。阳大阴小，以一阴止五阳，是小畜之义也，故曰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，曰小畜”。

此占为政党首领所关，其所从来者久矣，请推其原而说之。

明治之始，某缙绅为众所推，奉敕令为相，奉侍九五之君，尽见信任，一时群僚皆受其畜，诚千载一时之会也。就小畜之卦言之，以某贵显当六四之位，下卦三阳，牵连被畜，虽众阳有健行之性，欲进而谋事，六四虑其躁动，悉被抑止，独以孚信感君，巽顺行权，谓之“健而巽，刚中而志行”也。明治元年三月，虽有万机之敕命，究未施行，谓之“密云不雨”。

初九：“复自道，何其咎，吉。”

此爻以阳居阳，虽有才力，未得信用，与六四之阴相应，见六四专权，难与共事，中途而返者也。

九二：“牵复，吉。”

此爻亦虽欲进，见初爻既复于道，是以牵连亦复，进退审详，不失其宜，以中正也。

九三：“舆脱辐，夫妻反目。”

此爻与六四，同居重职，先众阳而锐进，为六四所抑止，志不能行，辞职去官，谓之“舆脱辐”。“夫妻反目”者，以九三阳爻为夫，六四阴爻为妇，阳为阴制，犹夫为妻制，愤懑而争，故曰“反目”。

六四：“有孚，血去惕出，无咎。”

此爻为全卦之主，以一阴止五阳，独得权势。然阴孤阳众，抑亦可危，唯在六四能以孚信感君，故九五之君，爱识六四，不使群阳得以相犯，故曰“血去惕出，无咎。”

九五：“有孚挛如，富以其邻。”

此爻居尊位，与六四之阴，挛系而御小畜之世。九五六国，皆曰“有



孚”，是以积诚相感，上下交孚也。下卦三爻，同为乾体，故曰“牵如”，赏赐之厚，如富人之以财产分赐邻里也。今以某贵显拟之，朝廷录维新之功，恩赐优渥，且政府以数十万元，买置其第宅，即是也。

上九：“既雨既处，尚德载。妇贞厉，月几望，君子征凶。”

“既雨既处”者，小畜之终，风变雨为水。前之“密云不雨”者，今“既雨”也。明治创业以来，某首领有功于国家，人所皆知，但政令随时更变，惟在积德累仁，励精图治，国家大权，不容旁落，亦不可偏任。明治十四年，请开国会，至今二十三年，有众议院开设之议，谓之“尚德载”也。在大臣谋划国计，未免擅权，以臣制君，犹之以妻制夫，谓之“妇贞厉”。“月几望”者，月满则亏，几望则将近于亏，是即阴阳消长之机。“君子征凶”者，谓当戒其满盈也。

䷉ 天泽履

履者，冠履之履。篆书从尸，从彳，从舟。尸者，象人身；舟者，载也；彳者，行也。即所谓步履而行，可以运动人身者也。故此卦以此取名，《彖》辞曰“履虎尾”者是也。转而为礼，礼者，人之所践行也，故《序卦传》曰，“物畜然后有礼，故受之以履”；《大象》曰，“以辨上下”。又转为福之义，《诗》曰“福履绥之”是也。人能守礼，则天赐之以福。此卦外乾内兑，乾天，兑泽，天在上，泽居下，上下尊卑之分正，故有礼之象。又乾为行，兑为和，《论语》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《彖》有“履虎尾”之辞，故即取其首字以名卦也。

履虎尾，不咥人，亨。

《彖传》曰：履，柔履刚也。说而应乎乾，是以履虎尾，不咥人，亨。刚中正，履帝位而不疚，光明也。

此卦乾上兑下，乾为老父，前行，兑为小女，追随在后。凡以刚健践弱之后易，以柔弱践刚健之后难。就卦面观之，以六三一阴之柔弱，介五阳刚强之中，有欲行难行之象。以至弱之质，蹶于至刚之后，犹“履虎尾”，最是危机。文王就其难行之道，系其辞曰“履虎尾”，危之也，乾为虎，虎指刚健者。人者对虎而言，“不咥人，亨”。此卦二五两爻，皆得阳

刚之中正，九五尊位，居至高至贵，而能不疚于心，必有光明之德也，谓之“刚中正，履帝位而不疚，光明也”。《彖传》三句，专就五爻而言，此爻卦变则为离，离为火，为日，为电，有光明之象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内卦兑为我，外卦乾为彼，我柔弱而彼刚健，例之古人，如上杉谦信、织田信长等，刚毅果敢，为其臣仆者，一不顺从，每遭惨祸，谚云“伴君如伴虎”，此之谓也。嗟乎！世路险阻，无往而非危机，虎之啞人，不独山林，凡一切利害所关，即为危机之所伏，皆可作虎观也。唯以不敢先之心，后天下之人，以不敢犯之心，临天下之事，以不敢轻进之心，处天下之忧患，敬以持己，和以接人，以此履虎，虎虽刚猛，必不见啞。由是观之，人能行以卑逊，何往而不亨通哉！行于强暴，则强暴服，行于蛮貊，则蛮貊化，行于患难，则患难弭，皆和悦之效也。以卦体言，初爻虎尾，至九五之时，危险既去，身安心泰，自具光明之德也。故履之时，柔能制刚，弱能胜强，虽刚暴难制者，皆可以柔和之道制之。若欲以刚制刚，必有大咎，此履卦所以贵和悦而应上也。

以此卦拟国，上卦为政府，下卦为人民，上刚强，下卑屈，名分悬隔，刚强者进于前，卑屈者随其后，谓之履，柔履刚也。上下之秩序如此，下以和悦爱敬，服从夫上，上亦乐其柔顺，不复以强暴相凌，谓之“悦而应乎乾，是以履虎尾，不啞人，亨”。九五之君，德称其位，垂拱而天下治，上不愧祖宗之鉴临，下不负臣民之瞻仰，何疚之有？于是功业显著，德性光明，谓之“刚中正，履帝位而不疚，光明也”。

通观此卦，高者无若天，低者无若泽，上下尊卑之分，昭然若揭。六三以一阴，介在五阳之间，为全卦之主，才弱而志刚，体暗而用明，不自量力，而敢于前进，致蹈危祸也。初九在下，素应而行，不关荣誉，虽涉危险之世，行其固有之业，而自得其安乐也。九二居内卦之中，不系情干名利之途，坦然自乐，不陷于危险也。九四上事威猛之君，下接奸佞之侣，处危惧之地，小心翼翼，位尊而主不疑，权重而人不忌，终得遂其志也。九五居尊位，雄才大略，独断独行，以刚猛而御下者也。上爻熟练世故，洞悉人情，建大业，奏伟功，而克享元吉者也，是履之终也。

《大象》曰：上天下泽，履，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



此卦“上天下泽”，尊卑贵贱之等级分明，是不易之定理也。君子见此象，“辨上下，定民志”，使之各居其所，各安其分，不相紊乱，自无僭越，礼制之要也。夫宇宙间，莫低于泽，莫高于天，譬诸在人，莫尊于冠，莫卑于履，上下之分如此。履者，礼也，君子体乾之强，庄敬而日强，所以行礼也。兑之德悦也，悦者和也，礼以退为让，履以下为基，故曰“履，德之基也”。天而不下交于泽，则江河无润；泽而不上交于天，则雨露无滋。惟天高而能下，故水土草木之气，蒸而为云雨，而天益高；惟君尊而能卑，故亿兆臣民之分辨，而为礼让，而君益尊。若上下不辨，民志不定，则等威无别，民情骚动，天下纷然，乱自此起，如之何其能治也？此卦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安尊卑之分，联上下之情，君怀明德，民无二志，天下所由治也，谓之“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”。

【占】 问家业：有门庭肃穆，仆妾顺从之象。

- 问任官：有品级渐升之象，若攀援干进，反致不利。
- 问营商：宜辨别货品，实察商情，待时而售，必得高价。
- 问出行：利于滨海之地。
- 问六甲：得女。
- 问疾病：宜疏通中焦。
- 问遗失：一时为物所掩，久后自出。

初九：素履，往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素履之往，独行愿也。

“素”者生帛，取天然之色而无饰也。“素履”者，谓直行本分。此爻以阳居阳，虽得正位，上无正应，在下位，不援上，《中庸》所谓“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”者也。以居履之初，去虎犹远，守当然之本业，独善其身，不求闻达，一旦得位，亦不改其“素履”之守，所谓“穷不失志，达不离道”，故曰“素履，往无咎”。《象传》曰“独行愿也”者，谓己之所愿，不在乎外也。此爻无正应，故曰“独”也。

【占】 问功名：宜安居乐道，待时运亨通，往无不利。

- 问营商：宜守旧业，久后必获利。
- 问谋事：宜缓待，不宜急迫。



○问战征：宜独行潜往，刺探敌情，无咎。

○问家宅：“福履绥之”，门庭吉祥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横滨商人某氏来告曰：近来商业不振，得不偿失，欲移居于东京，别创事业，请占前途吉凶。筮得履之讼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素履，往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兑之少女，履乾父之后，明明教人以谨守先业。商务之通塞，未可拘一时而论，物价高低，随时变换，前失后得，亦事之常，何必遽作改计？不如守旧，久必亨通也，故曰“素履，往无咎”。某氏闻之，随绝改图之念，仍在横滨，从事旧业，未几而商机一变，大获利益。

九二：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幽人贞吉，中不自乱也。

“坦坦”者，道之平也；“幽人”者，谓隐居山林之士也。此爻当履之时，得刚中之位，中则不偏，不偏则不危，履行其道，犹行平坦之道路也，故曰“履道坦坦”。夫行道者，履于旁则危险，履其中则平坦，必其中心淡泊，忘情荣辱，以道自守，斯得幽人之贞也，故曰“幽人贞吉”，若欲急进而从事，恐履虎而招祸也。盖此爻虽有才德，以上无应爻之助，故未得出而用世，唯其穷居乐道，遵时养晦，故吉。《象传》曰“中不自乱也”者，谓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是不以利达乱其心者也。一说“幽人”为幽囚之人，如文王之囚羑里而演《周易》，文天祥之囿于室而作《正气歌》之类，虽在患难，不乱其志也。此爻内卦变为震，震为大途，有道之象；又以兑泽，有幽谷之象，故曰“幽人”。

【占】 问功名：有高尚其志之象。

○问营商：一时物价平平，可得微利。

○问出行：平稳，获吉。

○问终身：有恭敬修身之意。

○问家宅：有分析财产之意。

○问失物：有意外损耗之虑。

【占例】 一夕有盗入某贵显邸宅，窃去衣服若干，贵显请占盗之就捕与



否，筮得履之无妄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兑之少女，履乾父之后，老父为盗，少女者改造其藏品，或变其体裁，而转卖之，是父女共为盗者也。一时不得显露者，盗中之最狡者也。然互卦有离火，火之明，即探索吏也，互卦之主爻，即六三之探索吏。《象传》所谓“眇能视，不足以有明也”，故现时不能捕获；至上爻有“视履考祥，其旋元吉”之辞，自此爻至上爻，爻数五，必在五月之后，藏品暴露，盗贼即可就缚。后五月，此盗就缚，果如此占。

六三：眇能视，跛能履。履虎尾，咥人，凶。武人为于大君。

《象传》曰：眇能视，不足以有明也；跛能履，不足以与行也。咥人之凶，位不当也。武人为于大君，志刚也。

“眇”者，目之偏视也；“跛”者，足之偏废也。“武人”者，文官之对；“大君”者，尊贵之称。此爻以阴居阳，不中不正，无才无德，以刚暴取辱者也。盖于履为成卦之主，欲恃其势而统辖群刚，不自度才德之微，不足负担大事。目之眇，自以为能视，足之跛，自以为能履，不避危险，勇往直前，自蹈履虎受咥之祸，故曰“眇能视，跛能履，履虎尾，咥人，凶”。曰“眇”曰“跛”者，示六三之柔暗，能视履者，谓恃九二而冒险躁进。虎之不咥我，以我背后有乾也。六三见虎之畏乾，以为畏己也，去乾而自用，遂为虎所咥。《彖》曰“不咥人”，爻曰“咥人”，其义相反，盖《彖》取内卦兑之柔和爱敬而立义，爻主中正，以六三阴柔不中正，独与上九之一爻相应，上九虎之首也。履而首应，故有咥人之象。六三不自知其量，放肆横行，武人而干犯九五之大君，其强暴而无所忌惮如此，大凶之道也。《象传》曰“眇能视，不足以有明也；跛能履，不足以与行也”者，谓其识暗，故视不能明，谓其才弱，故行不能远。“位不当也”者，谓以阴居阳；“志刚也”者，谓其阴柔而不中正，志刚而触祸也。兑为毁折，互卦离为目，巽为股，离目为兑所毁折，有跛之象；巽股为兑所毁折，有破之象。又兑为口，有咥之象；“武人”巽之象，巽之初六“利武人之贞”可见也。“武人”，武士也，如《诗》所咏“赳赳武夫”是也，其职掌专主军政，奉王命以讨伐不庭，效忠于疆场者也。“武人为于大君，”刚强自用，干犯

名分，孔子所谓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”之徒，其甚者窃弄兵权，不奉朝命，如北条义时足利尊氏者也。我国维新以来，军政严肃，海陆两军，类皆桓桓武士，干城之选，好谋而成，固不徒以志刚为武也。《易》之垂诫，或不在当时而在后世，其虑远矣。

【占】 问家宅：有暗昧不明，以小凌大之象。

○问商业：有被人欺弄，急切不能脱售之虑。

○问战证：宜退守。不宜进攻，妄动者凶。

○问行人：恐中途遇险。

○问失物：就近寻觅，自得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但婴儿防有残疾。

【占例】 友人副田虎六氏，从佐贺县来告曰：某所矿山，工学士最所称赏，矿质极良，余将请政府之认可，着手采掘，请占其利害。筮得履之乾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眇能视，跛能履。履虎尾，咥人，凶。武人为于大君。”

断曰：此卦刚健之乾父前进，柔弱之少女随后，足下继续先辈所开之矿山。今此爻以阴居阳，气强而智昏，其所计划，必有与实际相齟齬者也，故谓之“眇能视，不足以有明也”。凡商办之业，与官办之局，大异其趣。如彼矿山，固乡间无赖人所集合，能设其规则，而统制得宜，斯众人服从；且指挥众役，必用老成谙练之人，乃能成其业，若指挥不得其人，彼矿夫纷扰，非易钳制，懒惰虚喝，百弊丛生。足下纵精明强干，而于矿业，究属生手，譬如行路，此程非熟悉之途，故爻辞又曰“跛能履，不足以与行也”。足下又谓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，是以决意担当，但恐入虎穴而为虎所咥，其危险实可寒心。爻象如是，足下宜断念也。

氏不信余占，用某学士为甲干，使之赴矿山，为不谙实业，部下不服，终以不克成事而罢。

○贵族院议员某，福岛县多额纳税者也，自去年（三十一年）冬，至本年春，蚕丝输出外国者，时价益腾，本年养蚕之成绩，颇好结果，预料他日蚕丝，辐辏横滨，势必低价。乃于横滨四品取引所，期五月与六月，约卖蚕丝若干，与买者同纳付保证金数万元于取引所。至期，蚕丝之入横



滨者稀少，时价看涨，不能交现，买者知蚕丝之不足，数人联合，益倡高价，于是有介卖买两间而谋为仲裁者。某来曰：“此仲裁适余意否？请为一筮。”筮得履之乾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眇能视，跛能履。履虎尾，咥人，凶。武人为于大君。”

断曰：此卦以兑之柔，随乾之刚，犹少女与暴夫同行，其危险如“履虎尾”。今占得三爻，足下测度蚕丝出产与时价，是诚以管窥天，谓之“眇能视，不足以有明也”。横滨商人，自产地贩集蚕丝，向以贷金收买，故转运往往不速，谓之“跛能履，不足以有行也”。卖者乘其虚，而益倡高价，殆将食没足下之保证金，谓之“履虎尾，咥人，凶”。足下不自揣其不能，不知卖家之不良，欲博一时巨万之利，反生大损，犹以匹夫之勇，望为武将者也，谓之，“武人力于大君”。今仲裁难行，过六月中旬，可得协商，然大损不免也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九四：履虎尾，愬愬终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愬愬终吉，志行也。

“愬愬”者，畏惧之貌。此爻以阳居阴，逼近九五尊位，才强志弱，以九五为虎，常怀危惧，故有“履虎尾”之戒。若以其危故，而退身远引，亦非为臣之道。此爻处大臣之位，有可未常不献，有否未常不替，亦非避其威而不履也。但小心谨慎，常若愬愬，故曰“履虎尾，愬愬”。是以位虽高而主不疑，权虽重而上不忌，终免忧危，而得保全之吉，故曰“终吉”。此卦全卦以柔为吉。“终”字对初而言，有始于危，终于不危之义也。《系辞传》曰“四多惧”，此爻多惧，唯其防患周密，终得免害。《彖》辞曰“不咥人，亨”者，谓此爻也。《象传》曰“志行也”者，谓履行其道也。“志”者，为平日期望之志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以温和接人，以笃实当事，虽临危险，终得免祸，是气运平稳之时也。

○问商业：不宜急切脱货，宜谨慎耐守，终获利益。

○问战征：宜临危固守，遇救得捷，可转败为胜。

○问六甲：平稳得男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七年十二月，朝鲜京城有政党纷扰，时国王遣特使来我公使馆，请我办理公使竹添君护卫王宫，公使因率兵前进。清国将官某氏，亦率部下兵迫王城，遂抗我兵。此报达我国，朝野骚然，朝旨派外务卿井上伯，奉使朝鲜责问，是国家之重事也。某贵显使余占其动静，筮得履之中孚。

爻辞曰：“九四：履虎尾，愬愬，终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上卦乾，为父，下卦兑为少女，有少女随父之象也，故名曰履。夫我国之于朝鲜，以我既行欧美之开化，欲使彼国速从时势之变迁，我导其前，彼履其后，以同行改革也。万一朝鲜为欧人所占领，不啻为我国之赘疣，实为亚细亚全洲之障碍。奈彼国冥顽不悟，妄以嫌忌外人，遂起今回之乱。今外务卿井上伯奉使前往责问，彼必自知微弱。四爻变而为中孚，结局终归平和，谓之“履虎尾，愬愬，终吉”。于时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。

（附言）是月二十七日，交询杜传福泽谕吉氏之言，邀余演说朝鲜《易》占。余因趋其席，社员满室，干事诸氏谓余曰：今回朝鲜之事，甲论乙驳，或和或战，群蹴纷纷，不知归的，君玩《易》象，必获先机，幸为开陈爻辞。余曰：《易》道，通天机而知未来者也，与凭空议论者不同也。余凭《易》占，已预知结果，在外人或未之信也。遂应其请，详述前说。在席自福泽氏以下，皆不解《易》，脸如怪讶，余归后，福地源一郎氏，寄书请示占象，因更记前说以自送之，翌十八年一月一日揭之于东京《日日新闻》。当时《时事新报》记者痛嘲余说。彼昏昏者不解《易》理，亦无足怪，彼闻井上大使，与朝鲜政府开论，即在一月二日。《易》理之定数，不差分毫，余之《易》占，不失一语，不亦可畏敬哉！

九五：夬履，贞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夬履贞厉，位正当也。

夬者，决也。“为履”者，谓其一任刚决以履行也。此爻刚健中正，体乾卦，履尊位，下无应爻，自恃刚明，果于任事，多威武猛断之政，未免有果敢而窒之弊，故曰“夬履”。古圣人居天下之尊位，虽明足以照，刚足



以决，势足以专，未尝不博取天下之议，以广其见识，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。此爻不患不刚明，而患在躁急，一任己见，以刚行刚，不审时机，不察群情，遂致上下不通，内外阻隔，急切之甚，激成祸变，是危殆之道也，故曰“贞厉”。“贞”者，贞固也，谓固执而不变也；“厉”者，危也，谓当常存危惧之心也。《易》中用“厉”字之例皆然，噬嗑之九五，“贞厉无咎”，亦犹是也。盖履之道，尚柔不尚刚，九五以刚居刚，是决于履也；以其中正之德，又能危厉自惕，斯得动无过举。《书》曰“心之忧危，若蹈虎尾”，国君能常思蹈虎之危，可谓“履帝位而不疚”也。爻辞“贞厉”者，固见其厉也，《象传》曰“位正当也”者，与兑之九五及中孚之九五同义。盖有不满于君德之旨也，谓刚决之君，似于宽仁温和之德有阙，所宜反省而加勉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前苦后甘，目下正当拨云见日之时，犹直毋忘曩时苦境，兢兢业业，斯能长保其富也。

○问商业：宜和衷共济，有货不直急售，久后必得厚利。

○问失物：有不待寻而自得之象。

①问官途：目下已得升迁，唯宜谨慎，斯可永保。

○问疾病：危而后安。

【占例】 某会社社长，来占命运之吉凶，筮得履之睽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夫履，贞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以兑之少女，继乾父之后。今君富学识，温和而长于交际，由株主迁举而为社长，地位中正，因无可疑。但既任职权，不能不竭力谋事，一或刚决独行，凡事难保无失，谓之“夬履，贞厉”。在足下精明果敢，胜任社长，固余所深信也，唯从占筮之意，尚宜时时警戒。劝足下注意而已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上九：视履，考祥其旋，元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元吉在上，大有庆也。

“视履，考祥其旋”者，谓自视其履行之迹，能考祸福之祥兆。此爻居履之终，即践行之终，凡人之所践行，善则得福，不善则得祸，治乱祸福

之所歧，悉由于履行。人之所履，亦难保始终皆善，有始不善而终善者，有始善而终不善者，必观于终，然后见也。若周旋无亏，终始如一，则其吉大矣，故曰“视履，考祥其旋，元吉。”《象传》曰，“元吉在上，大有庆也”，谓君上能行此道，则大有吉庆也。元即大，吉即庆也。凡六十四卦之中，上爻系“元吉”者，不过二三卦，此爻居其一，盖上爻者，极地而多危殆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正得安乐之时，其人必素行无亏，晚运亨通，福寿双全，大吉也。

○问商业：往返经营，俱得大利。

○问家宅：祸福无门，惟人自招，若能积善，必有余庆。

○问疾病：恐天年有限。

○问失物：不寻自得。

○问六甲：必产贵子。

○问战征：大获胜捷，奏凯而旋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三年十月，东京府下第十五区选举，代议士有侯补三名，其一人为某豪商也。一日友人某氏，来请占其成否，筮得履之兑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视履，考祥其旋，元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以兑柔弱之少女，随行乾刚之老父，其势不相匹敌，固不待论。履之上九，履之终也，必其人经履几多艰难危机，渐奏事功，以至今日之盛运也。然应不中不正之六三，依偏视之眇者，与偏废之跛者，与刚猛之武人，共相竞争，孙子所谓下驷与上驷，其不能必胜可知矣。上爻处位之极，无可复进，悟前非而鉴既往，翻然回头，可得大吉也。若谋不出此，欲强遂初志，其凶有不可言也。

后依所闻，某豪商果察机自退，不复与争云。

○明治三十年，占我国与德国交际，筮得履之兑。

《彖》辞曰：“履虎尾，不咥人，亨。”

爻辞曰“上九：视履考祥其旋，元吉。”

断曰：履者以柔顺而履刚健之迹，有周旋无亏之象，故名此卦曰履。曰“履虎尾，不咥人，亨”，以柔蹑刚，恭顺而不失其正，故不见咥，而反



见亨也。见之本年我国与德国交际，彼国夸其武威，非无虎视眈眈之意，然我国当路之重臣，处置得宜，且彼国驻劄公使得人，能两得平和，故彼此无事。博强国之称，比之从前交际，自然不同。在彼具猛虎之性，搏噬之志，固未尝一日忘也；且因我之强，亦不无嫉妒。在我惟宜以柔克刚，随时应变，斯得矣。

䷊ 地天泰

泰字，从大，从水。形以两手决水，取水从中分，流通无滞，水去而民得安居也。自昔中土，大禹治水，疏通九河，则土壤，教稼穡，奠厥民居，斯地平天成，而万民得生活于其间，永享泰平之福，是泰之义也。此卦坤上乾下，坤阴也，乾阳也，是天地合气，阴阳交和，资生资始，而万物咸亨，故名此卦曰泰。

泰：小往大来，吉亨。

《彖传》曰：泰，小往大来，吉亨，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内阳而外阴，内健而外顺，内君子而外小人。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也。

此卦乾天在下，坤地在上，就天地之形体言之，上下颠倒，如不得其义，然此卦所取，不在形而在气。乾为天之气，坤为地之精，天地之形，高卑隔绝，以气相交，乾气上腾，坤气下降，二气来往，能成雨泽，雨泽成而万物生育，因名此卦曰泰。泰者，通也，又安也，宽也，如《彖传》所言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乾为夫，坤为妻，阴阳交和，定然家室和平安乐。乾阳坤阴，阴阳二气，包括甚广，天地间一物一事，莫不各有阴阳。就人身体而言，气为阳，血为阴，阴阳齐则血气自平；就人起居而言，静为阴，动为阳，阴阳交则动静自定。此卦以乾下坤，似乎阴阳倒置，然《彖传》曰“内阳而外阴”，盖以退阴进阳，重君子而抑小人也。《易》理于阴阳消长，防维甚严。人生涉世，是宜推崇阳刚，抑止阴柔，斯二气各得其正，而万事泰然矣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政府体天地造化之原理，公明正大，以布人民化育之

政。乾者，君也；坤者，臣也。君礼其臣，推诚以任之；臣忠其君，竭诚以事之。圣主得贤臣，以弘功业；贤士得明主，以展才能。于是万民感其德化，和亲康乐，一道同风，是诚天地交泰之世也，谓之“上下交而其志同”也。以上下二体言之，阳为君子，阴为小人，君子在内，布政施令，小人在外，安分服教，谓之“内君子而外小人”。盖天地之间，有阳即有阴，有君子即有小人。泰和极盛之世，不能无小人，但君子能善化夫小人，小人亦乐从夫君子，两不相害，而其情相通。自我出去者阴之小，自彼入来者阳之大，小人往而各安其生，大人来而乐行其道，是泰道之成也。道有消长，即时有否泰，总括天地阴阳之交，可见世运升降之会。“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”，消长之极，正国家治乱之大防也。此卦下三爻为天下治平之时，上三爻为自泰趋否之时，君子当玩味爻辞，深察气运之变迁，维持泰运于不替也。

圣人之序《易》也，以乾坤为始，乾之后凡十有一卦，而后始得泰。盖君之以屯，教之以蒙，养之以需，理之以讼，正之以师，和之以比，约之以小畜，礼之以履，而后始泰。故乾以下十卦，奇数之爻，凡三十；坤以下九卦，偶数之爻，亦三十，而后始得乾坤相交。开泰之运，其难如是，圣人之所以垂诫于后者深矣！

通观此卦，天气下降，地精上升，天地之气相交，始开造化之功。初九，君子得位，拔擢同气之贤者，共立朝廷，以勤劳国事，谓之“拔茅茹以其汇，征吉”。“汇”，类也，盖以同类而并进也。九二有刚健中正之德，为济泰之大臣。“包荒”，谓能包容群才，即所谓“尊贤而容众”是也。然亦一于“包荒”，又必济以果决。“用冯河”取其勇敢，足以任事；“不遐遗”，谓其思虑之诚实，不唯留心于目前，且远及僻偏之域；不唯顾虑于方今，且远图长久之谋。至为国家选择人才，不涉私情，其可进者，虽仇怨而不弃，其不可用者，虽亲近而不举，谓之“朋亡”。九二之行为，公明正大，中正以应尊位，宜六五之信任不疑也，谓之“得尚于中行”。九三居阳之极，其位不中正，且值盛极将衰之时。以卦体见之，天气不能久居下，地气不能久居上，有各将复其本位之象，谓之“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”。夫阴阳之消长，如寒暑之往来，时运使然，无如之何；然天定胜人，人亦足



胜天。将陂而预防其陂，将复而预虑其复，克艰其心，贞固其守，尽其人事，以挽天运，是保泰之道也。如此则可永食其福矣。六四以阳居阴，逼近尊位，上三爻皆以虚谦接下，下三爻皆以刚直事上，四当上下之爻，故“翩翩”相从，乐与共进，是以不徒富而从邻，不持戒而相孚也。志同道合，正《彖传》所谓“上下交而其志同”也。六五温顺之君，虚已而信任九二，降其尊而从臣，有“帝乙归妹”之象焉。用此道而获福祉，则大吉而尽善矣。上六，泰之终，泰极而变，有“城复于隍”之象。当九二、九三之时，尽人事之要，可以维持泰运，然怠其道以至于是，虽天运循环之自然，亦人事之所自招。上六之时，失泰之道，上下睽隔，民情离散，以兵争之，盖乱之时耳，故曰“勿用师，自邑告命”焉。盖将守其城邑，明其政教，以挽天心，拨乱而反正，亦足以保泰之终也。“平”、“陂”、“城”、“隍”，其机甚捷，其象甚危，垂诫深哉！

爻辞，初曰“茅”，地之象；二曰“荒”，曰“河”，亦地之象。三曰“陂”，地之形也，以内卦皆阴，为主坤而客乾也。四曰“富”，曰“实”，五曰“帝乙”，上曰“城”，皆阳之象，外卦皆阳，为主乾而客坤也。客还而上常住，其义可见矣。

《大象》曰：天地交泰，后以财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

此卦天地二气交通之活象，万物即受天地之化育也。圣人见此象以赞天地之化育，为天地之所不能为。盖天地之生万物，笼统无别，圣人能历象日月星辰，分别分至启闭而成岁功，相度东西南北山川道路，以定城邑，察天之时，辨地之利，春夏耕耘，秋冬收积，无非尽致泰之道也，谓之“裁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”也。人民之生，必赖君上，斯得遂其生成。“裁成”所以制其过，“辅相”所以补其不及也。

（附言）近年卫生之道普及，医学之研究，日益进步，种痘之法盛行，生民免夭折之患，皆足以燮理阴阳，参赞化育也。欧罗巴诸国，以土地之饶薄，人畜之繁殖，众民生活之艰难，创举移民之略，还殖人民于南北亚米利加、亚弗利加、濠斯太刺利亚及亚细亚诸岛，维日不足。即如我国以土地与人口比较，统计前后数年，每年得四十万口之增加。生活不告不足者，抑有故也。我国之土地膏腴，全国中得米麦两作之暖地，殆居其半；

维新以前，两作之地，不满十分之三，今渐增加，既居十分之七。是以人口虽见增加，而生活有资，故不忧其不足。然由今以往两作之地，所余仅居十分之三，人口增加，岁多一岁，朝野贤士，晏然犹未知预备，不亦可忧？现今开铁路于北海道，渐次移住凡一千万人口，得减内地人民增加之半数，五十年间，犹可保国家之安泰也。其间当设殖民之地于海外各邦，以计国家永远策，谓之“左右民”。

【占】 问国家气运：正当君明臣良，黎民安泰，是全盛之时也。然盛之极即衰之渐，否泰在天，回挽在人，所当深虑，家道亦然。

○问谋事：事必可成，后败须防。

○问婚嫁：阴阳合体，大吉之象。

○问商业：买卖均吉，然卖出利微，买入者利大，其象于“小往大来”见之。

○问年成：雨水调和，丰登之象。

○问六甲：有男女孪生之象。

○问失物：须就左右近处，寻觅自见。

初九：拔茅茹以其汇，征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拔茅征吉，志在外也。

“茹”者，草根牵连之貌；“拔茅茹”者，谓拔茅之一根，其牵连者与之皆拔也。此爻具刚明之才德而居下，六四之大臣，阴阳相应，是在野之贤才，为大臣所荐举者也。以三阳同体，一阳进而众阳共进，犹拔一茅而其茹连类而起也，故设其象曰“拔茅茹”。自古君子得位，则贤士萃于朝廷，同心协力，以成天下之泰；小人在位，则不肖者立进，以启天下之乱，是各从其类也。今初九之“拔茅”，能引荐九二、九三之贤士，相共并进，故曰“以其汇”。“汇”者，类也。初九为泰之始，得其正位，克履怀德之道，是以吉也，故曰“征吉”。《彖》曰“来”者，谓天气之下降；爻曰“征”者，谓君子之上进。卦以气交，自上而降；爻以位升，自下而升。凡君子之学道也，修之于身，以待其时，居天下之广阔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，欲使其君为尧舜之君，使其民为尧舜之民，是学者之夙愿也。然天命不佑，不得其志，曲肱饮水，独居陋巷，是独善其身也。然其心要



未尝一日忘天下也，《象传》“志在外也”者，谓初九贤士，身虽在下，志在泽民。“外”者，指天下国家也。此爻变则全卦为升，升初六之辞曰“允升，大吉”，可以卜贤者之升进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有因人成事之象。

○问家宅：有家室团圆，人口平安之吉。

○问营商：得主伙合志，货财汇萃之象。

○问功名：有逐渐升迁之喜。

○问战征：以进攻获胜。

○问失物：宜于丛草处寻觅。

○问六甲：初胎者生女，三四胎则男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年，某藩士氏来，请占从事商业之可否，筮得泰之升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拔茅茹以其汇，征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其象为天气彻微地下，地气升腾天上；以人事言之，是被我相合，上下相通之会也，故谓之泰。今得初爻，其辞曰“拔茅茹”，夫茅之为物，其茎虽分生，其根则相连。想足下旧爻，必有奉职宦途者，就其人而谋仕途，事可必成。余观足下之貌，适于为官，不适于为商。余据《易》理断之，知足下之人品才力，宜从友人而谋进身也。

后此人果从事仕官，渐得升迁。

九二：包荒，用冯河，不遐遗，朋亡，得尚于中行。

《象传》曰：包荒，得尚于中行，以光大也。

“荒”，如洪荒之荒，又兼荒野之义。“包”者，容也；“冯河”者，徒涉也；“不遐遗”者，不忘远也；“朋亡”者，犹坤为地之“丧朋”也；“中行”，犹曰中道也。此爻具刚明之才，秉中正之德，与六五之君，阴阳正应，匡王佐霸，是有猷有为之荅臣也。盖其雍容大度，能包容荒远之细民，抚育教诲，使无一夫不得其所；且有冯河之果断，不流文弱，故曰“包荒”、“用冯河”。自来圣贤之心无弃物，非包荒不足示天地之慈祥，非冯河不能发天地之威怒，雨露雷霆，宽严兼济，而又不弃幽遐，不私习近。九二能体此刚中之德，光明正大，符合中道，故曰“不遐遗，朋亡，得尚于中行”。治泰之道，有此四者，所谓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，敏则有功，公则

众悦，诚不失中行之德也。而其要首在于宽，故《象传》统举“包荒”二字以括之，谓其得配中行，以光大也。旨深哉！

为活用占筮，姑就开拓之事而言之。“包荒”者，谓荒野也。“用冯河”者，谓开垦荒地，诱导无业贫民，开道架桥，以从公役。“不遐遗”者，谓极至深山幽僻之地，越险犯阻，而开拓之也。“朋亡，得尚于中行”者，谓无朋比之私，率众而举事，得天下之爱敬者是也。盖“包荒”，仁也；“冯河”，勇也；“不遐遗”，智也；“朋亡”，公也。备此四德治天下，尚有余力，若夫有包容而无断制，则非刚柔相济之才也。不遐遗远，而或阿私党类，则偏重而失公正之体。故必包容荒秽，而又果断刚决；不遗遐远，而又不私昵朋比，则不忘远，不狃迹，是合于中道者也。《象传》“以光大也”者，谓胸次宽阔，有容人之量。“光”则其明足以有照也；“大”则其器足以有容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正当功名显达之时，可以远游海外，创兴事业。

○问仕途：有奉使远行，或从事军征之兆，均获吉也。

○问商业：利在行商，贩运外物。

○问失物：定坠落水中，恐难寻得。

○问疾病：不吉。

○问家宅：用人宜宽，处事宜决，不可专信仆从，致损家业。

○问战征：有怀柔远人，征伐不庭，疆宇日辟之势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东京友人某氏，在常陆欲开垦沼地，请占吉凶。筮得泰之明夷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包荒，用冯河，不遐遗，朋亡，得尚于中行。”

断曰：泰古字，象人以左右手决大水之形。凡洲泽之地，由大雨骤降，山岳砂土，冲激崩坠，随流壅积而成，其中低所，或为湖水，或为沼陂。足下今欲开垦沼地，其有利益于社会，以助国家之经济，可知也。爻辞“拔茅茹”者，谓芟除芜草，播种五谷，开垦之好结果也。又“包荒”，谓买荒地之象；“用冯河”，谓尽力乎沟恤也。盖人有巨多之财产，往往以安乐送世为目的，使子孙可永享素餐，以为上策，而不知此真失策之大者。何则？凡世间富者，不计公益，贫者无由得衣食；贫者不得衣食，必至不



顾礼义，败坏廉耻，其极至犯禁令而罹法网，谓之国家乱民，乱民之起，皆由游手坐食而来也。足下能包容此辈，奋发而抛资财，欲为众人开垦沼地，藉以赈济饥寒，其志气操行，光明正大，诚有超绝于朋侪者也，故谓“朋亡”。足下之为此事业，利己利人，谓之“尚于中行”，必光大也。友人曰：谨奉命。然余年老，不能亲至其地，监督工业，目今紧要事务，欲余所信任某年为代理，委以此事，请筮以决之。筮得坤之豫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括囊，无咎无誉。”

断曰：此卦全卦纯阴，无一阳爻。《易》之道，阳为尊，阴为贱，今筮得此卦，恐其人为卑贱之小人也。世之皮相者，皆就人之阶级，以别贵贱，余则专论心术。第一，不为己谋而为人谋，众人之所喜，己亦喜之，众人之所恶，己亦恶之，其性情之所发，公正而无丝毫之私，是为上。第二，己之所欲，望人亦有之，万事以和衷相济，不任己之自由，是为其次。第三，专顾利欲，不顾亲戚朋友，苟所得利，遑知廉耻，是为最下。此余之平素所持论也。自来上智之人，生性完善，不见异而思迁，谓之贵人；下愚之人，其心残忍卑鄙，偏于不善，谓之贱人。坤之初爻曰，“履霜，坚冰至”，谓争利而至犯上作乱；上爻曰“龙战于野”，谋利而至相争相战，两家俱伤。如委此人以任事，犹售盗以键也，宜括财囊之口而戒于心焉，谓之“括囊，无咎无誉”。此事必当自任，未可委人也。

友人乃从予言。

九三：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，艰贞无咎。勿恤其孚，于食有福。

《象传》曰：无往不复，天地际也。

“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”者，时运变迁之常，犹月满则亏，花开则落。此爻以全卦见之，正当泰运全盛之时，然玩占爻位，为阳穷阴逼，泰之时将终，否之时将至也。凡物中则平，过中必倾，天数人事皆然。泰至九三，天道复其上，地道归其下，君子抚泰运之极，唯当尽人事以挽回天运，是以思患预防，常惕艰危，如是则可以无咎。此爻重刚不中，互卦有震，居健动不止之体，健进一步，即为陂复之象。是乾本上也，坤本下也，下爻上，故乾居内而坤在外，乾苟不安于下，必上而迫坤，坤苟不得安于上，必下而夺乾，故曰“无平不陂”。复而不听其复，持其平，守其往，防微杜

渐，用保厥终，凡小人欲乘怠而入者，君子则弥思其难，小人欲伺隙而攻者，君子则必保其贞。其操心之危如此，则举动措置，必无有过咎也，故曰“艰贞无咎”。夫天下之事，未有不戒惧而能保其终者也，《易》之垂诫，于始终消长之机，最为深切。世运之陂复，犹日月之食也，当食霎时晦冥，过时而复光明，故曰“勿恤其孚，于食有福”。“食”即蚀也。以日月之食喻祸，而以食终而光明喻福。

按六十四卦中，不拘爻之阶级，专以内外卦分时运之转迁者四卦：泰、否、既济、未济是也。此卦以内卦三阳，为泰中之泰，”以外卦三阴，为泰中之否，盖以阳为有余，为实，为富，阴为不足，为虚，为贫。九三居内卦之极，遇六四而当乾坤二体之会，为泰中之泰将终，六四居外卦之始，为泰中之否将来，故于三四两爻，示时运之转变。《象传》曰“天地际也”者，“际”即交际之际，是阴阳之两交接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谨慎者昌，逸豫者败，最宜留意。

○问商业：现虽失意，后必大利。

○问战征：须防敌兵埋伏，宜固守，不宜进攻。

○问失物：不久即得。

○问生产：虽危无咎，必生福泽之儿。

○问家业：宜谨守先业，可以永保富也。

○问疾病：少者无咎，老者大限有阻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八年，奉故三条相公之命，占公气运于滨离宫，筮得泰之大壮。此时陪从者，为武者小路君、福泽香君两氏。

爻辞曰：“九三：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，艰贞无咎。勿恤其孚，于食有福。”

断曰：此卦太阳之火气，透彻地下，地精为之蒸发，天地之精气相交，万物发育，国家安泰之象也。拟之国家，政府之恩惠，透彻下民，下民之情志，上达政府，君能信任臣，臣能服从君，故曰泰。然泰之极，变而否，是阴阳消长，自然推移之运也，故有自泰趋否之时。又有自否趋泰之时。此卦内卦三阳，泰平最盛，外卦三阴，自泰趋否。今筮得三爻，第三爻内卦之极，泰中之泰既去，将移外卦之阴，将转入泰中之否也，故爻辞



曰，平者无不遂陂，往者无不复返，喻时运变迁之义。在时运使然，原非人力所能争，然保其固然，防其未然，惕以艰危，矢以贞诚，人定亦可胜天，故谓之“艰贞无咎，勿恤其孚，于食有福”。阁下声名显赫，勋业崇隆，可媲尹周，小心翼翼，持盈保泰，自有鬼神默相呵护也，故《象传》曰“天地际也”。

后相公解显职，就内大臣之闲位，永矢竭诚，克光辅翼之业。

六四：翩翩不富，以其邻，不诫以孚。

《象传》曰：翩翩不富，皆失实也。不戒以孚，中心愿也。

“翩翩”者鸟刷羽之貌；“邻”者，指六五上六而言。此爻在泰之时，上与二阴在外卦，皆与下应。阴柔之质，宜在下位，今居上体，志不自安，故上三爻相连，同欲下行，是上者以谦虚接下，不待告诫而自信孚，谓之“翩翩不富，以其邻，不诫以孚”。“不富”者，阴虚之象。此爻是运过中，泰将转否，为小人合志，谋害正道之时，君子所当戒也。五上皆阴，不富识量，故《象传》曰“翩翩不富，皆失实也”。“皆”者，指坤之三阴；“实”者，指阳爻。阴之从阳，犹贫之依富，今三阴在外，失所依也。然当泰之时，阴气上升，阳气下降，上下不相疑，兴国利，植民福，谓之“不诫以孚，中心愿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喜得朋友同心相孚，诸事可谋。

○问商业：外则场面甚好，内实空虚，全赖同业相助，可以成事。

○问战征：粮饷缺乏，当劫掠敌粮，以供军需。众心坚固，有胜无败。

○问家业：本一富家，目下外强内弱，幸亲戚邻里，皆得有无相通，不忧匮乏。

○问失物：主遗落比邻之家，问之即得。

【占例】 东京豪商某氏甲干某来，告曰：维新以来，商况大变，主家遂赴衰运，欲建维持之策，不得方向，如何而可？请占一卦。筮得泰之大壮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翩翩不富，以其邻，不诫以孚。”

断曰：此卦天气下降，地精上升，上下安泰，共守旧规而耽安乐，无事之时也。足下今所占问，无论主人及经理伙友，皆唯知株守旧法，依向来之规则，不知随时而变迁。近今宇内各国通商，商业亦随而更新，彼家



信用旧人，不诸新法，又不雇用能才，于是商业日居人后，将数代之积产，遂至艰于接续。泰之四爻，泰既过半，将渐入衰运，正合彼家之运也。此时欲谋立维持之策，想旧时伙友，不富于经验，宜代以适任之人，委之事权，使众人投票推荐，以定其人，悉从其指挥。旧时伙友，亦不宜恋恋旧态，勤勉从事新业可也，谓之“翩翩不富，以其邻，不诫以孚”。如此则彼家之衰运，尚可得而维持也。

某氏从余言，奋然改革其家风，至仓监辈，使之投票推荐，果得适任之人。其家至今益致繁盛。

六五：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以祉元吉，中以行愿也。

“帝乙”者，殷纣之父也。此爻柔而居尊位，下与九二之刚，阴阳正应，恭己无为，虚心下贤，是当位之君，开太平之治者也。九二成卦之主，辅弼六五之君以成乃治，故引“帝乙归妹”，下嫁从夫，以喻圣君虚己，下礼贤臣，开国承家，永保福祉，故曰“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”。“元吉”者，谓大吉而尽善者，即所以成治泰之功也。夫帝女之归也，非求胜其夫，将以祉之；坤之复下也，非欲侵乾，将以辅之，《彖传》曰：“上下交而其志同”者是也。又互卦有归妹，故与归妹之六五，爻辞相同。《象传》曰“中以行愿也”者，当泰之时，君虑泰极变否，谨慎恐惧，所愿保持之终，永享至治之福，是所谓“中以行愿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亨通，宜谦虚柔顺，万事皆吉。

- 问商业：宜贸达海外，吉。
- 问家宅：得内助之贤。
- 问婚嫁：宜远嫁远娶，吉。
- 问六甲：主生贵女。
- 问疾病：必得神佑，吉。
- 问失物：拾者必自来归还。

【占例】 有相识豪富某来，请占家政气运，筮得泰之需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上下通气之象，主从相应，家政安泰之时也。今筮得第五



爻，尊府之财产，相承旧业，足下性质良善，家教完全，但于方今之时势，未免碍于通达。今得第二爻为之经理，能负担一切事务，忠实可靠，故家政整理，商运益盛。然旧时伙友，不免有阴相嫉妒，潜生谗毁者，好在二爻经理人，能如新婚之妇，柔顺相从，谗毁自消，得以十分尽力，克保其家，谓之“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”。

上六：城复于隍。勿用师，自邑告命。贞吝。

《象传》曰：城复于隍，其命乱也。

“隍”者，城壕也，无水为隍，有水为池。“城”者，筑土所成，隍者辟土所成。“城复于隍”，谓其高城崩而复旧隍也。“自邑告命”，谓从下邑发命令，而告上国也。此爻泰之终，将转而否，其象取阴弱之君，不能制阳刚之臣，而以时运之变革为辞，以示盛衰消长之机，曰“城复于隍”。当时运既衰，天命将革，君倦于政，臣工于谗，取民无制，贿赂公行，其极必起逆乱。且军旅之要，以人和为主，上六之时，世运方否，人心不和，犹冰炭之不相容也，若以兵争之，成败难知。且城已坏而不修，岂可据此以战斗乎？故戒之曰“勿用师”。至是而君德既衰，威权尽废，武功不可用，惟返而修文，远略不可图，惟退而治近，故曰“自邑告命”。盖固守城邑，明示政教，如孟子所谓效死勿去，冀得民心，以挽天运也。“贞吝”者，圣人谓其不告命于未否之前，而告命于将否之际，借已晚矣，虽正犹可羞也，故曰“贞吝”。《象传》曰“其命乱也”者，是上下俱乱也。彼守成之君，生长深宫之中，与妇寺为伍，虽有师传，多非正士，君则骄奢淫佚，臣则阿谀逢迎，无所不至，于是下情抑郁，不通于上，君泽涸滞，不流于下，鬼蜮奸贼，惑乱其间，终至人心离散，国家倾覆，是之谓，“其命乱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气运颠倒，宜谨慎自守，须防小人播弄。

- 问商业：宜就小做，以待时运。
- 问战征：攻夺城地，必胜。
- 问家宅：防有颠覆破败，宜牢稳守业。
- 问生产：生女。
- 问失物：恐难复得。



䷋ 天地否

否字从不，从口。不者弗也，弗与莠通。莠者车后之蔽障，以莠蔽日，呼吸蔽塞之会意。医书“心下痞硬”之痞亦同，即取此义也。

否：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。大往小来。

《彖传》曰：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，大往小来，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，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。内阴而外阳，内柔而外刚，内小人而外君子。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也。

此卦乾天在上，坤地在下，自天地实体见之，在上在下，位置自然得宜。然此卦所取，不在形而在气，谓天气不降，地精不升，阴阳呼吸，否塞不通之象，名之曰否。盖天地阴阳之气，不相交通，虽造化亦无能作用。其交通不正，以致上下否塞，数十百年中时或有之。尝闻天明年中，夏大旱，太阳之色，赤如丹砂，五谷不登。天下饥馑，即天气不降，地精不升。否之时也。否字分之不为口，即谓凶荒，万民不得口食也。《彖传》曰，“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”。泰否二卦，《彖传》始用“则是”二字，犹曰其故不过如是，非有他故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凡一家之中，上卦为父兄，下卦为子弟，父兄过于刚猛，子弟过于愚柔，上下性情不合，以致动辄相左，百事乖张，往来悉是奸邪，仆妾敢行背逆，或凭空而启狱讼，或无故而陷飞灾，钱财耗损，声名破裂，家道之日替，实由时运之否而来也。推否运之极，年时则风雨不调，疾病则胸隔不通，经商则有货难销，求名则历试被黜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何也，故曰“不利君子贞”。君子亦唯顺守其变，以避患而已。故当初爻，君子唯连类而退，汇守其贞。二爻唯以道自处，不肯屈己从人；三爻则以尸位素餐为羞；四爻则否极泰来，方可乘时而动；五爻否已将止，又惕“其亡”之诫；上爻则“否倾”矣，故曰“后喜”。处否之难如此，苟一不慎，祸必随之，是所谓“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”之时也。凡人值此否运，终当守道安命，以俟时运之亨，斯不失为君子也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乾在上，坤在下，阳气上浮而不降，阴气下沉而不升，上下二气隔绝，是君臣之志不通也。小人柄政而在内，君子退居而在外，



一时乘时得势者，皆非君子也，故曰“非人”。国家值此否运，君骄臣谄，国事日非，正道日坏，内则权臣擅政，外则强敌压境，岁时不登，而饥谨洊臻，兵役不息，而疆土日蹙，故曰“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，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”。国家将奚由得治哉！此时君子唯居《易》俟命，独善其身，所谓邦无道则隐，故曰“不利君子贞”。小人则洋洋得意，诡计百出，其巧者或将内挟奸邪，外托正真，掩其下善，以著其善；谓之“内阴而外阳，内柔而外刚”。又或收罗君子。以张羽翼，如王莽之礼贤下士，藉以文奸，即二爻之“包承”是也。是以小人日进，君子日退，谓之“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”也。“道”字中，包括天之阴阳，地之刚柔，国家之治乱，内外之处置，进退得失，其义甚广，所以明否之运，皆由阴阳不交和而来。《易》之系辞，泰则归之于天，否则责之于人，故泰之《大象》曰“财成辅相”，不敢贪天功，否之《大象》曰，“君子以俭德辟难，不可荣以禄”，圣人垂诫之意，可谓深也。

通观此卦，下三爻者否之时，为小人用事，上三爻者否运已极，为趋泰之渐。初六虽小人并进之时，亦未尝无君子，君上亦未尝不求士也。在下之君子，不忍忘君，见可进而进，故曰“贞吉”。六二，当否之时，君子固当退避，然或有枉道行权，屈身济世，如汉陈平之于诸吕，唐狄仁杰之于诸武。亦足以救否也，故曰“包承”。又“包”者，苞也，“包承”者，受苞直也。君子处浊世，往往独立廉介之节，为小人所畏忌，不啻不能保身，且不利于国家，故有姑受小人之苞苴，以晦清节也。是随流扬波之士，谓之“包承”。又有痛恨小人，而欲去之，因势有不可，姑以利啗之，以潜消其凶焰，即枉道行权之计，亦谓之“包承”。在小人而能“包承”君子，是小人中之君子也；君子受小人所“包承”，是君子中之小人也。大人当否，必不受其包，故亨。六三，小人之尤者，本欲伤害君子，尚蓄而未发，今感君子之德，内省而羞耻，故曰“包羞”盖君子遇凶顽，使之畏，不如使之耻。九四，当阳来之初，为转泰之渐，上近九五，君子见泰机之已动，方将出而济否，故曰“有命无咎，志行也”。九五，明君在上，从容而休否，即中兴之君也，故曰“休否”。上九，否运倾消，已及泰来之时，故曰“倾否”。“休否”之后，又恐其正之复陷于邪，治之复入于乱，故有“系于

苞桑”之戒。夫天地以好生为德，圣人以思治为心。人君而知此，必思所以杜祸患之端；人臣而知此，必思所以严邪正之辨；小人而知此，当亦知所以变也。

此卦泰之反，而次于泰，盖人情安乐，则生骄情，骄情则生凶咎，是自然之势也。故《序卦传》曰：“泰者通也，物不可以终通，故受之以否。”然人能畏天命，应时而守中庸之道，纵令时运之否，可使转而趋泰。故否而泰，保泰两期其不否者，君子之心也；泰而否，任否而不期复泰者，小人心也。此卦天气归地，闭塞而为否，否运之来，虽为天运之使然，而君子不敢委之于天，必欲尽其道以济其否。盖泰卦先言往来，以时而言；否卦先言“非人”，属人而言。泰者时为之，否者人为之。益知天道未尝不欲长泰，人实为之。谓之何哉？唯君子为能以人胜天，故天与人常相因者也。

《大象》曰：天地不交，否，君子以俭德辟难，不可荣以禄。

“天地不交”，即阴阳二气闭息之会也。此时君臣乖睽，上下离叛，内政不修，外乱交迫，是无道之极也。所谓“天地闭而贤人隐”，君子于此，惟当潜身修德，隐居避禄而已，若犹萦情利禄，恐禄之所在，祸即随之，至此而始欲避难，已不及也。是以君子必韬光匿彩，穷约自守，避之唯恐不远，即有以禄来“包承者”，君子亦不受其包，盖唯知以德为荣，而不知以禄为荣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诸事不利，宜慎守，不宜妄动。

○问营商：宜买入，不宜卖出，隐藏待价，后可获利。

○问战征：不利攻，宜退守。

○问家业：惟宜克俭克勤，方可免祸。

○问疾病：是痞隔之症，宜节饮食。

○问生产：恐生男不育。

○问失物：恐不可复得。

○问婚嫁：有分离之象。

○问谋事：不成。



初六：拔茅茹以其汇，贞吉，亨。

《象传》曰：拔茅贞吉，志在君也。

“拔茅茹以其汇”，解见泰初九下。此卦与泰卦虽同，而别分内外，以气运变迁言之。下卦坤，为否中之否，上卦乾，为否中之泰。此内卦之三阴相连，犹泰内卦之三阳相连，故初爻之辞，与泰初爻同。唯此爻以阴柔之小人，三阴相连，一阴起则众阴并起，例如大奸得志，群奸竞进，谓之“拔茅茹以其汇”。初之时，小人恶迹未形，且与四相应，尚有改而为君子之意，故圣人不虑绝之，而教之以贞，如能政邪从正，以道匡时，固可得吉而亨也。《象传》曰“拔茅贞吉，志在君也”，谓小人初时得位，亦未尝无忠君爱国之心，苟与君子并进，能从君子之道，即可为君子也，较之只知有身，而不知有君异矣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吉，宜以合伙谋事。

- 问营商：于新立商业，用人宜慎。
- 问战征：当牵左右营，合队并进。吉。
- 问家宅：主有亲戚同居，吉。
- 问疾病：恐患传染之症，然无害也。
- 问六甲：生女。
- 问失物：可得。

六二：包承。小人吉，大人否，亨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大人否亨，不乱群也。

“包承”者，谓承顺于上，下顺上，臣承君，阴为阳所包之义。“小人”，皆指占者德位，及事之大小而言。夫为臣者不一，有事人君者，有安社稷者，有天民者，有大人者，如六二则事其君而为容悦者也。此爻柔顺中正，上应九五，小人之巧者，包承容悦，以得其君之宠幸，爵禄之崇，赐予之丰，可为吉矣。然阴柔不才，当否之时，无开通闭塞，拨除骚乱之力，但与上下二阴，为阳所包。以其能包容君子，礼贤下士，藉作攀援，较与嫉正妒贤，残害君子者，固有间焉，故曰“包承，小人吉”。而在大人，则唯固守其否，穷居乐道，必不肯委曲以效其承，其身虽否，道自亨

也。盖志高品洁，断不随流扬波，混入于小人之群，故《象传》曰“不乱群也”。盖可见君子处否，不失其道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顺适，能以宽容待人，万事皆吉。

○问商业：买卖皆利。

○问讼事：防有贿赂伪造等弊，始审或不利，上控则吉。

○问家宅：家口平安，年老家长，或恐有疾，亦无害也。

○问战征：必可获胜，主将或有小害。

○问失物：须就包裹内见之，必得。

○问生产：得女，产母有疾，无妨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二年春，亲友某氏，访余山庄，某氏系卖蚕丝为业，曰：今年横滨丝价大昂，势必随日腾贵，欲归吾乡奥州，多请办之，占一大利，请占其得失。筮得否之讼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包承。小人吉，大人否亨。”

断曰：此卦天升而在上，地降而在下，拟之物价，有高低悬隔之象。《彖》辞曰“大往小来”，明明言去出之金大，而收人之利小也。据此占，则有损无利必矣。在足下以生丝为商业，际此时机，固未可袖手旁观，当授一有盈无亏之计。爻辞曰“包承，小人吉，大人否亨”，吾劝足下归于奥州，买卖生丝，可效牙保之行，今日所买，即今日卖之，获利虽微，保无亏耗，万不可作一抛万金之想。所谓“包承，小人吉”者，盖明言小利则吉也，若必以巨万购买，恐货方买入，而时价低落，且各处蚕丝贩集，货多价跌，恐后日价亦未必再腾也，谓之“大人否”。

后某氏趋福岛地方，从事生丝卖买，一时丝市腾贵，人皆争购，未几，价忽低落，买者均多损失。氏独信此占，斯不亏本，且得微利。

六三：包羞。

《象传》曰：包羞，位不当也。

羞者，耻其非之谓也；“包羞”者，掩蔽羞辱也。此爻居内卦阴之极，为恶既深，既昧于审时，又短于量己。今否中之否既去，否中之泰将来，有为之士，出而图治，施其才力，正宜拨乱反正，以济国家之否也。乃六三阴柔无才，不中正而在阳位，较六二更为凶险。六二尚欲包承君子，六



三则已有伤害善人之意，但当否运已转，恶势已衰，欲伤不能，见得君子，反觉自形羞耻，是以曲意掩饰，谓之“包羞”。内羞而外包，其中心之凶险，未可测矣。不言凶者。其既知羞，当必自知其凶也。《象传》曰“位不当也”者，谓其不中不正，柔居阳位，不得其当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正当好运将来之际，宜谨慎自守，以避羞辱。

○问商业：防内中暗有耗失，外面仍然瞒盖，以用人不当也。

○问家宅：恐内行不修，有墙茨之羞。又不宜以妾作妻。

○问战征：防为敌军所困。

○问疾病：防以寒包热之症，恐药不对症，宜急看良医。

○问讼事：恐辩护士，不得其当。

○问失物：防窃者含羞自尽，反致多事。

○问行人：防其人恋女色，一时未归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中兴以来，迄今二十有余年矣，文运大兴，学者彬彬辈出，而其学贯汉欧，识彻古今，受博士之宠敬，为一世士君子之楷模者，独有我敬字先生而已。先生讳正直，幼字曰敬助，姓中村。父某豆州宇佐美村人，以农为业，弱冠好学，来江户，其后纳娶武州幸手驿农之女。居数年，患无子，祈小石川牛天神词，遂举一男，即先生也。先生天资慧敏，甫三岁，能作字，七岁善赋诗。当时贤太守德川齐昭（水户藩主）、岛津齐彬（广岛藩主）、锅岛齐正（佐贺藩主）皆闻其早慧，奇之，召见使之赋诗，诗成，声律整齐，句意俱佳。三侯感叹不措，或疑其父预所教，留之旬日，复试以他题，愈出愈佳，三侯益奇之，敬以神童。稍长，入昌平学校，勤勉超越侪辈，学业益进，未几为助教。年二十二，幕府命列布衣格，诸老一辈无不钦羨者。及幕府与外国缔结条约，置蕃书调所，以先生为其头取。既而先生奉命，率生徒隼秀者数十人趋欧洲，未及归，国势一变，王室中兴。先生既归，卜居于静冈县下，著《西国立志编》，公之于世，盖先生口自翻译，夫人某氏笔之云。凡先生所翻译之书，世人争购读之，纸价为贵，先生因是得巨利。先生谓此资，由学而所获，复宜用之于学事，乃设同人社，大聚后进，延师教授，受其熏陶而辈出者，不可指数。初余闻先生名，渴思一见，明治十二年，由栗本锄云、向山黄村两氏为介，始得相识。先

生温粹端严，一见而知为德行之君子也。余既缔交先生，意气投合，恍如旧识，与之谈《易》，数日不倦。余窃重先生以为益友，每相见，欢然莫逆，十数年如一日。明治二十四年，余漫游京摄，留数十日而归。时既夜，有忽赍信者，受而见之，为先生之息一吉氏书翰，报先生之疾笃。余惊叹心动，一夕不能寐，翌日早起，直访其庐。时先生患中风，困卧褥中，见余之至，欣然目迎，如有欲言，然舌端涩缩，不能出口，仰出右手，书卜字而示。余知其意，筮得否之遁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包羞。”

断曰：此卦内卦为地沉下，外卦为天腾上，是心魂归天，形体归地，即心身相离之象。且否之为字，从不，从口，为口不能言，是气息将绝之时也。今六三在上下之境，变则为遁，是先生将避俗世而超升仙界也。九四为翌日之未来者，其辞曰“有命无咎，畴离祉”，“有命”者，即所谓死生有命也；曰“无咎，畴离祉”者，行将逍遥极乐，永享天神之福祉矣。变而为观，观者祭祀之卦也，先生歿后，世人追慕其德而祭祀之。

据占，已知先生翌日将歿，乃书否之六三示之。先生固知《易》理，一见首肯而瞑目，其状盖自知天命，顺受其正。翌日果溘然仙逝，乃以神祭葬之云。

呜呼！君子视死如归，余于先生见之。

九四：有命无咎，畴离祉。

《象传》曰：有命无咎，志行也。

“命”者，天命也；“畴”者，类也。“畴离祉”者，谓三阳同类而共受福也。此爻上近至尊，有济否之才，居济否之位，若不待君命而举事，急于图功，虽济亦不能无咎。要必奉五之命令，斯名正言顺，才力足以除奸，威权一归于上，故曰“有命无咎”。迨事平论赏，固不独为一己之功，凡与谋诸贤，皆得并受福祉，故曰“畴离祉”。“离”者，丽也；“畴”者，谓同类济否之三阳也。夙具济否之志，向以未得其时，故未行也；今则上奉君命，进而举事，乃得行其夙志，而克奏济否之功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已得盛运，随意谋事，必获利益。

○问商业：大得转机，但须立定意志，审度市面，从前所失，今可复



得，且获盈余。

○问家宅：宅运已转，吉。

○问战征：命将出征，大吉。

○问疾病：命根牢固，无害。

○问失物：必夹人在用品物中，寻之即得。

【占例】 秋田县人根本通明氏，近世之鸿儒，长于经学，尤精《易》义，博学洽闻，有名当世，余素相亲密。曩者余欲著《易断》，相与商榷，曰：君邃古《易》，于先圣古哲之说，无不究其精奥，请君著《易》义，余述自得之活断，共公示世。氏大喜，奈氏虽有此意，懒于执笔，余屡促之，未尝从事。余乃转计曰：君精《易》学，世人所共知，好《易》者必叩君之门，当今有精《易》学而长文才者，请介绍之。氏乃以齐藤真男告。此人旧佐仓藩士，久奉职于滋贺县，后转任元老院书记院书记官，近时闲散。余拟延请齐藤氏，先占其编述可否，筮得否之观。

爻辞曰“九四：有命无咎，畴离祉。”

断曰：否者塞也，故夙无面之识，今得友人介命，得以相晤，共事著作。余虽通《易》理，长活断，文章非吾所能，幸逢齐藤氏，得以成余素志，齐藤氏得亦藉显其长技，则“畴离祉”之占也。

因访齐藤氏，告以余之意中，氏欣然许诺，遂得从事《易断》之编纂。《易断》十卷，脱稿之后，氏任岛根县某郡长，颇有良宰之称，不幸罹肺患，以二十二年五月没于神户，令余不堪悲怆。余永诀良友，追怀往事，特记之。

九五：休否，大人吉。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大人之吉，位正当也。

“休否”者，谓能休止其否运。“苞桑”者，谓桑之丛生者也。“系”，维系也，谓系之而坚牢也。此爻刚健中正，而居尊位，其才德威望，足以休否而开泰，是有德有位之大人也，故曰“休否，大人吉”。六二“大人否”，以六二之时，大人有德无位，时会未来，只得守其否。至居九五，则德位兼备，适当休否之会也。然否之方休，而泰未全复，譬如病之新愈，痛痒虽除，元气未充，苟不慎起居，不节饮食，则旧患再作，其祸更烈，

危亡立见。是以休否之后，内怀敬畏之心，外尽保护之计，常恐天命之难知，人心之难保，夙夜深虑，凛凛灭亡，其虑患深，操心危，正不容一刻偷安也，庶几长治久安，可得保也，故形容其危曰“其亡其亡”。不嫌反复重述，垂诫深矣！曰“系于苞桑”，象旨以二在巽下为桑，初三与二，同类系之，令桑止于其下，无复向上而长，则根本不摇，三阳得并力休否，而启泰运也。无道之君，自谓不亡，故必亡；有道之君，常怀其亡，故不亡。《系辞传》引伸其辞曰：“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”《象传》曰“位正当也”；六二曰“位不当”，属之“非人”，九五曰“位正当”，谓之大人，故六二曰“大人否”，此则曰“大人吉”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渐入佳境，惟安而不忘危，百事皆吉。

○问商业：恰当绝好机会，但须改用伙友，谨慎做去，必获利益。

○问家宅：祖业深厚，吉。

○问战征：暂宜休战。

○问疾病：有碍。

○问讼事：和。

○问失物：防难复得。

○问行人：不利。

○问生产：大人无碍，小儿难保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八年五月，出云大社教正千家尊福君，枉过余庄，叙寒暄，既而曰：顷日传闻政府为筹人民之归向，有定国教之议，所谓国教者，我国固有之神教乎？或佛教乎？抑或耶稣教乎？未悉庙议何属。是虽非我侪所敢议，然欲预知其归着，请劳一筮。余乃先筮神道之气运，筮得否之晋。

爻辞曰“九五：休否，大人吉。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”

断曰：此卦阴进阳退，智术盛行，道德渐衰之象。又泰为通，否为塞，占神道气运，得此卦，即为神道闭塞之时也。卦象阳在上，阴在下，显见上下隔绝，威灵不通之象。阴阳消长之理，非人所能为力，《序卦传》曰，“物不可以终否”，且否自遁来，一阴进则为观，爻辞曰“观国之光”，可知



观神灵显赫，大观在上，将复光大我国教也。爻辞所云，能系神道气运于将亡者，唯有苞桑一缕而已。苞桑丛生，一根数茎，殆可充揲蓍之神草乎？复兴我国上古卜部所掌太卜之道，有事占问神意，以感动天神地祇，守护国家，其灵妙有不可思议者。以此神卜，可传神道于悠久，使人民永仰神威也。是我国诸神灵，特假卦象以示世；且我国古称扶桑，维系扶桑之神教而永存也，故谓之“神道”。近时各国创兴理学；独吾国崇奉太卜神事，使彼理学者敬服，因更示实验，俾世人敬畏神明，知神教系留而不亡者有在也。

教正大感此言。

○明治十五年某月日，某贵显来谈曰：方今我国有四十万之士族，皆以解旧禄陷贫困。夫衣食足而知礼仪，古今之常则，今此辈遭此穷厄，或转而起不良之事，未可知也。欲代谋安置之策，请为一筮。余曰：余亦向为此辈忧之，谨筮之。筮得否之晋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休否，大人吉。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”

断曰：方今我国士族贫蹇，甚于穷民之惨者，无地无之。昔者乞丐之徒，其生来本贫，贫固其常，至于士族，本非贫者也。袭祖先之功绩，得膺俸禄，生平不知经营为何事，衣租食税，习惯为常。维新一变，俄解世禄，于是百方计划，或从事商业，或劳力农务，双刀纨绔之余习未去，诸务向不习谙，凡所谋划，有耗无赢，衣食乏资，室家交谪，其困苦殆不可言状。天下四十万之士族，陷此穷厄者居多。在往时守世禄之常，以一死报君为本分，其临事也，以有进无退为荣誉，零落至今，犹凛凛乎不失其勇气。其从来行为，固与农商辈大异，是以不能为农商之事也。惟当与应分产业，使之尽其所长，是当道之责也。此爻辞曰“其亡其亡”者，盖谓士族生计之困难，殆将濒死；“系于苞桑”者，谓足维系其将亡，唯有苞桑而已。爻象将令此辈士族，开垦新地，种艺桑树，使之专营养蚕制丝之术，维持其家计也。今试论其方法：关东地方，多荒芜之原野；关西地方，多坦夷之山郊，其原野之杂草，可供肥料，山郊之荆榛，可供薪柴。例如其肥料，南亚米利加有鸟粪，其价甚廉，今政府贷与资本及一舰，输载我国产，交换彼鸟粪，沽买之于各土人民，购入杂草丛出之原野，使旧士族开

拓之，可种之以桑也。为此举也，布设铁道于全国，使兵士实地演习，为兵营多造设家屋，如一村落，使彼土族移住于此，以男子依常备兵之年限，为屯田兵，以练习军事；使女子勤牧畜养蚕之业，是其大略也。若夫详细处置，一任当局划策而已。如是施政，今日贫苦土族，得以安居乐业，国家之盛业，无复加于此者也。

上九：倾否，先否后喜。

《象传》曰：否终则倾，何可长也。

“倾否”者，谓倾毁否运，而渐复泰运也。此爻以阳刚之才，居否之极，能倾毁其否者也。九五之君，既有休否之务，上九居其后而辅佐之，鞠躬尽瘁，能恢复既坠之国运，故曰“倾否”。盖否泰本有循环之机，处否之极，其势必倾，否塞已尽，泰运将至。然当否之时，要不可委之天运，终当尽其人事，故九五不曰否休，而曰“休否”；此爻不曰否倾，而曰“倾否”，见运会之转，人力居多。夫天道开导人事，人事赞辅天道，拨乱者贵夫德，成治者在夫时。上九阳刚，而具有为之才，居否之机，又值可为之极，故能拨乱反正。从前忧苦于否塞之乱，今乃复遇康泰之盛，安宁喜乐，谓之“先否后喜。”盖往者无不还，终者无不始，是天运循环之定理。假令否之时，天地闭塞，阴阳不交，天下无道，而小人得时，一旦否倾则泰来，即天地生生之道也。《象传》曰“何可长也”，是之谓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亨通。

- 问商业：春夏不利，秋冬大吉。
- 问家宅：迁居大吉，老宅不利。
- 问讼事：即日可结。
- 问战征：小败大胜。
- 问六甲：生男。
- 问失物：即得。
- 问疾病：即愈，但复发可虑。

【占例】 横滨商人某来告曰：目下商业上，有一大事，欲谋之于东京友人，请占其成否如何？筮得否之萃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倾否，先否后喜。”



断曰：此卦天地之气，塞而不通之时也。足下欲与人谋事，其人必因事疏远，心气不通，非知己之友也。今得上爻否之终，是将释其前嫌，重寻旧好，倾谈之下，彼此愉悦，谋必可就，谓之“倾否，先否后喜。”

其后某来谢曰：东京之谈，果如贵占。

䷌ 天火同人

同人一卦，离下乾上，故合为“炎”字，有光明上际溥见之象。乾天也，离火也，天气上升，火性炎上，与天同也，故为同人。按同人之卦，上承否，天地不交为否，上下相同为同人。盖与否相反，而足以相济，故虽同道相与，乃能济否也，是卦之所以次否也。

同人：同人于野，亨。利涉大川，利君子贞。

同人之道，要在广远无间，中外如一，斯谓之大同。“野”谓旷野，取远与外之义；“于野，”则上天下地，空阔无际，无所容其私心，斯物无不应，人无不助，故“亨”。心无私欲，则地无险阻，无往不利，虽大川亦可涉。但同亦分公私，合我者同，不合者异，是小人之党也，非同也；要必公正无私，浑然天心，虽千里之遥，千载之后，志无不合，道无不同，故曰“利君子贞”。

《象传》曰：同人，柔得位得中，而应乎乾，曰同人。同人曰：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，乾行也。文明以健，中正而应，君子正也。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。

《彖》以卦体释卦义。柔谓六二，乾为九五，六二以柔居柔，得位得中，以应九五，故曰“应乎乾”。乾者健也，健而能行，足以济险，故曰“利涉大川，乾行也”。“文明”者，离之象，刚健者，乾之德。二五皆中正，得以相应，君子之道也，故曰“君子正也”。君子心公，公则天下感之，君子道正，正则天下化之，遐迩一体，上下同德，则天下之志皆通矣。唯君子能之，故曰“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”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全卦五阳一阴，六二一爻，以阴居阴，位得中正，为内卦之主，上应九五。全卦之象，恰如以一女居五男之中，以一女对五男，宽裕温柔，周而不比，众阳和悦，而同心合意，天下皆通。“同人，柔得位

得中而应乎乾”，不曰应九五，而曰应乾，可知不专应九五一爻，而遍应众阳，为“能通天下之志”也。凡天下之事，以一人独成则难，与人共成则易，而与人之道，有公有私，公则道合，私则道离，且以私同者其道小，以公同者其道大。譬如平原，一望无垠，绝无隐蔽，是即“同人于野”之象也。内卦离为明，为智，外卦乾为正，为健。人能得夫离之明，离之智，以应乎乾之为正为健，以此而谋事，则事无不利，以此而涉险，众险皆可涉，即以此而交天下之人，则天下之人志无不通，是率天下而大同也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上卦为君，至刚至健，威权赫赫，卦中之九五也；下卦为臣，得位得中，文明有象，卦中之六二也。二与五为正应，君臣合志，正明良际会之时也。同人之卦，次于否后，否则“天地不交，万物不通”，其要在于不能“通天下之志”，唯同人为能通之。通则为泰，是国家所以济否开泰者，实赖同人之力也。《序卦》曰：“物不可以终否，故受之以同人”，可知天地不交为否，上下相通为同人。是故有国家者，君得其位。又当得其刚之中，臣得其位，又当得其柔之中，庶几刚柔相应，上下合志，虽大川之险而可涉，天下之志而能通。且六二之臣，不特上应九五，又必比合初、三、四、上诸阳，一心一德，同朝共济，体离之明，法乾之行，出以至正，不涉偏私，斯天下之人，正者感而通，不正者亦化而通，安往而不通，即安往而不同哉！

通观此卦，上卦为乾，下卦为离。离本乾也，坤交于中而生离，其象为火。盖乾本元阳，火者阳之真气，与乾同体，故曰同。天之生人，耳同听，目同视，口同味，心同觉，一人之所是，万人同以为是，一人之所非，万人以为非，亲者同爱，长者同敬，人虽至愚，此心此志，无不同也。故孟子曰：“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”，“天之所与于我者，不异也”。盖公则无不同，一涉私欲，遂致去离乖僻，不可复同，然其秉彝之良，卒不可昧也。是天之所与于我，而其不可昧者，离也；不可异者，乾也。故人秉离之明、行乾之健，至公无私，自然亨通，险阻化而为平地，虽涉大川。亦无不利，是同人之所以亨也。观诸爻无同之象，盖凡人有意求同，便涉于私，私则不同，盖同者不言同而自同也。初九曰“于门”，谓出外无所私昵也，故“无咎”。六二曰“于宗”，虽中且正，以涉宗党之私，为可吝也。



九三以刚强居二五之间，强欲求同，虽伏藏三年，终不敢兴，知惧，故不凶也。九四近五，如隔墉耳，知义弗直，弗敢强攻，则为吉也。九五刚健，应二爻明，当其未通，不胜愤郁，一旦贯通，自觉喜悦，故曰“先号咷而后笑”也。上九遁居郊外，无意求同，故“无悔”。合而言之，同人一卦，初上二爻，“于门”“于郊”，皆在外也，故无咎悔；二有“于宗”之吝，三有戎莽之祸，五有“大师”之患，是皆同于内，故无吉者。盖“于宗”不若“于门”，“于门”不若“于郊”，“于郊”不若“于野”。总之出外则无党援，亦无阿好，地愈远而心愈公。公则平，平则通，故圣人以四海一家，中国一人为心，斯谓之大同矣。若求同于近，虽同亦私，是以《彖》辞首曰“于野”，可知同人之道，当以天下力量者也。

《大象》曰：天与火，同人，君子以类族辨物。

此卦乾上离下，《象传》不曰火在天下，而曰“天与火”，盖以乾为日，离亦为日，象相同也，故曰“天与火”，取其同也。乾阳上升，离火上炎，性相同也，犹人生性无不相同，故曰同人。君子法乾之健，以类其族，用离之明，以辨其物；于异中求同，故族必类之，于同中求共，故物必辨之。凡异之不可不明辨，益知同之不容以相混也。”即此而推之，知人有善恶邪正之分，心有是非公私之判，君子亦必当类而观之，辨而别之。如周之与比，党之与群，其貌若相似，其心则自别。要必明析严辨，不稍假借，是异其所不得不共，乃能同其所不得不同。此所以为同之大者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大有升腾之象，且得朋友扶助，大吉。

- 问商业：宜于合资会社等业，大利。
- 问家宅：得合家和悦之象，吉。
- 问战征：主军士同心，即宜调兵进攻，大利。
- 问疾病：是火症也，恐医药有误，宜别求良医。
- 问讼事：防有同党私庇，一时未可结案。
- 问六甲：生女。
- 问失物：须细细于物类中寻觅，乃得。
- 问行人：即日可归，必与友偕来。

初九：同人于门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出门同人，又谁咎也。

初九居一卦之始，为同人之首也。此卦以二爻为主。初变阴下卦为艮，象门，故曰“于门”，亦不愿独同于二，故欲出门以广交也。门以外无所私昵，故“无咎”。《象传》则颠倒其辞曰，“出门同人”，显言一出门外，天地万物，孰不吾同？不曰无咎，而曰“又谁咎也”，盖无咎，第属己言，“又谁咎”，则见门外之人，皆乐与之同，谁复得咎之者？《易》以人名卦者，家人同人两卦。家人者，一家之人，宜位正夫内；同人者，天下之人也，宜志通夫外。《易》言“出门”者，随与同人两卦，随曰出门有功，同人曰出门无咎，皆以门内为易溺于私，门外则廓然大公矣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平顺，宜经营出外，利。

○问家宅：一门之内，雍雍和睦，无咎。

○问商业：利行商，不利坐贾。

○问疾病：宜避地调养，无碍。

①问讼事：防有惩戒之患，宜预出躲避，可以免咎。

○问失物：须于门外寻觅。

○问六甲：即时可产，得男。

【占例】 一日友人某氏来请占气运，筮得同人之遁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同人于门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为出门求友之象也。交际之道，宜与善人同，不宜与不善人同。爻辞曰“于门”，《象传》曰“出门”，言出外自得同人之助。盖在内则相与者皆亲好，不能无私，私则有咎；出门则往来者皆同与，故无咎也。今占得同人初爻，知君必初次出门者也。君可放胆做去，他日必得高位，博众望，可预决也。

某用之，后果大得人望，如占所云。

六二：同人于宗，吝。

《象传》曰：同人于宗，吝道也。

此爻以阴居阴，文明中正，而为全卦之主，卦中诸阳，皆求应二。二



与九五为正应，九五为君，居一卦之尊位，二爻曰“同人于宗”，“宗”尊也，言二得同于至尊。在二与五，刚柔中正，时位相应，可谓尽善，但两相亲密，未免偏私，有失至公大同之量。且三四两爻，求同不得，见二与五，同意亲密，致生嫉妒，即所以取吝也，故曰“同人于宗，吝”。《象传》曰“吝道也”，道字最宜玩味，谓一时即未见吝，而已有取吝之道也。《彖》辞以六二得位得中，曰“亨”，爻义以“同人于宗”，曰“吝”，盖卦体主大同，爻义戒阿党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未佳，虽有相助，而相忌者多，未能百事遂意。

○问商业：利于大宗买卖，惟须出纳宜留意。得利。

○问讼事：不利。

○问家宅：以勤俭起家，得长子之力。

○问疾病：有魂归宗庙之象，凶。

○问行人：即返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○问失物：被拾者藏匿，不见还也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三年，占自气运，与将来之方向如何。

我国维新之初，明治元年，有奥羽北越之役，二年有箱馆之征讨，天下之形势未宁。三年干戈既息，天下拭目，以望升平。当是时余大有所感，自以生长商家，唯汲汲谋兴家业，未遑计及国事，兹幸遭遇圣代，得与贵显诸公，朝夕面晤，深荷款遇。在诸公毁家纾难，勤劳工事，皆维新之功臣也，如余者得生长今日，际盛运，而于国家毫无建树，实可耻之甚也。兹愿稍展寸长，勉力从公，冀图深厚之报，为此自占现时气运，与进步之方向。筮得同人之乾。

断曰：幕府末路，升平日久，政纲废弛，加以外交事起，当时君子不得其位，小人得逞其奸，上下闭塞，秩序紊乱。于是豪杰之士，所在兴起，天下翕然应之，拨乱反正，一变否极之世，得启今日泰平之盛，是即同人之卦也。今筮得此卦，《彖传》曰，“同人，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，曰同人”。以六二一柔得位中正，应上卦九五之中正，是余居民间中正之地位，上与政府之政略相应，同其目的。“柔”者，谓余本无爵位，才力柔弱。曰

“同人于野”，谓余本是在野草莽之臣也。“亨”者，谓余之气运与天下之大势，悉当亨通，凡为国家创兴事业，无不成功也。按同人一卦，卦体则主大同，爻义则戒偏私，独“于野”曰亨，盖宜远取于外，不宜近取于内也。且《彖传》曰“乾行”，“乾行”者，自强也；曰“利涉大川”，“利涉”者，兴造舟楫也；曰“文明以健”，“文明”者，创修文学也。卦象所言，皆一一示余着手之方向，且教余取法海外之造作，通行于天下，故曰“为能通天下之志”。

余既得此卦象，唯冀有辅政府剧务万一，区区家资，遑足惜乎！明治三年，决志抛资产，先设飞脚船，便内国之运输；次谋创铁道；次建设洋学校，聘教师于外国，以振起教育之业；布设瓦斯灯于横滨港内，至七年之冬，得成此四大创始工业。此四大工业，当时邦人，实未尝着手，余为之创始也。明治七年，瓦斯灯建成之日，荣邀天皇陛下临幸，蒙赐接见。余当时怀藏先考灵牌，冀得同观天颜，又荷宠颁进步首倡敕语。拜受之下，荣何如之！

此卦以第五爻为同人之主，以年计之，初爻至五爻，恰是五年。今自明治三年，至七年，其间九三之伏莽，九四之乘墉，多有障碍余事业者，然余公平无私，百折不屈，果得奏效。然物盛必衰，势极必变，是天理之常，余虽乘同人之运，得成厥事，若昧人事穷通之理，知进而不知退，恐有“亢龙”之悔，即同人上九诫之曰“同人于郊，无悔”。是《易》理之妙用也，其旨深矣。迨八年，余居神奈川郊外望欣台，优游逍遥，间玩《易》理，以至今日。爰述同人之卦义，追怀往事，附记数语。

九三：伏戎于莽，升其高陵，三岁不兴。

《象传》曰：伏戎于莽，敌刚也。三岁不兴，安行也。

“戎”者，兵戎也。“莽”者，草深处也。此卦六三，一阴居中，卦中诸阳，皆欲与同。三爻接二最近，欲同之意尤切，然二爻中正，为九五正应，不与三同。三爻过刚不中，性情刚暴，位居二五之间，欲用强而同之。然惧二之中正，畏五之刚健，不敢显发，“伏戎于莽”，以俟其机，上升高陵，以窥其隙，至三岁之久，终不敢兴，亦可见小人之情状矣。其不言凶者，以久而不兴，故未至凶矣，然曰“伏”，曰“升”，其凶已露矣。《象



传》曰“敌刚”也者，谓其所敌九五刚健，自知不能胜也；“安行”也者，“三岁不兴”，亦安行乎，离为甲，兵戎之象，互卦巽，为隐伏之象。此卦九三九四，不言同人者，两爻共有争夺之象，非同人者也。此爻变为无妄，其六三之辞曰：“无妄之灾，或系之牛，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灾”。可以见其有凶咎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宜潜伏，三年后方可出而谋事。

- 问商业：宜开山林，三年后大可获利。
- 问家宅：防有盗贼窃伺。
- 问战征：须防敌军埋伏。
- 问讼事：虑有意外葛藤，一时不了。
- 问失物：须于丛草中寻之，或山上草中。
- 问行人：俟三年后可归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四年，某贵显来请占当年气运，筮得同人之无妄。

爻辞曰：“九三：伏戎于莽，升其高陵，三岁不兴。”

断曰：此卦有公同谋事之象，故曰同人。在世间智者少而愚者多，古今皆然。今人往往采取朝野大众之论说，谓之公议，所云谋野则获者是也，故《彖》曰“同人于野，亨”。及三爻刚而不中，强欲求同，不曰“于野”，而曰伏莽，又自知畏惧，终久而不敢兴，其象如是，气运可知，请俟三年后而谋之可也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九四：乘其墉，弗克攻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乘其墉，义弗克也；其吉，则困而反则也。

“墉”者，城垣也。此爻以刚居柔，而下中正，四与二非应，亦非比，而欲强同于二，且中间隔以九三之“墉”，并忌二五之亲密，故欲“乘其墉”而攻焉。既思九五刚健中正，攻之于义不直，于势亦不敌，必弗能克，故不攻也。即此转念间，悔过而改善，乃得变凶而为吉，谓之“乘其墉，弗克攻，吉”。《象传》曰“义弗克也”者，谓不自逞其强，而能反省夫义，是以吉也。“困而反则也”者，谓不义之举，必陷困厄，止其邪念，而反于法则也。此卦名同人，三四两爻，均有乖象。人情同极则必异，异极则复

同，犹国家之治极而乱，乱极复治也。是人事分合之端，即《易》道循环之理也。凡《易》曰不克，皆以阳居阴之爻，唯其阳，故有讼，有攻；惟其阴，故弗克也。此爻及讼之九二九四，如“不克讼”，皆是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宜退守弗动，吉。

○问商业：宜垄断货物，待价弗售，后必获利。

○问家宅：宜修葺墙垣，吉。

○问战征：宜坚筑营垒，防敌袭击。

○问讼事：今虽不直，后反得胜。

○问失物：久后可得。

○问疾病：虽凶无害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来告曰：今有一业可兴，请占其成败。筮得同人之家人。

爻辞曰：“九四：乘其墉，弗克攻，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有合众兴事之象，其事必关公共利益可知也。九五乾之有金力者，与六二离之聪明者，阴阳相应而成事，其间有九三九四两爻，嫉妒其利益，于中阻挠，以谋占取之象。足下为占事业，以爻辞观之，知足下或羨彼之事业，谋彼之权力，将夺取而代之乎？足下一时不露声色，唯阴使同意者九三，为之计划，即爻辞所云乘墉，如乘垣而伺敌，潜伏而谋事之谓也。然此事必难遂志，不如中止，谓之“弗克攻，吉”，故《象传》曰“困而反则也”。

后有所闻，果如此占。

九五：同人先号咷而后笑，大师克，相遇。

《象传》曰：同人之先，以中直也。大师相遇，言相克也。

“号咷”者，谓悲忧之甚而啼哭也。此爻君位，当与天下同应，若独与二亲密，非人君之道，即非大同之道也。是以为九三九四所嫉妒，隔绝阻挠，使不得与六二相遇，遂致兴师攻克，始得相遇。盖其初以不遇而号咷，今得相遇而笑乐，谓之“同人，先号咷而后笑，大师克，相遇”。在五与二，刚柔相应，上下相洽，其情似私，其理本正，故《象传》明其“中直”，《彖传》称其“中正”，是师壮而得克也，岂得以私匿病之哉！

又一说：长国家而欲和同众人，其间有猜疑而离间者，使之隔绝而不



相遇，极之号咷悲泣，使离间者亦服其德，复得和同而笑乐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正当欢乐之时，从前苦志，今得遂愿。

○问商业：虽小有挫折，终获大利。

○问家宅：防有惊惶之虑，然终得平和也。

○问疾病：先危后安。

○问讼事：须请大好辩护士，方能得直。

○问行人：防中途有阻，须缓得归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五年三月，余漫游骏州兴津，阅新闻纸，知北海道炭矿欣道会长掘基氏免职。余为是社评议员，遂速归京，与同事涩泽荣一、汤地定基、田中平八等，共为会社周旋，方得协议，评议委员定以汤地与余两名中，充任社长，请愿于该官厅。同事诸君，预问余之诺否，余先取决于筮，筮得同人之离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同人先号咷而后笑，大师克，相遇。”

断曰：此卦六二一阴得时，又得中正之地位，上下五阳应之，余之就任社长也。九五之政府，九三之北海道厅长官，九四之大臣，初九之社员，上九远方之株主，不特不倡异议，定必同心喜悦可知也，谓之“同人，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，曰同人。”至处之之道，如平原广野，无所隐蔽，一以光明正大为主也，谓之“于野，亨”。余虽不才，于此等事业，久经历验，加之以六百五十万元之金力，与政府补给之利子，余唯公明正大，毫无私曲，可得胜此责任，谓之“文明以健，中正而应，君子正也”。此会社在人迹稀绝之区，凡执工业者，多非常劳动，亦不免暗生情弊，此亦势所必有也。一旦革绝其弊，必生诽谤，然既任其事，自当任怨任劳。谚曰一功能服，百论得快，政理则疑谤自灭，谓之“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”。即有如九三九四，以不得兴事，生出意外枝节，百计窥伺，相谋窃夺，余当预定目的，终不受其害也，谓之“同人先号咷而后笑，大师克相遇”也。

余得此占，承诺社长之任，后果如此占。在任五百四十日间，会社之整理，幸博同人之信用，价格四十四圆之株卷，腾贵至八十四元，其十三万株，合计五百二十万元，足见会社之盛运也。以在任之日数除之，平均

一日，大凡一万元，是可谓全以道德得之者也。呜呼！谁谓为仁不富乎？谓道德与经济相反者，此乃愚而无知者之言也。夫道德之功效，优于区区之经济，不知其几千百倍也。世之好夸大，言内无实学者，宜知所猛省矣！

○明治二十八年四月，我国与清国讲和约成，将遣大使于清国芝罘，交换条约。时法、德、俄三国，联合告我以不可久占辽东，且聚战舰于芝罘，有动辄起事之势，卜下心颇不安。各大臣及机密顾问官等，皆赶西京，余亦闻之至西京，会土方宫内大臣、杜边大藏大臣于木屋町柏亭。两大臣谓曰：今日之势，三国联合迫我，其意有不可测者。我军舰劳数月之海战，且有许多损伤，不复适战斗之用，实危急存亡之秋也。占筮决疑，其在此时乎？余田：曾已占之，筮得同人之离，请陈其义。

《彖传》曰：“同人，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，曰同人。同人曰，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，乾行也。文明以健，中正而应，君子正也。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。”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同人先号咷而后笑，大师克，相遇。”

断曰：同人一卦，二爻一阴得中正，在五阳之间，辉离明于宇内之象。卦德有文明与刚健，通志于天下时也。今得五爻，则知大事必遂也。法、德、俄三国，联合妨我行为，且欲逞溪壑之愿，聚合军舰于芝罘，又在各要港，悉整戎备，有不愆时期而举事之意，又有夺我所得清国偿金之胸算，其狡计炳如见火。就爻象推究，其中妨阻二五之交者，三四两爻，三爻之辞不云乎？“伏戎于莽，升其高陵，三岁不兴。”“伏戎于莽”者，谓自航海之要路，突然袭击之备；“升其高陵”者，谓从旁窥伺其隙也；“三岁不兴”者，谓等机而动，不遽发也。四爻之辞不云乎？“乘其墉，义弗克也；其吉，则困而反则也。”四与三同意，欲乘隙而起者也，谓之“乘其墉”；然以义有不直，故曰“义不克也”。是亦不能举事而止，故曰：“其吉，则困而反则也”。三国之非望如此，天命不许，不足介意也。今得五爻之占，虽忧三国之障，然必得清帝批准条约，喜可知也，谓之“同人，先号咷而后笑”。日后不为宇内各国所轻侮，终得战胜之誉，宜扬国光于万里，谓之“大师克相遇”。占筮如此，我元老何须忧虑？于是两大臣扬眉，不堪欣喜。

后果庙议一如此占，直以商船遣伊东已代治氏于芝罘，交换条约而归。



当时三国虽伺我衅隙，无举事之辞，非常之备，无所复用，如《易》辞所示也。

○明治二十九年一月，余避寒于热海，偶得神奈川县古田书记官报曰：前农商务大臣白根专一君罹大患，入大学病院，内外名医，无所施治，束手待死而已。吾得君之知遇久矣，不堪忧苦，希其万死一生，敢烦一筮，筮得同人之离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同人先号咷而后笑，大师克，相遇。”

断曰：白根君疾，一时国医束手，谓症必不治，待死而已。据此占，料君不特不死，且即日愈快，谓之“同人，先号咷而后笑”；其病或必得大汗大泻而愈，故曰“大师克相遇”。但此卦上爻为归魂，今得五爻，则上爻正当明年，明年恐或难保。然上爻之辞曰，“同人于郊，无悔”，此番愈快之后，宜移从近郊闲散之地，远于世累，休息静养，尽我人事，亦足挽回天命，或得无悔。乃记以报之。

后果大患徐徐而愈。德人白耳都氏以下诸名医，不知其快复之理，后余亦访君子病院，面渠夫人，劝以出院之后，宜就闲地休息静养。然君以得复健康，不复应余之劝，翌年果复得疾不治，不堪痛惜。

上九：同人于郊，无悔。

《象传》曰：同人于郊，志未得也。

“郊”者，国都之外，旷远之地。此爻在五爻之上，为无位之地。同人一卦，卦中五阳皆欲同于六二一阴，三爻与二相比，其欲同之意尤切。四爻非应非比，然以介在二五之间，亦欲强同于六二。五爻与二为正应，唯此爻居上，与二非应非比，孤介特立，置身荒郊之外，较初之于门更远。无私匿之情，免争夺之患，在六爻中，最为完善，谓之“同人于郊，无悔”。盖同人之量，愈远则愈大，国外曰郊，郊外曰野，“于郊”较野殊近，故“于野”则亨，“于郊”则第曰“无悔”。《象传》曰“志未得也”，志即“为能通天下之志”而言，其仅曰“于郊”，犹未能通天下之志也，故曰“志未得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顺适，诸事无所障碍，但宜在闲散之地。

○问商业：宜立业于市尘之外，无忧耗损，一时亦未能获大利益。

○问战征：宜在荒地屯营。

○问失物：于郊外觅之。

○问讼事：恐难得直。

○问家宅：平顺无灾。

此卦为归魂之卦，若占命数而得此卦，至上爻必死。师之上爻，可参看也。

【占例】 有相识会社役員某氏来，告曰：近来我会社头取，与大株主之间，颇生纷议。株主欲开总会，改选社员，又有一派赞成当时之社员者，竞争颇甚。余不自知免职与否，请占前途之气运。筮得同人之革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同人于郊，无悔。”

断曰：同人者，与人相同也。勿论社员株主，皆思其社之利益，非各谋私利者，唯其所为有左右之差，而遂生纷议也。盖此纷议之来，由五爻之头取，与二爻之支配人，其间过相亲密，致启他人之疑，然其疑可不久解也。如足下不偏不党，无所关系，亦无免职之忧，故曰“于郊，无悔”。郊者，田舍之谓，而离市街烦杂之地也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䷔ 大有

按大字从一从人。一者天也，以人贯天，天人一致，所以谓大也。有字从又从月，又手也，持也；月渐渐生光，满则光大，有大有之象焉。此卦离上乾下，离作火，乾作三，合作𡗗字。卦位六五一阴居尊，五刚之大，皆为尊位所有，故曰大有，遂以大有名卦。阴小阳大，阳为阴所有，宜曰小有，不知爻虽阴，位则居阳，五刚为九五主阳位者所有，故不曰小有，曰大有。

大有：元亨。

《正义》曰：柔处尊位，群阳并应，能大所有，故称大有。元为善之长，大有得乾之元，以流行成化，故以“元亨”归之。程子曰：诸卦“元亨利贞”，《彖》皆释为“大亨”，恐与乾坤同也。凡卦有“元亨”者四，大有、蛊、升、鼎也。



《彖传》曰：大有，柔得尊位，大中而上下应之，曰大有。其德刚健而文明，应乎天而时行，是以元亨。

此卦下乾上离，乾者天也，离者日也，是日在天上，遍照万物，庶类繁昌，君心下交，贤才辈出，物之大者，人之大者，皆归我所有之象也。以其所有之大，名此卦曰大有。大有者，包括宇宙之大而有之也。卦中一阴五阳，五阳皆服六五柔中之德化，故曰“大有，柔得尊位，大中而上下应之，曰大有”。“大中”者，犹曰正中也，从容中道，见天子建中和之极，启天下大顺之化，柔能应天，故上下皆应之也。六五之君，虚以容人，中以服人，明以知人，是以得独擅大有之尊称。无论诸爻得位或失位，并无凶咎者，以其皆应六五也。且内卦乾刚健，外卦离文明，六五之君，应于乾之九二，应乎乾，即应乎天也。应天而时行，其德如是，是以“元亨”，不在上下五阳，而在六五一阴。夫健而不明，则不能辨，明而不健，则不能决，唯健而明，乃足以保其大有也。盖“刚健而文明”者，德之体，存其德于身也；“应乎天而时行”者，德之用，施其德于政也。应天乃所时行，时行必本于应天，德本一贯，人君有如此之德，天下虽大，可运于掌上也。“元亨”者，元即从乾元来，亨者通也；乾健高明，居尊应天，是得“元亨”之道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凡人处世，贵贱尊卑，各从分限，有所宜有，故各宜保其所有。然求有之道，又宜出于公，而不宜溺于私也；又宜取诸远，而不宜拘于近也。私则情意系恋，而有必不正；近则见识狭隘，而有必不广。譬如求学，当扩其识于上下古今，而识斯大也；譬如求财，当搜其利于山川海陆，而利斯大也。然必健以行之，而无或自怠；明以察之，而无为所蔽。德则应乎天，行则合乎时，如是以求有，则我之所有，可包括夫天下之有；天下所有，皆统归于我之所有，庶几所有者皆公而非私，亦可即近而及远矣。此之谓“大有元亨”。人能玩味《易》象，凡其作事，顺天而无违，出于公不溺于私，取诸远不拘于近，是即大有之道也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六五一阴在天位，而抚有五阳。乾为富，为正大，离为福，为公明，具此公明正大之德，即未尝富有天下，而其量已足包天下矣，《系辞传》所谓“富有之谓大业”是也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中，一阴五

阳之卦凡六，而一阴占君位者，唯此一卦，是以能得大有之名也。故大有之世，六五之君，虚己而抚育万民，集臣民之贤者，使之从大中之政。九四为近侍之臣，以明哲而有为；九二为正应之臣，刚健而多才；六五能信任不疑，凡臣民之有为有才，皆得收用其效，而若己有之者也。制作尽善者，元也；治化四达者，亨也。是以其政公明正大，德被四海，天下之事，各得其理，天下之民，各得其所，国富民裕，上熙下安，世日进者文明，治堪追者康乐。抚此良庶之人民，大起富强之国势，纳四海之广于利用厚生之中，图天下之大归一道同风之俗。凡下民身家衣食，皆得被其泽，使不敢自私其有，咸欲以所有举之于上也。是之谓大有，谓之“上下应之”也。

同人之卦，文明之化行于下，庶民皆有君子之风，而无乖戾之俗；大有之卦，文明之德备于上，天下咸被圣人之泽，而无缺陷之遗。比卦以一阳居尊，下应五阴，其应者皆系民庶；大有以阴居尊，下应五阳，其应者皆系贤人。得天下贤人而应之，其德之所有，岂不大乎！

通观此卦，以五阳函一阴，一阴具离明之德，升五爻之天位，诸阳崇之，天子富有四海之象也。比卦以一阳统五阴，受师之后，宜继乱用刚；此卦一阴统五阳，受同人之后，宜继治用柔。离火为阳精，与天同体，天体高而火炎上，高明无极。上九“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”者，为君同于天之象。六爻皆以贡上为义，初为民，二为臣，三为诸侯，四为辅政之大臣，五为天子，上为天人。天子富有天下，天下百物之利，九壤之赋，皆天之所生。五者天之子也，以天之物，养天之子，造化之定理，谁得而干之！士君子涉世饮啄皆天也，况其大者乎？此大有之占也。

《大象》曰：火在天上，大有，君子以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。

离为日，乾为天，日在天上，照见物之繁多，故曰大有。夫“日在天上”，明至也，明至则公明正大，而善恶无逃。君子体天，善则举之，恶则抑之，庆赏威罚，各得其当，即福善祸淫之道也，故曰“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”。其“遏恶”，使其有所惩也；其“扬善”使之有所劝也。民能惩恶劝善，天下岂有不治者哉！夫天命之性，有善而无恶，“遏恶扬善”，亦不过顺天命之本然。推之讨有罪，奉天之休命而遏之也；命有德，奉天之休



命而扬之也。五刑五用，怒非有私，五服五章，喜非有私，于是恶无不化，善无不劝，大有之治，长保永久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亨通，如日在天上，有光明遍照之象。

○问商业：可放胆大做，有富有日新之象。

○问家宅：必是祖基素封，积善之家，宜诫劝子弟，培植善根，家业可永葆也。

○问战征：主将星明耀，赏罚得中，万军用命之象。

○问行人：必满载而归，大利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疾病：不利。

○问讼事：主公明断结，否则亦必和息。

初九：无交害。匪咎，艰则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大有初九，无交害也。

“交害”者，涉害也。九居一卦之初，虽卦属富有，初阳在下，未与物交，所以未涉于害也，何咎之有？几处富有之时，易致自满，满则骄生，骄生则害即随之，有害即有咎。惟时时克思厥艰，斯小心敬惧，有而不自以为有，即出而无相交，必矢刻苦自劝之心，不敢稍存骄盈之念，故曰“艰则无咎”。盖富有本非有咎，在初时未交于害，以为“非咎”，则一交而遂得咎者，咎由自取之耳。能思其艰难，则可以保其有，即可以免其咎。《象传》曰“大有初九”，言当大有初爻，无所交涉，不关灾害也。一说，训“无交害”三字，为国无交而害者，盖以初九之应在九四，两刚相遇，其情不相得。此意亦可备一解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尚未交盛运，须刻苦自勉，待好运到来，自然得利。

○问商业：想是基业初创，百货未曾交办，须要谨守其初，自得无害而有利也。

○问战征：必是初次动众，尚未交锋，须要慎始，自无后患。

○问家宅：必是新富之家，艰难创业，自得后福。

○问讼事：尚未投告，还宜和息为善。

○问行人：尚未有归志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产期尚远。

○问失物：一时难以即得，待久可有。

【占例】佐贺县士族深江某，余之亲友也。明治四年，从事纸石灰等商业，来横滨为奸商所败。此人虽有才学，不惯商业，请余占后来气运，筮得大有之鼎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无交害。非咎，艰则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大有，足见后运昌盛。今九居初爻，是将近运来之时，故不免为小人所害。虽近来有意外之损失。原来足下于商业本未惯习，虽有小害，未足咎也。今谋出仕官途，将来必得升迁，但一值盛运，不思厥艰，咎必难免。惟持盈保泰，虽有而不忘其艰，时时刻刻苦自勉，以今日之苦，期他日之亨，即得他日之亨，又仍虑今日之苦，不忘其艰，则无咎也。如是，则可长保其有矣。愿足下勉之！

后果如此占。

○相识某县人永井某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大有之鼎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无交害。非咎，艰则无咎。”

断曰：卦曰大有，已兆资产丰足之象，可欣可喜。今得初爻，知为一时之初运，未得大利，若不思经营之难，稍涉骄盈，便干灾害，万宜戒慎。就尊府论之，尊大人性情笃实，平生拮据勉励，未能扩充家计。足下意犹未满足，欲发一攫千金之念，幸此盛运初交，得此利益，是正大有之初爻也。其辞曰：“初九，无交害，非咎，艰则无咎。”此艰字，最宜审慎。盖谓爻居初九，未与物交，是以“非咎”，一经交际，害即伏之，若不思克艰，咎必难免矣。慎之勉之！

某氏一时虽面从我言，然年少意气，不能自抑，渐耽骄奢，卒致败事，遂即非行，而陷囹圄。爻象垂诫，不爽如此，岂不可畏哉！

九二：大车以载，有攸往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大车以载，积中不败也。

此爻以阳居二，阴阳刚柔，适得其宜。当大有之时，居臣下之位，上应六五之君，是具大有为之才，遇大有为之时，以一身而任国家之重者也。二阴柔，是以能容，九阳刚，是以能行，象车。初三两刚，比辅于左右，



为“大车”，故曰“大车以载”，谓其才之足以任重而行道也。二以刚中之德，恢有容之量，能以天下之人才，属之于群，量才器使，俾得各效厥职，而无有丛脞，故曰“有攸往，无咎”。占者如此，则位足以酬其志，德足以堪其任，上不负君之所托，下不失民之所望，何咎之有？《象传》曰“积中不败也”者，言大车得初三左右两刚比辅，车体完厚，虽积重于中，行远而不败，犹九二才力刚强，能肩当天下之重，断无败事之虞也。此爻变则为离，离六二辞曰，“黄离，元吉”，可以参考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正交好运，一路顺风，无往不利。

○问商业：贩运货物，贸迁有无，极之域外通商，无不获利。

○问战征：利于陆战，率军直进，攻取皆捷。

○问家宅：平安无咎，若谋高迁，更吉。

○问疾病：宜出外就医，吉。

○问行人：因在外谋事，诸多利益，一时未归。

○问讼事：得胜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逾月则生女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年，友人来请占某贵显气运，筮得大有之离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大车以载，有攸往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六五一阴居君位，统御五阳。内卦为乾，乾纲独揽，正大之象；外卦为离，离明普照，光明之象。光明正大而有天下，谓之大有。二爻具刚中之德，与六五之君，阴阳相应，能积载天下之大任，辅佐天下之大业，恰如大车运转自在，谓之“大车以载，有攸往，无咎”。据此爻辞，知某贵显，后必当大任，奏大功也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○明治三十二年，占德国之气运，筮得大有之离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大车以载，有攸往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五爻阴得中，统御五刚，恰如德帝统御普国，众民悦服，国中兵食完备，战守咸宜，正国军盛大之象。今得二爻，其辞曰“大车以载，有攸往，无咎”，可以见矣。





九三：公用亨于天子，小人弗克。

《象传》曰：公用亨于天子，小人害也。

“亨”与享同。“公用亨于天子”者；谓天子设筵，宴会公侯也。九三与之，此爻居下卦之上，公侯之象。九五之君，虚己下贤，一时四方公侯，感化来宾，如《诗》所咏“喜宾安乐，蓼莪湛露”之义是也，故曰，“公用亨于天子”。盖诸侯之于天子，藩屏王家，天子喜其功，宴享而劳之。此爻以阳居阳，具纯正之才德，可得与此宠荣，若使小人当此，捧富有，擅威福，慢上凌下，必招祸患，安得与享礼之优待乎？上无比应，君上必不信任，故曰“小人弗克”，《象传》亦曰“小人害也”。

一说“享于天子”者，谓能以所有贡奉于君上。凡土地之富，人民之众，皆天子之有也，诸侯谨守臣节，忠顺奉上，抚育黎庶，以效屏藩，丰殖货财，以资贡献，享之天子，以其有为天子之有也。若小人而居此位，则私有其富，不复知奉公之道，故曰“小人弗克”。此义亦通。

按：凡《易》辞曰“先王”者，以垂统言；曰“帝”者，以主宰言；曰“天子”者，以正位言；又“后”者，天子诸侯之通称；“大君”者，天子之尊称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正当显荣之时，利为公，不利营私。

- 问仕途：恰得宠任荣赏之象，若取赂必败，宜慎。
- 问商业：不特得利，且可得名。
- 问战征：有犒赏三军之象，得获胜仗，恐于兵众有损。
- 问家宅：有喜庆宴会之象，家食丰富，但使用婢仆中，须当留意。
- 问讼事：若为饮食起衅，恐难得直。
- 问六甲：生男。主贵，但幼小时，防多疾厄。

【占例】 大贩友人某来，请占某豪商时运，筮得大有之睽。

爻辞曰：“九三：公用亨于天子，小人弗克。”

断曰：此卦大有，可知为富豪之家。“公用亨于天子”者，为大臣宠荣君恩也。在商人处涉王事，得官家优待，其象亦同。商人而获此宠遇，宜慎守其常，切勿恃势怙宠，不然，挟富有，假威权，恃宠而骄，必损资产。吉凶悔吝，唯在其人自取而已。



其后某豪富，管理某省用途金，与贵显交往，自负富有，颇招人怨，偶罹病死，不能办偿官金，致破其产。

○明治五年，土州人渡边小一郎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大有之睽。

爻辞曰：“九三：公用享于天子，小人弗克。”

断曰：大有之世，天子虚己用贤，金帛之出纳委之臣下，大臣为能谨慎任事，小人则必失奉上之道，故辞曰“公用享于天子，小人弗克”。足下今负担铁道局神户出張所事务，出纳金钱，最宜注意。昔封建之世，士民共有义气，往往有监守自盗者，则屠腹而谢其罪。维新以来，刑法宽缓，人少廉耻，不可不深留意也。

后在神户，某属员为私买米市，偷用官金若干，渡边氏亦不免其责，且为救护属员，借入某商人之金若干，以办偿官金。后事发觉，与属员某共处其罪云。

○江京虎之门，琴平神社官司鸿雪爪者，余之知己也。二十九年某月，来告曰：顷日浅野侯爵罹大患，以其危焉，不堪忧虑，请筮一卦，以占休咎。筮得大有之睽。

爻辞曰：“九三：公用享于天子，小人弗克。”

断曰：大有者，以示生命之有在也。上爻为有之终，恰值归魂，今占得三爻，病之用享，利在药饵，知必昨良医奏功也，贫贱辈请良医难得，良药万难。“克”者，愈也，故在小人或防“弗克”，在侯之家，良医易招，即贵重药品，亦易购觅，故谓之“公用享于天子”。如得天子之赏赐良药也，病必无碍。

后果痊愈，今犹无恙也。

九四：匪其虍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匪其虍，无咎，明辨晷也。

“虍”者，盛多貌。《诗》曰“行人彰虍”，曰“出车虍虍”，曰“驷驪虍虍”，曰“四牡虍虍”，皆形容人马之强盛也。此爻以刚居柔，当大有之时，在执政之位，有刚明之才德，立众贤之上，与六五之君，阴阳亲比，君上之眷顾至渥，宠遇殊盛，所谓位极人臣，威权富贵，萃于一身，是处过盛之势者也。过盛则可危，唯能体离之明，居柔善逊，见几而避，虽处



其盛，以为非已之盛也，故曰“匪其尫，无咎”。《象传》释“无咎”曰，“明辨皙也”，“皙”者明之体，“明辨”者，得外卦离日之象。

一说以“匪”为筐，此爻威权之盛，天下之人，辐辏其门，非无赠贿之嫌。身居大臣之位，运值大有之时，琐琐赠贿，何足动其心乎？是谓“匪其尫，无咎”。《易》之取象广大，不容偏执一义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六爻已值其四，是目下已到极盛之会，当持盈保泰，知止不辱。

○问商业：已得利益，毋过贪求，斯无害。

○问家宅：必苟完苟美，如卫公子荆之居室，则善矣，否则未免盈满有损。

○问疾病：防有膨胀之患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讼事：得明决之才，判断得直。

○问失物：在竹筐内寻之。

【占例】 亲友某氏，以商业旅行，托余代襄其事。一夜深更，其伙友某，突来哀诉曰：有一疑事，而不知所措，请一占为解。仆穷厄，今朝有一商来，领受金三百元，藏之簞笥，忘施锁钥，至夕检取，不见其金。或疑遗忘他所，搜索不得，于是检查朝来出入，及在家者，其人皆夙所信任，无可疑者，遗失所由，实不可知。筮得大有之家人。

爻辞曰：“九四：匪其尫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卦名曰大有，知未出外，而在家中可知也。又以卦拟全家，上卦者为二阶，爻辞曰“匪其尫，无咎”，“匪”者，盛玉帛之竹器，子宜速还，检二阶之竹器，必可得之也。

某谢而去，少顷来报曰，果发见之于二阶之竹器中也。

六五：厥孚交如，威如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厥孚交如，信以发志也；威如之吉，易而无备也。

“孚”者，所以通上下之情；“威”者，所以严上下之分也。情不通则离，分不严，则衰。“交如”者，交接之义；“威如”者，威严之义。孔子曰，“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”，此之谓也。此爻以柔中居



尊位，虚心礼贤，下应九二，上下五阳，皆归其德，故曰“厥孚”。明良一德，朝野倾心，如良友之善交，故曰“交如”。然君心贵和，而君体贵尊，所谓有仪可象，有威可畏，故曰“威如”。盖大有之世，在下者有协助之志，在上者又能诚信接下，足以感发之，故《象传》曰“信以发志也”。又《象传》曰“易而无备也”者，六五居群刚之间，独用柔道，未免为人所易慢，而无畏怖之心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必其平生为人所信服，且有威望，晚运亨佳之会也。

○问商业：一时众商信服，货物通行，可永保其富有也。

○问战征：众军勇跃，威令远扬，尤宜警备，以防敌军。

○问家宅：主一家和睦，恐有盗窃，宜备防也。

○问失物：所窃者即信用之人，以威逼之，必交还也。但恐得而复失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讼事：被告者必畏威而和。

○问行人：如期而归。

【占例】 一日亲友某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大有之乾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厥孚交如，威如，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拟之于国家，六五柔中之君，备公明、正大、威信、温和之德，与九二阴阳相应，与九四阴阳相比，统御众阳，以保大有之治，以一个人观之亦同。足下信用忠实之伙友，虚己而容人，以众之喜为己之喜，以众之忧为己之忧，主仆相和，家政克行。然有不可无威，无威则命令不行，国政然，家政亦然。今当大有之时，预体此意，可注意于恩威并行也。

某氏守之，家业益臻繁昌。

上九：自天佑之，吉，无不利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大有上吉，自天佑也。

此爻居大有之极，不居其有者也。以刚在六五国君之后，可谓尽人事而待天命者也，是贤师付也。为能则天道，以计划国政，使大有之君，应天时，统万机，积德行，享有全盛之福。此非“自天佑之”，岂能享其有哉！所谓不期而自致者。当此时得天助之，凡百事业，无不吉利，故曰“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”。夫圣人之作《易》，其要在天助人归，如云“天之



所助者顺也，人之所助者信也”。此爻之辞，可谓一言足以蔽三百八十四爻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一路好运，万事皆吉。

○问商业：百货皆获利。

○问家宅：一门福庆。

○问战征：即此一战，军功大捷，可罢师也。

○问行人：即归。

○问疾病：默得神佑，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失物：就高处寻觅，可得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五年，占某贵显气运，筮得大有之大壮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自天佑之，吉，无不利。”

断曰：此卦如日之辉天，五阳之众贤辅翼之，得见大有之治。今占得此爻，积善积德，得自天佑，天下之事业，无不吉利，谓之“自天佑之，吉，无不利”。

然此年某贵显死去，以卦大有之终为归魂，即谓之归天也。

䷎地山谦

谦字本从卑，谓心所念，常收敛向在低下也。取心念常在下，而不自满亢，故屈己下物曰谦，贬己从人亦曰谦。《子夏传》作嗛，嗛与谦同。此卦艮下坤上，是即山在地下之象。或曰：山各有脉，其形起于地上，其根发于地下，故山从地而上。盖山本高也，伏于地下，而不自以为高，是为谦之义也。遂以谦为卦名。《序卦》曰，“有大者不可盈，故受之以谦。”此谦之所以称乎大有也。

谦：亨，君子有终。

谦者，卑退为义，屈己下物也。止内而顺外，谦之意也；屈高而居卑，谦之象也。守之以虚，行之以逊，故亨也。小人亡而为有，约而为泰，是自满也，满者故难保其终；君子则尊而能卑，高而能下，心愈小而道愈宏，志弥显。坤曰“大终”，艮曰“厚终”，故曰“君子有终”。今文曰终下当有



吉字，盖本刘向《说苑》。《彖》辞曰“君子有终”，亦不言吉。盖不言吉，而吉自在也。

《彖传》曰：谦亨。天道下济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。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，君子之终也。

此卦下艮为山，上坤为地。山本在上，退而居于地下，如人去高位而降下位，能以谦退而居下也，故名此卦曰谦。“济”，助也。天道高明，其气下降而助乎地；地道卑俯，其气上腾而交乎天，是天地自然之道也。“天道下济”，“地道卑俯”，所以成谦也；天气光明，地气上行，所以为亨也。“盈”者“谦”之反，所谓谦受益，满招损，满则盈也。天之“亏盈”者，日月晦明是也；地之“变盈”者，山川河岳是也；鬼神之“害盈”者，奸雄末路，每为鬼神揶揄；人道之“恶盈”者，暴富起家，多为群情怨府。盖“亏”、“变”、“害”、“恶”，自从“益”、“流”、“福”、“好”中而出，循环自然，毫无偏私。谦则不自尊，而人愈尊之，故其道光也；卑则不自高，而其道弥高，故“不可逾”也。君子戒其盈而守其谦，体造化之功，察阴阳之理，万事咸亨，而终身可行，此所以为君子之终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有谦逊卑退之义，为德之基也，即礼义所由生也，唯君子能之。若小人有位而自恃其显，有才而自夸其能，有功而自矜其劳，视人之有位有才有功者，则嫉妒之，谗毁之，唯期其颠覆倾败而后快，绝无相扶相助之情，偏多相轧相倾之意，何怪夫吉凶利害之相寻于无穷也哉？鲜克有终，此小人之所以为小人也。君子守谦逊退让之道，其心愈小，其德愈光，其志益虚，其道益高，人虽欲逾之，而卒不可逾也，故曰“谦亨，君子有终”。夫天下之事，始而亨者，十得八九，终而亨者，十不过一二而已，是终之难也，故其终为“君子之终”也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上卦者地也，下卦者山也，即以山之高，入于地中之象，是谦之义也。六五之君，虚己礼贤，不敢自作威福，一以委任臣邻，或用其“吉”以济险，或善其“鸣”以作乐，或取其“执”以制礼，或尚其“劳”以兴师。有文德，又有武功，愈卑下，乃愈高大。尧之克明克兴，舜之舍己从人，禹之拜昌言，所谓恭己无为而天下治者也，其皆同行谦之

道者乎？后世不察，君耽暴慢，臣溺骄盈，擅权而虐下，窃位而蔽贤，品尊而德益晦，名高而行益污，君不能终其位，臣不能终其禄，凶莫大焉。无他，在不知持谦之道也，故《易》惟谦一卦，六爻皆吉，反此则凶，《易》之垂诫深远矣！

通观此卦，谦者兼也，卑而能尊，故曰兼。六爻之象，下艮上坤，艮止坤顺，能止而不上，所以谦也。夫造化之理，不足者常益，有余者常损。君子以不足留有余，以有余待不足，故有余者终不至过盈，不足者终不至大损。此两兼之道，称平之权也。诸卦以第三爻为凶地，唯谦能保终；诸卦以第五爻为尊也，惟谦独用武。盖以谦为主，则卑者尊；以无为盈，则高者危；以平为福，则盈者菑，是“裒多益寡”之理也。下卦三爻，皆吉而无凶，上卦三爻，皆利而无害。为君而利，为臣而亦利；处常而吉，涉险而亦吉；平治利，即勘乱而亦利。爻象初六谦之始，“卑以自牧也”。六二谦之中，积中以发也。九三谦之至，以功下人也。六四谦之过，不失其则也。六五谦之尊，以武服柔也。上六谦之极，反而自治也。盖自初至三，自谦而进之；自四至上，自谦而反之。进至三而止，能济险，能扬善，能立功，一以谦行之，有以进为退之象；反至六而止，能顺则能服人，能克己，自上反下之象。盖其谦也，非以不足而谦，正以有余而用谦也。故君子之谦，非委靡也，器大而识远，基厚而养定。震世之事功，处之以虚怀，及其当大任，决大疑，勘大乱，翦大恶，世之退谗所不敢任者，君子未常不兼任之也。有可为之才，而不敢为，象山之止，不得不为而后为，象地之顺，谓之“君子有终”也。

《大象》曰：地中有山，谦，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称物平施。

山本高耸地上，今入地中，有谦退在下之义，故曰“地中有山，谦”。夫地至卑也，百步而上丘陵，人以为高，此咫尺之见而已。四隅八极，相距万里，高山峻坂，不知其几也。千仞之山，自百里之外而视之，已没而为平地，岂其山之不高哉？以地之能谦也。盖上卦居夫多，多则裒，下卦居夫寡，寡则益，圣人设象，最有深意。君子见此象，称量品物，宜酌量贫富，使人各得其平，谦之道在此，谓之“裒多益寡，称物平施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平顺，有步步渐高之象。



○问商业：物价均平，利益顺适，此业可保永远。

○问家宅：此宅想近山麓，家道平顺，大利。

○问战征：营屯宜近山，须整齐队伍，严明赏罚。至五爻进师，六爻可以攻取城邑，大胜。

○问讼事：宜平和，不宜纷争。

○问疾病：是内郁之症，宜宽怀调治。

○问行人：舟行而归，吉。

○问失物：须于积土中寻见。

○问年成：风雨调顺，在不丰不歉之间，平平。

初六：谦谦君子，用涉大川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也。

此爻柔而居谦卦之初，是谦中之谦者，为笃行之君子，而在下位者也。克善其始，知必克全其终也，故曰“谦谦君子”。大凡涉江海之险，轻率急进则多失，宽容缓济则无患，故曰“用涉大川，吉”。“用涉”与“利涉”不同，“用涉”者，谓用谦道以涉之，不言期其利，而要无不利者也，故吉。《象传》曰“卑以自牧也”者，正以释“用涉大川”之义。“牧”者，驯养六畜之名。夫牧牛马，守之不使奔逸，君子之牧心，亦犹此也，能安其卑，不与人争先。此爻变则为明夷，明夷之初九，有垂翼之辞，君子涉难之象。但“卑以自牧”，不求闻达，则大难可以涉，所以吉也。又互卦（二三四）有坎，大川之象。一说牧为郊外之地，大川在郊外，故曰“用涉大川”。

【占例】 某县劝业课长某，以上京顺途，过余山庄，自云奉职某县，意欲举行劝业实际，购种牛于美国，改良品质，将劝牧畜，并大开桑园，扩张蚕业及蒐集米麦等良种，勉劝农业。某县知事，亦乐为赞成。初着进步，后日功效，尚难预知，烦为一筮。筮得谦之明夷。

爻辞曰：“初六：谦谦君子，用涉大川，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以山之高，下地之低，即以尊下卑之义，故曰谦。是上而为下谋，贵而为贱谋，皆得谦退之道也。足下所占事，适合此卦义。《彖》辞曰：“谦，亨，君子有终”，谓谦则事无不通，终必成就。爻辞曰“用涉

大川，吉”，谓此绝大事业，勉而行之，不患不成也。《象传》曰“卑以自牧”，卑者卑下之事，“牧”者，牧畜也，“自牧”者，谓自愿从事于牧畜也。或谓郊外为牧，郊外者，郊野也，农桑之事，皆属之矣。

某氏感谢而归。后据所闻，某就居农场近旁，朝夕劳苦，“卑以自牧”，属僚下吏，相与共事，果得创兴厥功，悉如此占。

六二：鸣谦，贞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鸣谦贞吉，中心得也。

此爻柔顺中正，与三相比，与五相应，服三之刚，从五之柔，并用谦退之道，故得令闻传于远近，世人盛称其德，谓之“鸣谦，贞吉。”“鸣谦”者，非自鸣其谦，谓谦德积中，必闻于外，名誉彰著，而人皆知其谦，称为谦德之君子也。誉称其情，非自我而干誉，名符其实，非向人以沽名。谦者德之本。六二者，臣位也，人臣而过谦，恐流佞媚之嫌，惟其贞而正，故吉也。《象传》“中心得也”“中心”者，谓积中而发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名称藉藉，定多得意。

- 问商业：得利。
- 问家宅：家中积产富足，外面名声亦好。
- 问战征：可鸣鼓直前，攻取中营，大捷。
- 问疾病：是用心过劳之症。
- 问功名：有必得之喜。
- 问讼事：鸣冤得伸。
- 问失物：即得。
- 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二年，闻旧友元老院议员井田氏病笃，驰往访之。时楠田三浦两议官亦相会，两氏谓余曰：井田氏有功劳于维新前后，人所共知，明治四年任陆军少将，后又任外国公使，今与余辈同在元老院。维新功臣，各有爵赏，氏独不与，余辈甚憾之。故余辈欲谋代请，俾氏生时得拜恩命也。请为一占，以卜成否。筮得谦之升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鸣谦，贞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以山之高，下地之低，故曰谦。以人拟之，有功高而居卑



之象，恰与井田氏有功未赏相合。今诸君朋友之情，代谋申请，谓之“鸣谦，贞吉”。又爻变而为升，即升闻上达之谓也。三爻变则为地，是山崩也，料身死之时，恩命可下。

○一书生携友人干众叶人某介书来，曰：自今将就学事，请占其气运。筮得谦之升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鸣谦，贞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以山之高，就地之低，以人比之，有高尚君子，不显于世之象。子临就学，得此卦，子将就高尚君子以求学也。近从乡里来，尚不知世间之广大，一到东京，得良师之教诲，日夜勤学，心愈虚而业愈进，积中发外，必得广闻令誉也，谓之“鸣谦贞吉，中心得也”。

九三：劳谦，君子有终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劳谦君子，万民服也。

此爻以一阳居众阴之中，众阴皆顺之，有一人信任，万民归服之象。盖三爻为成卦之主，大公无我，人好其德，未尝期人之服，而人自服之。且艮为身，互卦二三四为坎，坎为险难，三四五为震，震为动，为知惧。身在险难，动而知惧，所谓有劳而不自居其劳者，故曰“劳谦”。爻以一阳居下卦之上，位高而责重，处己而求贤，有吐哺握发之风，《系辞》所云劳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者也。其器度之大，识量之高，是足令天下众民畏服，如此则天下无与争功者，其位可终保矣，故曰“君子有终，吉”。以乾九三之君子，入坤而为谦，故谦之三，亦曰“君子”。艮者万物成终之象，故曰“有终”。变而之坤，坤六三曰“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”，是可见其谦之德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一生劳苦，目下万事亨通，老运更佳。

○问商业：经营之始，百般勤劳，今基业已成，可以永远获利。

○问家宅：必是辛苦起家，积资成富，能复持盈保泰，家业可长保也。

○问疾病：恐病成劳弱，天命有终。

○问失物：后可复得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讼事：枉者自服，即可了结。

①问功名：得此劳绩，自必升用。

六四：无不利，撝谦。

《象传》曰：无不利，撝谦，不违则也。

此爻居大臣之位，上戴柔顺谦德之君，下有劳谦大功之君子，已处其中，位得其正，故上无所疑，下无所忌，谦之善者也，故曰“无不利”。然以阴居阴，德不及五，功不及三，不敢自安，动作施为，无在而不“撝谦”。“撝”字，注作挥，《本义》作发挥，撝与挥本通，即《文言》“六爻发挥”之挥。《象传》释之曰“不违则也”。“则”者，法则也，谓其发挥谦德，能合夫法则也。《尚书·泰誓》曰，如有一臣，断断兮无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，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，不啻如自其口出，实能容之，以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。亦可见其发挥休休有容之度也。若无功而受其禄，无实而窃其名，是失其则矣。

一说此爻在大臣之位，初六“谦谦”，如一味谦虚，未免反失权势，恐开轻蔑之渐，故戒之曰“撝谦。”盖谓谦而违其则，必招轻侮，唯不违其则，斯为之“撝谦”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正当好运，万事吉利。

○问商业：任从指挥，无不获利；凡买卖但宜留些余步为好。

○问家宅：盍家以谦和作事，事事吉利。

○问战征：指挥如意，必得大捷。

○问疾病：宜表散之，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二年，某贵显来，请占某院气运，筮得谦之小过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无不利，撝谦。”

断曰：此卦全卦中唯九三一阳为上所任，为众所崇，有功而在下位者也。某院众贤所集，今以阴居阴，气运委靡不振，有登用九三之望，故曰“无不利，撝谦。”“撝谦”者，谓虚心以求贤，进而信任之也。

后未几，果如此占。

六五：不富以其邻。利用侵伐，无不利。

《象传》曰：利用侵伐，征不服也。



“不富”者，谓不以己之爵位为富，即谦逊之意。本《虞书》“臣哉邻哉”，邻即臣也。“以其邻”者，谓愿与臣邻同心图治，亦即德必有邻之义也。此爻居尊位。有柔中之德，以为温恭克让之君。为君而能谦顺，不以崇高自满，则天下之人，莫不归心焉，是谦德之至也。然谦虽美德，专尚柔和，或致有轻慢而不服者，故柔宜济以刚，则“利用侵伐”，威德并著，然后能怀服天下，安往而不利哉！故曰：“不富以其邻”，“利用侵伐，无不利。”谦柔之过，或失威武也，圣人故发此义，防其过。一说九三一爻，以全卦言，为劳谦之君子；自六五而言，为过刚不服之臣。《易》之取象，变动而不拘如此。

大有六五，以不自有而能有人，谦之六五，以不自用而能用人，谦之用，可谓大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虽处正运，然或有齟齬，宜自振作，不可一味姑息也。

○问商业：所获利益，防为他人分取，致生事端。

○问家宅：能以择邻而处，自得守望相助之义。

○问婚姻：得邻近之女议婚，大利。

○问疾病：利用消伐之剂，吉。

○问讼事：宜取邻人作证，得直。

○问失物：于邻家觅之，得。

（附言）山入地中，地变也，有地脉陷落之兆。余十七岁时，与静冈藩士早川和右卫门氏相知，时氏已八十余岁，语余以少时之事。天明年间，该氏修文武之业，经历诸国，时或卖卜，以充旅费。一年夏，偶至羽州象泄驩，船舶辐辏，风景奇绝，为北海之大驩，氏留此数旬。一日午后，结发于旅店楼上，见室内船虫级聚，初疑为此地常有，问旅店主，答曰：未尝有也。转顾左右壁上天井，悉皆船虫，因益骇异，筮之得谦之蹇。此卦山入地中，有地陷之象，《易》爻经验，未尝或爽，然如此大数，未可妄言告人，唯心中畏惧，急切收拾行李而行。时已将暮，主人劝留明朝，不听，提灯直发。山路险恶，至夜半，渐行四里许，猛闻山谷震荡，神魂惊骇，伏地彷徨。既而震息，灯火已灭。昏黑不能行，踌躇无计，远远闻有人马之声。往前问之，答以因惊受地震，驮倒货覆也。于是谓马丁曰：黑夜难

以前往，不如焚火，以待天明，众皆以为然。迨晓，见有赍飞信过者，问之曰：昨夜地大震，象泻琚变陷成海，其他山谷倾倒，顿改旧形，闻之毛发悚然。《易》爻之昭示未来，灵应如此，益为惊服，至今追思，心犹凛凛。推之古老传言，洪水之年，獭凿穴于高处；大风之年，鸟不巢于乔木之梢；昔江户有大火灾，前数夜，鼠连绵结队，转渡桥栏之外，避就他处。他如老狐能知未来，鹊知前吉，鸦知前凶，皆有令人所不可解者。蠢然动物，尚感天地，预知祸福，人为万物之灵，不克前知，可谓人而不如禽兽者也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七年，占国家气运，筮得谦之蹇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不富以其邻。利用侵伐，无不利。”

断曰：此卦以山之高，人地之卑，拟之国运，在维新之际，天下牧伯，悬命于军门，脱万死而得一生，渐得平定。奉还数百年管领之封土，复古郡县之制，非尽心力于国家者不能也，盖其劳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。尔后政府创行欧美文化，抚育人民，政令宽裕，世人名之曰“自由”。一时多误解自由之义，为可以放纵自由，不受朝廷节制，此诚盛世之顽民也。今占国运，得谦之五爻，其辞曰“不富以其邻”，“利用侵伐，无不利”，盖谓人居国中，往往有不事生产，徒羡他人之资财，窃效欧州社会党所为。政府虽宽厚待民，此中有不得不惩罚者，猛以济宽，亦势之不得不然也。

○明治十年，某贵显嘱余占本年国运，筮得谦之蹇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不富以其邻。利用侵伐，无不利。”

断曰：此卦以山之高，屈而入地之象，故名曰谦。今圣明天子治世，又得贤明之臣辅弼，四海静谧，太平有象。当维新之初，诸侯奉命，勤劳王事，以奏复古之大业，各藩奉还封土，改置郡县，一时赞襄诸臣，皆可谓劳谦之君子也。然其间亦有功劳卓著，偶因意见不合，辞朝归隐者，朝野瞩目，以为此公谦退避位，有高山入地之象，群情惜之。朝廷因以人望所归，势不得不复征召。此公以“劳谦”自居，不应征辟，于是平日不平之徒，乘机启衅，相传而煽惑人心。朝廷见之，以为不延之臣，不得不用侵伐，是九三过谦，而败于谦之象。当时任侵伐之权者，上六之臣也。上



六与九三，阴阳不应，《易》谓之敌应，是以曰“利用行师，征邑国”也。既而此年果有西南之乱，征讨之议，某贵显所专任。战经数月，贼军扑灭，王师凯旋，既爻辞所云“利用侵伐，无不利”。至明年五月，某贵显过东京纪尾井坂，猝罹暴徒之毒，迄今西海有九三之塚，东京有上六之塚。占爻早隐示其兆，愈知天命之不可诬也。

○明治二十九年冬至，占三十年台湾之施政，筮得谦之蹇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不富以其邻。利用侵伐，无不利。”

断曰：此卦以山之高，下地之卑，故名曰谦。夫台湾之地，当明季为郑成功所据，后为清人战而取之，故岛民常不驯服清国，清廷苦其难驭，使满洲人监之，满人不通南方风俗人情，驾驭不奏其绩，唯以多得蛮人首级，受清廷赏誉为功。往往台湾知县，聚广东福州等剽悍之徒，有蛮人不服者，则使之伐之，窃为得施治之方。是以剽悍之徒，常施诈谋奇计，或设陷阱，代蛮人犹猎禽兽。积年之久，蛮人复仇之念，不能复已，争斗殆无虚日。今归我版图，务镇抚其民，专施恩惠，以得该地之奥情。然彼一时不知戴德，亦无可如何；在我官吏，亦苦于风俗之不同，言语之不通，每于施政，终相隔膜。是以抚恤岛民，格外宽柔，恰有以山之高，下地之卑之象。盖蛮民之凶悍，屡起骚乱，抗拒官吏，此台湾总督府所深患也。加之为之魁首者，清国阴为输送銃器弹药，我若以武力镇压之，外国宣教师等，将訾我处置之残酷，故总督府亦不能不踌躇也。今占得五爻，知本年尚有匪众未靖之象，不得不一奋兵威也。我兵士之出征，军用甚巨，区区台湾之势，有必不敷岁入，不得不以国帑偿之，谓之“不富，以其邻”。化外之民，以武力压之，谓之“利用侵伐，无不利”。就此五爻推之，明年值上爻，又有“鸣谦，利用行师，征邑国”之象，不如今年剪伐，毋使复滋也。

上六：鸣谦。利用行师，征邑国。

《象传》曰：鸣谦，志未得也。可用行师，征邑国也。

此爻不中而在上卦之极，即处谦之极。处极谦之地，而未得其志，所谓不得其平则鸣，故曰“鸣谦”，与六二之“鸣谦”，诚中而发者，辞同而义异。六以柔处柔，柔而未得其志，不能不济之以刚，故曰“利用行师，





征邑国”。《象传》换“利”字以“可”字，可者，谓当其时之可，可则用，不可则已。上六之用师，岂得已乎？故断曰“可”。然邑国属己之小国，上六才柔，未足克大敌，力柔不足兴王师，是以有不能昭神武于天下，振王威于华夷之意。《象传》曰“志未得也”，中心未得之意，亦可见也。豫之利行师，用其顺而动也；谦之利行师，用其顺而止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盛运已过，目下未见得意。

- 问商业：有名无实，宜整顿旧业。
- 问家宅：防有怪祟，时作响动，用法镇压治之。
- 问疾病：宜自调养心志。
- 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九年，应某贵显之嘱，为占一事，筮得谦之艮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鸣谦。利用行师，征邑国。”

断曰：此卦有以山之高，入地之卑之象，恰如有功大臣，去高位而就下位，辞俸禄而隐山林，使天下之人，皆颂扬其谦德也。是以众望益归之，君上亦屡征召之，其人终谦逊而不应，迨至有可疑之迹，于是朝廷不得不声其罪，而用侵伐。上六为九三之应，虽惜九三之为人，庙议命讨，不得已也。“鸣谦，志未得”，“利用行师，征邑国”之辞，可玩味也。上爻变而为艮，见内外两卦，显现二豕之象，当时苦不得其解，至翌十年，西海起一豕，十一年东京又起一豕，遥见东西相对。余一日，与某贵显谈往事而及此，感天命之可畏，相与悚然者久之。

䷏ 雷地豫

按豫字从象，从牙，左旁之牙垂地，象之大者也。象性柔缓，进退多疑，以其外行安舒，一俯一仰，而不抑藏，故以安舒不抑藏为豫，遂以豫名卦。卦体坤下震上，坤下顺而载乎上，震上动而振乎下，盖谓扬舒于外，而不抑藏于内，是以为豫也。豫与谦对，《序卦》曰，“有大而能谦必豫，故受之以豫”，此豫所以次于谦也。

豫：利建侯行师。

豫和悦也，震动也，坤顺也，上动而下顺，故“利”。坤为国，震为



侯，是以利于建侯；坤为业，震为行，是以利于行师。夫不动则不威，不顺则不利，以顺而动，所以君立而民顺，师出而有功，利莫大焉，故《传》曰“顺以动”。主万帮，集大众，非豫不能也。

《彖传》曰：豫，刚应而志行，顺以动，豫。豫顺以动，故天地如之，而况建侯行师乎？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，而四时不忒；圣人以顺动，则刑罚清而民服。豫之时义大矣哉！

卦体下坤上震，震雷坤地，有雷出地奋之象。坤地静也，纯阴主闭，闭极则郁结而不畅；震动也，阳气动而万物出，故悦。九四一阳当坤之交，静极而始动，闭极而始宣，不先不后，应时顺动，故曰豫。夫天下之事，逆理而动者，其心常劳，其事多难，唯以顺动，从容不迫，此心安和，故“刚应而志行”，全在顺以动之也。顺而动，在天则“四时不忒”，在人则动止和顺，其“建侯”也，屏藩五国，其“行师”也，吊民伐罪，皆出于豫乐之义，谓之“刚应而志行，顺以动，豫”也。盖“顺以动”三字，为此卦之德性，故“天地如之，况建侯行师乎”？天地顺动以下，言豫之功用无比。“日月不过”者，谓日月之行度无过差；“刑罚清而民服”者，谓圣代至治之准则。狱讼衰息，民志大畏，协中而民服也。盖圣人无心，唯顺物而动，彼善则顺其善而赏之，彼恶则顺其恶而罚之，不敢稍存偏私，刑无过刑，罚无过罚，而刑罚自清。如此皆出于“顺动”之德，三才之道，万物之理，皆不过此，故曰“豫之时义大矣哉”。《彖传》前曰“顺以动”，后曰“以顺动”，“顺以动”者，就卦象之自然释之；“以顺动”者，就人事之作用而说。曰“天地”，曰“圣人”，相对而言也，后“则”字，对上文，当用故字，今曰“则”字，大有意味。“天地以顺动”者，即亘万而无有退转，必然之定理也，以“故”字承之。《易》中单称“圣人”者，即指天子，盖必有圣人之德者，而后富有四海，尊为天子，是谓顺命。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之圣，皆不得其时，不得其位，是则圣人之在天位，有不可必然者，故后文以“则”字承之，是此篇之主眼，《易》教之本意也。故以天地日月四时为宾，以圣人为主，重在圣人一句，读者勿匆匆看过。

凡《彖传》用“大矣哉”，共有十二卦，其上有曰“时义”有曰“时用”，或单言“时”。其中曰“时义大矣哉”五卦，豫、随、遁、姤、旅是

也，言浅旨深，欲人熟思之也。曰“时用大矣哉”三卦，坎、睽、蹇是也，虽皆非美事，圣人有时而用之。曰“时大矣哉”四卦，颐、大过、解、革是也，皆因大事变而警诫之。要之其义各有取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此卦五柔一刚，其人必多柔少刚。柔主顺，刚主动，柔必应刚而能行，故曰“应”。夫“刚应而志行，顺以动，豫”，天地之动，日月往来，而四时乃定，圣人则之，以定刑罚，而万民乃服。人处天地之中，沐圣人之化，人而在下，无所谓建侯，凡求友亲师者类是；无所谓行师，凡祛邪嫉恶者类是，凡有所动，皆当法天地之顺，斯动无过则也。能顺天地，则天地亦顺之，使得永葆其安豫；若过豫而不省，则必将为初六之“凶”，六三之“悔”，六五之“疾”，上六之“冥”，是自失其豫矣。其为豫，乃其所为忧也，必如六二之“介”，九四之“勿疑”，斯得焉。人固当顺理而动，动顺夫理，动乃无咎，所以豫也。

以此卦拟国家。震为动而在上，坤为顺而居下，上动下顺，是上行威令，下皆顺从也，故曰“主万帮，聚大众，非豫不能也”。夫天下之人不同，其心同也，天下之心不同，其理同也，己能顺理而动，则人莫不顺之。九四一阳，居执政之位，有刚明之德，威权赫赫，以统治国家，故卦中众阴皆和顺而悦服。震为侯，为建，坤为国，为臣民，为顺，即为臣民服从之象。四为成卦之主，与六五之君，阴阳相比，而辅佐之，使万民豫乐和顺。至其行政，一法天道，如寒极则温风至，暑极则凉风至，世之所好好之，世之所恶恶之，赏罚公明，毫无私意，是豫之时也。但执政负国家之重，威权独揽，未免近逼，或致动群僚之“疑”，启君心之“疾”，尾大不掉，亦可惧也。唯当尽其至诚，勿有疑虑，乃能合众力以安其上，庶几上之信任愈隆，将赏其功劳，而封地建侯，有不服王命者，即命之以征伐。上卦震之方伯，动而俱进，下卦坤之众民，悦而顺从，谓之“利建侯行师”。四体震，震为长子，故曰“建侯”；以一阳统众阴，故曰“行师”。此卦五爻以下，有比之众，比为建国亲侯，故曰“建侯”；三爻以上，有师之象，故曰“行师”。“利”字括“建侯”“行师”两行，豫之时势如此。上下悦乐之余，豫之极，危之基也，所当反之以谦，一转移而天下治乱安危系焉。唯其善则归君，过则归己，利公而不专，害审而不避，是为大臣处豫



之道，而上下交泰矣。

通观此卦，其要旨不出“顺以动”三字。凡顺之至者，不动则不悦，动而顺应，故悦。未顺则不先，既顺则不后，由气机之自然而已。豫之时心劳意足，其乐已极，处乐之极，遂至纵情逸欲，流连忘返，亦恒情所不免也。圣人忧之，故未豫而先者为“鸣豫”，不动者为“介”豫，坐而观者为“町”，当豫而顺者为“由”，过豫而不忘者为“疾”，极豫而忘返者为“冥”。在初爻则戒其“穷”，在六三则警其“悔”，在六五则防其“疾”，在上六之“渝”，则危不可长，幸其终改。“鸣”、“町”、“疾”、“冥”四者，居豫之咎，所谓失豫者也。唯六二之“介于石”，为能熟察忧乐治乱之机，故顺莫善于“贞”，动莫善于“由”，“贞”以待顺，“由”以行动，由未豫而豫必至，既豫而豫不忧。天地圣人之悦豫无疆者，惟其能处乎豫也。读此卦而圣人淳淳于世之意，可见矣。

按，六爻言豫不同。初六上六之豫，逸豫也；六二之豫，几先之豫也；六三之豫，犹豫也；九四之豫，和豫也；六五之疾，弗豫也；《彖》之言豫，众人同之豫也；爻之言豫，各人一己之豫也。要之示悦豫之必与众同，非可自私之意也。盖人事不可无豫，人心不可有豫也。

《大象》曰：雷出地奋，豫，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

雷者，得时而奋出地上，阳气宣发，震动有声，足以鼓动天地之和，发越阴阳之气，通达和畅，豫之象也。故先王法震之动以作乐，为象其声以鸣盛也；先王法坤之顺以崇德，为明其体以报功也。盖乐之作也，近而闺门，远而邦国，显而人事，幽而鬼神，无不用之。至于荐上帝而上帝来格，配祖考而祖考来享，幽感明孚，豫之所以为豫也。故履为《易》中之礼，豫为《易》中之乐，人君克体此意，以使万民乐和，豫之至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如春雷发动，正得时会，万事皆吉。

- 问商业：时当新货初到，市价飞腾，绝好机会，必得大利。
- 问家宅：防有变动，宜礼神祭祖，以祈福佑，得安。
- 问疾病：宜祷。
- 问战征：雷厉风行，必胜之兆。
- 问功名：所谓平地一声雷，指日高升之象。



○问失物：自然出现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初六：鸣豫，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初六鸣豫，志穷凶也。

“鸣豫”者，自鸣得意之谓，悦豫之情动于心，而发于声者也。初爻阴柔不才，居最下之位，与四相应，恃其爱眷，心满意溢，不胜其悦，应而自鸣，其凶可知也，故曰“鸣豫，凶”。《象传》曰“志穷凶也”。“穷”谓满极，初才得志，便为满极，盖时方来而志，已先穷矣，故凶。一说穷在凶下，谓志凶穷也。

按豫初六，与谦上六相反，谦上曰“鸣谦”，应九三而鸣也；豫初曰“鸣豫”，应九四而鸣也。鸣人之谦吉，鸣己之豫凶，故曰：“谦可鸣，豫不可鸣也。”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初运颇佳，但一经得意，使尔夸张，以致穷也。

○问商业：初次必得利，不可过贪。

○问家宅：恐鸟啼猿啸，致有怪异之惊，凶。

○问疾病：不利。

○问讼事：鸣冤不直，宜自罢讼。

○问失物：不得。

【占例】 余一日赴横滨访亲友某氏，客有先在者，求余一占，筮得豫之震。

爻辞曰“初六：鸣豫，凶。”

断曰：此卦九四一阳，得时与位，威权赫赫，上下五阴皆从之。今足下得初爻，四爻阴阳相应，有大受爱顾之象。足下得其爱顾，藉其权势，颇有扬扬自得之意，谓之“鸣豫，凶”。占筮如此，劝足下宜顾身慎行。客怫然而去。

客归后，主人告余曰，彼以其女为某贵显之妾，时时出入其邸，卑鄙谄谀，无所不至。时或假贵显手书，历赴诸外县，以营私利。又临豪商等集会宴席，举动效如贵显亲族，诳惑俗人。今君占断，道破小人心事，使彼不堪惭愧而去。



六二：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不终日，贞吉，以中正也。

“介于石”者，谓操守坚固，而不可移动也。夫逸豫之道，恣则失正，故豫之诸爻，多不得正，唯此爻以中正居阴，其与九四之刚，非应非比，有自守独立之操，其节之介，犹石之坚也。夫人之处豫也，或洋洋而自得，或恋恋而不舍，或昏迷而不悟，是皆失其正中矣，遂致豫方来而祸即随之，世之不知自守者，往往如此。六二独节操坚固，不为外物所动，知豫乐之不可恋，而去之不待终日，其察理甚明，其操身甚固，其审几甚决，其避患甚速，故曰“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”。“介”者，坚确不拔之谓，所谓“不以三公易其介”者是也。惟其能介，是以中正也，《象传》曰“以中正也”；惟“以中正”，故能辨之明，知之速也。按此爻互卦为艮，艮为石，故有“介于石”之象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其人品行高尚，不随世为汙隆，吉。

- 问商业：能决定己志，不为奸商诱惑，贩运快速，获利。
- 问家宅：主家者宜严正持之，凡非人来往，速宜斥绝。吉。
- 问战征：所谓守之如山，发之如火，能审机也。
- 问疾病：新疾即愈，夙疾即亡，终日间也。
- 问六甲：生女，即产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二年，某局属官某氏来访，曰：余自明治四年创局之始，奉职一等属，尔来十八年，日夜黽勉，当事务多端之冲，未尝少怠，足下之所知也。部下新任者，多升上任，今日居我上者，大概昔日之部下也。凡所升迁，亦非有过人之学问，余甚不嫌于意，本欲辞职，犹恐别无位置，是以郁郁居此。请为一筮，以占后来气运。筮得豫之解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九四一阳，专擅威权，五阴不得不应之。今占得二爻，与九四非应非比，故于足下眷顾独薄。在足下品行中正，不事谄媚，唯以坚守职务为事，确乎不拔，如石之介，凡非分之事，唯恐浼焉，避之甚速，故曰“介于石，不终日，贞吉”。然自二爻进之四爻，气运一变，三年后，必可升进。

后至明治二十四年，此人果升高等官。

六三：盱豫，悔，迟有悔。

《象传》曰：盱豫有悔，位不当也。

“盱”者，为张目企望之象，譬如见鸟之飞，仰瞻太空，见鱼之泳，俯眄深渊，不胜眷恋。故曰“盱豫”。六三阴居阳位，不中不正，其所盱者，盖上视九四之权势，而欲趋附之也。九四为一卦之主，居大臣之位，独擅威福，众阴皆归附之，六三是以唯盱瞻视，欲冀攀援，以固豫悦，谓之“盱豫”。九四以其窥探窃视，不得中正，为所鄙弃，是以有悔也。既知其悔，当翻然立改，效六二之介，决意远避，不俟终日，悔复何有？若一念以为悔，一念以为豫，迟疑不决，流连不返，悔必难免矣，故曰“悔，迟有悔”。“迟”之一字，可谓当头一棒，提醒昏昏，教其及早审悟也，最当玩味。《象传》曰“位不当也”，谓其柔居阳位，优柔不决，不当其位也。此爻变则为巽为不果，故知悔而犹不改，有迟疑不决之象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运非不佳，在自己作为不正，是以有悔。

○问商业：能窥探商情，为商家之能事，然一得消息，卖买宜决，若一迟疑，便落人后。

○问家宅：须防窃盗，宜速警备。

○问失物：速寻则得，迟则无矣。

○问讼事：宜速了结。

【占例】 某县官吏，携友人介书来访，请占气运。筮得豫之小过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盱豫，悔，迟有悔。”

断曰：此卦九四一阳得时，上下五阴皆归应之，足下占得三爻，与四爻阴阳亲比，可知长官意气相投。然在他人见之，或未免有阿谀长官，假弄威福之嫌。今后宜注意，毋贻后日之悔。

后闻长官转任他县，此人请附驥尾，其事不成，遂辞其职。

九四：由豫，大有得。勿疑，朋盍簪。

《象传》曰：由豫，大有得，志大行也。

九四以一刚统率众阴，为一卦之主，凡众阴之所豫，皆由九四之豫而



为豫，故曰“由豫”。四近五，居大臣之位，承柔弱之君，负天下之重，包容诸柔，独得倚任，任大责重，故曰“大有得”也。但当此信任过重，易致招疑，惟能开诚布公，自然无复疑虑矣。“勿疑”，乃能率众柔以奉上，犹如簪之贯众发而不乱也。“盍”，合也；“朋”，即众柔也。四刚而位居阴，犹得与诸柔相类为朋，故曰“勿疑，朋盍簪”。夫疑则生隙，隙则生忌，忌则众情离散，百事丛脞，虽有安豫之鸿业，必不能得其终也，故戒以“勿疑”。斯猜疑悉绝，上下同心，秉至诚以图事，合群力以从公，众贤汇萃，德泽宏施，足以成天下之豫者，斯之谓欲？《象传》曰“志大行也”，即所谓得志则泽加于民，功施于后。大道之行，可由豫而致也，庶乎交泰之道矣。此卦自初爻观之，为权臣，其豫者逸豫也；自四爻观之，为任政之贤臣，其豫者和豫也。《易》道之变动不居如此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正大运方通。

- 问商业：会萃众货，大得利也。
- 问家宅：门庭豫顺，得财得福，大有之家。
- 问功名：即卜弹冠之庆。
- 问讼事：由此罢讼，两造豫悦。
- 问行人：必主满载归来。
- 问出行：由此前行，一路顺风，大得喜悦，可“勿疑”也。
- 问六甲：生男，易长易成，且主贵。
- 问失物：即得。

【占例】 一日缙绅某来，请占某贵显气运，筮得豫之坤。

爻辞曰：“九四：由豫，大有得。勿疑，朋盍簪。”

断曰：此卦春雷得气，奋出地上，有扫除积阴，启发阳和之象。拟之国家，必是祛谗进贤，能致太平之硕辅也。此爻九四一阳，居执政之大位，负国之重任，上承君德，下集群才，斯得大行其志，以启豫顺之休也。今占某贵显气运，得此爻，在某贵显，刚毅有为，德望夙著，固不待言，唯爻辞“勿疑”二字，最当审慎。盖一有疑心，则上下猜忌，庶政丛脞，必不能臻太平之治，故曰“勿疑，朋盍簪”。是某贵显所宜注意也。

缙绅闻之，甚感《易》理精切，曰：吾他日当转语诸某贵显。

○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九日，占我国与清国和议之谈判，筮得豫之坤。

爻辞曰：“由豫，大有得。勿疑，朋盍簪。”

断曰：此卦雷出地奋，有威武和乐之象。今占得四爻，爻辞曰“由豫，大有得”，盖谓两国和议，成后大得有为，豫顺之休，由此来也。又曰“勿疑，朋盍簪”，谓从此两无猜疑，如唇依齿，并将合字内友邦而同欢，犹簪之贯万缕之发而为一也。和议之成，可预决也。

四月十七日，果议和约成。

此卦《大象》曰：“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”曰“上帝”，曰“祖考”者，即伊势大庙以下历代之皇灵也。

六五：贞疾，恒不死。

《象传》曰：六五贞疾，乘刚也；恒不死，中未亡也。

“贞疾”者，痼疾，谓不可愈之疾也。上下耽逸乐，即“贞疾”之症。此爻柔中而居尊位，信任九四，九四阳刚得权，众皆归之，六五柔弱之君，受制于专权之臣，欲豫而不能自由，战兢恐惧，心中凛凛，常如痼疾之在身，故曰“贞疾”。疾者豫之反也，《书·金縢》曰，“王有疾，不豫”是也。顾六五虽阴柔，其得君位者，贞也，其受制于下者，疾也，虽失权，其位未亡，故曰“恒不死”。《孝经》曰，“天子有诤臣七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天下”，此之谓也。夫升平之久，人主恒耽逸豫，非以刚暴失势，必以柔懦失权。势孤于上，权移于下，虽未遽亡，而国事日非，为人君者，安可不戒哉！《象传》曰“中未亡也”，盖为四所逼，心恒有疾，幸而得中，故未亡，然曰“未亡”，亦几乎将至于亡矣，危矣哉！

按六二与六五，并贞者也。贞者不志于利，故不言豫，然其所以贞不同，故六二得吉，六五得疾。六二本不屑从四，可则进，否则退，故吉；六五以阴居阳，力不能以制四，而心甚疑忌之，故其贞适足为疾而已。贞虽为疾，其中之所守未亡，故“恒不死”，可知居贞之可恃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知其人本尊贵，因素性柔弱，不能自振。

○问商业：其基业甚好，因用人不当，钱财落他人之手，几致亏耗。

○问家宅：恐被借居者侵占，业主反不得自主。

○问战征：以偏将擅权，主帅失威，虽未丧师，亦幸免也。



○问疾病：是带病延年之症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必有病。

○问失物：可得。

【占例】 相识之富豪某，请占其气运，筮得豫之萃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贞疾，恒不死。”

断曰：此卦就一家而论，有家产殷富之象。九四一阳擅权，上下五阴皆应之，如一家之中，旧管家统辖家政，主人居虚位而已。今足下为海内屈指富豪，承累世之旧业，专任一能事管家，统辖事务，主人不得自主，而反受其所制，虽豫乐而不能自由，其状恰如宿疾在身，心甚怏怏。幸守此祖宗遗规，不致陨坠，谓之“贞疾，恒不死”。

○明治二十八年十月以来，余横滨本宅侍女，年四十五，罹疾几至危笃，医师多言不治。筮得豫之萃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贞疾，恒不死。”

断曰：豫者雷出地奋之象，在人为得春阳之气，精神尚能透发，未至衰亡。此疾虽危重，尚不至死。但快愈之后，不能强健如故，犹可延其余喘也，谓之“贞疾恒不死，中未亡也”。

后果得快复，今（三十二年）尚存也。

上六：冥豫。成有渝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冥豫在上，何可长也。

“冥豫”者，昏冥于豫，而不知返者也。此爻以阴柔之性，居豫乐之极，纵欲而不顾，极乐而无厌，故谓之“冥豫”。上六居豫之终，在卦之上，纵情逸欲，不觉其非，如入幽冥之室。下卦坤，坤为冥，是过顺之咎也；上卦震，震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渝，是以有“渝，无咎”。凡人之溺情私欲者，亦苦于不知改变耳。此爻有雷厉之性，虽昏迷既成，一旦阳刚发动，便能改志变行，复归正道，夫复何咎？《象传》曰，“冥豫在上，何可长也，”示逸豫之不可长，以劝人之反省自新也。故爻辞不责其“冥”之凶，而反称其“渝”之“无咎”，意深哉！此爻变则为晋，则无冥暗之咎。凡《易》曰“渝”者，当以变卦观之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歹运已极，好运将来，翻然振作，大有可为。

○问商业：宜作变计，改旧从新，必得利益。

○问家宅：老宅不利，或迁居，或改造，吉。

○问战征：宜别遣主帅，改旗易辙，乃可得胜；或更就别路进兵。

○问讼事：宜罢讼和好，无咎。

○问六甲：逾月可产，得女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来谓曰：现今商事繁忙之时，别有见机，着手一事，请占其成否？筮得豫之晋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冥豫。成有渝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“冥豫”者，昏冥于豫，是所谓沉溺而不悟者也。在商业上，是妄想图利，而不知其害也。急宜变志，斯可免咎。爻象如是，当知所戒。

某闻此言，大有所感，返守旧业，免致破产。

䷐ 泽雷随

随泽上雷下，震奋下，兑虚上，其中疏流，则内动不自主，而顺从外，从外，故曰随，遂以随名卦。兑为少女，震为长男，以少女从长男，是随之义也；兑为泽，震为雷，雷震泽中，泽随而动，是随之象也。其义其象，皆取以阳下阴，阴必悦随，朱子所谓“此动彼悦，成随”是也。《序卦》曰，“豫必有随，故受之以随”，盖为豫悦之道，物来随己，己亦随物，此随之所以次于豫也。

随：元亨利贞，无咎。

卦体震自下而震动，兑在上而感悦，从而应和之为随。盖有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，故随之道，可以致大亨也。震为健，得夫乾，故曰“元亨”；泽于地，得夫坤，故曰“利贞”。《杂卦》曰“随无故也”，谓上下各从其所处而安，不待有所为也。无故则无事，无事则何咎之有？然失之贞正，则枉己徇人，易于有咎，亦足戒也。

《象传》曰：随，刚来而下柔，动而悦，随。大亨贞，无咎，而天下随时，随时之义大矣哉！

此卦本坤下乾上之否，否之卦顺以随健。今否之上爻，下入坤之初爻，



而为震，其初九为成卦之主；否之初爻，上入乾之上爻，而为兑。是以阳下阴，以高下卑，阳动阴悦，物来随我，我亦随物，谓之随。“刚来而下柔，动而悦，随”也，是随之义也。凡人君之从善，臣下之奉命，学者之从义，子弟之从师，皆随也。至于人之从天，欲之从理，邪之从正，为随之善者也。随之道利贞正，若反之，则谓之诡随，即违夫时矣。君子随时而动，随时而悦，各得其宜，是以所为无不奏功，故曰“随大亨贞，无咎”。随之义，以动而随，不动则必不能随；以悦而随，不悦则必不欲随。雷发于下，雨水随之降于上，是泽随夫雷，上随夫下也；违其时，则雷不动，泽不悦，上下必不相随。不知随之道，必宜合时，推之天下，阴阳刚柔，莫不皆然，故曰“天下随时”。随之时义如此，岂不大哉！

以此卦拟国家，则内卦为人民，行动勤勉，从事职业，不敢上抗政府，唯从政府之所命；外卦为政府，不挟威权，唯施悦民之命令，故得上下君民之间，亲密和悦，上倡下顺，天下和平，人心镇静，此随之时也，谓之“随，元亨利贞，无咎”。当此之时，九五之圣明在上，居中正之位，廓然大公，相孚于善。君能虚己从臣，臣更恭顺以从君，是以初爻则“有渝”而不失其正，二爻则有“系”而不免于私，三爻则以“居贞”而“有得”，四爻则以“在道”而无咎，上爻则以“从维”而“用亨”。总之，从正则吉，从邪则凶；非随之咎，其所以随者自取其咎。夫人臣随君，以诚相通，是以“元亨”；事必“在道”，以正相从，是以“利贞”。如是则君之随臣者，谏则必纳，言则必听；臣之随君者，令无不从，命无不奉。斯以动感悦，以悦应动，上下相随，而治事“大亨”，故曰：“随时之义大矣哉！”

以此卦拟人事，唯在以强随弱也。夫阳刚之人，不肯下人，是以人心常多乖离，而事业概不得成。若能以刚下柔，措置得宜，则众心必服，何咎之有？随者，不专己之意，即舍己从人，取人为善，其机甚捷，其理甚顺，其功必易成，故曰“元亨”。然随之道，有正有邪，苟其一于柔顺，必致枉道以徇人；过于容悦，则将违道而干誉，是失随之正也。惟其动其悦，悉随夫时，内不失己，外不失人，斯随得其正，咎何有焉！故曰“利贞，无咎”。《易·彖》中系“元亨利贞”之辞者凡七，乾、坤、屯、随、临、无妄，皆在上经，革一卦在下经，皆大有为之时，以我得乘时之势，曰

“元亨利贞”。“元亨利贞”之解，详乾下，须参看。随时之义甚大，推之造化，则震者春也，东方之卦也，万物随之而生，兑者秋也，西方之卦也，万物随之而成，故春生之，夏长之，秋成之，冬藏之，各随其时也。天下之理，不动则无所随，不悦则不能随。是随之义也，人事莫不皆然。

通观此卦，三阳三阴，初九以阳与六二遇，阳之随阴也；九五之孚上六，亦阳之随阴也；六二以阴居阴，是阴之从阴也，故曰“系”。有系必有失，不言凶咎，而凶咎可知。六三以阴居阳，是阴之从阳也，以阴故亦曰“系”，然系所当系，系即随，故曰“利居贞”。九四是以阳而随阴，逼近于五，刚而有获，臣道凶矣；惟能感之以诚，保之以哲，复有何咎乎？九五尊位，上动下悦之主，取人以为善，吉莫大矣。上六以柔顺居随之极，极夫随者也，能善用其系，系亦得其正也。总之，随之道，宜随时为动，从宜适度，处以至诚，出以大公，不特可感格群民，且可用享上帝，将率天下为随时矣。君子观此爻，而知随时之义甚大。盖前卦自豫来，悦以随时，无拂逆之情。《序卦传》曰，“豫必有随，故受之以随”，人能谦以致豫，则能悦以随时。不谦则安能豫？不豫则安能随？三者道同，而机会相因，机会者，惟在于时而已，而适时莫如随。然“随必有事”，有事而后盥，此所以盥次于随也。是故随如文王之事殷，盥如武王之造周。夫《易》者不测之神藏，圆妙之灵府也，观之于万物，推之于万事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赅，非神圣之道，则安能如此乎？

《大象》曰：泽中有雷，随，君子以向晦入宴息。

此卦以震阳陷兑阴，有藏伏之象，《象》曰“泽中有雷，随”，不曰雷之动，而曰雷之有，《本义》以雷藏泽中释之，深得其旨，盖知象之取义，在雷伏势时也。君子观此象，故不言动作，但言“宴息”。雷之伏藏，在寒冬，人之宴息，在“向晦”，盖亦各随其时也。君子应天而时行，时当“向晦”，入居于内，宴息以养其身，起居随时，惟宜自适。盖其动也，与雷俱出；其静也，与雷俱入。豫之“作乐崇德”，大壮之“非礼弗履”，无妄之“茂对时育”，皆法春雷之动也；复之闭关息旅，随之向晦宴息，皆法秋雷之藏也。夫舍百为之烦扰，就一枕之安闲，所以养精神于鼓舞之余，以为将来应用之地。故以形息者，凡民所同；以心息者，君子所独。君子虽才



德兼备，当随时适宜，否则亦必有咎，是以遇随之时，韬智藏德，辞禄不居，养晦以遵时，抱道而伏处。文王之服事殷纣，勾践之隐会稽，皆得向晦宴息之义者也，谓之“君子以向晦入宴息”。互卦三、四、五为巽，二、三、四为民，巽为人，艮为止，即入而止息之象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气运平常，宜暂时晦藏，明年利于远行，至第五年，则可得利。

- 问战征：宜退守，明年当小有功，必俟六年，斯敌皆就缚矣。
- 问商业：有货一时难售，来春可以获利。
- 问家宅：防有伏怪，夜间致多惊惧。
- 问讼事：恐有牢狱之灾，明年又防征役远行。凶。
- 问失物：宜在枕席间觅之。
- 问六甲：生女。
- 问行人：即归。
- 问出行：以明年为利。

初九：官有渝，贞吉。出门交有功。

《象传》曰：官有渝，从正吉也。出门交有功，不失也。

此卦六爻，各以随人立义，专取相比相从，不取应爻“官”，谓心之官，凡人作事，皆以心官主之。“渝”者变也，“有渝”者，谓变易其所主司也。官虽贵有守，处随之时，不可不知权变，变者趋时从权之谓也。此爻刚而得正，为成卦之主，主者不可随人，故不言随。“有渝”而得其正，故曰“贞吉”。“出门”则所见者广，所闻者多，不溺于私，惟善是从，则随不失时，变不失正，虚己听人。广交而有功也，故曰“出门交有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正当换运之时，交入新运，一动便佳，尤利出门。

- 问商业：货物当贩运出外，得利。
- 问家宅：当以修造吉，或迁居出外，更利。
- 问战征：击东者变而击西，击南者变而攻北，吉。
- 问疾病：恐药不对症，宜改变药饵，乃吉。或于远方求医，更利。
- 问失物：门外寻之，得。
- 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占友人某就官，筮得随之萃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官有渝，贞吉。出门交有功。”

断曰：此卦兑上震下，为刚阳伏而从阴，是随卦之所取义也。今占得初爻，足下虽学力刚强，不得不俯从愚柔，亦时为之也。凡始入仕途者，以不谙事务，每事须从老成之指挥，是又随之道也。此中固不能自主，所当舍己而从人，谓之“官有渝，贞吉”。又不宜独处，所当广交以集益，谓之“出门交有功”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六二：系小子，失丈夫。

《象传》曰：系小子，弗兼与也。

刚有以自立，谓之随，柔不足自立，谓之系，故初、四、五，刚不言系，二、三、上，皆柔曰系。随则公，故无失；系则私，故有失。六二以柔居阴，与四隔位，遂系乎四，四阳而居阴，谓之“小子”，是隔位为系之谓也。系四则不能比初，初爻为随之主，是谓“丈夫”，故曰“系小子，失丈夫”。旧说谓二系初。失在初，阳犹微，谓之小子，五居尊位，谓之丈夫。然初为卦主，何得曰小子？五为君位，何可曰丈夫？且阳爻为丈夫，初阳爻也，目为小子，其说亦反。夫人之所随，得正则远邪，从非则失是，六二系失所系，虽无凶咎之辞，其不吉可不言而知。《象传》曰“弗兼与也”，谓天地之道，无两全之义，“系小子”，必“失丈夫”，理之当然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气运颠倒，宜自审慎。

○问商业：有贪小失大之惧。

○问家宅：阴阳倒置，有女子小人弄权，反致家主受制之象。

○问战征：只能提捕敌兵，未获斩将拔旗之捷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○问失物：小品可得，大件必失。

○问婚嫁：恐非良缘。

【占例】 熊本县人尾藤判事，曾学《易》于余，同氏有女年十八，容貌艳丽，时某缙绅丧妻，以媒求婚于氏，氏因请占其吉凶。筮得随之兑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系小子，失丈夫。”



断曰：此卦刚从柔之象，而非柔从刚之时也。今足下卜嫁女，则女家为柔，而男家为刚也。爻象以刚从柔，殊嫌相反。二爻曰“系小子，失丈夫”，想某缙绅必是老夫也，令女或不喜之，宜嫁少年小子，斯两相得也。

氏闻之，如有所感悟曰：夫妇者，女子终生之事也，不可以亲之所好，枉女子之志。遂谢缙绅。

六三：系丈夫，失小子。随有求得，利居贞。

《象传》曰：系丈夫，志舍下也。

“丈夫”，指初九；“小子”，指九四。初为随卦之主，以刚居阳，出门有功，谓之“丈夫”；四以刚居阴，其义有凶，谓之“小子”，系初失四，故曰“系丈夫，失小子”，正与二爻相反。初爻本欲出门求交，得三之随，必与之亲善，故三之随初，有求而得也。初以随求人，苟枉己徇人，虽得亦失，故云“利居贞”。六三才虽弱，位得其正，系“贞吉”之初，失“贞凶”之四，是得居贞之利，即随道之善也，所以求道而得道，求仁而得仁，无求而亦自得焉。互卦巽为近利，故“有得”。“居贞”者，谓守常止分，以道自固，以义自裁，不以动而妄求也。《象传》曰“志舍下也”，阳上阴下，三居阳位，所系在阳，所失在阴，故曰“志舍下也”。一说丈夫指四，小子指初，与二爻以五谓丈夫，前后不同。且四“贞凶”，何得云丈夫？初“有功”何得云小子？于以刚从柔为随，以柔从人为系之说，亦不合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交正运，求财求名，无不如意。

- 问商业：小往大来，必得利益。
- 问战征：主生擒敌将，必得大捷。
- 问家宅：家道丰富，但防小儿辈有灾。
- 问疾病：大人无妨，小人恐有不利。
- 问六甲：恐生而不育。
- 问失物：得。
- 问婚嫁：主结高亲。

【占例】 神奈川町净土宗成佛寺主持辨真和尚，名僧辨玉和尚之徒，修小乘之学者也，一日来问余讲《易》，感悟而欲学《易》，且云学之得成与否，请烦一筮。筮而得随之革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系丈夫，失小子。随有求得，利居贞。”

断曰：随卦虽为刚从柔，在爻则否，阳爻曰随，阴爻曰系。今子就余学《易》，即探以内典之精奥，旁求神《易》之微妙，是所求皆天神之道，不关尘世琐细小务，故谓“系丈夫，失小子”也。故从余学易，纵使内典中有难解之事，自可求神而问之，求之必得，现世未来，皆得安心决定也。故曰“随有求得，利居贞”也。

和尚闻之，大悦，从此学《易》，今尚不倦。

九四：随有获，贞凶。有孚在道，以明，何咎？

《象传》曰：随有获，其义凶也。有孚在道，明功也。

获者，取非其有之辞，“有获”者，谓得天下之心，使之随己也。是私据其所有，而不归于五，失臣道也，故曰“贞凶”。为臣之道无他，唯在以诚相孚而已，“诚则明”，明则无疑，无疑则君臣一心，德施于民而民随之。其得民之随者，相率而共随于君，足以成君之功，致国之治者，皆在此相孚有道耳，复何有咎？否则上下疑猜，即所当获，不免启挟功凌上之嫌，虽正亦凶也。九四具阳刚之才，处大臣之位，才高致谤，位重启嫌，一涉偏私，便招凶祸。惟其中之所存，一秉于诚，外之所行，一循夫理，尽其道以事上，明其几以保身，位虽高不疑于迫，势虽重不嫌于专，君嘉其让，民服其谦，得随之时，协随之宜，何咎之有？故曰“有孚在道，以明，何咎”。“有孚”者，谓有孚于九五也；“明”者，谓自明其志也。自古人臣处功名之际，不克保终者，多由我心之不孚，与不能自明其志也。如汉萧何韩信，皆受君重任，韩信求封于齐，求王于楚，无欲而不获者也，久之积疑生嫌，卒不免祸。萧何虽素知高帝之心，得保首领而终，不免械击之辱，是于“有孚”“以明”之义，犹未尽者也。如唐郭子仪权倾天下，而上不忌，功盖一世，而上不疑，可谓得“有孚在道”者矣。《象传》曰“有孚在道，明功也”，以功云者，释爻之“何咎”。盖“有孚”者，即以孚随之道；“明功”者，即明其随之功也。

一说“随有获”者，谓以权在我，任己所为之意；“贞”者谓所系国家之正务；“凶”者有僭逼之疑；“有孚”者心尽其诚；“在道”者行尽其道；“何咎”者，无失臣职之意也。亦通。

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有凶有吉，利在单月，不利双月，明年则吉。

○问商业：获利后，防有意外之祸，必俟辨明方可。

○问家宅：或新买，或新造，皆不吉。

○问战征：小胜后，防大败。

○问疾病：先凶后吉。

○问讼事：始审凶，上控则无咎。

○问失物：一时难觅，待后方见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六年六月，相识岩谷松平氏来告曰：往年政府，下付士族以金禄公债证书，鹿儿岛县士族中，有遗漏此典者，今欲补请恩给，请占其准否。筮得随之屯。

爻辞曰：“九四：随有获，贞凶。有孚在道，以明，何咎。”

断曰：随有获者，是专意求获之谓也。鹿儿岛县士族，维新之际，伟烈丰功，为政府所优待，遍世所知也。今欲谋请恩给，占得随之四爻，以阳居阴，乘政府之优待，意在强求，务期必获，故《象传》曰“随有获，其义凶也”。然当以公平之道，请求于上，必可得许，谓之“有孚在道，明功也”。

○某缙来，请占某贵显气运，筮得随之屯。

爻辞曰：“九四：随有获，贞凶。有孚在道，以明，何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吾能从人，则人亦从我。今占得四爻，某贵显在现职，众人咸乐为随从。其所以随从者，非服从其德量，实欲攀附其权势也。若因此自负得民，则不祥之道也，故曰“贞凶”。际此民心之归向，以诚相孚，以明自审，即所获以归诸君上，不以自私，道可孚也，功可明也，何咎之有？反是则难免于咎。

九五：孚于嘉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孚于嘉，吉，位中正也。

“嘉”者，善也，谓择善而从之。随其善者，非随其人也。“孚”者，以真实诚一之心，相与感通也。“吉”者，谓君明臣良，天下从之，无不服从其化也。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，即所谓“孚于嘉”是也。五爻阳刚中正，位居至尊，为全卦悦随之主，是圣君至诚相感，以乐从天下之善



者也。夫人主之尊，其所随之可否，悉系国家之休戚。尚贤而信之，其所以吉也，如此则不失人，亦不失己，随道之正也，谓之“孚于嘉，吉”。《象传》曰“位中正也”，以阳刚居阳位，得其正也，处中正之位，行中正之道，是以嘉也。

一说此爻以阳刚，比上六之柔正，谓上六以柔居阴，有女子之象。今九五孚之为婚，是取婚礼为嘉礼之义。盖随之道，莫切乎夫妇，天下之政化，始于闺门，故曰“孚于嘉”。亦通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处盛运，万事获吉。

○问商业：以其货物嘉美，获利百倍。

○问家宅：必是积善之家，众咸信从，为一乡之望也。

○问战征：军众同心，必获胜捷，吉。

○问婚嫁：百年好合，大吉。

○问讼事：和好。

○问疾病：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三年某月，应某贵显之召，贵显曰有一事，为烦一筮。筮得随之震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孚于嘉，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当秋冬之时，震雷藏于兑泽，有强随弱之象，《彖传》谓之“刚来而下，柔动而悦，大亨贞，无咎”。全卦初、二、五、六四爻，以刚随柔，皆谓得位，四、三二爻，以柔系刚，谓之失位，惟四爻系恋于柔，且能率众而随九五。由是观之，知有威权者，能使众从己，相率而从九五之君也。今占得九五，可见天下之人心，无不从君上之所命也。天命如此，故《彖传》曰：“随时之义大矣哉！”

后未几而有废藩置县之令。

○元老院议官某氏，转任某县知事，将赴任，请余占施政准则。筮得随之震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孚于嘉，吉。”

断曰：随卦有以刚从柔之义，是降尊从卑之象。今足下治该县，下从民



情，不涉私意，人民自然嘉乐悦豫，可以随从归服也，谓之“孚于嘉，吉”。

从前该县之治，纷争不绝，某氏赴任之后，因此施治，静稳平和，乃得无事。

上六：拘系之，乃从维之。王用享于西山。

《象传》曰：拘系之，上穷也。

“拘”者，执而不弃之谓也；“维”者，交结也。管子曰：“礼义廉耻，谓国之四维，乃维民之道也。”盖其所随，极其诚意缠绵，固结而有不可解者矣。至诚之极，可以孚君心，可以享鬼神，是随之极则也。“王”者，指周王而言；“西山”指岐山而言。此爻以阴居随之极位，天下之臣民，随顺化服之极也，故不复言随，反将拘系九五，九五亦从其所系而维之。居随之极，效至诚于君，相知之深，相信之笃，终始无间者也。譬如一物，人所爱好，唯恐或失之，既“拘系之”，又从而维之，即所谓拳拳服膺，而不失之意也。昔周大王避戎狄之难，去豳移居岐山之下，民之从之者如归市，是“拘系之”也，大王亦即以道维之。夫大王之去豳也，势穷而人益随之，故周室之业，自此而兴。文王之时，天下之人，无思不服，而文王尚守臣节，享大王于封内之西山，不敢僭郊之禘礼。固结其鬼神，正所以固结于君也，故有此上六之诚意，足以通神明，神明亦随之，谓之“王用享于西山”。凡《易》之爻曰“王用享”者三，皆谓王者用，此爻则以贤臣而享山川，非指其爻而为王也。若夫使之主祭，而百神享之，可以见王者之克当天心，莫大于用贤也。《象传》“上穷也”者，“上”，即尚字，是谓随道之极，无以复尚之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左支右绌，不甚如意。

○问商业：坚固结实，稳当可做，但未能事事舒展。

○问家宅：恐防范约束过严，家人怨苦。

○问疾病：祷之则吉。

○问婚嫁：有赤绳系臂之缘。

○问讼事：恐有桎梏困系之患。

○问失物：是自己包裹藏之，未尝失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

【占例】 南部山本宽次郎氏，余之旧友也。维新之际，赴函馆之役，边地战争之时，在将帅中颇有勇武之名。明治十二年七月，与旧藩士五人，过访敝庐，谓余曰：君有谈《易》之癖，以为快乐，予甚苦之，若换以他乐如何？君自言《易》占必中，谓政府所不可不用；陆海军关人命之重，系国家之存亡；裁判所，明是非，分曲直，皆不可不用。然于未来之事，或中或不中，恐难一一预知。余曰：小人闻道而笑之，“不笑不足以为道”，《易》岂如足下所言哉？余二十年之久，未尝一日废《易》，所以然者，以百占百中也。山本氏闻之，笑曰：果如君言，则吾命何时而终？愿一占迟速，俾可前知。余曰：是极容易。筮得随之无妄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拘系之，乃从维之。王用享于西山。”

断曰：随者为震之长男，从兑之少女，又为归魂之卦。今占得上爻，君之命，可终于本年也。君之妻子墓祭之象，正见于爻辞：“拘系之”者，谓系连于君者；“维之”者，谓有子女；“享于西山”者，谓葬足下于宅之西也。

山本氏听毕，冷笑，如不介意，诸士或疑或笑。既而其年十月，南部某寄书于余云：山本氏昨夜急罹中风，半身不遂，因召唤妻子于本国。其妻子未至之时，请借神奈川别邸中一户为寓。未几妻子来迎，同归盛冈，迨十二月不起。于是当时诸士，听余言而笑者，皆为惊叹。

○明治三十一年十月，宪政党分离为二，旧改进党称宪政本党，旧自由党称宪政党，各树旗帜。时策士井上角五郎、尾崎三郎、雨宫敬治郎等，见宪政党权力之薄，使之提携山悬内阁，乘其虚，将使实行板垣伯所主张铁道国有论。三氏来请占宪政党内阁之提携成否，筮得随之无妄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拘系之，乃从维之。王用享于西山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下卦之雷动，上卦之泽悦。《系辞传》曰：“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，以利天下，盖取诸随。”由是观之，宪政党不啻随从政府，粉身碎骨，能贯彻政府之意向。今占得上爻，其辞曰“拘系之，乃从维之”，谓提携之密着也；“王用享于西山”，谓政府得宪政党之援助，海陆军扩张之费用，得如其意，喜悦之余，得举行靖国神社之祭礼也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

䷥ 山风蛊

此卦巽下艮上，艮为山，巽为风，山下有风之象。风者空气中之气，流通气候，往来寒暑，发育万物者也。今风入山下，闭息而不得振，风不通，则物腐而生虫。又巽为臭，为气，艮为止，为覆器，艮上巽下，是藏臭物于器中，复从而覆之也，故腐败而生虫。一虫而化为三，愈生愈多，虫在皿中无所食，遂至同类相食，是乱之义也。蛊字从三虫，在一皿中，故《春秋传》曰：“皿虫为蛊”。朱子曰：“言器中聚那毒虫，教他自相并，总是败坏之意，故名此卦曰蛊。”《说文》：“腹中蛊，悔深所生”，故又有淫溺惑乱之义；又转训事，或为修饬之义。《序卦传》曰“蛊者事也”，《杂卦传》曰“蛊则饬也”。凡遇蛊败，必有谨饬修治之事，犹训乱为治之意。是以卦名取败坏之义，爻辞用为事之义也。

蛊：元亨，利涉大川。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。

蛊，坏之极也；坏极必当复治，治则必有治蛊之才，应世而出焉，得此治蛊之才，则足以致元亨矣。凡用才以图治，犹用舟楫以涉川，《书》曰“若涉大川，用汝作舟楫”，此之谓也，故曰“利涉大川”。“先甲”“后甲”，诸儒之说纷如，马氏以卦位言，子夏氏以癸丁言，卢氏以贲与无妄变卦言，郑氏取用辛用丁之义，苏氏据尽已尽亥之说，皆各执一见。《全书》独以先三后三，为六爻已终，七日更始，取复卦“七日来复”之义。简端曰：甲，事之始，庚，事之变，蛊乱极而复治，故曰甲，巽化阴而归阳，故曰庚。此说最精确。程氏谓“先甲三日”，以穷其所以然，而处其事；“后甲三日”，以究其将然，而为之防。其说亦通。

《彖传》曰：蛊，刚上而柔下，巽而止，蛊。蛊元亨，而天下治也。利涉大川，往有事也。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，终则有始，天行也。

此卦艮一阳在上，二阴在下，巽二阳在上，一阴居下，内外阴阳不交，内志不决，外行不健，因循坐误，此所以渐积而成蛊也。蛊则安得元亨？所谓“元亨”者，必使蛊之坏者复完之，蛊之塞者复通之，斯元亨而天下治矣。《序卦》曰，“蛊者事也”，饬蛊则必有事，往则不能无险，险莫如大

川，以飭蛊而往涉，无不利为。“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”：先、后，即终始也。原其蛊之始，要其蛊之终，先不敢荒，后不敢怠，惟曰不足，终而复始，是非天行之健者不能也。此飭蛊之全功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我巽而从，彼艮而止，意气两不相通。意气不通，则彼我不能合而成事，因循苟且，事必败坏，亦势所必至也。譬如木朽则生蛀，谷久则变蛊，此蛊之象也。蛊为后天之卦，艮巽与乾坤易位，是父母老而子用事，故六爻中，五爻皆言家事。初爻干父蛊而承意；二爻干母蛊而得中；三爻干之，虽有悔而无咎；五爻干之，以“用誉”而承德；唯四爻以“裕”而“见吝”，是失于顺也。凡人事以孝为首，即家事而推之，无事不当如是也。至上爻居蛊之终，独善其志，而不言飭蛊，盖将守其志而治身心之蛊，扩其志而济万世之蛊，是则人事之大者也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上卦为政府，下卦为人民，艮上巽下，一高一低，尊卑悬殊，上下隔绝，臣下逡巡畏缩，而无振作之才，人君因循苟且，而乏有为之志，祸乱之萌，已伏治平之中，自此而百弊生，万事隳，是蛊之卦名所由起也。然当蛊之时，要必有干蛊之才，而蛊乃可治。《象》曰“蛊，君子以振民育德”，盖以振起其民，育养其德，为飭蛊之要道也。此卦六爻，皆言齐家，不及治国，要之齐家，即所以治国，无二道焉。初爻之干蛊“终吉”，如管仲之相齐桓，孔明之辅后主是也。二爻之干蛊得中，如周勃之事吕后，狄相之事武后是也。三爻之干蛊“无咎”，如伊尹之相太甲，终得复位是也。四爻之裕蛊“见吝”，如李勣之不谏，终至酿祸是也。五爻之干蛊“用誉”，如周公之相成王，终成兴周是也。若上爻“高尚”，则如许巢之不受天下，夷齐之不食周粟是也。后世君臣，思艰图治，所当凜“先甲”“后甲”之惧，守成始成终之道，用震之动，法乾之健，斯“元亨而天下治”矣。不然，柔顺而自安，退止而不前，蛊坏日深，虽有善者，亦难保其后矣。可不惧哉！可不慎哉！

通观此卦，艮以刚止在上，上亢而不下济，巽以柔入在下，下卑而不上承，刚柔不接，两情乖隔。下者愈卑而愈巽，逡巡不进，上者愈高而愈亢，忽略苟安。其中日积月累，渐积渐坏，内腐而外朽，其破败有不可救药者矣。故曰“刚上而柔下，巽而止，蛊”，是自卑于内，苟止于外，所以



成蛊也。古书曰：“流水之不腐，以其逝故也；户枢之不蠹，以其运故也。”故器欲常用，久不用则蠹生；体欲常动，久不动则疾生。则知蛊之生由于止，其所由者非朝夕矣。《象》曰“山下有风，蛊”，风欲行，遇山阻之而止，旋转于山而不能达。风字从虫，故曰蛊以风化。君子欲治其蛊，则莫如“振”，“振”者动而不止也。“振民育德”，即“明德”“新民”之道也。是以诸爻皆曰“干”。“干”者植立之谓，所以飭治而扶起之，其义与“振”同，皆反夫止而用之也，反其止则蛊治矣。若四爻之“裕”，是益其蛊也，故“吝”。五爻皆言干蛊，有子道焉。上爻居五爻之上，处一卦之极，有父之象，故不言干蛊。以干蛊之事，属之五爻之王，诸爻之侯，而上爻不复事其事。故曰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者，谓其事更有高出王侯之上者也。是将以一言而为天下法，一行而为天下则，其不言治蛊，而所以治蛊者。其道可为万世法则，故《象》曰“志可则也”。若以“不事王侯”，谓隐居高尚者所为，仍蹈苟止卑巽之习，非飭蛊，适以滋蛊矣，于爻义未合。总之此卦，五爻所言，称“父”，称“母”，称“子”，皆家事，上爻则曰“王”，曰“侯”，乃国事。邱氏曰，“以此为子，是诤父之子；以此为臣，是诤君之臣”，此言得之矣。

《大象》曰：山下有风，蛊，君子以振民育德。

小畜“风行天上”，观“风行地上”，涣“风行水上”，无所阻，故皆曰“行”；蛊，山下有风，风遇山而止，故曰“有”。“行”在外也，“有”在内也，在内必郁而不宣，郁久则坏，语曰“蛊自内生”，此也。君子当此，以之振起其民，养育其德。艮之止者使之动，巽之入者使之出，将推己之德化民，民亦感其德，而振发有为，得以革去旧染之污，“日新其德”，此君子治蛊之能事也。如是而蛊济矣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好运方来，须力图振作，可改旧观。

- 问商业：防货物堆积致坏，宜急起贩运出售。
- 问战征：屯营宜就旷地，不宜近山，防有风鹤之惊。
- 问家宅：须整肃门庭，凜海淫蛊惑之戒。
- 问疾病：防巫蛊咒诅，或腹患蛊毒之症。
- 问讼事：想是听人蛊惑所致，急宜罢讼。

○问婚嫁：恐有男女私情。

○问失物：其物已坏。

○问出行：防阻风。

○问六甲：防有异胎。

初六：干父之蛊，有子，考无咎，厉，终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干父之蛊，意承考也。

“干”者木之正干，得枝叶以附立之，所以维持木身也。故称人能耐事负重任曰“干事”。蛊者事也，“有子”者，赞美之词，即所谓有子克家是也。“考”者，父也，歿曰考。蛊者，物腐虫生之谓，其所由来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是以蛊之请爻，皆系父子而言之。孝子家庭之间，不幸而父有蛊，蛊而待干，子心戚矣；然幸而得干，则“考无咎”，子亦得以无厉，故吉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好运初交，克勤克俭，克光前业，吉。

○问商业：旧业重兴，必多获利。

○问家宅：想是祖先旧宅，当改造重从，大利。

○问战征：如勾践复吴，子胥伐楚，必获重兴。吉。

○问讼事：前不得直，复宜上控，无咎。

○问疾病：虽危无妨，若无子者，占此不利。

○问婚嫁：佳儿佳妇，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必能兴家，吉。

【占例】 和歌山县材木商某者，初次伐采材木，运售东京大阪等处，后得金主，业亦大振。时东京被火，某商适有材木到东京，大得利益。由此多财善沽，愈推愈广，不料偶罹感冒，遂陷重症，二十余日而死。在家一妻一子，子男年才十五，一切遗产，如在山之材木，及运往他处之材木，并运送船只，与金钱出入等款，当时某商一人自主，妻子皆不详悉也。一日访余，告以情实，乃为其子一筮。得蛊之大畜。

爻辞曰：“初六：干父之蛊，有子，考无咎，厉，终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山下有风，风者鼓动万物者也。风在山下，止而不动，故郁蒸生虫，有群虫相食之象。今占得此爻，显见汝父死后，所有采伐材木等，坏耗殆尽。今汝虽幼弱，当思继续父业，身当艰难，非常勤勉，彼金



主亦将感汝之志，出力援助，一切所存材木，并遗金之款，皆可收纳也，谓之“干父之蛊，有子，考无咎，厉，终吉”也。

后此子果能勉承旧业，益增兴旺。

○明治二十五年，熊田某养子某，占家政得失，筮得蛊之大畜。

爻辞曰：“初六：干父之蛊，有子，考无咎，厉，终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以长女嫁少男，有一家嗣续之象。在养父负债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积弊之所由来久矣。初六者，蛊之初，其弊未深，处之不难。是子受父债，力当抵偿，故曰干蛊，有子，父无咎也。“干”者，谓负担其事而处之也；“厉无咎”者，谓虽危终无咎也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九二：干母之蛊，不可贞。

《象传》曰：干母之蛊，得中道也。

干蛊之解，见初爻下。此爻体巽，以刚中之才，上应六五，巽顺而得中道者也。初爻言“考”，二爻言“母”，是父歿而母存也。蛊六爻，称“父之蛊”四，称“母之蛊”一，盖以妇人无专制也，在亚细亚古来所戒，如《书》所云“牝鸡司晨，惟家之索”是也。九二以刚中谏其母，故曰“干母之蛊”，必若凯风七子之歌，斯为得矣。以此卦属之君臣，则二爻为大臣，五爻必是幼主，或母后也。幼主则为周公之相成王，劝进豳风，婉转开导，期归于善是已。女主则为陈平、周勃之辅吕后，狄仁杰、娄师德之相武后，从容巽顺，辅翼国政，不使蛊时至大坏者也。盖治蛊固不可过柔，亦不可过刚，过刚则伤恩，过柔则流慢。此爻刚得其中，故能酌量损益之宜，有用刚之实，无用刚之迹，以柔济刚，弥缝得法，自不致蛊之复炽也，故《象传》曰“得中道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贵将顺调剂，不可草率。

○问商业：防有旧债积弊等事，宜宽缓调处。

○问家宅：恐有母党擅权启衅，宜忍耐善处。

○问战征：防有阴险，不可直进。

○问疾病：壮年防是疟母痞块等疾，小儿或是胎气不足，宜服柔和之剂。



○问行人：在半途，后日可归。

○问失物：得。

○问婚姻：当得佳妇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来告曰：余之亲族某歿后，因其家所关，亲族将为之集会妥议，苦难处分，意见未决，为请一筮。筮得蛊之艮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干母之蛊，不可贞。”

断曰：蛊者山下有风，刚柔不接，有因而生虫之象。巽为风，为长女，艮为山，为少男，是寡妇幼子主家政也。蛊者腹中之虫，淫晦而生，且有淫惑之事。今亲族若欲显发其隐事，势必至破裂，其蛊之祸益甚。四爻曰“干母之蛊”，必其子自能处分也，宜缓待四年后，小子长成，蛊将自绝矣，今尚非其时也。

友人闻之，感曰：亲族某氏，以若干资金，开店于横滨，勤勉得力，获资二十万元。其妻歿后，纳艺妓为妾，生一子，今才十岁。某氏歿后，因子尚幼，以母主家事。母与某伙共营其业，途与私通。因专委家事于某伙，亲族皆不怪之，于是某伙将割其资产之半，以为己有，故亲族相会为之妥议，苦难处分。今得此占，始知处置之法，容俟四年之后，其子成立，相扶协议，自能整理旧业也。

后遂依爻定。

○占明治三十年教育气运，筮得蛊之艮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干母之蛊，不可贞。”

断曰：此卦山下有风，风为巽，入山为艮止，是风在山中，入而不出。风字从虫，故致久郁生蛊，虫无饵，则同类相食，故名曰蛊。就国家上见之，是风化不通，人心败坏之象。夫人有身有心，故教育亦即在治身治心两事。治身首重衣食起居，治心首重仁义道德。人人不乏衣食起居，则恒产充足，自不至流为匪僻；人人得知仁义道德，则恒心完善，自可以共学圣贤，小之得一家团聚之乐，大之启国家裕泰之休。我国屹立于亚细亚洲中，土地延长，膏腴寒暖，皆适其宜，不仰他国之物，而国用充足，礼教修明。二千余载以来，君王则圣圣相承，人民则熙熙乐业。且全国子民，多系天家支派，中世天子赐臣下源、平、藤、橘四姓，其实皆出于皇族，



故民之见王室，犹支庶之于大宗，其相爱相戴之情，无异骨肉。迄至武门专权而后，皇威不振，纪纲紊乱，然犹如兄弟阋墙，终未尝覬觐王室也，以视他国僭夺相循，以天位作传舍者，大不相同。而所以历久不替者，由全赖此治身治心教育之泽，得以绵延耳。今自维新以来，风教一变，竞新尚奇，见异思迁，行则有铁道，居则有电灯，海有轮船，陆有电线，凿矿采金，通商开埠，视万国如一家，以四海作比邻，则效泰西，日新月盛，所谓富强之业，未始不今胜于古，而独于教育之法，窃谓今不如古也。何则？以今慕习欧美学术，使少年英敏子弟，往习其业，学成归国，即奉为师长，以教授在国之子弟。彼俨然为师者，三五年间，才学得欧洲奇异之浮文，全般抛弃我国向来身心之实学。凡子弟受其薰陶者，不由智识之顺序，不关长幼之秩序，曰自由，倡利己，徒以优胜劣汰、弱肉强食为天则，不复知有仁义道德之天赋。于是身教不谨，心术日坏，为子者不言孝，为臣者不言忠，为弟者不言悌，为友者不言信，残忍狠毒，泯灭天良，甚至视父母如路人，等兄弟于秦越，作乱犯上，无所不为，其弊有不胜言者矣。阅今《日日新闻》所载，杀人、盗财、奸淫、诈伪等事，风俗之坏，浑如蛊毒入心，不可救药。此教之来，起自泰西，西，阴方也，故谓之母蛊。染蛊已深，未可刚克，故曰“干母之蛊，不可贞”。

九三：干父之蛊，小有悔，无大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干父之蛊，终无咎也。

干蛊之解，见初六下，至九三而蛊已深，非有阳刚之才德，难革此弊。此爻承父破坏之后，若复因循坐视，不思补救，是长父之恶，非为子之道也；然过刚不中，或径情直行，欲补父过，致伤父心，亦未免有悔也。非刚阳之才，未易言干，幸能干之，虽“小有悔”，可“无大咎”，谓之“干父之蛊，小有悔，无大咎”。“小有悔”者，所以警之也；“无大咎”者，所以劝之也。“小有悔”者，固非善于事亲，若因悔而不干，则咎益大矣。是以三爻干而有悔，终胜于四爻之裕而得吝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宜痛革前非，纵小有挫折，终得有济。

○问商业：宜重兴旧业，改立章程，或小有小失，必得大利。

○问家宅：恐栋宇年久，多致蛀腐，毋惜小费，急宜改造。

○问战征：刚武直进，未免小败，然必无大害。

○问失物：得则必得，防有小小口舌之灾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但生下小孩，未免小有疾厄。

○问疾病：无妨。

【占例】 某会社社长某来，请占会社之盛衰，筮得蛊之蒙。

爻辞曰：“九三：干父之蛊，小有悔，无大咎。”

断曰：蛊者风在山下，为空气不通，有因而生虫之象。以会社见之，社业不振，物品资本，不能通融，社员中因之生纷议也。今占得此爻，知此社之失策，由旧而来，欲挽回之，深虑其难。在本年虽多失策，至年度决算，可无大差，明年为紧要之时。今后社员当拮据龟勉，除去旧弊，维持社运。至明后年，可奏实功，定卜社运之盛大也，谓之“干父之蛊，小有悔，无大咎”。父蛊者，谓此弊承前而来也；明年者，指第四爻，明后年者，指第五爻，可就四五两爻之辞观之。

社长闻之曰：占筮可谓适当矣。本年以社员因循，致社业不振，而酿损失。社员中且有不适其任者，每启蛊惑，以及危殆，故先罢用其人，以仆自任。如贵占料知明年社运之困，生于今日，可卜明后年之隆盛也。

六四：裕父之蛊，往见吝。

《象传》曰：裕父之蛊，往未得也。

“裕”者宽也，与“干”相反。“裕父之蛊”者，谓因循苟且，惮于改作，是宽容其蛊而蛊益深也。此爻以柔居柔，不能有为，爻至四，蛊已过半，治之宜如救焚拯溺，迅速从事，斯克有济。父既柔懦而积成其蛊，子复柔弱而不能救，持是以往，必见吝也，故曰“裕父之蛊，往见吝”。此爻变则为鼎，鼎九四之辞曰“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，凶”，亦可以见其益吝也。初六六四，共阴柔，同当干蛊之象，而爻辞不同。初六居蛊之初，其败未大，故虽阴柔，其功易成，是所以为吉也；六四蛊败过半，其坏较甚，而犹气馁力屈，不能贞固干事，是以见吝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运亦平常，但一味因循，终致自误。

○问商业：徒知守常，不知革弊，长此以往，难以得利。

○问战征：威不肃，令不严。未可前往也，往必见败。



○问家宅：父业虽裕，敝败已深，难保其往也。

○问疾病：外形尚裕，内患已深，不急图治，后必莫救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来，请占富豪某氏之家政，筮得蛊之鼎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裕父之蛊，往见吝。”

断曰：此卦山下有风，风者鼓舞万物而助生育者也，山者止而不动者也。今“山下有风”，则风入山中而生虫，谓之蛊。以人事见之，则风者过而不留，为见识不定之人；又山者止而不动，为精神萎靡之人。如此之人，不能振作大事，徒贪目前小利，甚至与亲友相残，是人中之蛊也。四爻以阴居阴，才智钝而气力弱，无义无勇者也，当此蛊坏之家，不能奋然用力，扶弊救衰，而犹优柔偷安，坐视蛊败，虽在豪家，难保资产，谓之“裕父之蛊，往见吝”。

某闻之曰：某富豪之父，虽以勉强兴家，因无子，养亲族之子为嗣。此子智识寻常，远不及父。当承家之初，虽小有负债，本有资产可抵，乃少年子弟，忽为富豪，愚而自用，不听人言，遂至破败其产。占辞切当，真可感服。

六五：干父之蛊，用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干父用誉，承以德也。

此爻以柔居刚，又得中而居尊位，与九二刚中之贤臣，阴阳相应，专心委任，使翼为辅弼，匡救坏乱之旧弊，故曰“干父之蛊”。五爻君位，爻辞曰“父”，知帝王必有父也。卦中初三两爻，皆曰“干父之蛊”，三则曰“有悔”，故仅得免咎；初则“考无咎”，故曰：“终吉”，不可谓非干之善者也。至五爻不特其父无过，且因而得誉，补其过，更扬其名。恶归己而善归亲，其曲委弥缝，非善继善述者不能臻此。《象传》曰“干蛊用誉，承以德也”，盖干蛊则可以才济之，“用誉”则必以德承之，故曰“承以德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虽门祚衰薄，能自振作，自足立身扬名。

○问商业：旧业虽不甚佳，此番从新改作，必能获名获利。

○问家宅：祖遗之产不厚，幸能扩充前业，必至光大门楣。

○问战征：能克复城池，军声远播，吉。

○问疾病：当延名医治之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嫁娶：定是名门贵族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来，请占某豪家改革，筮得蛊之巽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干父之蛊，用誉。”

断曰：蛊谓食贮器中，覆之而风不通，腐败生虫之象。以国家拟之，必是幼主承统，深居九重，不接外臣，母后垂帘，掌握朝政，于是小人充朝，君子退野，为宵小蛊惑之时。今六五之君既长，与九二刚健之大臣，阴阳相应，立策定谋，洗除国家积年之旧弊。当其改革之际，尤为非常之戒严，前后七日，兢兢业业，谨慎周密，谓之“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”也。想在豪家家政改革，亦同此理。某豪商内政之弊害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今得善良之伙友，洗除积年之宿弊，必能奏改革之功也。然此事宜刚不宜柔，宜速不宜缓，不出七日，当果决专断，谓之“干父之蛊，用誉”。

友人闻之大感，云主人夫妇以下，皆已允可，仅仅数日，已得断行。后果能充复其旧资。

上九：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

《象传》曰：不事王侯，志可则也。

此爻为成卦之主，以刚明之才，居艮止之极，不比九五，亦不应九三，逍遥于外，高居卦极，不关世之毁誉荣辱，其清风高节，足以振起颓俗，激动人心，其益世岂鲜少哉！九五者王也，九三者侯也，不比应之，故曰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。上九高尚，固非放情物外者所可托也，是不仅治一时之蛊，实足治万世之蛊也。其志之可则，岂有过哉！故《象传》曰“志可则也”。

一说：此卦自初爻至五爻，皆以蛊言，不言君臣，而言父子，人臣之事君，与人子之事父一也。此爻位居最上，独以“不事王侯”言者，盖非君非臣，亦非子，是身居父位者也，故高尚其志，不复事天下之事，而其志之所存，实足为天下法则者矣。

凡读《易》者，须先熟察其卦爻之象，与卦爻之时，然后能读得其辞义也，不然而徒拘泥文字，虽终身读《易》，不能得其要。如此爻《象传》



无难，难得其旨，何则？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之人，虽有才德，不为人所知，不为世所用，古今来亦不乏其人。若必指是等人，而称之曰其“志可则”，则圣贤君子之用世者，反将曰其志不可则，不几大妨名教，有害纲常者乎？盖上九备阳刚之德，居全卦之极，当此蛊坏日甚，不忍坐视天下，是以自初六至六三，奋振其才力，以济时艰，以光前业；迨蛊坏既除，人人得浴太平富贵之泽，上爻独脱然勇退，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，是见几而作之君子也，其志岂不可则哉！

【占】 一问时运：宜以退为进。

○问商业：目下货价，必将逐渐增高，不必急售。得利。

○问家宅：宜傍高阜之地，吉。

○问疾病：卦为归魂，恐天年有阻。

○问婚嫁：必是女贞男良，天缘巧合。

○问战征：想已值战胜凯旋之时。

○问出行：宜行商，不宜求名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来，请占某贵显之气运，筮得蛊之升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”

断曰：蛊者由风入山中，郁积而生者也。以国家拟之，政府为山，有高傲之象，人民为风，有卑从之象。一高一卑，两情不洽，浑如物入器皿中，风息不透，湿热郁蒸，变腐成蛊，同类相食也。曩年外交未通，攘夷锁国时之政略，恰相似也。然当维新之际，二三雄藩，首创改革，奋发有为，在幕府诸士，悲坠祖先之遗业，慷慨切齿，欲一死守之，战争不止。是时某贵显，能洞见内外之大势，调剂两间，以樽俎息干戈，不使内忧外患，一时并起，是诚治蛊之能臣，非庸庸者所能及也，其功不亦伟哉！今占得此卦，值上爻之位，即为某贵显功成身退之象，谓之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。

䷒ 地泽临

临字从人从臣从品。人者以君上为尊；臣者以臣民统之；品者，以品



类别之。言人君临御天下，统率臣民，品别品类之贤否，而器使之，是谓君临民，尊临卑，上临下也。临又有监守之义，故监字从临省文。又按临卦，兑下浸上，坤上陵下，下陵过乎上，有密迩切近之形。卦体兑为泽，坤为地，地在泽上，是地临泽也；上四阴，下二阳，阳欲上进，是以阳临阴也，故《彖辞》曰，下悦而依附乎上，上顺而反降乎下。附乎上，自下附上，降乎下，是上莅下，总其象谓莅临也。自有临辞，遂以临为卦名。

临：元亨利贞，至于八月有凶。

临，兑下坤上，兑，悦也，坤，顺也。坤曰“元亨”，以顺来也，临得坤之顺，故亦曰“元亨”。兑曰“利贞”，以悦致也，临得兑之悦，故亦曰“利贞”。“元亨利贞”，四德也，首备于乾，乾天也，临民者，宜法乎天，故临亦备此四德。“八月”之说，诸儒纷议，然《易》之道，不外阴阳消长。以辟卦言之，临为二月之卦，二月当春仲，阳方长也，八月当秋仲，阳渐消也，阳消阴长，凶道也，故曰“至于八月有凶”。曰“至”者，未至而预防其至之谓也；曰“有”者，未有而预虑其有之谓也。若已至焉，若已有焉，凶既临身，虽欲避之，则已晚矣。圣人以《易》垂诫，期临民者先时杜维，亦即“履霜”“坚冰”之意也。万事能有吉而无凶，斯天下可常治矣。

《彖传》曰：临，刚浸而长，说而顺，刚中而应，大亨以正，天之道也。至于八月有凶，消不久也。

“刚”指兑下二画，谓初爻二爻。“浸”，渐也，二阳渐长于下而上进也。内兑外坤，内悦而外顺也。“刚中”者，谓二爻刚得其中。“应”者谓五爻，得柔之中，以应刚中，是刚柔相应也。“大”即元，“以”即利。凡《彖传》以字，即释利字。卦德备“元亨利贞”者，乾、坤、屯、随、临、无妄、革，凡七卦，诸卦四德皆从乾六阳来，乾为天，故曰“天之道也”。“浸而长，悦而顺”，是道之得其亨；“刚中而应”，是道之得其正，所谓尽人以合天也。“八月有凶，消不久也”，盖临当二月，“刚浸而长”，至八月柔浸而长，刚浸而消矣，“不久”者，言方消也，即浸之意。刚而浸长，君子应天而行，乃得“大亨以正”；刚而浸消，君子所当前时而戒，斯能免凶矣。阳长阴消，以天道言，则谓寒暑之往来；以治道言，则谓君子小人之



进退。圣人特于临卦，反复垂诫，意深哉！

以此卦拟人事，或临高而望，或临渊而羨，或临事而惧，或临财，或临难，皆为临也。人事之害，不失于刚，即失于柔，刚之长，能济以柔，柔之长，能济以刚，斯和悦巽顺。刚柔两得，则必万事亨通，百为公正，是人事之至善者也。阴阳消长，天道之循环，固非人力所能挽，而人事之吉凶伏焉矣。浅言之，未寒而不谋其衣，既寒则谋之不及，必致冻矣；未饥而不谋其食，既饥而谋已迟，必致馁矣。推之恶未著时，而不自检摄，则恶必浸增，至恶大而不可复改；邪未盛时，而不自防闲，则邪必浸炽，至邪极而不可复治，皆凶道也。任其欲而纵之，放僻邪侈，盗跖之所以终盗跖；复其性而明之，戒慎恐惧，伯夷之所以终为伯夷。天道之阴阳寒暑，在转移之间，人事之善恶邪正，亦在转移间耳。临卦六爻，惟五爻刚柔得中，称曰“知临”，智则明，能察几，自有先时之吉，斯无后时之凶。人事之所以趋吉避凶，道不外是焉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六五之君，临御天下，以悦得众，以顺承天，握乾而闻坤，举直而黜枉，临之以庄，莫不大亨而得正矣。欲以一人临天下，其势难，以天下临天下，其势易，故人君不贵独临，必贵得人以共理，昔舜文有五臣，武有十臣，皆是也。此卦六五之君，委任九二，刚柔相济，内悦外顺，察天时之变，度人事之宜，居正以“体元”，“嘉会”以敦“亨”，利用以裕民，“贞固”以“干事”，道足以教育天下英才，德足以容保子孙黎民。以此而临一国，而一国治，以此而临天下，而天下平。而君子不敢自为已治已平也，谓治难而乱易，必于未乱防其乱，谓泰极即否来，必于未否虑其否，此古人感羽翹而绸缪牖户，闻牛喘而调燮阴阳者，盖皆有深虑焉。临卦六爻，无一言凶，亦以其能思患预防耳。六爻中五居尊位，可谓聪明睿智，足以有临之圣君；二爻可谓咸有一德之大臣；初爻则行之以正；四爻则至近当位；上爻则敦厚终吉；虽三爻不中，幸其知忧而无咎。一人当阳，群贤荟萃，宜其君明臣良，得以长安而久治也，岂不休哉？

太阳历者，因方今外国交际频繁，沿而用之，至其数月，似于月之盈虚失准。然欧美各邦，古亦用太阴历，故今犹以十二分太阳历之一年，同以月称，是以占断上，数月必据太阴历。《易》以冬至为一月之初，故至一

年终始，与太阳历无有大差，故不复附月之解释。

通观此卦，明主在上，为天下大悦之时也。地势卑而下顺，泽水浸而上悦，水土本相亲近，犹人主平易而近民，民皆欢乐而附上也，临之所以为临也。初九九二，同为“咸临”，泽水自山而下也。初九泽犹未盈，故曰“行”；九二泽水已满，故“无不利”；六三水既及岸，故为“甘”；六四地与水接，故曰“至”；六五地泽正应，有智者乐水之象，故曰“智临”；上六，地愈厚，泽愈深，故曰“敦临”。“咸”者临之速也；“甘”者临之贼也；“至”者临之诚也；“智”者，临之明也；“敦”者，临之久也。“咸临”见其德之能感；“甘临”见其性之过柔；“至临”见其位之得当；“智临”见其道之克明；“敦临”见其志之笃厚。盖六五之君，不以独临，而能任人，故以“智临”称之。用其“咸”，用其“至”，用其“敦”，而君子之道长；去一“甘”，而小人之道消。阳悦而长，阴顺而消，于是天时正，人事和，上下同德，熙熙皞皞，而天下治矣。是诚临民之极则也。

《大象》曰：泽上有地，临，君子以教思无穷，容保民无疆。

上卦之地高，下卦之泽卑，以上临下，故曰临。夫临下之道，不外教养二者。兑取夫悦，教而能悦，以集其思也；坤取夫顺，养而能顺，足以容其众也。教而有思，如泽之浸得其润；容而又保，如地之厚而能载。“无穷”者，泽之长也；“无疆”者，地之广也。又兑为口，是以能教；坤为腹，是以能容。君子取象泽地，以临万民，教之道在育英才，保之诚如抚赤子，泽普群生，量包一世，斯临治矣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作事，恰如一潭活水，流行自在，好运正长。

○问商业：泽为货物，地为贩运之地也，得此占，其获利厚而尤远，大吉。

○问家宅：此宅必近水泽之乡，家业正旺，财丁两盛，大吉。

○问战征：其阵宜临水处，不特一时得胜，且有万民归服之象。

○问疾病：其命可保，其病必延久，一时难愈。

○问讼事：恐久久不了。

○问婚嫁：两姓和合，五世其昌，大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

○问行人：一时未归。

○问失物：在川岸处觅之，保可得也。

初九：咸临，贞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咸临贞吉，志行正也。

山泽通气之卦，名之曰咸；此卦泽上有地，阴阳之气相感，故初二两爻，皆曰“咸临”。初居卦之始，其阳犹微，与四相应。四以柔而当位，初以刚而得志，行各得其正，乃能应而进于五，相与得行其道，以佐大君“智临”之治也，故曰“贞吉”。《象传》曰“志行正也”，盖初爻位居其正，是以志之所行，莫不正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新运初爻，能守其正，行无不利。

○问商业：时当新货初出，市价平正，尽可贩行，无不如志。吉。

○问家宅：必是忠厚中正之家，现下适有吉事临门，大利。

○问战征：初次临阵，宜从大路进军，吉。

○问疾病：病是初起，正气充足，可保即愈。

○问婚嫁：门户相当，品行端正，佳偶也。

○问讼事：一经临审，即可了结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临盆有喜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临之师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咸临，贞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地下有泽，泽者为水所停蓄之处。泽得地而流，地取泽而润，彼此相临，故其卦曰临。今足下占得临初爻，初与四相应，四近尊位，有贵显之象；但四爻贵显，阴柔而居阴位，势力尚有所缺。足下为初爻，阳而居阳，虽有才智。以无其位，未得行其志。在爻辞曰“咸临”，“咸”感也，两情定相感孚。今为初爻，是初次相见，意气虽投，尚未可望其速行，必俟二爻“咸临”，则无不利矣。必也其在明年也。

于是某敬服而去。

九二：咸临，吉，无不利。

《象传》曰：咸临，吉无不利，未顺命也。



此爻成卦之主，以刚中之才，与六五柔中之君，阴阳相应，虽在大臣之位，任官之日犹浅，不保无众阴嫉之也。故直临则必有咎，宜待在上之君长，感我才德，而后临之，然后可得吉也。此爻曰“吉”，曰“无不利”，于六爻中特见赞美，盖初爻以正感，二爻以中感也。《象传》曰“未顺命也”，谓此爻在下体而不当位，故小人未尽从其命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正佳，又得贵人照应，大吉。

○问商业：初次既获吉，二次更利。

○问家宅：有福星照临之象，前后皆吉。

○问战征：再接再厉，所向皆吉，但防偏裨中，有不从令者，以致败事。

○问婚嫁：咸利，唯属羊者最佳。

○问讼事：却不致败，但一时未得顺从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但未产也。

○问行人：在外者归期未定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来，请占某贵显气运，筮得临之复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咸临，吉，无不利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下之二阳长进，上之四阴衰微，阳者君子，而阴者小人也。君子在位，则国家安宁，万民得福，是临民之善者也。今占得此爻，以九二为贵显，与六五之君位，阴阳相应，谓之“咸临，吉，无不利”，可知某贵显本年之气运大吉。

○明治二十七年，友人金原明善氏来访，曰：余生长之乡在远州滨松附近，以培植山林为业，近在东京经营银行，家乡旧事，未能兼顾。孙女现已及笄，欲得一配偶，使之相续家督，并可奉事老母，与余妻共归故乡。请占其吉凶如何？筮得临之复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咸临，吉，无不利。”

断曰：临卦下兑上坤，坤为老母，兑为小女，又兑为悦，坤为顺，是老母爱悦少女，少女顺从老母也。今占得二爻，其辞曰“咸临，吉”，二爻与五爻相应，二爻阳居柔位，五爻阴居阳位，恰合赘婿之象。爻辞曰“吉，无不利”，可使速完婚姻，若愆时期，三四两爻，皆不利。明后两年，未可



成婚，必以本年为吉。

金原氏谢而去。

六三：甘临，无攸利。既忧之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甘临，位不当也。既忧之，咎不长也。

“甘”者，五味之中，为人之所最嗜，为怡乐之义。“甘临”者，谓不能临人以德，而以甘言谄之，必无诚心实意也。三爻近二爻，见二爻未从其命，遂欲巧言求进。究之，言虽甘，而位不当，何利之有？既知其非而“忧之”，反邪归正，去恶从善，则以今日之是，亦足补前日之非，则可以免咎，谓之“既忧之，无咎”也。《象传》曰“位不当也”，以阴居阳，是位之不得其正也；“咎不长也”，幸以其忧之速，故其咎未至于长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运既不佳，行亦不正，幸能知悔，后运可望。

○问商业：店基不得其位，惟贩运糖业则佳。

○问家宅：屋运不佳，宜迁徙为吉。

○问战征：屯营地位不当，迁营则吉。

○问疾病：药不对症，宜进苦辛之剂，无咎。

○问婚姻：不合。

○问行人：外不得利，近时可归。

○问失物：可得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，恐难长养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五年，友人某来，请占某商人气运，筮得临之泰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甘临，无攸利。既忧之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地上有泽，地坤卦，坤以生育万物，为母，泽兑卦，兑以三索得女，为少女，有母女相临之义。临三爻曰“甘临”以阴居阳，位不中正，恰如少女恃宠，以甘言取悦于母，冀专家政。今某商人，占得此爻，知某商人必夙性阴险，专以机巧取利，一旦得志，便自盈满，如妇人小子之为，何利之有？若能迁改，尚可免咎。

友人曰：甚感《易》理之妙。某商人曾以一步金十钱价格，买横滨吉田新田之沼地若干，后因某豪商为抵当某省寄托金，以一步一元价格买之，以为抵当。故某商人一时占万余元巨利，从此遂生骄慢，轻视众人，其状

恰类狂病者。余将对友人详说《易》占之妙，使之转告某商也。

六四：至临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至临无咎，位当也。

此爻位近至尊，才志俱弱，以柔顺之资，居台鼎之贵，能略分忘势，下应初九之刚正，尊贤尚德，情意恳至，故曰“至临”。盖大臣有休休好善之诚，无矜矜自足之意，以至诚之心，感应初九，初九之贤，亦感而悦服，共谋国事，是以无咎。临政之吉，莫大于此，《象传》曰“位当也”，谓得柔正之德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好运已至，无不得当，有吉元凶。

○问商业：目下贩运，正当其时，无往不利。

○问家宅：宅位得当，家业兴隆，无咎。

○问战征：其时已至，正可临敌获胜。

○问疾病：虽至危笃，尚可无咎。

○问婚姻：彼此欢洽，门户亦当。

○问行人：即至。

○问失物：即得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氏来，请占某贵显气运，筮得临之归妹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至临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内卦兑为口，外卦坤为众，为俯听舆论，酌量民情，出而临事之谓，故名曰临。四爻具柔正之德，下应初九之刚正，忘势略分，厚意礼贤，可谓诚之至也，谓之“至临，无咎”。某贵显能体此意，可得无咎。

六五：知临，大君之宜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大君之宜，行中之谓也。

“知”者，智也，“智临”者，知人善任之谓也。夫以一人之身，临天下之广，自任其智，适足以为不智，惟能取天下之善，任天下之事，如此则“知周万物，道济天下”，是恭己无为之郅治也。此爻具柔中之德，居至尊之位，下应九二，知其贤而任之，所谓“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”，此爻得之矣，故曰“大君之宜”。舜之称大智，合天下之智以为己智，曰“舜好问



而察迕言”，亦此意也。《象传》曰“行中之谓也”，谓五有柔中之德，倚任刚中之贤，以成“智临”之功，中道而行，是即不偏之谓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运得其时，又得好人相助，事事宜成，吉。

○问商业：知往知来，通晓商情，自然获利，吉。

○问家宅：有五福临门之兆，吉。

○问战征：能得军心，斯知己知彼，战无不胜也。

○问疾病：当得良医，详知病由，治之自然得愈。

○问婚姻：宜家宜室，大吉。

○问失物：有人拾得，久后自知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主贵。

○问行人：尚在半途，后日可归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二年，占某贵显气运，筮得临之节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智临，大君之宜，吉。”

断曰：此爻居五，为大君之位，爻曰“智临”，有大君之象，非人臣所宜。今为某贵显占得此爻，五与二相应，五君，二臣也，当以二爻为某贵显。“智临”者大君，受大君所知者，某贵显也。受大君之知以临政，凡有善政，皆宜归君，故曰“智临，大君之宜，吉”。然位高任重，众忌所归，往往宜于君，转不宜臣，亦阴阳消长之机也。临六爻无凶象，特于《彖》曰“至于八月有凶”，圣人就此吉卦，突示凶灾，盖以长之初，消即伏之，福之来，祸即继之，谓吉在今日，凶宜预防于将来也。

《易》机甚微，未易测度。后十月某贵显猝遭凶暴所伤，不在八月观之数，延至十月遁之数。虽筮者有不能确知其数者，然吉凶之理，要不出消长循环中也。后进之士，须注意焉。

○明治三十年五月十二日，访横山孙一郎氏于东京山下町雨宫敬二郎、小野金六两氏，亦在其座，谓余曰：吾辈昨年以来，欲使英国左美以儿商会，买我国公债，极力斡旋，然价值不适，苦虑久之，请占此买卖约券成否？筮得临之节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知临，大君之宜，吉。”

断曰：临者，彼此互相临之谓也。盖此卦以兑少女，与坤老母，有相

顺相悦之象，公债买卖，意亦如此。我得战胜偿金，欲益扩张军备，示威信于各国，坚固国家之基础，因卖公债，俾补不足，彼商会亦将卖与本国低利之商人，得其赢余。两下互相谋利，犹老母与少女，亲悦而成事也。今占得此爻，知即可遂望，事在必成，勿复多虑。

翌日果有四千万元公债买卖约成之报。

上六：敦临，吉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敦临之吉，志在内也。

“敦”者，笃也，厚也。此卦六五既应九二，上六又从而附益之，谓之“敦临”，犹复六四既应初九，六五亦从而附益之，谓之“敦复”，其义一也。此爻为坤之极，居临之终，阴柔在上，与二虽非正应，而志在从阳，屈尊从卑，降高就下，礼意敦笃，是临道之善持其终者也，故曰“敦临，吉，无咎”。凡卦于上爻为极，过极每多危象，此爻曰“敦临”，有“安土敦仁”之义，无过极之虑也，是以吉而无咎。《象传》曰“志在内也”，内者，指内卦二阳，虽与内卦无应，上六之志，唯在于内，故曰“志在内也”。可与泰初九之《象传》“志在外也”对看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好运已终，惟其存心忠厚，故得无咎。

- 问商业：贩卖内地，吉。
- 问家宅：世代忠厚，内外肃穆，吉。
- 问战征：直增兵益饷，以保护内地为要。
- 问疾病：培养元气，勿药有喜。
- 问六甲：生女。
- 问失物：即在家内，未尝失也。
- 问行人：即日可归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氏来请占谋事，筮得临之损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敦临，吉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爻居临之极，功业已完，别无他图。曰“敦临”者，亦于临道之中，复加敦厚而已，能敦厚以临，故得“吉无咎”。今占得此爻，足下亦宜知此意，凡事宜加敦厚，则何谋不遂？何事不成？足下思虑之笃，可于《易》象见之。



某氏曰：《诗》云，“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”，询先生之谓也。深谢而去。

䷓ 风地观

按观字，从藿，从见。藿即鹤，似鸿而大。鹤有白黑二种，白鹤巢树。鹤又能察时审变，每天阴晴雨雪，大风大水，气候不常，向树上瞻望。随所见之上下，以为趋避。故士人亦皆视鹤之飞鸣止食，以占常变。见，视也，常见曰见，非常曰观，故合藿与见为观。此卦下坤上巽，巽为风，坤为地。风本无形可观，以其触于物者而观之，犹上之德化无形，以施于政者观之，下之性情无形，以发于事者观之，有相观而化之义也。是以名其卦曰观。《序卦》曰，“物大然后可观，故受之以观”，此观之所以次于临也。

观：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。

按盥字，从臼，从皿，水在皿上，有两手掬水之象。卦本巽，巽为人，谓以两手入水而洁之也。巽为不果，故曰“不荐”。坤下坎上，谓比，初爻曰“有孚盈缶”，缶亦盛水之器。乾下巽上，谓小畜，五爻曰“有孚挛如”，挛，即两手，均得有孚之象。巽下坤上谓升，与观互变，升二爻曰“孕乃利用禴”，有用祭之义焉。“颙”，《说文》曰“大首也”，谓昂首而望之，有观之象。“若”，顺也，有诚心而奉顺之意。“不荐”“有孚”，即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，谓观于盥之用洁，而众情已孚，有不待荐而始感者也。是观在心不在貌，孚以神不以迹。即此盥手之初，而精诚所注，天下皆见其心焉，故曰“观：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”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大观在上，顺而巽，中正以观天下。观，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，下观而化也。观天之神道，而四时不忒，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。

此卦两刚四柔，两刚在上，四柔在下，刚为大，柔为小，故曰“大观在上”。坤顺巽入，是能顺而巽也。九五处卦之中，刚居阳位得中。“天下”指四柔，谓其居于上卦之下。五爻为君，四柔皆臣也，中正之德大而在上，足以为观于天下。为观之道，全在精洁诚敬，至中至正，无稍间断。四柔观感诚意，咸思进而自洁，有不期其化而自化者矣，故曰“下观而化”。观

圣即可观天，圣道无殊天道，天道神妙，故曰“神道”。天有“神道”，而时运“不忒”；圣有神道，而中正无私。天之道，不言而四时行，百物生，圣之道，“不荐”而万民孚也。圣人合天之德，法天之行，神而明之，发为政教，俾天下沐浴圣化，沦肌浹髓，妙合无言，所谓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，犹如戴天而不知天之高者矣，其化道之神为何如乎！故曰“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”。

以全卦观之，阳大阴小，四阳之卦，有曰大过，与大过相反，四阴之卦，有曰小过。大壮卦，四阳在下，二阴在上，此卦四阴在下，二阳在上，与大壮反，独不曰小。《彖传》曰“大观在上”，以九五阳刚，中正得位，故不言小。此全卦取名之主义也。凡阴盛阳微，必致以柔逼刚，爻多不吉，此卦六爻独不言凶，亦以五居君位，中正之德，足以仪型天下，群柔皆仰而观之，故相观者不致相持，而柔无复逼刚矣。卦义专取为观于下，不取阴盛之象。卦以四爻为主。四爻以柔居阴位得其正，上比二刚，下接三柔，率三柔以进于五，仰观德化，是以四爻为一卦之主也。初爻始阴在下，位与五违，所观者浅，如童蒙然，故曰“童观”。二与五本相应，但二阴暗柔弱，不能进而观光，而仅得窥见其仿佛，是效女子之贞也，故曰“利女贞”。三爻比四，四为主观，三观四之动作，以为进退，故曰“观我生，进退”。四比近于五，观最真切，五为君，四近于君而相得，故为“宾”。君之德教，发而为国之光华。“利用”者，谓将进而效用也，故曰“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”。五爻居一卦之尊，天下之民情风俗，由我而化，所谓正己以正万民者，故曰“观我生”。《象》曰“观民也”，盖内而观我，即外而观民也。上九居观之终，刚健有德，虽夙为民所瞻观，因其高而无位，不欲出而观民，惟反而自观，谨身免咎而已，故曰“观其生”。《象》称“圣人”，《象》称“先王”，皆指五爻君位而言也。《利》曰“神道设教”，以上体乾德，示观于天下；《象》曰“省方”“设教”，以俯效巽风，省观夫民俗也。故卦名之观，自上观下，爻辞之观，自下观上，义虽不同，各有所取。所谓“设教”，所以一其观德，消其逸志，使之咸归于中正之域，一道德而同风俗者也，故曰“大观在上”。



(附言)

神字从示从申，示，《唐韵》：“音侍，垂示也。”

《说文》曰：“天垂象，见吉凶，所以示也。”《玉篇》曰：“示，语也”，以事告人曰示，申，引伸也，盖神者，所以引申其道以示人者也。《彖传》曰：“圣人以神道设教”，是以垂示神道，以教天下也。古昔圣王之祭神，以至诚求神告而已，故上则神明假格，下则群黎服从。观卦之圣人，以此设教，其妙有不可思议，天下一观，而感应捷于影响，莫不服圣人之观也。

余尝慨我邦神教之衰，明治二十四年春，曾创兴阴阳寮之议一篇，附记以补“神道设教”之说：

恭惟我国，称曰神国，我国治道，称曰神道，其所由来久矣。盖神道，邦语曰“惟神之道”。惟神者，即随神之谓也，故一作神随。观古先皇之建国，以神祭为政事，以神敕为国是，凡一切政事，苟涉疑虑，皆依神教决之，是所以称我国曰神国也。国君通称天子，天子者，为天之子，谓奉天明命，抚临万国，尊无二上，以天为父，故尊之曰天子。上自大臣，下至属官，皆佐天子以敷教者也。孟子引《书》曰：“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惟曰其助上帝，宠之四方”，是天子而能助上帝也。《书》曰：“乃文乃武，乃圣乃神”，是天子而即为神皇也。观之《彖》辞曰：“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”，可知治道通于神道，唯神道乃可以补治道之不及。

古者国有大事，必藉卜以决疑，此神道之最彰者世。天人感通之理，其在斯乎？夫人虽贤明，不能前知未来之事，唯卜筮则能前知。昔在我国神代之时，垂鹿卜之法，以问神意，称曰卜问，今奈良春日畜鹿，即此遗意也。后与中国交通，传得龟卜蓍卜之术，神人感通之道愈备，未来前知之法益明。“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，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”，于是朝廷置阴阳寮于中务省，设阴阳头、阴阳助、阴阳博士、阴阳士等吏员，以供其职，以修其业。令典所垂，自古有然；中世以来，皇政式微，寮废官阙。然当国家大事，皇上亲祭伊势大庙及贤所，使府县知事代拜全国官国币社，告以事由，派遣吏员于外国，使之参拜贤所。奉神威以临异域，朝廷之崇敬神教，未尝或替，下民效之，凡值神诞祭礼，及春祈秋报，陈俎豆以飨神明，荐馨香以祈福佑，虽卜筮之法几废，而酬报之礼犹存也。我国地居东

海，古号神洲，是以神道之昭垂愈著，民心之爱戴愈虔，凡忠君爱国之忱，罔不敬神之诚而焕发也。其功如斯，若能竭诚尽敬，开明布教，克复前徽，斯精灵感格，有求必孚，其灵效之显赫，当更有进者矣。

皇政维新，百废俱兴，唯于阴阳寮，未见复设，无他，维新事业，多创建于兵马倥偬之际，既又侵入欧美文物，汲汲模效西学，无暇复古。况西人蔑视神道，创论为无，故习西法者，多惑其说，信口妄谈，谤毁神祇。由是渎慢之风，行于家庭则侮父兄，行于府县则侮官吏，行于国中则侮君上，败人间之秩序，害社会之安宁，方今天下之通弊也。察其弊所由来，皆由神道息微，以致人心狂妄，不知畏敬，极其所至，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，可不慨叹乎！方今圣明在上，独断万机，大臣各进谏言，以相辅佐，复开贵族院、众议院，问国民之舆论，以定国是，是所谓君从相、从士、从庶民，从之时也。然谋于野而不谋于天，询于民而不询于神，未始非圣代之缺典也。古者命相则卜之，出师则卜之，求贤则卜之，礼曰，“卜筮者，所以决嫌疑，定犹豫者”是也。古时我国有行之者，即阴阳寮之属也。今朝堂之官吏，二万六千人，皆立君子之位，独阴阳寮职，不闻复古，粤稽古时，所称神随国者，其教既废，其名亦殆将灭绝矣。

余虽不肖，深为之惧，意欲修复阴阳之术，推阐感格之诚。然言之则罪犯僭越，不言则罪获冥明，其罪均也，则宁言之。不若使神国之称，得践其实，内可与四千万生灵，同沾幸福，外可使欧西各国，昏昧而不知神道者，得闻此灵明玄妙之真理也。爰此，敢陈兴复阴阳寮一议。呜呼！所愿当道君子赞成此议，振兴舆论。得复阴阳寮之古职，不唯本邦之幸福，实足发世界之光辉也！谨议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不外观己观人两端，而家业之兴替关焉。卦体下坤上巽，二阳在上，四阴在下，五居尊位，一家之主，为家人所观仰也。四阴为家人，皆顺从于五，一家之主，道当庄敬严肃，时秉承祭见宾之意，使家人观感而化，群思澡身浴德，相孚以诚，不敢偏存欺诈。虽家主柔顺谦和，绝无苛责，而中正之德，垂为仪型，自有不言而信，不动而敬者矣。天道正而四时调和，家道齐而一门肃睦，故人伦之重，称为天伦，物则之微，协于天则。人能敬从天命，与天合撰其神妙莫测之机，攸往咸宜，一



旦出而临民，先王所谓“省方”“设教”者，措之裕如。而仅施诸一家一门之内，犹其小焉耳。初爻为一卦之始，如家中之幼子，所观者小，在小人固无咎也。二爻阴暗柔弱，仅能阙见仿佛，阙者从门隙而观之，在女子尚不失其贞也。三爻柔顺之极，能以顺时进退，故不失其道。四爻比近于五，是家主之亲人，其所观最为真切，为家主所信用也。五爻则刚阳中正，齐家之主，凡家政之善恶，皆存乎其身，故曰“观我生”。上爻居五位之上，为主主之长亲也，虽其人已不关家政，而家人犹必仰观其道德，用为法则，故不能不避而自观也。古昔文王，德盛化神，必曰“刑于寡妻，至于家邦”，可知治国必本治家，所谓观于家，而王道易见者也。此卦全体，阴盛阳微，道极可危。卦名曰观，五上两爻，二阳在上，虽不言凶，一则“观我生”，一则“观其生”，皆孜孜返观内省，其防危虑患，至深且切。凡人持身涉世，时时能敬凛此旨，庶可无咎矣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卦象为阴盛剥阳，唯赖神明之呵佑，挽回衰运之时也。盖内外二体，外卦为政府，二阳在位，具中正刚强之德，足为亿兆观瞻；内卦为人民，四阴在下，怀柔顺卑巽之情，常欲仰观政化。人民众多，政府高远，彼小民不能亲观夫圣德，必就近侍夫君者之观以为观。四爻比五，为巽同体，一卦之主，凡下三阴欲进而观五，必先观四，故初曰“童观”，如孺子之望宫门，高不及见也。二爻曰“阙观”，有畏怯不敢直前，仅以潜身窥伺也。三爻曰“观我生，进退”，三与四近，是以得观视而定进退也。四爻比近尊位，得亲待圣躬，瞻仰国光，“利用宾于王”。宾，犹臣也，即利见大人之谓也。五为大君，中正得位，盖以二阳孤立，高而可危，故曰“观我生”，其兢兢业业，不问正人而先正己，意甚深切。六爻居观之极，在五之上，身虽无位，与五合德，曰“观其生”，盖其惕厉之意，与五亦同。统观四阴之意，皆以窥察大君之动作，以为进退；二阳在上，唯以明德新民，孜孜以持盈保泰为虑。爻辞曰“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”，谓君能至诚精洁，可以格神明，即可孚黎庶，是恭己南面，无为而治之旨也。

《彖》辞即释此意而引申之曰“大观在上”，即有岌岌乎可危之象；曰“巽而顺，中正以观天下”，就卦体之巽顺中正，言君首当修明其德，为天下观。“观天之道”数句，亦从“盥而不荐”来，言天道神化不测，寒暑往

来，四时不忒，圣人能效法神道，当为政教，于变时雍，天下咸服矣。《象传》曰“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”，此即示以观之之道。盖《彖传》之旨，以观示下，《象传》之旨，以观察下。统之乘此阳德，足为民观，亦足以观民，而群阴服从，否则阳德有亏，群阴即因而上逼，亦可危也。二阳爻皆言“君子无咎”，君子者，有德之称。有德则无咎，无德即有咎，反观而自明矣。为国家者，安可不凛凛哉！

《大象》曰：风行地上，观，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。

坤为地，为国土，为众，巽为风，为命令。此卦“风行地上”，有施教于民之象。“方”者谓四方，“省方”者，省察四方民心之向背也。“观民”者，考验风土民俗之所尚也。“设教”者，随其地，察其俗，设教而施治也。夫天下之民情，或为风气之所囿，或为习俗之所移，各有所偏倚，不能归中正和平之域。先王见风行地上，有周流披拂。无处不遍之象，法此以省方，有嘘枯吹新，鼓动万物之象。法此以“观民设教”，政以束其身，教以导其心。从“省方观民”之后，而复设以教，则因奢而教以俭，因惰而教以勤，斯教愈善矣。故孟子有曰：“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。”要其教之深入人心，犹风之遍行天下也，如此则化行俗美，弊革风清。观之道，无以加之，谓之“省方观民设教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正当振作有为，宜出外历览，不宜杜门静守。

○问商业：贩运洋货，风险须防。

○问家宅：宅中或旧有供奉神佛，或皈依教门之家，或是家主设馆教徒。

○问战征：有风雷疾卷之势，可以掠得土地，收获民众。吉。

○问疾病：是风湿之症，宜流行活动，血调而风自息。

○问出行：远游吉，传教更好。

○问讼事：得平匀断结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天时：有风即晴。

○问失物：初在地上，被风吹远，宜遍寻之，可得。



初六：童观，小人无咎，君子吝。

《象传》曰：初六童观，小人道也。

“童观”者，谓无远大之识见，犹童稚蒙昧，不能振拔以观道德之光。此卦六爻，各取义于观，以地之远近，分观之浅深，故其所观，一爻胜于一爻，此义不可不知也。初爻以阴柔在下，是幼稚之氓，抱昏愚之性，处荒僻之区，所居既远，所观亦微，故曰“童观”。“小人”者，以其昏昧，无远大识见，固不足怪，是以“无咎”，若君子而如是，不亦可吝乎？故曰“小人无咎，君子吝”。《象传》曰“小人道也”，以其位卑识微，只得如是。“道”，即“小人道长”之道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初运未佳，幸无大碍。

○问商业：初立场面，只宜就小，无咎。

○问家宅：防有童仆偷窃之患。

○问战征：防有小胜大败。

○问疾病：小人无碍，大人不利。

○问行人：宜就近，无咎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○问婚嫁：自幼结亲，吉。

○问失物：防为小儿抛弃。

【占例】 某石炭会社员来曰：当某局石炭购入，试验甲乙石炭之火力，然后将付之入札，请占其胜败如何？筮得观之益。

爻辞曰：“初六：童观，小人无咎，君子吝。”

断曰：观者见也，见石炭之真质也。今某局方购入石炭，试验火力，然后竞争入札，可谓行公平之法也，谓之“大观在上，中正以观天下”。今占得初爻，初六在下，僻处远方，曰“童观”；以幼童见识，昏愚短浅，盖指检查者之无识也。爻曰“小人无咎，君子吝”，是正者取败，不正者得胜之时也。兹竞争者某，富狡猾之智，于试验之际，其设计行诈，弊有不可胜防者，深恐会社取败。

后果如是。

○友人来告曰：偶得某豪商招待状，余同业中，亦当集会，请占此日

接待之景况如何？筮得观之益。

爻辞曰：“初六：童观，小人无咎，君子吝。”

断曰：此卦《象》辞曰“大观在上”，必是一绝大集会也。今占得初爻，初阴在下，地位甚卑。在足下见识高远，老成简练，余所知也。爻辞曰“童观，小人无咎”，恐有屈尊就卑之嫌。遇如此，小人尚可，君子未免不快于心，外耻于人，内惭于己，谓之“童观，小人无咎，君子吝”。

某闻之，如有所疑，因彼好意，亦不能辞，遂临其席。当日余亦同席，数十人中，某适列末座。某在同业中，智识才力，可驾众人上，此日受斯接遇，不知何故。

六二：闚观，利女贞。

《象传》曰：闚观女贞，亦可丑也。

艮为门，坤阖户，“闚观”者，盖从门隙而窃闚之也。二爻以阴居阴，位得中正，虽进于初爻，其位尚卑，见识亦劣，不能观刚阳中正之大道。孟子“齐人一妻一妾”章，其妻曰“吾将闚良人之所之矣”。闚、闚字皆从门，义同，是女子之行也，故曰“利女贞”。在丈夫，当目观天地之广远，心观万理之幽微，内观自己之身心，外观天下之形势，岂得以潜探暗闚为得计乎？《象传》曰“闚观女贞，亦可丑也”，女以贞为利，女子而“闚观”，尚未为失，若丈夫则丑矣。“亦”字承初爻“吝”字来，初爻以小人励君子，二爻以女子激丈夫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运不佳，只宜株守，若妇女占之，大利。

○问商业：蚕丝业大利，余不佳。

○问家宅：必是妇女主家，利。

○问疾病：是阴寒之症，无害。

○问出行：须携眷同往，若行人，必携眷偕归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○问失物：恐在门隙之间，闚探得之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三年，占贵族院，筮得观之涣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闚观，利女贞。”

断曰：二与五应，五父阳刚为政府，居高而下观人民；二爻阴柔为人



民，在下而仰观政府，上下相应也。乃二爻不能正观，而曰“阙观；以其阴柔，故为“女子”也。今占贵族院，得二爻，二爻居阴之正位，上应九五。贵族院者，集皇族、华族、国家之元老，其他多额纳税者亦与焉，是欲通观宇内之形势，创建维新之谏论，得与欧美各国竞进，取彼之长，补我之短，更将驾各国而上之，为各国所瞻观也。爻辞曰“阙观，利女贞”，是以我国一时只知顺从，观犹未远，殆将激励而更进之也。此占盖期见识更进一步。

六三：观我生，进退。

《象传》曰：观我生，进退，未失道也。

“我生”者，指动作施为之自己出者，意思之发动，亦谓之生。“观我生，进退”者，谓省视我志之正邪，我行之通塞，而进退之也。又“进”者谓往刚，“退”者谓返柔，《系辞》曰“变化者，进退之象”是也。三爻居上下之间，在下卦之上，可以进，可以退，地位较二爻稍近，其见识亦稍胜，故能审观“我生”之所宜，以卜进退。度德而就位，量能而居官，随其可否而进退，谓之“观我生进退”。一出而成天下之事，是所行之通也，则可从而进；虽出不能成天下之事，是所行之塞也，则可从而退，其出处进退，于己取之而已。《象传》曰“未失道也”，谓其观己之才德，察时之可否，以用意于进退去就，虽未得道，要无误身失时之忧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运却平平，能度德量力，不自妄动，虽无所得，亦无失也。

○问商业：谨慎把握，随买随卖，听时计价，决无失也。

○问家宅：宜旧宅，不宜转移。

○问战征：宜审察军情，随机应变，决不致败。

○问行人：归心犹豫未决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○问疾病：宜息心自养，可保无虞。

○问失物：即得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来访，云同业者三名纠合，欲创始渔业于北海道，请占前途吉凶。筮得观之渐。

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观我生，进退。”

断曰：观，风行地上之卦也。风之为物，不可目观，以物之动摇，始知有风。占之事业，以座上之谈论，与最初之胸算，虽如容易，至其实际，有遭遇意外变动之象。今三名联合，创始渔业，其他二人，比足下才智金力，皆居下位，恐有半途辄退之虞，足下若无独力成全之力量，必不可着手。今占得此爻，曰“观我生，进退”，知此事业，进退全在“我生”，毫不须假他人之力，惟在己预筹其智略，自可定成否也。

后某不用此占，与他人联合，他二人未半途而挫折，某亦预支算外费用，且贷出多额之金，适海鱼不发，不获奏其功，却取大败。

六四：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

《象传》曰：观国之光，尚宾也。

“王”指九五。阳明阴暗，九五阳爻，有光明之象。不言君而言国者，君者专属当阳一人，国则统朝廷百官而言之也。“观国之光”，谓观国中风俗之美恶，政教之隆替。“光”者，国之光华也。“宾于王”者，谓古有贤者，人君宾礼之，故士之值进王朝者，谓之宾。明主在上，怀抱才德之士，皆愿进仕王朝，辅翼君上，以康济天下，此君子之志也。四爻近五位之尊，为一卦之主，黼黻王猷，光被四表，故曰“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”。项氏曰：“履正故为宾，不正即为敌”，是国有光可观，则宾，国无光可观，则敌。四以柔居阴，位得其正，《纂言》曰得阴之正，故有效顺而无跋扈也。《象传》曰“尚宾也”，宾即《书》所云“宾于四门”之谓，盖敬礼之也。此卦四阴二阳，与剥之五阴一阳，阴盛逼阳，势皆危险，六四为四阴之魁，进逼君侧，五爻以宾礼尚之，是隆其礼而不假以权也，可谓善处其观者矣。剥之六五曰“贯鱼”，曰“以宫人宠，无不利”，此爻与剥之六五，交互参看，可以察其义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当盛运，求利可，求名尤佳。

○问商业：宜贩运出洋，不特获利，且可得名。

○问家宅：主有喜事临门，光增闾里。

○问战征：必得大捷，论功邀赏，垂名竹帛。

○问疾病：不利。



○问行人：不归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且主贵。

○问讼事：得直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七年，占某贵显渡航清国，筮得观之否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”

断曰：观者四阴得时，上逼二阳之卦，有臣民得势，将犯君位之象。今占得四爻，贵显渡航清国，将与彼国有谈判之事，贵显必能不辱君命，彼国之王，当必以宾礼相敬待也，谓之“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”。

某贵显果如此占，不辱君命，完其任而归朝。

九五：观我生，君子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观我生，观民也。

“观我生”者，与六三同辞，其义殊异。五爻尊位，居中履正，是当阳首出之一人也，阳刚在上，为观之主，四海之内，由我而化，治道之隆替，风俗之美恶，皆自我生而推暨，故不观人而观我。观之而我之教化善焉，则天下皆有君子之风，是可以无咎矣，谓之“观我生”，即《中庸》所云“本诸身，征诸庶民”者是也。《象》曰“观我生，观民也”，王者以中国为一人，民心之向背，无不自我，观我即所以观民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运得其正，直道而行，无往不利。

○问商业：当由我把定主意，买卖贩运，无不利。

○问家宅：此宅必由我建造，君子居之，大利。

○问战征：当审察己营，所谓知己，乃能知彼也。可获大胜。

○问疾病：有命在天，无咎。

○问行人：即返。

○问失物：仍在身边，未失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贵子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为推选会社社长，请占会社之盛衰，筮得观之剥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观我生，君子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名观，有上下互观之义。下之观上，仰其威仪；上之观下，察其贤否。今占得五爻，曰“观我生”，则是返而观己也，谓我而不善，何

能望人之善，我而善，自足化人之不善，故观人不如观我。今足下选充社长，为一社之主，社中诸事，皆由足下一人而出也。足下当先内观于己，社友之从违，咸视足下之向背，即社运之盛衰，亦在足下而已。足下其自审之！

同氏闻之，努力奋励，社员及职工，皆感其风云。

上九：观其生，君子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观其全，志未平也。

上爻具刚明之才德，居五爻之上，处一卦之终，虽高而无位，其一动一静，为众人所瞩目。既为众人所观，不能不自“观其生”，与五同德，故亦与五同观。“观我生”，观发施之政教；“观其生”，观平时之行义，稍有不同耳。而要皆以君子为归，庶无咎也。

《象传》曰“志未平也”，言上处极必危，虽无其位，未忘恐惧；曰“志未平”，其谨畏可知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盛运已过，反躬自省，亦无失也。

○问商业：此种货物，已将告罄，由我得价，自然获利。

○问家宅：是老宅基，生息繁盛，有利无咎。

○问战征：军事将终，即可旋凯。

○问疾病：命运不久。

○问讼事：即结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八年岁杪，鸟尾得庵君来访，晨夕谈论《易》理。余言《易》理玄妙，今日之精通《易》道者，盖已寥寥矣。鸟尾君曰：天下之广，人才之多，岂无一二之能晓者乎？余曰：余自玩《易》理，二十有余年，然感通之力，仅得咸之初爻，犹未能穷其奥也。自孔子以来，真得神明变化者，世多不闻其名，由是观之，彼此之妄谈卜筮者，皆皮毛耳。论难数回，鸟尾君曰：有无之论辩，不须烦言，不如一占以决之。乃筮得观之比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观其生，君子无咎。”

断曰：上爻者，卦外无位之地，此卦《彖》辞，首言神道，“是假格神



明之卦之例。以六爻配三才，以五为天位，上居五上，是谓天子之父，即天也。今占得上爻，曰“观其生”，明明教余反观内省，于《易》之道，果得窥透一二？余不能窥透，即知人亦以未能窥透也。又上爻于时为未来，今日虽无其人，后世或有能精晓者矣。

鸟尾君首肯曰：以此观之，今时之无其人，可知也。《易》原非再三可渎，余亦试一筮。筮得节之需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。不节若，则嗟若，无咎。”

《象传》曰：“不节之嗟，又谁咎也。”

断曰：今时求之真通《易》道者，犹霜月求春花，暑夏欲冬梁，其不可得，天也，非人之咎也。

《易》之灵妙，二筮一旨，相与浩叹而别。

○亲友某，为构造三层房屋，示建筑学士绘图，请占可否，筮得观之比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观其生，君子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《彖》辞首曰“大观在上”，“观”字，亦作楼观之观，有高楼之象焉。今占得上爻，知学士见识高妙，其以欧美各邦有名建筑之图，画为模范。如此构造，壮则壮矣，欧洲风土气候，与我国异，则家屋之建筑，亦不得不从而异，在建筑师，所当体其意而折中焉可也。如我国以夏为本位而建造，彼国以冬为本位而建造，故我国家屋，拟西洋构造者，夏日乏风而苦热，冬日乏阳而苦寒；他如事务室，有旦昼不能灭烛者。此构竣工以后，防有齟齬，多致改造变更之事，故《象传》曰：“观其生，志未平也。”

䷔ 火雷噬嗑

“噬”，啖也，“嗑”，合也，啖而合之也。卦全象颐，以初、上二刚为两唇，以二、三、四、五阴为齿，上下断腭，有噬之象。以四爻一刚，梗于其间，如物之在口，初上二刚，以四为梗，遂致上下不得合。下唇动，上唇止，必噬乎四之梗，梗消而两唇乃合，谓之噬嗑。卦承观来，《序卦》



曰：“可观而后有合，故受之以噬嗑，嗑，合也。”既有可观，后必来合，噬嗑所以次观也。

噬嗑：亨，利用狱。

《杂卦》曰：“噬嗑，食也。”凡食下咽则口合，有物梗之则口不合，不合则不通，合则亨通矣，故曰“噬嗑，亨”。由是而推之，在家庭则有谗邪以梗之，在朝廷则奸佞以梗之，在道路则有强暴以梗之。一如物之在口，有梗则不通也，欲期其通，当先治其梗，治梗者，“利用狱”。治狱宜刚，象取初上两刚，用之者，则在五爻也。“狱”，囚也，外卦离体，外实中虚，有狱象焉。内卦震，震威也，外卦离，离明也，威而且明，有治狱之才焉，故曰“利”。如是而噬嗑济矣。

《彖传》曰：颐中有物曰噬嗑，噬嗑而亨。刚柔分，动而明，雷电合而章。柔得中而上行，虽不当位，利用狱也。

颐本合也，因中有物梗，则上下不合，卦体初上两刚在外，二、三、五三柔分列上下，四爻一刚在中，如颐中有物之象，必得初上两刚相交，噬而嗑之，啮去其梗，颐斯合矣。颐合梗去，则亨通也，故曰“噬嗑而亨”。此卦内卦一刚二柔，外卦二刚一柔，是刚柔相分也。雷动也，电明也，“动而明”。雷震而电煽，一时合发，威耀交彰也。“柔得中”，指六五言，以柔居刚，为刚柔得中也。“上行”，谓五居尊位，柔而处阳，位虽不当，而利于用狱。盖用狱过刚则伤猛，过柔则伤宽，刚柔得中，而狱平矣，统言之，物有害于口齿间者，人以噬嗑治之；物有害于造化者，天地以雷电治之；物有害于政治者，先王以刑狱治之。所谓“噬嗑而亨”者，道在此矣。故噬嗑一卦，为治天下之大用也。

按贲卦亦有物在颐中之象，然上卦艮止，下卦离丽，上止下丽而不动，故不能噬物，虽有颐中含物之象，无噬物之义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卦象为“颐中有物曰噬嗑”，谓颐因物梗不能合也。推物之所害，不第颐然，物入于耳而耳必不聪，物生于目而目必不明，物入于胸而胸必致病，物入于心则心必致蒙，是物之害在身也。极之父子之间，有物以间之，则父子乖；兄弟之间，有物以间之，则兄弟离；夫妇之间，有物以间之，则夫妇怨；朋友之间，有物以间之，则朋友疏，是物之有害



于彝伦也。欲除其害，在治人则用刑狱，在治己则用内讼，其法一也。动为雷，明为电，动以致其决，明以察其几，动与明合，而赏罚彰焉。以位言之，五爻为君，以德言之，五爻为心，心所以称天君也。此卦五爻，以柔居阳，曰“柔得中”，谓心能柔而用刚，则刚柔得中，斯不失严，亦不失宽，而内讼之功用全矣。卦名曰噬嗑，《彖》辞曰“颐”，皆取象于齿颊间，故六爻中，曰“灭趾”，曰“灭鼻”，曰噬肉，曰“噬肺”，曰“灭耳”，皆取象于人身，是诚为剥肤之灾也。在内则物欲去而心身亨，在外则谗邪去而万事亨，所以善其治者，全在天君也。《易》理所赅甚广，为家，为国，为身，在占之者随事取之耳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朝廷中所最害政者，群僚在位，有一谗佞与立其间，颠倒朝政，惑乱君心，虽有贤能，被其离间，不能协办共事，此国家所以日替也。此卦四爻，一刚在中，间阻上下，即其人也。初上二阳，一上一下，不相会合，二三柔顺无能，五爻以柔居阳，比近于四，未免偏听。雷伏而不动，电匿而无明，治道之不亨，职是之故。《彖》辞所谓“颐中有物”者，其象亦犹是耳。“颐中有物”，治之利用齿，朝中有谗，治之“利用狱”，而主狱者则在五爻之君，相辅而治狱者，则在初上两刚。然以刚克刚，遇刚则折，犹必用二三两柔，调剂其间，斯四刚帖服。在五爻之君，以柔居阳，位虽不当，而能发雷之动，效电之明，雷电交作，治道乃彰。“动而明”则刑无或枉，明而动则罪无轻纵，是以刚柔中，而狱平矣。六爻历言治狱之方，初轻刑而寡过，二乘刚而易服，三“遇毒”而无害，四守贞而获吉，五用中而恤刑。要皆得刚柔之宜，唯上爻酷刑而有凶，是用刚之过也，即足为治狱者戒。就一卦言，九四为颐中之物，即梗法之人，是受狱而待治者也；就六爻言，九四刚直守贞，为治狱之能才也。盖卦象而爻辞，各取其义，玩其占者，毋以辞害意也。

通观此卦，其象取全体象颐，又取上下雷电二象，为治狱之用，雷以抉伏，电以烛奸，动则能断，明则能察，合而施之，刑法昭彰。六五虽不当位，以柔居阳，为治狱之主，专用初上两刚相合为治，刚柔合而间去，间去而狱平。卦旨如此，在六爻则又有各取其义。或以初上两爻无位，为受刑之人，中四爻为用刑之人。就卦体观之，以四爻一刚，为受刑之人，

余五爻为用刑之人，然爻辞皆主“利用狱”，未尝有用刑受刑之别也。但两刚不能独噬，必合诸柔而共噬，故诸爻各有所噬，而噬之中，又分其坚柔焉。二“噬肤”，肤柔而易噬，其罪轻；三“噬腊肉”，较肤而稍坚矣，故有“毒”；四“噬干肺”。肺肉而带骨，较腊肉而益坚矣，“利艰贞”；五“噬干肉”，干肉者，言狱之已成也。五为主狱，其所治者。皆刑官之已决者也，五重省之，故“贞厉”。初曰“履校”，初在下，刚犹微，故刑在足，是薄罚也。上曰“苛校”，上居终，刚已极，故刑在首，则过猛矣。两爻独不言噬，或之所为受刑者，其以此乎？总之六爻用狱，各有次第，得其当，故皆曰“无咎”；“利艰贞”，则曰吉；用其极，则曰“凶”。平则劝之，过则戒之，慎之至也，故《象传》曰“雷电噬嗑，先王以明罚敕法”，言先王明威并用，即刑期无刑之意。《易》之言用狱，噬嗑与丰二卦最详，丰曰“折狱致刑”，噬嗑曰“明罚敕法”，其审决精详，足惩后世爱书之滥。此全卦之义也。

《大象》曰：雷电噬嗑，先王以明罚敕法。

《埤雅》曰：电与雷同气，雷从回，电从申，阴阳以回薄而成雷，以申泄而为电，是皆天地之怒气，震发而示威于天下者也，有用刑之象焉。或曰，雷出天气，电出地气，天地气合而雷电作，噬嗑即以初上二刚为雷电。先王取其象以治狱，明以象电之光，敕以象雷之震，罚明使民知避，法敕使民知畏，斯罚无枉曲，法无偏私。朝廷之刑罚，一如天廷之雷电。天以好生为德，王以恤刑为心，其道一也，其治隆矣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正当好运发动，有威仪，有光耀，声名远播上达之象，吉。

- 问商业：买者卖者，一时会集，有货物旺销之象，吉。
- 问家宅：天盘地盘皆动，防有火灾，须小心谨慎，可以免祸。
- 问疾病：是郁热之症，导宜透发，或热极作狂，须慎。
- 问讼事：判决明允。
- 问天时：有雷雨骤降之象，雨后即霁。
- 问婚嫁：阴阳一气，定必百年好合，吉。
- 问行人：即归。



○问失物：恐被人吞没。

初九：屣校灭趾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屣校灭趾，不行也。

震为足，初刚居阳在下，象足；初为震之下画，亦象屣。“校”刑具，木校也，加校于屣，即加于足也。“灭”没也，以校之小，仅没其趾，罪小而罚轻也。初阳犹微，用刑亦宽，小惩之，使不复为恶而已，故用刑与受刑，两“无咎”也。《象》曰“不行也”，古人制刑，有小罪则校其趾，禁止其行，使不敢复蹈前非，故曰“不行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防有小灾，幸无大患，宜慎。

○问商业：木材交易，最为不利，余商亦宜谨慎。

○问家宅：有兴工改造之意，无咎。

○问疾病：或足患疮疡，或患脚气，症是初发，医治自易。

○问战征：防有埋伏，宜慎。

○问婚嫁：不利。

○问行人：未归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恐小儿有脚疾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三年春，友人某来谓曰：今欲合兴一业，请占成否？筮得噬嗑之晋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屣校灭趾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下卦震为木，有动性，上卦离为火，其象恰如负薪向火，进必陷难，以勿进为宜。今占初爻，曰“屣校灭趾，无咎”，然虽曰“无咎”，不免小惩。《象传》曰“不行也”，明告以事不可行，宜罢而不复为。

友人闻之曰：今得此占，愈知其不可为也。余所欲为，本非十全之策，当谢绝同人也。尔后友人又来曰：实三人同谋贷金业，若有以株券及公债证书为抵当借金者，返还之际，一依财主之便宜，予以证书，得借主承诺之证书货金，其所抵当公债证书株券等，连即卖却；又以同一方法贷与其金，次第如此，是不须资本，可得大利。若有请返还者，付以低落之株券等，万一事不如意，则隐匿财产，为破产之策。后奸策发露，二人已下狱。《易》理之妙，实可惊叹！



六二：噬肤灭鼻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噬肤灭鼻，乘刚也。

“肤”者，柔软无骨之肉，噬之甚易，喻狱之易治；“灭鼻”者，喻得情之深。二爻应五，居中得正，是用刑之得其中正也。刑得中正，则罪人易服，虽“噬肤”而“灭鼻”，“无咎”也。互卦艮为鼻，此爻居艮之初，上有互卦之坎，以艮陷坎下，有灭鼻之象。《象传》曰“乘刚也”，乘初之刚，以济其柔，故噬之，而深没其鼻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平平，因才力浅肤，宜乘大力者行事。

○问商业：现时货物，有辐辏而合之象，不妨深藏待价，乘时出售。吉。

○问战征：“肤”大也，“鼻”始也，从今伊始，可奏肤功，吉。

○问家宅：“鼻”为祖，“灭鼻”即灭祖，老宅不利。

○问疾病：现下邪在肌肤，致恐深入为患。

○问行人：偕伴而归。

○问婚嫁：定是兴旺之家，可成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，杉浦重刚、菊地熊太郎、三宅雄次郎、志贺重昂、陆实诸学士，会于星罔茶寮，前一夕政府有命，停止日本新闻发行，时陆氏为该新闻主笔，问余以解停之期，筮得噬嗑之睽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噬肤灭鼻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“颐中有物”之象，噬之粉齏，自得亨也，故曰“噬嗑，亨”。今该新闻纸所载事项，有障害政府，政府停止发行，是其间为事所梗塞也。噬嗑之卦，“利用狱”，今六二居下，其罪不重。所谓“噬肤灭鼻”者，如噬美肉，误为热汁伤鼻，像编辑者匆促执笔，触政府之忌讳，被折其鼻也。鼻属金，灭鼻者，为停业而损货财也。下卦为震，于数为八，此爻变为兑，兑数为九，今后八日，或至九日，必可解停。

后八日，果解停。陆氏赠书，报知杉浦氏，感其奇中也。

○亲友某来曰：有一商业，为有望之事，请占其成否并吉凶。筮得噬嗑之睽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噬肤灭鼻，无咎。”



断曰：此卦口中有物所梗，拟之商业，则为积贮物品之象。占得二爻，是轻易看过商事，反来意外损失。“噬肤”者，谓肉柔而易噬，“灭鼻”者，为逢着刚强，商家致遭折鼻。故宜仔细留心，慎密从事，可无过也，故曰“噬肤灭鼻，无咎”也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六三：噬腊肉，遇毒，小吝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遇毒，位不当也。

“腊肉”者，肉中藏骨，难噬之物也。骨藏肉中，人所不察，此爻以阴居阳，外柔内刚，有腊肉之象。干肉历久，噬之有肉败生毒，互卦（三、四、五）为坎，坎者毒之象。肉毒，如罪人强暴，治之而遇反噬，是可吝也。然用刑非为不当，故虽可吝，吝亦小焉，终无咎也。《象传》曰“位不当也”，柔居阳位，不得其当，故罪人不服，而反遇毒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气运不正，于得意事中，每多失意、或待人而反受人怨，幸无大害。

○问商业：明明可获利之业，或反有小损，多以处置不得其当。

○问战征：屯营不得其地，防有小败，宜谨守。

○问家宅：宅神不安，恐有小灾，宜祷。

○问疾病：药不对病，幸小病无碍。

○问行人：因事未归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来，请占刑事裁判，筮得噬嗑之离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噬腊肉，遇毒，小吝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为口中有物，不噬则不通，犹彼我之事，中间被人阻隔，非用力除之，不得调和。今占得六三，曰“噬腊肉，遇毒”，腊肉肉中带骨，坚韧难噬，久则有毒，如犯人刚强难治，久将反噬，未免有“小吝”也。然秉公审断，终得罪状，故曰“无咎”。裁判此案，自当审慎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○占明治三十年秋丰歉，筮得噬嗑之离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；噬腊肉，遇毒，小吝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颐中有物之象，占年成丰凶得此卦，尤见适应也。三爻辞曰“噬腊肉，遇毒”，腊肉者，腌干之小兽肉，体具备，腊时既久，易致生毒，是食物之不洁者也。此卦有雷电交作之象，防七八月间大雨发，损害田谷，秋收不足，谷食缺乏，致人民混食杂粮，或遇毒而致病，谓之“噬腊肉，遇毒”。然今有外国米谷，输入甚便，得以济饥，故曰“小吝，无咎”。

是年八月，果气候不顺，洪水遍发，致米谷缺乏，幸输入外国米，藉以济荒。

九四：噬干肺，得金矢，利艰贞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利艰贞，吉，未光也。

“干肺”，干肉之有骨者也，其坚至矣。坚以象九四之刚；肉柔骨坚，以象九四之阳居阴位。四刚在中，其治狱，必合初上两刚而并治。初刚一画为乾，乾为金，故初有金象；上刚一画属离，离为矢，故上有矢象。四近比五，为治狱之大吏，初上皆从之，故曰“得金矢”。金刚矢直，刚与直，为治狱之要道，九四得之，有何狱之不可治也！故干肺虽坚韧，不难噬，犹言罪人虽强悍，不患不服矣。在四以柔居刚，刚或过严，故利用艰；柔或过宽，故利用贞，艰且贞，则吉矣。六爻中独四称吉。《象传》曰“未光也”，谓治狱则吉，而四居离之初，离明犹微，故曰“未光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改旧从新，正当盛运，万事皆吉。

○问商业：譬如食肉得金，有利过于本之象，大吉。

○问家宅：家业素丰，安不忘危，常不忘变是保家要道，吉。

○问战征：能获敌粮饷，获敌弓矢，无坚不摧，所向皆利。但胜时，更宜谨慎为吉。

○问婚嫁：以勤俭之家，吉。

○问产生：此症非易治，须谨慎调养，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行人：在外得利，尚未归也。

【占例】 相识某，因商业上生一大纷议，请占其结果如何。筮得噬嗑之颐。

爻辞曰：“九四：噬干肺，得金矢，利艰贞，吉。”



断曰：此卦有隔绝彼我于中，谋攫大利者，首当用力除去其害。今占得四爻，曰“噬干肺”，干肺坚韧难噬，知其人必刚暴难治。曰“得金矢”，金矢贵重之品，想所以争讼者，即在此贵重之金矢也。就金矢取象，金刚象，矢直象，必得一刚直之人，方能判决。然处置甚难，非一时可了，故曰“利艰贞”。始终忍耐，虽多纷议，自然归结，可勿劳心也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六五：噬干肉，得黄金，贞厉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贞厉，无咎，得当也。

“噬干肉”者，喻肉之无骨易噬。“得黄金”者，黄为正，取正中也；金为刚物，取坚刚也。此爻备刚明之德，尊居五位，即断狱之君也。干肉为肉已干，狱而至于人君亲决，亦必狱之已成者，罪虽已定，而人君犹有罪疑惟轻之意，故曰“贞厉”。如是而用刑，复何有咎？《象传》曰“得当也”，谓能以柔用刚，守正虑危，治狱之道，得其当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运正得时，所求所谋，无不如意，吉。

○问商业：所贩运货物，皆是上品，干净完美，大得利益；不特一时，此业可保长久。吉。

○问家宅：方位得当，大利。

○问战征：主敌城柔弱易攻，吉。

○问疾病：肉食宜忌，久亦可危，须谨慎调摄。

○问行人：正获利归来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失物：即得。

【占例】 占明治二十二年之米作，筮得噬嗑之无妄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噬干肉，得黄金，贞厉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《杂卦传》曰：“噬嗑食也”；《象传》曰：“颐中有物曰噬嗑，噬嗑而亨”，此卦辞皆关食物者也。此卦雷在下，电在上，互卦四爻为七八月，防有洪水。今占得五爻，为丰作之兆也。爻辞曰“噬干肉”，干肉可藏，新谷登场，纳之仓禀，亦取其藏也。曰“得黄金”，稻得黄熟时，称曰遍野黄金，米粒称曰金粒、玉粒，盖言丰也。年丰谷熟，贩运者广，米价

未必低落，农民既得十分收获，又得高价出卖，亦谓之得黄金也。

果至七八月间多雨，二三县虽有被水惨状，全国概得十分丰登，米价颇贵，知《易》理之精妙，不可测度。顷日会某贵显，谈及此占，贵显感叹不已。

○明治二十七年十二月，我海陆军在清国山东省威海卫，清国军舰据要地防御，我军舰在港外，炮击不得其宜。是月二十日，余偶会土方宫内大臣于汽车中，大臣问余以威海卫战况，余筮得噬嗑之无妄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噬干肉，得黄金，贞厉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为“颐中有物”之象，今清兵因过日之败，退守僻地，我海陆兵包围清国海军，犹颐中有物也。今占得五爻，战机正熟，击敌之坚，可有意外之获也，谓之“噬干肉，得黄金”。虽所行危险，可保无害，谓之“贞厉，无咎”也。

后果伊东海军中将，以水雷艇击破铁索，侵入港内，击沉定远等数军舰，敌将丁汝昌以下自杀，镇远等军舰，悉归我有。

上九：荷校灭耳，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荷校灭耳，聪不明也。

上居极位，在五之上，为离上画，刚明过盛。“校”，木校，刑具也。初阳在下，故校在足；上阳在上，故校在首。“荷校灭耳”，校之厚，知刑之酷也。治狱之道，与其失入，不如失出，宜以恤为心。上九刚强自用，重刑示威，安能无凶乎？故曰“凶”。《象传》曰“聪不明也”，谓讼之听，全在于聪，刚而不中，失其聪，即失其明，故曰“聪不明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大运已终，能以柔和处世，可保无虑，若任用强，难免凶矣。

○问商业：得利即止，不可过贪，斯无大损。

○问家宅：防有意外之灾凶。

○问战征：切勿前进，前进必凶。

○问疾病：或耳鸣耳聋，或项上生毒，凶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防有聋耳之疾。

【占例】 东京曲街酒店主人某，家业上夙操苦心，顷日忽然不理事务。一



日午前出家，日暮未归，家人寻之，不得踪迹。时平川町盲人铃木孝伯，尝就余学《易》，家人因请占卜，孝伯筮得噬嗑之震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荷校灭耳，凶。”

孝伯断曰：此卦内为震雷，外为离火，南离方也，趋街之南。雷火发动者，蒸气车也。占得上爻，其辞曰“荷校灭耳，凶”，以此推之，恐主人触蒸气车，有灭耳而死之象也。

闻者皆惊，或犹未信，既而夜十时，爱宕下警察署急召唤家人，告以主人铁道上横死之事，验之果首耳俱裂。至是皆敬服《易》理之妙。余闻之，喜孝伯判断酷似余言，故附记之。

○明治三十二年四月，某贵绅妻，初有孕，至临月，逾期未产。为占其分娩，用《易》，筮得噬嗑之震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荷校灭耳，凶。”

断曰：噬嗑之卦，二阳在上下，一阳在三阴之间，即妊娠之象。今占分娩，见有灭耳之辞，是胎儿肥大，难于生产，恐相轧而伤其耳也。

后果此妇临褥，久不得产，医师见产妇不堪，将施行截开，渐而分娩。盖困儿肥大，为产门所阻，致耳受伤，因以硝酸银灼之，疗其伤也。儿虽不至“灭耳”，其受伤也确矣。

䷝ 山火贲

贲从卉从贝。此卦上卦艮，艮，山也。《诗》“山有嘉卉”，故贲上从卉。且艮为果蓏，有卉之象。下卦离，离为鳖为蟹，为羸，为蚌，为龟，皆贝也。《尔雅》：“龟三足名贲”，故贲下从贝。《序卦》曰“贲饰也”，卉贝皆具彩色，是以谓饰。付氏云：“贲古班字，文章貌，言斑驳陆丽有文也。”《彖》辞所谓“天文”“人文”，由此来也。为卦山下有火，山生草木，下有火照彻，则草木皆被其光彩。《书》曰“贲若草木”，亦足证焉。卦上承噬嗑，《序卦》曰：“嗑者，合也，物不可以苟合而已，故受之以贲。”苏氏曰，“直情而行之谓苟，礼以饰情之谓贲”。礼以饰情，在乎相与为敬，敬则其合可久，此贲所以次乎噬嗑也。

贲：亨，小利有攸往。

贲卦上体山，山蕴质素，下体火，火吐文光，下火上烛，则质而有文，故曰贲。文质交错，刚柔得中，故曰“亨”。离火之明，遇山而止，则所进者小矣，故曰“小利有攸往”。其义，则《彖》辞详之矣。

《彖传》曰：贲亨，柔来而文刚，故亨。分，刚上而文柔，故小利有攸往，天文也。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

此卦与噬嗑对，以噬嗑变。噬嗑六五柔来二，为六二，成离下，是为“柔来而文刚”。噬嗑初九刚往上，为上九，成艮上，是为刚往文柔，刚柔相杂而为成，是天下之文也。“柔来而文刚”，离明于内，故无不亨；刚往文柔，艮止于外，故“小利有攸往”。卦以上爻为极，极即天也。上爻曰“白贲”，自然之文，故谓之“天文”也。九三在人位，为一卦之主，当文明之盛会，故谓之“文明以止”，人文也。“天文”者，日月星辰，光华内焕，不假外饰，自然之文也。“人文”者，人伦庶物，纲纪在先，节文在后，修饰而成文也。有圣人作，仰观天文，晦朔何以代明，寒暑何以错行，察其时变，是欲以人合天也。俯观人文，道之以礼乐，教之以诗书，化成天下，是欲以人治人也。是圣人用贲之道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贲，缘饰也，质先而文后。凡事之有待致饰者，皆后起也。此即绘事后素之说也。以之言礼，玉帛其饰也；以之言乐，钟鼓其饰也；以之言宫室，轮奂其饰也；以之言衣服，章采其饰也。是文饰必附质而著，如帛之受采，玉之受琢，有实而加饰，饰之足以增其美也。此卦山得火而焕彩，譬如在人，心光透发，面目生辉，内行修明，声闻卓著，德润而体胖，实至而名归，即贲之象也。就爻言之，初爻“贲趾”，以处义为贲，贲得其正；二爻贲须，以与上为裁，贲得其时；三爻“贲如濡如”，贲而“永贞”，贲得其吉；四爻“贲如皤如”，贲而当位，贲“终无忧”；五爻“贲于丘园”，以敦本务实为贲，贲终“有喜”；上爻“白贲，无咎”，以黜美返朴为贲，贲乃“得志”。此六爻之义，所以治全体之贲也。而人事之饰伪而乱直，黜美而诬实者，皆当返而自省矣！

以此卦拟国家，上卦为山，安止不动，如圣躬之德性镇定也；下卦为



火，辉光远耀，如朝廷之政教焕布也。内崇德性，外敷政教，有本有文，刚柔并用，是贲之善者也。推之舞干羽而格顽民，是“柔来而文刚”；仗斧钺以安天下，是“刚上而文柔”。审时定历，以法天文也；制礼作乐，以昭人文也。德礼以行政，政乃善，忠信以折狱，狱乃平，《象》曰“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狱”，即此旨焉。六爻言贲，各有次第，义深旨远。初刚在下，故曰“贲趾”，是守道无位之贤人也。二爻“柔来而文刚”，随刚而动，如须随颐而动，故曰“贲须”，是待时而动之君子也。三爻当贲之盛，故曰“贲如皤如”，是治贲而能守其贞者也。四爻则由离入艮，贲道变矣，故曰“贲如皤如”，是不随俗披靡，为能黜华而崇实也。五爻则为主贲之君，忘殿陛之华，守丘园之素，故曰，“贲于丘园”，所以厚民生而敦风俗者，道在是焉。上爻为贲之极，物极必反，故曰“白贲”。《杂卦》曰，“贲，无色也”，郅治而期于无刑，盛德而极于无为，此治道之原也。如是而事济矣，如是而化成矣。

（附记）

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”一则：

明治十八年一月，余浴于热海，一夕有大星见于月右，时饭田巽氏先见，呼余出视，余一见如有所悟，不言而入。邻席有《自由新闻》社员藤井新藏者，谓饭田氏曰：高岛氏一见而入，必有所解，君请往探之。饭田氏乃过余室叩其故，余曰：难言也。氏问之再三，余曰：数日内当有一大臣濒死者也。氏曰：子何以知其然乎？余曰：此所以为难言也。余历征多年实验，乃知星之示变也，子若不信，请观后日。未几三日，报有栖川官殿下薨，氏复曰：子言果中矣，吾终不知其然也，请幸教我。余曰：《易》不曰乎？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”，此之谓也。

通观此卦，内离外艮，离文明也，卦德由内达外，以文明为主，故名卦曰贲，取贲饰之象也。《彖传》所言柔文刚、刚文柔、观天文、观人文，皆以文致饰，亦以文得亨，是贲之象，由离而来，得艮而济，此全卦之体也。《象传》不曰火在山下，而曰：“山下有火”，是隐然有以山止火之象。“以明庶政”，明也，“无敢折狱”，止也，亦见文不过质之意。六爻言贲，内三爻，离本卦，初二两爻，贲犹微，惟三爻贲为盛；上三爻，自离入艮，



其言贲，皆黜华崇实，是救贲之偏而返其本也。故四虽“疑”而“无忧”，五虽“吝”而“终吉”，六“无咎”而“得志”。将使之自文还质，无偏胜之患，斯为贲道之大成也。全卦之义如此。

《大象》曰：山下有火，贲，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狱。

艮山之下有离火，艮，一阳高出二阴之上，阳塞于外而不通，故止；离，二阳之中含一阴，是内虚而含明，故明。君子法之，“以明庶政”，“庶政”者，或兼教养，或兼兵食，《洪范》所谓“八政”皆是也。暗则紊，明则治，取之离，而政教明矣。明以致察，过察则失严，故于折狱，则曰“无敢”。“无敢”者，谓不敢自用其明也。虚明之心存于中，而慈祥之政行于外，明其所当明，而不敢过用其明，取之于民，明于是乎止焉。丰曰“致刑”，以“明而动”，贲曰“无敢”，以明而止。不动则民不畏法，不止则民不聊生，有相济而行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正当发动，百事顺适，但上有阻止，未能遂意径行。

○问商业：主经理人才干强明，足以任事；但精明者必刻利，还宜留意。

○问家宅：恐宅中时有火光发动，幸即扑灭，无大害也。

○问战征：前面有山，未易进攻。

○问疾病：是郁火上蒸之症，宜息火，犹不可过用寒剂，致真火扑灭。

○问行人：欲归又止，尚未定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初九：贲其趾，舍车而徒。

《象传》曰：舍车而徒，义弗乘也。

初刚在下，故曰贲趾，“徒”，徒行也。古者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，初无位，故“舍车而徒”。贲趾者，是践仁履义，以仁义“贲其趾”者也，不以乘车为贲，而以徒行为贲。乘车者，世之所贫，君子所耻，是以舍之。《象传》曰“义弗乘也”，喜初之能守义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生性清高，不合时趋，以德亨，不以名亨。

○问商业：必是肩负买卖，非舟车贩运之业，虽小亦亨。

○问家宅：是勤俭起家，颇有知足不辱之风。



○问战征：陆军利。

○问行人：中途遇阻，步行而归。

○问疾病：症在初起，不食药而可愈也。

○问讼事：恐有惩罚之灾。

○问失物：已舍去之，寻觅徒劳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九年，占某贵显气运，筮得贲之艮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贲其趾，舍车而徒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上艮下离，所谓高山仰止者，某贵显之德望也；所谓离明遍照者，某贵显之功业也。是当今所共知者也。现时退位闲居，今占得贲初九，曰“贲其趾，舍车而徒”，爻象正合。初爻为无位，阳刚在下，贲，有文也；趾，足也，从止，有退归之象。“舍车”，犹舍位而隐也，“徒”，行也，将复起也。舍车徒行，是某贵显将潜行民间，窥察民情风俗，以益光文明之治，补维新以来所未修，是某贵显之隐衷也，爻象以明示之。在某贵显为维新元勋，虽暂退间，其心头岂一日忘天下哉！兹值初爻，贲犹未光，至三而贲盛，至六犹能反其贲，以协于中。贲之运正长，知某贵显，后日必德望愈隆，功业愈大也。《彖》所谓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。以化成天下”，皆可于某贵显见之。

后果如此占。今辅佐朝政，望同山斗，遇际明艮，是贲之所以为贲也。

六二：贲其须。

《象传》曰：贲其须，与上兴也。

二以柔居柔，其爻自噬嗑六五柔来，变为六二，即《彖传》所谓“柔来而文刚”也。取象于颐，此爻曰“须”，须，随颐而动，故注曰：须之为物，上附者也。柔来文刚，文刚者，贲也，故曰“贲其须”。须眉为人生之仪表，所谓严其瞻视者，此也。《象传》曰“与上兴也”，“上”，谓上卦噬嗑，“兴”，动也。噬嗑内卦为震，震为动，须附上，爻自噬嗑来，故曰“与上兴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平平，只可依人成事。

○问商业：与富商合业，必大兴旺，吉。

○问战征：必须与大军同进，方可得胜。



○问家宅：叨上人之福泽，藉以光大门楣。

○问婚嫁：“归妹以须”，尚宜待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四年四月占国会。方今我国舆论，咸愿开设国会，群议纷纷，未可臆断，特占一卦，得贲之大畜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贲其须。”

断曰：此卦自二至上为五年，其间不见凶咎。贲下卦为剥，剥之上即第六年。其凶尤甚。今审度避凶趋吉之方，须就变卦大畜探索。为之先说贲终剥来之凶象，复述变卦大畜之卦义。

《彖》辞曰：“贲亨，小利有攸往”。贲者文饰也，凡事饰于外者，必由其内有缺乏也。今当开设国会，各府县推举代议士，才力学识，未必完全，多皆徒施外饰而已。《彖传》曰“柔来而文刚”，“刚上而文柔”，谓上卦之柔，来贲下卦之刚，下卦之刚，上贲上卦之柔，上下各以刚柔，互相贲饰，此《彖》义也。今拟之国会，上卦为官吏。下卦为代议士，各以论说相抵抗者也。曰“贲亨”知国会之事无不亨通；曰“小利有攸往”，知国会虽可进行，未免有所退止也；曰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”，谓当察时机之会，审宇宙之势，以维持国体于不朽也；曰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，谓应民心之归向，文运之昌明，开设国会，上下合志，可以计划国家之安宁。此就《彖》义而释之如是，进推六爻，初爻“贲其趾”，“舍车而徒”。初爻在下，是无位也，谓微贱下民，亦将持杖徒行，奔走而来观德化也。二爻“贲其须”，《象传》曰“贲其须，与上兴也”，二虽进初一等，其人不能自主，随人之议论以为议论，如须之随颐而动也。三爻“贲如濡如，永贞吉”，《象传》释之曰：“永贞之吉，终莫之陵也。”三居下卦之上，近比四爻，“贲如濡如”，贲之盛也。三以阳居阳，卦中为主贲，会中为主议，持论不易，能守“永贞”，故吉。《象》谓“终莫之陵，言无与相抗也。四爻“贲如皤如，白马翰如，非寇婚媾”，此爻为政府地位，与三接近。“贲如皤如”者，谓官吏示以从前政府施行之事状；“白马翰如”者，谓听者解得政府之实情；“非寇婚媾”者，谓感官吏之勤劳，相与辅翼而赞成之也。五爻“贲于丘园，束帛戔戔”，谓议士中有知“丘园”之贤士，推荐于朝，当具“束帛”



以招之，使之出而共议国是，故“终吉”。上爻“白贲，无咎”，乃退位老臣，谓创兴国会，未免近于粉饰，终宜黜华崇实，是返本之道也。从此节财省费，得谋裕国之策也。

贲之终，剥之始也，更论剥卦之义。剥《彖传》曰：“剥，剥也，柔变刚也。不利有攸往，小人长也。”“柔变刚”者，是“小人道长”之时也，故曰“不利有攸往”，戒辞也。初爻曰“剥床以足，蔑贞凶”，阴之剥阳，自下而上，邪害正也，谓有武人，恶人民之渐进逼上，欲压灭其党类之象。二爻曰“剥床以辨，蔑贞凶”，“辨”者床干也，指党类之长，初爻既灭党类，今又欲殄灭其长之象。三爻曰“剥之无咎”，其党类为时势所激，忽起变志，不复顾忌名分，是最不祥之占也。四爻曰“剥床以肤，凶”有众阴逼上之势，渐逼渐近，其凶更甚。五爻曰“贯鱼以宫人宠，无不利”，谓剥之者凶，顺之则利，有一时委曲保全之象。上爻曰“硕果不食。君子得舆，小人剥庐”，谓虽当剥极，必有硕果之仅存者，君子处之，谓终得爱戴，小人处之，谓无所容身，是小人欲剥君子，自己亦罹其灾之谓也。

以上自贲移剥之卦象也。贲为文明而止之卦，方今人情，徒慕欧英文化，不察时势之可否，难免剥落之灾，如剥卦所述，故君子必贵思患而预防也。今占得贲之大畜，再释大言之义，以示占者。

大畜《彖传》曰：“大畜，刚健，笃实，辉光，日新其德。刚上而尚贤，能止健，大正也。不家食吉，养贤也。利涉大川，应乎天也。”大畜者，畜之大者也，专在尚宾养贤，以为国家用，足以黼黻太平也。初爻曰“有厉利已”，《象传》曰：“有厉利已，不犯灾也。”初以四为正应，欲进而四畜之，即为艮所抑，有不能达志之象。二爻曰“舆脱輹”，《象传》曰：“舆脱輹，中无忧也。”二爻见初三两爻之上，有同愿屈抑之象。三爻曰：“良马逐，利艰贞，日闲舆卫，利有攸往。”《象传》曰：“利有攸往，上合志也。”三爻以刚健之才，欲锐进而从事者也，为四畜之，使不得进，遂变其志向，谋开垦牧畜等事。曰“良马逐”，曰“利艰贞”，皆开拓牧畜之象。又曰“闲舆卫”，曰“利有攸往”，并习练军事之象。如是有益政府，故谓之“上合志也”。四爻曰“童牛之牯，元吉”，《象传》曰：“六四元吉，有喜也。”此爻当县官地位，县官能使无产士族，从事牧畜开垦等事，犹牧童

牛，易畜易制之谓也。五爻曰“豮豕之牙，吉”，《象传》曰：“六五之吉，有庆也。”此爻亦与六四同。上九曰“荷天之衢，亨”，《象传》曰“荷天之衢，道大行也”，谓全国士民各得其所，天下泰平之象也。

以上国会之占断如此。至翌年七月，政府颁示实施政令三条：一发布明治二十三年开设国会之令；一为救济无资士族，与以八十万元之授产金；一政府锐意开造铁路，计划中山道及奥羽之布设，与以年八铢之利息保护。皆呈象于大畜之爻义，得时势之宜者也。《易》象之灵妙如此。

九三：贲如濡如，永贞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永贞之吉，终莫之陵也。

三以一刚介二阴之间，当贲之盛，“贲如濡如”，润泽之象。顾阴能贲人，亦能溺人，诫之以“永贞”，在我有常贞之操，斯彼无凌逼之嫌，故曰“吉”。《象传》曰“永贞之吉，终莫之陵也”，“终”字与“永”字相应，盖贞而不永，则非有终者也。谓我刚正而永贞，彼自不能凌侮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当此盛运，光华润泽，名利双收，大亨。

○问商业：财源如水，大得清润，基业亦可保长久，大吉。

○问家宅：屋宇华洁，又得流水掩映，可以久居，吉。

○问战征：一军皆感被德泽，欢洽同心，可称王师无敌。

○问讼事：得直，彼亦不敢复犯。

○问婚嫁：百年偕老，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行人：衣锦荣耀而归。

○问失物：向水中寻之，得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某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贲之颐。

爻辞曰：“九三：贲如濡如，永贞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一阳居二阴之中，如物入水中，沾濡润泽，光彩益彰，故曰“贲如濡如”，贲之盛也。然贲饰过甚，外耀有余，往往内美不足，是贲之流弊也。今我国自维新以来，仕途一变，每多有自炫才华，以冀仕进，饰智惊愚，互相标榜，大都如斯。迨一旦得位，毫无寸能，此辈纯盗虚声者，固可暂而不可“永贞”者也，吉何有焉？足下有意当世，宜践实德，



毋博虚名，持之以“贞”，守之以“永”，终得吉也。《象传》曰：“终莫之凌”，谓贲非虚贲，人复谁能相抗也。足下其留意焉！

六四：贲如皤如，白马翰如，匪寇婚媾。

《象传》曰：六四，当位疑也；匪寇婚媾，终无尤也。

四在上卦之下，贲已过中。“皤”，素白色也，“翰”，白色马也。卦体三、四、五互震，震为白马，故取白马之象。震上六曰“婚媾”，故亦有婚媾之象。四与初为正应，为三所隔，不获相贲，故曰“皤如”，“白马翰如”，亦未获其贲也。然九三刚正，“非寇”，乃求婚媾耳。四与初正应，必相亲贲，不能终隔也。《象传》曰“当位疑”，四疑二也。曰“终无尤”，谓初四正应。终必相合，故云“终无尤”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运有阻碍，安分则吉，明年便可亨通。

- 问商业：宜迅疾販售，迟缓，防货物变色。
- 问家宅：一宅之内，既有丧事，又逢婚事，前塞后通，无咎。
- 问战征：有和亲通好之议。
- 问疾病：中胸有阻，故上下不调，积阻消化，便无咎也。
- 问行人：有爱女眷恋，一时未归。
- 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有人来，请占某缙绅气运，筮得贲之离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贲如皤如，白马翰如，匪寇婚媾。”

断曰：四以阴居阴，与初为正应，为中间三爻所隔，不获相贲相亲，《象传》曰“当位疑也”。今占得四爻，知某缙绅在局，或亦因中有间阻，致生疑虑之处，然其中乘马翰如而来者，实欲相与亲密，并无他意。四爻初则疑之为寇，为将攘夺我利也，至后渐知其真，疑念始解，故曰“匪寇婚媾”。

当时某缙绅确有是事，初疑后解，两情甚洽，果如此占。

六五：贲于丘园。束帛戔戔，吝，终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六五之吉，有喜也。

“丘园”者，园之依丘陵者。艮有丘之象，“贲于丘园”者，谓留意于

农桑之事。“束帛”者，赠人之物，“戔戔者，浅少之意。不责市朝而责丘园，敦本也。“束帛戔戔”，谓六五以柔居尊位，能修柔中之德，黜祛奢华，敦崇俭约，如大禹之卑宫室，菲饮食也，故曰“责于丘园，束帛戔戔”。“吝”，谓居尊位，而留心鄙事，未免吝也，然不失黜华崇实之旨，故曰“终吉”。《象传》曰“有喜也”，有喜者，谓实有可喜也。天下之俗成于俭，败于奢，一人倡之，世风可返于淳朴，则所喜非在一人，喜其能移风易俗也。

一说，丘园为隐士所居，六五能以“束帛”，聘求丘园之遗贤，共辅文明之治。聘贤仅以“戔戔”束帛，礼意未隆，故曰“吝”；在贤者不以币帛为悦，而以恭敬为悦，是以币帛虽微，贤者亦应聘而来，故终有吉也。亦通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恰行正运，然作事一宜俭勤为吉。

○问商业：买卖最宜木材绸物二行，货物不必多，而获利颇佳。

○问家宅：农桑为业，勤俭家风，吉。

○问战征：宜招用野老，以作向导，可以得胜。

○问婚嫁：聘礼虽微，却好得一贤妇，大喜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友人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贲之家人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贲于丘园。束帛戔戔，吝，终吉。”

断曰：此爻为五居尊位，崇尚俭德，将率天下而从俭也，故不责宫殿，而责丘园。“束帛”之礼，以诚相将，不尚丰厚。今占得此爻，知足下自幼从事商业，一番辛勤，得有今日，资产丰裕，亦足自乐。近来商业，多习欧美之风，全以欺诈为术，华丽自夸，反以曩时朴素敦厚为可吝也。在吾辈敦尚古风者，不屑与之较也，足下唯当安闲，觅一山林佳处，修筑园榭，栽植花木，以娱心目，为作养老之计也。人或以吾辈不事世事为吝，然以此而娱老，以此而传后，终得吉也，谓之“贲于丘园，束帛戔戔，吝，终吉”也。

友人从此占，亦足自乐。



上九：白贲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白贲，无咎，上得志也。

上处贲之终，终极不变，弊将无质，故贲之义，始因天下之质，饰之以文，并将天下之文，归之于质。“白贲”者，素朴自然，是无色也，如宝玉不雕，珍珠不饰，不使文掩其质，“白贲”之谓也。《象传》曰“上得志也”，居卦之上，处事之外，矫世俗之文饰，而敦尚朴素，独行其专，优游自得耳。

凡卦如泰与否、剥与复、涣与萃等，皆有对偶，唯贲无对，独于卦中，分贲与不贲两义为对。是读《易》之诀也。中孚一卦亦然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好运已终，劳者宜归于逸，动者宜返于静，优游自适，聊以取乐耳。

○问商业：现在货价已高，时令将完，不必装饰，即可出售，定得利也。

○问家宅：清白家风，位置亦高，吉。

○问战征：身当上将，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不用谲计奇谋，自然获胜。吉。

○问疾病：病在上焦，宜用清淡之剂，吉。

○问行人：得利归来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失物：向高处寻觅，可得。

【占例】 维新之际，浦贺管署吏员下村三郎左卫门，旧佐贺藩之士也，罹病日久，来横就医。医曰：病似轻而实重，非滞留受治，恐至危殆。下村氏告于长官，许以留医。下村氏不以病为虑，强还任地，长官谓余曰：下村氏之疾如何？子试筮之。筮得贲之明夷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白贲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下村氏必死。长官曰：医亦视为重症，但子何以豫言其死也？余曰：贲者上山下火，今山变而为地，是离明没于坤地之象。上九阳变而为阴，阳者生也，阴者死也，即生变为死之象。又上九之爻辞曰“白贲”，白者丧服也，其死不免矣。

后未一月，果接其卦音。

䷖ 山地剥

剥：不利有攸往。

剥字从刀，录声。录，《说文》谓“刻木也”。《归藏》则作𠂔从两刀。卦体上艮下坤，艮为山，坤为地，“山附于地”也。卦德五阴一阳，一阳居上，五阴在下。所谓山者，亦赅耳，阴盛阳微，有岌岌乎山崩为地之象。《彖传》不曰山在地上，而曰“山附于地”，“附”，寄托也，已难保安止而不动矣。日削日剥，势所必至，故名此卦曰剥。剥继赅而来，以赅之饰极，反而为剥，离变为坤，火化为土，土旷山微，所始培塿，剥之易易，是小人众而君子孤也。对卦为夬，夬五阳盛长，夬去一阴，故曰“利有攸往”；剥五阴盛长，剥落一阳，故曰“不利有攸往”。

《彖传》曰：剥，剥也，柔变刚也。不利有攸往，小人长也。顺而止之，观象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虚，天行也。

《彖传》曰：“剥，剥也。”《序卦传》曰：“剥者尽也。”《杂卦传》曰：“剥烂也。”或又为脱，为落，为褫，为裂，为击，是悉取剥消之义。剥为阴阳消长十二卦之一。乾之时，一阴始生于下，为姤，为遁，阴柔益长，阳刚渐消，刚变为柔，至此仅存上之一阳而已。今一阳又将消尽，故名曰剥。阳为君子，阴为小人，五阴灭一阳，是“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”，故曰“不利有攸往，小人长也”。卦体坤为顺，艮为止，君子观此象，宜体坤之顺，法艮之止，顺以安分，不与小人争功，止以待时，不与小人竞进，“消息盈虚”，合乎天行，方默持乎气数，以待一阳之来复也。当此剥乱之会，君子退居无位之地，顺其分，止其身，留作硕果转移之机，正赖有此君子也。故夬之一阴尽，而姤之一阴即生于下；剥之一阳尽，而复之一阳即生于下。此即“消息盈虚”，天行之循环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凡命运之通塞，家道之盛衰，以及富贵、贫贱、寿夭、疾病皆存焉，其实原不外夫阴阳消长。阴阳二字，在人则分邪正，在心则判理欲，在事则别公私。邪人众则正人孤，欲心炽则理心亡，私事兴则公



事败，家道因之衰，命运因之塞，危亦甚矣。人当此时，亦唯顺而止，任天行之自然，若欲强而往之，恐必多不利焉。盖剥之害，自下而来，渐剥渐近，初而剥床之足，继而剥床之辨，终而剥人之肤，阳愈消，阴愈长矣。虽有三之照应，五之调护，而硕果之存，系而无用。大厦将倾，独木支之，巨舟将覆，一索系之，少存也，虽曰人事，岂非天命哉！家道之衰而复盛，命运之塞复通，皆伏此一阳以作转机耳，则保此一阳之孤存，岂可不慎哉！

以此卦拟国家，是古今国家治乱之所由来也。大乱之来，不自乱始，至乱极而祸不可力挽矣。正当乱极之时，小人盈廷，忠臣受戮，志士殒亡，以柔变刚，刚阳殆将剥尽矣。如夏之龙逢，殷之比箕，其精忠一往，而辄遭不测者，自古以来，类皆如是，是所谓“不利有攸往”也。唯若微子之去殷，太公之避纣，我国管右相之遇贬，为能顺而止也。小则谓明哲之保身，大则谓待时而翊运，剥之上九，所云“硕果不食”者，即指此翊运之君子也。在小人虽同恶相济，其间岂无稍知名分，顾惜忠良？如剥之六三，能应上九，剥之六五，能制群阴，以其柔居阳位，因能抑阴以扶阳，是为卦中一阳来复之机，即国家危而复安之兆也。天行循环，其运如斯，为国家者，不幸而时当剥乱，宁可顺止，毋为“攸往”，斯得矣。

通观此卦，阴盛剥阳，九月之卦，肃杀之气，剥落万物之象也。夫阴阳消长，天行也，治乱盛衰，世运也。造化之理，文胜必敝，朝华之草，夕而零落，此剥所以次贲也。夫祸起于微，悔生于终，强与之争，终必致灾，安而自守，可保厥初，《系辞》所以戒其攸往，勉其顺止者，即此理也。初为祸之始，剥之渐也；二则较凶矣；三知从正，其势自孤；四虽剥至于肤，灾切近矣；五居尊位，独能调剂群情，招怀以恩，女子小人，各安其分，使相率以从阳，不至进而剥上，上爻硕果之得以存者，赖有此耳。善变者，转祸为福，不善变者，化吉为凶，是以剥则始凶，而终则不凶也。《大象》曰，山附于地，剥，上以厚下安宅。

地之厚，足以载山，山之重，足以镇地。地在下，故取广厚，山在上，故取安镇。曰“山附于地”，如物之寄附然，则山几摇摇欲动，不得安止矣。上谓人君也，山附于地，犹云君附于民，则君亦危矣。君当此时，所宜厚其下以保其宅之安。上卦艮，下卦坤，剥之渐自下起，故曰厚其下。



下厚则上安，即所谓地厚而山安也。爻中曰“床”，曰“舆”，曰“庐”，多取宅中之物，《象》曰“安宅”，从其类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运不甚佳，宜安定自守，无咎。

○问商业：须厚其资本，聚积货物，附运出洋，必获利也。商以剥人之财为利，故吉。

○问家宅：寄居之宅，可出资买归，自己之宅反不利。

○问战征：防敌袭击，宜厚其兵力。

○问疾病：魂不附体，恐不吉。

○问行人：附伴而行，即可归宅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，始危后安。

○问失物：得则得矣，恐有残缺。

初六：剥床以足，蔑贞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剥床以足，以灭下也。

床者，人所坐卧也，此卦上实下虚，床亦上实下虚，故取其象。阴之剥阳，自下而上，初在下，象床之足，故先剥以足。床有足而立，剥足则倾矣，倾则凶。“蔑”，灭也，“贞”，正也，阴之剥阳，即邪之灭正，是小人之害君子也，故曰“蔑贞凶”。《象传》曰“以灭下也”，以床言，足在下，以爻言，初亦在下，故曰“灭下也”是剥之始也。一说，“贞”即桢，《程传》“辨”谓干，则以贞为桢，可备一解。俞氏以“剥床以足蔑”为句，谓固执而不乱，变则凶，是又一解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运当剥削，防有足疾。

○问商业：堆积货件，防底部朽烂，或载运出洋，船底受水，被坏。

○问家宅：防柱础门限，有损将倾。

○问战征：防敌攻地道。

○问行人：有足疾，不能归也。

○问疾病：是足少阴之症，正不胜邪，凶。

【占例】 相识某商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剥之颐。

爻辞曰：“初六：剥床以足，蔑贞凶。”

断曰：剥自下剥上，剥床以足，是下灭上，有奴仆灭主之象。今占得

初爻，知足下用人不当，防下有不安本分，逞强而轻蔑主人者。爻象如是，足下宜注意焉。

其人谢而归，后闻知渠家雇人不下数十辈，因多不得力，主人拟减其给，下人各怀不平。结党而掠主家之财，致主家被困。悉与爻象相符。

六二：剥床以辨，蔑贞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剥床以辨，未有与也。

“辨”，《程注》谓“床之干也”，是床足之上，床身之下，分辨处也。初剥足，二剥辨，阴渐而进也。剥至于辨，床愈危矣，邪盛蔑正，凶与初同。《象传》曰“未有与也”，指上九言，谓二与初，同恶相济，谋剥上九，上九孤阳在上，未有应与。《象》盖为上九危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自去年来，逐渐低下，被人剥削，不能辨白。凶。

○问商业：置办货物，价渐剥落，不能获利也。凶。

○问家宅：“辨”，亦通变。言家宅速宜变迁，方得避凶。

○问行人：办装即归。

○问战征：未有应接之军，不可动也，动则凶。

○问疾病：病人已著床，未有良医，防不治也。凶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难育。

○问失物：未能复有。

【占例】 有一绅士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剥之蒙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剥床以辨，蔑贞凶。”

断曰：此卦五阴剥一阳，故曰剥。二以阴居阴，本与五相应，欲同剥上爻，五爻以柔居阳，且与上比，不复剥上，二将并以剥五。“辨”，为床之干，“干”，床两边也，故见二有两边并剥之心，是不顾义理，只知剥人利己者也。然如此以剥，难免凶矣，故《象传》曰，“未有与也”，言此等人，必无好相与也。

绅士听之，如有所感而去，后闻其人贷亲族巨万金，不思感谢，反欲灭没亲族，是最不义也。《易》理能隐抉其奸，灵显可畏。

六三：剥之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剥之无咎，失上下也。



以阴居阳，与上相应，其类属阴；故其心在助阳。当群阴剥阳之时，为三独应刚，是以小人而保全君子者也，许以“无咎”，不没其善也。《象传》曰“失上下也”，谓其处上下诸阴之间，独能去党而从正，是失其党也，故曰“失上下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运虽不正，能反其所为，可以免咎。

○问商业：同帮皆望高价，己独潜行脱售，虽失同帮之意，而独得利。

○问家宅：去其椽瓦，平其基地，剥落改造，无咎。

○问战征：是军中最有计谋者也。虽不与诸军约会，独自进攻，可得胜也。无咎。

○问疾病：宜消导攻伐之剂，服之得愈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七年冬，横滨洋银商某来，请占气运。筮得剥之艮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剥之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剥者山崩为地之卦，故曰剥。五阴渐长，将剥灭一阳，剥者，夺也，削也。今占得三爻，三爻阴居阳位，与上一阳相应，是虽与群阴同党，独不与群阴同志，故“无咎”。犹是同此卖买，而能独出心裁，人弃我取，当必获大利。就剥之一卦言，谓山变为地，可见今时价高如山，易一时有低落如地之象。占者宜留意焉。

后某来谢曰：今回为朝鲜事，洋银腾贵，余信《易》占所云，就高价卖之，一时间得数拾万元。《易》占高妙，不可测度如此，感服感服！

六四：剥床以肤，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剥床以肤，切近灾也。

剥之灾，萌于初爻，至四爻，渐逼渐近。四以阴居阴，与初二同恶相济。在初二居内卦，卦分内外，床隔上下，距上爻远，所剥仅在“足”与“辨”。四爻与上同卦，愈近则剥愈甚，故直及于“肤”。就爻次第观之，初为床足，二为床辨，三爻为床身，四爻则为床上之人身。艮为指，为喙，有人身之象，故曰“剥床以肤，凶”。《象传》曰“切近灾也”，剥及于肤，灾及其身矣，故曰，“切近灾也”，深为一阳危焉。剥者，小人剥君子，宜为君子凶矣，初、二、四三爻，不曰君子凶，而第浑言曰凶，知剥之害，国破家亡，君子固凶，而小人亦难免于凶也，故统象之曰“凶”，意微哉！



一说以“肤”作箠，箠，床板也，足备一解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运大不佳，有身体受伤之惧。

○问商业：恐剥耗过甚，又防意外之祸。

○问家宅：此宅必破败不堪，居人亦寥落，致防倾塌。

○问战征：恐主将有灾。

○问疾病：凶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，产妇亦可危。

【占例】 富商某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剥之晋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剥床以肤，凶。”

断曰：剥之为灾，由远及近，当其远时，其为灾小，犹可避也，及至切近，虽避难免。今占得四爻，四与上同卦，灾已切近，曰“剥床以肤”，则剥及肌肤矣。推其灾所来，知必足下同居中，且为切近相待之人。或祭祖祈神，期可免灾，然恐亦难保矣，并宜速作避居之计。又云占象既凶，并须参观容貌，如印堂有黑赤气，或天庭有细赤盘现，必难免祸。今足下幸血色得宜，不露灾形，避地或可免也。

某氏听之大惊，遂避居相州汤本，不料某伙友以贩米赴北国，在大贩赌买米市，大遭耗剥。此伙友平素诚实，为某所亲近，故以数万金委托之，未尝疑也。今遭此大耗，伙友忽复生奸计，瞒着主人，隐蔽资财，拼以一死，向亲族朋友，遍谢其罪。事出无奈，亦不复究问。《易》占之垂示昭彰，可不慎哉！

六五：贯鱼，以宫人宠，无不利。

《象传》曰：以宫人宠，终无尤也”。

五为尊位，以阴居阳，与上比近，知群阴上逼，一阳已危，无可再剥，阴存护阳之计；以阳制阴，阴众阳孤，必不受制，不如率阴以从阳也。曰“鱼”，曰“宫人”，皆阴象。曰“贯鱼”，犹言率众阴而成贯也；曰“宫人宠”，是以宫人而受一阳之宠也。一阳既得免剥，众阴亦得免凶，故曰“贯鱼，以宫人宠，无不利”。《象传》曰，“终无尤也”，六五为群阴之首，能率群小而慑服于君子，硕果之得保存者，五爻之力也，故曰“终无尤也”。剥者，众阴皆欲剥阳，惟三五阴而居阳，能为一阳委曲保护。初以阳居阴，

只知有剥，剥之灾，实起于初，盖以初卑微下贱，非仁之尤者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气运堂皇，事事圆到，百无不利。

○问商业：可得满贯满万之利，北海海产生业尤佳。

○问家宅：有妇女主家之象。

○问战征：须行离间敌军之计，可获胜也。

○问疾病：是阴亏之症，须自珍爱，尚可无忧。

○问行人：有外宠，必将携伴而归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横滨境町森锭太郎氏者，为英国外商书记，明治十四年春，腹内疼痛，请内外医诊察，服药无效。疼痛益甚，渠母请余占之，筮得剥之观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贯鱼，以宫人宠，无不利。”

《象传》曰：“以宫人宠，终无尤也。”

断曰：剥者剥落，至上爻，则一阳将尽，有精神消灭之象。占得五爻，速施治疗，尚可出万死而一生。爻辞曰“贯鱼，以宫人宠”，贯，穿也，以针穿物也，谓宜用针刺其穴也。余不通医道，且于针治，不知其适否，唯以《易》象言之而已。试以针治施之。

母氏曰：有东京针治家若宫氏，与伊宅相近，可招治。余曰：爻辞曰“以宫人宠”，其人适姓若宫，最妙，可速招之。其母归即招若宫氏诊察。若宫氏来，先抚患者肢体，并闻病状，如有所感，少间曰：是余所经验之症，再迟恐不及治矣！即时针治，二三时间腹中雷鸣，是平愈之兆。居时而腹不鸣，则术无所施，及针后果腹鸣。苦闷忽灭，不日平愈，《易》之妙理，可谓无微不著也。

余常语中村敬字氏以此占，氏大赏，赞之曰：以“贯鱼”爻辞，充针治，他人所不能及，子之活断，敬服敬服！又医之姓适合若宫氏，可谓奇矣。《易》之精微如此！

○明治三十二年三月廿八日，占晴雨。

维新之后，余有见旧奉圣像，安置于博览会，此大不敬也。余乃就大纲山建设圣庙，每年冬至日，占国家之事于此堂。三条相国来观，蒙赐神易堂额，尔后每年四月八日举行祭典。是年恐值雨期，为占一卦，以卜晴



雨，筮得剥之观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贯鱼，以宫人宠，无不利。”

《象传》曰：“以宫人宠，终无尤也。”

断曰：此卦全卦无水之象，不雨可知也。五爻变则为巽，但有风而已。且观者祭祀之卦，适合祭典。

至期果天气快晴，午后三时有微风，恐测天家无计证验也。

凡晴雨之占，小畜之上爻变，必风止而为雨，其《彖》辞曰：“密云不雨”，至此曰“既雨”。推爻理，以卦面有水占雨，以水变为雨止；以内卦为午前，以外卦为午后，风亦同之。孔明赤壁之火攻，亦此旨也。

上九：硕果不食。君子得舆，小人剥庐。

《象传》曰：君子得舆，民所载也。小人剥庐，终不可用也。

艮为果，果在树上，故于上爻，有硕果之象。艮止也，故“硕果不食”。“舆”，地也，地以载物，“得舆”者，得民之所承载也。

“庐”，屋也，用以庇人，“剥庐”者，无所用其庇也。此爻一阳在上，譬如硕果仅存，高出卦外，非群阴所得蚀食，故曰“硕果不食”。原其不食之故，以天道观之，无众阳消灭，而群阴独存之义；以人事观之，无君子俱亡，而小人独存之理。天地之间，岂可一日无善类乎？剥当十月，正万木摇落之时，大果尚存本杪，果中有仁，足以复生，即剥未尽而阳复生之象。且剥极则乱，乱极则思治，故众心爱戴君子，谓之“君子得舆”，小人剥去君子，终自失其所庇，故曰“小人剥庐”。《象传》曰：“君子得舆，民所载也。小人剥庐，终不可用也。”君子德泽长流，故民必载之，小人恶迹显著，故“终不可用”。此爻变则为坤，是终不可用之象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气运衰微，一年后即值好运。

○问商业：卖出者尚得微利，买入者必多剥耗。

○问家宅：忠厚之家，尚有余泽，刻薄起家者，恐有墙屋倾圮之患。

○问战征：守者无咎，攻者必败。

○问疾病：有饮食不进之虑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是独子也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三年，为国家筮元老院，得剥之坤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硕果不食。君子得舆，小人剥庐。”

断曰：剥至上九，所剥将尽，存无几矣，元老院其或废乎？时际国会之兴，元老院议官，大抵即为贵族院议员，或即为枢密顾问官，其尽心国事同也，元老院自可废止。在元老院之废，原可推知，而《易》象能前时明示，故附记之。

䷗地雷复

复从彖，行貌，从复，行故道也，有去而复来，消而复息之义。所谓以坤牝乾，灭出复震，为余庆也，故名曰复。为卦坤上震下，一阳在五阴之下，阴极而阳复，与剥相反，与姤旁通。《序卦》曰：“物不可以终尽，剥穷上反下，故受之以复。”此复之所以次剥也。

复：亨。出入无疾，朋来无咎，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。利有攸往。

复之内卦一画，自乾之下画来，一阳即乾，“亨”即从乾元来，故曰“亨”。外坤内震，出震入坤，坤为顺，震为动，以顺而动，阴不能伤，故“无疾”。同类为“朋”，震一阳，兑二阳，兑为朋。一阳先至，朋类皆来，阴不能阻，故“无咎”。剥之卦，一阳在上而几尽，复则一阳反生于下，故曰“反复其道”，“道”，路也。“七日来复”，姤五月卦，阴气始生，复十一月卦，阳气始生，阴阳反复，凡历七月，七阳数，故言“七日”。此为“君子道长”之机，故曰“利有攸往”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复，亨，刚反，动而以顺行，是以出入无疾，朋来无咎。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，天行也。利有攸往，刚长也。复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？

“复，亨”，谓阳刚消极而来复，复则阳渐长而亨通矣。“刚返”者，谓剥之时，刚几去而不返，出于震而来复，震为反生，故曰“刚返”。“动而以顺行”，是出入皆在顺动之中，故“无疾”；自动者顺，朋来亦顺，故“朋来无咎”。一反一复，其道循环，“七日来复”，天行之自然也。以顺承天，则刚之方返者，日进而盛矣，故利往。“刚反”言方复之初，“刚长”言既复之后。剥复消息，天地之气所默转，即“天地之心”所发端也。“天地之心”，本无所不在，无从窥测，惟生意发露之初，方见得“天地之心”，



故曰：“复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？”“其”、“乎”语辞者，愈觉仿佛想见之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是善恶绝续之一转机也。人虽甚不善，而于平坦之际，未始无片念之偶萌，萌即复也，复则动矣。逆而动，动仍人恶；顺而动，出恶而入善矣，道无不亨也，疾于何有？朋以类聚，入夫善，则善朋皆来，自无咎焉。人身一小天地也，人有贤愚邪正，即天有雨暘燠寒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即天有休咎灾祥。“七日来复”，以干支言，至七则为冲，以建除言，至七则为破，冲与破则皆为动，是以有反复也。故人之疾病寒热，亦往往以七日为一更，此皆阴阳刚柔之转移，人与天无二道也。按六爻之辞，初爻为人迁善之始，是以返身而诚也。二爻见人之迁善，欲同归于复也。三爻屡复屡失，虽危而终复于善也。四爻谓能舍群阴而从初阳，是取诸人以为善者也。五爻以阴居阳，独得其中，是能“安土敦仁”者也。上爻居卦之终，六几于七，而又将变矣。出复凶，深足为人之迁善者戒矣。《易》言天道，其所以为人事垂诫者，至深且切，于复可见天心。复时见天心，不复时则浑是人心矣。天心惟微，人心惟危，可不惧哉！可不慎哉！

以此卦拟国家，是国家治乱之一转机也。由治入乱，阴之始也，出乱入治，阳之复也，古今来一治一乱，其机莫不如是焉。是故乱不自乱始，治不自治始，机之动也甚微，复之一阳，即其阳之微动者也。其动也顺，则其道亨，其往利，如汤武之顺天应人，拨乱反正，一著戎衣而天下平也。“七日来复，天行也”，于格苗而曰七旬，于即戎而曰七年，亦可于此而得七日之义矣。六爻皆指复言，重在进阳也。阳，治道也，即君子之道也。初爻曰“不远复”，如殷武丁、周宣王、汉光武之中兴是也。二爻曰“休复”，如太甲之复位，成王之新政是也。三爻曰“频复”，如汉刘先主之治蜀，虽属偏安，尚无咎也。四爻曰“独复”，如大舜之明扬侧陋，允执厥中，以从尧而致治也。五爻曰“敦复”，如启之承禹，武之继文，能“敦复”治道，而致其盛也。若上爻则当戒焉，“迷复”而不知其凶，自桀纣之亡国者皆是也。《易》之言在天道，而治道即属于是，为国家者，于复而见治之渐，即当于姤而戒乱之始。治乱之机反复间耳，可不慎哉！可不惧哉！

通观此卦，剥之一阳在上者，复即阳生于下，如雷藏地中，无中含有。乾元资始者，于是露其机，贞下起元；坤元资生者，于是呈其候。天地生

物之心，非至是而始有，乃至是而始见也。顺而动，动无不亨；顺而往，往无不利。出柔而入刚，刚有何病？以我而求朋，朋来何咎？一反一复，其道即在旬日间耳。六爻皆以复道为辞，初九之“不远复”，如克己复礼之颜子，贤而希圣，生而知之者也。六二之“休复”，下比初九之刚，如友直、谅、多闻之士，亲贤取友之必子贱，学而知之者也。六三之“频复”，如日月至焉之诸子，士而希贤者也。六四之“中行独复”，如悦周公孔子之道之陈良，亦圣人之徒也，困而学之者也。六五之“敦复”，如反乎身之汤武，圣而希天者也。上九之“迷复”，则如飞廉恶来，怙终而不悛其恶者也，困而不学者也，不唯为一身之祸，且为天下祸，故曰“迷复，凶，有灾眚，终有大败”。圣人于六三之“频复”，犹曰“无咎”，而独罪上六之“迷复”，如此，其重改过而恶怙终也切矣。《系辞传》曰，“圣人之情见乎辞”，其此之谓乎？

《大象》曰：雷在地中，复，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。

此卦为十一月卦，故《象》取“至日”，是雷伏藏地中也。先王观此象，以“至日闭关”而不启，止商旅而不行，后于是日，亦“不省方”，盖为养其阳气之方来，而不敢或泄，务为安静，所以葆其贞也。月令仲冬，审门闾，谨房室，必重闭，推之即可知“闭关”之诸象焉。“闭关”取坤为阖户，“商旅”取坤为众民，“行”取震为大途，“方”取坤为国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好运初来，尚未发动，静以待之，自然获吉。

○问商业：货物完备，时价亦动，宜暂停售，必得利也。

○问家宅：此宅现时闭歇，须待春时，方可迁居。吉。

○问战征：防敌军埋伏地雷，须暂停战，以养兵力。吉。

○问疾病：是痰火之症，饮食不进，交冬令宜防。

○问讼事：一时不能审结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交春分产。

○问婚嫁：现因媒人尚未往说，春初可成。吉。

○问行人：冬季不归，开春归来。

○问失物：一时难觅，日后可得。



初九：不远复，无祇悔，元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不远之复，以修身也。

此卦初九一阳，自乾阳来，入坤群阴中，忽复本位，名之曰复。卦之复就造化言，爻之复就人心言是也。此爻复之初，为复道之始。七日即复，故曰“不远”，是以不至悔而得“元吉”也。“元吉”者，即复乾之吉也。“祇”者至也，人虽圣贤，不能无过，唯贵速改，过而不改，则有悔而凶可知也。《象传》曰“以修身也”，修者所以补其缺，正其误也。占者知此，则人欲日消，天理日明，可以为圣，可以为贤。“修身”二字，包括深远，不可不知也，何则？六二之《象传》，曰“仁”而称美之，六四之《象传》，曰“道”而赞叹之。“修身”二字，兼仁与道，其所关至大。心内而身外，以存养言，则在心；以修为言，则在身：身心一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好运即来，渐渐发动，一往顺利，大吉。

○问商业：前所耗失，即可复得，可免悔恨，大吉。

○问家宅：旧业复兴，即在目前，大吉。

○问战征：即日可转败为成，大吉。

○问讼事：始审不直，再控必胜，大吉。

○问婚嫁：主散而复成，大吉。

○问行人：不日即归，吉。

○问疾病：静养即可复，元吉。

○问六甲：即日生男。

○问失物：即可得。

【占例】 余欲购驱车之马，适遇儿玉少介君曰：余去岁求良马于南部，后无音信，遂别购一马，顷日南部马至，厩隘不容。谓余买之，余乃占其良否，筮得复之坤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不远复，无祇悔，元吉。”

断曰：此马不适长途，朝出夕归，得其宜耳。爻谓“不远复，无祇悔，元吉”，可以见矣。初爻变则为坤，坤曰“利牝马之贞”，知此马必牝，无暴戾之虞者也。

后购得其马，果如此占，性柔顺，最适驾车。



六二：休复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休复之吉，以下仁也。

此爻以阴居阴，得其中正，与初九切比，志从于阳。嘉初之能复于道，甘心下己，以友其仁，切磋琢磨，恶念潜消，善心日生，故曰“休复，吉”。初爻得乾阳之正，开复道之首，故曰“元吉”；六二取人为善，自能从容改图，其功次于初矣，故曰“吉”。《象传》曰“以下仁也”，初复于仁，二比而下之，是以吉也。《易》三百八十四爻，未尝言仁，此爻言之。所谓“复其见天地之心”者，天地之心，即仁也；所谓仁，元善之旨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气运亦好，事事能择善而从，故事事得吉。

○问商业：能与人共利，其业必兴，吉。

○问家宅：家庭多休祥之征，自能兴复旧业。吉。

○问战征：一时暂休攻克，姑示其弱，以养锐气。吉。

○问疾病：宜初治之医，复诊视之。吉。

○问行人：必从长辈而归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○问失物：就低下处寻之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四年春，某裁判所长及检事长，访余山庄，请占某贵显辞表后之举止，筮得复之临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休复，吉。”

断曰：雷者，春夏升出于地上，秋冬潜于地中。此卦雷复地中，而将再出者也，故某贵显今日虽优游闲居，可知其复职不远也。

两君怪余断之轻易，曰：《易》如此容易，天下之事，悉可问之于《易》也。余曰：固然。《易》之包蕴甚广，天下之事物，无一不具，而其变化神妙，不可测度，是以无事无物而不可占也。占之则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皆得明示，其应如响。即贵下于两造之事，多匿奸藏诈，掩非为是，诬真为假，不易剖决者，占之而奸计显露，所谓问诸人，不如问诸神也。不然，贵下等只据法律，凭口辞，安能一一无枉乎？古云“卜以决疑”，此之谓也。在某贵显之辞职，世论嚣嚣，余一揲蓍，神示之以地下有雷之象，二爻之辞曰“休复”，知其一时休职，他日必复职也，明矣。《象传》曰，



“休复之吉，以下仁也”，即此可知矣。

二人倾服而去。后某贵显果复职，钦服余断之不妄也。

六三：频复，厉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频复之厉，义无咎也。

三爻位不中正，志刚而质柔，质柔则见事而不明，志刚则狂躁而妄动，故屡复而屡失，是以有“厉”，亦屡失而屡复，终可“无咎”也。虽有失身亏行之惧，自无长傲遂非之过，故曰“频复，厉，无咎”。周公之系辞，隐其屡过之罪，称其“频复”之善；孔子释之曰“义无咎也”，是开人以改过迁善之门也。意深哉！

【占】 问时运：一好一歹，时有得失，能据其得而不失，是在人也。

○问商业：有亏有盈，能使盈多亏少，亏而复盈，亦可获利。

○问家宅：有迁移不定之象。

○问疾病：屡治屡发，虽危，可保无害。

○问讼事：有频翻口供，转致危厉之象。

○问行人：归志未决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颇涉难产，无害。

○问失物：失非一次，当可寻得。

【占例】 一商人来请占气运，筮得复之明夷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频复，厉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复为雷藏地中，阳气来复之时，在人为迷感情态，有悔悟复本之象。三爻位不中正，辞曰“频复，厉，无咎”，是谓屡兴屡败，劳而无功。其不至破产者，由于随时省悟，随失随改，故“无咎”也。夫运之盛衰，天数不可免，在盛运时，如放舟于上流，扬帆于顺风，不劳而取功；当其衰运，如浮舟于逆风，以溯上流，不特劳而无功，其不被损伤者殆稀。占者恐坐此弊，尤当注意气运之盛衰也。至明后年，气运乃可回复。

商人闻之，感曰：实如此占，从来屡遭失败，今闻之，始悟其误。谨守常业，以待时运。

六四：中行独复。

《象传》曰：中行独复，以从道也。



此爻居五阴骈列之中央，独应初爻之卦主，故能杰出群阴之间，依附仁人，是心知好善，不移习俗，而能复道者也，故曰“中行独复”。所谓“择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则拳拳服膺，而不失之”者也。然其所复犹微，故不曰吉。《象传》曰“以从道也”，谓初复于道，而四从之，故曰“从道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气运柔弱，意欲振兴，惜力不能逮。

○问商业：谋划精当，不失其正，资本未充，为可惜也。

○问家宅：女眷多，男丁少，未免有独寐寤歌之慨。

○问战征：防中道设伏。

○问疾病：虚弱之症，宜从初治之医调治。

○问行人：至中路复回，得伴再归。

○问婚嫁：宜从前媒。

○问失物：半途觅之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二年六月，友人某来曰：有人欲购余地，约以相当之价，领收约定金若干。其先亦有人欲购此地，余未定约，今复过余，所约之价高于前购，于是余将致偿金于前约之人，请其解约，但不知彼果肯允诺否？请为一筮。筮得复之震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中行独复。”

断曰：复者一阳来复之卦，有百事复旧之象。故得此卦，旅行无音信者，突然还家，贷金涩滞者，忽而归复，放荡游惰者，能复其本心，皆复之象也。则知足下已约之地，亦无阻障，必可复返也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六五：敦复，无悔。

《象传》曰：敦复无悔，中以自考也。

五有柔中之德，尊居君位，位得中，故能“复”，坤为厚，故曰“敦”。自知其非，不惮迁善，既能复之，又加以“敦”，是知之明，力之笃也，则一得而弗失之矣，何悔之有？故曰“敦复无悔”。《象传》曰，“中以自考也”，谓初之复，复在近，可免于悔，五之复，复于厚，悔之有无未知，时当返而“自考”也。盖初之“不远复”，入德之事，五之“敦复”，成德之事也。

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气运当正，事事从厚，有前功，无后悔也。

- 问商业：资财充足，往复获利。
- 问家宅：祖基深厚，旧业复光，吉。
- 问战征：军力厚实，可以攻复城池也。
- 问疾病：病者精神充足，气体丰腴，无患也。
- 问六甲：生男。
- 问失物：宜自忖度。

【占例】 某局长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复之屯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敦复，无悔。”

断曰：复者雷在地中之象，动极复静，故谓之复。今占得五爻，言修身复道者，复之不已，而又复之，故曰“敦复”。其复如是，亦可谓责躬自厚，而薄责于人者矣。此人督率众人，众心感服，复何有悔？时运可知矣。

上六：迷复，凶，有灾眚。用行师，终有大败，以其国君凶，至于十年不克征。

《象传》曰：迷复之凶，反君道也。

上爻居复之终，坤之极，坤为迷，故曰“迷复”。迷而不复，故必有凶。“有灾眚”，灾自外来，眚由自作，迷溺至此，无往非害。坤为众，震为行，故“用行师”。坤上六所云“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”，即行师大败之征也。“行师”既至“大败”，国君焉得不凶？兵连祸结，至十年而未已。十年者数之终，一败而终不能振，即谓有迷而终不能复矣。盖天下之祸，无不由一念之迷溺而来，迷在于身，则一身被祸，迷在于国，则一国被祸，深著迷复之害也。《象传》曰“反君道也”，复之君，初九阳也，姤之君，初六阴也，上迷复，不奉复之九，而奉姤之六，是阴阳相反也，故曰“反君道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气运颠倒，作事乖张，谨慎免祸。

- 问商业：货物不齐，期约不准，市价不稳，必致大耗；一时不能复业，凶。
- 问家宅：防有怪祟，居者多不利。



○问战征：辙乱旗靡，大败之象。

○问疾病：症已危险，久病延年，犹为幸也。

○问行人：在外多凶，十年内恐不能归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此女长成，亦大败之命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年六月，板垣退助君奉朝命自高知县来，朝廷赏赐爵位，以酬前功，氏固辞者再，于是世人多评论之。或曰：氏之决意辞赐，是板垣氏之所以为板垣氏，其谦退逊让，非他人所能及。氏为自由党之首领，鼓舞众人，其伸张自由之声势，一旦受爵荣，未免为党中人窃笑乎？或曰：爵位者，朝廷之荣命，氏固辞不受，未免有违敕之谴也。余与板垣君有旧，缘是欲忠告之。往访旅亭，将命者以病谢，余遂转访佐佐木高行伯，面谒曰：余每岁冬至，斋戒沐浴，敬占国事及诸当道命运。兹占板垣君，得地雷复上爻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迷复，凶，有灾眚。用行师，终有大败，以其国君凶，至于十年不克征。”

断曰：复者，一阳来复之卦，积阴之下伏一阳。以人事观之，全使此一点微阳渐生渐发，天下绝大事业，皆从此一阳中做出来，国家之由乱而治，人生去邪从正，悉赖焉。今占得上爻，辞曰：“迷复，凶”，是冥迷沉溺，失其本然之明者也，乃至天灾人眚之并臻，辱君丧师而莫救，危之至矣，祸莫大焉。

爻辞凶恶如是，窃为板垣君虑之。昔板垣君秉政要路，大有功烈，今既辞职，其所主张专在自由党中，人众类杂，薰莸不齐，他日激而生变，亦不可测也。爻辞之凶，其或兆于此乎？

顷又为板垣君辞爵再卜一卦，筮得困之大过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困于酒食。朱紱方来，利用享祀。征凶，无咎。”

此卦四五之阳为三上两阴所蔽，二之阳亦为初三两阴所蔽，不能通志，是以成困。“困于酒食”者，见板垣氏现时之困难也；“朱紱方来”者，谓荣命之下来也；“利用享祀”者，谓拜受爵位而祝告于神也；“征凶”者，谓逆朝命而有凶也；拜命则平稳无事，故“无咎”也，此占详明，板垣君之宜敬拜受命也，慎勿辞焉。板垣君为阁下旧友，请以余之占辞转为奉告。



佐佐木伯曰：子言真切，余亦感铭，必当告之。子须再访后藤象次郎，告以此占。余亦与后藤氏谋，必可使板垣君拜命也。于是余又谒后藤伯，告之如前，且致佐佐木伯之意。后藤伯感谢曰：奇哉！子之《易》占，古今未闻其此也。板垣氏之事余与佐佐木氏谋，必可尽力，请子勿虑。后果闻板垣君拜受爵命。余始心慰。

䷏ 天雷无妄

无妄诚也，是即《中庸》“至诚无息”之谓也。《序卦》曰：“复则不妄矣，故受之以无妄。”盖无妄之诚，天之道也；复而无妄，此为“诚之”者，人之道也。为卦乾上震下，乾健也，震动也，健而动，动合夫天也，合乎天即诚也。古圣经传皆言诚，无咎二字，独见于《易》。朱子解《中庸》“诚”字，谓“即真实无妄”，而解《易》“无妄”，谓“即实理自然”。要之理之出于自然者，天也，天即诚也，诚即无妄也，其旨一也。

无妄：元亨利贞。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。

“元亨利贞”，是谓四德，惟乾全具，余卦曰“元亨利贞”者，皆从乾来也。“元亨利贞”，统言之，一正而已，正则无妄矣，故曰无妄“元亨利贞”。此乃自然之实理，受之于天，不容间以一毫私意，间以私意，即非正矣，非正则妄，妄必多过，故“有眚”也。既已无妄，不宜妄有所往，故曰“不利有攸往”。

《彖传》曰：无妄，刚自外来，而为主于内。动而健，刚中而应，大亨以正，天之命也。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，无妄之往，何之矣？天命不祐，行矣哉？

此卦内震外乾，“刚”乾也。“刚自外来，而为主于内”，无妄以初九为卦主，震初九刚从乾来，故曰“刚自外来”，就内外卦而言也。动在下，健在上，“动而健”，是动之得其健也。“刚中而应”，谓二五也，九五阳刚中正，即无妄之天，六二复以居中得正应之，是应之得其正也。凡《彖传》言“大亨”，即“元亨”，“以正”，即“利贞”。乾之四德，天之命也，天之所命者，诚也，正也，即无妄也。命得于天，天必佑之，攸往咸宜，吉无

不利矣。“其非正”，则是自背夫天之命也，天必不能保之，行将何往？更有所往，往即入于妄矣，妄则逆天，逆天者天不佑，亦安见其可行哉！《程传》释“非正”二字，谓虽无邪心，苟不合正理则妄，知“非正”与不正，迥乎各别，正与“非正”，其辨甚微。“其”字指三上言，三之“灾”，上之“眚”，其失甚细，“非正”二字，正当体认。

以此卦而拟人事，盖此无妄之诚，与生俱来，浑然无私，即所谓天命之性也。卦自复来，复乘乾阳一画，以为“天地之心”，“天地之心”，即无妄之真元也，“元亨利贞”四者即此一心。自古圣人，必如尧舜之执中，汤之用中，孔子之时中，斯可谓“大亨以正”，浑全天命者也。下如颜子之己而待克，礼而待复，犹藉人为，其于无妄，尚未达一间耳。此外不必显背夫理，即于理稍有所偏，如动而过动，健而过健，刚而过刚，往失其正，即此有眚，天不我佑，往必无可往焉，至此而人事穷矣。卦体内震外乾，震，动也，盖教人以动合天。动以天则为无妄，动以人则妄矣。《易》之垂诫著明，六爻之辞，皆取任乎天者也，违即有咎。初爻备卦德之全，行无不吉，志无不遂也。二爻循当然之理，利本不计，往亦无心也。四爻则刚而无私，守之必贞，咎自无也。五爻则中而又正，如其有疾，可“勿药”也。惟三上两爻，不免近于妄矣。三之“灾”，是牵于“得”而来也；五之“眚”，是穷于“行”而得也。此即《彖》所谓“非正有眚”者矣。盖观于初、二、四、五四爻，以人合天，吉无不利；观三上两爻，几微不谨，过即随之。为圣为狂，争此一间，人可不知所勉哉！

以此卦拟国家，盖所谓无妄者，即唐虞授受，危微精一，千古治统之真传也。得之则治，失之则乱，全在大君真实无妄之一心耳。为卦内震外乾，乾君也，天也；震动也，行也。乾以君合天，是以健而刚；震动而能行，是以往有吉。古之帝王恭己南面，无为而治者，惟在此善承夫天命也。故以此而茂对天时，而时无不顺，以此养育万物，而物无不生。时一无妄也，物一无妄也，以无妄对之，以无妄育之。先王法天以行政，一如雷行天下，任时而动，即在无妄之中而已。统观六爻，劝诫昭焉。初爻是温恭充塞，诚至而物自化也，故曰“无妄，往吉”。二爻是不言而信，不动而敬，不期治而自治也，故曰“利有攸往”。三爻，是有意求治，转得此而失



彼也，故曰有灾。四爻，是刚柔相济，为能久于其道也，故“无咎”。五爻，是以道自治，不待以乱治乱也，故曰“勿药有喜”。上爻，是好大喜功，行之有过也，故曰“无攸利”。为国家者，保其无妄，祛其“非正”，健而能动，刚而得中，庶几四时行，百物生，应天顺人，德美化行，“大亨以正”，而天下治矣。

通观此卦，上乾下震，动合夫天，刚而得中，故名曰无妄。无妄者浑全实理，绝无意外期望之谓也。是以循其实理之自然，则往无不利；出乎实理之所非，则动必得咎。虽祸福之来，亦有不测，福自天降，天所佑也；祸而天降，如六三之灾，九五之疾是也；祸而自致，则“非正”之“眚”是也。六爻中，言“吉”，言“利”，言“灾”，言“疾”，言“喜”，言“眚”，皆所谓祸福也。初爻为卦之主，浑全元善，故“吉”。二爻循乎自然，不假造作，故“利”。四爻止所当止，守之以恒，故“无咎”。上爻居卦之终，极而复动，故“有眚”。凡爻象，初动者必终静，初静者必终动。此卦初“往吉”，二往利，皆取其动也；三“灾”，四“贞”，五“疾”，皆勉其守而勿动也；上“有眚”则戒其动之穷也。卦体乾健震动，故初象多动，动极反静，故终必静也。知夫此，可以谈无妄之卦。

《大象》曰：天下雷行，物与无妄，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。

“天下雷行”，阳气勃发，鼓动万物，万物与之共动，蛰虫振，草木萌，有翼者飞，有足者走，无不勃然发育，各正性命，而无有差妄，谓之“物与无妄”。法天之象，以茂对天时者，布顺时之化，以养育万物者，赞生物之功，使时行物生，物物各全其所与，春生养长，咸得其宜，斯吾心中之万物皆备，而天下之万物并育。此所谓尽性尽物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运得其时，百事咸宜，吉。

○问商业：正如大旱望雨，响雷一声，人人翘望。货物一到，无不旺销，百般获利，大吉。

○问家宅：此宅中时有作响，但无忌碍，屋运甚旺，人口繁盛，吉。

○问战征：有风雷席卷之势，务须正正之旗，堂堂之阵，若欲以诈取胜，反恐有祸。

○问疾病：是胸有积物，动而未化，宜随时运动，物自消化，“勿药有

喜”。

- 问行人：现时已动身，即日可归。
- 问婚嫁：两家素有往来，门楣相对，大吉。
- 问六甲：生男，临时安产，吉。
- 问失物：或鼓旁，或磨下，或井臼之侧，寻之可得。
- 问天时：一雨即晴。

初九：无妄，往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无妄之往，得志也。

初为内卦之主，震初之刚，自乾而来，故《彖传》曰“刚自外来”。初阳始生，诚一未分，不杂未起，率性而动，动罔不臧，以其动合乎天也；由兹而往，往无不吉焉，故曰“往吉”《象传》曰“往得志也”，诚无不通，志无不遂，故往而得志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吉，但宜出而有为，不宜杜守家居。

- 问商业：利行商，不利坐贾。
- 问家宅：宜迁居，吉。
- 问战征：宜进攻，吉。
- 问疾病：宜出外就医，吉。
- 问行人：或有事他往，吉。
- 问六甲：生男，来月可产，吉。
- 问婚姻：赘婿吉。
- 问失物：宜往外寻之。

【占例】 角觥士毛谷村六介者，土州人，体格肥大，重量三一贯余。明治十七年某月，余与友人某氏，见角觥于两回国向院，友人特爱毛谷村，请占其进步。筮得无妄之否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无妄，往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上乾下震，乾为父，震为长男，有上体大而健，下体小而弱之象。又震为足，初爻变震体败，必主足疾，恐此人伤足。下爻六二曰，“不耕获，不菑畲”，是农而废其业也。由是观之，力士明年殆将废其角觥，而转就他业矣。



翌十八年，六介果折足而转他业。

六二：不耕获，不菑畲，则利有攸往。

《象传》曰：不耕获，未富也。

乾为郊野，震为禾稼，故爻取农象。耕而有获，菑而有畲，原非意外期望；然以耕而期获，以菑而期畲，心有期望，无妄之望，即是妄也。爻曰“不耕获，不菑畲”，谓当耕则耕，耕未尝有心于获，宜菑则菑，菑未尝有意于畲，任乎先天，不假后起，犹之谋道者非为干禄，修德者非为求名，尽其在我，不计外来。如是则为无妄，无妄则“利有攸往”，言无妄心，自无妄行，则往无不利也。《象传》曰，“未富也”，谓二爻居柔得正，中虚无欲，未尝有心于富也；未富而不妄意于富，此即所谓无妄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运得其正，自有意外财饷，大利。

○问商业：不谋而获，却得大利，吉。

○问家宅：此宅想是承继之产，或为人经管在舍。

○问战征：前途倒戈，有不胜而胜之象。

○问疾病：“勿药有喜”。

○问婚姻：是招赘之亲。

○问行人：在外得利，一时未归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四年一月，余浴于热海，同浴者有花族岛津公及成岛柳北等，暇时相与攀谈。既而大隈伊藤进上诸君亦来浴，时大隈君顾众曰：方今俄清两国互争境界，两国派出委员，议论不决，和战未定，各国之所注目也。高岛氏幸为一占。余乃应命，筮得无妄之履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不耕获，不菑畲，则利有攸往。”

断曰：清为我邻，以内卦充之，外卦为俄。无妄内卦为震，震为木，譬犹木槌；外卦为乾，乾为金，譬犹巨钟。今观清国政府，力尚不足，以清拒俄，譬犹以木槌叩巨钟，巨钟依然，而木槌早已摧矣。故知清必不抗俄，必以和议结局也，明矣。爻辞曰“不耕获，不菑畲”，俄之利，清之灾也。

一时座客，或拍手赞叹，或疑虑不服，后果如此占，使疑者亦服焉。



○东京青山有一富商，自二三世来，分为本末两家，末家常守勤俭，家业益昌，本家不善治产，游惰相承，家业凋落。末家虽屡屡分金相助，如运雪填井，其消立尽。本家计穷，窃欲并吞末家之产，召唤末家主人相商曰：汝家之所有，非汝家所自有也，曩时曾从我本家分而与之也。今本家困乏若此，汝盍归还之乎？汝其了此意乎？末家主人惊愕，虽百方苦陈不听。本家主人，以事不谐，将欲讼之官，末家主人，就余请占其吉凶。筮得无妄之履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不耕获，不菑畲，则利有攸往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上乾下震，乾为金，震为木，金为本家，木为末家，末家持木，以击本家之金，末家必不胜。其理昭昭也。爻辞曰“不耕获，不菑畲”，耕者必获，菑者必畲，常也。今曰耕而不获，菑而不舍畲，虽为理之所无，往往为事之所有。以君家数代勤俭，贮蓄财产，一旦拱手而偿诸本家，固属心之所不甘，故曰“无妄灾也”。今既得此占，宜如其意而让之，独怀资金，另兴一家。爻曰“则利有攸往”，君从此孜孜勉励，当必再致繁昌也。

末家主人，果从余言，举财产让之，另开一户，励精家业，未几又获兴起。

六三：无妄之灾，或系之牛，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灾。

《象传》曰：行人得牛，邑人灾也。

“无妄之灾”，谓非己之所致而灾，天数之灾厄，或有不可免也。六三位不中正，故事出意外，有如“或系之牛”。“系”者而曰“或”，原不知为谁氏之牛也；“行人”，行路之人也，见其牛以为无主也，而窃得之。在邑之人，未之知也，而捕者则必就邑人而诘之，是邑人无故而受灾也，即所谓“无妄之灾”也。三至五离，离为牛，下互艮，艮为拘，上互巽，巽为绳，有系牛之象。乾健行，象行人，震为守，象邑人。乾之行，至上止，上为行人，故上曰“行有眚”，是得牛而遭吉也。震之守，属于三，三为邑人，故曰“邑人之灾”。上得其牛，而三罹其灾，是三为“无妄之灾”。上之《象》曰“穷之灾也”，上乃自致之灾，所谓自作之孽也。《象传》曰“邑人灾也”，此意外之灾，唯顺受焉而已。

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运值尴尬，防有意外之事，宜谨慎。

- 问商业：防他人占利，而已耗财。
- 问家宅：此宅恐为外人侵占。
- 问战征：行军得胜，守军防有损败。
- 问疾病：此病恐是外来人传染，可虑。
- 问行人：归则归矣，恐家人有灾。
- 问婚嫁：宜与远人结亲，吉。
- 问失物：已被行人拾去。

【占例】 一日友人某，突然来访曰：仆近与朋友某，共计一商业，书来约今日会晤，今忽以家事混杂谢绝，其中或有变计乎？请劳一筮。筮得无妄之同人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无妄之灾，或系之牛，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灾。”

断曰：爻辞谓“或系之牛，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灾”，按离为牛，亦为女，观此知其家必有远来亲友，以妇女寄托也。此女象取离卦，必有离绝之事，且离为孕，或女已怀孕矣。

“行人之得”，是与行人而皆奔也，在某住所，非畜牛之地，故知其必为女也。“系”者，即寄托之谓也，“邑人”者，即君之友也。然此友受此女之寄，所谓“邑人之灾”，恐难免矣。某所称家事混杂，殆即此欤？

友人惊余言奇异而归，后数日，来谢曰：过日占辞，不误一语，悉合事实。

九四：可贞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可贞无咎，固有之也。

四阳刚而居乾体，刚而无私，无妄者也。然位当上下之爻，初乾阳刚犹柔，恐固守未定，或有偶涉于妄者乎？故诫之曰“可贞”。盖以乾之健，乘无妄之体，更当以乾之贞，葆无妄之诚。斯无妄之理，静以存之，固以守之，自无过失矣，故曰“无咎”。《象传》曰“固有之也”，无妄之心，即天心也，秉于生初，非由外铄，故曰“固有”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气运平顺，循分则有获，妄动则有咎。

- 问商业：坚守旧业，自然亨通。



○问家宅：此宅本是祖基，宜永葆之，毋坠。

○问战征：已占入外卦之地，宜坚守城池，切勿妄进。

○问疾病：此时宜安静调养，来月“勿药”而愈。

○问行人：一时未归，在外无咎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失物：必可复得。

【占例】 某贵显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无妄之益。

爻辞曰：“九四：可贞无咎。”

断曰：四近尊位，德秉乾刚，正合贵显身位。今占得第四爻，曰“可贞无咎”，在贵显德位俱优，功业素著，无复丝毫妄念；恐民在下，有以妄动干进，全在贵显坚贞而镇定之，得“无咎”也。

九五：无妄之疾，勿药有喜。

《象传》曰：无妄之药，不可试也。

“疾”犹灾也。五动体坎，坎为疾，故曰疾。疾之来也，有由自致者，有因天时而非自致者，非由自致而疾者，即所谓“无妄之疾”也。“无妄之疾”，如在天为日之食，风之暴，雨之淫，雷之迅，皆一时阴阳之偏，偶触而来，时过则平，未可以药救也。在人，“无妄之疾”亦犹是焉，不容以药治之也，故曰“勿药有喜”。“有喜”，谓疾去而为喜也。当疾之时，以药治之耳，五爻刚中得位，天德全，无妄之至者也，复何遗憾？爻之取象于疾者，盖以汤之幽夏台，文之囚羑里，或有为盛德之累者焉。此则谓无妄之疾也，顺以守之，祸患自释，即“勿药”之义焉。《象传》曰“无妄之药，不可试也，”“无妄之疾”，本非真疾，药之反成疾矣，故曰“不可试”，慎之至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目下气运当正，意外之事，不必介意，全乎在我而已。

○问商业：凡一时物价，无故上落，皆无害商业，过时自平，切勿扰动。

○问家宅：防有风扫雪压倾圯之患，然无大害，致有喜兆。

○问战征：防军队中有时疫流行之患，宜洁净营屯，勿妄用药。无咎。

○问行人：恐中途有涉意外之事，然即归来。



○问讼事：有意外牵涉，不辩自释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失物：不寻自得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二年，占某贵显气运，筮得无妄之噬嗑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无妄之疾，勿药有喜。”

断曰：五爻阳刚中正，下与二应，可谓无妄之至者也。今占得此爻，知某贵显德高望众，复有何病？但道高招谤，或遭意处之嫌，是即“无妄之疾”也。宜勿与辩，逾时自释，若一为计较，转致多事，故曰“无妄之疾，勿药有喜”。

某贵显不用此占，遂酿纷纭，翌年遂罢职闲居。

○明治十五年八月，余弟德右卫门，患大肠痞结，聘医师守永某，乞诊服药，数日不愈。某曰：是非施截解术，不可治也。谋之佐藤国手，余复为占施术之适否，筮得无妄之噬嗑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无妄之疾，勿药有喜。”

断曰：“无妄之疾”，非自致也。今弟之疾，亦自然而发，非关自致。爻曰“勿药有喜”，盖为不假人治也，是宜安养任其自然，三周间（震之数三八）后，必可痊愈。

后服补药，不复施术，三周后，果得痊愈。

○占明治三十年海军之气运，筮得无妄之噬嗑。

《彖》曰：“无妄：元亨利贞。其非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。”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无妄之疾，勿药有喜。”

断曰：无妄全卦，卦德为真实无妄，括言之曰正。《彖》辞曰“非正有眚”，眚灾害也，故《说卦》曰“无妄灾也”。今占得五爻，曰“无妄之疾，勿药有喜”，“无妄之疾”，犹言意外之灾也，恐海军中于九十两月中，必有非常之惊异也。此事非关人为，实由天意，非可强也。

后横须贺镇守府长官相浦中将，巡见北海道炭山，余在汽车相晤，告以此占，中将如不介意。然至九月，闻扶桑舰沉没于海，占兆乃验。

上九：无妄行，有眚，无攸利。

《象传》曰：无妄之行，穷之灾也。

上爻阳居卦之终，为无妄之极，极而复行，行必有眚，有何利焉！《象》辞所谓“非正有眚”，盖指上也。上与三应，三为“邑人”，上为“行人”，三之灾，自上致之；三既被灾，上岂能无眚乎？《象》曰“穷之灾也”，位已上穷，复欲进行，是穷极而有害也。

【占】 问时运：好运已终，宜安守勿动，动则终凶。

○问商业：历来贸易，颇称得利，兹值岁终，或当时令交换之际，宜暂静守，切勿再进，防有损耗。

○问家宅：此虽旧宅，居之则吉，慎勿他迁，迁则有眚。

○问战征：地步已极，不可复进，进则有害。

○问疾病：必是老年，宜颐养自适。

○问行人：即日可归，归后切勿出行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失物：恐穷追不得。

【占例】 每年一月，余必避寒于热海。明治二十二年一月，静冈县知事关口隆吉君偶巡回县下，同宿汤户某家。关口氏为幕府旧士，尝学于昌平校，夙具才学，维新之际，五棱廓将帅之一也。氏索余占当岁气运，筮得无妄之随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无妄行，有眚，无攸利。”

断曰：异哉，何其爻象之凶也！《说卦》曰“无妄灾也”，“灾”谓天灾，是天降之灾也。爻辞曰“行有眚，无攸利”，观此爻象，恐于行路中，忽遭祸变。“眚”，损也，必身体大有损伤。《象》曰“穷之灾也”，言灾害之至极也。余就占象直言，吉人天相，君勿过虑，慎之而已。关口氏闻之，面为失色。

后见新闻纸报道，阿部川城之越间汽车冲突，关口知事被伤，政府闻之，遣侍医倭藤桥本医治。余阅报惊曰：果哉关口君，竟罹“无妄之灾”！愈感《易》占之神知，悚然者久之。

一日得静冈警部长相原安次郎氏来函云，知事被灾，果应热海之占，不堪敬服。今欲再占知事之生命如何，烦为一筮回告。筮得泰之大畜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城复于隍。”



《象传》曰：“诚复于隍，其命乱也。”

断曰：泰为天地交泰之卦，今占得上爻，是泰之将终，转而为否之时。“城复于隍”者，倾毙之象；“其命乱”者，谓命之不全也。即以此旨答之。

时见者多怪余断之凶，曰：据医师诊断，有回生之兆，是新闻纸所报也，贵断毋乃过乎？余曰：诸君有疑，请俟诸他日。未几，关口氏讣至，于是当时诸君皆感服《易》占之妙用。

后复晤相原氏，氏曰当时得子返书，已知事不起。怀书往访，知事谓余曰：今春热海游浴之时，高岛氏占象，预诫余之遭难，果若此，殆天命也。近得医治，言可回生，尚为幸耳。余因叹息，不忍以贵占出示。谈及当时车变云，此日知事至静冈停车场，适将发铁石杂车，知事急麾之，驿吏命暂停，使知事乘之。迨进行二里余，至铁路屈曲处，忽前面汽车蓦地驶来，与之冲突，轰然一声，积载货物，悉飞天外，乘客中即死一人，负伤二人，知事其一也。余本同行，因知事心急，单身乘车，余未知之，得免于祸，幸哉！

翌年春，晤关口氏养子某于热海，曰：亡父平素语足下《易》学，去岁自热海归，每闲居读君《易》断，至无妄一卦，常三复不已。

䷌ 山天大畜

大畜为卦，下乾上艮，乾，健也，艮，止也，畜亦止也。大对小而言：小畜巽在乾上，五阳一阴，以一阴畜乾三阳，巽体柔顺，其力不固，故为小畜；大畜二阴四阳，艮体笃实，能厚其储，故为大畜。《杂卦传》曰，“大畜时也”，大畜以艮畜乾者也，乾之纯阳，进而不止，而大畜能畜之，若不欲其进者，时未可也。不惟其止，惟其动，健而又动，无妄所以为灾也；不惟其动，惟其止，健而能止，大畜所以为时也。《序卦》曰：“有无妄然后可畜，故受之以大畜。”此大畜之所以次于无妄也。

大畜：利贞。不家食，吉。利涉大川。

大畜以阳畜阳，得其正也，止而畜之，利于用也，故曰“利贞”。外卦艮，艮为居，有家之象；三、四、五互震，震为百谷，有食之象；二三四



互兑，兑口在外，有“不家食”之象；内卦乾，初为震，震为行，有“利涉”之象；乾二为坎，有“大川”之象。畜其德以用于朝，养以鼎烹，故曰“不家食，吉”；畜其材以济于时，用以舟楫，故曰“利涉大川”。畜之义，不特为止，又为养也，为蕴也。止则止其健，养则育其德，蕴则储其材。“不家食，吉”，有以收养贤之效；“利涉大川”，有以见济世之功。

《彖传》曰：大畜，刚健笃实，辉光日新，其德刚上而尚贤，能止健，大正也。不家食，吉，养贤也。利涉大川，应乎天也。

大畜，以艮畜乾，畜之大者也。乾为天，天德刚健；艮为山，山体笃实；乾为大明，有辉光，艮为星斗，亦有辉光。以艮畜乾，则所谓“刚健，笃实，辉光”，不必分为乾为艮，要皆在此大畜中也。是以光华发越，盛德日新，此卦之所以曰大畜也。艮阳居上，故曰“刚上”；艮止能畜，故曰“尚贤”。乾健难止，巽不能止，其畜故小；艮能止之，其畜乃大。艮之所以能止，在得其正，故曰“大正也”。“大正”即“利贞”。下变震为颐，颐《彖传》曰“养贤”，《象》曰“观其所养”，知必不在家食也。上变坎为需，需《彖》曰“利涉”，先曰“位乎天位”，知其能“应乎天”也。故艮能止，亦能育，斯贤乐得其用矣；艮能止，亦能通，斯险无不可济矣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《彖》辞首曰“利贞”，“利”，和也，“贞”，正也，和且正，为人事之至要也。卦德以止畜健，以静畜动，是畜之大者也，故《彖传》曰“大正也”。盖畜之道，全在“大正”，有此“大正”，斯能有此大畜，所谓君子正己以正人者，即此道也。

“刚健”者天之德，“笃实”者山之性，人能法山之性，以畜天德，斯德性充实，而辉光发越，自见日进而无疆矣。卷之则藏于一心，放之则发为万事，以此而“不家食，吉”，即家食亦吉；以此而不涉险利，即涉险亦利，是人事而应乎天者也。六爻内三爻为乾，欲健进而为艮所言止也；外三爻为艮，以能止，而畜乾之健也。是以初爻惧危而自“己”；二爻不可而随止；三爻“往”矣，而犹能惕以“艰”，如人事步步留余，不令躁进也；四以畜初，“童牛”加牯，畜之尚易也；五以畜二，“豮豕之牙”，畜之得其要也；上以畜三，三既利“往”，则云霄直上，以不畜为畜也，如人事之般谨慎，各合机宜也。盖凡人之作事，一于健则过之，一于止则不及，过



则僨事，不及则不足以成事。孔子于求之退曰进之，于由之兼人曰退之，其深得艮止之义也夫！

以此卦拟国家，上卦为政府，秉艮山之性，止而不动，下卦为人民，挟乾健之性，欲急谋国家之进步，将进而犯上，而六五之君，得六四上九之辅翼，同心合志，以抑止下民刚强锐进之为，此畜之所以为大也。六五之君，温恭而能“尚贤”，与上九阴阳相比，言听计从，爻辞所谓“豶豕之牙，吉”也。上九身任天下之重，共天位，治天职，食天禄，以上畜三，其畜愈大而愈正，故曰“何天之衢，亨”也。六四处艮之始，履得其位，与上九同受六五之命，以四畜初，初阳尚稚，故曰“童牛之牯，元吉”也。盖内卦三阳，其性虽健，皆能受外卦之畜止，故初阳犹微，知进而有危，不待畜而自止；二得中，与五正应，知五处畜盛，未可犯也，能遇难而止，故“无尤”；三受上之畜，畜之极也，畜极则通，其德已成，可以进矣，故曰“良马逐”也。国家当此之时，君臣一德，在下免躁进之患，在上无窃位之讥。六五之君曰“吉”，有度也；上九之臣，曰“道大行也”，应天顺人，诚千载一时之会也，非夫圣人之畜，不克臻此。

通观此卦，六爻专言畜止之义。初九抱刚健之德，初阳尚微，能受六四之畜，知难而自止者也，故有“有厉利己”之辞。九二履得其中，有知时之明，知其功之不可遽成，止而不行者也，故有“舆脱輹”之辞。九三以阳居阳，志刚而才强，未免锐进之嫌，惟“艰贞”自处，见可进而进，则可以济世，又可以保身也，故有“利艰贞，利有攸往”之辞。六四当大畜之任，处艮之始，能止乾阳之初泄，故曰“童牛之牯”。六五处得尊位，制恶有道，柔能制刚，是以吉也，故曰“豶豕之牙”。上九所谓“刚上而尚贤”者也，居通显之地，体至公之道，舍己从人，以汲引从贤，此大畜之义，君子之道大行之时也，故曰“何天之衢，亨”。总之，初九居乾之始，其阳犹稚，故称曰“童牛”，戒其进也。九二以刚居柔，位刚势弱，故不能进也。九三纯秉乾德，乾为马，故称曰“良马”，又恐其径进也。君子之难进如此！

《大象》曰：天在山中，大畜，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

此卦乾天居艮山之中，谓山中蕴畜一天地之象，其道含宏，其义深远，



譬如君子方寸中，蕴畜三才之道义，古今之事理，广见洽闻，以之日新其德业也。夫“前言”者，训诰流传，德之华也；“往行”者，功业炳著，德之实也。嘉言懿行，皆德之散见者也，君子之学道也，考其遗迹，观其用，以身体之，以心验之，因其言而默识其所以言，因其行而默识其所以行，以畜成我德，此德所以日积而日大也，故曰“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”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宜养精蓄锐，乘时而动，自然战无不克，攻无不利，定获大胜。

○问时运：目下心意纵奢，未可动也，必待二年后，运来福至，如骏马腾空，往无不利。

○问营商：暂宜株守，近则三月，远则三年，自得逐渐推广，日积月新，利源不竭，大有庆也。

○问家宅：宅居宜近山，或在岭上，或在谷中，必是素封之家。近来声名显达，家业日隆，大吉之兆。

○问功名：少年意气轩昂，未免稍有阻抑，至三十岁后，一举成名，云霄直上，为国为家，经纶焕著，诚大用之材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且主贵。

○问讼事：始被屈抑，后得申理。

○问疾病：占得初爻至五爻，皆吉，上爻则恐寿源有阻。

○问婚姻：大吉。

初九：有厉利己。

《象传》曰：有厉利己，不犯灾也。

此爻体乾，刚健而在下，势将锐意干进，然初爻乾阳尚微，距五位主爻犹远，应在四爻。四爻属艮，艮止也，初爻欲进而四爻止之，是应交不相援，而悉相敌也。初九能知危而止，故“不犯灾也”，谓之“有厉利己”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宜守不宜攻，斯无害也，必待四爻援兵得力，方可大进获胜。

○问营商：目下资本犹浅，宜谨慎自守，免致灾害，后得帮手相助，自能获利。



○问家宅：是新造之宅，为前面山势压制，屋宅不能过高，然无咎也。

○问功名：才学虽高，而初次求名，不宜发泄太早，宜自抑止，所贵大器晚成也。

○问六甲：可占一索生男。

○问讼事：不宜健进，健进则有灾。

○问婚姻：初阳为四爻所畜，是夫将受制于妻也；在夫能顺从其言，亦无灾也。

○问出门：现宜暂止，以待时运。

○问疾病：现虽有病，可保无虞。

○问失物：待后自可寻获。

【占例】 某县士族某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大畜之蛊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有厉利己。”

断曰：此卦以山之小，止天之大，故谓之大畜。今初爻以阳居阳，才力俱强，以应四爻之阴，四爻之阴，力能畜止初阳，知其谋望，一时必难就也，若一意躁进，恐必有祸。

时某不从余断，妄怀志愿，往干某贵显，不服书记官之说谕，三日间遂为警视厅所拘留。厥后某自悔悟，始叹《易》理之神妙也。

九二：舆脱輹。

《象传》曰：舆脱輹，中无尤也。

“舆”者，车也，喻进行之义；“輹”者，车轴之缚也。天之转旋，有大车之象。“舆脱輹”者，谓车脱輹，不能驾乘，而废进行之用。此爻变则为离，有脱离之义，故曰“脱輹”。艮以畜乾，将畜止下艮之冒进，使之自止也。二与五相应，五处畜盛，未可犯也，知势之不可而不进，可谓知风识时者矣。《象传》曰“中无尤也”，谓其得中，无躁进之尤也，按初九曰“有厉”，其辞缓，九二曰“舆脱輹”，其辞急。初与三应，初为乾之始，始阳尚柔，故辞缓；二与五应，五居尊位，势不可犯，故辞急。况五之畜二，非徒因其进而止之，殆将尚其贤而用之也。盖时有盛衰，势有强弱，有不可已者，学《易》者所宜深识焉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若锐意径进，防有辙乱旗靡之祸，致一败而不可复收，惟

以退为进，斯无尤矣。

○问营商：凡有货物，宜早脱售，虽无大利，亦无耗失。

○问家宅：必是破败旧家，唯其能退然自守，家业自有复兴之象，故无尤也。

○问功名：宜待时，毋躁进也。

○问婚姻：小畜三爻“舆脱輹，夫妻反目”，是不吉也；此二爻得中，与五相应，五居尊位，必是贵婿，大吉。

○问疾病：定是腹疾，一时难愈，然无害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防有足疾。

○问讼事：败而复和。

【占例】 亲友某县人某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大畜之贲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舆脱輹。”

断曰：此卦内卦乾天，刚健锐进，外卦艮山，镇定不动，以山畜天，故曰大畜。在今政府，非不欲登进人才，亦知浮躁者非大器，急切者无实功，是以抑制而不用也。而一时急于求进者，或互相标榜，或高自议论，干谒公卿，奔走形势，梯荣乞宠，无所不为，当途益以此轻之矣。今九二能察时之不可，而退然自阻，谓之“舆脱輹”。舆者所以载物而行也，脱其輹，示不复用，所以甘自晦藏，以待其时之至也，故曰“中无尤”。

某闻之曰：爻辞适合我意，愿从此占。果大得便宜也。

○占明治三十年国家财政，筮得大畜之贲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舆脱輹。”

断曰：此卦以山之小，畜天之大，上卦一阳，畜止下卦三阳，足见其畜之大也。今占财政而得此卦，乾为金，故主货币，艮为山，故主藏蓄，九二坎爻，坎为车，故曰“舆”。“脱輹”者，示不用也。我国古来所有货币，不出一亿之外，开港以来，购入兵杖、器械、船舶诸物，虽一时去出现金繁多，赖政府理财得人，渐得复旧时之款。征清之役，民间募集一亿五千万公债，其不足者，以政府预备金充之，战胜之后，受取偿金三亿五千万。窥测宇内形势，强国合纵，分割弱国，不得不扩充军政，乃以其偿金，充备军资。在政府固出于不得已也，而在人民之愿望，以为获此巨



偿，专以扩张军备，并赏恤战士，既不能清偿国债，又不能振兴商业，虽银行之贷出稍宽，而子利仍复腾贵，则百业之进，终被抑止，人民颇为失望。此即内卦乾天，为外卦艮山畜止之象也。辞曰“舆脱輹”，舆之脱其輹，而不能进，犹金之别有需蓄，而不能应民之用也。政府之设施如此，可谓得其中矣，故《象》曰“中无尤也”。本年之财政，中止货币之运转，为商工困难之占也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九三：良马逐，利艰贞。日闲舆卫。利有攸往。

《象传》曰：利有攸往，上合志也。

三辰在辰，上值轸，轸主车驾，故有“马”，有“舆”，有“卫”。又三为坎中，坎为艰，故“利艰贞”。此爻内卦为乾，乾为马；“逐”，并进也。乾畜至三，其德已成，可以进矣，故其象为“良马逐”。“闲”，习也；“卫”，所以防不虞，艮在外为止，即卫之象。三之应在上，上处“天衢”之亨，途径大通，进行无阻，而犹必以艰贞自惕。如调马者，虽驰骋自得，犹必“日闲舆卫”乃可以“利有攸往”。《像传》曰“上合志也”，此正畜极而通之时也。夫善骑者坠，善泳者溺，当此得意之日，故最宜戒慎，平常犹此，况大畜之时乎？“良马”以见锐进之义，“舆”以明徐行之象，逐马而继以舆卫，锐进徐行之两义，当参观而得之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有马到功成之象，然必先临事而惧，斯无往不利也。

○问营商：三爻与应合志，是必卖买同心；曰“良马逐”，是必留适快捷；曰“利艰贞”，是虽遇险无虞也。大吉。

○问功名：有云霄得路之象。”

○问家宅：必是勤俭起家，目下履当其位，家业日进，犹能安不忘危，故无往不利。

○问婚姻：三以上九为应，上九处畜之极，是全盛之象，占婚姻而得此爻，男女合志。大吉之兆。

○问疾病：宜谨慎调养，可保无虞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余一日访友人某氏，某氏谓曰：吾尝约购驾车良马，今日当必有

牵而来也，谓占马之骏驽如何？筮得大畜之损。

爻辞曰：“九三：良马逐，利艰贞。日闲舆卫，利有攸往。”

断曰：此卦内卦为乾，乾为马，又乾健也，知此马必健捷善驰。然不谙驾驭之术，御之亦难，故曰“日闲舆卫，利有攸往也”。语未毕，有牵马者至，扬言曰：此马刚健疾驰，是良马也！友人见之，即欲鞭策一试，适前岸系舟，轰然有声，马遂惊逸，驭者尽力制之，不止，逡巡倒行，遂落沟中，友人见之大惊，不复购售。

○某县士族某来，请占气运，筮得大畜之损。

爻辞曰：“九三：良马逐，利艰贞。日闲舆卫，利有攸往。”

断曰：乾在无妄为天德，在大畜为贤才，士惟法乾而后才德备。法乾则行健而进锐，进锐者恐不能致远，必“利艰贞”，而其识深，必受抑止，而其气定。如良马之性，必先颠蹶，而后驰驱始受范也，故曰“良马逐，利艰贞”。今占时运，而得此爻，知其人必抱有用之才，足荷艰巨之任者也，《象传》曰“利有攸往，上合志也”，可见目下时运已至，可以乘时得位也。爻曰“日闲舆卫，利有攸往”，“卫”，守卫也，所以备不虞、示威武也。意者其将任守卫之职乎？

后此友果任某警部。

六四：童牛之牯，元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六四元吉，有喜也。

六四爻辰在丑，丑为牛，四得艮气，艮为童，故曰“童牛”。以四畜初爻，动而体离，离为童牛，牛谓初九也。“牯”，《说文》云“牛马牢也”，引《书·费誓》，“今惟牯牛马”。大畜错卦萃，萃“用大牲吉”，童牛祭天之牛也。《礼记》：“郊特牲”，牛用犊贵诚也。《周礼》云“人祀五帝之牲，拴系于牢”，《郑注》“牢闲也”，必有闲防禽兽触啮。童牛系之于牢，备郊祀也。“童牛”谓初九，为之牯，四也，初阳最稚，始进而即闲之，如“童牛之牯”，牯之使不抵触，故吉而有喜也。夫天下之事，防未然者易为力，制已然者难为功，逆折其方长之奸，潜消其未萌之逆，则上不劳禁制，而化自行，下不伤刑诛，而奸自止。初阳尚微，刚暴之习未成，六四畜之，所以不劳力也。“元吉”者，柔以制刚，刚不敢犯，畜之盛也，喜莫大焉。



【占】 问战征：有强邻压制小国之象，幸四与上相应合志，得以保全。有喜。

○问营商：爻曰“童牛”，谓初阳也，意以贸易新出，时货为利。“牯”，谓牢也，意以畜积固藏为利，故曰“元吉”。

○问功名：六四辰在丑，上值斗，石氏曰“斗，将相爵禄之位”；又“丑，土也，其禽为牛”。孔子曰：“犁牛之子，骍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。”盖童牛者，祭天之牛也，其必进用也明矣，故《象传》曰吉而有喜也。

○问家宅：乾为门，艮为庭，为庐，为居，为舍，皆有家宅之象。“童牛”者，谓初九也，牯之者四也。初九者，阳之初也。必是初造之宅，为四所牯；必门前途径有阻，不能进行。然终必亨通，故曰“有喜”。

○问疾病：曰“童牛”者，意必老牛舐犊，灾在幼子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婚嫁：四在丑，丑上值牵牛；四应初九，初九辰在子，上值女。曰童牛，必是少年结婚，大吉。

○问讼事：“童牛之牯”，《说文》云，“牯，牛马牢也”，恐有囚牢之灾。至上九曰天衢亨，当解脱而有喜也。

【占例】 余有摄绵土制造所在爱知县下热田，其支配人来，请占明治二十三年摄绵土贩卖之商机，筮得大畜之大有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童牛之牯，元吉。”

断曰：六四辰在丑，丑上也，艮为手，又为厚，是能以手练成厚实摄绵土也。原来此物密合石灰与粘土，烧为粉末，入之水中，积久而成，凝固如石。今占得大畜，明明示我畜贮之象，可知今年此物淹滞。依六四爻辞曰“童牛之牯”，“牯”谓牛马之牢，畜之以防其逸，则知此物宜畜之于库，至二十五年以待价也。为上九“何天之衢，亨”，乃可通用自在也。

后果如余占。

○占明治三十一年，韩国与俄国之交际，筮得大畜之大有。

辞曰：“六四：童牛之牯，元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内卦为乾，外卦为艮，占韩与俄交际，当以韩为内卦，俄



为外卦。乾阳欲进，为艮止所畜，明示以韩欲求进，为俄国所畜止也。六四曰“童牛之牯”童牛者，初阳也，牯之者四也。童牛而入于牯，欲进不得，韩之为俄所止，其象更明。目下俄国公使，蔑视韩廷，以大国之威力畜止之，恰如施童牛之角以横木，谓之“童牛之牯”也。韩若于今不为之计，至西伯利亚铁路成后，恐不可保其全也。

六五：豮豕之牙，吉。

《象传》曰：六五之吉，有庆也。

五为二之应，九二坎爻，辰在子，上值室。《广雅》云，“营室曰豕”；又《说文》，“亥为豕”；《分野》略云：“自危十六度，至奎四度，于辰在亥，为睪眚谓之豕韦。”戌亥，乾位也，则豕属坎，亦属乾。“豮”，《尔雅》释兽“豮，豕子，豮豕么幼”；《郭注》“俗呼小豮猪，为豕子”。六五爻辞曰“豮豕”，盖指九二而言，九二乾阳尚稚，故曰“猪豕”，犹童牛之属初九也。“牙”，郑读为互，《广韵》互字下注云“俗作牙”，是昔人以牙为互，后人转而作牙，误也。《周礼》修閭氏掌比国中宿互柝者，注云，“互，谓行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。”互亦通柝，《韵韶会》：“柝者交互其木，以为遮拦”，正合止畜之义，与初爻牯为牛马牢，其义相同，皆所以禁止其骤进也。五爻居尊位，为民士之所归向，下应九二，九二之士，能脱輶潜修，畜养其德，待时而动，斯喜在一人，庆在天下，是以吉而有庆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豕属坎，又属亥，是必在坎险湿泽之处，最宜畜意禁止，以防敌军豕突。能谋而后动，自然获吉。

○问营商：互，有互市之义，谓财物交互成市，正合近时通商之象。“豮豕”，谓小豕，譬如初次贸易，资本尚微，能受畜止，乃吉。

○问功名：此必年少求名，未免躁进，宜知自止，故曰“豮豕之牙，吉”也。

○问家宅：豕属亥，水也，前必有二水，交互而流，是以吉也。

○问疾病：六五辰在卯，东方为木，又豕属亥，亥为水，是必木旺水亏之症，宜自节止调养，方能有庆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○问婚嫁：六五天辰在卯，为兔，五应二，九二爻辰在寅，为虎，寅



卯相合。爻曰“豮豕”，豕属亥，亥与寅卯，木水相生，皆得制伏，大吉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年，友人某来，论时势曰：今箱馆平定，天下安静，朝廷选拔各藩俊士，登用人才，整理政务。承兵马倥偬之后，各藩士集合在官，未免互争权力，致生纷扰之患。请占其形势如何？筮得大畜之小畜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豮豕之牙吉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下卦为乾，指各藩士族，上卦为艮，指政府也。下卦刚健，势欲锐进；下卦政府，将止其躁进，复给以禄养，是大畜之义也。当此戎马倥偬之后，各藩士族，始膺奉给，谓九二之乾阳尚稚，故曰“豮豕”，六五能畜止之，使不突进。“牙”，谓遮拦，有止畜之义也。犹言英才能隐居潜修，养成大器，故《象传》曰：“六五之吉，有庆也。”

后果如此占。后友人每相与会，谈及此占，未尝不感服也。

上九：何天之衢，亨。

《象传》曰：何天之衢，道大行也。

“衢”者，四通八达之道，“天之衢”者，犹曰天路也，谓旷达而无障蔽，以喻其通也。案：上九艮爻，位近丑，上值牛，《文献通考》，“牛七度，日月五星之中道，其北二星，主道路”，故曰“衢”。又乾为天，艮为路，故曰“天衢”。“何”作荷，“荷天之衢”，犹《诗》所云“荷天之休”、“荷天之宠”也。此卦四畜初，五畜二，上畜三，上为卦主，所谓“刚上而尚贤”者是也，故《象传》曰“道大行也”。盖艮之畜，非畜之使不行，正畜之以成其才，大其畜，即所以大其行也。畜极则通，通则为泰，此爻之所以变即为泰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上九爻辰在戌，上值奎、娄、胃，奎象白虎，主兵，娄星主兴兵聚众，胃星主征诛，皆军事也。爻曰“荷天之衢”，言旌旗载道，一战成功，故《象》曰“道大行也”。

○问营商：上应三、三曰“利艰贞”，知当时贸易尚多艰苦。至上为畜之极，畜极则通，故曰“荷天之衢，亨”，即三所云“利有攸往”者是也。《象》曰“道大行”，是必大获其利。

○问功名：爻曰“荷天之衢”，是即可谓青云得路之时也，大吉。

○问家宅：爻曰“荷天之衢”，衢大道也，知此宅必在大道之旁。“荷

天”者，得天之佑也。“亨”，吉也，其宅必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婚嫁：想是天作之合，吉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四年，应某贵显之召，占国会开设，请愿成否，筮得贲之大畜。就贲之卦象推施今日之政略，知五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；自明治十九年以降，迄明治二十四年，此五年，值山地剥，有不祥之兆。故余活用贲之二爻，变为大畜以述现今政略，推至明治二十年，正当大畜上爻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荷天之衢，亨。”

断曰：大畜一阳止上，藏畜三阳于中，谓昔刚壮健行者，今以备历艰辛，通晓时势，不复须畜止也。艮山变为坤地，四通八达，无不豁然而开通，恰如天衢之广阔无碍，谓之“荷天之衢，亨”。明治二十年当此爻象，知铁道之建筑，必可盛行也。

后至明治二十年，果全国人心，皆倾向铁道，株券流行，建筑自駸駸日盛也。

䷔ 山雷颐

颐从臣，从页，臣为颐本字。页本首字，《说文》曰“头也”，从口，从一，一者，象舌，有养之义。卦体艮上震下，艮为山，震为雷，雷动也，山止也。卦以上下二阳象上下唇吻，内四阴象虚而求食。颐张而不合，有求食之状，故可以观震阳下动食象也。艮主止，止观象也。然震非自动也，系于艮以动，艮不上止，震虽欲动而不能，则其所以为颐之主，艮也。上下实而中虚，动而能止，曰颐，此卦之所以名颐也。

颐：贞吉。观颐，自求口实。

《序卦传》曰：“物畜然后可养，故受之以颐，颐养也。”“观颐”则思所养，思所养则知节，嗜欲可省，廉耻可立，心志可宁，养生养德在其中矣，故“贞吉”。大抵养道主静，天地万物皆上动下止，惟颐下动上止，静以制动，止以忍贪，“观颐”之义也。身之有颐，本以为养，颐中虚，实之所以为养也，故曰“自求口实”。



《彖传》曰：颐，贞吉，养正则吉也。观颐，观其所养也。自求口实，观其自养也。天地养万物，圣人养贤以及万民，颐之时大矣哉！

颐卦内艮外震，艮为黔喙之属，喙口也，即颐之象；又为果蓏震为蓍鲜，为百谷，皆有养之义。“颐，贞吉”者，所养得正，则有吉也。然养有正不正，不观不足以知之。观其所养何人，则养之公与私自别也；观其自养何求，则养之贪与廉可见也。果其所养皆贤，自养有节，是养得其正，即养无不吉矣。至天地圣人，极言养道之大，人之养生，多在自养，必如天地之化育无私，而万物皆被其泽，必如圣人之恫瘝在抱，而上自贤哲，下及万民，无不并沐其恩。盖圣人体天地之养以为养，故所养有与天地而并大。《彖传》曰“颐之时大矣哉”，谓其所养至广，即于养之时而已见矣；不言义，而义亦在其中也。

以此卦拟人事，上三爻为艮，艮六五曰艮其辅，辅上颌也，有颐之象；下三爻为震，上六曰“视矍矍”，有观之义；上下互坤，坤为缶，为浆，有养之义。然养亦不一法也，节宣所以养正，饮食衣服所以养形，威仪礼貌所以养德，推己及物所以养人。盖人莫不有所养，而养亦各有所在，内而养一身，外而养天下，而要在得其正者吉。夫士之得禄位，农之事稼穡，工之造器物，商之通货财，皆各食其力，各养其身，而得其正者也，否则因糊口之无资，而忘其廉耻，如孟子所谓“苟无恒产，则放僻邪侈，无不为矣”，此其人复何足观乎？然观人者，当先观其“口实”之求，人苟不以饥渴害其心，而能以簞瓢乐其道，则其所求，有在于“口实”之外，其所养，必得夫性情之正。其自养如是，其养人当更有大者矣，必如天地之养物，圣人之养贤，以及养育万民，而其养不特得其贞，益且获其吉矣。颐养之道，尽在是也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下卦为人民，下民好动，有震之象，上卦为政府，政府能安止下民，有艮之象。卦名曰颐，颐口也。下民各颐有一颐，下民即各自求养，农以力耕，商以贸货，工以造器，皆各以才力“自求口实”。而犹有自养而不足者，政府为之薄其征敛，蠲其租税，甚至发粟以救饥，给药以疗疾，朝廷之仁浆义粟，适为下民续命之恩。在政府并非以此市惠也，亦体夫天地好生之德，以为养也。至下民之中，有所谓贤者，政府尤必尊

其位，重其禄，养之以大亨，而不敢不优也。时贤者沐朝廷之荣恩，而并能推朝廷之德泽，覃及于万民。此颐养之道，所以愈推愈广也，《彖传》曰“颐之时大矣哉”，有以夫！

通观此卦，上卦三爻，皆所以养人，下卦三爻，皆所以自养。养之道，以养人为公，自养为私；自养之道，以养德为大，养体为小。故初、二、三皆养口体，私而小者也；四、五、上皆以养德而养人，公而大者也。无论为养人为自养，要皆以得正为吉，故《象》曰：“山下有雷，颐，君子以慎言语，节饮食。”谓颐之为用，吐露言语，咀嚼饮食，皆由颐而出，君子观颐之象，而知所宜慎宜节也。初爻以阳处下，为动之始，是动而自求养也，舍“灵龟”而观“朵颐”，是以凶也。六二处下体之中，无应于上，返而养初，故曰“征凶”。六三虽应上爻，上九而拂颐养之节，自纳于上以谄媚者也，故至“十年”而犹“勿用”，复何利之有？六四身处上体，居得其位，应于初爻，以上养下，得养之宜，又能威严寡欲，所以得吉。六五以阴居阳，而比于上，行则失位，居则“贞吉”，故“不可涉大川”。上九以阳处上而履四阴，众阴皆由此得养，故曰“由颐”；然其所以得此养者，不知几历危厉而始得吉也，故曰“厉吉”；养至此，则无往不利，故曰“利涉大川”而“有庆”也。盖颐之全卦，专言养生之道，其本在初。曰“龟”，曰“虎”，曰“颠”，示其用也；曰“拂”，正其趋也；曰“由”，竟其委也。圣人所以握造化之机，而尽性命之理者，于颐之一卦见之矣。

《大象》曰：山下有雷，颐，君子以慎言语，节饮食。

此卦山下有雷，为上止下动之义，即颐口之用也。夫言语者，祸福之所由招；饮食者，疾病之所由生。动止得其道，斯言不妄发，食不过度矣。君子观颐之象，而知其慎，知其所节；大之则命令所出，慎之而无失，货财所入，节之而无伤；极而言之，则养德以养天下，皆无不然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上止下动，防队下有妄动招乱者，或机密漏泄，或酗酒启衅，最宜谨慎。

○问功名：山下有雷，雷发声而山亦鸣，有声名腾达之象。

○问经商：颐象内动外止，主货物内地升动，外地低落之象；又恐贩货出外，一时不能销售。其货物大约不离食品。



○问家宅：艮山欲止，震雷欲动，山在上，雷在下，恐地盘震动，宜防火灾。

○问疾病：上止下动，山属土，雷属火，主上焦寒闭，下焦热泻之象，必待五爻，《象》曰“顺以从土”，庶上下通顺乃吉。一爻一日，必至五日可愈。

○问行人：内卦动而外卦止，必已动身，为外事阻止。上九曰“利涉大川”，知必从水路而来。近则六七日可到，远则六七月方归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失物：山下有雷，知其物为重物压上，一时不见，待后可得。

○问讼事：主为言语饮食细故启衅；下欲动而上止之，必有上官出而阻止，不终讼也。

○问婚姻：颐养也，妇主中馈，有养之义。外夫内妻，内动而外止，有妇从夫之象，吉。

初九：舍尔灵龟，观我朵颐，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观我朵颐，亦不足贵也。

凡爻辞尔与我对言，是《易》中比应，互为宾主之一例。此爻尔我云云，自应位之六四告初九之辞，“尔”指初九，“我”则六四自称也。龟为四灵之一，不饮不食，服气吐纳，渊默自养者也。颐初上两阳而包四阴，离象也，离为龟，故曰“灵龟”。初九一阳之始，胚胎万有，是即吾身之灵龟，不待养于外者也。舍“灵龟”而观“朵颐”，是捐其廉明之德，以行其贪窃之情，蠢兹众生，可悲可叹，故戒之曰“凶”。《象》曰“不足贵”者，谓养小失大，纵得所欲，亦不足贵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古者行军必先占卜，以定吉凶，爻辞曰“舍尔灵龟，观我朵颐”，是不畏神明，而徒贪财物，故曰“凶”也。

○问营商：初爻为一阳之始。变而为剥，剥者解剥也，《象》曰“不利有攸往”，营商恐难获利。爻辞曰“尔”“我”者，主宾也；“朵颐”者，口之动而食物也。舍“灵龟”而观“朵颐”有利亦恐为他人食没也，故凶。

○问功名：“灵龟”者内心也，“朵颐”者外貌也，舍内而求外，舍己而观人，徒慕虚声，必无实学，功名难成。

○问家宅：宅中六神不安，恐有外鬼作祟，动来求食，凶。

○问疾病：病由饮食不节所致，宜问神祈祷，可愈。

○问婚嫁：尔我者，男女两姓也，“舍尔”“观我”，显见两姓不谐，其故在争论礼物，必不成也，成亦必凶。

○问讼事：必由口舌启衅。曰“舍我”，曰“观尔”，是两造各执一见，一时不能就理。凶。

【占例】友人某来曰，余窃有希求，欲面谒某贵显，请占其成否如何？筮得颐之剥。

爻辞曰：“初九：舍而灵龟，观我朵颐，凶。”

断曰：此卦内卦震雷，雷动也，外卦艮山，山止也，显见雷欲动而为山所止也。今得初爻，明明足下将有所动作，而为贵显所阻止。爻辞曰“舍尔灵龟，观我朵颐”，所谓“尔”者属贵显，“我”者是足下，“舍尔”“观我”，是足下欲强贵显而从我所求也。所谓“朵颐”者，口腹之求，无餍之欲，以此往谒贵显，非特不成，恐反受谴责，故曰“凶”也。

友人闻之，不快于意，后往谒贵显，为所谢绝。

六二：颠颐，拂经于丘颐，征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六二征凶，行失类也。

二爻比初应五，阴柔不能自养，犹女不能自处，而必从男，阴不能独立，而必从阳也。“颠”倒也，“拂”违也，“经”义也，“丘”所履之常处也。夫颐养之道，以自上养下为常，今二爻虽与五为应，阴柔不能养五，反而求养于初爻，辞曰“颠颐，拂经”，是颠倒而违于常理也。以此求养，未见其福，以此而行，未见有与，故曰“颐，征凶”。

《象》曰“行失类也”，震为行，阴阳各从其类，二爻不知养内卦之乾，反养外卦之坤、是为“失类”，故“征凶”也。

【占】问战征：行军之要，首在纪律严明，步伐整齐。爻曰“颠颐，拂经”，是必背违纪律，步伐错乱也，凶莫大矣。

○问营商：二爻变损，损耗损也，于商不利。爻辞曰“颠”，曰“拂”，是明言买卖出入不合常理也，故曰“征凶”。

○问功名：“颠颐，拂经”，是不循常道，侥幸求成，虽得终凶。



○问婚嫁：六二阴柔居下，不奉上也反养下，是谓颠倒拂乱，不得其正，妇道不可问矣。故《象》曰“行失类也”，凶可知矣。

【占例】 友人医师伊藤某，其子在横滨营商业，伊藤某一日来访，请占其子终身运限，筮得颐之损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二：颠颐，拂经于丘颐，征凶。”

断曰：颐之六二，以阴居阴，才智俱弱，未足兴立事业也。颐者养也，当居下以奉上，不当以上而养下，此为养之常道也。今二爻辞曰“颠颐，拂经于丘”，是颠倒拂乱而失其正也。足下占问令郎终身，而得此爻，知令郎虽从事商业，必不能获利而养亲，而反将耗损父产，故曰“征凶”。且其所与共事者，皆非善类，故《象》曰“六二征凶，行失类也”。为今之计，惟囑令郎停止商业，可免后患。

伊藤某闻之，大为叹息，谓《易》象所云，丝毫不爽。即命其子闭店，其子不从，竟至产业荡尽，可惜可惜！

六三：拂颐，贞凶，十年勿用，无攸利。

《象传》曰：十年勿用，道大悖也。

三爻居内卦之极，阴柔而不中正。颐三变而为贲，《吕氏春秋》：孔子卜得贲，曰不吉，以贲不得五色之正也。颐三比二应上，谄媚以奉上，是拂夫颐养之贞，故凶。上下互坤，坤为十年，故曰“十年”；坤又为用，以其拂贞，故曰“勿用”。三至六为剥，剥《象》曰“不利有攸往”，注谓当剥之时，强亢激拂，触忤陨身，是“不利有攸往”。颐三拂贞，故直曰“无攸利”，是无所可往，无所利也。《象传》曰“道大悖也”，极言于颐养之道，大相拂乱，故至“十年”而“勿用”，深责而弃绝之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师以贞为吉，拂贞不吉。颐养也，养兵以备用，养拂其道，则兵不可用。《象》曰“道大悖也”，是犯上好乱，其败亡必矣，故凶。

○问营商：商业专在获利，曰“无攸利”，无论营业之大小，无论贩货之远近，皆无所得利也。极之“十年勿用”，是久久而不成事也，故凶。

○问功名：功名之道，要在出而用世，得以利济群民，是将以道养天下也。若拂夫颐之正，而极之“十年勿用”，则将终其身而不得见用也，故曰“无攸利”。

○问家宅：是宅必久无人居住矣，且恐有鬼祟出而求食，家宅不安，住之不利。

○问婚姻：主闺门不贞，其婚事亦必过十年可成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五年，占国家之气运，筮得颐之贲；又占众议院，得初爻，推理如左：《彖》辞曰“颐：贞吉，观颐，自求口实。”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拂颐，贞凶，十年勿用，无攸利。”

此卦雷在下，山在上，雷欲动而为山所止。颐之象为人口，上腭止而下腭动。颐之义为养，如张口以求食也。今占国家气运得此卦，盖国家所重在人民，人民之所重在食，人一日不食则饥，七日不食则死，人民之旦夕忙忙不憚劳苦者，无非自求其食也。内而家，外而国，仰事俯畜，皆藉得食以为养也。且颐之反卦仍为颐，人民发动，政府自上得以止之，政府行动，人民在下，亦得以止之，犹是颐之上下唇，有互相开合以为用也，故利用观。“观颐”者，即观其颐之贞不贞也，贞即正，所谓养正则吉，由一己以推诸家国天下，皆以得养之正为吉。我日本全国人口繁殖，明治五年三千五百万人，二十年间，已达四千余万，今以一年平均计之，约有四十万人增加。论土地之开垦，每年仅不过二万町步，以地之所产，合计人口之所食，每年有二十万人民不得其食，是以人民不能不“自求口实”矣。求而正者吉，不正则放僻邪侈，无所不为，由是廉耻道丧，争夺日滋，而盗贼群起，缘其故，无不“自求口实”来也。朝廷治以禁暴之法，而不开其养生之源，譬如见赤子呱呱啼饥，不为之哺乳，而与以止啼之苦药，终无益也。为今之计，惟在诱导穷民，使人开垦荒芜不毛之地，又起国家公益之事业，而从事之，以与为民力食之地而已，谓之“颐贞吉”。

三爻之辞曰：“拂颐，贞凶，十年勿用，无攸利”，是即《彖》辞所云“颐贞吉”者，而反言之也。“十年勿用，无攸利”，是凶之极致也。三爻以阴居阴，不中不正，上下俱悖颐养之正道，故曰“拂颐，贞凶”。国家气运，值此爻象，及今而不急为调剂，恐异日之尤，有不可测者矣。且今后十年，即至大过上爻之气运，则有穷民转沟壑之象，故曰“十年勿用，无攸利”。占象如斯，可惧！可惧！



占众议院，得初爻，辞曰：“舍而灵龟，观我朵颐，凶。”《象传》曰：“观我朵颐，亦不足贵也。”龟者介虫之最灵者，曳尾泥途，是葆养灵德，而不求口实者也。初爻震阳之始，为下卦之主，爻辞曰“舍而灵龟，观我朵颐，凶”。今就议员而论，所谓“尔”者属主选之人，所谓“我”者必属应选之人，是舍主选者之明鉴，而专观应选者之口实，则龟无其灵，不足以为龟，即议员无其才，不足为议员也。故《象》曰，“观我朵颐，亦不足贵也”，明言此徒求温饱之辈，虽幸充议员，何足贵乎？又此爻变则为剥，剥之为卦，“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长”，此最为国家盛衰所攸关，主议员之选者，所当凛凛也。

○友人某，从事商业，家道富裕，生有一子，平生悔己不学，使子就学东京。虽卒业学校，因素无家教，遂至所交非人，征逐酒食，浪费金钱，或侮慢老成，或诽谤亲友，甚至以父为顽固而奴视之，逼迫父母，分析财产。复来东京，充辩护之士，间营米商以争输赢，乃至亡失资本，复托友人，请求于父。于是其父来请一占，筮得颐之贲。

爻辞曰：“六三：拂颐，贞凶，十年勿用，无攸利。”

断曰：颐养也，谓宜以下养上者也。今令郎分父财产，未几耗尽，而复求食于父，是下不能养上，而转欲以上养下也。故三爻之辞曰：“拂颐，贞凶，十年勿用，无攸利。”以令郎素失教训，不知生产之艰难，必至“十年勿用”，困苦穷厄，历尽艰辛，使之困极知悔，十年以后，或可为也。为今之计，惟稍给口食，得以度日而已，是今日处置之法也。

其父叹息曰：所谓“子不教，父之过”，余知所悔矣！乃谢而去。

六四：颠颐，吉。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颠颐之吉，上施光也。

四爻柔正，与初九刚正相应，居得其位，以上养下，得颐之义，故曰“颠颐，吉”。四爻属上体，得艮气，艮为虎，眈眈下视之貌，是威而不猛之谓也。“逐逐”，《子夏传》作“攸攸”，荀作“悠悠”，刘表作“眈眈”，云“远也”。按《汉书·叙传》，“六四眈眈，其欲潏潏”，师古注，“潏潏，欲利之貌”。初取象于龟，龟者介虫之长；四取象于虎，虎者百兽之长，是两相应也。龟之德在灵，虎之威在视，初与四，取义各有所在。且颐卦旁



通大过，“大过颠也”，故四称“颠”，二亦称“颠”。六二“颠颐凶”，六四则以“颠颐”得吉者何也？盖六二处下体而又养下，是以凶也；六四处上体，又应于初，阴而应阳，又能威严寡欲，所以吉也。《象》曰：“颠颐之吉，上施光也”，“上”谓上九。上得乾之一画，乾阳上烛，光明无所不照，四知养其乾元，则乾之光施于四，四即得之以为光，是以曰“上施光也。”

【占】 问战征：战士之勇者称虎臣，亦称虎贲，皆谓其有力也。然必须养其精锐而后用，非徒恃威猛而轻进也，故曰“颠颐，吉”。

○问营商：“颠”，恐一时物价有倒跌之象。“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”，譬言商人谋利之状，能视其贱价而置货，故吉而无咎。

○问功名：功名之兆，自古多取龙虎，是以吉也。“视眈眈”，“欲逐逐”，皆谋望腾达之意。

○问家宅：此宅必右山白虎居高，有怒目欲噬之形，幸四爻以阴居阴，位得其正，可无咎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【占例】 内务省参事官松本郁郎氏，将以公事赴浓尾，因请占任命事件。筮得颐之噬嗑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颠颐，吉。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此卦内卦为震动，外卦为艮止，知足下赴浓尾地方，为办理震灾之后事宜也，震动艮止，其象昭然。颐养之道，以下养上为正，今震灾之后，民不得食，朝廷为发粟赈济，是以上而养下也，颠倒也，故曰“颠颐，吉”。“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”，属在灾民，其惶惶求食，俨如饿虎，亦无足怪。然其中保无奸吏营私，视政府赈灾之饷，阴作中饱之图？所谓“视眈眈”，“欲逐逐”者，亦未始无人也。足下办此灾案，尤当察其奸曲。此爻变为噬嗑，噬嗑为卦，用狱明罚，所谓“小惩而大诫之”也。恤此灾民，惩彼奸吏，虽有“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”，固无咎也。

松本氏首肯而去，后果如此占。

○友人某来，请占某贵显，筮得颐之益。

爻辞曰：“六四：颠颐，吉。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四爻位近六五，显见宰辅之象。四处上体，为艮之始，其威德



能镇定群动，其恩泽能养育群生；应于初爻，阴而养阳，又能威严而寡欲，故曰“颠颐，吉。虎视眈眈，其欲逐逐，无咎”也。

友人曰：断语如见其人。

六五：拂经，居贞吉，不可涉大川。

《象传》曰：居贞之吉，顺以从上也。

五爻以阳居阳，无应于下，而比于上，是为君者不能养人，反为人所养者也，即拂君道之常经，故曰“拂经”。颐卦六爻，惟初上属阳，阳宜行，阴宜居，且五体艮，艮为止，行则失类，故曰“居贞吉”。五又中虚象坎，坎为险，又为大川，“居贞”虽吉，而养道未成，不能以济险，故曰“不可涉大川。按二曰“拂经”，三曰“拂颐”，拂，违也，二三以违拂颐养之道，故皆曰“凶”。五亦曰“拂经”，而独曰吉，何也？不知五爻之吉，不在“拂经”，而在“居贞”，故《象传》曰：“居贞之吉，顺以从上。”“上”谓上九，谓五近上，能以阴顺阳，故居贞得吉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行军之道，有经有权，谓能达权，似不必拘拘守经也，故“拂经”无咎。曰“居贞吉”，则宜固守，不宜进攻。“不可涉大川”，恐于川流之际有伏兵；舟楫前往，防有风波之厄，皆当谨慎。

○问营商：利于坐贾，不利行商，贩货出洋，更为可虑。

○问功名：出而应试，难望成名。

○问家宅：上体属艮，山居则吉，若在临江近水，其宅不利。

○问婚嫁：恐有不得媒聘之正者，若能从一而终，则亦吉也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。

○问疾病：病在五爻，久则四五月，近则五六天，由于调养失宜。能安居静养则吉，若冒风雨，涉远路，恐难治也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年中秋，东京增上寺大教正福田行诚，偕其徒少教正朝日氏来访，曰：我增上寺佛殿，往罹火灾，已阅十年，寺僧谋请重新，余谓兵革之余，集资非易，僧徒闻之，不以余言为是，谓本山而无大殿，是失庄严之相，咸各誓愿募化，计图再建。于是预算经费，一切所需，凡若干万元，后因物价腾贵，施工未竣，金款告匮。敢请一占。余曰：《易》道尽人事而俟天命，琐琐细事，未可渎问，不如占问佛殿之建筑何时完成，朝

日氏诺，筮得颐之益。

爻辞曰：“六五：拂经，居贞吉，不可涉大川。”

断曰：筮得颐五爻，可观现今佛家之结果也。“经”即佛经，“拂经”者，有违佛经之旨趣也。维新以来，佛制亦从而改革，寺领既还，法禁遂改，食肉畜妻，在所不禁，出家在家，复何区别？是之谓“拂经”。然佛家宗旨，自来不一，古之名僧，有以饭鸽为食者，经文所载，有以法喜为妻者，是以身犯法而为虚无，空诸所有而归寂灭者也。此亦一法也，但必以安居守贞为吉，若不避危险，与俗人争利逐欲，则不可也，故曰“不可涉大川”。颐反卦为大过，大过四爻曰“栋隆，吉”；九四互乾，辰在亥，上值危室，《开元占经》引甘氏曰：“危主架屋”，又引《地轴占》曰：“营室大人之宫”，故“栋隆”。佛殿以供大佛，是以亦有“栋隆”之象。颐五爻《象传》曰：“居贞之吉，顺以从上也。”“上”指上九，上九曰：“由颐厉吉，大有庆也。”五至上，相隔一爻；谓一年，顺以从上，俟明年，佛殿可成，故曰“有庆”。

上九，由颐，厉吉，利涉大川。

《象传》曰：由颐厉吉，大有庆也。

此卦初上两刚，合养四阴，初爻在下，震阳尚微，势力未充；上爻居上，艮阳已极，德足养人，卦中四阴，皆由上九而养，故曰“由颐”。上爻在卦为成卦之主，在爻为养人之主，其任甚重，且以阳刚之才，居危疑之地，苟其稍形骄惰，君疑众怨，是危殆之道也。故人臣当此，唯常怀危厉之念，斯可保其吉也。伊尹周公忧勤惕厉，终得其吉，即此道也，故曰“厉吉”，以厉而得吉也。养至此，则乾元在我，川可涉，危可济，弱水不能陷，大海不能阻，夫亦安往而不可哉！故曰“利涉大川”。较六五之可“居贞”而“不可以涉大川”者，又有进矣，是足以当天下之大任，济天下之艰危，以成天下之治安者也，在此“由颐”之功耳。《象传》曰“由颐厉吉，大有庆也”，谓阳刚在上，能由养己以及养人，推而至于养天下，则无人而不被其养，即无人而不获其庆也，故《象》曰“大有庆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谚云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”，其得效力疆场者，皆由平日教养来也，故曰“由颐”。兵，危事也，不知几经危厉，乃得此克捷之



功，故曰“厉吉”。“利涉大川”者，必其军士同心同德，斯得涉险，临危而不避，如周师之会孟津，诸葛之渡泸水是也。

○问营商：商业专在谋利，得利则足以养身养家。然商不能安居而得利也，必将涉历险途，或远贾重洋，方可获利，故曰“厉吉”。

○问功名：功名一道，由小而大，由卑而尊，然必忧勤惕厉，乃得功成名遂也。《象》曰“大有庆也”，是即所谓得之有喜也。

○问疾病：虽危得救，故曰“厉吉”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故《象》曰“大有庆也”。

【占例】余每年于冬至日，占翌岁事物之吉凶，以为常例。明治二十二年冬，为占一卦，筮得颐之复。

爻辞曰：“上九：由颐，厉吉，利涉大川。”

今岁一月，某贵显来访，问及麦作丰歉如何？余曰：本年政府蓄金备荒，购入外国米，以济灾黎。某贵显问何以知之？答曰：冬至余曾占令年麦作，遇颐之复。颐之为卦，其象为口，其义主养，小之则养在一身一家，大之则养及天下万民，群生衣食，由此而推暨也，故曰“由颐”。上九一阳在上，四阴在下，定卜先时多雨，麦作不丰，及至上爻，阳光发露，收成尚可，故曰“厉吉”。在昨年，因遭水灾，谷粒歉收，今年春，麦又不丰，则民食阙乏，米价腾贵，势必困苦流离，有不堪着想者矣。政府目击时艰，设法赈济，计唯招购外国洋米，以济民饥。其米之来，或自清国，或自印度，或自暹罗，皆由船运，故曰“利涉大川。”后余以此占上申大藏省，政府乃察其机，即以备荒蓄金购入外国米，出卖于诸港，民心遂得安悦。

䷛ 泽风大过

大过自颐而来，颐上下二阳，中包四阴，大过反之，以二阴包四阳，四阳过盛，故曰大过。夫道中而已，阳欲其盛，不欲其过，太刚必折，太实必裂。今四阳中满，二阴屏居无位之地，阳虽盛而下无基，上无系，反借资于二阴；二阴微弱，不能为助，是失其中也，失中即为过。卦体上兑下巽，兑正秋也，秋金气，水之母也，故兑为泽；巽辰在巳，上值轸，轸



主风，故巽为风，合之谓泽风大过。然大过异小过，何也？小过以艮遇震，止而动，其动未危，阴虽盛而下有基，止则吉也；大过以巽遇兑，入而悦，悦极不出，阳虽盛而下无根，入则颠也。《杂卦传》云“大过颠也”，大过一卦，不言颠，而颐卦言颠，以颐与大过，颠倒以相为用。《序卦》是以置诸上《易》之末，天地再交，以成坎离也。

大过：栋桡。利有攸往，亨。

大过，阳大阴小，刚积于中，足以任重，有似栋然；兑上巽下，巽为木，兑为毁折，木而毁折，栋斯桡矣。当此大厦将倾，非一木所能支，惟当出门求助，以拯患难，乃得亨通，故曰“利有攸往，亨”。

《象传》曰：大过，大者过也。栋桡，本末弱也。刚过而中，巽而说行，利有攸往，乃亨。大过之时大矣哉！

此卦下巽上兑，四阳积中，刚阳过盛，故曰大过，阳大阴小，故曰“大者过也”。“栋”屋脊也，巽木而为兑金所伤，故“桡”。巽木本柔，上无根柢，下无附属，故本末俱弱。“刚过而中”，非二五之中，谓四刚连亘，位处于中，刚虽过而位处中也。然不可以恃夫刚，须以“巽而悦”者行之。巽主初言，悦主上言，四刚互乾为行，以柔济刚，虽勉前进，乃得亨也，故曰“利有攸往，乃亨”。盖奇才生于困厄，定力出于艰辛，转败为成，在此时也，故曰：“大过之时大矣哉！”

以此卦拟人事，就卦体言，四刚居中，为主于内，二柔在上下，为客于外，为主者刚过，是主刚而客柔也。就卦象言，四刚排列中间，二柔分居上下，俨若栋然，大人必具刚强之德，斯足充栋梁之选；然过刚无制，则太强必折，其栋桡矣。要必以“巽而脱”者行之，庶几刚而有济。刚不患其过刚，桡不至于终桡，盖惟其有大过之材，乃克济大过之事。“利有攸往，乃亨”皆本乾元用九而来，“利有攸往”，即乾之“行健”也，“乃亨”，即乾之“元亨”也。圣人于《易》，虽以扶阳抑阴为主，而有时亦借阴以济阳。巽以出之，悦以行之，是祛其大过而就以时中也，则变而不失其常，穷而不失其正，故曰“大过之时大矣哉”。所谓“时”者，亦即“终日乾乾，与时偕极”之道也。

以此卦拟国家，下卦为人民，巽为风，有四方风动之象；上卦为政府，



兑为泽，有我泽如春之象。卦体刚在中，二柔居初上，是四刚当权，有威有福，居中而秉政者也。凡国家建大功，兴大役，皆以一人身任其重，如大屋之有栋，以负荷众材；然任载过重，则不胜其任，而立见其桡也，是“本末弱”也。所谓“本末”者，指上下二阴而言，二阴才力柔弱，不克任重，故“桡”，此乃阴衰而阳失其辅，臣弱而君失其卫，阳刚过中所致也。当此之时，在蹈常守辙之人，多不敢为，惟知时达变之士，所欲奋然而往也。必其秉刚阳之德，而能以巽顺和悦行之，宽以克猛，柔以济刚，得时中之宜，无亢阳之患，方足以平大难，兴大业。乾卦所云乾元“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”者，胥是道也，故曰“利有攸往，乃亨”。盖往以济时之过，其必能通其时之变，反其势之平，整顿天下于一新，维持世道于无穷，而可得亨通也。

通观此卦，阳刚太实，有不能运动之象，譬如人之肢体肥重，不能转运也。又四阳居中，二阴退而听命，下无根柢，生气已断，上无附属，枝叶既凋，故爻有“枯杨”之辞，曾不如剥姤之犹可来复。然大过自颐来，“颐，养也”，谓当养其二阴以相济也。兑泽在上，巽木在下，《象》曰“泽灭木”，泽本下而反上，木本上而反下，此大过之所以为颠，过越常分之大者也。君子法之，“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”，是能以退藏者养其阳而防其过也，非君子则不能。大过六爻，二阴四阳，有阳爻而处阴位焉，有阴爻而处阳位焉，有阳爻而处阳焉，有阴爻而处阴焉。爻有不同，义亦各判。初爻以阳居阴，是过之尚微也，巽为茅，茅虽柔物，藉之亦足助刚，故“无咎”。二爻亦以阳居阴，是过而不过也。巽木为杨，泽灭之而枯，得阳九生气，枯而复稊，故亦“无咎”。三爻以阳居阳，是过而又过也；四刚在中，如屋之有栋，刚果自用，终致“栋桡”，故凶。四爻亦以阳居阴，是亦过而不过也。四与初应，得其所藉，三曰“桡”而四曰“隆”，故吉。五爻以阳居阳，是过而无复过也。“枯杨”之象，与二爻同，然阳至五而极，虽华已衰，故曰“何可久也”。六爻以阴居阴，四刚既倾，是过之终极也，“利有攸往”，正在此时。所谓“过涉”者，忠在救时，故“灭顶”虽凶，而“无咎”也。六爻以相对者言之，初与六对，《彖传》所云“本末弱”者，指初上也。一以藉茅而无咎，一以“过涉”而忘凶，皆足以救其过也。二与五

对，“枯杨”之象，所取相同，“生稊”“生华”，久暂分也。三与四对，“栋”之为象，所取亦同，曰“桡”，曰“隆”，吉凶判也。总之，卦以阴阳相偶谓得中，偏则为过，四阳二阴，是大过也，故曰“大者过也”。君子于此，以“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”处之，抱忧时嫉俗之念，具拨乱反正之才，利害不计，成败不言，上六之“过涉灭顶”者，必斯人也，复何咎矣！

《大象》曰：泽灭木，大过，君子以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。

此卦泽水浸淫巽木之上，木为之枯，故曰“泽灭木”。当是时，世俗之士，或皆随流逐波，鲜有不磨灭者矣，惟君子具大过人之才干，虽时当困厄，而操守弥坚，所信者理，所乐者天，谓之“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”。是必刚而能柔，过而能往，可谓善处大过之时者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“灭”，灭绝也，大欲灭国，小欲灭身，其象凶矣。行军占此，恐有洪水淹没之祸。

○问营商：《象》曰“泽灭木”，有低价忽而高涨之势。

○问功名：“独立不惧，遁世无闷”者，谓当退身隐处，一时未可求名也。

○问家宅：兑泽在上，巽木在下，其象反复，位置不正，防有灭凶之祸。

○问疾病：是肝火内郁之症，肾气冲上，医治非易。

○问婚嫁：“泽灭木”，恐配偶之间，有老幼不匀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○问失物：必坠入水沟之处。

初六：藉用白茅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藉用白茅，柔在下也。

“藉”者，铺地也，“白茅”，取其洁也，古者祭祀，藉之灌酒，以降神也。茅白取巽象，巽在下卦，藉茅于下，所以承上之刚也。初爻阴柔居下，不犯刚而能承刚。当此大过之时，敬慎事上，不得谓过分也。故比之礼义之适中者，则有过于敬慎之失，比之傲慢侮人者，则其胜亦不啻霄壤，在高傲者固有咎，而卑下者必无咎焉。盖茅柔物也，藉之足以相助，未可以茅之微而忽之。《象》曰“柔在下也”，以爻言则初在下，以茅言则藉在下。



初六居阴，阴为柔，茅质柔弱，故曰“柔在下也”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当此初次出师，最忌刚暴过甚，宜宽柔待下。

○问营商：贩运之货，必是药品，或是茶叶木棉，其色必白，其质必柔，均可获利。

○问功名：拔茅连茹，是有连类同登之象。

○问家宅：其宅必近卑湿低下之处，屋外蔓草荒芜，是初次建筑也。

○问疾病：病体柔弱，下焦有湿，须用温燥之药治之。

○问失物：于草地上觅之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元年，东久世中将、锅岛肥前守充先锋，将收横滨，余时在肥前守营中，兼管各种事务。藩士下村某，率兵士百人，奉命先收浦贺，以向导嘱余，为筮一卦。筮得大过之夬。

爻辞曰：“初六：藉用白茅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凡占军事，内卦为我，外卦为敌。初爻在内卦之下，以阴居阳，阴属柔，显见我宜用柔。兑为泽，所攻取者，必是水泽之地。白茅柔软之物，用以藉地，履之而安，无失足之虞，是教我衔尾潜进也。今闻浦贺港上，有开阳，回天以下六舰碇泊，募兵脱走者数千人搭载之，浦贺兵士，又与之同心联络，敌势过盛，未便用强攻击。爻辞曰“藉用白茅”，《象》曰“柔在下也”，是明示以用柔之道，以柔克刚，收取海门咽喉为上策也。

下村某，率领十数人前进，不战而平。

九二：枯杨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，无不利。

《象传》曰：老夫女妻，过以相与也。

二爻以阳居阴，阴尽则死，阳来则生，物之常理。巽为木，兑为泽，木之近水者为杨，泽而灭木，杨必枯矣，得九二阳气生助，故得枯而复生。“稊”，杨之秀也。按，二爻体乾，乾为老，为男，故曰“老夫”；下得巽在初，巽为处女，故曰“女妻”；二与初比而得初，故曰“老夫得其女妻”。夫夫妇配偶，以年之相若为正，老夫女妻，是亦颠也，然老少虽非正匹，而阴阳自得相济。“老夫”“女妻”，犹枯杨之生稊，终得孕育也，故曰“无不利”。《象》曰“过以相与也”，卦之义在刚过，夫而过老，妻而过少，故

曰“过以相与”。《杂卦传》曰，“大过颠也”，斯之谓欤？

【占】 问战征：有转败为胜之象。

○问营商：兑为阴，亦为金，巽为风，亦为木，定为金木生意。“枯杨生稊”，于种植林木，或贩运树木，皆“无不利”。

○问功名：就爻象看来，必待晚年，方可成名。

○问家宅：此宅昔年定多不利，系阳宅居于阴地；近来得阳九发动，必有枯树开花，此其兆也。利。

○问婚姻：主有老嫠重娶，得以生育，大利。

○问疾病：虽危得安。

○问失物：必得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二年，友人来请占某家气运，筮得大过之咸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枯杨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，无不利。”

断曰：此卦上兑下巽，是以兑少女，居巽长女之上，少女不善理家，长女将取而代之，故一家因此有颠覆之患。今占某家得此爻，家业之衰，得人理之，自然复盛，犹木之既枯，得阳气发动，自然生稊。人虽既老，得配少妻，亦能生育，皆有既败复成之象，所谓“枯杨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，无不利”者是也。

○明治二十六年十二月，我军人海城，有敌将宋庆乘雪中通路，屡来逆袭挑战，海城几危。筮得大过之咸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；枯杨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，无不利。”

断曰：此卦合上下二卦，有坎险之象，是两军共履困难。今爻辞曰“枯杨生稊”，杨以冬枯春生，必待春暖，我军乃可突击。“老夫得其女妻，无不利”，是我师既老，必得新来之兵，发助壮气，可以制胜也。

后果有第二军精兵新来，占领盖平，声援海城。二月十四日克太平山，三月四日占领牛庄，六日占领营口，九日陷田在台。

○明治三十一年，占我国与清国交际，筮得大过之咸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二：枯杨生稊，老夫得其女妻，无不利。”

断曰：此卦兑上巽下，兑为金，为泽，属正西；巽为风，为木，属东南；金来克木，显见西来侵夺东南，《象》曰“泽灭木”是其兆也。今占得



二爻，二爻以阳处阴，爻辞谓“枯杨生稊”，杨即巽木，为泽所灭，故“枯”。“枯”者衰败之象，足见东南之衰弱；“生稊”者是得春阳之发动也；“老夫”者，亦衰象，“得其女妻”，是得少阴之相助也。论我日本与清国，皆地居东南，朝鲜一国，介在我两国之间，我国向欲与清国合力保护朝鲜，清国以朝鲜为属邦，不容我议，我两国因之启战，清国败北。割地讲和后，俄、德、法三国联合，意属护清，逼我割还辽东；在三国包藏祸心，未必不借此为功，迫索清国，分割要地，此亦势所必至也。清国近知欧洲列国之不可恃，愿联盟，我国亦愿从此与清国合保东南，力拒欧西，犹如“枯杨”之“生稊”。《象》曰“过以相与也”，以言我两国昔日相战，今日相和，是“过以相与”也。

九三：栋桡，凶。

《象传》曰：栋桡之凶，不可以有辅也。

就全卦言。四刚连亘在中，如屋有栋，上下两阴皆弱，故“桡”。就三爻言，九三互乾，辰在亥，上值危宿，按危三星，在虚东北，形如盖屋，有栋之象。三以刚居刚，过而又过，过刚必折，故“桡”。九三刚愎自用，视群策群力，皆莫己若，遂至孤立无助，愈高愈危，终致“栋桡”之凶。《象》曰“不可以有辅也”，言三予智自雄，不能与人共事，集思广益，故不可相辅有成也。亦三自取之耳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“栋”者一屋之主，即一军之主帅也；“桡”者，摧折也，栋而桡，是主帅受伤之象。弊在主帅过于刚猛，不听人言所致，故凶。

○问营商：商业必须得人为辅，方能成事，若自运自刃，非特经营不大，且恐致意外耗失。“栋桡”云者，有人财两失之虑，故凶。

○问功名：能任大任者，称栋梁之材，云“桡”，则栋非其栋矣，虽成终败，凶。

○问家宅：此宅不吉，栋折榱崩，不可居也。凶。

○问婚嫁：九三以阳居阳，孤阳无助，婚姻不成，成亦不吉。

○问六甲：生男，恐不能养。

【占例】 明治二十三年某月，友人某来曰：依市町村制，将选举市长。我市民向所瞩目者，有甲乙二人，我以甲为适当，故将投票，请占其成败。

筮得大过之困。

爻辞曰：“九三：栋桡，凶。”

断曰：此卦四阳居中为栋，初上二阴柔弱，不克任重，故“桡”。今占选举市长得此爻，在甲方才力俱强，足以任事，但恃己傲人，刚愎过甚，刚则必折，桡之所由来也。三爻以阳居阳，是谓过而又过，虽与上六相应，上爻以阴居阴，柔弱无力，纵极力为之推荐，无能为也。四爻为乙，曰“栋隆”，得选必在四矣，甲无望焉。

后果如此占。

九四：栋隆，吉，有它，吝。

《象传》曰：栋隆之吉，不桡乎下也。

九三曰“栋桡”，九四曰“栋隆”，其义相反，以九四在下卦之上，以阳居阴，亦过而不过也。下与初应，初爻虽弱，得其所藉，即可不桡。按九四辰在午，上值张，南宫候曰，“张为天府”，故有栋象。“隆”，《说文》曰，“丰大也”；《玉篇》曰，“中央高也”。栋以任重，故宜大栋在屋中，故宜高。高必以下为基，下有所藉，斯高而不危。三之所以桡者，下无藉也；四得其藉，故隆。凡事之得所凭藉，而大险可济，大功可成，上不辜君之托，下不负民之望，皆犹是也，其吉可知，故曰“栋隆，吉”。“有它，吝”者，言四若怀他志，厌初之本弱，而不屑用其藉，则三之桡，即为四之桡，必不免于吝矣。《象》曰“不桡乎下也”，谓栋既隆起，下必不桡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行军屯营，宜占高阜要地，下有所藉，斯营基巩固，可进可退，自不为敌所桡也，故吉。

○问营商：想必是材木生意，木料高大，足备巨室之用，若他项经营，恐未必佳。

○问功名：爻曰“栋隆”，必是大才，可当大任，斯足副“栋隆”之兆，其他小试，非其所长，有不屑为也。

○问家宅：此宅栋梁辉煌，门户宏阔，吉。

○问疾病：想是中胸有痞块高起，然无害。

【占例】 有甲乙两会社，同业相竞，一日甲社社长某来曰：今当市内贩路之点，势难两立，因请一占。筮得大过之井。



爻辞曰：“九四：栋隆，吉。有它，吝。”

断曰：卦名大过，是刚过也，而当地立两社，亦为过分。占得四爻，爻曰“栋隆，吉”，此卦三四两爻，皆取象于栋，犹之二社并立也。可知甲乙之争，即在此三四两爻：乙社九三，以阳居阳，是财力与资本俱足，其应为上爻，上爻无可凭藉；甲社为九四，以阳居阴，财力与资本稍卑，其应为初爻，初爻得其所藉。有藉者“隆”，无藉者“桡”，甲社胜矣，谓之“栋隆，吉”。

后果甲兴乙仆。

九五：枯杨生华，老妇得其士夫，无咎无誉。

《象传》曰：枯杨生华，何可久也。老妇士夫，亦可丑也。

“枯杨”之解，见九二下。此爻与上六阴阳相比，得阴之助而生华，故曰“枯杨生华”。杨华无实，飘荡随尽，荣无几时也。九二以得初阴之助而“生稊”，九五下无有助，唯与上六相比，犹断根之杨，得雨露之润，虽一旦发华，不久凋落。“老妇”指上六，喻上六阴极而衰；“士夫”指九五，喻九五之无内助。“士”，未娶妻者之称，即谓少年。阴而居上，故呼“老妇”；阳而居下，故称“士夫”，是亦大过之义也。九五以刚在刚，三阳皆不为用，独与上六阴阳相比，故曰夫妇。从夫妇之序而论，当曰士夫得老妇，今曰老妇得士夫者，原其配偶之所起，志出老妇，老妇首倡而求士夫，丑体尤在老妇，亦以见圣人尽人情、考世故之妙也。《象传》曰“老夫士夫，亦可丑也”，丑者污辱之义，深恶之之辞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行军占此，必军中主将偏裨，位置颠倒，任用不当。一时虽获胜仗，未能持久。

○问营商：防经商者贪恋外遇，致播丑声。

○问家宅：防闺房不正，墙侧有茨。

○问功名：必主晚年获隼。

○问婚嫁：必年齿不齐，匹偶不正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，不育。

【占例】 明治十七年，因朝鲜滋事，占日清关系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枯杨生华，老妇得其士夫，无咎无誉。”



《象传》曰：“枯杨生花，何可久也。老妇士夫，亦可丑也。”

断曰：此番朝鲜发炮启衅，不特关涉朝鲜，即关涉清国，是三国中一大关涉之事也。在朝鲜，孱弱已极，譬如枯杨，即一时开花，不久逐零落矣。清国且以朝鲜为属邦，朝鲜政令，悉皆听命于清，严如少男受制于老妇也。今我国受朝鲜之辱，必将大启兵端。清国亦知其然，故愿与议和。就爻象而细究之，知日清必不至决裂也，其间机密，爻象虽露，未可显言焉。

○明治十八年夏，余避暑于箱根，与贵显某某等同宿旅舍中。一日相与闲游山野，某贵显曰：此间幽闭僻静，觅一胜地，结一别墅，足以避嚣，足以娱老，洵可乐也！足下亦有意否？闻言亦觉欣然，既而思之，不能自决，为占一卦，筮得大过之恒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枯杨生华，老妇得其士夫，无咎无誉。”

断曰：五爻以阳居阳，贵显属阳，未可以闲退也。就其地论，箱根属在东海道，是为巽木之位，爻曰“枯杨生华”，知箱根繁盛，亦不久矣；且游客往来，多在避暑之时，过此鲜有到者。“老妇得其士夫”者，以喻箱根之地，名胜久著，若老妇之素有艳名。“士夫”者，少年也，少年闻其名，未涉其胜，是以多来游赏。究之一过即往，“无咎”亦“无誉”也。且少年人不识风雅，反来作践，故《象》曰“亦可丑也”。

因谢某贵显之劝。

○明治三十一年，占国民协会气运，筮得大过之恒。

爻辞曰：“九五：枯杨生华，老夫得其士夫，无咎无誉。”

断曰：五爻以阳居阳，是过而又过，宜其民心盛强，而爻辞曰“枯杨”何也？盖以巽本柔木，一经兑泽所灭，几成枯木，虽一时复华，亦不久摇落矣。且阳至五而极，阳极则衰，阳将变而为阴，故称“老妇”。“士夫”，少男也，近年社会，往往多用少年，亦时势使然也，故曰“老妇得其士夫”。究之老大者无能，反以少年之议论为得计，噫！“亦可丑也”。爻曰“无咎无誉”，可知本年协会之气运，亦无荣无辱而已。

上六：过涉灭顶，凶，无咎。

《象传》曰：过涉之凶，不可咎也。

“过涉灭顶”者，谓犯危险而涉河，不得达岸，水没其首也。互卦乾为



首，爻例上为顶，上六兑爻，兑为水泽，位在酉，上值胃，附星积水，石氏云“积水星明，则大水出”，故有“过涉灭顶”之象。六爻以阴居阴，才力俱弱，但其志在救时，虽履患踏险，明知“过涉”之多凶，而忘身济国，有不遑反顾者，即使其功不成，其志深足尚焉，复有何咎？此所谓勇士不忘在沟壑，志士不忘丧其元，万世纲常，正赖此辈以存也。

【占】 问战征：恐有主将阵亡之惨。

①问功名：有头悬梁、锥刺股之苦志，宜其声名远达，有志竟成。

○问营商：运货出洋，最宜谨慎。

○问疾病：恐水气上冲，头面浮肿，凶。

○问家宅：恐有大水泛涨，墙倾屋倒之患。

○问六甲：生女。

【占例】 某县人携友人某之书来曰：今谋新创一事业，深有所虑，请占其成否如何？筮得大过之姤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过涉灭顶，凶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六爻居兑卦之终，志在救时，未免过于决裂，是以凶也。今足下占事而得此爻，知足下所谋事业，有关公益，但其中事多颠覆，率意径行，祸有不测，还宜待时而动，毋蹈于危，徒自苦耳。切嘱切嘱！

后此人不用此占，遂至失败。

○明治二十八年，占我国与法国爻际，筮得大过之姤。

爻辞曰：“上六：过涉灭顶，凶，无咎。”

断曰：上爻居外卦之极，殆谓外爻既平以后。又将别起一波乎？爻辞曰“过涉灭顶，凶”，我国自过海远征，清国战败，我军即此凯旋。就爻象观之，或者他国谓我刚强过甚，将有出而干涉其事者，亦未可知也。

后果有俄、法、德三国同盟，干涉与清国和款，逼我即还辽东。我政府措置，能适此卦意，无事结局云。